

乔·罗什福尔战争：

在中途岛破译山本密码的奥德赛

Joe Rochefort's War

*The Odyssey of the Codebreaker
Who Outwitted Yamamoto at Midway*

ELLIOT CARLSON

FOREWORD BY

Rear Adm. Donald "Mac" Showers, USN (Ret.)

目录

[封面](#)

[奉献精神](#)

[前言](#)

[致谢](#)

[介绍](#)

[1 - 电车到圣佩德罗](#)

[2 - 野马](#)

[3 - 密码破译者的奥德赛](#)

[4 - 舰队牛虻，东京奇才](#)

[5 - 海军上将的心腹](#)

[6 - 珍珠港任务](#)

[7 - 最不寻常的地方](#)

[8 - 罗什福尔的世界](#)

[9 - 影子山本](#)

[10 - 与金梅尔相遇](#)

[发生了什么事？](#)

[打击何时降临？](#)

[日本人是否已将潜艇和航母移入马歇尔群岛？](#)

[法警部队中的日本海军是否对美国的财产构成了威胁？](#)

[山本的航母在哪里？](#)

[美国会被拖入战争吗？](#)

[11 - 恶风](#)

[12 - 错误喜剧](#)

[13 - 空袭珍珠港！](#)

[14 - JN-25\(b\) 的漫长等待](#)

[15 - 珍珠港事件后果](#)

[16 - 组建乐队](#)

[17 - 古里亚库舞台](#)

[18 - 不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件](#)

[19 - 地牢复活了](#)

[20 - 母猪耳朵里的丝绸钱包](#)

[21 - 国王来召唤](#)

[22 - 事情正在酝酿](#)

[23 - 五月的五天](#)

[24 - 罗什福尔战争](#)

[25 - 确认福克斯在这里得到确认](#)

[26 - 尼米兹出现](#)

[27 - 我们在东京的人](#)

[6 月 3 日：中午至午夜（夏威夷）](#)

[6 月 4 日：上午 8:30 至中午（夏威夷）](#)

[6 月 4 日：中午至下午 6:00（夏威夷）](#)

[6 月 4 日：下午 6:00 至午夜（夏威夷）](#)

[6 月 5 日：午夜至凌晨 6:00（夏威夷）](#)

[6 月 5 日：上午 6:00 至下午 6:00（夏威夷）](#)

[后果：中途岛和夏威夷](#)

[28 - 不择手段](#)

[29 - 补救行动](#)

[30 - 干船坞](#)

[结语](#)

[附录 1 - Rochefort 的 DSM 引文](#)

[附录 2 - 破坏 JN-25\(b\)](#)

[附录3——中途岛的意义](#)

[附录 4 - Kido Butai 和无线电静默](#)

[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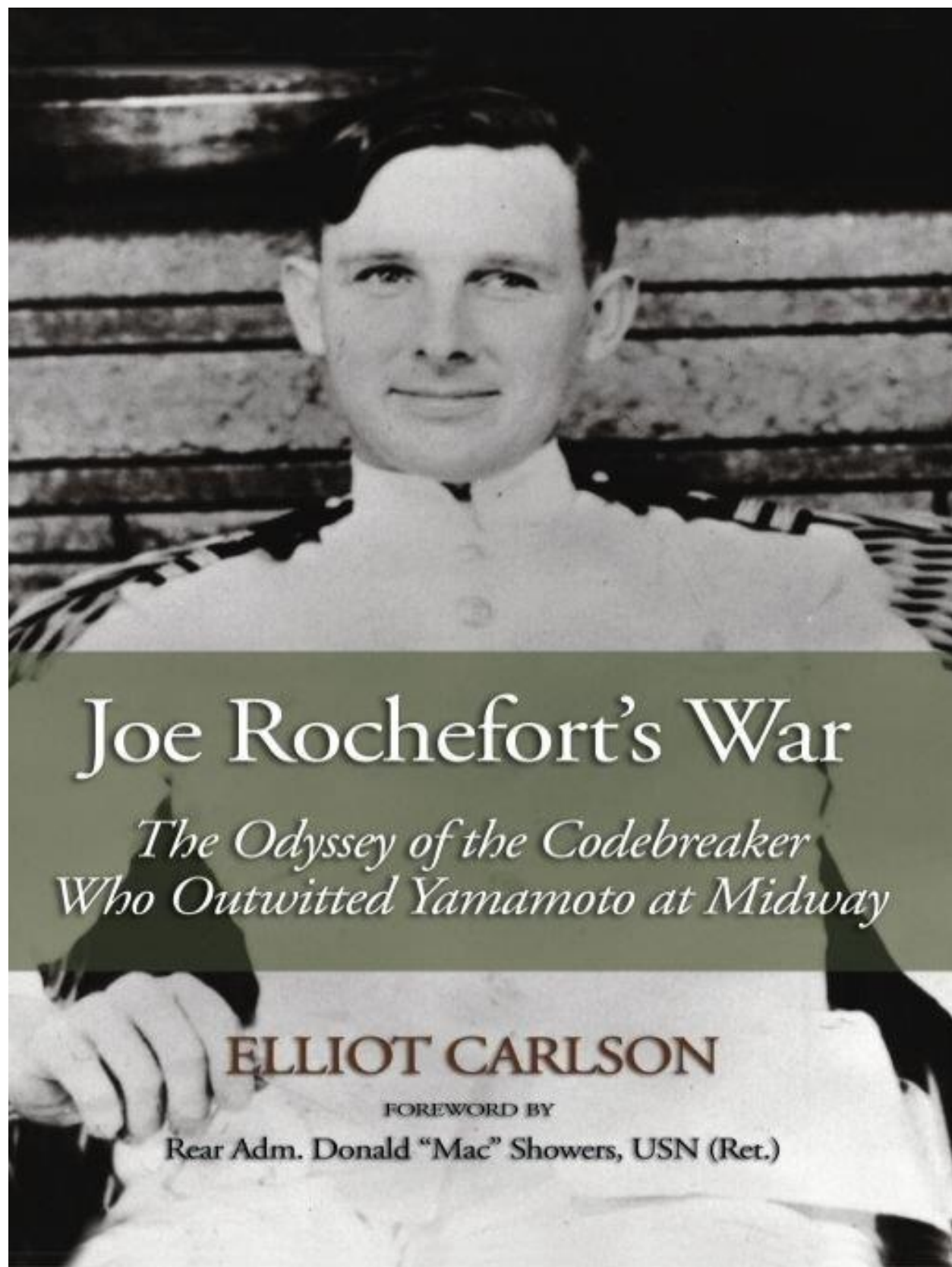
[词汇表](#)

[参考书目](#)

[指数](#)

[关于作者](#)

[版权页](#)



Joe Rochefort's War

*The Odyssey of the Codebreaker
Who Outwitted Yamamoto at Midway*

ELLIOT CARLSON

FOREWORD BY

Rear Adm. Donald "Mac" Showers, USN (Ret.)

Joe Rochefort's War

*The Odyssey of the Codebreaker
Who Outwitted Yamamoto at Midway*

ELLIOT CARLSON

NAVAL INSTITUTE PRESS
Annapolis, Maryland

目录

[封面](#)

[奉献精神](#)

[前言](#)

[致谢](#)

[介绍](#)

[第一章 - 前往圣佩德罗的电车](#)

[第2章-野马](#)

[第3章 密码破译者的奥德赛](#)

[第4章 东京奇才舰队牛虻](#)

[第5章 海军上将的心腹](#)

[第6章-任务珍珠港](#)

[第7章 一个最不寻常的地方](#)

[第8章-罗什福尔的世界](#)

[第9章 跟踪山本](#)

第10章-与金梅尔的相遇

发生了什么事？

打击何时降临？

日本人是否已将潜艇和航母移入马歇尔群岛？

法警部队中的日本海军是否对美国的财产构成了威胁？

山本的航母在哪里？

美国会被拖入战争吗？

第11章 恶风

第12章错误的喜剧

第13章 空袭珍珠港！

第14章-JN-25(b)的漫长等待

第15章-珍珠港事件的后果

第16章 组建乐队

第17章 古力舞台

第18章-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第19章-地牢复活

第20章 母猪耳朵里的丝荷包

第21章-王来召唤

[第22章-有事正在酝酿](#)

[第23章五月五天](#)

[第24章-罗什福尔的战争](#)

[第25章 确认福克斯在这里得到确认](#)

[第26章-尼米兹出现](#)

[第27章-我们在东京的男人](#)

[6 月 3 日：中午至午夜（夏威夷）](#)

[6 月 4 日：上午 8:30 至中午（夏威夷）](#)

[6 月 4 日：中午至下午 6:00（夏威夷）](#)

[6 月 4 日：下午 6:00 至午夜（夏威夷）](#)

[6 月 5 日：午夜至凌晨 6:00（夏威夷）](#)

[6 月 5 日：上午 6:00 至下午 6:00（夏威夷）](#)

[后果：中途岛和夏威夷](#)

[第28章-不择手段](#)

[第29章-补救行动](#)

[第30章-进干船坞](#)

[结语](#)

[附录 1 - Rochefort 的 DSM 引文](#)

[附录 2 - 破坏 JN-25\(b\)](#)

[附录3——中途岛的意义](#)

[附录 4 - Kido Butai 和无线电静默](#)

[笔记](#)

[词汇表](#)

[参考书目](#)

[指数](#)

[关于作者](#)

[版权页](#)

由珍妮特·罗什福特·埃尔丁提供



在

乔·罗什福尔地下室服役的官兵

“乔·罗什福尔指挥官必须永远受到赞誉，因为他在更重要的时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海军军官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爱德华·L·比奇上尉，美国海军（退役）

美国海军：200 年

前言

这本书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书。约瑟夫·J·罗什福尔（Joseph J. Rochefort）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个月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但他当时的主要成就却被安全和不公正的批评所掩盖。他的成就中最重要的是他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取得惊人胜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尽管他的贡献在几十年内（甚至在他死后）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作为一名海军预备役少尉，我于1942年2月在珍珠港担任罗什福尔作战情报部门（CIU）的分析员，我可以证明他当时取得的辉煌成功以及他偶尔的可疑行为的有效性。乔·罗什福尔是一位复杂的海军军官，只有回顾他的一生才能正确理解这一点，这在本书中首次被揭示。出身卑微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即加入了海军。由于对自己的出生日期有一点想象力，他在17岁时入伍。他的入伍经历表明，他拥有潜在的智力和能力，最终在没有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情况下获得了军官的任命。正如读者将看到的那样，尽管他为海军和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其中一些背景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

罗什福尔职业生涯的亮点是他在识别、解释并向海军上将切斯特·W·尼米兹报告日本计划攻击和占领中途岛方面的惊人彻底性。敌人将中途岛视为击败美国舰队并最终消除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威胁的第一步。罗什福尔准确而及时地为尼米兹海军上将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以组织和部署可靠的防御，这使得我们的部队在参加中途岛海战时甚至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前往那里。显然，罗什福尔的工作促成了中途岛的胜利，但他对这场战役的贡献，以及对这场战役本身历史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罗什福尔的批评者多于他的支持者，他们在海军的等级制度中占据着更高的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的职业生涯的发展，他偶尔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未对这种待遇的后果表现出任何挫败感或失望感。他首先效忠的是海军，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无论被分配到哪里，都继续以热情和出色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位深受下属尊敬的领导者。我很荣幸能被列入其中。

我在战争早期和关键时期的经历显然是我为海军和联邦政府情报部门服务的四十二年中难忘的经历。尽管当时我与罗什福尔司令的个人接触有限，但我有机会每天观察他，而且我还可以从他的朋友、前舰队情报官埃德温·雷顿那里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我仍然将

罗什福尔、雷顿和贾斯珀·霍姆斯（罗什福尔在 CIU 的顶级分析师之一）视为我的主要导师，也是对我从事海军情报职业的决定影响最大的人。

正如您将在本书结尾处读到的那样，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将罗什福尔列入了少数为改变历史的战斗的结果做出了贡献的人之中。这使他与像萨拉米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切萨皮克湾的德格拉斯海军上将和小圆顶的约书亚·张伯伦上校这样的人物结为崇高的伙伴。但罗什福尔甚至在这群高贵的人中也脱颖而出，因为他没有开一枪，甚至没有进入敌人的视线范围内就取得了胜利。

艾略特·卡尔森在本书中巧妙地揭示了约瑟夫·罗什福尔一生中后期被压抑的事实，现在人们可以了解约瑟夫·罗什福尔的完整而真实的故事。

美国海军少将唐纳德“麦克”·淋浴
(已退役)

致谢

这是一本记者的书，记者的工作取决于他的消息来源。对于这项工作，我有幸拥有非凡的资源——在我研究和撰写乔·罗什福尔的故事的六年期间，许多人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知识、善意和无私的帮助，这本书永远不会问世。

我首先要感谢 Joe Rochefort 的女儿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她邀请我到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海滩的可爱家中，同意进行大量采访和电话交谈中的第一次，允许我查阅乔的服务记录和一些剩余文件，借给我从未见过的乔照片，并且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关她父亲生活的关键细节。

我还受益于对另一位罗什福尔家族成员凯伦·罗什福尔·巴卢 (Karen Rochefort Ballew) 的采访，她是乔的儿子、已故小约瑟夫·罗什福尔上校和他的妻子埃莉诺·梅 (Elinore Mae) 的女儿，来自圣地亚哥。巴卢女士提供了许多关于她祖父的有趣小插曲。

在本书接受采访的所有个人中，没有人比海军少将唐纳德·M·“麦克”·肖尔斯 (Donald M. “Mac” Showers) 更慷慨地投入时间和提供更慷慨的支持，他是已知的来自珍珠港罗什福尔海波站部队的可能不超过两名军官之一。仍然活着。从 2004 年春天到 2010 年夏天，麦克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公寓里接受了四十多次采访。我们的谈话涵盖了每一个可以想象的海军主题，从乔的个性和性格到密码破译的实质内容。

如果说 1942 年左右，Mac 将我带到了罗什福尔位于珍珠岛的地下室，那么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国家公园管理局历史学家丹尼尔·A·马丁内斯 (Daniel A. Martinez) 就向我展示了那个房间今天的样子。在两次单独的夏威夷之旅中，丹尼尔带我参观了珍珠港，最后参观了乔的地下室，现在是一个废弃的储藏室，里面散落着碎片。丹尼尔十几年前与罗什福尔见面的回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除了 Mac Showers 之外，我还找到了 1941-42 年间罗什福尔在瓦胡岛和太平洋其他地方的解密和无线电拦截部队的其他 16 名幸存者。福雷斯特·R·“特克斯”·比亚德上尉现已去世，为许多人所熟知。迈克·帕尔切夫斯基、费迪南德·约翰逊、小詹姆斯·B·卡普伦和哈罗德·乔斯林等几名士兵提供了罗什福尔在珍珠岛的秘密空间以及海军在欧胡岛和关岛的拦截行动的丰富描述。（这些先生的名字列表可以在标题为“作者访谈”的参考书目中找到。）

菲利普·H·雅各布森 (Philip H. Jacobsen) 曾经是一名士兵，他煞费苦心地指导我破译密码的细节。中途岛海战前几周，菲尔在欧胡岛中部的瓦西阿瓦 (H 站) 担任拦截操作员。1969 年，菲尔以中尉和通信情报专家的身份退休后，继续成为致力于反驳当前有关珍珠港的修正主义理论的主要作家之一。2006 年春天，他给我发了不少于 50 封电子邮件，解释 comint 的神秘方面。2006 年夏末，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在他位于圣地亚哥的家中的会面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海军密码退伍军人协会的志愿者领导人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该协会是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非营利组织，由约 3,200 名现役和退役海军无线电员和密码学家组成。在执行董事罗伯特·安德森三世 (Robert H. Anderson III) 的带领下，这些先生们欢迎我来到他们的总部，让我使用他们的图书馆，并接受了有关无线电情报错综复杂的采访。其中，约翰·古斯塔夫森 (John Gustafson)、杰伊·布朗 (Jay Browne) 和威廉·洛克特 (William Lockert) 让我对无线电拦截工作有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无法体会到的感觉。

如果没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指点、提示和建议，在彭萨科拉、珍珠港、阿灵顿、圣地亚哥和其他地方举行的这些会议都不会举行。当我出发时，海军历史学家保罗·斯蒂尔韦尔与我会面。保罗打开他的名片盒，列出了历史界许多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的名字。

我还得到了著名海军历史学家爱德华·S·米勒 (Edward S. Miller) 的明智建议，在阅读了四章草稿后，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鼓励。密码分析艺术和科学历史学家院长戴维·卡恩 (David Kahn) 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前海军安全小组历史学家雷蒙德·P·施密特 (Raymond P. Schmidt) 和匹兹堡大学前国际事务教授唐纳德·M·戈尔茨坦 (Donald M. Goldstein) 也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特别感谢阅读终稿的三位审稿人。其中两人，即前面提到的保罗·斯蒂尔韦尔和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的作者和主持人兼网站管理员罗纳德·W·拉塞尔，在从海军硬件到术语等广泛问题上担任历史分析师和技术顾问。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前高级历史学家罗伯特·J·汉约克 (Robert J. Hanyok) 就密码分析和通信情报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他同意接受许多采访并分享有关珍珠港和中途岛的材料。我感谢三位人士对历史的见解以及他们对手稿所做的许多改进。

众多密码学专家加深了我对 comint 的了解。他们包括国家安全局 (NSA) 密码学历史中心历史学家兼技术总监 David Hatch；Jack E. Ingram，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密码学博物馆前馆长；约翰·辛德勒；亨利·肖雷克 (现已去世)；弗雷德里克·帕克 (Frederick D. Parker) 是两本关于密码破译在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中的作用的里程碑式专着的作者。

无论是面对面的会议还是电话采访，其他人都慷慨地投入了时间。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 (John Lundstrom) 提供了观点和见解，并向我指出了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国家档案馆二号设施中的文件，否则我可能会错过这些文件。美国海军学院历史学教授小罗伯特·W·洛夫 (Robert W. Love Jr.) 分享了他对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的传奇认识。J. 迈克尔·温格 (J. Michael Wenger) 从马里兰大学戈登·W·普兰奇 (Gordon W. Prange) 的大量档案中提供了对日本情报官员的重要采访记录。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里，罗纳德·H·斯佩克特分析了“野马”所面临的问题。“野马”是海军的俚语，指的是像罗什福尔这样通过军衔晋升的军官。卡尔加里大学历史学教授、二战情报权威约翰·R·费里斯 (John R. Ferris) 在路过华盛顿地区时，抽出时间讨论了情报在中途岛战役中的影响。

中途岛历史学家乔恩·帕歇尔让我联系了东京国立防卫研究所的北泽则隆船长。北泽给我寄来了日本海军文件，描述了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在珍珠港袭击前几周使用无线电欺骗的情况。另一位研究所研究员 Ken Kotani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有关北泽船长提供的信息。

被派往罗什福尔的几位密码分析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近亲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海波站密码分析员汤米·戴尔 (Tommy Dyer) 的女儿安·L·戴尔 (Ann L. Dyer) 同意接受采访，并公开了她父亲的个人文件。海波语言学家乔·芬尼根 (Joe Finnegan) 的儿子格雷戈里·A·芬尼根 (Gregory A. Finnegan) 提供了他父亲的部分口述历史，其中大部分在几年前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列为机密。通过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请求，我收到了其中的大部分。另一位海波语言学家 Alva B. “Red” Lasswell 的家人也很慷慨。詹妮弗·拉斯韦尔·阿尔伯斯从圣地亚哥的家中邮寄了一份她祖父的二战回忆录，以及雷德和他的一些军官战友在海波时代的精彩照片。

当地历史学家、教会官员和学校管理人员提供了罗什福尔家族和乔年轻时的详细信息。丹尼尔·布洛克 (Daniel Brock) 利用他收集的大量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城市名录，追溯了乔的父母弗兰克·罗什福尔 (Frank Rochefort) 和埃伦·罗什福尔 (Ellen Rochefort) 的早期工作历史和婚姻。俄亥俄州历史学会的比尔·马克利 (Bill Markley) 从 1891 年到 1911 年追踪了代顿的这个家庭。代顿圣约瑟夫教堂的教区秘书琳恩·达文波特 (Lynne Davenport) 提供了乔的洗礼文件，证明乔的出生日期为 1900 年 5 月 12 日（从未提交过出生证明）。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大主教区的玛格丽特·奇里夫埃拉帮助我寻找乔的小学。约翰·H·弗朗西斯理工高中的雪莉·J·洛佩兹 (Sheri J. Lopez) 接待了我，并翻出了乔就读期间学校的报纸和年鉴。

本书使用的大部分文件存放在国家档案馆的三个地点。在档案馆 II，我受益于巴里·泽比和帕特里克·奥斯本的帮助。丽贝卡·A·利文斯顿 (Rebecca A. Livingston) 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档案馆 I 解决了我的档案问题。罗伯特·E·格拉斯 (Robert E. Glass)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诺的档案馆太平洋地区分馆也解决了我的档案问题，在我面前放置了四十多箱资料。

多年来，我的家外之家是位于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的海军历史和遗产司令部 (NHHC) 饱经风霜的建筑。在那里，我从海军少将保罗·E·托宾 (Paul E. Tobin) 短暂担任历史部主任期间得到了宝贵的帮助。在 NHHC 运营档案部门，我得到了部门负责人柯蒂斯·乌茨 (Curtis Utz) 的大力帮助。他的前任凯瑟琳·劳埃德 (Kathleen M. Lloyd)；以及他们非常乐于助人的档案管理员迈克尔·沃克、蒂莫西·佩蒂特和约翰·霍奇斯。在他们下面两段楼梯的海军部图书馆，我找到了许多我需要的密码学文件，图书馆馆长格伦·E·赫尔姆和他干练的工作人员 J·艾伦·克尼希特曼、琳达·爱德华兹和大卫总是热情而毫无怨言地提供帮助埃利奥特。

在罗德岛州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伊芙琳·切尔帕克引导我查阅了埃德温·T·雷顿的论文。在怀俄明大学拉勒米分校的美国遗产中心，卡罗尔·鲍尔斯 (Carol L. Bowers) 和香农·鲍文·迈尔 (Shannon Bowen Maier) 帮助我查阅了 CC 海尔斯 (CC Hiles)、劳伦斯·萨福德 (Laurence Safford)、克莱·布莱尔 (Clay Blair) 和丈夫 E. Kimmel 的论文。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档案管理员戴维·M·海斯 (David M. Hays) 竭尽全力提供了威廉·J·哈德森 (William J. Hudson) 和罗杰·皮诺 (Roger Pineau) 的论文。我还得到了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密码学博物馆图书馆员 Rowena Clough 和她的继任者 Rene Stein 的及时帮助；Helen B. McDonald，太平洋战争国家博物馆（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项目总监；James F. Cartwright，夏威夷大学檀香山分校特别馆藏档案管理员；Jennie A. Levine，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历史手稿馆长。

其他人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帮助：亚瑟·大卫·贝克三世 (Arthur David Baker III)；杰弗里·G·巴洛 (NHHC)；约翰和帕特里夏·巴里；科林·伯克；理查德·卡尔森 (NCVA)；美国海军弗兰克·L·德洛伦佐上尉（最近去世）；沃尔特·杜卡；格里·法伦；比尔·弗格森；戴夫·加迪；乔·格洛克纳；杰克·格林；乔恩·霍普；丹尼尔·O·琼斯 (NHHC)；格雷登·刘易斯 (NCVA)；爱德华·J·马罗达 (NHHC)；乔治·麦金尼斯上尉，美国海军（已退役）；多丽丝·奥利弗（史蒂文斯理工学院）；Robert R. Payne (NCVA 的 *Cryptolog* 编辑)；诺曼·波尔玛；约翰·普拉多斯；威廉·普莱斯；约翰·雷肖夫特；Rika Seya（乔治华盛顿大学译者）；帕特里夏·罗斯·沙纳汉修女；理查德·斯洛尼姆；船长斯蒂利；罗伯特·G·萨默斯；克雷格·西蒙兹；马克·沃纳梅克；和托马斯·维尔登堡。德洛伦佐上尉是 1941 年圣诞节驾驶尼米兹海军上将号飞往珍珠港的五名飞行员之一。

在海军学院出版社，我要感谢该出版社的主任里克·拉塞尔，他认识到乔·罗什福尔的重要性，并鼓励我写这本传记。我还要感谢里克的工作人员，他们帮助我将我的文字转变成一本书。苏珊·科拉多 (Susan Corrado)、艾米丽·贝克利 (Emily Bakely)、乔治·基廷 (George Keating) 和朱迪·海斯 (Judy Heise) 巧妙地引导其页面从手稿到印刷，再进入市场。我特别感谢我的编辑 Annie Rehill，她以出色的编辑能力和非凡的耐心帮助我成功完成了这个项目。

我的妻子诺玛作为国家档案馆的联合研究员和我一起参加了我在全国各地的多次旅行。她审阅了罗什福尔手稿的每一个草稿，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批评和意见。她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鼓励，让我意识到写乔·罗什福尔的故事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即使我漏掉了任何人，这也不会减少我对帮助的感激之情。

介绍

乔·罗什福尔之谜

罗什福尔刻薄、机智、非正统、不圆滑、不宽容、直率但敏捷、亲密且才华横溢。¹

——沃尔特·洛德

春天，美国珍珠港首席密码破译员乔·罗什福尔中校似乎是美国海军的后起之秀之一。几乎所有认识这位聪明、锋利、能干的军官的人都相信，他正朝着海军阶梯的最高梯级迈进，几乎可以肯定是旗帜军衔。这只是时间问题。

罗什福尔本人完全有理由对自己海军生涯的方向充满信心。由于他在 6 月 4 日至 7 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刚刚赢得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W·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感谢。罗什福尔领导了一个不寻常的密码破译小组，他们在战斗前破解了日本帝国海军的作战密码。那次政变将中途岛的两个小岛确定为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即将在太平洋中部发动的战役的可能目标。

并非所有海军领导人都接受罗什福尔的预测。华盛顿的许多人以及美国陆军的一些高级官员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怀疑山本是否会集结如此庞大的兵力来夺取一个战略价值可疑的环礁。但尼米兹同意罗什福尔的观点。他把他的航空母舰部署在一个可以对冲向中途岛的日本无敌舰队发起突然袭击的地方。他们这样做了，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海上胜利——一些作家认为，这一结果扭转了太平洋上对日战争的局势。尼米兹将这一成功部分归功于罗什福尔，并推荐他获得杰出服务奖章（DSM）。

但 1942 年夏秋之际，罗什福尔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些变化。6 月底，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 (Ernest J. King) 海军上将拒绝为罗什福尔提供 DSM，原因似乎尚不清楚。四个月后，也就是 10 月，金批准了罗什福尔在华盛顿的上司——海军少将约瑟夫·雷德曼和他的兄弟约翰·雷德曼上尉制定的一项计划，将罗什福尔从珍珠港海军密码破译部队的管理职位上赶下台。

突然，罗什福尔不见了。许多人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解密团队的成员尤其感到困惑。他们无法将他被驱逐的消息与乔·罗什福尔联系起来，他们在珍珠的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服务了十七个月——这是他们进行密码破译工作的绝密藏身处。在那个闷热且时常寒冷的地方，他们逐渐认识到罗什福尔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个身材高大、苗条、沉默寡言的军官，他说话轻声细语，但有意而为之，散发着权威和他自己独特的困惑严肃。人们喜欢和他在一起，学习他的聪明才智。

诚然，他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敬、讽刺和直言不讳，甚至让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惊讶。尽管如此，考虑到他敏捷的头脑、明显的领导能力以及中途岛战役前几周的出色表现，他们认为他是一名正在晋升的军官，当然不是一个不幸的候选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没有任何解释。

罗什福尔的朋友们，甚至罗什福尔本人都认为，金海军上将受到了他周围军官的影响，这些军官是雷德曼兄弟领导的反罗什福尔阴谋集团的一部分。中途岛海战前，他们与罗什福尔就日本的目标发生了冲突，据说当罗什福尔的预测成立时，他们是出于嫉妒和报复。

为这部戏剧增添另一层趣味的是罗什福尔的“野马”身份——海军俚语是指从入伍的军衔而非海军学院晋升到海军的军官。他不是安纳波利斯俱乐部的成员。他在高层没有朋友。

罗什福尔的垮台具备了一个伟大传奇的所有要素。战后，这个故事的一些片段开始被印刷出来，尽管速度很慢。在1949年3月26日出版的《周六晚邮报》上，作者J. 布莱恩三世(J. Bryan III)首次详细报道了中途岛战役，他呼吁人们关注“一位聪明的年轻军官，中校，”的密码分析能力。约瑟夫·J·罗什福尔”，他确认中途岛是山本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中途岛那样的战斗”）。更多的叙述正在进行中。

这个故事的一个里程碑发生在1967年，当时沃尔特·洛德(Walter Lord)出版了他关于中途岛*不可思议的胜利的生动而开创性的书*。洛德捕捉到了罗什福尔在他的珍珠港地下室工作区破译密码的情景——这个地方杂乱无章，堆满了文件夹和文件。“主持这一切的是一位又高又瘦、穿着红色吸烟夹克、脚踩地毯拖鞋的幽默刻薄的男人——小约瑟夫·J·罗什福尔中校。”²洛德的版本充当了未来罗什福尔帐户的模板。

这个传奇故事演变成一个道德故事，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其中坏人是那些策划了指挥官突然被驱逐出珍珠港的人。1985年，罗什福尔的朋友、海军少将埃德温·T·雷顿(Edwin T. Layton)在约翰·科斯特洛(John Costello)和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罗杰·皮诺(Roger Pineau)的帮助下撰写了1985年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我在那儿》，罗什福尔被描述为一名天才密码破译者，在战争中殉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海军政治的铁砧。³罗什福尔现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几乎是一个神话人物。

随着他的故事不断展开，记载越来越多，罗什福尔即使不是真正的“天才”，也总是“才华横溢”。他是“海军密码破译界的泰斗”，拥有“对细节的超强记忆力和多年来研究日本海军行动所积累的深刻直觉知识”。不仅如此，“他的同事认为他是整个海军中最优秀的密码分析师。”⁴

是的，他有缺点，但这些缺点确实是他的美德的体现。他们就是你所期望的古怪天才。“他很古怪、易怒，是个很难相处的顾客，”一位作家说。另一位补充道，他可能“傲慢且暴躁”。他也是一位“独特但才华横溢的密码分析师”。可以肯定的是，他有“尖酸刻薄的言论”的弱点。毕竟，他“有点特立独行”。⁵

对于罗什福尔来说，将神话与现实区分开来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多人喜欢这个传说。而罗什福尔则因自己的矛盾而使对现实的探索变得复杂。他可以同时做很多事。它们都是真的吗？例如，他是海军密码分析专家的院长吗？

1925 年至 1927 年间，罗什福尔在华盛顿学习并实践了密码分析。但在接下来的 14 年（1927 年至 1941 年）中，他尽可能远离密码分析。直到 1941 年，随着战争迅速临近，他才开始研究另一本日本密码，当时他同意领导珍珠港海军密码破译小组。他几乎没有资格担任海军密码分析学院院长。

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不随波逐流的独立官员吗？罗什福尔确实表现出了思想上的独立性。他倾向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闭嘴对他有利。但如果特立独行者是不惜一切代价一意孤行的人，那么他手下的绝大多数船长和海军上将们并不这么认为。健康报告多次将他描述为“一位具有优秀个人和军事品格的军官”。⁶

战后，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与华盛顿老板的痛苦经历的书时，这些人让他的职业生涯脱轨，罗什福尔没有退缩：“我[没有]看到这个这对海军来说是有利的。”⁷他可能不是安纳波利斯人，但他是一名海军。有些特立独行。

1976 年，这种幻想失控了，当时演员哈尔·霍尔布鲁克 (Hal Holbrook) 在卖座电影《中途岛》中将罗什福尔描绘成一个小丑——一名穿着红色工作服、邋遢地闲逛的军官，说话带有乡土口音，当他他不再抽着雪茄、说俏皮话，而是和尼米兹上将一起乘坐吉普车到处转悠。

罗什福尔对霍尔布鲁克的描绘有何看法永远不得而知。他活得不够长，无法说。罗什福尔曾担任该电影的顾问，于 1976 年 7 月 20 日在《中途岛》上映后不久于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去世。然而，他的朋友们却感到愤怒。是的，罗什福尔在他的工作区穿着一件酒红色灯芯绒吸烟夹克，但他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寒冷、潮湿的地下室栖息地。1942 年在罗什福尔部队服役的美国海军少将唐纳德·麦克·肖尔斯 (Donald “Mac” Showers) (已退役)

宣称：“每个在那种环境下连续待上几个小时的人都必须穿上衣服以保持舒适。”霍尔布鲁克的描述“再全面不过了”。与罗什福尔的真实性格相反。哈尔·霍尔布鲁克饰演的留着小胡子、抽雪茄、大嘴、红脖子的人完全不符合角色。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 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偶尔在办公桌前抽烟斗，举止文静，说话轻声细语，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位绅士。”⁸

考虑到罗什福尔职业生涯的神话，人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罗什福尔是一位真正的军官，在珍珠港做了真正的事情。确实，他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或者人们所说的一切他都做到了。珍珠港情报的开发是许多人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罗什福尔的工作。而且他并不像大多数报道中所描绘的那样，严格按照密码分析员或密码破译者的身份进行操作。其他人做了这项工作。

话虽如此，如果没有乔·罗什福尔的参与，中途岛战役的展开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的。他无疑是中途岛戏剧中最有影响力的岸上演员。作为珍珠解密部门的负责人，他利用自己的日语知识以及密码学和无线电情报工具，通过与分析师的共识，首先确定了日本的攻击目标。然后，他利用自己职位的道德权威，使这一估计与最重要的军官：尼米兹海军上将保持一致。

当陆军和海军的怀疑者质疑他的中途岛理论时，罗什福尔再次在他的团队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个至今仍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高情报时刻之一的东西：一种巧妙的无线电噱头，诱骗日本人背叛中途岛是他们即将进行的战役的目标。历史学家大卫·M·肯尼迪称这次中风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有价值的情报贡献”。⁹

尽管他的工作看起来很出色，但这还不够。金海军上将不仅否决了他的勋章，而且还阻碍了他随后的海军生涯。问题出现了。华盛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罗什福尔真的是雷德曼兄弟阴谋的受害者吗？他们真的有那么嫉妒吗？或者罗什福尔是否加剧了本已微妙的局势？他在与华盛顿对手打交道时是否经常使用“小丑”这个词？他是自己垮台的同谋吗？

正如一位作家恰当地描述的那样，罗什福尔确实是“一位难缠的顾客”。¹⁰对他的生活和海军生涯的探索揭示了这位军官与他试图破解的密码一样令人困惑。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并没有让研究人员的工作变得轻松。在他的一生中，他留下的足迹很少。他一直是情报官员，退休后继续掩盖自己的行踪。晚年，他销毁了家庭信件，删除了他与妻子费伊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战时通信记录。

令那些想要利用他对珍珠港和中途岛的了解的战后作家们非常不满的是，他对几乎所有的海军论文都做了同样的事情。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 (Harry Elmer Barne

s) 1962 年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曾因某种原因毁掉了自己所有的文件。”¹¹罗什福尔只留下了一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他的海军人事记录和一些他特别感兴趣的海军备忘录。¹²

因此，乔·罗什福尔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始终笼罩着一定的神秘色彩。关于发生的事情以及罗什福尔所做或未做的事情仍然存在许多疑问。借助罗什福尔的几篇论文、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记录，以及对历史学家、家庭成员和一些在他身后幸存的海军同事的采访，我已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多地解决罗什福尔之谜。到目前为止，我所痴迷的问题可能是那些吸引读者的问题：是什么导致罗什福尔加入了海军？他的野马身份是否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是什么吸引了他，然后又让他放弃了密码分析？在珍珠港事件中，罗什福尔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警告金梅尔吗？他在破译日本海军密码以及确定 1942 年春日本的目标中途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当然，还有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罗什福尔是否应该获得他在 1942 年没有获得、但在 1986 年死后被追授的 DSM？尼米兹对罗什福尔的看法是正确的，还是金的看法是正确的？罗什福尔的粗暴、不戴手套的作风是否与华盛顿的上级疏远了？乔·罗什福尔到底是谁？

有轨电车到圣佩德罗

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一名海军飞行员。我非常尊重这些人。

——乔·罗什福尔

约瑟夫·约翰·罗什福尔 (Joseph John Rochefort) 于 1900 年 5 月 12 日出生，他是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弗朗西斯·约翰·罗什福尔** (Francis John Rochefort) 和**埃伦·罗什福尔** (Ellen Rochefort) 的爱尔兰父母所生的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弗朗西斯（又名弗兰克）和艾伦并不待在家里。九年前，他们一家人从安大略省伦敦搬到了三百英里之外的加拿大边境，两人在 1880 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在那里相遇。

弗兰克于 1852 年 2 月 2 日出生于都柏林，是一位流浪者。他决定离开爱尔兰的原因并没有记录在任何家族史中。但那里的许多人生活都很艰难，对于天主教当铺老板的儿子弗兰克来说可能也是如此。¹相当多的人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1875 年 7 月 16 日，23 岁的弗兰克登上一艘轮船，前往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这是爱尔兰移民的主要入境口岸。²

弗兰克从那里前往伦敦，这是一座约有 30,000 人口的繁华城市，虽然以新教为主，但也有相当大的爱尔兰天主教社区。他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开始，首先在一家谷物磨坊担任磨坊主，然后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打理酒吧。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子**艾伦·斯皮尔曼** (Ellen Spearman)，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女孩，比他小四岁，她的父母是工人阶级，多年前也从爱尔兰移民过来。³

弗兰克和艾伦相爱并于 1883 年 11 月 6 日在伦敦圣彼得大教堂结婚。他们开始组建一个大家庭。他们的长子**汉密尔顿** (Hamilton) 于 1884 年来到这里。弗兰克·**帕特里克** (Frank Patrick) 于 1886 年出生，**哈罗德** (Harold) 于 1888 年出生，**威廉** (William) 于 1889 年出生。全家搬了一些家，最终于 1891 年搬到了俄亥俄州代顿 (Dayton)。拥有 61,000 人口的

工业城市，因纺织厂、烟草厂和许多小型制造企业而繁荣。现年三十九岁的弗兰克又回到了他的老行当之一：当酒吧。他在代顿市中心经营一家酒吧，全家人都住在上面一层。

弗兰克总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他尝试了不同的工作，最后找到了自己擅长、喜欢并坚持下去的职业：百货商店推销员。⁴他把家族搬到了一座更大的房子里，那是一栋位于南班布里奇街的朴素排屋，位于代顿一个维护良好的工人阶级区。需要额外的空间。玛格丽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于 1895 年出生，查尔斯于 1898 年出生。两年后，在班布里奇街的家中，艾伦生下了约瑟夫·约翰。⁵

玛格丽特、查尔斯和乔穿过旧代顿铁路的铁轨，穿过开阔的田野，来到圣约瑟夫教区学校，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正规教育。玛格丽特在这所学校占据了统治地位。乔没有，后来明确表示教会教育不适合他。

确实激发乔想象力的一件事与学校或家庭无关。这是奥维尔·赖特和威尔伯·赖特在代顿的存在，他们的工作室距离罗什福尔的家只有几英里。自 1903 年起，他们就一直是头条新闻，当时，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 12 月一个刮风的日子，他们驾驶比空气重的机器进行了首次持续飞行。当代顿发现自己被航空热所困扰时，莱特兄弟立即成为名人，这也感动了年轻的乔。

然而，弗兰克变得焦躁不安，再次决定换个环境。无论是为了逃离俄亥俄州平淡无奇、时而沉闷的天气，还是为了在西部寻找更好的前景，1912 年，弗兰克和艾伦把孩子们赶上了火车，带他们去了洛杉矶。⁶

他们的时机很好。他们到达时，这座城市正开始繁荣，到处都是寻找机会的东方人。五十八岁的弗兰克仍然充满活力和自信，他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家优质家具店巴克兄弟找到了一份地毯部门推销员的工作。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五个儿子（汉密尔顿搬到了波士顿）和一个女儿，年龄从十二岁到二十六岁不等——搬进了洛杉矶西部一个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社区的一栋令人愉快的平房。⁷几个月后，汉密尔顿在西二十七街 2096 号的灰泥小房子里与家人团聚。

每个人都工作或上学。弗兰克·帕特里克 (Frank Patrick) 跟随他的父亲从事销售工作。哈罗德是一名水管工，威廉是一名镀银工。玛格丽特找到了电话接线员的工作。汉密尔顿是一名摄影师，在洛杉矶市中心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⁸查尔斯继续读高中，乔即将从圣文森特小学毕业。⁹

从表面上看，罗什福尔一家就像柯里尔和艾夫斯版画中的一个家庭。弗兰克坚决、有力，有点像一个监工，他很享受自己作为族长的角色。他和同样高兴的妻子一起为这个家庭感到非常自豪。这群人在搬进新家时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留着小胡子的弗兰克看起来有点

像《与父亲一起生活》中的威廉·鲍威尔，和蔼可亲，但很有指挥能力。艾伦坚定而优雅，当她抱着她最小的儿子查尔斯和乔时，她看起来很保护人。

罗什福尔夫妇对他们的孩子寄予厚望。由于钱不够，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但弗兰克和艾伦有很强的想法，特别是对乔来说。他们希望他成为一名牧师。乔也许不像他爱交际的父亲那么外向，但他继承了弗兰克的任性和独立。他无意成为牧师，这是他在完成文法学校后向父母请求父母允许他进入理工高中时明确表达的意图。这是洛杉矶市中心的一所非宗派学校；他们同意了。

就在那时，乔开始走自己的路，让他的父母想知道他的新道路将通向何方。尽管他在某些方面与父亲相似，但在其他方面却截然不同。有一年夏天，当他尝试从事销售工作，挨家挨户推销杂志订阅时，乔使用的这句话成为了家里的一个笑话：“你不会想购买《周六晚邮报》的订阅，是吗？”¹⁰乔不是推销员。

高中并没有提供多少关于他将走向何方的线索。乔是个好学生，有时甚至很出色，但“天才”或“才华横溢”并不适用。他确实表现出了数学天赋，在代数和三角学方面取得了 A 的成绩。但在应用电学、几何学、物理和化学方面，他的平均成绩是 B。他在一门学科上表现得很糟糕，在现在很少使用的行为类别中获得了 D。

考虑到他严格的天主教教育，其原因并没有出现在学校记录中，而且很难想象。他可能很暴躁；他喜欢发出人们所说的口头攻击。但他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卑鄙或不守规矩的。认识乔·罗什福尔的人都没有听过他说过脏话。一位家庭成员说，“书呆子”是他嘴里说过的最糟糕的话。

虽然乔有时会用尖刻的话激怒他的老师，但他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严肃、勤奋的年轻人的印象。然而他并没有成为一名领导者，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他不参加体育运动，也很少参加活动，尽管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他加入了紧急俱乐部，该俱乐部是为了聚集对急救和护理感兴趣的学生而创建的。这为他赢得了 1917 年年鉴中的一张照片。¹¹

但第二年，即乔的高三，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高中生的决定性时刻，他从年鉴中消失了。他没有与紧急俱乐部或任何其他俱乐部合影。乔从来都不是加入者，但更可能的解释是他有了新的兴趣。其中之一是艾尔玛·费伊·埃里 (Elma Fay Aery)，她是理工学院的一名漂亮黑发美女，比他低一年级。他们悄悄地认识了彼此。和全国其他人一样，乔心里还有另一件新事。他着迷于“来自欧洲的新闻”——这种迷恋始于 1917 年 4 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后不久。

他的兄弟弗兰克·帕特里克也热衷于欧洲战争，宣战后立即参军。随着反德情绪高涨，征兵人员加大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一股爱国情绪在理工高中蔓延开来。校报《多元乐观主

义者》推出了题为“来自前线和其他地方”的战争专栏，其中充满了应届毕业生甚至退学去参战的学生的小插曲。一位前学生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中写道：“我终于成为了意大利人所说的‘飞行员’，这种身份使他能够“在胸前佩戴一只金鹰”。当这位毕业生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时，很明显，一些在欧洲的美国年轻人不仅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而且还设法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保利乐观主义者》自豪地发表社论：“理工学院的学生为陆军和海军的自由事业献出生命，他们为理工学院树立的榜样，如果我们是真正的美国人，就不能不激励我们其他人去做我们能做的，而且我们可以做很多。”学生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人组建了一个由学校资助的军事营，前往阿卡迪亚营地进行为期一周的露营。其他人则通过“自由贷款”活动筹集资金来帮助资助战争。¹²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



1918 年 4 月的到来标志着美国加入盟军对抗德国已有 12 个月了。美国对“战争新闻”的兴趣依然狂热。有时，事态的发展会让整个国家欢呼雀跃，例如著名的“红男爵”A·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在四年的战争中击落了八十架盟军飞机，而他自己却在法国上空的一场混战中身亡。

但大多数消息都是严峻的。三月，德军发动了五次重大进攻中的第一次，将盟军沿西线击退。现阶段，美国陆军还无法在地面战斗中感受到其存在。与此同时，海军正在尽其所能将部队护送到欧洲。令加州许多人感兴趣的一个发展项目是海军在圣地亚哥建立的新航空站，该站旨在训练飞行员。

在这种与战争相关的活动背景下，1918 年 4 月 20 日，乔和他的几个朋友跳上太平洋电力公司的一辆红色汽车向南行驶。为了一毛钱，他们乘坐电车二十英里直达圣佩德罗，这是位于圣佩德罗湾的一个小社区，海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潜艇基地，最近又建立了一个招募站。“[和]我的一些朋友一起，我们都去参军了，”罗什福尔后来说。¹³

毫无疑问，招聘人员很高兴见到他们。历史学家詹姆斯·D·霍恩菲舍尔 (James D. Hornfischer) 指出：“当时，法官仍在判处罪犯通过在舰队中服役来改造自己，海军会带走任何它能找到的身体健全、意志坚强的年轻人。”¹⁴

但进入海军并不仅仅是出现的问题。年轻人必须年满十八岁；否则他需要父母的书面同意。4 月 20 日，距离乔 18 岁生日还有三周，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很可能，招聘人员

并不太担心年龄问题。毕竟，乔·罗什福尔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为了加入陆军或海军而谎报年龄的年轻人。无论海军是否知情，他都将自己的年龄加了一年，算作十八岁零十一个月。他说，他出生于 1899 年 5 月 12 日。¹⁵

入伍九天后，乔被征召入伍。5 月 8 日，他到圣佩德罗海军基地报到服现役，四天后他将满 18 岁，四个星期后他将获得高中毕业证书。

乔后来说，他加入“是因为时代精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爱国心。”此外，他说，他对飞行员，尤其是海军飞行员着迷，几乎是敬畏。“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一名海军飞行员，”罗什福尔回忆道。“我对这些人非常尊重，这当然是报纸的结果，但我从未追求过[它]。当我长大后，我就忘记了这一点。”¹⁶

爱国主义可能并不是乔决定报名的唯一因素。家里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弗兰克·帕特里克已经参军，汉密尔顿也回到了东海岸，罗什福尔夫妇的灰泥小房子里仍然很拥挤。到 1918 年，它仍然可容纳七人。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 (John Lukacs) 评论说：“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参加一场民族战争是一种解脱。”¹⁷对于乔来说可能就是这样。

乔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并不是唯一受到他突然离开影响甚至可能感到困扰的人。还有埃尔玛·费伊·埃里，他一直在约会的女同学。目前尚不清楚她对乔的入伍有何看法，也不知道她告诉了他什么。她完成了大四学业。理工学院 1919 年年鉴中描绘了这位迷人的年轻女子，她害羞地微笑着，她的名字旁边写着这样一句话：“这样的寺庙里没有任何疾病可以居住。”¹⁸乔不会忘记艾尔玛·费伊。

无论他的朋友和父母如何看待他刚刚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年轻的乔独自一人，甚至可能去打仗。他可能是一名高中辍学者，但他有了一个新头衔：乔·罗什福尔，海军预备役三级电工，应征入伍。



罗什福尔并不认为他会成为一名电工太久。1918 年 8 月 14 日，他一完成新兵训练，就申请调往海军预备役飞行队。他的机会看起来很大。他的指挥官盖伊·怀特洛克中校批准了他的申请，并告诉华盛顿海军航海局，罗什福尔“似乎在精神和身体上都非常合格，并且具备所需的军官素质。”¹⁹对一个刚满十八岁、入伍仅三个月的年轻人给予高度赞扬。

圣佩德罗非常适合罗什福尔。他开始了海军生活并获得了基本的海军技能。他被评为合格的游泳运动员，给教练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准备继续他加入海军的任务：飞行。乔耐

心地等待着 BuNAV（海军人员称之为航海局）的消息。尽管名称如此，该部门实际上负责管理军种人员、发布命令和塑造职业生涯。几周过去了。

1918 年夏末，欧洲战事转向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乔·罗什福尔来说，前景也变得黯淡了。当盟军猛攻德军防线时，罗什福尔从 BuNAV 收到了消息，但这个消息并不好。9 月 16 日，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罗什福尔接到通知“目前认为批准您转至 的申请不切实际。”。。飞行指令。”²⁰欧洲的事态发展使他的要求变得无关紧要：随着战争即将结束，海军对越来越多的飞行员的需求也随之结束。

当盟军和德国于 11 月 11 日签署停战协定时，欧洲的所有战斗都停止了。许多海军生涯也是如此。数千名海军士兵，无论是正规军还是预备役军人，都被解职。罗什福尔不在其中。他可能觉得在痛苦的情况下离开了家，他再也回不去了。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都找到了继续服役的方法。几个月的临时护航服务引发了海军迟来的认识，即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来管理其舰艇，这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罗什福尔不是一名工程师，但他在理工高中的记录表明他可能具备工程师的素质。

罗什福尔没有回头。他安排调往纽约的海军辅助预备役部队，并于 1918 年 12 月 1 日向位于曼哈顿市中心市政渡轮码头的预备役部队总部报到。²¹这次调动将把他带向何方还



有待观察。

海军辅助预备役部队（通常称为 NAR）成立于 1917 年，旨在为海军商船队（称为海军海外运输服务处，简称 NOTS）培训甲板军官和工程军官。海军于 1918 年 1 月成立 NOTS，负责将美国远征军运送到欧洲。

NOTS 拥有大量商船——到战争结束时已超过 450 艘——但缺乏工程人员。为了缓解这种短缺，海军求助于史蒂文斯理工学院，这是一所完全认可的四年制大学，位于新泽西州霍博肯附近的哈德逊河畔。作为回应，史蒂文斯将其校园（包括整个教职员工）交由海军支配。该项目被称为史蒂文斯学院的美国海军蒸汽工程学院，本质上是一个军官培训课程，毕业生有望被任命为海军辅助预备队的少尉。罗什福尔喜欢这个前景。

令他和其他未来的少尉感到高兴的是，史蒂文斯计划并没有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而结束。NAR 继续为其工程学院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史蒂文斯同意让其运营到 1919 年上半年。罗

什福尔是一个明显的候选人。但他有资格吗？海军有自己的标准。为了获得入学资格，候选人必须完成高中学业或从公认的技术学校的工程课程毕业。另一个要求是年龄。候选人必须至少二十一岁。²²罗什福尔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不佳。

但他还是进去了。他很可能自称是洛杉矶理工高中的毕业生，这所学校的科学和数学课程很丰富。为该计划招募的海军人员可能不会问太多问题。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克服第二个困难也轻而易举。无论有没有高级军官的同谋，罗什福尔只是将自己的年龄又增加了一岁。在纽约填写新的文件时，他将自己的出生年份写为 1898 年——他在整个海军生涯中都坚持使用这一年。²³他现在已经快二十一岁了，有资格了。

罗什福尔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被重新定位为首席机械师大副，并于 1919 年 1 月被派往位于史蒂文斯的美国海军蒸汽工程学校，在那里他与其他约 300 名海军学生一起学习。该计划为期四个月，内容十分严格，让罗什福尔对蒸汽工程的世界有了一个咸涩的了解。他接受了锅炉、发动机和辅助设备方面的强化培训，随后在拖船、渡轮、内河轮船和远洋轮船的机舱进行了几周的实际工作。²⁴

至少一开始，罗什福尔表现不错。3 月 17 日，完成所有这些课程后，他被晋升为机械师，这一发展推动了他在该计划中的进步，并且不无意义的是，他的月薪翻了一番，达到 83 美元。现在，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蒸汽工程学院视为其计划的重头戏：为期四个星期的巡航，旨在让未来的少尉在海军舰艇上首次持续执勤。

“Koningin der Nederlanden” 训练舰报告，这艘荷兰船只在战争开始时在旧金山湾被扣押，并编入了 NOTS 舰队。该船现在停泊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由 WP Cronan 船长指挥，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头发有些灰白的军官，曾在欧洲战争期间指挥过一支反潜部队。敌对行动停止后，他奉命前往 *荷兰号*，开始从欧洲运送美军回国。该船继续这样做，但它也被用来为 NAR 项目的学员提供指导。

罗什福尔现在作为一名潜在军官在现实生活条件下接受了第一次测试。该船于 4 月 2 日起锚，驶入大西洋，驶往布列斯特，布列塔尼西端一个繁荣的法国海港。这是这艘船沿法国海岸进行的多次停靠中的第一站，因为它搭载了等待运回家的美军残部。游轮之旅不会很无聊。在遭遇了超过其应有的大风、暴雨和汹涌的海浪后，*“荷兰号”* 于 4 月 23 日左右启航回国，这让大家松了口气。²⁵

4 月 30 日，她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抛锚，结束了一次巡航，这对年轻军官候选人来说是一个给上级留下深刻印象并开始海军生涯的机会。罗什福尔的情况并非如此。他所经历的困难并没有在航海日志中体现出来。他工作确实很努力，主要是在船舶发动机室和

锅炉室担任机械师，这是当时船舶上最热门的两个区域。无论他在船上做了或没有做什么，他都未能给克罗南船长留下深刻的印象。

5月5日，舰艇返回后不久，克罗南为海军三等机械师乔·罗什福尔准备了第一份健康报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一份糟糕的健康报告，如果足够糟糕的话，可能会毁掉一名年轻军官的职业生涯。克罗南在评估罗什福尔的喜怒无常的品质时，发现他“冷静，甚至脾气暴躁”，但遗憾的是，“并不强势”。克罗南确实看到了一些优势。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罗什福尔后来作为逆向投资者的名声，他对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评价为“良好”。他很令人愉快而且举止温和。他的行为甚至获得了4.0分（最高评分），这不是一个魅力类别，而是一项表明罗什福尔仍保持最佳行为的评估。

好消息到此结束。克罗南提出批评，认为罗什福尔不适合被信任承担重要的独立职责，并认为他在工程专业方面“漠不关心”。CO保留了对罗什福尔专业能力的最严厉的评价，在这一关键类别中评估他“低于平均水平”。然后他做出了一项可能会毁掉罗什福尔职业生涯的判决。克罗南判断他“不具备晋升资格”。²⁶

罗什福尔的海军竞选似乎结束了。然而，以奇怪的方式，这项服务的运作方式，他升职了。他的运气还算不错。在克罗南做出发人深省的评价后不久，海军无视了船长的言论，将罗什福尔提升为临时少尉，自1919年6月14日起生效。²⁷那天，他从史蒂文斯学院海



军蒸汽工程学院毕业。

授予罗什福尔委任状的仪式对这位年轻的预备役军人来说意义重大，多年后他的言论就证明了这一点。“[被征召入伍]后不久，我被派往纽约，在那里我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课程，”他说。“我早在1919年就从那所大学毕业了。”²⁸历史学家后来误解罗什福尔的话，认为他是从那所著名的学院毕业的。²⁹

事实上，正如之前所解释的，他参加的项目与学院的常规课程是分开的。³⁰虽然罗什福尔不是史蒂文斯大学的毕业生，但他现在无疑是海军预备队的一名少尉。他因这一事态发展而振奋，但又因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而泄气。在任命罗什福尔为少尉三周后，海军继续以自己神秘的方式行事：解除他的现役身份并命令他回国。第三海军区司令在一封套用信中

告诉罗什福尔：“你特此脱离你可能正在履行的现役职责。” “[BuNAV] 借此机会感谢你们



在与德国的战争中为祖国做出的忠诚和爱国服务。”³¹

罗什福尔不再在海军服役。他只是另一名正在度假的预备役军人。他买了一辆车，在八天内行驶了 3,111 英里，于 1919 年 7 月 5 日到达了家里。³²他到达后发现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乔入伍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把整个团队搬到了隔壁的一所更大的房子里。现在他们有了第二个故事。

罗什福尔家族需要它。现年 67 岁的弗兰克仍然是一名推销员，他继续与现年 63 岁的艾伦一起主持家庭。和他们一起搬家的还有儿子威廉，三十岁，失业。查尔斯，二十一岁，做着一份文员的工作；哈罗德，三十一岁，仍然是一名水管工。他被称为哈利叔叔，在家里很受欢迎，他和乔关系很好。在乔回家的头几周，这位预备役军人和他的兄弟一起从事管道生意。1920 年洛杉矶城市名录列出了乔居住在西二十七街 2090 号的信息，他的职业是水管工。³³

其他兄弟姐妹都离开家去追求不同的兴趣；大约在乔加入海军的同时，玛格丽特加入了洛杉矶的天主教圣约瑟夫修女会。³⁴乔采取措施与父母修复关系，部分是为了平息一年前的冲动，部分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痛点。老罗什福尔夫妇对乔向艾尔玛·费伊·埃里求爱感到担忧。他们并没有反对她。她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她的父亲威廉·T·艾里 (William T. Aery) 是一位熟练的木匠和细木工，养家糊口。但她不是天主教徒。艾尔玛·费伊是美南浸信会信徒。³⁵

弗兰克并不是一个高大的人物。他身材矮小，精瘦有力，没有乔那么高，乔现在身高将近六英尺。但弗兰克是一个坚定的人，有着爱尔兰的脾气和高超的推销技巧。他用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当埃伦加入他的行列时，她的信仰也同样坚定，他们是一对令人敬畏的二人组。他们不希望乔嫁给艾尔玛·费伊。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乔是否对 1919 年 9 月 19 日从 BuNAV 收到的信感到惊讶并没有出现在家庭记录中，但它带来了他想要的消息。这是一个提议。如果他接受并宣誓就职，他将作为少尉报到，在库亚马号上临时服役，这艘油轮目前停泊在圣地亚哥附近。乔没有停顿。他签署了誓言并于 10 月 7 日报到。³⁶他真正的海军生涯即将开始。

2

野马

乔·罗什福尔是极少数人中的一员。

——*罗纳德·H·斯佩克特*

登上**库亚马号**标志着乔·罗什福尔的转折点。加入这艘补给舰后，他再也不会不由自主地脱离现役。他现在的职业生涯是在海军，按照历史悠久的军官风尚，他将一步步晋升。“从那时起，我就以正常的方式取得了进步，”罗什福尔后来说。¹

他的新家，不起眼的**库亚马号**，长 475 英尺，长 7 英寸，航速只有 14 节，规模不大，速度也不快。但她有一个重要性。她于 1917 年 4 月服役，即美国对德国宣战的同一个月，她是海军最新的舰艇之一，代表了现代化的动力——从煤炭海军转向石油驱动的海军。Cuyama 是一艘很好的起点船。

罗什福尔在油轮上的工作要求很高。作为助理工程官，他与他的直接上级一起负责监督发动机和锅炉房的运行。这两名军官指挥着所谓的“黑帮”，这是一个古老的海军俚语，指的是那些在甲板下驾驶船只、充满蒸汽和烟灰的房间里工作的人。即使船舶改用石油，水手们仍发现这个词具有描述性，并且是一种自豪感。²这帮人并不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也不容易指挥。

库亚马号的任务并不复杂——主要是拾取和分配石油和汽油货物、为船舶提供服务以及运输货物和偶尔的乘客，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在西海岸进行的。但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经历。罗什福尔现在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和军官。



1921 年初，罗什福尔的未来看起来更加光明，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3月29日，在短暂离开家期间，乔不顾弗兰克和艾伦的强烈反对，与他高中时期的恋人埃尔玛·费伊结婚。在最重要的宗教领域，这对夫妇妥协了。他们由一位天主教牧师主持婚礼，但不是以传统的天主教婚礼。他们会一起去教堂，但轮流去教堂——一周去天主教堂，下一周去浸信会教堂。老罗什福尔一家也许并不高兴，但他们并不心怀恶意。渐渐地，他们接受了费伊加入这个家庭。³

库亚马号上，罗什福尔开始恍然大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起步后，他最终给他的副官、指挥官艾萨克·B·史密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认为罗什福尔不够有力的克罗南上尉不同，史密斯评价他“冷静、性情平和、有力”。他写道：“与其他担任临时职务的预备役军官相比，这名军官的军衔和级别有资格在正规海军中任职。”⁴

史密斯的评价是及时的。在罗什福尔准备健康报告的同一天（5 月 16 日），这位预备役军人正在旧金山湾的马雷岛参加转入正规海军的考试。三天后，这一事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BuNAV 将他从目前停泊在圣地亚哥的库亚马号上解救出来，并命令他向驻扎在圣佩德罗的扫雷艇红衣主教号报告。

通常转移到扫雷舰不会被视作升级，但在这种情况下却被认为是升级。在红衣主教号上，他担任轮机长，不再是助理。这次转让还有其他积极的方面。红衣主教号的大小还不到库亚马号的一半，船员也相应较少，这意味着军官们需要加倍履行某些职责。在一艘小船上，每个人都做了一切。罗什福尔很快成为该船的通讯官兼总工程师。

他于 1921 年 6 月 11 日报到，并等待三周前进行的马雷岛考试的结果。判决已经很久了。最后，10 月 20 日，BuNAV 通知罗什福尔，他已被任命为正规海军少尉。⁵这不是例行公事的促销活动。

罗什福尔现在进入了对任何预备役军人来说神圣而陌生的领域，尤其是对于一个三级电工来说。历史学家罗纳德·H·斯佩克特 (Ronald H. Spector) 在 2001 年对 20 世纪美国水手的研究中指出：“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海军的委任军衔实际上仅限于安纳波利斯的毕业生。”他指出，尽管预备役军官的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激增，但“正规军官认为他们

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并在 1921 年之前清除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留下来的人没有得到晋升。”⁶

罗什福尔的经验表明，海军确实为想要转业的预备役军人提供了考试，但“他们确保几乎没有人会通过考试，”斯佩克特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并补充说罗什福尔转入正规海军



是“极其不寻常的”。罗什福尔“是极少数人的一部分。”⁷

预备役军人和现役军人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军对军官队伍中大学毕业生的关注。为什么军方坚持要求其军官接受大学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谜。斯佩克特认为，这项政策反映了职业军官的社会偏好，他们上过大学，相信自己属于美国社会“受青睐的少数人”。仅限毕业生的标准有助于保持军官和士兵之间的“社交距离”。⁸

罗什福尔设法克服了这些障碍。想必他在 5 月 16 日的考试中考得非常好。此外，他确实给他所服役的两艘船的船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库亚马号 *和* 红衣主教号。⁹ 尽管海军对安纳波利斯毕业生存在固有的偏见，但功绩仍然很重要。罗什福尔凭借纯粹的能力和表现登上了海军的阶梯。

他现在在正规海军军官的稀有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也有其缺点。除了他的同事绝大多数是安纳波利斯毕业生之外，大多数都来自富裕家庭。¹⁰ 罗什福尔是一名地毯推销员的儿子，也是一名外星人。现在，用海军的话说，他是一匹野马——一名从士兵中晋升的军官。这些军官经常发现自己在海军社交圈中受到轻视，罗什福尔也不例外。¹¹

他后来回忆道，有时他会遇到令他恼火的海军阶层——“对海军学院充满热情”的下级军官。在他与这些狂热者的关系中，他发现自己被视为低人一等，处境“类似于今天有色人种的处境”，他在 1969 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从来没有从任何比我高级的人那里遇到过。”¹² 罗什福尔讨厌海军的这一部分，但并没有让它影响他的



行为。他已经习惯了违反海军规则。

罗什福尔立即利用他的新身份。1921 年 11 月 16 日，他相信自己能在战列舰上学到比在扫雷舰上更多的知识，因此请求从 BuNAV 调换职责，特别是到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康涅狄格号*。¹³

令罗什福尔高兴的是，BuNAV 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他在*康涅狄格号*的执勤只持续了四天，这再次体现了海军奇怪的做事方式。他于 1921 年 12 月 31 日报到，并于 1922 年 1 月 4 日脱离，当时他被转移到一艘驱逐舰斯坦斯伯里号上。这些举动是令罗什福尔困惑的一系列举措中的第一步。他在*斯坦斯伯里号*上担任了五个月的轮机官，直到她于 1922 年 5 月 27 日退役。BuNAV 立即命令他到一艘巡洋舰查尔斯·顿号上执行任务，又持续了四天。没有解释这些任务，也没有解释 BuNAV 命令他执行下一项任务的原因：返回*Cuyama*。

号三年后，向他的旧油轮汇报。¹⁴他并不高兴，但对事态的发展泰然处之。然而，他并没有屈服于*库亚马*。罗什福尔并没有默默接受 BuNAV 赋予他的命运，也没有放弃追击战列舰。



返回油轮后不久，罗什福尔希望能够延续之前的势头，在圣地亚哥进行了另一次检查。1922 年 12 月 21 日，他再次获得成功，得知自己已晋升为初级中尉，这是他在 14 个月内的第二次重大晋升。

但他仍然留在了*库亚马号*上。起初一切都很顺利。这时他已经了解了油轮的前后情况。这次他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责，成为工程部的一名师级军官，然后成为职责更广泛的值班军官。他还监督燃油的加注和排放，但还想做更多的事情。很快他就获准担任助理领航员。“[他]正在快速学习该学科的实用基础知识，”他的新任上校约翰·H·布莱克本 (John H. Blackburn) 中校于 1922 年 8 月 14 日写道。“他以非常认真的方式履行职责。”¹⁵

布莱克本努力让罗什福尔全神贯注。他给焦躁不安的下属布置了新的任务。他的继任者指挥官 CC 摩西 (CC Moses) 给罗什福尔留下了更多的工作要做，让他担任船上的通讯和无线电官。¹⁶1922 年，罗什福尔采取了自己的行动，采取了反映出他想要逃离看似跑步机的动力的举措，他报名参加了罗德岛州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资助的为期两年的函授课程。该课程提供了从国际法和世界历史到战术、战略和战争问题等各个方面的指导。每个月他都会参加一次笔试。¹⁷

尽管如此，罗什福尔仍然坐立不安。1923 年 9 月，他请求转学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建筑兵学校。¹⁸当这一请求落空后，他要求 BuNAV 将他调到珍珠港的水雷部队。BuNAV 再次拒绝，并用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语言回应：“在冬季演习结束之前让你脱离目前的职责是不切实际的，”该局局长、海军少将 AT Long 于 1923 年 12 月 8 日写道。并且由于“您将在 1924 年 9 月获得岸上值班资格，因此您将不会被转移到所要求的值班。”¹⁹

此时罗什福尔的一个亮点是他的儿子小约瑟夫 (Joseph Junior) 于 1923 年 9 月 27 日在洛杉矶出生，费伊现在与父母住在那里。1924 年初，乔获得一个月的假期去探望家人。

回到库亚马号后，罗什福尔再次试图从油轮上脱身。他又给 BuNAV 发了一封信，这次是寻求在旧金山湾马雷岛海军造船厂上岸值班。1924 年 6 月 23 日，他写道：“我提出这一请求的原因是，我正在加州大学修读扩展课程，并希望学习日语。”它的树枝。”他哀伤地补充道：“我在这艘船上服役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²⁰

BuNAV 对此请求有何看法尚不得而知。在海军人事记录或罗什福尔的个人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机构的答复。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他没有被转到马雷岛，在那里他可以轻松进入加州大学。尽管遭到拒绝，罗什福尔对马雷岛的竞标却意义重大：这标志着他第一次对日



语产生了兴趣。

几个月过去了。1924 年接近尾声时，罗什福尔仍在油轮上，可能想知道自己是否能下船。1924 年 9 月 27 日凌晨，他的库亚马职业生涯达到了最低点，当时油轮停泊在旧金山湾，罗什福尔担任甲板高级船员。出了严重的问题。起初罗什福尔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夜色晴朗；海湾很平静。²¹

库亚马号在港口锚上有六十英寻的链条，可以为并排排列的六艘驱逐舰——斯洛特号、麦克唐纳号、谢克号、赫尔号、伍德号和亚伯勒号提供燃料。午夜过后不久，油轮在泊位上轻微摇晃。库亚马号的锚松开了，船开始拖锚。她撞到了邻居，将其从泊位上推开，引发了连锁反应。很快，库亚马号和所有六艘驱逐舰就漂入了旧金山湾，有时会相撞，有时会擦过湾里的其他船只。²²

几个小时过去了，船员们终于重新控制了船只并正确锚定。奇迹般的是，损失很小。田纳西号战列舰受了一些擦伤。木头号发现支柱断裂，螺旋桨损坏。船体是受损最严重的船

只，甲板上出现一个三英尺深的洞，螺旋桨护罩缺失，左舷轴扭曲。令人惊讶的是，库亚马号毫发无伤。

更神奇的是，没有人受伤。事实上，这可能是和平时期海军历史上最离奇的碰撞之一，并没有造成任何真正的损害。然而，海军高层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他们立即召集了一个调查法庭，最初的重点是年轻中尉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 的行为，毕竟他是引发该事件的船上负责的军官。

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上，并邀请了十九名证人出庭作证，罗什福尔也在其中。他的事业岌岌可危。法院立即决定哪些官员应对这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麦克多诺号上的一名指挥官被指控“在执行任务时效率低下”，而赫尔号上的一名中尉则被指控“玩忽职守”。两人都被命令接受一般军事法庭的审判。

罗什福尔的上司摩西指挥官受到了批评。那天晚上，摩西没有登上库亚马号，他“因玩忽职守而受到警告”，因为他把船交给了年轻的罗什福尔。但摩西逃脱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令人惊讶的是，罗什福尔也是如此。他没有受到专家组的全部愤怒。但这确实发现他疏忽了。法院认为，库亚马号确实引发了九月早晨发生的一系列奇怪事件，因为油轮的“锚没有正常固定”。法院表示，罗什福尔犯了错误，“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检查船只是否在拖曳”。²³然后，法庭将罗什福尔原本可能终结职业生涯的灾难变成了几乎成为职业生涯的胜利。

在听取了所有证词后，法院对罗什福尔在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给予了很多赞扬。在他意识到拖曳情况后，专家组宣称，“[罗什福尔]对库亚马号的判断和处理非常出色”，这可能阻止了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在这一事件中，他“出色”的航海技术使他免于被送上军事法庭。罗什福尔斥责了一番，下车了。²⁴

他侥幸逃脱。谴责的副本将附在他的永久记录中，但他避免了军事法庭。此外，罗什福尔的指挥官并没有将 9 月 27 日的事件归咎于他。摩西在他的下一份关于罗什福尔的健康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这一事件，他评价这位年轻军官的专业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一位平衡的军官，非常熟练，”摩西写道。²⁵

即使罗什福尔从这一事件中汲取了任何教训，这些教训也不会出现在他的个人记录中。罗什福尔这一时期幸存的信件中没有暗示任何来之不易的智慧，也没有暗示职业生涯的脆弱性和生活的变幻无常的命运。但那天发生的奇怪而令人不安的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体现了他在绝境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领导能力，并且展示了他从逆境中恢复过来的能力，甚至扭转了困境。而且他们可能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削弱他本已非常强烈的自信。

无论罗什福尔在 1924 年 9 月事件后的心情如何，他仍然面临一个顽固的事实：他仍然留在库亚马号上。两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试图摆脱困境。但现在他对这艘油轮的看法可能更加有利。相撞的船只不仅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对他有利，而且他还建立了一段友谊，这将改变他的海军生涯。

库亚马号上的一名上级军官，切斯特·C·泽西中尉。“他和我有几个共同点，”罗什福尔后来解释道。“一是桥牌，二是我喜欢玩填字游戏，当时填字游戏才刚刚流行。泽西记得这一点，当他被派往海军部时，他问我是否愿意到海军部临时值班，负责准备密码。就在那时，我开始接触密码分析。”²⁶

现在，这两个人各奔东西，泽西去了海军部，罗什福尔去了他的下一艘船，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任何改变职责，他终于得到了他的战舰。12 月初，“库亚马”号在圣佩德罗停泊后不久，BuNAV 命令他前往“亚利桑那”号，该号现在也停泊在圣佩德罗。1924 年 12 月 9 日，他担任助理工程师。²⁷

罗什福尔应该感到高兴。1921 年，在获得正规海军委任状后不久，他正式请求调往战列舰。现在 BuNAV 让他登上了其中一艘。它终于给了他他所要求的东西。作为亚利桑那号的工程值班官，他表现出色。在那艘战列舰上要求更高的环境中，他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工程天赋，加上更多的经验，将使他能够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他的副官 HP Perrill 上尉评论道。“他的工作和履行职责令人满意。”²⁸

但此时罗什福尔有了其他想法。他的兴趣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考虑工程，或者就此而言，巡洋舰和战列舰。正如他的顶头上司在对这位年轻中尉的一次评估中所评论的那样，罗什福尔“对密码分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25 年 9 月 19 日，即向《亚利桑那》报道十个月

后，他脱离了。BuNAV 命令他在三周内向华盛顿海军作战部长报到，接受高级密码分析方面的临时指导。²⁹

围绕罗什福尔的神话是，他作为密码分析师的潜力是通过谜题推断出来的，当时认为这是密码学技能的指标。作为增强密码破译能力的一部分，海军作战办公室在 20 年代中期在各种海军出版物中插入了谜题和密码，希望吸引潜在密码破译者的注意。据传说，其中一位就是乔·罗什福尔（Joe Rochefort），他在这些演习中表现出色，以至于海军将他从“亚利桑那”号上救了下来，并迅速送往华盛顿。

几年后，罗什福尔有机会证实这个谜题理论，但他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了。他同意谜题可能是他选择训练的一个适度因素，但他表示它们不如他的朋友切斯特泽西那么重要。1969 年，罗什福尔说道：“我可能是因为泽西中校的推荐而被派往海军部执行临时任务的。”罗什福尔并没有准备好放弃这个传奇，他追问道：“那是因为你擅长填字游戏吗？”

“可能吧，”罗什福尔回答道，一如既往地难以捉摸，“而且（泽西）喜欢我和他打桥牌的方式。拍卖桥刚刚消失，然后进入合同桥。合同桥脱颖而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³⁰

到底是罗什福尔的拼图或桥牌能力，还是泽西指挥官的推荐促使他加入了密码破译计划，这个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但乔·罗什福尔于 1925 年 10 月 1 日向华盛顿海军部报告。³¹他是一名密码破译学徒，即将进入密码分析的陌生新世界。

3

密码破译者的奥德赛

打破密码会让你感觉很好.....打败他们总是让人感到高兴。

——乔·罗什福尔

当约瑟夫·小罗什福尔 (Joseph J. Rochefort) 中尉抵达国家首都时，他很可能感觉自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人。他有一切权利。十二个月前，他曾面临海军调查法庭，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奋斗。现在他正在海军总司令部报到——海军总司令部是指其庞大、粗野的总部，沿着宪法大道绵延几个街区，靠近华盛顿著名的购物中心。尽管这座建筑可能并不吸引人，但它仍然吸引着雄心勃勃的海军人员：调到主力海军可能会启动陷入中立的职业生涯，就像罗什福尔那样的职业生涯。

“海军部的职责既艰巨又有限，”海军上将詹姆斯·O·理查森 (James O. Richardson) 评论道，他在 1940 年担任美国舰队司令之前负责了几年的 BuNAV。“生活成本昂贵，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娱乐设施，但有机会为管理海军的军官和官员所认识。”¹

罗什福尔中了大奖。他的运气还算不错。考虑到海军主力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似乎不太可能担任这一职位的候选人。他二十五岁，还很年轻（比海军想象的小两岁）。他的海军经历很有限。他在海军服役的七年中，有五年是在“*Cuyama*”号油轮上度过的。虽然他涉足导航和通信领域，但他的大部分经验都是在工程领域，负责保持 *Cuyama* 的发动机正常运行。不是辉煌职业生涯的东西。

另一个因素可能不利于罗什福尔迁往华盛顿：国会预算削减。自 1918 年 11 月欧洲战争结束以来，立法者已将海军预算削减了五分之四，人员削减了四分之三，大大减少了华盛顿雄心勃勃的军官的机会。²由于需要填补的空缺较少，被派往主力海军的军官数量减少了。

但如果说一些军官羡慕罗什福尔在华盛顿的政变，他们并不觊觎他的特殊职位。毕竟，罗什福尔去华盛顿并不是为了坐在海军作战部长的右手边，或者在一个享有声望的机构中担任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位，在那里他可以被海军的权势人物看到。他奉命向代码和信号科报告，这是一个成立于 1917 年的小型机构，几乎看不见，位于通讯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该办公室是备受推崇的海军通讯办公室 (ONC) 的前身，因为它应该是打电话到这里。³

就精明的海军人员对这个部分的思考而言，他们将其视为职业生涯的墓地——一个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地方。该部门的第一任领导者拉塞尔·威尔森 (Russell Willson) 中尉在 1917 年至 1918 年任职期间表现出色。但当他的任期结束时，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转向了另一个方向，有时明确表示他对那些表现出这种倾向的人的低评价。工作。⁴他的继任者米洛·F·德拉梅尔中尉并不比威尔森更渴望以代码和信号为职业。

一个问题是，代码和信号似乎与海军的主要工作相去甚远：打造可以挫败任何海上敌人的强大舰队。由于对密码破译和相关活动一无所知，许多高级官员认为整个领域是疯狂的尝试而拒绝接受。罗什福尔很快发现，那些冒险进入这个深奥领域的人往往会被视为“奇怪的人物”，或者在糟糕的日子里，“这些疯子之一”。⁵

事实上，许多高层将密码破译与一项在海军声望图腾柱上地位更低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情报。这是一个以备受诟病的海军情报办公室 (ONI) 为中心的专业，被认为是和平时期海军最低级的活动形式之一。“二战前的海军根本不接受[情报]，”二战期间担任金海军上将私人情报官的乔治·戴尔中将评论道。在射击或通信方面，“如果做得好，你就会产生有利的反应，”戴尔说。“在情报方面，事实并非如此。总的来说，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⁶



1925 年秋天，这一切都没有让罗什福尔感到困扰。从他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他已经摆脱了库亚马。他期待着学习一门新学科。当费伊和小乔从洛杉矶乘火车抵达时，他感到特别高兴。由于保证了至少两年的服役期，一家人在华盛顿西北部一条绿树成荫的水库路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栋舒适的两层联排别墅。

1925 年 10 月 1 日，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 首次进入海军主力部队。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迷宫式建筑中，里面的办公室简朴，沿着沉闷的走廊无止尽地延伸。这

座建筑是在美国加入欧洲战争后匆忙建成的，看上去已经很旧了，天花板上沾满了水，门吱吱作响，每当有人走过走廊时，地板就会摇晃。然而它只有八岁。⁷

绕着这座巨大的建筑，罗什福尔前往主力海军第六翼（ONC 所在地）第二层甲板（海军大楼的楼层）的 2621 室。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新老板雷德利·麦克莱恩船长，他是一位经常出差的军官，曾在欧洲战争期间在大西洋的一艘战列舰上服役。1924 年，麦克莱恩被任命为海军通讯总监，一年后，52 岁的麦克莱恩领导着一个拥有无线电技术最新创新的帝国。

ONC 于 1912 年成立，正是为了利用这些突破。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发现自己跨越了两个世界，实际上跨越了两个世纪。也许不可避免的是，ONC 保留了旧海军的一些束缚，使几乎所有类型的以通信名义进行的服务活动都保持活力。直到 1925 年，ONC 仍继续采用信鸽等奇特方法，为近 800 只鸽子维持鸽舍。⁸但该机构也展望了未来。它配备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无线电设备，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无线电测向仪（DF）的最新发展，这是欧洲战争期间用来确定数英里外敌方潜艇方位的巧妙装置。⁹

尽管海军在测向技术方面显然很先进，但它在无线电活动的另一个关键领域却落后了：通信情报，或正如其从业者所称的“comint”。该术语指的是通过研究外国通讯获得的信息；它涵盖了解密、翻译和评估截获的无线电传输内容的分析人员的工作。一些有远见的海军军官相信，此类情报有一天可能会影响（如果不是戏剧性地改变的话）战争的性质。1925 年秋，罗什福尔加入海军主力部队，恰逢海军在这个有争议但具有潜在变革性的领域努力追赶陆军。

海军对于密码破译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新手。它于 1917 年首次涉足这一领域，推出了前面提到的代码和信号部分。但这部分主要集中于如何最好地加密美国海军代码，这种活动称为密码学。这个想法是让美国密码在被拦截时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被破解。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它与密码分析不同：破解对方代码和密码的科学。欧洲战争期间，代码与信号公司没有尝试进行密码分析工作，而是选择依赖英国海军部的“秘密情报”。¹⁰

海军的犹豫为陆军在密码分析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打开了大门。1917 年 6 月，陆军部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功能齐全的密码破译小组，并将这个职位交给了一位有说服力、语速很快的 27 岁年轻人赫伯特·O·亚德利 (Herbert O. Yardley)。亚德利没有多少密码破译经验，但他确实对密码学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是在国务院短暂担任密码员期间获得的。当他要求陆军部建立一个由他负责的密码破译小组时，陆军部就这样做了。亚德利后来将他的行动称为“黑室”。¹¹

战后，亚德利的黑室（现在部分由国务院资助）完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情报政变之一。1921 年华盛顿海军会议旨在对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海军的主力舰吨位进行限制，亚德利的会议厅违反了日本的外交守则。因此，当日本外交部向其驻华盛顿代表发出新指示，指示他们在达成协议必要时放宽吨位要求时，亚德利的团队解密了该消息。亚德利通知了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历史学家大卫·卡恩在他的亚德利传记中指出：“密码破译者提供的情报增强了休斯的坚韧，帮助他赢得了胜利。”¹²

尽管美国海军对 1921 年会议的结果感到高兴，但它也有理由对亚德利的壮举的影响感到担忧。认识到通信情报时代代码的脆弱性，海军于 1922 年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代码。¹³作为这项努力的成果，该服务也迈出了密码分析领域的一小步。



罗什福尔现在进入的就是这个世界。在主力海军的第二层甲板上与麦克莱恩上尉会面后，罗什福尔被护送到下面一层甲板的 1621 室，那里是海军通讯中心的最新、最秘密的活动场所之一：研究台。这是 ONC 代码和信号部门的一个子单位，该部门主要关注密码学以确保美国海军信息的安全。

但研究部门最近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它无伤大雅的标题掩盖了许多军事组织中存在但很少宣传的活动：破解外国及其海军通信中使用的密码和密码。负责该服务台的是二十一个月前创建该服务台的军官劳伦斯·萨福德中尉。萨福德性格古怪，异常聪明，有时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他于 1924 年 1 月来到美国海军主力部队，对密码知之甚少，对密码破译更是一无所知。¹⁴

只有一次，在最近的战争期间，他在一艘驱逐舰上担任通讯官时，曾尝试破译密码。“我第一次尝试解决代码问题发生在 1917 年 7 月左右，当时我的交通工具收到了一条英国代码的消息，但我们尚未提供该消息，”他后来评论道。“我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惨遭失败。”¹⁵

撇开这个失态不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兴趣广泛的军官。除了对足球的热情之外，萨福德还是一位狂热的国际象棋棋手和神枪手。¹⁶他散发着光辉。他在安纳波利斯以班级第十五名的成绩毕业，在那里他表现出了数学天赋，后来又表现出了机械设备的技能。但这

些技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海军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1923 年，他在中国长江上指挥一艘扫雷艇。

但当 ONC 于 1923 年决定加强其加密能力并使美国海军密码尽可能难以破解时，有人记住了萨福德和他的技能组合。1923 年底，他的扫雷任务结束后，他被轮调到海军主力部队，并被命令到研究台工作，这令他非常高兴。他成为该组织的创始人，领导一个由一名军官（他本人）和四名平民组成的团体。

萨福德毫不费力地解释了他选择担任这个职位的原因。“他们想要一个有分析能力、有点不寻常的人，”他后来说，一个“他们认为可以在这个神秘的主题上取得好成绩的人，而我从所有可以上岸开始这件事的其他人中被选中。”¹⁷

萨福德的安纳波利斯同学因其古怪（指的是他的创造力，而不是希腊女同性恋诗人的其他特征）而给他起绰号萨福，萨福德的员工认为他是“疯狂的天才”，这个标签因许多怪癖而得到强化。他总是有点凌乱，他的制服皱巴巴的，就像他睡过的一样，他没有展现出海军军官通常的时尚形象。有时，萨福德是人们偷偷微笑的对象，他在主力海军较为传统的军官中是个局外人。一位同事说，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眼睛，不断地来回转动，好像在警惕某种危险”。“他说话时断断续续，语无伦次，让听众感到不安。”¹⁸

尽管萨福德可能与众不同，但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研究台的方向从防御转向进攻：他发现如果不首先掌握密码分析，他就无法确保美国海军密码的安全。

“我认为毫不夸张地说，当萨福德被海军部命令建立这个密码部门时，最初是为了改进我们自己的系统，”罗什福尔后来说。“萨福德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解英国、法国、日本或其他任何人所使用的全球系统的知识将非常有价值。因此，他有点转向研究其他系统，同时仍然尽一切努力改进我们自己的系统，而当时的系统还不是很好。”¹⁹

在他的努力中，萨福德得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文职人员艾格尼丝·迈耶·德里斯科尔（Agnes Meyer Driscoll）的帮助，她是电码和信号科的电码文员。她被称为阿吉小姐，拥有很多能力。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她主修数学，辅修物理、外语和音乐。1917 年美国加入欧洲战争时，她加入了美国海军预备役部队，最后在电码和信号科担任首席自耕农。战后，她离开海军从事研究工作，然后于 20 年代初返回。阿吉小姐因其破解密码的不可思议的技巧而受到重视，她辅导了萨福德，并继续指导了许多海军未来的密码分析员，在此过程中成为了传奇。²⁰

在萨福德的领导下，研究部门蓬勃发展。凭借新获得的密码分析技能，他和他的小团队朝着新的方向拓展。他们开始研究实时截获的日本海军信息。新材料的流入源于 1924 年

萨福德和他的老板决定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设立一个站。这是海军第一支针对日本交通的部队，很快夏威夷、北平、关岛和菲律宾的其他部队也紧随其后。²¹

将重点放在日本的决定自然而然地源于 1905 年之后不久开始的美国海军规划，那一年，日本海军在对马岛战役中摧毁了疲惫不堪的俄罗斯舰队，这场战役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主要海军强国的崛起。美国海军将日本视为未来太平洋战争中最有可能的对手，因此启动了一项长达四十年的规划过程，其目标是在发生此类冲突时击败帝国海军。在这个规划中，日本被称为橙色，美国被称为蓝色。海军规划在 20 年代全面展开，后来被称为“橙色战争计划”。²²

为了了解有关帝国海军的一切信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了解日本的意图，萨福德开设了第一门培训海军军官密码分析的课程。他的课程需要学生。在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 (OPNAV) 志同道合的军官的鼓励下，萨福德在每月的通信部门公报中提出了一些谜题和问题，以识别在这项艰巨的活动中具有“任何潜在才能”的年轻军官，并将他们变成“密码分析专家储备”。²³

萨福德从未透露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但没有出现海军士兵试图进入他的班级的踩踏事件。到 1925 年秋天，只有少数人出现了。其中一位是 *亚利桑那号* 附近的一位认真、温和



的年轻军官，约瑟夫·J·罗什福尔中尉。

罗什福尔和萨福德一拍即合，尽管他们看起来不太可能是合作伙伴。毕竟，萨福德是安纳波利斯的毕业生，而罗什福尔则是一匹通过队伍晋升的野马。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非常聪明，而且都是局外人。尽管萨福德严格意义上是安纳波利斯俱乐部的成员，但他从未完全融入其中。²⁴

他们还对密码分析的精妙之处怀有共同的热情，从游戏本身中获得乐趣，从解决谜题中获得满足感。“这些事情只是提出了挑战，真正的密码分析师在解决这个特定系统之前永远不会放弃，”罗什福尔解释道。“他就是所谓的技术人员，为了解决系统问题而解决系统问题。他通常不会将结果应用于任何操作或需要任何目的或任何其他东西。这将是一个真正的密码分析师。这就是萨福德。”²⁵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是罗什福尔。多亏了萨福德，他快要陷入比赛了。他即将接受辅导，萨福德以他自己另类的风格进行辅导。萨福德的方法是将密码（密码或代码的通信）扔给罗什福特和他的同学，看看会发生什么。“根本没有正规的教育过程，”罗什福尔评论道。“他们可能只会交出几条信息，看看我们中哪一个能最快解决这些问题。”²⁶

罗什福尔和他的同学有一个可供使用的资源，即《密码分析原理》一书，这是一本由陆军部首席密码分析师威廉·F·弗里德曼 (William F. Friedman) 撰写的 176 页手册。当罗什福尔出现在海军主力部队时，弗里德曼已经是一位超级明星了。弗里德曼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男人，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让人想起演员阿道夫·门吉乌(Adolphe Menjou)，他与典型的官僚几乎没有相似之处。²⁷但作为联邦政府首席密码学家，他受到许多人的敬畏。

弗里德曼住在主海军隔壁的军需大楼里，萨福德、罗什福尔以及阿吉小姐都认识他。她对他持更加怀疑的态度。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两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竞争对手。但罗什福尔评论说，他的书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会研究它，然后尝试解决萨福德为我们准备的这些小密码或密码。。。这非常有帮助。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了我们的原则。。。从那以后我们或多或少就只能靠自己了。”²⁸

《Elements》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本无情、详细的指南，帮助您了解令人难以置信的密码分析世界。从罗什福尔的角度来看，《几何原理》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是费力的阅读，但事实证明它非常宝贵，它列出了密码破译中采用的关键策略。这本书从基础知识开始，逐条列出了每个构建块，告诉初学者他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密码和代码之间的区别。²⁹

通过《Elements》，罗什福尔了解到，密码系统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来破解，这些工具使密码分析者能够识别密码中的密钥——决定解决加密消息所需步骤的数学元素。

也许罗什福尔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解决密码需要反复试验和几乎无限的耐心。他当然需要耐心。从 1925 年 10 月到 1926 年 2 月，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罗什福尔除了解决弗里德曼的密码以及萨福德向他提出的任何难题之外，几乎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罗什福尔表现出色，足以给他的上司萨福德中尉和麦克莱恩上尉留下深刻的印象。

罗什福尔也很高兴。他说，破解密码“会让你感觉非常好，因为你反抗了那些试图使用他们认为安全（即不可读）的系统的人。击败他们总是让人感到很高兴。”³⁰罗什福尔对游戏的兴趣是幸运的，因为如果破解密码是他的乐趣所在，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即将发生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转变，尽管完全出乎意料。



任何希望晋升的军官都必须在海上度过大量的时间。太多的岸上工作，即使符合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也可能会毁掉一个职业生涯。两年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军官来说，在陆地上度过的时间差不多是不会令人惊讶的，而劳伦斯·萨福德几乎用完了他的配额。在罗什福尔看来，他可能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但他并不是一个傻瓜。像大多数去过安纳波利斯并留在部队的军官一样，他想晋升海军的阶梯。³¹

在辅导快速学习的罗什福尔时，萨福德申请了海上任务，并于 1926 年 2 月奉命向加利福尼亚号 *报到*。这使得罗什福尔成为研究部门的高级官员。ONC 主任麦克莱恩很快就正式任命了这一任命。“在 1925 年 10 月 1 日至 1926 年 2 月 1 日期间，”麦克莱恩在 2 月 17 日对罗什福尔的评价中说道，“这位军官接受了高级密码分析方面的指导。他现在有资格在战争情况下负责管理密码人员。他已被任命为该办公室的密码部门的继任者。”³²

罗什福尔只接受了四个多月的训练，是否有资格在战时进行密码操作可能会受到质疑。威廉·弗里德曼很快就开设了自己的课程，他坚持认为密码学熟练程度需要至少两年的培训。³³但麦克莱恩别无选择。罗什福尔指导的其他海军人员要么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么就走开了。即使默认情况下，这项工作也是罗什福尔的。³⁴

罗什福尔并不认为这一任命有什么异常。“我被命令解除负责的军官的职务，”他干巴巴地评论道。³⁵随着新工作的到来，罗什福尔也获得了晋升：1926 年 2 月 6 日，罗什福尔晋升为中尉。这是美好的一个月。

接管研究部门——实际上是海军的整个密码分析能力——罗什福尔现在面临着困扰他的前任的同样的困难：预算紧张和人力有限。除了担任打字员的三名年轻女性外，办公桌上现在还包括三名专业人员：罗什福尔，负责官员；罗什福尔，担任主管；一位密码破译员，令人敬畏的阿吉·德里斯科尔小姐；还有一名助手克劳斯·博格尔（Claus Bogel），他曾是一名演员，曾短暂为亚德利执行过一些密码学工作。罗什福尔回忆说，他最近调到了主力海军，“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³⁶大部分工作量将由罗什福尔和德里斯科尔承担。

罗什福尔对此没有任何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德里斯科尔的密码破译能力。三十五岁的阿吉小姐是一位又高又瘦、带着贵族气质的女士，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令人望而生畏。她和她的丈夫（华盛顿律师迈克尔·B·德里斯科尔）很少（如果有的话）与海军人员交往。朋友

们说，她可能热情友好，但不会容忍任何人居高临下，这种态度反映了她对男性世界中女性角色的敏感。³⁷

“同事有时称她为 X 女士，也许是因为她在工作中倾向于独来独往，”一名警官回忆道。他回忆道，她几乎不化妆，“她通常有一种严肃的气氛，朴素的衣服和女学生的眼镜增强了这种气氛，”他惊讶地补充道，“听到她的咒骂令人惊讶，她经常咒骂——而且流利地咒骂。”正如我听过的任何水手一样。”³⁸

罗什福尔和 X 夫人一拍即合；事实上，她给这位年轻军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过去常常称她为阿吉或德里斯科尔夫人，”他评论道。“我想说她是一流的密码分析师。她非常能干，非常安静，我越来越想到的是她过去如何翻书或字典的页面——她会用铅笔的橡胶头来做，总是翻动书本或字典中的页面。右上角——这就是我对她印象最深的地方。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非常优秀。”不仅如此，“我认为她是我的老师。”³⁹

德里斯科尔的出现在现场是幸运的。罗什福尔可能是负责人，但他的头衔并不能抹去他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密码学经验的事实。他还是一名学生，但阿吉小姐就在现场提供指导。

罗什福尔需要帮助来处理落在他腿上的第一个现实生活项目，这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曾经占据了萨福德的注意力，现在也将吸引他。该项目的物理中心并不位于 1621 室的研究桌。它位于上一层楼。罗什福尔爬上楼梯来到 2646 号房间，该房间位于 ONC 第六翼一条长走廊的尽头，远离其他办公室，需要特别许可才能进入。⁴⁰

“二十多年来，美国海军最保守的秘密之一涉及宪法大道旧海军大楼的 2646 号房间以及紧锁的门后发生的事情，”萨福德后来说道。在那些紧锁的门后面，罗什福尔发现一位退休的日本语言学家艾默生·小霍沃斯 (Emerson J. Haworth) 和他的速记员妻子正在尽其所能地忙着翻译 1918 年日本帝国海军作战准则的照片副本，该准则被称为“红色准则”，因为它被保存在红色活页夹中。⁴¹



获得红色密码标志着海军密码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也标志着海军情报办公室进入密码破译圈。密码分析一直是海军通信的专有领域，但国家情报局希望在这个奇异的领域发挥作用。它似乎在谈判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因为是海军情报部门获得了红色密码：ONI 特工从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窃取了它。⁴²

多年来，ONI 一直在寻找在密码学领域立足的方法。它利用了财政部长小威廉·吉布斯·麦卡杜 (William Gibbs McAdoo Jr.) 于 1917 年设立的、专门用于海军情报的 10 万美元秘密行贿基金。⁴³ 1920 年春，国家情报局用这笔钱资助了一系列闯入上述日本领事馆的活动——这些活动今天被称为黑袋工作。一个反间谍小队撬开了一名据悉驻扎在那里的高级海军军官的门锁，然后又打开了保险箱。海军袭击者在他的保险箱内发现并拍摄了日本帝国海军 (IJN) 舰队的大量密码本。⁴⁴

ONI 随后将这本书交给了其竞争对手 ONC，这在主力海军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显然是一种慷慨之举。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一举动似乎都有道理。ONI 有翻译员（霍沃斯家族由 ONI 资助），但没有密码分析员。⁴⁵ ONC 有密码分析师，但缺乏翻译人员。ONI 的高级官员希望 ONC 能够分享他们新合作所产生的信息，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证明了 ONI 在海军密码破译计划中享有同等地位的价值。

1926 年，代码和信号部门进行了重组，ONI 获得了在密码学领域获得更强大影响力的机会。这次大修是由 ONC 的麦克莱恩上尉设计的。对于如何构建海军的联合努力，他有自己的想法。作为 ONC 主任，他有一个组织代号 OP-20，表示 OPNAV 内的第 20 部门。作为主任，他负责代码和信号部门。当该部分于 1922 年成为主任办公室的一部分时，它变成了 OP-20-G，即表示安全的最后一个字母。⁴⁶ OP-20-G 中会有 ONI 的一席之地吗？

是的，但不像 ONI 所设想的那样，ONI 仍处于外部观察状态。在变革中，代码和信号部门转变为三个下属办公室：OP-20-GC（代码和密码办公室）；OP-20-GC（代码和密码办公室）；OP-20-GS（视觉信号台）；以及 Rochefort 领导下的 OP-20-GX（研究台）。后来研究台变成了 OP-20-GY。直到 1934 年，OP-20-G 中才添加了语言部分，指定为 OP-20-GZ，并在 ONC 下运行。与此同时，ONI 继续提供翻译人员。



当罗什福尔接管研究部门时，红色代码项目已经陷入僵局。ONI 的翻译人员攻击了编码材料附带的文本，并尽可能地完成了该项目。当罗什福尔第一次见到霍沃斯夫妇时，他们已经从事这项工作四年了，但仍然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总能找到日语技术术语的英语对应词，从而在翻译中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罗什福尔建议研究部门引进一名熟悉日本军事和海军词汇的海军语言官员。⁴⁷ ONI 负责该项目的人员沃尔特·麦克拉伦中尉对此表示同意。他找到了一位优秀的日本语言学家，在

巴拿马运河区的罗切斯特号巡洋舰上工作。这位军官是一位世故、好斗的中尉，名叫埃利斯·马克·扎卡里亚斯。撒迦利亚奉命前往华盛顿。

罗什福尔后来表示，扎卡里亚斯是一名职业情报官员，脸上洋溢着自信的气息，他相信这一领域充满了“浪漫和魅力”，因此被这项工作所吸引。⁴⁸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撒迦利亚和海军中的任何人一样了解日本。六年前，他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担任助理海军武官，学习日语并熟悉日本。他是一项新的海军计划的首批受益者之一，该计划旨在派遣有前途的军官前往日本，以掌握该国复杂的语言。⁴⁹



1926 年初，撒迦利亚到 2646 室报到，他承认对自己现在进入的世界感到困惑。这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情报工作的一面，而且他很快发现，这并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地方。“被分配到海军部这个部门的少数人都是沉默寡言、神秘的人，他们拒绝讨论他们的工作或透露他们的任务细节，”撒迦利亚在战后写道。他无法更好地描述霍沃斯夫妇、德里斯科尔、博格尔，当然还有罗什福尔。撒迦利亚发现这项工作令人头脑麻木，但又以它自己的方式令人着迷。“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他写道，“只是坐在成堆的索引表前，上面混乱地显示着大量的数字或字母，试图一点一点地解决这个难题。就像将拼图游戏的各个部分拼凑在一起一样。”⁵⁰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填补了红皮书（后来被称为“红色法典”）中的所有空白。

扎卡里亚斯穿着他所谓的“这套幽灵服装”呆了一段时间，与罗什福尔和阿吉小姐一起工作了七个月，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代码本身。



罗什福尔现在承担起了违反红色法典的责任。基础知识是已知的。该代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很简单，由大约 100,000 个代码组组成，每个代码组代表一个日语单词、句子或音节。将这些群体与日语术语相匹配已经够困难的了。但第二部分将底层的群体隐藏在另一层数字中，从而使问题变得复杂。

这涉及到第二本书，其中包含数千个附加数字，称为加法。发送端的代码管理员只需将一组随机选择的数字叠加到代码组上即可。接收端的另一名密码员在消息中查找关键字，该关键字告诉他要翻到附加书的哪一页才能找到代码是如何加密的，从而使他能够在查找每个附加值的含义之前剥离附加物。代码组。

罗什福尔和他的团队有密码本，但他们没有附加书。在将叠加的数字与实际的代码组分开之前，他们一无所获。正如一位作家所解释的那样，这“就像在没有地图或指南针的情况下找到穿越一个陌生国家的方法”。⁵¹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罗什福尔带来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它首先涉及一个我称之为凝视过程的过程，”他评论道。“你看看你收到的所有这些信息；你以各种方式将它们排列起来；你把它们写在另一个下面；你以各种形式写下它们，然后盯着它们看。很快你就会注意到一种模式；您会注意到这些消息之间存在明确的模式。这是第一个线索。”⁵²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凝视过程”并没有产生结果。罗什福尔的团队苦苦挣扎了几个月却没有取得突破。仍在现场的撒迦利亚对他所目睹的景象感到敬畏，他将罗什福尔和他的船员描述为“智慧的特拉普派僧侣”，他们什么也不说，但知道并看到了一切。撒迦利亚写道，他们是“简单、不起眼的人，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但没有指名道姓。“他们是努力工作的人，在解决谜题时会长时间工作，忘记吃饭和星期天。他们经常在午夜之后在床上思考问题时想到解决方案。他们会尽快离开家，赶到办公室，不间断地继续工作，直到确定解决方案或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⁵³

撇开撒迦利亚奇怪的观念不谈，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只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的“简单人”，他对乔·罗什福尔进行了很好的描述。说实话，打破红色代码的斗争以及该项目产生的紧张局势正在压垮罗什福尔。

他在办公桌前坐了好几个小时，全神贯注于面前堆放的文件，现在还不停地抽烟，每天至少抽一支雪茄，外加香烟和两管烟草，在工作中消耗了大量的神经能量。每天至少十个小时。夜复一夜，他疲惫不堪地回到他和费伊在华盛顿西北部租的联排别墅，经常感到胃部不适。⁵⁴

“四个晚上中有三个，也许更常见的是，我会在晚上 5:00、5:30 或 6:00 从海军部回家，然后我必须立即躺下，因为我无法躺下。”晚上 8:00 或 9:00 之前不要吃任何东西，”罗什福尔后来说。⁵⁵

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放松。他开始打高尔夫球并进行长途散步。每周有一天，他从位于水库路的家步行两英里半到华盛顿的杜邦环岛并返回。什么都没起作用。他体重减轻，从平时的 175 磅减至 155 磅左右。⁵⁶

幸运的是，大约一年后，他和阿吉小姐终于达到了可以“阅读”红色代码的地步，这些他们之前无法理解的“一堆信息”一直让罗什福尔夜复一夜沮丧地回家。他将这一成功归功于阿吉小姐。“我想说，她对我负责期间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罗什福尔评论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她。”⁵⁷

萨福德后来写道，尽管这项工作可能很艰苦，但结果证明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由于研究台现在可以读取信息，海军了解了日本战舰上的各种事故，更好地了解了日本鱼雷的能力，并“早期了解”了日本在海军航空方面的进步。⁵⁸



并非所有研究室的活动都是严肃认真的。其中一个轻松的时刻发生在罗什福尔要求他的下级军官学习密码分析以破解国务院“牢不可破”的密码之一时。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从而招致了国家高级官员的愤怒。“他们对整件事感到非常愤怒，”罗什福尔回忆道，他显然很高兴。“他们说这不可能[完成]，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从未丢失过这个[特定]代码的副本。所以，没有人能够打败它。。。这太荒谬了。”⁵⁹

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情况很少见。罗什福尔的紧张日程仍在继续。红色代码一解开，新的信息就出现了，这得益于萨福德在上海、夏威夷和其他地方设立的拦截站点。攻击新的拦截并不是罗什福尔面临的唯一负担。他对海军情报和海军通讯之间关系的内讧和官僚政治感到不安。ONI 多年来一直不高兴。问题部分集中在红色代码上。ONI 已将该资产移交给 ONC，“期望[海军情报]能够获得通过使用该代码获得的信息。”⁶⁰

那没有发生。ONI 的高级官员相信自己被出卖了，于是在幕后采取行动，接管了研究部门。罗什福尔发现自己陷入了权力斗争之中。“曾多次尝试将该部门移交给海军情报办公室，”他写道。“这些尝试都因海军通讯总监的强烈反对而失败”——罗什福尔的上司麦克莱恩上尉。⁶¹

很难说 ONI 和 ONC 哪个罪孽最大。毫无疑问，每个部队的许多高级军官都对隔壁的弟兄们持悲观态度（国家情报局在第七翼）。正如萨福德后来所说，“长期以来，海军情报部门一直是海军中不适应环境的人的垃圾场”。⁶²罗什福尔尊重国家情报局的许多官员，但也认同萨福德的基本观点。罗什福尔说，情报工作“只是一项不错的社会工作”。“你被邀请参加各个大使馆或公使馆的各种聚会，或者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你和好人交往，但你什么也不做。这就是情报。”⁶³

罗什福尔似乎支持麦克莱恩抵御 ONI 的努力。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他对分裂的看法将在未来几年发生显著变化。事实上，他对这两个职位优点的评估几乎会发生逆转。罗什福尔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萨福德受到任何批评，他会在沟通方面对许多高级官员提出错



误，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争论中倾向于国家情报局方面。但尚未。

罗什福尔从未总结过他在主力海军的岁月，但他可能会称其为“鱼龙混杂”。从好的方面来说，他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密码分析师，给他的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莱恩上尉宣称他“特别适合这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并接着评论说罗什福尔“非常自信，并有望成为该部门密码分析专家之一。”他发现罗什福尔“非常有资格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组织无线电情报部门，就目前而言，他的服务对政府来说比任何其他工作都更有价值”。麦克莱恩的健康报告日期为 1926 年 10 月 13 日，距离罗什福尔接管研究部门仅八个月。⁶⁴罗什福尔似乎正朝着密码分析领域发展。

除了赢得一些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的支持外，他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海军生涯产生了影响。他与劳伦斯·萨福德的关系对两人都有利，因为他们追求的道路最终将交织在一起。罗什福尔也给埃利斯·扎卡里亚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他自己并不知道，这将使这位年轻的中尉受益匪浅。



尽管罗什福尔可能受到海军上级的高度重视，但他对自己在华盛顿的两年并不满意。他在那里的全部经历使他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罗什福尔被麦克莱恩上尉称赞为“非常有资格”从事密码分析职业，但现在他放弃了该领域作为职业目标。他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

他不喜欢主要海军政治。他对之前描述的权力斗争感到震惊，认为这种不和削弱了密码分析的努力——他相信密码分析有可能成为战时的一个重要项目。此外，他的健康也受到了影响。“由于 1925 年至 27 年间的[密码分析工作]，我得了溃疡，”他说。⁶⁵直到后来，

罗什福尔才被诊断出患有中年时期困扰他的消化性溃疡，但他将这种疾病的根源追溯到他在研究台工作的岁月。⁶⁶

最后，他想在海军中崛起。他认为如果他继续从事密码分析工作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两年来，他一直在观察那些在密码破译中降落的军官的命运。罗什福尔评论道：“每次他去华盛顿，去这个特定的部门，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或做其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被认为有点像疯子。”罗什福尔不想被称为疯子。“我想加入舰队，”他说。“我认为自己是一名海军军官，我更愿意经历正常的轮船或岸上巡逻”，而不是发现自己进入了密码破译的影子世界。“所以我尽一切努力远离密码分析。”⁶⁷

1927年9月24日，在主力海军服役近两年后，他如愿以偿。他奉命向麦克多诺号驱逐舰报到，担任执行官和领航员。罗什福尔有四天时间抵达圣地亚哥；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他和费伊立即乘火车离开。罗什福尔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船上。

4

舰队牛虻、东京奇才

我开始意识到他们为什么派这个人去那里。

——阿瑟·H·麦科勒姆

罗什福尔在麦克唐纳号上重新发现了他对海上任务的热情。这艘船于 1920 年下水，按照海军标准，现在已经是中年船了——1930 年她将被当作废品出售。但在 1927 年，*麦克多诺*号成为美国舰队主要进攻力量——战列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驱逐舰以圣地亚哥为基地，主要沿西海岸作战，有时会加入战列舰队进行演习。该舰的最高航速超过三十三节，速度很快，与其他“四笛”驱逐舰（这些老式驱逐舰）一起为海战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过去称他们为‘海上轻骑兵’，”罗什福尔说。¹

*麦克唐纳*号执行官的职责。他很享受作为船长亚瑟·S·“奇普斯”·卡彭德（Arthur S. “Chips” Carpenter）指挥官的二把手所承担的更大责任。卡彭德性格严肃，目光锐利，令许多人敬畏。1917年，他指挥*范宁*号驱逐舰，因在欧洲战争中第一个在美国海军中击沉德国潜艇而闻名。这一行为为他赢得了杰出服务奖章，这是当时海军第二高的勋章。

罗什福尔回忆道，卡彭德是一位精明的指挥官，而且“最有能力”。“不幸的是，他的要求几乎达到了完美。仅此而已。他只要求完美。”他不明白。“就我而言，他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罗什福尔说，但这是“他的军官们无法满足的”。当他们达不到要求时，“他会对他的军官非常粗暴。很粗糙的。”²

罗什福尔比卡彭德幸免于难。他很享受驱逐舰的职责，而且他承认，他发现难以取悦的船长所实施的严格训练“很有价值”。卡彭德似乎对罗什福尔评价不错，一开始形容他“令人满意”，但后来又进一步描述了他。“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官，”卡彭德在 1928 年春天这样评价罗什福尔。³

如果罗什福尔现在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那至少部分是因为他在研究台上的两年。华盛顿为他做了两件事。他已经厚颜无耻地自信起来，现在对自己在海军军舰、安纳波利斯的精英中保持自己地位的能力充满了更大的信心。华盛顿为他的海军技能增添了另一个维度。作为一门奇怪且鲜为人知的艺术的大师，罗什福尔现在拥有一种可能在军舰上派上



用场并对船长有用的工具。

密码分析跟随罗什福尔出海。尽管他很想摆脱密码破译，但他却无法逃脱。他与密码学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他在海军总队的心情发生了转变，他现在对此表示欢迎。他使密码分析成为一个子专业。在他的新职位上，他仔细审查了美国舰队的通信实践，特别是它们影响了编码消息的处理。他不喜欢他所看到的。对敏感材料的草率处理让他在华盛顿感到不安，而现在他在海上与战列舰队一起航行的麦克多诺号上，这也让他感到不安。这次他开始告诉人们。

1927年11月25日，在加入新舰两个月后，罗什福尔向拉尔夫·O·迈尔斯中尉匆忙写下了一份“机密”备忘录。他是罗什福尔服役的第十二驱逐舰中队旗舰利奇菲尔德号上的无线电军官。“自从加入驱逐舰中队以来，”罗什福尔开始说道，“在我看来，我注意到了一些严重滥用代码的情况”。这导致船只通过无线电通过他认为已“泄露”的代码向总部报告射击性能的结果。

罗什福尔认为，因此，船只经常“阅读”其他船只的秘密信息。因此，每当麦克唐纳号或任何其他船只在练习期间开枪并通过无线电将结果（本应保密的信息）发回国内时，该船的表现立即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罗什福尔指出：“几乎船上的每个官兵都知道击中了多少次，以及稍后的得分。”

他将安全漏洞追溯到通信官员，他声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常规消息和重要消息之间的区别。他向迈尔斯建议“采取措施”来纠正这种情况，要么减少无线电的使用频率，要么更好地加密信息。⁴

这份备忘录是否对海军对代码的思考产生了任何改变尚不清楚，但罗什福尔还没有说完。在接下来的十六个月里，他继续观察战列舰队中的舰艇如何确保或有时未能确保其密码。他的观察能力得到了舰队定期演习的帮助，在演习期间，罗什福尔和其他具有一定密码学

背景的军官根据需要进行调动组建密码破译小组。通过这些会议，罗什福尔希望展示美国海军密码是多么容易被破解。

1929 年初，他发现自己处于这样做的正确位置。⁵罗什福尔被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号，与托马斯·G·戴尔中尉 (JG) 托马斯·G·戴尔 (Thomas G. Dyer) 联手，后者是他之前在研究台的学生之一，现在是战列舰的助理通讯官。在这次演习中，罗什福尔和戴尔将处理来自太平洋舰队几艘舰艇（假想的敌人）发出的代码。“罗什福尔和我非常成功，”戴尔回忆道。“我们解决了他们的每一个关键变化，并阅读了我们能够拦截的每条消息。”⁶



在观察了战列舰队近十八个月的通信后，罗什福尔判断其代码处理做法粗心且马虎。他在 1929 年 2 月 23 日致美国舰队总司令亨利·A·威利海军上将的一份备忘录中如此说道，并抄送哈罗德·R·斯塔克上校（战列舰队驱逐舰中队指挥官）；丈夫 E. Kimmel 上尉（第十二驱逐舰中队指挥官）；威廉·V·普拉特海军上将（战列舰队总司令）；奥利弗·L·“帕格”·唐斯中尉接替卡彭德担任麦克多诺号船长。⁷

未来的罗什福尔刚刚出现——一个敢于直言不讳、总是准确地告诉上级他的想法的人。如果他对向如此庄严的一群人发表讲话有任何疑问，这些疑虑在他的备忘录中并没有明显体现出来，备忘录的标题大胆地称为“改进建议——海军通讯”。罗什福尔的备忘录充满了近乎侮辱的讽刺，他询问发出信息的指挥官和编码信息的通信官员是否“照顾好代码和密码，而这在他们的培训中投入了数千美元”。“看来不是，”罗什福尔回答了自己的问题。⁸

根据他最近的观察，他发现指挥官在代码中发送了太多琐碎且无关紧要的信息——他认为这种做法会产生两个不幸的结果。它堵塞了通信渠道，并为窃听者提供了福音，窃听者有了更多的原材料，就可以更容易地看到加密消息中的模式。换句话说，发送的消息越多，消息就越透明。

无法抗拒嘲笑语气，罗什福尔建议“经验丰富的通讯官员”应该向处理通讯的官员写下指示并向他们进行讲座，以确保他们“正确地被灌输（a）如何写公文，（b）何时写公文”，（c）使用什么通信方式，最重要的是（d）如何加密消息。”⁹



目前还不清楚海军高层对罗什福尔的建议有何看法，或者他们是否阅读了他的备忘录。他的论文中从未出现过任何答复。但他的批评可能并没有完全被忽视。毕竟，他是一位信誉良好的军官，在密码分析方面有着出色的背景。他的资历赋予他的备忘录一定程度的可信度。

此外，考虑到该备忘录的收件人众多，可以合理地预期一些副本会在整个海军通讯系统中分发。即使威利上将本人没有阅读这份备忘录，这份文件也可能是由一名助手审阅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该助手也会将这份文件转发给美国舰队的一些通讯官员征求意见。约瑟夫·R·雷德曼 (Joseph R. Redman) 中校可能看到过这则消息，他是美国舰队旗舰 *德克萨斯号* 的无线电军官。这是猜测。不容猜测的是，罗什福尔和雷德曼的道路将再次交叉。

无论罗什福尔的备忘录产生何种连锁反应，其坦率都清楚地表明了一位不寻常军官的到来。罗什福尔仍然雄心勃勃。他仍然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来取得成功。他的上级继续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卡彭德的继任者帕格·唐斯很重视他。在罗什福尔向威利海军上将提交“建议”后不久，唐斯将他描述为“一位具有优秀个人和军事品格的军官——有资格晋升”。¹⁰但现在他的健康报告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特征。

1928 年秋天，唐斯曾对他进行过评估，从领导能力、判断力到机智和整洁，现在罗什福尔在机智方面得到了最低的评分。他仍然被评为“相当机智”，避免了“令人不满意”的类



别。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成绩，只是他成绩中最低的。¹¹

罗什福尔的这些特质的结合是否会增加他在美国舰队的财富，或者密谋破坏他们的命运，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事实证明，海军对乔·罗什福尔另有打算。

三年前，当他还在主海军的研究部门工作时，他给 BuNAV 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曾要求在日本的日语学校任职。BuNAV 的负责人、海军少将 RH Leigh 承认了这份备忘录，并告诉罗什福尔，“我们已经记录了您的请求，并已将其归档以供将来考虑。”¹²月过去了，没有再听到此事。1927 年 9 月，罗什福尔加入了四笛手。东京似乎很遥远。

1929 年 7 月 26 日，当罗什福尔得到他一直期待的消息时，日子越来越近了。自 20 年代初以来，海军每年派遣两名海军军官（每三年派遣一名海军军官）前往东京学习日语。罗什福尔发现他被选为 1929 年的两人之一。他被命令从麦克多诺号上脱离，并被告知前往旧金山，并于 9 月 6 日登上总统亚当斯号蒸汽船前往日本神户。¹³更棒的是，他被授权带上他的妻子费伊（Fay）和夫妇俩六岁的儿子小约瑟夫（Joseph Junior）。¹⁴

罗什福尔始终坚称，这个命令来得完全出乎意料。“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我收到海军部的一封信，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去日本学习语言，”罗什福尔后来说。“我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已经结婚了，而当时海军部不喜欢派任何已婚的人去那里。”¹⁵

罗什福尔为何声称感到惊讶，这令人费解。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求这一任命。¹⁶但他在一件事上是对的：海军试图避免将已婚军官派遣到海外。1910 年至 1941 年秋季，在东京参加日语课程的 55 名军官中，只有 3 人结婚了。

罗什福尔将自己的好运归功于他的主要海军朋友埃利斯·扎卡里亚斯（Ellis Zacharias），埃利斯·扎卡里亚斯目前在华盛顿国家情报局服役。ONI 负责日语项目。“扎克告诉我他应对此事负责，”罗什福尔说。¹⁷撒迦利亚对罗什福尔的能力印象深刻，很可能会推动这位年轻军官前进。显然，罗什福尔需要国家情报局内部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才能完成东京政变，而撒迦利亚很可能就是那个人。



1929 年对数百万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年，而不仅仅是乔·罗什福尔。那年秋天的大崩盘使该国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与战争相关的支出开始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该国才得以恢复。

这一年因另一件事而引人注目。尽管这次事故的严重性比这次事故要小，但它仍然具有历史意义。它源于白宫新人赫伯特·胡佛，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贵格会教徒，带来了一支新

的国家领导人团队。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亨利·L·史汀生，他被胡佛选为国务卿。史汀生是一位非常得体的绅士——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卡恩（David Kahn）所描述的那样，“穿着灰色西装，留着灰色小胡子，头发花白”。¹⁸

1929 年初，当史汀生得知国家正在资助密码局（即由赫伯特·O·亚德利 (Herbert O. Yardley) 领导的所谓黑室）时，他勃然大怒，称这项工作“非常不道德”。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愤怒，这句话似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纯真：“君子不读彼此的邮件。”¹⁹史汀生切断了亚德利的资助，结束了八年前违反日本外交准则并允许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发生谈判政变的计划。

亚德利和他的团队失业了，但一切并没有失去。美国陆军在短短几年内就收缴了亚德利密码局的残余部分，这一举措被证明是富有远见的。在没有大惊小怪或公开的情况下，该局的记录被移交给陆军信号情报局，由其王牌密码分析师威廉·弗里德曼领导。很快，弗里德曼和他的团队将领导对日本最秘密的通讯形式的攻击：其经过修订且更加严格的外交法规。

当亚德利的黑室被关闭时，海军的密码分析工作也遇到了麻烦。由于领导层薄弱，研究部门未能保持先前在萨福德和罗什福尔领导下所表现出的高水平活动。一个特别令人痛心的问题是，该部门在培训新密码分析员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30 年 ONC 的一份备忘录反映了海军通信的失望。备忘录指出：“研究部门成立六年后，海军中只有六名军官可以被认为有资格并有能力履行特殊的密码分析职责。”报告指出，16 名接受密码破译指导的军官已被淘汰。除了萨福德之外，成功的六人还包括伯恩·安德森中尉和乔·温格中尉，以及中尉WH·莱希、托马斯·哈金斯和托马斯·戴尔（现在大家都称为汤米）。其中，四人（温格、戴尔、莱希和哈金斯）接受的密码分析培训不超过六个月。

罗什福尔的名字不在名单上。通过加入 ONC 的主要竞争对手 ONI 运营的日语项目，他摆脱了 ONC 的保护伞。这显然使他失去了密码分析社区成员的资格。ONC 的备忘录只短暂地提到了罗什福尔，就好像他已经投向了敌人一样。备忘录称：“罗什福尔成为一名日语学生，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密码分析]职责。”²⁰但如果罗什福尔知道 ONC 备忘录，他可



能就不会在意。他现在正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

1929年9月6日，以旧金山为背景，费伊和小乔跟随在后，罗什福尔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在船上等待他的是他海军生涯中更令人惊喜的事情之一，即与当年被选去东京学习日语的二等官埃德温·T·雷顿中尉的相遇。两个人立刻就喜欢上了对方。“我们终生的友谊始于那个月，在亚当斯总统号轮船上，漫长的太平洋之旅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他、他迷人的妻子和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莱顿后来写道。²¹

罗什福尔与莱顿的会面将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他们的友谊会继续下去，但几年后就会发生变化，演变成类似联盟的关系。他们在太平洋战争关键海战前几周达成的协议将决定这场战役的结果。但那是十三年之后的事了。

尽管性格截然不同——罗什福尔安静、说话轻声细语，莱顿傲慢且有时咄咄逼人——但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很年轻，罗什福尔二十九岁（海军年三十一），雷顿小三岁。中尉罗什福尔的军衔高于初级中尉雷顿。他们身高约六英尺，身材瘦削，聪明，对自己非常自信，而且趾高气扬。

他们想学习日语。罗什福尔对日本的好奇心因他多年来在研究台上努力研究日本海军代码而激起，埃利斯·扎卡里亚斯鼓励他学习这种语言。1925年，雷顿对日本产生了兴趣，当时，作为一名少尉，被派往停泊在旧金山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他被选为护送在该城市航行的六名日本见习官的六名军官之一。他们教学课程的一部分。其中三个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另外三个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但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美国官员——没有一个海军军官，或者我们这边的任何人，会说一个日语单词！”莱顿回忆道。“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丢脸’。我为美国感到羞耻，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会说日语的人。”²²

亚当斯总统号上，罗什福尔和雷顿都有各自的怪癖和粗鲁，他们很欣赏彼此的无礼和不敬的能力，尤其是在针对他们认为被高估或塞满衬衫的上级时。雷顿好斗好斗，可能会令人生畏，甚至粗暴。他在安纳波利斯的同学（1924届）给他起了“野蛮人”的绰号，他讨厌这个绰号，也不鼓励提及。²³

雷顿虽然有时很霸道，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与下属的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当他在关岛担任太平洋舰队情报官时，他嘲笑一位向他询问有关横须贺的详细信息的海军上将，并说，当这位年长的军官发音错误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城市。²⁴雷顿没有对罗什福尔施展这样的绝技。他们认为彼此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们喜欢进行一定程度的智力上的争吵，当其中一个不知道某件事时，他们会互相开玩笑说他们是“白痴”。“这一切都很有趣，”一位认识他们俩的警官说。²⁵

如果说雷顿有他的缺点，那么罗什福尔也有。其中之一是他对安全的持续关注。有些事罗什福尔不会告诉他的新朋友。“我们在日本学习的三年里，罗什福尔从未提到过他参与了海军的秘密密码破译行动，”莱顿后来说。“我不知道他对日本密码和通信的经验，但他对这个国家明显的熟悉程度让我感到惊讶。”²⁶

罗什福尔一如往常地奔跑。尽管他可能与主力海军的文化格格不入，但他仍然遵守优秀



情报官员的核心道德：坚持“需要知道”的原则。

出发三周后，*亚当斯总统*抵达大阪湾北岸一座繁荣的港口城市神户。一天后，即 9 月 28 日，罗什福尔和雷顿向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到，并会见了海军武官詹姆斯·万斯·奥根上尉。奥根是一个脾气暴躁、说话直率的人，他的指示很简短：“你们只有两项职责需要履行，”他告诉他们。“一、学习并掌握日语；二、远离麻烦。如果你其中任何一个都失败了，我就会送你乘坐下一艘船回家。您不得参与任何间谍活动或其他间谍活动。不要认为自己是内森·黑尔（Nathan Hale）或类似的人。保持鼻子清洁。哦，是的，发薪日是每月一次。除此之外，我不想见到你。”²⁷

奥根承认自己不懂这种语言，于是将两人交给了一位懂这种语言的人，即助理海军武官、中尉阿瑟·H·麦科勒姆。麦科勒姆 1898 年出生于纳加斯基，父母是传教士，他身材矮胖、和蔼可亲，日语说得很好。他的童年时期曾断断续续地住在日本，后来就读于海军学院，然后于 1922 年返回日本，参加现在将罗什福尔和雷顿带到东京的同一课程。²⁸

麦科勒姆吓坏了罗什福尔。他向雷顿打招呼，但看到罗什福尔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他却不太高兴。麦科勒姆不明白如何有人能够学习这种最令人畏惧的语言，同时还能管理家庭并应对像东京这样令人困惑的城市。他认为罗什福尔家族应该立即返回美国。“我向海军部发出了一份急件，抗议派一名已婚海军军官去那里，因为生活条件最困难，”麦科勒姆后来说。²⁹

麦科勒姆很快就收到了华盛顿的回复。“我被告知，他们有特殊原因忽视妻子和孩子的正常负担，”他说。“这个家伙无论如何都会留下来，”华盛顿电报补充道。几个月后，麦科勒姆返回华盛顿后，他解释说：“我开始意识到他们为什么派这个人去那里。”海军情报部门发现罗什福尔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就是这样。

麦科勒姆和罗什福尔最终会成为朋友，但现在还不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麦科勒姆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罗什福尔夫妇和雷顿夫妇寻找合适的住房。他们游览了东京。在找到一家又一家超出其价格范围的酒店后，他们最终来到了一个叫做“Bunka Apartments”的地方。罗什福尔三人搬进了一间带厨房和用餐区的双床房，而雷顿则租了一间位于大厅的单人间。

雷顿成为罗什福尔家族的一员。他们一起庆祝生日，并联手逃离东京闷热的夏季。后来，罗什福尔在远离东京的山区度假胜地刈泽租了一套房子，配有厨师和女佣。此时，雷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和罗什福尔发现这个环境有利于他们的工作。“我们从清晨学习到深夜，”莱顿回忆道，“然后我们总是坐在一起讨论事情。”³⁰跟随罗什福尔学习日语也使莱顿处于学习罗什福尔的有利位置。

莱顿说，他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并不书呆子气，但他想知道为什么要做事情，是什么让事情发生”。“他用语言不断地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就像当老师向他解释说你必须从上下文中阅读一些内容时；然后他想知道当你不知道上下文时你如何识别它。教练看着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雷顿总结了他们的语言之旅：“在日本，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学习日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件事上。这也是我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学习。”³¹

当奥根说这两个人将独自生活时，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作为语言学生，他们没有外交身份，这意味着如果他们与日本政府发生冲突，就几乎得不到保护。他们遵循远离美国大使馆的命令，只是为了领取每月的薪水和每月收到的 50 美元的教育费用奖金而来到美国大使馆。

³²

罗什福尔和雷顿用多余的钱聘请了长沼直江（Naoe Naganuma），他是一位优秀的讲师，实际上是日本美国语言学校的校长。长沼每天在罗什福尔的公寓呆一小时，在雷顿的公寓呆一小时，采用他自己开发的独特教学系统，专为满足成年学生的个人需求而量身定制。

长沼没有像日本年轻人那样从日语小学课本开始上学，而是通过听力向学生介绍复杂的语言。“这相对轻松，因为日语是最容易以简单口语形式理解的语言之一，”雷顿后来说。

当他的学生能懂一点日语后，长沼带他们去电影院放映美国无声电影。他们在那里聆听翻译用日语口语解释这一动作。³³

一旦他们能够进行一些交谈——表达需求、表达感受和想法——他们就开始执行更困难的任务：阅读和写作。他们发现书面日语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叠加在独立发展的口语上的。每个字符实际上都是一个汉字，有两个或多个发音。罗什福尔和雷顿记住了数千个表意文字和数倍于其数量的发音。

罗什福尔在长沼的体制下蓬勃发展。每天在老师到来之前，“我会学习几个小时，记住所有的汉字，”罗什福尔说。“然后[一位]教练会来，然后我可能会去散步并与街上的人聊天。”罗什福尔说，通过这些会议，他最终学会了大约 3,500 个日语字符。事实上，他后来谈：“我不会说这太难了。”³⁴



罗什福尔和雷顿加入了东京的一个美国人小社区。大多数是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随员或政治官员，但也有一些是较早抵达的日语官员（JLO）。罗什福尔和雷顿将人数增加到九人，其中七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两名海军陆战队员。³⁵

罗什福尔在东京三年期间遇到的许多 JLO 和使馆人员都成为了终生的朋友。有些人，比如奥根，将在海军情报部门晋升，并在未来几年为罗什福尔提供宝贵的职业建议。其他人将在华盛顿情报官僚机构中占据有影响力的职位。1941 年，麦科勒姆担任国家情报局远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将是负责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通报日本军事意图的人员之一。

一位 JLO 中尉阿尔文·D·克莱默（Alwin D. Kramer）于 1931 年至 1934 年期间在东京，他将在 1941 年领导 OP-20-GZ（即 OP-20-G 的翻译台）。这一职位实际上使他成为了海军的首席翻译。珍珠港袭击前几周日本在华盛顿发出的外交信息。事实上，当日本最后的 14 部分信息于 12 月 6 日至 7 日晚上和早上到达时，克莱默正在主海军执勤。

另一位 JLO 中尉雷德菲尔德·“罗西”·梅森（Redfield “Rosey” Mason，1930-33 年在东京）于 1941 年在菲律宾担任日语语言学家后，将接替克莱默在 OP-20-GZ 的职务。1942 年中期，他和罗什福尔就一支庞大的日本海军舰队的目的地发生了争执，该舰队聚集在本土水域，准备分散并入侵某个地方。



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面临新的困难。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因一系列不祥事件而变得复杂，这些事件始于 1931 年 6 月出版的一本新书《美国黑室》，作者是美国密码破译员赫伯特·O·亚德利 (Herbert O. Yardley)，两年前，他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失业。史汀生州关闭了密码局。该书立即在日本成为畅销书，讲述了美国密码破译者如何在十年前的华盛顿海军会议期间破坏了日本的外交信息，使美国似乎能够“欺骗”日本接受海军劣势地位。³⁶

“那本书在日本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罗什福尔后来回忆道。³⁷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亚德利的传记作者戴维·卡恩 (David Kahn) 评论说，它“激怒了许多日本人，并导致日美关系恶化”。³⁸日本温和派政府因这些信息的披露而感到羞辱并进行了反击。日本官场变得比以往更加神秘。日本人没有改变他们的代码，但他们对代码进行了调整，以使其更不易受到攻击，并采取措施使他们的海军呼号更难被美国窃听者捕获。他们还加速了对美国法规的攻击。³⁹

尽管美国官员对亚德利的书深感困扰，但他们对作者或他那本有趣的书却无能为力。有趣的是，亚德利和他的出版商鲍布斯-美林公司在制作《黑室》时都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流



氓情报人员可以合法地出版揭露一切的回忆录，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

在日本的美国人经受住了亚德利风暴的考验，但他书中的披露并没有减轻该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日本两院制立法机构国会对西式政客的攻击增多，日本的民主政府正被推向崩溃边缘。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叛变将军在满洲捏造了日本奉天铁路线上的“事件”，这些仇外冲动达到了顶峰。将军们以此事件为借口，占领了中国最北端的省份满洲。

对满洲的占领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将摧毁日本脆弱的民主政府，并使该国陷入与国际社会的对抗。1932 年 1 月，日本不顾其他国家政府的抗议，派出海军部队占领上

海国际港口。那年五月，极端民族主义者暗杀了日本温和的、面向西方的首相犬养刚，因为他被视为对满洲接管的支持不够。日本因这些行为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于 1933 年 2 月退出国际联盟。

这些和其他事态发展加剧了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偏执和感情。罗什福尔从一位日本商人那里尝到了这种迅速蔓延的态度，他似乎为日本在感到陷入困境时可能采取的行动提供了理由和预演。“我记得在一次聚会上与一个人谈论我的年龄，他在三井公司工作，这是日本最大的两家公司之一，另一家是三菱公司。”此时日本人已经介入满洲，然后又南下上海，“罗什福尔说。“我问这个家伙，‘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因为你知道你无法击败中国人。’”

“没错，”这位高管回答道。“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我们的荣誉已经卷入其中，当荣誉卷入其中时，你应该忘记所有现实[原文如此]。这就是我们去上海的原因。现在白人和你们美国人，你们根本不明白这一点。。。当涉及到荣誉时，我们就不会关心其他任何事情。”

当时罗什福尔认为“这有点愚蠢”，发动一场明知无法获胜的战争。“一个简单的原因——荣誉。”⁴⁰年后，他仍会记得这次谈话，并希望自己当时能更加关注它。罗什福尔似乎觉



得他和其他美国人在日本问题上存在盲点，未能充分重视日本的荣誉文化概念。

罗什福尔的三年任期即将结束。1932 年 6 月 18 日，他收到命令，要求他离开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该命令于 10 月 4 日生效。他刚刚完成日语口语和书面期末考试，这是他抵达后参加的十二次考试之一。他的考官在口语的每个阶段都评价他“优秀”，从“任何主题的对话”到“解释简短的日语演讲”。他的写作几乎同样好。“罗什福尔中尉。。。接替奥根职务的大使馆新任海军武官 IC Johnson 上尉写道：“这表明他在三年时间里出色地掌握了日语知识。”“他能够轻松、流利地谈论任何话题。同样，他可以自由、精确地翻译技术、军事、政治和社会主题上最困难的文章。罗什福尔中尉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学生之一。”⁴¹

雷顿的学习成绩也很出色，和罗什福尔一样，他在东京的任务也即将结束。十月，他奉命前往中国北平，在美国公使馆担任助理海军武官四个月。随后，海军将他送回华盛顿，在国家情报局执行任务，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执行海上任务。莱顿很享受在日本的时光。罗什福尔也是如此。“那是一段非常非常愉快的插曲，”他后来说。⁴²他引用了盛大

的场面——天皇的菊花晚会、皇宫的新年晚会——以及在日本人中结交的朋友。还有一件事让罗什福尔夫妇的这段插曲特别愉快：1931 年 11 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珍妮特在东京出生。

柯立芝总统号客轮返回美国。但回到什么？罗什福尔刚刚在岸上工作了三年，现在已经逾期不能履行海上职责了。这对他来说很好。他想回到美国舰队。他特别想在战列舰上执勤。

但后来，他会选择留在海军情报部门吗？他曾在东京服役，在海军情报部门的保护下工作？或者他会寻求与海军通信部的重组，海军通信部通过对研究部门的持续管辖来保持对密码破译的控制？有些人认为他想重新加入密码分析世界。但如果海军认为将罗什福尔派往东京，实际上会让他成为一种双重威胁——一位熟练的日本语言学家，同时也能破译密码——那就会失望了。他还有其他想法。



1932 年秋天，罗什福尔并不着急。10 月 18 日抵达旧金山后，他并没有急于前往华盛顿，因为他奉命在国家情报局临时值勤。他害怕再次在主力海军服役。他清楚地记得五年前的内讧，但这还不是让他放慢脚步的全部。

罗什福尔有紧迫的家族事务。在东京定居六个月后，他收到消息说他的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没办法去参加葬礼；他只能等到日本之行结束后才能探望家人。他向 BuNAV 请了两个月的假，并得到了一个月。

乔多年来第一次去看望他的父亲，发现老罗什福尔现年八十一岁，过得非常好，住在西二十七街的一栋小平房里，距离他们的老房子三英里。几年前，艾伦和弗兰克搬出了更大的房子，当时他们的许多孩子都分散了。让乔松了口气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哈罗德和查尔斯呆在家里。他们现在与父亲合住平房并帮忙支付账单，这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罗什福尔的其他兄弟姐妹现在都找到了工作。汉密尔顿是最年长的，四十八岁，他“回到东方”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室摄影师生涯，先是在波士顿，后来又去了底特律。其他人留在洛杉矶地区，威廉继续做服务员，弗兰克·帕特里克试图开始销售生涯。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家庭的超级明星是玛格丽特。作为一位杰出的天主教修士弗朗西斯·玛丽修女，她最近被提升为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德瓜达卢佩圣母学校的校长。

由于忙于家庭事务，罗什福尔剩下的就是为费伊和孩子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她决定不跟随他向东，因为她意识到他很快就会出海。他们认为，三人行最佳去处是费伊的父母身边。费伊和九岁的小乔以及不满两岁的珍妮特搬进了洛杉矶南部一栋朴素的两层住宅。罗什福尔要赶火车。

11月18日，当罗什福尔向国家情报局的上司海恩·埃利斯上尉报告时，他在海军第七联队的主力部队中已经下定决心。虽然他仍然不确定自己在海军的最终目标，但他非常确定自己不想做什么：返回海军通信或恢复他在密码分析方面的旧职业。“我无意回到过去，”罗什福尔后来说。是的，他知道为什么海军要他学日语。“可能用于密码分析，”他承认。“但我并不打算要求这种职责。我不想强调这个问题，不。”⁴³



如果说罗什福尔对自己未来的道路还存有任何挥之不去的疑虑，那么他在主海军发现的情况就打消了这些疑虑。情报和通讯再次发生争执。对于情报来说，这场争端发生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日本占领满洲后，埃利斯命令他的十八名军官和三十八名平民开发新的战略信息，以修改海军对日战争的基本应急计划：橙色战争计划。⁴⁴

从海军情报的角度来看，海军通讯使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ONC 仍然负责研究台（现在的 OP-20-GY），只是简单地切断了所有密码分析结果流向 ONI 的渠道。在赤裸裸的官僚侵略行为中，ONC 否认了 ONI 对日本舰队的任何估计。ONI 声称 ONC 违背了先前达成的信息共享协议。⁴⁵ ONC 表示，这只是遵循海军作战部长威廉·韦齐·普拉特海军上将的命令。ONC 说得有道理。

1930 年，普拉特被任命为海军中尉，他继承了一支海军主力团队，其中包括担任海军情报总监的哈里·A·鲍德里奇上尉。普拉特对鲍德里奇很不尊重，因为他体弱多病，而且通常被视为一个软弱的领导者。普拉特相信自己不能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国家情报局，因此制定了一项奇怪的、后来被证明具有破坏性的短视政策：他命令国家情报局局长、指挥官 SC 胡珀扣留国家情报局的所有解密消息。普拉特“给整个办公室带来了禁忌”，劳伦斯·萨福德评论道。⁴⁶

事实证明，鲍德里奇的任期很短。1931 年 5 月，他去世了。但普拉特的禁言令仍然有效。由于无法获得 OP-20-GY 的解密信息，ONI 仍然无法接触到它所认为的了解日本帝国海军内部密室的重要窗口。海军情报现在的运作几乎是盲目的。

1932 年秋，当罗什福尔抵达海军主力部队时，普拉特已经完全失去意识。⁴⁷罗什福尔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当有事情困扰他时，他做了他经常做的事情：写一份备忘录。这封信是写给他在东京的上级军官奥根上尉的，他现在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埃利斯的副手。

罗什福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冒险，他使用的语言即使按照他的标准也很强烈，他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三页备忘录，其中他逐项列举了他认为的海军通讯的缺陷和失败。他引用了禁言令。“我被告知，负责密码部门 [OP-20-GY] 的官员已被命令不得提供此信息，”罗什福尔表示。他暗示 ONC 的高级官员是机会主义者，并宣称“目前最大的缺陷是密码部门已经并正在被有关官员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纠正他所认为的 ONC 的致命缺点，罗什福尔扔下了一个小重磅炸弹，如果它在主要海军中流传，将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严重后果。很简单，他“建议将密码部门从海军通信办公室撤掉，并置于海军情报办公室之下。”⁴⁸

奥根是否将罗什福尔的长篇大论传递给埃利斯上尉或国家情报局以外的任何人，都值得怀疑。他可能是为了保护罗什福尔而埋藏了这份备忘录。无论如何，他对 ONC 的突袭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罗什福尔的报纸上从未出现过奥根或其他任何人的回复。鉴于此时 ONI 的声誉受损，罗什福尔的想法会遭到普拉特中尉的坚决拒绝，至少可以说，会遭到 ONC 高级官员的嘲笑。

罗什福尔现在期待着他的下一个职责。奥根上尉可能对罗什福尔的备忘录做出了回应，也可能没有，但他确实给了他直言不讳的下属一些建议。“我问他下一步该去哪里，”罗什福尔回忆道。“他告诉我要登上战舰，而且越大越好。”

罗什福尔正是承担了这样的职责。⁴⁹海军行动迅速。1932 年 12 月 30 日，他从 ONI 的临时驻地撤离，并被奉命前往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在那里，他要搭乘一艘名为利里号的驱逐舰，这艘驱逐舰将带他沿着大西洋穿过巴拿马运河，然后沿着太平洋到达圣佩德罗。等待他的是马里兰号。罗什福尔得到了他的战舰。

海军上将的密友

信息和实用性的通用百科全书。。。也是他军衔中最杰出的军官之一。

——约瑟夫·梅森·里维斯

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绕行了三十天，举办了一场以美国舰队演习为主题的密码破译研讨会（舰队问题 XIV）后，终于在普吉特湾赶上了马里兰号。他很高兴他这么做了。马里兰号是为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军官定制的，它拥有新型水上飞机弹射器和第一艘安装在美国军舰上的 16 英寸火炮。作为舰队中最先进的战列舰之一，马里兰号在海军生活的主流中为罗什福尔提供了职责，正是他想去的地方。他的新工作：炮兵部门的炮塔军官。

枪炮代表了一个机会。几乎没有一位持有旗衔的军官没有在射击领域表现出过人的实力。罗什福尔期待着他的新职责。但自从 1924 年他在 *Cuyama* 号上与灾难擦肩而过之后，似乎一直笼罩在他职业生涯中的好运气又出现了。他的运气本来就很好，突然变得更好了。在从事射击方面的工作之前，他收到了一封信。它来自威廉·A·格拉斯福德上尉，他是一位负责舰队指挥的军官，1925-27 年间曾是罗什福尔在主海军的上级之一。

格拉斯福德在海军学院（1906 届）被同学们称为“胖子”，他是一位干劲十足、方下巴的军官，他将迷人的个性与完美主义倾向和扎实的海军战绩融为一体。他在欧洲战争中指挥一艘驱逐舰时获得了杰出服务奖章，然后返回华盛顿，协助海军通讯总监。在那里，他遇到了罗什福尔，当时罗什福尔是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格拉斯福德对这位年轻军官印象深刻，并一直跟踪他。

1933 年春，格拉斯福德正准备作为海军上将威廉·H·斯坦德利 (William H. Standley) 的作战军官执行一轮海上任务，后者最近被任命为美国战列舰队司令。“格拉斯福德队长让我担任他的助手，”罗什福尔后来评论道。“我接受了这个。”¹

1933 年 5 月 20 日，罗什福尔号向停泊在圣佩德罗港的战列舰队旗舰*加利福尼亚号*报告。这艘战列舰比*马里兰号*小，但在其他方面相似，罗什福尔很快就适应了。作为助理作战军官，他的任务是帮助斯坦德利和格拉斯福德保持战列舰队的前进：他安排舰队演习，准备锚地图表，安排射击操作等等。

如此充满行政细节的官邸不会吸引所有军官，但罗什福尔喜欢它。这让他从旗舰的舰桥上了解了舰队的作战情况，并体验了管理一支大型海军部队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事情。他在新的岗位上蒸蒸日上。斯坦德利喜欢他，形容罗什福尔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军官，有着异常敏锐的头脑”。²这是一个好兆头。

但事实证明斯坦德利的任期很短。在指挥战列舰队几个月后，他受命前往华盛顿接替备受争议的威廉·V·普拉特 (William V. Pratt)，担任海军陆战长。事实证明，他的离开是因祸得福。罗什福尔在斯坦德利的继任者约瑟夫·梅森·里夫斯海军上将手下的职责将是他职业生涯的亮点之一。里维斯以一种在海军中几乎闻所未闻的方式推动罗什福尔前进。罗什福尔的成就并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但他给了这位年轻军官比以前更多的运作空间。在里夫斯的领导下，罗什福尔成长为一名顶级海军军官。

但首先罗什福尔的新CO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里夫斯就任新司令后晋升为海军上将，他在各方面都要求很高。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个人主义者，按照自己的规则管理船只和舰队，有时还边做边编造规则。他鄙视推纸者和令人烦恼的海军惯例。海军士兵称他为“公牛”是有充分理由的。³

里夫斯又高又瘦，身材瘦小，军事气质无可挑剔，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位海军上将。他刻薄的态度和冰冷的目光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然而，他的外貌被剪得很短的鬓角和过时的山羊胡所柔和，给他一种古雅的气质，也使他成为船上一定程度的欢笑对象。他的绰号是“比利山羊”。有人称他为“留胡子的老人”。⁴

但里维斯并不是一个狂妄的怪人。他本质上是一位极其独立的军官，对海军应该做什么有自己的看法。八年前，53 岁的他在海军彭萨科拉飞行训练基地学会了飞行，赢得了翅膀并获得了海军航空观察员的资格。几年后，在*萨拉托加号*航母上，他成为第一位指挥航母师的美国海军军官，他为美国海军空中力量事业和航空母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按照华盛顿的定义，里夫斯的工作是使航空业成为美国舰队的更强大的组成部分。他对这项任务很满意。他保留了斯坦利手下的许多员工，包括格拉斯福德和罗什福尔。这

或许是个好消息，但为里夫斯工作无论如何都不容易。在公共场合，他安静、庄重、彬彬有礼，但在私下里，他却可能令人恐惧。“当他的皮屑上升时，他的眼睛会闪闪发光，他的话语会像鞭子一样噼啪作响！”托马斯·维尔登伯格（Thomas Wildenberg）在他丰富多彩



的里夫斯传记中观察到。⁵

罗什福尔向来给强硬的老板留下深刻印象。他不仅在*麦克多诺号*的完美主义船长奇普斯·卡彭德的考验下幸存下来，还在 1928 年赢得了他的赞扬。罗什福尔在冷酷的里夫斯的领导下表现得更好，里夫斯很早就给了这位年轻的中尉几乎可以给予的最高分数。一名官员的健康报告：3.9 分（满分 4.0 分）。1933 年 10 月，里夫斯这样评价罗什福尔：“他是一位具有卓越判断力的杰出军官。”里夫斯只在一个方面给他打了低分，而且只是轻微打分。这是出于机智，这并不是罗什福尔第一次被上级嘲笑他的缺点。⁶

但罗什福尔在对里维斯来说比机智更重要的领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33 年中期接管战斗部队后不久，里夫斯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执行先前安排在 7 月 7 日至 10 日进行的舰队问题。该问题涉及在圣佩德罗附近的太平洋水域定位和跟踪模拟战斗人员。此次演习旨在确定海上作战情报的有用性：编码、解密和评估信息。里夫斯拜访了他的常驻密码分析师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与蓝队一起领导解密小组，代表美国舰队。他的工作是研究参与船舶的呼号、对无线电通信进行分类以及解密代码和密码。整个舰队的其他军官也履行着类似的职责。结果令人失望。负责评估这次演习的舰队军官沃尔福德指挥官发现，舰队非常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和组织，无法指望它能够识别海上的潜在敌人。但沃尔福德特别赞扬了一位军官：乔·罗什福尔。⁷

沃尔福德指出，罗什福尔“提供了宝贵的服务，但没有足够的援助，因此受到严重阻碍。”他继续说道：“除了解密部门人手不足之外，罗什福尔中尉有时会解除情报官的职务，并试图同时履行两者的职责。”⁸里夫斯喜欢这个。罗什福尔是一位工作勤奋、身兼数职的官员，他显然是里夫斯那样的军官。

在美国舰队总司令戴维·F·塞勒斯海军上将与海军中尉斯坦德利之间发生争执后，塞勒斯丢掉了工作。斯坦德利心中已经有了一位继任者。1934 年初，BuNAV 取消了任命里夫斯

为下一任美国舰队司令（CinCUS）的命令，这个职位被不恰当地称为“CinCUS”。1934 年 6 月 15 日，里夫斯在纽约港的舰队旗舰宾夕法尼亚号上宣誓就职。他现在担任远洋海军的最高职务。

也许是因为颁奖典礼是在纽约的聚光灯下举行，或者是因为世界大事让人们更加具有防御意识，又或者只是因为人们喜欢他的山羊胡，里夫斯吸引了媒体的想象力，立即成为名人。他的肖像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随附的文章总结了他的职业生涯，并积极对待他的非正统方式。《时代》杂志称，里维斯肯定会在“海军上留下自己的印记”。⁹

海军人士想知道他将如何处置美国舰队。同样不为人知的是，他来自加州的员工会发生什么。事实证明，罗什福尔中尉没什么可担心的。正如维尔登伯格所说，他“对情报的敏锐性给里夫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里夫斯在将参谋人员调往新墨西哥号时，将这位年轻军官留在身边”，新墨西哥号是宾夕法尼亚号整修期间舰队的临时旗舰。¹⁰罗什福尔将保留他原来的助理运营官职位，但他将在更高级别履行职责。他不再为战斗部队工作；他现在在美国舰队服役。

里维斯并没有留住所有人。罗什福尔的顶头上司威廉·格拉斯福德奉命前往阿根廷，在阿根廷海军部任职。罗什福尔对他的离开感到遗憾，但很高兴发现几位老研究室和东京同事都巧合地在新墨西哥号上。其中包括汤米·戴尔（Tommy Dyer），他现在担任炮兵。预计很快就会有另一位密码分析员韦斯利·“哈姆”·赖特中尉（JG），他仍在华盛顿接受 OP-20-G 的训练。

罗什福尔也很高兴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埃迪·雷顿，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尉。和戴尔一样，雷顿也是塞勒斯上将最近担任 CinCUS 期间的留任。雷顿自从在东京上语言学校后就一直很忙碌，曾在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短暂担任翻译。然后他回到华盛顿，将时间分配给海军情报和海军通信，在那里他遇到了艾格尼丝·德里斯科尔并学习了一些密码学的基础知识。1933 年，雷顿重返海上，加入宾夕法尼亚号担任炮兵军官。里夫斯将充分利用他和罗什福尔的情报才能。

几个月来，这艘舰队旗舰似乎是密码破译者的温馨栖息地。但 1935 年 4 月，气氛发生了变化，里夫斯将他的旗帜转移到了现已翻修一新的宾夕法尼亚号，并任命了一位新军官来指挥这艘旗舰：拉塞尔·威尔森（Russell Willson）船长。1917 年，作为代码和信号科的首任主任，罗什福尔、戴尔和赖特都认识他。他们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密码学，称这个领域是专业的死胡同。他还倾向于贬低那些留在这项活动中的人。¹¹

罗什福尔和威尔森是不同的海军类型。如果说罗什福尔是直率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那么威尔森则恰恰相反——他的讲话温和、温文尔雅、谨慎。如果说罗什福尔棱角分明，那

么威尔森则是圆滑的，这一特质使他在安纳波利斯赢得了“大惊小怪”的绰号。“看看他的照片，”海军学院 1906 年年鉴中这样调侃道，“你会看到他描绘的是一个高贵的人物，他因爱大惊小怪而闻名。”¹²

到了 1935 年，他的举止依然端庄，而且总是衣着得体。威尔森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看上去仍然很孩子气，属于被一些人称为“表演马”的海军军官类别。一位陆军将军称他为海军中最帅的人。¹³威尔森和罗什福尔立即互相厌恶。罗什福尔认为船长很自负。他从不试图掩饰对他的低评价。¹⁴

令罗什福尔高兴的是，他被分配到里夫斯的手下，与威尔森隔绝。这样他就可以逃脱一定程度的无礼。或者至少他认为他可以。



里夫斯很快就确立了他作为 CinCUS 的权威。他不喜欢他的前任塞勒斯上将完成这项工作的方式。他发现美国舰队深陷繁文缛节和文书工作之中。他取消了塞勒斯的所有常规命令，并指示罗什福尔和他的其他幕僚重写舰队指令，正如里夫斯所说，“使舰队‘达到标准’”。他的意思是让舰队做好战争准备，以防突然袭击该国。他认为舰队对这种紧急情况准备不足，称其“组织过度、教育过度、理论化、管理过度和过于复杂”。¹⁵里夫斯设想了一支更加精简和灵活的舰队，受某些基本原则的约束，其中之一就是简单性，从而使舰队的行动在危机中易于执行和理解。

所有这些都需要整个舰队进行彻底的改变。许多塞勒斯时代的军官和船长突然发现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计划现在已经过时了。随着罗什福尔在海军上将团队中的地位逐渐明确，他最终参与了里夫斯的改革计划。

这位年轻军官对自己的描述各不相同：“一名普通勤杂工”和“一名多用途工和里夫斯海军上将的知己”。他也可能称自己为里夫斯的麻烦解决者。罗什福尔是那些肩负着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人之一，他必须向不情愿的舰队军官传递不受欢迎的消息，而这些军官几乎都比他级别高。罗什福尔描述里夫斯的行为时用“新扫帚清扫干净”，暗示他只是在做新任海军上将总是倾向于做的事情：改变事情。但是，罗什福尔多年后承认，并不是所有军官都喜欢被打扫干净，也不是所有负责打扫的年轻军官都喜欢。

里夫斯赋予罗什福尔的职责远远超出了他中尉军衔所固有的特权。这激怒了罗什福尔的一些上级。但罗什福尔钦佩里维斯的做事方式，尽管这有时会让他陷入尴尬的境地。“里夫斯上将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做了很多非正统的事情，”罗什福尔说。“他试图让舰队提高效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无疑踩到了一些人的脚趾，然后他们会合理地把他的行为归咎于里维斯海军上将包围的一些年轻人（例如乔·罗什福尔）自己与。”尽管罗什福尔可能不受一些军官的欢迎，但他发现自己的职责“非常棒，因为……”。。。。我在舰队的最高层服役，”他说。“这与指挥一艘驱逐舰或类似的东西相去甚远。哦，是的，这是一项非凡的职责，我很享受它。”¹⁶



罗什福尔开始了由势不可挡的里夫斯发起的许多冒险——他似乎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表达他对海军规则和任何带有官僚主义味道的东西的蔑视。当里夫斯看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他不会费心通过渠道。他只会制定一个计划来完成任务，并经常请罗什福尔来执行。

里夫斯的一项更奇怪的策略显示了他对罗什福尔的非凡信心。这一策略源于这位海军上将在圣佩德罗港获得一家水上飞机修理店供美国舰队使用的努力。舰队没有资金自行建造这样的设施，因此只能将需要维修的水上飞机装上驳船运往圣地亚哥。

里夫斯认为洛杉矶应该为舰队建造一个水上飞机坡道和机械车间。他联系了市政府官员，他们表示很乐意与舰队代表讨论此事。里夫斯打电话给罗什福尔，让他去与洛杉矶市的元老们谈判，看看能解决什么问题。里夫斯说：“我告诉他们我要派罗什福尔指挥官上去。”罗什福尔看了里夫斯一会儿，说道：“上将，我是一名中尉。”里维斯哼了一声，“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什么。穿上指挥官制服，继续往上走。你是指挥官。”罗什福尔去了。¹⁷

里夫斯找到了他的修理店。1935年7月，洛杉矶将圣佩德罗湾终端岛上的一块场地免费转让给海军，但条件是每年更新一次。这场政变是源于罗什福尔的谈判能力还是其他因素尚未确定，但罗什福尔大概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¹⁸

里夫斯并不仅仅将罗什福尔当作“勤杂工”来完成疯狂的工作。里夫斯称赞他是“信息和实用性的百科全书”和“同级中最杰出的军官之一”，现在将罗什福尔纳入麾下，并交给他一些任务，旨在完善他作为情报官员的教育。¹⁹其中一项任务要求他进行广泛的思考，即看到涉及日本战略大局。

该项目恰逢里夫斯对华盛顿最新版本的橙色战争计划的批评，该计划是由海军战争计划部门制定的。里夫斯质疑该部门的想法是否明智，即海军在危机中可以在西太平洋迅速建立先进基地，这些基地据称可以让海军在该地区迅速获得优势力量。里夫斯认为，由于日本对托管岛屿的控制及其空中力量的进步，在战时建立这样的基地并不容易。

托管岛屿（通常称为托管地）包括马歇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些群岛以前属于德意志帝国。这些岛屿位于中西太平洋，1919年巴黎和谈期间被“托管”给日本，作为日本参加对德战争的奖励。这些条款要求日本保持该地区的和平和非军事化，但美国海军怀疑这些条款是否得到遵守。

里夫斯建议海军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而不是计划在战争中迅速建立前沿基地。正如他所设想的那样，该基地将拥有受保护的通讯线、干船坞、机械车间、物资和其他设施，以保持舰艇处于战斗状态。²⁰

与此同时，罗什福尔还准备了一份自己的备忘录，“对橙色开放的行动方针”。从日本的角度考虑太平洋局势，他提出了他认为日本帝国海军可以采取的选择。罗什福尔列出了日本可能采取的五种进攻行动：（1）进军菲律宾，占领马尼拉；（二）沿阿留申群岛侦察、占领和推进；（3）袭击美国西海岸；（4）袭击巴拿马运河；（5）向任务区派遣轻型部队，将主力舰队留在本土。

罗什福尔的备忘录是他第一次有记录地涉足战略思维，在这位海军上将与华盛顿的较量中，如果有帮助的话，可能也只是有限的帮助。但这确实与里夫斯自己的想法相吻合。特别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得以了解罗什福尔对日本威胁的早期评估。他对前四个选项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怀疑日本对菲律宾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并暗示该国很可能被孤立，除非美国表现出首先以相当大的力量向菲律宾进军的迹象。日本海军舰队不会沿着阿留申群岛航行，因为它将受到来自阿拉斯加的空中“持续攻击”。舰队不会袭击美国西海岸，因为它“返回[家园]的机会很小”。巴拿马运河也是如此。²¹

罗什福尔将西太平洋的托管岛屿视为可能的行动战场。“应该记住，任何战争无疑都是由橙色在远东地区（可能是中国或菲律宾）的某些侵略行为引起的，”他推测道。“橙色策略只是防御策略之一。他们已经夺取、占领或征服了某些地区，如果我们反对或试图夺回这些地区，唯一的方法就是前往橙色家园。”他接着说，日本对这种进攻的可能反应是建立一个防御圈，“从[其]内海到菲律宾，沿着加罗林群岛或委任统治地到特鲁克岛，然后沿着小笠原群岛返回，并配备强大的侦察部队”。在千岛群岛，一直延伸到荷兰港，仅用于侦察工作。”²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确实建立了这样的边界。

这份备忘录虽然不是战略天才的作品，但却是一份精巧的作品，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日本军事野心的温和看法：当然是对中国及其远东邻国构成威胁，但对美国却具有防御意识。罗什福尔认为，如果美国不加强菲律宾的防御，菲律宾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当时或后来的许多海军战略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考虑到日本 1941 年对珍珠港和菲律宾的袭击，事后看来，他的分析似乎有些天真。但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些袭击主要是防御性的，旨在防止美国干涉其他地方的征服活动。尽管如此，如果罗什福尔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能力，那么我们应该记住，在 1934-35 年，这个国家似乎还没有不可逆转地致力于大规模侵略政策。如果说罗什福尔的想法有缺陷的话，那就是他认为在危机中日本会按照美国的定义采取理性行动。



里夫斯和罗什福尔的关系依然牢固。从里夫斯为这位年轻军官准备的健康报告来看，这位海军上将几乎喜欢他所做的一切。1934 年秋天，里夫斯给他的助理运营官打了 4.0 分，这是可以给予的最高评分。1934 年 10 月 18 日，里夫斯评价道：“罗什福尔中尉是一位最高级别的杰出军官。”“他在各方面都非常有资格晋升，并迫切建议选拔进入更高级别。”²³

里夫斯继续竭尽全力推动罗什福尔的事业发展。1935 年初，听说日本特工在圣佩德罗和圣地亚哥地区进行间谍活动，他派他去新的方向。²⁴早些时候，他对这个问题无能为力，但现在，作为 CinCUS，他不仅拥有新的权力，而且还拥有一个新工具，可以用来调查岸上间谍可能造成的任何危险：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他任命他为舰队情报官。除了目前担任助理运营官的职责外，罗什福尔还负责舰队安全的关键方面，这一职位使他能够调查传闻中的威胁。

现在，罗什福尔涉足海军情报领域的警察与强盗方面，这一方面的代表是国家情报局在 1920 年代初期完成的黑袋工作，以及内部安全、反间谍和监视等多种技术。他的新职责引发了棘手的法律和道德问题，涉及公民自由和其他他在坐在研究桌前打破密码时从未遇过的问题。他面临着新的风险。

但罗什福尔热切地履行了他的新职责。他迅速制定了一项计划，保护舰队免受颠覆活动的影响，像其他情报官员一样，将安全置于法律细节之上。许多人试图影响他的思想。随着罗什福尔的新职责的消息在海军中传开，他开始收到关于如何确保舰队安全的主动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无害的，有些显然是古怪的。

最滑稽的想法之一来自他的老朋友埃利斯·扎卡里亚斯(Ellis Zacharias)，他现在在华盛顿国家情报局岸上值班。他建议罗什福尔在海军舰艇上安置间谍，以报告任何不忠的迹象。罗什福尔漫不经心地向里夫斯提到了这个想法。海军上将勃然大怒：“你这样做，我就会把你送到很远的地方，让你的妻子无法联系到你。”²⁵

里夫斯不必担心。罗什福尔已经向他的老同事明确表示不。罗什福尔拥有丰富的常识，他拼凑出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对抗所谓的颠覆活动。第一个方面是对一个熟悉的想法进行了新的转变：在圣佩德罗任命一名海军卧底军官来追踪间谍。罗什福尔想要阿瑟·麦科勒姆，他来自东京的老朋友，现在在华盛顿国家情报局岸上值班。里夫斯同意罗什福尔的计划。

正如麦科勒姆后来回忆的那样，罗什福尔“向里夫斯建议，如果他能让我摆脱 [ONI]，我就能处理这件事。因此，里夫斯上将告诉当时的海军情报总监威廉·普莱斯顿，他想要麦科勒姆。所以麦科勒姆就去了。”²⁶里夫斯安排他迅速转移到圣佩德罗海军基地。从文件上看，他被列为位于圣地亚哥的第十一海军区的情报官员助理，但他自己的办公室位于圣佩德罗的海军水道测量办公室。该办公室充当了麦科勒姆的掩护：他实际上是在执行特殊任



务，担任里夫斯的联络人。

麦科勒姆为他的新职位带来了新的观点和值得欢迎的怀疑态度。“当时有很多混乱。。。关于南加州所谓的日本威胁，”他后来评论道。“人们对这些人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无论他们是否是美国公民，其中一些是有道理的，当然，大多数都是不信任的。”麦科勒姆很快发现里夫斯的担忧至少有一些根据。麦科勒姆与宾夕法尼亚号上的罗什福尔密切合作，找到了一名前海军自耕农，他正打扮成一名上士，前往圣佩德罗码头。穿着这套制服，他会登上任何方便的船只，然后前往炮兵办公室，在那里他知道要保存秘密材料。²⁷

他拿走了他需要的东西，并将其传递给了一名日本特工，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语言学生实际上是日本海军的一名中尉。间谍团伙被瓦解了。这名“学生”设法离开了该国，但这位前自耕农被捕并根据 1917 年《间谍法》被定罪。²⁸

罗什福尔似乎对这类事情有诀窍。但他对西海岸颠覆活动的第二部分并未取得成果。罗什福尔的计划要求建立一个舰队情报部门，利用无线电人员进行秘密窃听。根据该计划，

他们将监控罗什福尔认为可疑的岸上发送电台的流量，特别是在长滩地区运营的两个业余无线电台。此外，为了回应美国海岸警卫队提出的担忧，舰队无线电员将被授权监视日本裔人士（其中一些是美国公民）所拥有的加州渔船的交通情况。海岸警卫队官员告诉罗什福尔，他们担心这些船实际上是日本间谍船；想必新的舰队情报部门会发现这一点。²⁹

里夫斯和 ONI 都喜欢这个整体计划。就连 OP-20-G 的指挥霍华德·F·金曼中校也对此表示赞同。罗什福尔的团队首先关注岸上广播电台，准备了广播电台的文字记录并将其发送给金曼。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有趣的结果，也没有任何间谍活动的迹象。³⁰

那里还剩下渔船和它们神秘的通讯设备。为了进行调查，罗什福尔拜访了宾夕法尼亚号上他的情报小组的最新成员赖特中尉，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年轻军官，刚刚在华盛顿接受了密码分析训练。赖特现在专注于渔船。通过海岸警卫队的无线电通讯拦截，他花了整个周五晚上的时间来破解密码，最终在黎明时分解开了它。他的发现：渔民正在使用无线电通知其他人鱼的下落。

赖特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掌声。熬夜导致他错过了周六早上的检查，这激怒了宾夕法尼亚号的船长拉塞尔·威尔森(Russell Willson)，后者斥责他迟到。当赖特解释时，威尔森再次大骂他，这次是因为他“在这些东西上胡闹”，轻蔑地指的是密码破译。为了摆脱困境，赖特温柔地提醒威尔森，他也曾经从事过密码学工作，在欧洲战争期间担任密码和信号部门的指挥官。威尔森回答说：“是的，但我很明智地摆脱了它。”³¹

罗什福尔是否就赖特事件与威尔森对质一直不清楚。但当时恰好在场的麦科勒姆说，他和威尔森确实就某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罗什福尔认为他是个自以为是的人，”麦科勒姆后来说，“也许是这样，但他不遗余力地隐藏自己的观点，而这无济于事。”据罗什福尔在东京的老朋友说，他一直都是这样。“我多次非正式地向他提出抗议，”麦科勒姆说。“我会说，‘乔，你不能对这些人这样做，’他会说，‘好吧，愚蠢的某某带着这个进来了。他以为自己是谁？’”³²

拉塞尔·威尔森清楚地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船长，即将晋升为旗官。罗什福尔不在乎。如果一个军官，无论地位高低，没有达到他自己对军官应有的严格标准，他“并没有竭尽全力去掩饰他对那个人的蔑视，你可能会说，”麦科勒姆说：“这在海军、商界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一件好事。”麦科勒姆回忆道，“在整个过程中，罗什福尔踩到了很多后来成为相当重要人物的人的脚趾。”³³拉塞尔·威尔森就是其中之一，罗什福尔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

罗什福尔并不担心。他做了重要的工作并获得了海军界的认可。他得到了美国舰队总司令的信任和信心。这位指挥官，里维斯海军上将，毫不犹豫地对他大加赞扬。1935 年初，

罗什福尔收到了里夫斯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他“注定会晋升到高级职位并承担重大责任”。³⁴

如果罗什福尔想知道这个职位可能是什么，他会在 1935 年的最后几个月从一位老熟人、OP-20-G 新任主任、指挥官 JW 麦克拉伦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麦克拉伦向罗什福尔提供了一份工作。他希望他填补 OP-20-G 计划设立的新职位：负责第十四海军区下设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第一个解密单位的军官。到目前为止，夏威夷还没有这样的单位。就通信情报而言，海军在檀香山附近的一个沿海小镇上只有一个简陋的拦截站，少数无线电员在那里接收日本的通讯。现在，该车站正在搬迁到瓦胡岛北海岸的一个更大的车站。行动规模不大。那里的无线电员收集到的截获信息被运送或航空邮寄到华盛顿进行分析。该站没有密码分析员或负责人员。如果罗什福尔接受这份工作，那就是他。

正如麦克拉伦解释的那样，这项任务将涉及“先锋组织工作”。海军中只有一个类似的行动，一个小型解密单位在马尼拉附近的甲美地海军造船厂启动并运行，由第十六海军区管理。考虑到当时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提议似乎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麦克拉伦告诉罗什福尔：“我觉得，除了萨福德之外，你可能是最有资格履行岸上职责的军官，可以创建这个钢坯并在良好的基础开始它。”他承认罗什福尔仍然正式隶属于国家情报局，并认识到他可能还有其他目标。麦克拉伦指出，国家情报局必须同意释放罗什福尔，但这可以“安排”，他说。关键是罗什福尔自己的愿望。麦克拉伦在给他的老熟人的信中写道：“在这件事上走得太远之前，我想先听听你的消息。”³⁵

罗什福尔可能对 OP-20-G 及其母公司海军通信部门仍然对他感兴趣感到惊讶。撇开过去的分歧不谈，显然安全部门和海军通讯部门愿意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或者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其他有资格求助的人。无论他们选择罗什福尔的理由是什么，他们似乎都是在揭穿他的虚张声势。他是否想将密码破译活动仅限于舰队演习，涉及连他都认为是儿戏的海军密码？或者他想回归主流密码分析？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他的机会。他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罗什福尔等了四个多星期才回到麦克拉伦。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很多理由拒绝，但他不愿意将这些理由写在纸上。因此，他所提供的解释——他在目前的位置上太有价值了——可能会让麦克拉伦觉得站不住脚。“在海军上将离开之前，我自然不能指望离开这里，”罗什福尔解释道，并补充说里夫斯离开的日期尚不确定。“因此，在总司令无限期解职之前，我将无法从事任何工作。”罗什福尔补充说，他认为还有其他官员比他“更适合”在檀香山处理组织和密码分析职责，“我现在想到的是戴尔。”³⁶戴尔确实被选中了；1936 年，他从宾夕法尼亚号脱离，并奉命前往夏威夷启动该地区的第一个解密单位。



与罗什福尔告诉麦克拉伦的相反，里夫斯作为 CinCUS 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35 年 1 月 19 日，罗什福尔向麦克拉伦回信时，里夫斯已指挥美国舰队近十八个月。按照海军的长期惯例，舰队指挥官的任职时间很少超过两年，因此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里夫斯都会在 1936 年中期左右离开。

简而言之，罗什福尔作为里维斯“知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无论他是否去夏威夷，他很快就会在海军中思考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不仅仅是他迟到的岸上执勤，还有里维斯海军上将热情拥抱之外的职业生涯。罗什福尔开始重新考虑他与这位海军上将一起承担的“非凡”职责，但现在他只是希望他的住所至少能接近他与里夫斯一起工作时所享受的乐趣。

1936 年 6 月 24 日标志着美国舰队的换岗。里夫斯的四星旗从 *宾夕法尼亚号* 上被拉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继任者阿瑟·赫本海军上将的旗帜。里夫斯在海军总委员会（一个高级顾问小组）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于今年晚些时候退休。他和罗什福尔以朋友的身份分手。在他对罗什福尔的最终健康报告中，这位海军上将将他描述为“在军种杰出年轻军官中的佼佼者，有着光明的未来”。³⁷

宾夕法尼亚号 上的舰队情报官。与此同时，罗什福尔解除了麦科勒姆驻圣佩德罗舰队联络官的职务。“从技术上讲，我的直接上级是圣地亚哥的地区情报官员，”罗什福尔说。“他被告知不要打扰我，而我或多或少是独立的。我曾是。。。在岸上执勤，但我实际上是在为（美国舰队）总司令工作。”³⁸

报到后，罗什福尔意识到——让他既高兴又懊恼——他过去与里维斯的合作继续影响着他的职业生涯。他觉得自己被视为舰队指挥官的宠物，甚至受到尊重。“[圣地亚哥]有一份备忘录指出……。我要亲自向海军上将报告，”罗什福尔说。这位海军上将是第十一海军区司令辛克莱·甘农少将。“我这样做了，他开始非常彻底地询问我总司令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以及其他事情，”罗什福尔回忆道。“所以我能感觉到那里的感觉。这种性质的事例还有不少。。。我只是觉得我受到的待遇比我作为一名中尉应该受到的待遇要宽松一些。”

³⁹

但他当中尉的时间不会太长。访问圣地亚哥后不久，甘农给罗什福尔发了一封字条：“恭喜。”当了十多年的中尉军衔后，他又晋升为中尉。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来说，如此漫

长的等待并不罕见。紧张的预算减少了军官职位空缺，导致许多军官发现他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职”才能获得晋升资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什福尔会想，他是否从与里夫斯海军上将的密切关系中得到了他最初想象的那么多好处。他将他与上级之间的一些麻烦归咎于他为海军上将所做的特殊活动所引起的强烈不满。“我有时想，如果我没有被某些人宠坏或成为他们的门生，情况会更好，”他说。“有几次我会成为你所谓的……”。。。某个海军上将的金发男孩。”⁴⁰

但他与海军一些高级军官遇到的麻烦还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他在圣佩德罗有一份工作。罗什福尔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享受着与第十一海军区的安排所赋予他的自由。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可做。作为美国舰队的联络官，他与当地官员合作执行对海军或至少对CinCUS 有一定意义的职能。虽然是例行公事，但活动必须正确处理；罗什福尔就是这么做的。

两年后，他厌倦了圣佩德罗，焦急地等待着下一轮海上任务。1938 年春天，他收到了新命令。6 月 18 日，罗什福尔登上巡洋舰新奥尔良号，并向他的新任指挥官奥古斯丁·图坦·博勒加德船长汇报。博勒加德是一位端庄、彬彬有礼的绅士，是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将军皮埃尔·古斯塔夫·图坦·博勒加德的侄孙。罗什福尔喜欢他，也喜欢新奥尔良号，这是一艘四年前刚刚服役的高速重型巡洋舰。

作为航海员，罗什福尔认为他在军舰上的工作是仅次于最好的工作。“当然，当时我除了扫雷舰之外什么都不能指挥，所以航海家是我最好的工作，”罗什福尔后来详细解释道。“重型巡洋舰的领航员特别受欢迎，因为它们有点类似于驱逐舰——速度快、动力大，所以它们非常舒适。这很有趣。”新奥尔良适合罗什福尔这位具有非凡野心的军官。在这艘重型巡洋舰上，“你仍然在大舰队中，”他说，“与高级别的人一起旅行，而不是在渣滓或死水周围。我非常享受这一点。”⁴¹但他所设想的重型巡洋舰的完整服役期并没有实现。罗什福尔引起了另一位正在寻找有能力的情报官员的海军上将的注意。

6

珍珠港任务

有一种感觉——我们都知道战争即将来临。
这是一个做好准备的问题。

——乔·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在*新奥尔良号*上愉快的“高级”服务于 1939 年 9 月 29 日突然结束。那一天，即德国入侵波兰并引发另一场欧洲战争四个星期后，罗什福尔收到了来自 BuNAV 的新订单。他奉命第二天前往停泊在圣佩德罗湾附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报到，他将在船上为*阿道夫斯·安德鲁斯*中将的参谋人员服务。¹当他报告时，这位海军上将告诉他，他有六天的时间为这艘舰艇匆忙安排的驶往新基地：珍珠港的航行做准备。

尽管美国在欧洲肆虐的战争中保持正式中立，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他认为严格防御的措施。其中之一涉及美国海军和德国轴心国伙伴日本构成的威胁。自1938年初以来，英美代表一直在华盛顿悄悄会面。他们同意，如果欧洲爆发战争，美国将把其主力舰队从圣地亚哥迁至夏威夷——他们认为这一变化将对日本的侵略产生抑制作用。²

随着那场战争成为现实，美国海军采取了措施来满足 1938 年协议的条款。1939 年 9 月 22 日，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上将向美国舰队总司令克劳德·布洛赫上将下达命令，该命令很快转达给美国侦察部队指挥官安德鲁斯中将，在他的旗舰上，*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将把他的部队——包括 12 艘重型巡洋舰、两个驱逐舰中队和一艘航空母舰——调往珍珠港，最迟于 10 月 5 日出发。³

如果不先加强他的员工队伍，安德鲁斯就无法开展工作。他需要一名军官来协助行动和情报工作，他想到了罗什福尔。安德鲁斯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1933 年，当时他担任里夫斯

海军上将的参谋长，当时在 *加州号* 上指挥战列舰队。他对罗什福尔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六年后的现在，他安排这位年轻军官被分配到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⁴

10 月 5 日，这支部队驶向夏威夷，罗什福尔戴着三年前的两顶帽子：助理作战官和情报官，只不过现在他为安德鲁斯而不是里夫斯履行这些职责。他对这种重复的表现持保留态度，担心自己被定型了，并且可能注定永远成为某个海军上将的“私人马屁精”，这是他相当不高兴地给自己贴上的标签。⁵但是，正如罗什福尔已经知道的那样，员工的工作是有报酬的。

他到场边看到了最高层侦察部队的行动。他可以看到，如果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将面临的问题。它们涉及准备就绪的基本问题。1939 年 10 月中旬抵达珍珠港后，罗什福尔和他的同事发现该基地的装备很差，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部队。已经驻扎在那里的海军人员似乎正在度假。罗什福尔和他的同事们无法忍受这种慵懒的工作节奏。

“我们惊恐地发现珍珠港和海军造船厂几乎会在周三下午和周五下午关门，”他回忆道。“周六根本没有任何活动。嗯，我们立即催促这些人加快速度。”⁶

闯入夏威夷战场后，侦察部队也遇到了麻烦。相当多的军官甚至许多士兵对这种仓促的调动方式感到不满，这种方式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将他们与家人分开。好几个月过去了，海军人员才被允许重新安置家人。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适应住房不足、物价过高的环境，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夏威夷，运动和娱乐设施也不足。⁷

“一些高级军官之间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船员之间肯定没有，”罗什福尔后来说。一如既往，他为船员们提供掩护。事实上，士兵们也感受到了侦察部队队伍中弥漫的不安情绪。⁸然而，官兵们及时回过神来并接受了场景的变化。在罗什福尔看来，他们最终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有一种感觉——我们都知道战争即将来临。这是一个为此做好准备的问题。”⁹

罗什福尔开始承担新的职责。他和安德鲁斯相处得很好。乍一看，他们似乎是一对不太可能的组合。安德鲁斯表现出了罗什福尔认为上级讨厌的许多特征。和拉塞尔·威尔森一样，他也是一位爱炫耀的人。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和罗伯特·艾伦曾嘲笑安德鲁斯是一位英俊、外表戏剧化的军官，“因其剪裁精美的服装而在华盛顿闻名”。¹⁰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后来称他为“可怕的老大惊小怪的人”。¹¹

但罗什福尔尊重安德鲁斯的专业精神。安德鲁斯对罗什福尔非常着迷，以至于他接纳他加入他的战争规划团队，并让他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那里，他与安德鲁斯核心圈子的其他成员一起微调了华盛顿橙色战争计划的当前版本，该计划于 1939 年被称为彩虹

一号。1939 年 8 月，即德国入侵波兰前两周，罗斯福批准了该计划，该计划假设英国和法国要么被吓倒，要么被击败，要求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采取防御姿态。¹²

在彩虹一号的领导下，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将受到海军中队和陆军增援部队的保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征服不会受到挑战，至少一开始不会。后来，当所有重要地区都安全后，“美国的控制权将尽快扩展到西太平洋”。¹³

安德鲁斯和他的团队对彩虹一号感到满意。每个方面都进行了讨论。作为日本问题顾问，罗什福尔不可能做出任何贡献。但安德鲁斯规划者的观点与罗什福尔 1934 年为里夫斯海军上将准备的日本战略选择分析是一致的。所有人都同意日本不会攻击菲律宾、珍珠港或关岛，因为它不想与美国发生战争，因为它清楚地知道自己会失败。正如罗什福尔六年前所做的那样，该组织认为日本会按照美国对这一术语的定义采取理性行动。¹⁴



除了参与安德鲁斯的战争计划外，罗什福尔还享受着新的参谋工作带来的另一项额外津贴：与家人团聚。1940 年初，他设法让除了乔·朱尼尔（乔在长滩预科学校就读，准备第二年进入西点军校）之外的所有人都搬到了夏威夷：费伊；女儿珍妮特，现年八岁；和费伊的母亲科拉·艾里。1936 年，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加入了这个家庭，很快就成为这个家庭中永久且受欢迎的一员。科拉为家庭事务带来了欢乐的友情精神。“她是一位老式的祖母，”珍妮特回忆道。“她做了饼干，做了我所有的衣服，几乎把我养大了，”因为乔和费伊经常缺席。¹⁵

罗什福尔立即将全家搬进了他在夏威夷大学附近的檀香山马诺阿谷租用的一栋宽敞的平房。他还买了一辆旧别克车，当他不拼车时，就用它来行驶 10 英里到珍珠城。因为他与安德鲁斯的职责并不要求他经常在海，所以多年来他第一次创造了类似于普通家庭生活的东西。大家都安顿下来了。

“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珍妮特多年后说道。她描述了一位父亲过着看似典型的生活，每天早上九点出门，晚上五点左右回来，一家人充满善意的玩笑和玩笑。诚然，乔的幽默有时也有其优势。“他非常讽刺——时不时地就会说出这些讽刺的话，”珍妮特回忆道。但撇开讽刺不谈，她和其他人都不记得罗什福尔一家之间有任何真正的摩擦。费伊早已习惯了乔的刻薄幽默感并接受了它。“我的母亲和父亲非常亲密，”他们的女儿回忆道，随着

时间的推移，她已经习惯了父亲令她恼火的一个特质——他的完美主义。在学校里，他是



一个真正的监工。“我父亲对成绩可能很严厉，”她回忆道。¹⁶

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海军不断扩张，建造了更多舰艇，并增加了军官和士兵的数量。随着成长而来的是更高级别的机会。通常，一名军官必须“入职”至少等待四年才能获得晋升资格。到 1939 年秋天，罗什福尔担任中尉还不到三年，但海军需要更多级别更高的军官。安德鲁斯支持他升职，1939 年 11 月 9 日，罗什福尔被认定身体合格。

1939 年 11 月 14 日，海军少将切斯特·W·尼米兹 (Chester W. Nimitz) 作为 BuNAV 负责人管理人事事务，成立了一个选拔委员会，推荐军官晋升为指挥官。他命令委员会于 1939 年 12 月 6 日召开会议，比任何董事会通常会提请罗什福尔升职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¹⁷指挥官的位置有很多。在 1939 年 11 月 25 日给军法署署长的备忘录中，BuNAV 局长尼米兹指出，“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结束之前，指挥官职等将有 132 个空缺，超过该职等目前晋升名单中的军官人数。”¹⁸

该委员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全部由海军部长挑选，所有成员都宣誓“不带偏见或偏袒”地评估每位候选人。¹⁹按照海军长期以来的惯例，选拔委员会会闭门举行会议，在通常为期一周的关于军官寻求晋升的讨价还价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坦率答辩的磨难中，永远不可能发现成员们说了些什么。董事会成员宣誓保守秘密，并且为了鼓励坦诚，没有保留任何记录。

罗什福尔相信，正是 1939 年的董事会考虑了他的晋升。它的所有成员都是海军少将，其中大多数罗什福尔都不认识。他确实认识 Leigh Noyes，他们是在 1926 年认识的，当时 Rochefort 领导研究部门，而 Noyes 在海军情报部门任职。这两个人似乎从一开始就互不喜欢对方。罗什福尔还认识第二位董事会成员拉塞尔·威尔森 (Russell Willson)，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宿敌，最近晋升为旗手。第三位成员罗什福尔还不知道，但很快就会见面，即 1941 年初。他就是小威尔逊·布朗 (Wilson Brown Jr.)。

根据海军规定，一名寻求晋升的军官需要九名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六名来支持他的事业。海军记录没有显示罗什福尔获得了多少票，但他没有获得六票。用海军术语来说，董事会判定他“不适合”晋升更高级别。它只选择了“适合”晋升的他，并建议保留他。²⁰术语上的差异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军官的职业生涯的影响却是重大的。

被选为最合适的军官“保证了他们的海军生涯无限期地延续”。²¹那些被判定仅仅适合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也建议保留。当然，这些军官可以继续服役，但职业生涯不再有保障。这样的官员最希望的是未来的董事会会发现他最适合晋升。但即使发生这种情况，他也没有资格在一次升级之后进一步晋升。²²就罗什福尔而言，他可以晋升为指挥官，但不能晋升为上尉。

董事会的行动令包括罗什福尔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惊讶。根据 BuNAV 的历史平均值（显示 60% 寻求晋升的中尉指挥官这样做了），罗什福尔的机会似乎很大。²³他还得到了一长串 CO 的强烈支持，以及要求董事会成员“研究”并“仔细、彻底”考虑的建议。除了现已退休的里夫斯之外，罗什福尔的名单也令人印象深刻：一名上尉（AT Beauregard）、一名海军少将（辛克莱·甘农）和一名海军中将（阿道夫斯·安德鲁斯）。里夫斯并不是罗什福尔唯一的冠军。

安德鲁斯为罗什福尔全力以赴。“我认为罗什福尔是我所认识的同级别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这位海军上将告诉董事会。“[他]完全有资格承担指挥官的所有职责，我强烈建议他选拔到该级别。”²⁴考虑到如此大的影响力，罗什福尔的候选资格怎么会失败呢？他的朋友阿瑟·麦科勒姆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一点：罗什福尔树敌太多。作为一名为美国舰队总司令服务的骄傲的年轻中尉，他踩到了太多的脚趾。²⁵他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过于尖锐了。

当然，诺伊斯和威尔森的对抗可能在选拔委员会的投票中发挥了作用，这可能是布朗和其他人反对的原因。另一个对罗什福尔不利的主要因素是：他是一匹野马。“选拔过程由海军学院毕业生控制，”海军少将麦克·肖尔斯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他们在战前对晋升的权力比战后大得多。这将使罗什福尔处于极大的劣势。”²⁶1942 年，肖尔斯担任预备役少尉，在那一年的关键几个月里，他在罗什福尔手下担任情报分析员。

无论反对者是谁，也无论他们投票的理由是什么，他们都在 1940 年 10 月 1 日至 1941 年 2 月 1 日之间的某个时间阻止了罗什福尔的晋升——阿道夫斯·安德鲁斯 1941 年 2 月 13 日对罗什福尔的健康报告涵盖了这三个月的时间。安德鲁斯很愤怒。“我很遗憾[罗什福尔]没有被选为最佳合适人选，而是被最后一个委员会判定为合适人选，”他咆哮道。“我相信他有能力胜任任何与指挥官级别相符的职责。”²⁷

董事会的行动让罗什福尔感到震惊。这是他在海军中第一次真正的挫折，这让他措手不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会在海军的阶梯上不断晋升。鉴于众多上级对他的高度赞扬（斯坦德利说：“一位优秀的军官”；里夫斯宣称：“杰出的——一位前途光明的军官”），罗什福尔此时对自己有了“非常好的评价”，他后来告诉朋友。²⁸现在，他真的摔倒了；他那不可思议的运气似乎已经耗尽了。

情况几乎变得更糟。1941 年初，当他得知威尔逊·布朗将接替安德鲁斯担任侦察部队指挥官时，他几乎要辞去海军职务。“当安德鲁斯被布朗取代时，他正在考虑退休，”采访者珀西·格里夫斯后来写道。“罗什福尔认为[他]无能。”即使布朗要求他留下，罗什福尔也拒绝了，正如格里夫斯所说，他相信“布朗曾在选拔委员会中拒绝过他。”²⁹

但罗什福尔改变了主意。几乎可以肯定，他受到了 BuNAV 迅速决定重新检查他的影响，这一步骤可能是在曾经持怀疑态度的威尔逊·布朗的要求下采取的。“我不反对对我的记录进行检查，”失望的罗什福尔在 1941 年 4 月 23 日的健康报告中写道。布朗在另一个董事会重新考虑罗什福尔的命运之前提交了这份报告。布朗写道：“这份报告是在他重新审查晋升指挥官时提交的，强烈推荐他晋升这一军衔。”布朗并没有就此止步。“进一步建议，当这名军官即将晋升到下一个更高级别（上尉）时，他会被选为‘最合适’。”³⁰简而言之，布朗要求选拔委员会和 BuNAV 无视海军的规定，该规定阻止一名军官一旦“适合但保留”被选拔，就不能晋升超过一个级别。

董事会做了布朗希望它做的事情，从而很可能挽救了罗什福尔的职业生涯。经过重新审查几个月后，罗什福尔于 1941 年 10 月 13 日收到了他已晋升为指挥官的消息，这一消息追溯至 4 月 1 日。布朗显然改变了主意。他从一个“反对”选民变成了罗什福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加入了罗什福尔赢得的由旗级军官组成的漫长游行队伍。为什么这位军官对上级来说如此引人注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见到他之前从未听说过他——可能令人费解。他既没有学院网络对他赞不绝口，也没有耀眼的个性。他不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罗什福尔通常被认为是“令人愉快的”和“温和的举止”，安静的一面。

罗什福尔对上级施展魔法的线索之一是他对海军的严肃态度。他被驱使着。当他与拉塞尔·威尔森发生麻烦时，并不是因为他是某种叛逆者或特立独行者。正如麦科勒姆所说，这是因为威尔森没有达到他对海军军官应有的严格标准。³¹

让罗什福尔充满活力的可能是对没有去安纳波利斯的过度补偿。也许他认为，如果他想在海军取得成功，他就必须比学院毕业生更优秀。结果是，他常常比学院最尊贵的校友更加严格——实际上，更像海军。正如里夫斯所说，罗什福尔不仅做了作业，还把自己变成



了“信息百科全书”。³²他以突出的能力赢得了上级的支持。

甚至在罗什福尔遇到选拔委员会之前，海军轮换机器的轮子就已经开始转动，将他安置在一个新的岗位上。他已经在海上执勤近三年了——十五个月在*新奥尔良号*上，十九个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他迟到了岸上值班。但这是什么职责呢？罗什福尔对于他的下一站有着明确的想法。在 1941 年初填写的两份健康报告中，他具体说明了他对下一个岸上任务的偏好：圣地亚哥第十一海军区。³³

但在 1941 年，个别军官的偏好服从于时代的压倒性要求。海军正在进入更高水平的战备状态。美国舰队的部署是变化的晴雨表之一。舰队主力完成了 1939 年秋天开始的侦察部队调动，并于 1940 年春天抵达珍珠港，并奉命留在那里“直至另行通知”。该命令激怒了当时的 CinCUS 海军上将乔·理查森 (JO Richardson)。当理查森向海军中尉斯塔克询问此举的解释时，他被告知舰队驻扎在珍珠港是为了对日本进行“威慑”。³⁴

还有其他一些变化正在酝酿之中。1940 年底，这个想法通过海军渠道渗透到珍珠港的解密单位（隶属于第十四海军区的岸基行动），需要得到支持。许多高级官员为集结进行游说。舰队司令理查森想要它。海军少将克劳德·布洛赫 (Claude Bloch) 也是如此，他于 1940 年 1 月从 CinCUS 轮流担任第十四海军区司令。³⁵

另一位倡导者是指挥官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他是罗什福尔在研究部门的导师，现在负责 OP-20-G。该局于 1936 年成立了夏威夷解密部门，当时麦克拉伦司令（萨福德的前任）指示汤米·戴尔前往珍珠港。戴尔的命令是向时任该地区司令的海军少将哈里·E·亚内尔汇报，在珍珠地区总部设立办事处，与海军拦截站的无线电人员进行协调，然后，尽他所能单独工作，解决某些日本海军问题为 OP-20-G 服务的海军代码。³⁶

现在，四年多后，OP-20-G 仍然指挥着珍珠港解密部队，该部队在海军圈内被称为 COM 14 部队，因为它隶属于第十四海军区。戴尔作为一名密码分析员留在了那里，但也有小小一群专家加入了他的行列：交通分析员、语言官员，以及一名混血军官、中尉托马斯·B·伯特利 (Thomas B. Birtley Jr.)，他在 1920 年代曾是一名 OP -20-G 密码分析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东京的语言学生。伯特利比戴尔资深，于 1939 年接任负责人。1941 年中期，伯特利重返海上，海军需要一位继任者。有人想到了罗什福尔。

萨福德开始与罗什福尔就 COM 14 军令事宜进行通信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但可能是在 1941 年初，大约在罗什福尔将接受重新审查以晋升为指挥官的时间。³⁷罗什福尔可能不确定自己的职业生涯将走向何方，但他仍然清楚自己不想去往的地方。自 1935 年以来，他的态度就没有改变，当时 OP-20-G 的麦克拉伦首次提出了他在珍珠港创建解密单元的想法。罗什福尔仍然对这份工作心存疑虑。

不仅如此，罗什福尔在过去的十三年里还避免了任何会让他回到海军通讯领域或要求他进行认真的密码分析的工作。确实，他在舰队演习期间进行了密码破译，并且时不时就舰队密码的安全问题向华盛顿大惊小怪。但他这样做只是作为副业，而不是职业选择。事实上，自 1933 年返回海上以来，他有机会在十份健康报告中列出他对下一次岸上职责的偏好：他一次都没有提到密码分析。即使在 1941 年初的几个月，他仍然想着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安静的住所。³⁸

海军无意将罗什福尔送往圣地亚哥。他拥有不容忽视的资产。海军中没有其他军官具备他的综合技能。雷顿懂日语，并且掌握了一些密码破译的基础知识，但他不是密码分析师。伯特利还懂日语，并且如前所述，他曾在 OP-20-G 学习过密码分析，但他在这两个系中的水平都不及罗什福尔。罗什福尔带来了更多的东西。除了语言和密码分析技能之外，他还拥有舰队情报、操作和通信方面的背景。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军官。

但罗什福尔能被说服接受 COM 14 的职位吗？萨福德开始了一场销售活动。罗什福尔的转变并不容易。在持续数周的信件中，OP-20-G 负责人逐一阐述了他的担忧。两位军官在人员、装备以及罗什福尔作为该部队负责人的自主权方面仍有待确定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你可以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罗什福尔引用萨福德告诉他的话。罗什福尔想要的东西很大，而且他很固执，也犹豫不决。萨福德做出了妥协，其中一些对罗什福尔来说听起来不错。他后来指出，海军“决定建立[这支部队]，如有必要，以牺牲华盛顿的基地为代价，并将他们当时在华盛顿进行的许多活动转移到[珍珠港]。”

从他们的讨价还价中，类似交易的事情开始出现。罗什福尔得到了他的“人员选择”，他规定：“现在，如果你想继续在华盛顿为自己建立另一支队伍，这很好，而且很花花公子。但我会接受这份工作，只要我能留住戴尔”——现在已经是他在珍珠学院的第五年了——“而且我可以首先向任何我需要的人开枪，并且我可以找到所有的语言官员。”萨福德同意了。³⁹

罗什福尔还想要一件事：前所未有的自治权。他也明白了。协议规定 COM 14 不再将 OP-20-G 视为其主要客户。当然，后者在海军层级中仍然是 COM 14 的上级，继续发挥作战控制作用。这包括指导 COM 14 的解密议程、指定应处理哪些 IJN 海军密码、提供人员和机械以及共享在华盛顿完成的相关密码学研究。OP-20-G 仍然是主要的呼叫者。

但它现在是次要客户。它仍然会收到 COM 14 报告，但不是首先收到。萨福德-罗什福尔的交易正式确定了罗什福尔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可以将美国舰队总司令视为他的主要客户。从现在起，罗什福尔将直接向 CinCUS（现为海军上将 Husband E. Kimmel）报告 COM 14 的情报估计（主要基于对日本舰队无线电流量的分析）。1941 年 2 月 1 日，他解

除了理查森海军上将的职务，后者显然对美国舰队迁往珍珠港的抗议过于强烈，导致罗斯福于 1941 年初解雇了他。

事实上，萨福德并没有像看上去那样放弃太多。COM 14 的一些关于日本海军舰艇活动的报告虽然范围有限，但已经通过布洛赫的办公室发送到舰队总部。⁴⁰此外，考虑到罗什福尔的背景、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紧急感以及 COM 14 靠近金梅尔，罗什福尔和萨福德都认为华盛顿给予珍珠号更大的独立性是有意义的。⁴¹

萨福德满足罗什福尔要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希望尽可能使 COM 14 的负责官员免受情报和通信关系中持续存在的激烈内讧的影响。罗什福尔“有特殊命令……”。直接向金梅尔海军上将汇报，“罗什福尔的朋友莱顿后来写道。这是“他的老同事萨福德指挥官的一次尝试，目的是让舰队能够独立获取无线电情报，而不受海军部的争斗”。⁴²

即使在他和萨福德达成协议后，罗什福尔仍然没有工作。在他填补 COM 14 空位之前，必须有人命令他这样做。那会是谁呢？罗什福尔的任命涉及如此多的军官，以至于这个问题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这不是萨福德。他当然希望罗什福尔担任这一职务，但他缺乏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力。

自 1936 年派出戴尔中尉以来，海军有关 COM 14 的指挥系统发生了变化，戴尔中尉只带来了一封来自 OP-20-G 的求职信。他确实为华盛顿工作过。五年后，解密单元成为 COM 14 的一个组成部分。OP-20-G 对该单元实施操作控制，但布洛赫少将拥有行政控制权。戴尔和所有 COM 14 人员都分配给了他，因此他会参与选拔过程。

正如 ONI 的高级官员所言。罗什福尔隶属于 ONI 执行岸上任务，这意味着在加入任何由海军通讯控制的 OP-20-G 部队之前，他需要 ONI 释放。该机构会很乐意批准罗什福尔的调动，因为这会将一名与国家情报局有联系的官员置于国家情报局机构的关键职位。我们无法得知哪位 ONI 官员批准了这次转会，但一名球员声称对罗什福尔的选择负有责任：他的老朋友和恩人扎卡里亚斯队长。正如撒迦利亚因罗什福尔被选入东京而受到赞扬一样，他也因他在 COM 14 的工作而受到赞扬。

撒迦利亚喜欢促进情报界同事的利益。他刚刚在罗什福尔的朋友埃迪·莱顿中尉被任命为美国舰队首席情报官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指挥驱逐舰 *傅格斯号* 两年后，莱顿于 1940 年 12 月 7 日在 *宾夕法尼亚号* 上向理查森海军上将报告，这颇具预言性。他和罗什福尔很快将在珍珠港密切合作。

“扎卡里亚斯告诉雷顿，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他获得了舰队情报工作的职位，”肖尔斯少将在后来的采访中说道。“他还告诉雷顿，他就是安排罗什福尔填补第十四海军区空缺的人。”⁴³

但这是真的吗？由于他在情报领域的长期而杰出的服务，他在国家情报局内部无疑仍然具有说服力。扎卡赖亚斯本可以帮助雷顿，但在填补 OP-20-G 网络中的关键职位时，他是否有能力影响萨福德，或者影响 COM 14 总部的布洛赫？

他没有。Rochefort 通过不同的场景获得了 COM 14 的工作。这个过程不仅涉及他与萨福德的交流，还涉及后者与布洛赫之间的协商。萨福德需要得到布洛赫的同意才能完成与罗什福尔的交易。如果被命令加入解密部门，罗什福尔将在布洛赫手下担任行政职务。这给布洛赫带来了影响力，他任命了罗什福尔，并得到了萨福德的批准。萨福德很可能没有将这笔交易告知他的上级，因为他的老板是罗什福尔的宿敌、现任海军通讯总监利·诺伊斯 (Leigh Noyes)。如果诺伊斯知道这一安排，他可能会否决这一安排。

但诺伊斯领导着一个快速发展的通信世界，除了代码和密码之外，他还有很多心思。OP-20-G 存在于他的世界的遥远边缘。他做了看似有意义的事情：他将其移交给其创始人之一萨福德，他现在可以全权主持 OP-20-G。

这并不意味着诺伊斯听说萨福德在罗什福尔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后就喜欢它。“当诺伊斯得知我给乔·罗什福尔寄了一封祝贺信时，他差点把我的头砍掉，”萨福德后来写道。他指出，多年来，诺伊斯“个人对布洛赫让罗什福尔指挥解密单位感到不满”。⁴⁴

Bloch 很高兴任命 Rochefort 来担任 COM 14 的解密帖子。这两位军官很熟悉。他们是在布洛赫 1938-39 年担任美国舰队总司令期间认识的，当时罗什福尔正式被分配到第十一海军区，实际上担任 CinCUS 的情报联络员。和许多与罗什福尔密切合作的其他上级一样，他对此印象深刻，并向地区指挥官甘农少将如此说道。⁴⁵

如果说萨福德和布洛赫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满意，那么罗什福尔也是如此。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有好处。他不必搬家。他仍然可以早上开车去上班，前往珍珠港，只是他不会转向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锚地，而是前往海军新近建成的巨大行政大楼，那里设有解密单元。当然，他将担任重要的领导职位，这是他作为海军军官的第一个职位。交易完成了。



194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夏威夷天气炎热潮湿，令人不舒服，罗什福尔向布洛赫司令报到。布洛赫的办公室位于行政大楼楼上，俗称行政大楼。该建筑是一座笨拙的沙色建筑，占据了一个街区的面积，是一个由办公室和小房间组成的兔子窝，几乎涵盖了珍珠港海军

造船厂的所有活动，从疏浚和住房到道路和港口安全。该建筑实际上是珍珠市的市政厅。出于所有实际目的，布洛赫是珍珠港的市长。

他在行政大楼中负责管理一个相当大的领域，指挥夏威夷群岛所有岸基海军活动。布洛赫全面负责海军基地，该基地包括机械车间、潜在致命的储油罐“农场”、港口防御和安全。他还负责为美国舰队和海军造船厂的人员提供住房、食物和衣服。⁴⁶

罗什福尔在他位于第二层甲板一角的灰色办公室里找到了布洛赫。两者是一项对比研究。布洛赫是另一位安纳波利斯人（1899 届毕业生），他展示了一位海军上将的教科书般的形象——身材高大、温文尔雅，举止近乎帝王般。六十三岁的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暮年，正在考虑大约一年后退休。

罗什福尔仍在上升。他身高 6 英尺，身材瘦削，说话安静，但很自大，四十一岁还很年轻，他的到来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一次飞跃。尽管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升职引发了争议，而且他自己也面临着退休的问题，但罗什福尔的好运仍在继续。正如里夫斯海军上将所预测的那样，他可以展望“辉煌的未来”。

两人有很多话要说。周日的消息很严峻。克里特岛刚刚落入德国军队之手，这是德国征服希腊和南斯拉夫之后的一场灾难。大多数美国人担心欧洲局势的恶化，但布洛赫和罗什福尔也看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亚洲正在酝酿的麻烦。日本正在行动。日本军队现在是柏林-罗马轴心的一部分，已经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现在威胁要进入该国南部地区。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需求量超过了荷兰人想要出售的数量。这些事件引发了东南亚战争的危险。

两位军官都担心美国会卷入最终爆发的战争。两人都没有看到夏威夷面临任何直接威胁，但 3 月 31 日关于夏威夷容易遭受突然袭击的报告让布洛赫清醒了过来。它是由金梅尔的空中专家、海军基地国防空军司令、海军少将帕特里克·贝林格准备的；夏威夷部司令沃尔特·C·肖特中将的对应人员：弗雷德里克·L·马丁少将。五年后，国会调查人员称他们的估计是实际发生情况的“令人震惊的预兆”。⁴⁷

军官们指出，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并表示日本可能会像过去一样，在不宣战的情况下开始敌对行动。他们写道，“看来，对欧胡岛最有可能、最危险的攻击形式是空袭”，由接近欧胡岛三百英里范围内的航母发起（原文为斜体）。他们担心这样一支部队可能会在没有海军情报部门事先警告的情况下抵达夏威夷水域。⁴⁸

罗什福尔当然想知道任何有关海军情报失败可能性的陆军和海军报告。他是否得知此事从未确定。作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助理行动官，他并没有获得所有绝密材料的许可。这限制了布洛赫能告诉他的内容。

无论罗什福尔知道什么，马丁-贝林格的估计都是珍珠港高层指挥层开始弥漫的焦虑的症状。不安的根源是信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乏信息。高级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他们担心从主力海军到珍珠港的重要更新信息流。金梅尔尤其想知道他是否获得了有关日本意图的所有外交情报。⁴⁹

代表金梅尔的担忧，舰队情报官雷顿在三月初给他在主力海军的老朋友、国家情报局远东部门负责人麦科勒姆司令写了一封私人信。莱顿和金梅尔都表达了对珀尔在外交情报方面被欺骗的担忧。麦科勒姆不同意，并冷漠地回答说，由于华盛顿对微妙的“安全问题”负有全部责任，因此国家情报局将珍珠港外交拦截转交给美国是不切实际的。⁵⁰

金梅尔仍然感到不安。事实上，当罗什福尔于6月2日向布洛赫汇报时，他已经在华盛顿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海军中尉斯塔克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进行商谈。金梅尔已经向斯塔克发出了一封详细的信，列出了他作为CinCUS的问题：船只、人员、巡逻机和防空系统不足。他重申了之前表示的愿望，即希望获得有关国际舞台、外交和军事发展的“重要信息”。⁵¹诺克斯和斯塔克试图向太平洋舰队指挥官保证，他正在获取他们掌握的所有相



关信息。

1941年6月的第一周，布洛赫完全有理由心情不好。自从他向斯塔克请求为他所在地区尚不存在的空军提供飞机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了。他怀疑自己能否得到它们。COM 14解密单元所需的新设备和额外人员迟迟没有到达。然而，6月2日星期一，即罗什福尔报到的那天，布洛赫心情愉快。有些事情进展顺利。

两位军官聊天结束后，布洛赫执行了一项他一直期待的任务：护送罗什福尔到他的新住处。罗什福尔的办公室并不完全是豪华套房。从第二层甲板上布洛赫的住处沿着走廊往下走，这个房间是一个单调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门总是锁着的。它的居民几乎是匿名的，安静地来来去去。没有外人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这是汤米·戴尔五年前建立的COM 14解密单元，现在充满了被许多海军人员嘲笑为“疯子”或“蓝天商人”的异国专家，正如戴尔对海军思维的描述。这些人是罗什福尔钦佩的人，尽管他们生活在罗什福尔试图回避的世界里。但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现在是他们的老板：掌管着十名军官和十三名士兵。⁵²

在此职位上，罗什福尔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在更高的水平上开展工作。他将领导一个代表美国政府最严密保守的秘密之一的部队：海军正在加紧努力破译日益威胁的日本帝国海军的密码和密码。珍珠港的安全以及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他的各种不寻常且基本上匿名的人物所做的工作。罗什福尔将忙得不可开交。

但他的负担可能会因为酝酿了几个月的改变而减轻。很快，布洛赫高兴地通知罗什福尔，他的团队将搬进专门为这个 COM 14 单元建造并定制以满足其需求的宽敞新宿舍。这个地方将拥有一切：隐私、便利、安全。罗什福尔焦急地等待着搬家的日子。

罗什福尔来访后不久，布洛赫给斯塔克写了一封乐观的信。“这里没什么新闻，”他那天下午写道。“关于间谍之类的话题有很多，但我找不到！我们非常高兴和高兴，希望你也是一样。”⁵³布洛赫是否像他让斯塔克相信的那样充满活力值得怀疑，但他确实对罗什福尔的到来感到高兴。他的出现解决了一个问题。

一个最不寻常的地方

我们。。。称之为“地牢”。

——福雷斯特·R·“特克斯”·比亚德

罗什福尔带领他的一小群“坚果”和“蓝天商人”来到位于行政大楼底层深处的新住处时，这些人很可能怀疑他们是否取得了领先。¹他们可能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把一個沉闷的聚会场所换成了另一个。他们不需要太多时间来评估他们的新领域：没有窗户，通风不良，寒冷，乍一看，令人沮丧。这是一个典型的地下室。

但它确实有一项他们看重的便利设施：隐私。地下室与行政大楼的其他部分分开。这些人从外面进入，穿过大楼边界走道上的一扇厚重的门。这通向一个楼梯间，将他们带到一扇五英寸厚的拱顶式门，这是他们进入密码分析和密码破译的地狱的中心入口。他们不再会在走廊里随意碰见人，也不再成为无谓好奇的对象。

为了确保他们能够相对平静地工作，地下室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功能：前所未有的安全性。门上装有时间锁。楼梯间有人把守。“我们从楼上的小办公室（不比客厅大）搬到了地窖，那里有了更多的空间，而且第一次有了一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一位密码分析员回忆道。²

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也许海军认为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放在一个不起眼的楼梯间前是浪费人力。或者它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时最好的藏身之处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通向楼梯间的入口即使不是不吸引人也没什么：它类似于那种可能密封炉室或扫帚间的仓库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海军决定放松地下室行动的安全部分。时间锁从未被激活。九月份，五名刚从日本回来的语言军官发现，海军陆战队人员被重新分配。阿林·科尔中尉和中尉（左）福雷斯特·“特克斯”·比亚德、吉尔文·斯洛尼姆和约翰·布罗姆利；班克森·霍尔科姆上尉和海军陆战队上尉小班克森·霍尔科姆没有见到警卫。他们

只是拉开门，小心翼翼地避开楼梯间里塞满密码学工作表的烧伤袋，然后爬下十六级台阶到达底部。³

“我们报道了一个最不寻常的地方，”比亚德后来说。“我们通过一扇没有标记的门进入，没有人看守，沿着一条黑暗的通道进入一个稍微明亮的空间，但仍然不太亮，而且仍然有点阴暗。”⁴房间就像一个小镇的台球厅，确实永远是阴暗的。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吸一些东西，无论是雪茄（一位同事说，语言学家雷德·拉斯韦尔（Red Lasswell）垂涎“廉价的古巴雪茄”）；还是雪茄？管道，就像罗什福尔的例子一样；或几乎每个人都吸的香烟。⁵通风系统无助于改善气氛，该系统只不过是使房间内已有的旧空气流通而已。原来，新鲜空气入口被错误地关闭了。几个月过去了，这个错误才得到正确诊断和纠正。一位分析师表示：“进入地下室的唯一新鲜空气就是我们从口袋里带进来的空气。”⁶

地下室的居民使用了一种历史悠久的技巧来适应房间里的奇怪现象：讽刺。“我们，在那个团体中，对我们工作的不通风的封闭空间有一个更具描述性的术语，”比亚德说。“我们更恰当地称其为‘地牢’。”⁷地下室的墙壁上覆盖着一种泥泞的密封剂（罗什福尔称之为“暗褐色”），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地下室的居民总是将其视为地牢。

罗什福尔竭尽全力让地牢变得适宜居住。COM 14 情报分析师 Jasper Holmes 写道，他在地下飞地与海军隔绝，创建了一个独特的军事组织”。许多手续都被忽视了。无论级别如何，军官们都可以轻松地称呼对方的名字。应征士兵发现他们并不总是需要说“先生”。着装标准放宽，入伍的男子可以穿工装裤。“人们对制服或任何类型的军事细节并没有太多关注，”霍姆斯说。

罗什福尔体现了他帮助创造的非正式文化，正如他自己的服装选择所体现的那样。当地下室的空调降低温度时，正如福尔摩斯所说，这个地方感觉“就像冰箱内部”。⁸混凝土板地板使房间更加寒冷。为了能够正常工作，罗什福尔开始穿别人送给他的拖鞋和一件栗色吸烟夹克——这些服装在后来的几年里助长了人们对他的看法，认为他是某种特立独行或怪异的人物。“这并不是因为我古怪什么的，”罗什福尔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很冷。”

⁹

至于地下室的安全，罗什福尔也负责。他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系统，一名警卫坐在门附近。通常，这个人罗什福尔的私人看门人和得力助手，上士杜伍德·G·“特克斯”·罗里（Rorie）身材魁梧，脾气暴躁，身体非常强壮，他在靠门的办公桌上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他对每一位来访者进行了筛查。没有任何陌生人、任何不受欢迎的人，无论级别如何，都能够超越罗里或他的一位同样强大的助手。“没有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

来，”罗什福尔说。¹⁰换句话说，到达的特克斯·比亚德和他的队伍，或者任何进入地下室



的人，在他们被拦截之前不会走多远。

尽管地下室有种种缺点，但它拥有一项巨大的资产：五千平方英尺的辉煌空间。在一间向一个方向延伸五十英尺、向另一个方向延伸一百英尺的房间里，二十三名军官和士兵不再互相碰撞。他们忍受轻微的刺激，以换取活动空间。他们宽敞的藏身之所不只是交给他们的，也是他们自己的。这是汤米·戴尔的作品。它最初是作为行政大楼新侧翼的地下附属设施，但在 1940 年初，戴尔说服布洛赫上将解密部门必须拥有它。“不知何故，我还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主要是我自己搞的，”戴尔说。¹¹

现在罗什福尔拥有了它。作为第一步，他将地下室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代表不同的共产主义活动。远处的墙上有一排桌子，供日语官员：翻译人员使用。在访客的左边，靠着南墙，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专业空间：流量分析。最左边，在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小区域供该部队的船舶绘图仪使用。在访客的右边，靠着东墙，有一个空间专用于一些人认为的 COM 14 的主要部分：该单位密码分析员的一大堆桌子。房间这一端不显眼的一扇门通向另一个空间，虽然较小，但价值不菲：里面存放着吵闹的 IBM 机器。这些机器是天赐之物：它们可以快速收集大量数据，为分析师试图破解的代码提供线索。

罗什福尔将他的密码分析员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认为它们很不寻常，而且有点奇怪。在罗什福尔看来，为了完成他们所做的工作，为了将谜题变成痴迷，密码分析学家不可避免地必须成为“奇怪的人物”。当海军高层将密码破译者视为“疯子”时，他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经常这样做来贬低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人的工作。但罗什福尔也认为密码分析学家有点疯狂——当他自己这么说时，他的意思是一种恭维。“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伟大的密码分析师，”罗什福尔说，“有点疯狂会有所帮助。”¹²

如果这一特征是密码分析天才的关键，那么托马斯·H·戴尔中尉为何成为 COM 14 的头号密码分析员就不足为奇了。此时他在战场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罗什福尔。戴尔身材矮小，黑发，戴着大眼镜，大家都叫汤米，他是一位完美的个人主义者。他为地下室里的许多人定下了基调，衣着随意，甚至漫不经心，有时更像是一位数学教授，而不是海军军官。¹³

在罗什福尔看来，他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属于那些“通常不会遵守公认观念的人”，无论问题是服装还是更严重的问题。¹⁴戴尔倾向于走自己的路。他不容易被吓到。有一次，他留起了大胡子，因为他知道胡子激怒了他在华盛顿的一位上级。¹⁵

尽管戴尔可能不合规矩，但他并不是小丑。他被 OP-20-G（和罗什福尔）视为海军两三位顶级密码分析员之一，这一声誉是他在华盛顿与劳伦斯·萨福德和艾格尼丝·迈耶·德里斯科尔合作的辛勤工作以及在海军服役的五年期间获得的。Pearl，在他于 1936 年从头开始创建的帖子中。戴尔是终极专业人士。1939 年，当伯特利中尉因资历更高而到达 COM 14 并接任负责军官时，戴尔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发展。

同样，当级别更高的罗什福尔于 1941 年 6 月接任负责官员时，他也没有抱怨。情况可能会很尴尬，但两个人互相了解并互相尊重。“我可能会怨恨某个完全陌生的人进来打乱我的苹果车，”戴尔承认。“但我只对完成工作感兴趣。”¹⁶

现在，作为 COM 14 代码和密码部分的高级分析师，戴尔继续培养轻松的接触，部分是为了打破僵局并缓解在密码破译压力下可能迅速加剧的紧张局势。戴尔同意罗什福尔的观点，即人们必须疯狂才能从事这种工作。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欣赏自己的怪异，如果可能的话，保留一种可笑的感觉。他在办公桌上张贴的标语体现了地下室的精神：“在这里工作，你不必疯狂，但它很有帮助！”¹⁷

戴尔的工作得到了两位强大的密码分析专家的帮助。他的首席助手是汉姆·赖特中尉，他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魁梧的男人，有着一个大鼻子和稀疏的小胡子。他让我想起华莱士·比里（Wallace Beery），那个时代声音沙哑的演员。哈姆脾气暴躁、顽皮，以偶尔参加下班后的聚会而闻名，“哈姆几乎可以充当那个喧闹演员的替身，”地下室的一位居民若有所思地说。¹⁸

尽管赖特看上去脾气很好、很放松，但他实际上是一位出色的密码分析家。1933-34 年，他在主海军 OP-20-G 上服役 18 个月期间学会了这门技术。如前所述，1935-36 年，他在罗什福尔的领导下在宾夕法尼亚号上完成了一些密码破译工作；赖特证明了圣佩德罗附近的日本渔船正在用无线电广播有关鱼类的信息，而不是军事机密。罗什福尔对戴尔和赖特都很重视，称这两位密码分析专家“几乎是最优秀的”。¹⁹

他还尊敬团队中的第三位成员，即经验丰富的少校杰克·S·霍尔特威克。霍尔特威克衣冠楚楚，总是很整洁，留着帅气的小胡子，经常游历各地。1935-36 年，他首先在 ONC 服役，然后在马尼拉第十六海军区的密码分析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学习了密码分析技术。

1940 年 5 月，当 Holtwick 向 COM 14 报到时，他得到了一份许多军官都会拒绝的工作：监督运行该部队 IBM 设备的自耕农。珍珠公司的大多数分析师都是用纸和笔来完成工

作的，但霍尔特威克却对小玩意有着独到的见解。1936 年，当他在华盛顿与 OP-20-G 一起服役时，他设计了一台破解日本外交密码的机器。美国人将他的设备称为“红色机器”。²⁰它一直使用到 1939 年，当时日本将其大部分外交交通改为更复杂的机器系统。

鉴于 Holtwick 的背景，他是经营“锅炉厂”的合适人选，这是 Dyer 对 COM 14 独立机房的术语，位于密码分析部分的后面。机房里挤满了各种嗡嗡作响的 IBM 机器，与地下室的其他部分隔绝，幸运的是，机房还用厚厚的煤渣砖隔音，机房将属于霍尔特威克的领地。用于识别日本帝国海军传输的加密信息中的模式并加速其代码和密码的泄露的锅炉工厂将在未来几个月证明其价值。



密码分析专家并不是罗什福尔地下室里唯一的奇怪人物。两名警官和他们的特别助理围坐在南墙边的一堆桌子周围，他们被贴上了交通分析师的难看标签，有时简称为助教。级别最高的助教是托马斯·A·哈金斯中尉，他身材高大、金发、体格健壮，说话带有缓慢的南方口音。哈金斯在 1930 年代初接受了 OP-20-G 密码和密码之谜的训练，之后轮流担任海上职务，在亚洲舰队服役，然后于 1940 年 7 月加入珍珠港部队。哈金斯的搭档是另一位中尉，约翰·A·威廉姆斯 (John A. Williams)，一个身材矮小、紧张、紧张的人，于 1941 年 2 月上船。²¹

“这些人在我们所谓的无线电情报方面很难被击败，”罗什福尔说。²²RI 的定义很宽松，涵盖了广泛的无线电活动，从密码分析和密码破译到哈金斯和威廉姆斯所做的工作。对于外行人来说，甚至对于那些应该更了解的人来说，流量分析似乎只是 RI 图腾柱的低端。TA 短语没有帮助，让人联想到枯燥乏味的文书工作。

事实并非如此。技术上是；一点也不干燥和文书。交通分析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构成了无线电情报的核心。但它与密码分析或密码破译不同。TA 的工作包括找出有关 IJN 消息的所有可能信息（除了解密之外）。根据海军的定义，流量分析是一种通过研究敌人通信系统的“外部”（消息的外部特征）来获取情报的方法。²³

助听器并没有像密码破译者那样解决截获消息的内容，而是解决了消息的标题。他们知道哪艘船或哪个指挥部发出了该消息以及谁收到了该消息。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了完成此类工作，分析师必须掌握船舶用来识别自身身份的数百个呼号。根据这些以及来自

无线电通信的其他线索，TA 通常可以追踪特定日本船只的动向，甚至是日本海军舰队的主要部分进出其港口的动向。²⁴

由于背负着平淡无奇的标签，助教们没有像后来的密码破译者那样享有盛誉，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同样至关重要。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并不完美；他们也犯过一些错误。流量分析并不是定位敌人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但在太平洋战争的早期阶段，在密码分析师破解日本主要海军密码之前，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同事们必须继续进行的就是流量分析。它“是通信情报的一部分，”罗什福尔评论道，“因为你不能指望永远阅读这些消息的[内容]。你必须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位置，即你可以仅从消息本身（即所谓的外部信息）中期待大量信息，而无法阅读它们。”²⁵



绕着地下室顺时针前进，在房间后部最西边的墙上，住着另一支罗什福尔团队，这支团队几乎看不见。这就是最近成立的战斗情报单位（CIU）。CIU 规模很小，最初由一名军官威尔弗雷德·J·“贾斯珀”·霍姆斯中尉和一名助手约曼·威廉·邓巴组成。这个单位有点反常。福尔摩斯和邓巴都不是情报专业人士。两人都没有接受过密码破译或日语培训。霍姆斯曾是一名潜艇军官，于 1936 年退休。随后，他加入了夏威夷大学工程学院，并一度以笔名亚历克·哈德森 (Alec Hudson) 为《周六晚邮报》撰写短篇小说。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1 年初，布洛赫司令想要一名具备航海知识、能够撰写可读报告的军官。他招募了福尔摩斯来进行船舶绘图。由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他，布洛赫说服罗什福尔接受他加入联合部队。福尔摩斯于六月抵达，与罗什福尔同月，并于同年八月与其他人一起搬进地下室，带来了海图桌、绘图设备和一系列太平洋海图。霍姆斯利用交通分析师提供的坐标和其他 COM 14 资源，绘制了美国和外国商船在夏威夷水域的动向，以及后来日本海军军舰在整个太平洋的动向。

起初，福尔摩斯的处境很尴尬。他和邓巴并不是这个部队的真正成员。作为局外人，他们通过一扇很少使用的后门进入地下室，后门通向单位宿舍后面的单独房间。“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罗什福尔部队]的一员，但不属于他们，”霍姆斯后来写道。“我们没有被告知任何有关[它]的信息，并被警告不要对其运作感到好奇。后门附近的区域分配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在不经过[罗什福尔领域]的情况下接近我们的区域。我们应该留在自己的空间里。”²⁶

但罗什福尔逐渐认识到霍姆斯工作的价值，并将他的团队纳入整体运作中。“我们通过渗透过程吸收了贾斯珀，”戴尔回忆道。²⁷福尔摩斯的办公桌被搬到了地下室的中央。他填满了他的新空间，创建了一堆文件箱，所有文件箱都装有地下室各分析师提供的的数据卡片。福尔摩斯的办公桌附近有一张用木板和锯木架搭建的临时绘图桌。很快，木板上就安装了钢背衬，使福尔摩斯能够用小磁铁来指示船舶的运动。²⁸

霍姆斯的业务不断扩大，最终成为该部门最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随着整个部门的发展，“密码分析人员对奇怪信息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地名；图表和地图；我军的阵地，特别是潜艇的阵地；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我只能推测其相关性的信息，”福尔摩斯回忆道。²⁹他提供了他能提供的一切。很快，福尔摩斯和邓巴从前门进入地下室，成为地牢的“成员”。



占据地下室北墙大部分区域的是罗什福尔解密单位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日语官员及其助手。起初规模不大，但它们的集群会不断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人员将与密码分析专家竞争，成为地下室的超级明星。罗什福尔预计他们会更加突出，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于三张台球桌的桌子和空间。

领头的是海军陆战队上尉阿尔瓦·B·拉斯韦尔（Alva B. Lasswell），他总是戴着他标志性的绿色眼罩来遮盖头顶上明亮的荧光灯。拉斯韦尔身材高大，头发呈沙色，被称为“红”，是一个孤独的人。³⁰但他也是一位有天赋的语言学家。拉斯韦尔因其精确的工作习惯和据称对廉价古巴雪茄的喜爱而闻名，他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他和罗什福尔是地下室里唯一没有去过安纳波利斯的正规海军军官。

拉斯韦尔为他的职责带来了丰富的背景。他于 1925 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在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完成基础训练；毕业于军官候补学校，1935 年至 1938 年在东京学习日语，参加了资助罗什福尔的 ONI 项目；随后在菲律宾和上海担任日语语言学家。1941 年 5 月，他奉命前往 COM 14，在罗什福尔之前抵达。³¹

拉斯韦尔一到，就发现自己领导着一个两人团队：他自己和同事兰森·富林维德中尉。“Fully”是一位彬彬有礼、说话安静的人，1932 年至 1935 年间还在东京学习日语。他于 1939 年 6 月到达 COM 14，成为继戴尔之后该部队服役时间最长的成员。他和拉斯韦尔并没有孤独太久。如前所述，1941 年 9 月 30 日，随着语言学家比亚德、斯洛尼姆、科尔、布罗姆利和霍尔科姆的到来，他们得到了很多陪伴。

霍尔科姆是除了拉斯韦尔之外地下室里唯一的海军陆战队员，他也经验丰富。1921年，13岁的他跟随他的商人父亲来到北平，最终在中国呆了几年，学习汉语。³² 1939年，他与比亚德、斯洛尼姆、科尔和布罗姆利一起奉命前往东京学习日语。

萨福德信守诺言。他向罗什福尔承诺提供最好的密码分析家和语言学家。1941年夏末，战争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 (Joseph Grew) 建议为了自身安全，将五名语言学家撤出日本。海军就这么做了。他们是战前最后一批离开该国的美国人之一。COM 14 得到了它们。

罗什福尔以他特有的毫不客气的方式热烈欢迎了五人。对于比亚德来说，他们与他的初次相遇尤其令人难忘。当负责的官员护送语言学家到拉斯韦尔和富林维德附近的空地时，他永远记得罗什福尔的简洁指示：“先生们，这是你们的桌子。开始破解日本密码。”³³

新语言学家刚刚领略了罗什福尔的调皮幽默。密码破译领域的新手不可能指望能够如此迅速地破译密码。但罗什福尔的俏皮命令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古怪。与他们的职称相反，语言学家在罗什福尔的地窖里完成了大部分密码破译工作。按照官方说法，他们的工作是将被泄露的英文代码翻译成英文。但走到这一步涉及到许多之前的事情，这个过程需要日语官员的全面参与。

该系统的工作方式是，密码分析员——戴尔、赖特和霍特威克——处理第一阶段：解决以无线电拦截的形式到达他们办公桌上的谜题。这本质上是隐藏编码消息的密码。他们的工作是“破解”密码并暴露构成消息的未识别代码组。密码分析员不需要懂日语就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是数学奇才，戴尔和赖特也是如此。但要给代码组赋予含义，需要具备日语能力，这就是语言学家的用武之地。利用他们的技能，像拉斯韦尔这样的语言学家成为了出色的代码破译者。

这一切对于比亚德和他刚从日本来的朋友来说都是新鲜事。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幸运的是，”比亚德说，“我的办公桌就在罗什福尔的旁边。地下室里的人来找他解决问题或只是讨论当天的进展。通过偷听这些讨论，我学到了很多。”³⁴



罗什福尔坐在他灰色的标准办公桌前，一侧是拉斯韦尔的翻译，另一侧是哈金斯的助教团队，旁边是霍姆斯的船舶绘图仪，罗什福尔占据了地下室的中间空间。他的办公桌是这个

大开放房间里大多数活动的焦点。他主持他的团队，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城市编辑管理一个新闻编辑室，里面挤满了自命不凡的人、自由精神、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和怪人。

罗什福尔并没有试图改变他们的方式。“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说，“这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通常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³⁵在这方面，罗什福尔竭尽全力。

罗什福尔四十一岁了，身材高大，身材依然苗条，剪得很短的浅棕色头发刚刚开始变白，是一位强有力的经理。他制定的政策实际上将 COM 14 的通信单元从和平时期的例行行动转变为近乎战时的行动。他开创了“八天”周制，将官兵分为八个部分，每个部分工作六天，休息两天。³⁶一周中的每一天都有人值班。赖特说，他们的“是夏威夷唯一一个每周工作 7 天的单位”。罗什福尔“让我们工作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让我们变得非常热情。”³⁷

罗什福尔还借鉴了戴尔的战术：他采用了轻触。为了在他有时竞争激烈的分析师中营造一种合作氛围，他在办公桌附近的一根柱子上贴了一个自己的标语：“我们可以完成任何事情.....。。假如。。。没有人关心谁获得了荣誉。”³⁸

虽然罗什福尔致力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军事文化，但仍有密码需要破解，密码需要破解、翻译和阅读。地下室每个角落都发生的活动让罗什福尔产生了疑问：凭借自己的密码分析和日语背景，他除了当老板之外还能扮演什么角色？他将如何适应他现在经营的业务？

这些问题很棘手。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担任研究部门负责人以来，罗什福尔至少已有 14 年没有研究过加密的日本信息。过去九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船上工作，他总是称之为“我的第一选择”。³⁹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曾试图远离密码分析，但现在他又双脚回到了密码分析领域。有些人想知道他如何离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领域这么多年，然后从他离开的地方继续前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节拍。

罗什福尔后来淡化了这些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我想说大约十二年的时间——你不会得到任何巨大的发展，”罗什福尔说。“所以，当我再次参与其中时，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以及一切——（我们）比如说十五年前。”⁴⁰

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改变了。自 20 年代以来，日本海军密码和美国海军密码破译都取得了许多“巨大发展”。例如，1931 年，当时隶属于研究台的戴尔一直在努力处理一条可能用红色密码加密的帝国海军信息——罗什福尔、德里斯科尔和扎卡里亚斯几年前就解决了同样的问题——这时德里斯科尔过来了。他走到办公桌前，回头看了看，然后停了下来。“这是一个新密码，”她说。⁴¹

结果是“蓝色代码”，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遵循海军的颜色编码惯例，它被归档在一个蓝色文件夹中。破解日本帝国海军刚刚发布的密码被证明是一次真正的政变。它使美国

海军密码破译者在 1934-35 年对抗日本海军的演习中取得了重大成功。⁴²另一项重大进步是 IBM“制表机”的推出，戴尔在 1937-38 年设法将这种硬件运到他在珍珠港的小房间里。

直到 1938 年，“蓝色代码”一直是日本海军的主要作战代码，随后被“黑色代码”所取代。一年后，它演变成一个五位加密通用代码，最初称为 AN 代码，后来指定为 JN-25（随机选取的数字）。⁴³还有一个代码增强了 JN-25 系统。这是一个指定为 AD 的行政代码，主要用于东京和帝国海军高级将领之间的通信。

该代码被重新命名为“旗帜军官代码”，并由萨福德分配给 COM 14，并且在罗什福尔于 1941 年中期上任后，该代码成为戴尔-赖特-霍特威克团队努力的主要焦点，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沮丧。由于 AD 系统很少被使用，密码分析人员没有足够的原材料来取得进展。⁴⁴萨福德将 JN-25 分配给 COM 14 在菲律宾的姊妹单位，该单位的分析人员在科雷吉多岛的马林塔隧道中开展工作。

罗什福尔不可能知道一切。他可能了解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态发展；不管怎样，任何事情都无法抹去他没有参与其中的事实。当由令人敬畏的阿吉小姐领导的海军密码分析师与日本密码作斗争时，罗什福尔一直在做他最喜欢的事情，并且考虑到他的建议，他宁愿继续下去：海上任务。现在，回到密码分析的美丽新世界，罗什福尔不可避免地生疏了。⁴⁵

但他的日语仍然很流利。在 *宾夕法尼亚* 号和最近的 *印第安纳波利斯* 号上，“我只是通过学习和阅读书籍以及翻译书籍或文件来跟上语言的发展。”此外，1936 年至 1938 年间，作为圣佩德罗的一名情报官员，“我会与日本人打交道，偶尔会被问到某些日本人的行程或位置。这涉及到与洛杉矶日本社区的密切关系。”⁴⁶

鉴于他的兴趣发生了变化，罗什福尔并没有尝试成为 COM 14 部门的密码分析师。他早已不再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人。尽管他很钦佩像萨福德和戴尔这样的真正的密码分析师，但他将他们视为技术人员——不会将他们所做的结果应用于特定操作的人。就罗什福尔而言，他们会“为了解决一个系统而解决一个系统”。他对自己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有更广阔的视野。“我幻想自己是一名翻译，”罗什福尔解释道，他将联合司令部工作的这方面视为“整个事情的关键”。你可以为代码组分配值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除非你做好翻译工作，否则整个价值都会丢失。”⁴⁷

如果必须给罗什福尔贴上一个标签，那就是密码语言学家分析师之类的东西，重点强调工作的分析部分。他的混合角色并没有损害他的信誉或地位。事实上，他有点敬畏，认为他精通通信情报的各个方面。由于他负责研究部门的两年时间，他掌握了戴尔和赖特面临

的问题。他们重视他的建议，就像地下室里的其他人一样，无论问题是什么。一名军官说：“下属纷纷向他提供帮助，试图向他学习，并试图展现他的悟性。”⁴⁸

在他新职务的头几个月里，罗什福尔的地位也没有因为他没有升职而受到玷污，这一消息似乎在地下室广为流传。每个人似乎都了解每个人的一切。事实上，罗什福尔并不是唯一遇到这种情况的人。戴尔也被忽略了，这是他致力于密码分析的结果——这种职责不可避免地使他无法记录必要的海上职责。富林维德和哈金斯在选拔委员会上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们后来得到了晋升，戴尔也获得了特殊任命（“仅限工程职责”），这使他免去了海上职责，但允许他晋升。⁴⁹

如前所述，罗什福尔在选拔委员会中的挫折是短暂的。他于 1941 年 10 月获得晋升，这一晋升可追溯至 1941 年 4 月。罗什福尔从未公开透露过他对迟来的升职有何感想，但他必须对自己再次战胜批评者感到满意。他似乎仍然拥有里夫斯所说的“光明的未来”。

罗什福尔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老板，他的怪癖包括喜欢安静的商店。如果问题涉及实质性问题，他不介意被打扰，但他不赞成大声说话或闲聊。他亲自处理那些他认为具有破坏性的人，并负责所有的分配。“乔会提取特定的信息供其他人处理，”一位语言学家回忆道。“没有人标记时间；乔负责这一点。”⁵⁰罗什福尔没有看到地下室留下的任何一张纸。他检查了所有翻译并撰写了大部分报告，分发给舰队总部或他在华盛顿的上级。⁵¹

即使罗什福尔想成为真正的密码分析师，他也做不到。他没有时间花费一个小时又一个令人沮丧的时间来解决特定的密码或代码；他还有太多其他事要做。首先，罗什福尔想建造他的地下室单元。他特别需要语言学家，但也需要更多的密码分析师和流量分析师。⁵²当然，他计划尽一切努力为 Holtwick 的锅炉厂引进更好的 IBM 设备——整理机和制表机。

罗什福尔有一个不寻常的资源来帮助他完成许多任务：罗里军士长。除了监督地下室的所有士兵外，罗里还处理罗什福尔与第十四海军区的许多外部事务。他是罗什福尔的麻烦解决者，行使着不同寻常的权威，这建立在他们牢固的绝对信任关系之上。“我可以随时联系罗什福尔，与他交谈，在我放在他面前的任何东西上签名，”罗里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它。他只要签字就可以了。我确保他永远不会签署任何他不应该签署的东西。”⁵³

事实证明，罗里的能力在确保罗什福尔的珍贵设备被转移到地下室方面特别有用。仅仅因为货物到达了楼上（该建筑的一部分由海军区人员控制），并不能保证交付。仍然可能出现并发症。问题出在设备上：打孔机、分类机、配页机和机器打印机，这只是罗什福尔订购的一些奇特物品的一部分。他们引起了怨恨或嫉妒。很多人都对这些物品垂涎欲滴。罗里有时不得不使用他所有的说服力来让地区官员批准交付。

当然，罗什福尔的老朋友布洛赫指挥官知道为什么要引进这些设备。但是，由于安全原因，该地区的许多高级官员缺乏军方需要了解的信息，因此对地下室的秘密单位仍然一无所知，并且对此感到不满。他们嫉妒罗什福尔的装备和表面上的特权，甚至他的“黄金”房地产。罗什福尔“不受欢迎，他们也不喜欢这个[单位]”，罗里说。“每个人都怨恨我们。我们有。。。主楼地下室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我们离开那里。”⁵⁴

所有这些最先进的设备也引起了怀疑和猜测。“甚至有人提出有趣的建议，称罗什福尔试图破解日本密码，”霍姆斯回忆道。珍珠港的官兵们对此心存疑虑，但他们并不为所动。“大多数在海军造船厂工作的军官，忙着处理螺母、螺栓、燃料和弹药，倾向于以一种有趣的宽容态度看待密码破译，”霍姆斯观察到。⁵⁵



罗什福尔根本不想让人们想到他的单位。由于一如既往地关注安全问题，他希望地下室的工作不仅仅是秘密；他希望它是隐形的。这一意图延续到了他为自己的地下部队寻找一个名字的过程中。该行动没有正式名称。罗什福尔只是一名 COM 14 参谋，在一个没有正式名称的组织中，有许多人员为他工作。

海军文件中出现的唯一短语是“海军通信补充活动”。⁵⁶罗什福尔不喜欢这样，因为它很笨拙并且会引起问题。他想到了另一个名字。“当我们一起搬进地下室时，罗什福尔利用与船舶移动相关的保密性来隐藏他的团队在我的海图后面所做的事情，”霍姆斯评论道。“他采用战斗情报单位作为整个部队的封面名称。”⁵⁷

罗什福尔的 CIU 是夏威夷海军通信情报网络的枢纽，但它只是该网络的一部分。具有不同名称的不同部件执行不同的工作。无线电操作员在瓦胡岛周围各个地点设立的拦截站进行“监听”。他们从空中挑选了日本海军的无线电传输。由于罗什福尔和他的 CIU 分析师在地下室没有接收器，他们自己无法监听。

罗什福尔的分析师完全依赖那些分布广泛的站点来获取原材料。他的密码分析员和助教人员的拦截大部分来自希亚 (Heeia)，希亚是珍珠港以北 30 英里处的一个安静、偏僻的社区，横跨库劳山脉的巴利山，位于欧胡岛的迎风面。海军于 1935 年迁入该村。它在珍珠港以西约 25 英里的沿海小镇卢阿卢阿雷 (Lualualei) 安装了第二个设施。Lualualei 主要是一个 DF 站点，不断扫描日本船只信号及其来源。

Heeia 和 Lualualei 共同构成了一个松散协调的无线电情报系统，代号为 Station H（可能是“Heeia”或“夏威夷”）。这与 OP-20-G 使用的另一个代号共存，用于指定 Rochefort 的操作：Hypo，代表字母“H”的拼音字母版本，通常用于电话或语音收音机。因此，“Station H”在口头表达时就变成了“Station Hypo”。Hypo 成为 OP-20-G 地下室单元的术语。⁵⁸ CIU 通常在公共场合使用，而 Hypo 则是严格保密的，仅在华盛顿 OP-20-G 的高层和罗什福尔的军官中使用。没有人公开大声说出这个词。

即使是地下室里那些知道这个代号的军官和士兵也从未用它来指代他们的部队。它位于华盛顿和珀尔之间。有些人直到战后才听说过这个词，当时历史学家把它作为罗什福尔部队的一个色彩缤纷的标签。⁵⁹

海波站并不孤单。如前所述，它是更大的全球结构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设有监听站和解密单元的军事通信网络，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代号。Hypo 在菲律宾的姊妹单位是 Station Cast，总部位于科雷希多岛的马林塔隧道。该代号源自卡斯特之前在马尼拉附近的甲美地海军造船厂的位置。在卡斯特的保护下还有另一个监听站，B 站，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

OP-20-G 的解密臂 OP-20-GY 在海军总部有自己的代号 Station Negat（“海军”或“国家”）。Negat 从全球其他地点进行了拦截，其中包括最近在马里兰州切尔滕纳姆附近建造的一个海军广播电台。在适当的时候，Negat 成为了华盛顿整个 OP-20-G 行动的简称。

另一个重要的解密单位与 OP-20-G 分开，但通过与英国签订的协议条款与之密切相关：远东联合局 (FECB)，这是英国的一个密码破译机构，在新加坡和香港设有单位。Hypo 和 Negat 与 FECB 没有直接、持续的关系，但 Cast 却有。

罗什福尔在研究台上工作多年，他知道所有的部分应该如何组合在一起。为了与 OP-20-G 及其所有遥远的前哨站（FECB 除外）保持联系，他拥有一项非凡的技术：电子密码机 (ECM) Mark II，由海军于 1937 年左右开发。该机器由排成三排的十五个转子组成，对加密消息进行扰乱，使其超出任何潜在窃听者的识别范围。罗什福尔向 ECM 操作员提供了一条未加密的消息，然后他将消息输入键盘，将明文字符转换为电流。⁶⁰通过一个名为 COPEK 的秘密电路，该电路将 OP-20-G 的三个主要单元 Hypo、Cast 和 Negat 连接在一起，交换有关代码的秘密信息，而无需担心泄露。“我们拥有自己的密码系统，因此任何人，甚至是[常规海军]通信监视官员，都无法读取[它]”，罗什福尔说。“这是我们自己特定的私人系统，海军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使用。”⁶¹

罗什福尔办公桌旁边的一根柱子上还挂着另一个重要的小玩意儿。这是一部安全电话，只需转动几下曲柄，就能立即将他与他的朋友、位于一英里外的潜艇基地总部第二层甲板

上的舰队情报官雷顿联系起来。1941 年春，金梅尔海军上将在此设立了总部，莱顿的办公室就在金梅尔办公室的大厅下面。这条安全电话线象征着罗什福尔试图将海波部队转变为一支快速行动的部队，以便在战时情况下为总司令提供关键情报。罗什福尔正在海波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罗什福尔说，1941 年 6 月 2 日向布洛赫汇报后不久，他开始“重组，或者说我正在将海波站从一个小型研究单位扩大为一个更大的运营单位”。这个想法是“向[太平洋]总司令提供比华盛顿更快、更好的信息。”⁶²罗什福尔的能力将比他预想的更快受到考验。

罗什福尔的世界

这就像拥有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组织，却拥有一个价值十美分的商店通信系统。

——乔·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迅速采取行动，利用他与萨福德达成的协议，即他直接向美国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金梅尔汇报。1941年7月22日至29日的“战争恐慌”期间，他第一次获得了这样做的绝佳机会，当时日本军方无视美国的警告，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地区。此举使日本军队能够轻松攻击美国南部的朋友：马来亚、新加坡和石油资源丰富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作为回应，罗斯福总统于7月25日“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这一行动给日本带来了沉重打击。它迅速导致两国之间所有贸易的结束，这一事态发展在军事和经济上挤压了日本。它现在缺乏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购买为其军队提供燃料所需的石油所需的资金。¹但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这一“旨在让日本清醒过来”的行动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²日本非但没有表现出屈服，反而显得更加好战。

罗斯福怀疑日本会做出激烈反应。³陆军和海军不太确定。7月26日，华盛顿警告日本可能采取某些行动，金梅尔海军上将出于谨慎起见，在珍珠港进行了远程空中巡逻。几天来，金梅尔的飞机一直在西南偏西五百英里的马绍尔群岛方向搜索，以探测来自该方向的任何袭击。⁴

罗什福尔迈出了一大步，将海波站置于战时状态后不久，危机就爆发了：7月16日，该部队开始为金梅尔生成新情报。这些信息是通过每日情报摘要传达给他的，这份两到三页的文件显示了日本海军军舰在太平洋上的活动。该摘要基于流量分析：在太平洋周围建

立的夏威夷 DF 网络进行的测向，以及位于 Heeia 的海军无线电拦截站点接收到的日本海军舰队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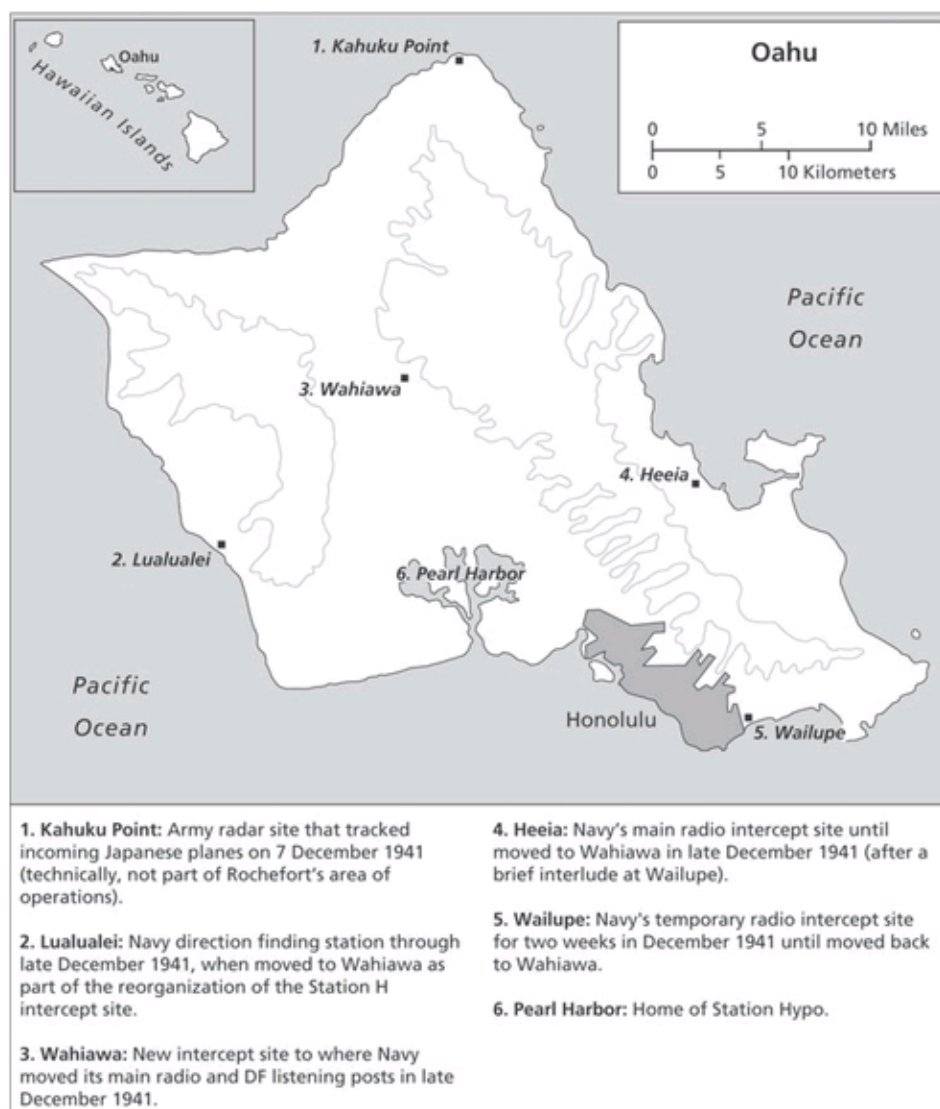
罗什福尔的情报表明，金梅尔明智地下令采取预防性防御措施。例如，海波号 7 月 26 日至 29 日的每日总结显示，日本最高统帅部将其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的部分力量（包括苍龙号和飞龙号航母）集中到内海，可能是为了向南推进中国海。⁵海波的总结使金梅尔能够在这支部队巡航两千英里进入印度支那水域时对其进行跟踪。

同样得到华盛顿方面预先警告的夏威夷美军司令肖特中将对这场危机做出了反应，让他的部队处于“针对破坏的半戒备状态”。陆军和海军部队连续几天保持高度警惕（包括空中侦察），直到没有出现“意外事件”，导致肖特和金梅尔放松了他们所采取的保障措施。⁶Kimmel 可能会放心地放下警报，因为他现在面前有海波的新情报资源。从这些总结中得出的日本海军力量不断变化的情况证明金梅尔取消警报是合理的。

7 月 29 日星期二，如果基梅尔读到海波过去 24 小时的总结，他一定会松一口气。报道指出，东京海军总参谋部已向联合舰队参谋长发出了一条信息。“这是一条行动信息，可能会指示提到的部队恢复正常指挥，”海波的助教人员推断道。⁷舰队很快掉头返回日本内海。

Hypo 的 TA 团队传递了更令人放心的消息。除了通知金梅尔日本海军特遣部队已经改变航线外，它还告诉他日本第三舰队“不会向南移动到印度支那”，关于该舰队的潜艇“没有什么可报告的”，而且距离夏威夷更近，有“日本军舰在托管岛屿——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加罗林岛、马里亚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上几乎没有活动。⁸金梅尔可以放松一下。

奥哈



罗什福尔从来不知道基梅尔在决策中是否真的使用了海波的总结。毕竟，这些报告并没有回答有关日本军舰下落的所有问题；潜艇一片寂静，一些航母下落不明。他们也无法预测这些船只将来可能做的一切。尽管如此，罗什福尔还是向太平洋舰队的高级军官展示了无线电情报追踪日本帝国海军行动潜力，即使并不完美。

罗什福尔还完成了另一件事。他与舰队总部建立了工作关系，基梅尔是他的主要客户。正如罗什福尔所希望的那样，由他的分析师制作的每日报告首先发送给基梅尔，然后发送给罗什福尔在华盛顿的上级、OP-20-G 的萨福德，通常通过航空邮件，但偶尔在新闻热点

时通过无线电发送。第三个客户是 Hypo 在菲律宾的对应单位 Station Cast；两个单位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 COPEK）定期交换信息。⁹

每日总结变成了地下室的仪式。每天晚上，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哈金斯和威廉姆斯都会根据过去 24 小时内在 Heeia 和 Lualualei 截获的传输信息来编写摘要。第二天一早，罗什福尔审阅了这份文件，然后将其交给了他指定的联络官霍姆斯中尉，霍姆斯中尉用汽车将文件交给了基梅尔总部的舰队情报官雷顿。¹⁰

由于雷顿几乎没有其他情报资源，海波的总结总是成为他每天上午 8 点 15 分向基梅尔通报情况的基础。在听完雷顿对所描述事件的解释后，基梅尔仔细阅读了这份文件，然后将他的名字缩写“HEK”放在页面底部的右侧。直到 1941 年 12 月 6 日，福尔摩斯、雷顿和金梅尔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重复这个例行公事。¹¹

尽管罗什福尔现在直接向舰队总部汇报，但他并没有在所有事情上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很少亲自与金梅尔见面（两人在那年 11 月底进行了一次漫长的会面）。“我必须通过莱顿，因为他是舰队情报官，”罗什福尔说。¹²他本来希望与 Kimmel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他确实与舰队有其他联系点：所有传送给 OP-20-G 和 Cast 的海波通讯副本也被发送给 Ki



mmel；他和雷顿通过安全电话保持着持续联系。“他和我一天可能会聊两三次。”¹³

罗什福尔改变了海波站的特征。最初该部队的任务是有限的。1936 年，当 OP-20-G 派戴尔前往珀尔启动解密装置时，这位年轻的中尉被命令集中精力进行研究，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他的命令是研究单一日本密码系统的工作原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华盛顿陷入困境的司令部参谋受益，而不是为了美国舰队总司令。¹⁴

这项研究任务可能适合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但由于战争现在几乎不可避免，罗什福尔以迟来的改变改变了海波的路线。罗什福尔解释说：“‘加强’珍珠号并指定其负责海军交通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已经蒙在鼓里一段时间了，我们必须重新开始阅读业务。”[日本]海军交通再次出现。”¹⁵

罗什福尔发现，了解日本海军的交通情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障碍挡住了他的去路。当他适应新工作并更加熟悉自己可以使用的资源时，他意识到他所设想的改变——使海波成为一个快速移动的单位，可以实时向金梅尔提供重要情报——不会很快实现。迫在

眉睫的问题是地下室内的密码破译状况：介于适度和不存在之间。海波的密码分析员被指派破解的日本系统，即“军官密码”，一直无法解决。罗什福尔对此无能为力。他在华盛顿的上司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行使了作为 OP-20-G 负责人的特权，并将这个很少使用但萨福德坚持认为至关重要的帝国海军代码分配给了海波 (Hypo)。

由于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人员发现自己被降到了海波世界的幕后。随着密码分析的结果一无所获，“读取日本流量”的负担就转移到了助教身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交通分析师至少可以跟踪一些日本海军军舰，就像他们在 7 月 26 日至 29 日的战争恐慌期间所做的那样。但流量分析尽管有其优势，但也有其局限性。毕竟，密码分析带来了这样的希望：解密的信息可以让美国海军战争规划者监视日本指挥官的情况，并可能了解他们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在完美的条件下，他们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此，密码分析是演绎性的和预测性的。

另一方面，流量分析是推理性的。它向后看。它要求分析师通过借鉴过去（有时是最接近的，有时是遥远的）来推断（实际上是猜测）将会发生什么。其合法性建立在既定模式将继续下去的前提下，从而允许分析师对明天或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得出一些结论。这是有



风险的。日本人将来必须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

罗什福尔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变幻莫测的密码分析和流量分析。他的分析师依赖于散布在岛上的 H 站监听站来获取原材料。如果没有来自鲁阿卢阿雷的无线电信号和来自希亚的日本信息的拦截，罗什福尔的分析人员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从理论上讲，这是不应该发生的。Station H 和 Hypo 应该无缝协作。但实际上，夏威夷的联合司令部部队协调和人员配备都很差，而且许多设备已经过时、不可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系统一团糟。

为了找到 H 站设置中的薄弱环节，罗什福尔只能把目光投向鲁阿卢阿雷，这是一座距离 H 站测向装置 25 英里的破旧沿海小镇。卢阿卢雷的 DF 机器不明智地坐落在一小片被高耸悬崖环绕的土地上，更不明智的是，靠近一个海军弹药库，是海军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器。它反映了自欧洲战争以来该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¹⁶

正如他们现在的工作一样，测向单元涉及无线电接收器和定向天线系统来确定信号源。天线通常是环形的，它会旋转并精确定位信号最强的方向。利用多个 DF 单元的方向和位置，控制站可以使用三角测量来确定船舶的位置。

但这要求 DF 单元能够与欧胡岛中部的控制站或其他 DF 单元快速通信。确保这一切发生是罗什福尔工作的一部分。作为海波站的负责人，他继承了中太平洋战略测向网的指挥权，其中不仅包括卢阿卢雷单位，还包括萨摩亚、荷兰港和中途岛的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其中有一个测向单位）1941 年 9 月安装）。该网络没有按计划运行。由于没有自己的通信系统，国防军只能通过海军的常规（或非通信）渠道进行通信。因此，紧急的国防信息必须与其他海军交通一起排队等候。¹⁷

另一个问题是 DF 机器本身。它被称为 CXK 模型，被纳入一个与屋顶上的天线一起旋转的结构（大约是一个小客厅的大小）中。无线电员必须习惯绕圈旅行。CXK 的视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但也有缺点。它的主要缺陷是攻击目标时旋转速度缓慢：转 180 度需要 57.5 秒——在战时条件下简直就是永恒。“CXK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荆棘王冠’，”华盛顿高级通讯官员之一、中校 ER 加德纳 (ER Gardner) 于 1940 年 8 月承认。¹⁸

1941 年秋天，罗什福尔对海军未能升级海波 DF 系统感到愤怒。陷入困境的 CXK 的替代者尚未到来。罗什福尔不仅不喜欢 CXK，而且对为 Lualualei 装置供电的电缆穿过陆军设施这一事实特别不满意。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告诉 OP-20-G：“战略方向查找器仍然是通信情报机构的弱点。”¹⁹

罗什福尔对东风的情况感到恼火，但他对希亚的设置更感到困扰，希亚是岛屿迎风面的一个小定居点，海军在那里设有主要拦截地点。乍一看这个地方似乎很理想。H 站设施的无线电员坐落在悬崖上，俯瞰欧胡岛北部海岸，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绿树，可以欣赏到卡内奥赫湾和以南几英里的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一览无遗的景色。该单位的高架场地有助于接待。即使在天气条件一般的日子，该站的 21 个接收器也可以接收整个日本通信系统的信号，从近至的贾卢伊特、2,500 英里外的马绍尔群岛，或远至吴，距日本内海 3,500 英里。²⁰

Heeia 只由一个加油站、一家杂货店和几家酒吧组成，满足了海军对拦截站的需求：僻静、隐私和免受侵入者的侵害。²¹参观者通过蜿蜒的巴利路 (Pali Road) 穿过崎岖的库劳山脉 (Koolau Mountain Range) 到达现场，然后走一条很少使用的高速公路到达距离珍珠港三十英里的生锈大门。在现场，他们发现了一栋摇摇欲坠的单层建筑。“这是一个古老的泛美弧形电台，容我说，已经被废弃了，后来被海军接管了，”二级无线电通讯员詹姆斯·B·卡普伦 (James B. Capron Jr.) 说道。”²²

Heeia 的三十多名无线电操作员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几乎所有人都毕业于海军传奇的“屋顶帮派”学校（被称为 OTRG'ers 或屋顶工），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的课程是在主力第六翼屋顶上的混凝土碉堡中进行的海军。在那个碉堡里，无线电员接受了拦截和击落日本独特版本的莫尔斯电码的训练。²³

日本人修改了国际莫尔斯电码以适应他们独特的音节表，称为片假名。片假名的意思是“碎片假名”，它把日语的两千个表意文字压缩成四十八个符号，每个符号代表一个与罗马对应的音节（通常是一个辅音，一个元音）。每个都有莫尔斯电码，可以通过无线电通过国际电报电路发送。²⁴

屋顶工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字母 C 的国际莫尔斯电码（*dah dit dah dit*）与日语莫尔斯电码中的假名音节“NI”相同；字母 A（*dit dah*）与假名“I”相同；等等。他们得到了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的一项创新的帮助，他多年前说服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开发一种混合机器，将假名转换为罗马字母。结果就是 RIP-5 打字机（无线电情报出版公司，该系列中的第五台）。它的键盘上带有日语字符的罗马化版本。²⁵假名字符的排列巧妙，与普通打字机上相应的国际莫尔斯电码字母的排列位置相同。当无线电操作员听到 *dah dit dah dit* 时，他只需按一下 C 通常代表小写字母集的键，机器就会打印出“NI”的假名。这解决了构成片假名代码的 48 个字符中的 26 个字符，并大大简化了复制日本无线电传输的工作。²⁶

1941 年秋，OTRG 的成员肩负着一项首要任务：尽可能多地复制日本海军的交通信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日本产生的无线流量远远超出了可能复制的范围。还有其他问题。大气条件可能会对无线电信号造成严重破坏。一天中的时间很重要。夜间阳光干扰较少，接收效果往往更好。

即使信号响亮而清晰，无线电员也忙得不可开交。这项工作非常严格。无线电操作员戴上耳机，不间断地连续坐了八个小时，观察一个或有时两个接收器，监听指定频率上的点和划。在长期相对不活动之后，他们可能突然变得非常忙碌。接收器开始发出噼啪声，宣布一条通常用日本四十八个字符的片假名音图传达的编码信息的到来。“你必须真正集中注意力，”关岛的无线电操作员 OTRG'er 哈罗德·乔斯林 (Harold Joslin) 说。“我们尽力不错过任何事情。”²⁷

拦截的内容可以是常规消息到紧急消息的任何内容。有关天气或人员变动的信息通过各种较低级别的海军代码传输。有关船舶动向的公告以非常秘密、高度复杂的代码传送，包括旗帜代码和尚未完全理解的称为 AN-1 的五位代码，该代码很快被重新命名并以 JN-25(b) 的名称而闻名。无线电员并没有试图拦截每条消息。他们忽略了外交流量，或者用运

营商的话说，就是下降。迪普被分配到华盛顿班布里奇岛的部队；马里兰州切尔滕纳姆；佛罗里达州朱庇特；缅因州温特港；和纽约州阿玛甘西特。²⁸

菲律宾的 Station Cast 也收集了 Dip。罗什福尔、金梅尔和珍珠号的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卡斯特于 1941 年 4 月收到了一艘由美国海军补给舰交付的新机器。它是七个月前完善的，用于读取密码的模拟设备，华盛顿在前一年将其称为“紫色”——日本最高优先级的外交密码系统。东京外交部使用它向驻外大使传递最秘密的信息。解决这个问题是美国密码分析师迄今为止取得的最伟大的情报成就。珍珠公司没有人对紫色一无所知。²⁹



几个月过去了，Heeia 的无线电操作员发现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正如 1940 年一级无线电通讯员埃利奥特·E·奥金斯 (Elliott E. Okins) 描述的那样，H 站从“一个安静、安宁的工作地点”突然变成了“我海军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地点之一”。³⁰到 1941 年秋天，“日本海军通讯显示出更加复杂的迹象。他们引入了新型编码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消息流量稳步增长，”奥金斯说。³¹

所有这些对罗什福尔和他的密码破译者来说都很有吸引力。但 H 站与海波站的关系有一个近乎致命的弱点：在 Heeia 接收到 IJN 消息的时间与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看到这些消息的时间之间存在令人疯狂的滞后。希亚的无线电员无法将他们的拦截迅速传达到罗什福尔的地下室。两个站点之间没有电传打印机链接或双向无线电连接。Hypo 和 H 站之间有电话连接，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是一条共用线路，被 Heeia 地区的许多当地居民使用。³²电话对于传递秘密信息毫无用处。

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例行公事。H 站操作员（通常是首席无线电员霍默·基斯纳）将负责拦截。作为一名无线电员和交通分析师，他对过去 24 小时内收集到的消息进行了优先排序。然后，他整理了一份年表，突出显示了最值得注意的拦截。“我会。。。写一个小脚本，”正如基斯纳所描述的那样。³³

他的年表完成后，他将其包裹在一个包裹中，其中还包括所有 H 站截获的内容。然后基斯纳或另一名无线电员在一名武装警卫的陪同下坐上了吉普车或任何可用的车辆。下午晚些时候，他们沿着蜿蜒的巴利路越过库劳山脉，急剧下降到一条后来成为努阿努大道的道路上，然后前往珍珠，讽刺的是，途中经过了日本领事馆。

三十英里的旅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有时更长，具体取决于交通状况。整个安排激怒了罗什福尔。随着日本日益变得更具威胁性，他相信珍珠港应该实时获取 Heeia 的原始拦截，而不是在复制后二十四小时内获取。罗什福尔并没有对无线电员生气。他知道他们正在尽力而为；他对海军的制度感到不满。“我们应该有很多电传打字机，”他愤怒地说。“你看，我们每次都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相反，我们仍然不得不[使用]吉普车或自行车或摩托车，这很荒谬。我们的有线系统、电话之类的东西都很糟糕。这太糟糕了。这就像拥有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组织，却拥有一个价值十美分的商店通信系统。”³⁴

基斯纳的发言启动了罗什福尔处理新到达拦截的商务程序。该捆绑包首先移交给 Hypo 的两位流量分析师 Huckins 和 Williams。他们利用对日本海军呼号和船舶通信的了解来检查航向，以识别发送方并确定谁在与谁通话，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确定船舶的行驶方向。完成后，截获的信息被传送到地下室的另一边，传送到海波的密码分析员戴尔、赖特和霍特威克占据的办公桌上。如果他们在破解加密消息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展，那么拦截就会传递给语言学家，他们将调度移至最后阶段：密码破译和翻译。³⁵

当然，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拦截都从哈金斯和威廉姆斯传到了戴尔和他的公司。以 AN-1 编码的传输还有另一个目的地：OP-20-G 位于主要海军基地 Negat 的解密单元。AN-1 相对较新。它于 1939 年 6 月 1 日首次出现在 IJN 流量中。最初 Negat 的密码分析者承担了解决该系统的全部责任，当时称为 JN-25(a)。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直到 1941 年 1 月 1 日，日本海军将其击沉并推出了更强大的后继者 JN-25(b)。³⁶

在从 JN-25(a) 过渡到 JN-25(b) 的过程中，日本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短暂地保留了旧密码的功能（所谓的添加剂），这让 Negat 的密码破译者在恢复方面领先一步。JN-25(b)。但内加特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由于其工作量在 1940 年底和 1941 年初急剧增加，部分原因是由于紫色号的到来导致外交解密工作激增，因此 Negat 缺乏对 JN-25(b) 进行全面攻击所需的人力。³⁷

到 1941 年 1 月下旬，新日本法规的窗口已经关闭，而此时 Negat 也决定分担工作量。那年早些时候，OP-20-G 的萨福德指挥科雷吉多岛上的广播站与内加特一起攻击 JN-25(b)。³⁸这一决定激怒了 COM 14 的分析师。他们仍然受制于不屈不挠的 AD（行政法规），通常被称为“军官法规”。他们对此一事无成。

原因并不神秘。日本人不仅修改了这个代码系统，使其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从 1941 年初开始，他们开始减少使用它的频率，有时每天生成的消息不超过三到四条。³⁹随着 AD 的流量下降而 JN-25(b) 的流量增加，Pearl 的分析师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获得能让他们

取得进展的最低拦截次数。戴尔和赖特希望 COM 14 能够对抗 JN-25(b)。早在 1941 年，罗什福尔接管海波之前，他们就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们一直在乞求它，”赖特说。⁴⁰

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可能如愿以偿。1941 年 3 月 5 日，Safford 宣布解决该代码的责任将于当年 7 月转移给 COM 14。这次卡斯特提出抗议，萨福德再次改变了主意。萨福德同意卡斯特的观点，即它在地理位置上更适合捕获 JN-25(b) 传输，因此萨福德于 4 月 24 日指示卡斯特继续研究该代码，并表示“该项目不会按照先前计划转移到 [COM 14]。”⁴¹

萨福德的裁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它引起了争议，因为历史学家想知道，如果珀尔熟练的密码分析员（大多数人认为比卡斯特的密码分析员高出一两级）早在 1941 年 4 月或 5 月就对这个关键的密码系统进行了释放，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1941 年 6 月担任 COM 14 负责人时，决定已经做出，他接受了他所发现的情况。在后来的几年里，一些人想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发起一场活动来为 Hypo 获取 JN-25(b)。罗什福尔从未说过，但他很可能并没有受到劳动分工的困扰。

由于萨福德对这两个守则的描述方式，罗什福尔显然认为军官守则更为重要。萨福德当然这么认为。1945 年，他告诉国会，这是“日本海军使用的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系统。如果我们能够破解军官系统，基梅尔海军上将可能会知道日本的计划，太平洋舰队也不会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感到惊讶。”⁴²

萨福德的观点是否正确仍然是个谜。军官守则从未被打破。鉴于萨福德在罗什福尔心中的可信度，海波的负责官员可能同意他的观点。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 JN-25(b) 现在不在海波的攻击范围之内。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打破它。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将 JN-25(b) 中加密的消息的原始拦截传输到 OP-20-G。Hypo 做了它一贯做的事情：它将拦截的数据捆绑在一起，有时通过泛美快艇运往华盛顿，有时通过轮船运往华盛顿。



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员仍然感到沮丧。“[旗官代码]中的交通量完全不够，但我们被指派为主要任务，”戴尔说。⁴³“我想，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我把头撞在了石墙上。”戴尔同样不高兴的合伙人哈姆·赖特补充道：“没有人参与过这件事。”⁴⁴海波的语言学家也感到沮丧。由于密码台上的解密内容很少，他们有很多空闲时间。“这是一项无聊的工作，因为我们没什么可做的，”雷德·拉斯韦尔说。⁴⁵

海波的密码破译努力并非全部徒劳。戴尔、赖特和他们的同事们在罗什福尔讽刺地称之为“五分钱和一毛钱的东西”方面取得了胜利，这些东西是帝国海军的各种低级代码，例如人员、情报、商船和天气代码。⁴⁶日本海军的二级代码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有趣信息，但没有透露船只的航向。

几个月过去了，但收效甚微。华盛顿的海军簿记员在审计截至 1941 年 10 月 1 日的 Hypo 结果时表示，“没有恢复[旗官代码]值。”JN-25(b) 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掌握该代码的基本结构，Station Negat 主要关注旧的 JN-25(b) 流量或反向流量。这项工作收效甚微。Station Cast 尽力实时读取代码，但到 10 月 1 日，它只恢复了 JN-25(b) 50,000 个代码组中的不超过 2,400 个。⁴⁷

到 1941 年初秋，海军最有成就的密码破译者——珍珠港、华盛顿和科雷吉多的密码分析专家——都没有解读过帝国海军最重要的两部海军密码。但罗什福尔确实有后备资源。由于海波对旗帜密码的攻击没有解密，他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靠流量分析来发送给雷顿以及最终发送给基梅尔的每日情报摘要。尽管 TA 系统并不完美，但现在它已经展示了它的能力。

1941 年夏末，海波的流量分析显示的日本帝国海军形象突然变得不祥。从八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九月，日本海军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海波 9 月 5 日的总结告诉金梅尔，海军正在重组：正在组建新的特遣部队并加强通信安全。海波推测，这些拦截表明“空中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天后，即 9 月 8 日，拦截显示“航空母舰和各个空军基地之间的交通流量”有所增加。罗什福尔告诉基梅尔，这一进展表明日本海军航空母舰正在“装备”其飞机。⁴⁸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 9 月 9 日，当时 Heeia 收到的消息显示，*赤城号*航母在帝国海域与其他日本海军航母部队通信时使用了以前未使用过的秘密呼号。这种不祥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持续存在，导致罗什福尔在 9 月 24 日的每日总结中发出警告：“正常的和平时期行动或行政频率或演习正在被完全不同的演习或演习频率所取代，同样的秘密呼叫也正在被取代。”“更换]服务电话。”⁴⁹

到初秋，Heeia 截获的绝大多数 IJN 消息均以 JN-25(b) 进行加密，该代码迅速演变为主要操作代码。罗什福尔和他的交通分析师开始得出一些可怕的结论。海波在 9 月 28 日警告说：“人们普遍认为，针对大规模演习或可能是某种敌对行动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强。”

金梅尔和他在华盛顿的上级对海波的报告有何看法仍不清楚。毫无疑问，基梅尔是否阅读了其每日摘要；直到 1941 年 12 月 6 日，他的姓名缩写都出现在每份文件上。但几周



后，他才找到罗什福尔，更深入地探讨他对日本举动可能预示什么的想法。

世界并没有等待海波站解决所有问题。欧洲战争正在蔓延：1941 年 6 月 22 日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后，德国军队现在威胁列宁格勒并向莫斯科挺进。9 月 4 日，与德国的战争临近，美国驱逐舰 *格里尔号* 成为第一艘被德国潜艇攻击的美国军舰。罗斯福总统下令，如果任何美国船只或在美国护航下的船只受到威胁，美国海军“即刻开枪”。

随着日本巩固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并威胁泰国，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加剧。在华盛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继续进行旨在避免战争的断断续续的会谈。但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人士并不认为太平洋地区会出现和平。珍珠港事件中越来越多的日本海军信息分析显示，日本海军正在进行自我重组，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

海波的无线电情报向金梅尔展示了日本在太平洋行动的极其准确的画面，这是一个正在为战争做准备的国家的行动。对于金梅尔来说，主要问题是这些举动对他指挥下的部队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基梅尔的问题，也是罗什福尔的问题。他认为这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珍珠港的安全有何影响？罗什福尔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们达到目标了吗？

影子山本

他是其中之一。。。“煽动者”，并且可能会违反东京的任何命令。

——乔·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可能是美国海军中唯一一位见过山本五十六却无动于衷的军官。罗什福尔最亲密的朋友埃利斯·扎卡里亚斯和埃迪·雷顿对这位身高五英尺三英寸的身材矮小的海军上将赞不绝口，他现在指挥着日本帝国海军的核心力量——联合舰队。他们钦佩这个复杂、多面的人，指出他的高智商、精明、坚强、打牌的勇气，甚至他的常识。他们发现他很迷人。

撒迦利亚尤其眼花缭乱。1926年，作为华盛顿海军情报部门的一名年轻军官，他被邀请来到山本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舒适公寓。当时，山本是一名在日本大使馆任职的海军武官，他习惯于邀请美国同行到他的住所，偶尔进行一些单身活动，其中包括适度饮酒和打牌。“扑克是他的最爱”，撒迦利亚回忆道，“他玩起来毫无保留、毫不掩饰，就好像他必须在这场游戏中击败我们，然后才能在战争中击败我们。”¹

从这些游戏和与山本的其他社交接触中，扎卡里亚斯评价这位日本海军领导人“焦躁不安、缺乏耐心”，但也非常能干、自信、思维敏捷。雷顿也对这位海军上将情有独钟。1929年至1932年间，雷顿在东京时，两人曾见过一两次面，可能是在语言学生和大使馆官员参加的社交场合——一场戏剧派对、猎鸭活动，甚至一场艺妓派对上。莱顿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真实、非常真诚的人”，他只会不情愿地对美国发动战争。“我不认为他真的用心在这上面”，莱顿后来说。²

不管正确与否，罗什福尔对山本的看法不那么仁慈。他至少见过这位日本海军领导人两次，可能是在雷顿出席的同一活动上，也可能是在其他场合。然而他看到了一个有些不同的山本。“1941年12月7日之前，我认为山本海军上将并不是特别聪明，”罗什福尔说。

罗什福尔并不认为这位海军上将是莱顿直觉中的明智、近乎仁慈的领导人，而是“一个强硬的人物，即使在东京上级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能采取暴力行动”。罗什福尔认为他是一个威胁和性急的人，是一个可能会做蠢事的人。“在阅读了他的各种陈述，以及在我见到他的一两次场合中，我的估计是他是我们所说的‘煽动者’之一，可以想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违反东京的任何命令”，1944 年他告诉海军调查小组。³

鉴于即将发生的事件，罗什福尔对山本的冷静看法似乎更为现实。但他对日本海军上将的看法掩盖了他自己思想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矛盾。他认为山本无所不能，包括鲁莽行动，这与他在 1939 年被任命为强大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之前对日本海军的长期看法相冲突。

罗什福尔认为，日本在太平洋的战略野心因其海军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而受到限制。日本一直在自己的邻国侵略，占领了满洲里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威胁其远东邻国。但它会对美国采取防御性的态度，不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罗什福尔在 1934 年就曾这样想过，当时他为里夫斯海军上将写了关于日本海军选项的备忘录，并且在 1939 年安德鲁斯上将将他纳入他的侦察部队战争规划团队时，他继续持有这种观点。

罗什福尔现在对日本的困扰变得更加严重，但他仍然对 1934 年的中心假设感到满意。无论日本做什么，它都可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将是理性的。如果日本违背所有理性和常识，在马尼拉或珍珠港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战，结果将是一个已成定局：战争。罗什福尔相信日本知道这样的冲突将如何结束。

“如果我们与日本发生战争，日本人不可能获胜，”罗什福尔后来重建了他当时的想法。“因此，日本不会直接对抗美国，而是会通过例如可能夺取新加坡、当然是东南亚、也许是一些岛屿但不是菲律宾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战争[与美国]”相反，他认为，日本人将“沿着亚洲大陆前进……”。并可能针对马来群岛采取行动，但肯定不会针对美国。”罗什福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他后来称之为“不幸态度”的人。⁴

这种“态度”是 1941 年秋珍珠港事件中许多人（或许是大多数高级军官）的智力包袱的一部分。确实，他们倾向于像罗什福尔那样认为，与日本的战争可能是日本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远东。但他们也认为，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那也几乎是偶然的。他们推测日本可能会攻击盟友，英国或荷兰，而美国会被拖进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在远离夏威夷的帝国水域进行的高潮对决中取得胜利。这将是一场期待已久的与帝国海军的决战。

矛盾的是，山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撒迦利亚-雷顿对山本的看法并不完全错误。在日本军事政治背景下，他被视为温和派。他反对 1931 年入侵满洲，反对 1937 年与中国发生陆地战争，以及 1940 年秋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签署的三方条约。他在这些问题

上的立场使他成为亲战军国主义者暗杀的目标。为了让他免受伤害，海军部于 1939 年派他出海，让他指挥联合舰队。

1941 年最后几个月，随着日本逐渐走向战争，山本已经成为海军界和日本人民的传奇人物。每个学生都知道这位传奇军官的故事，他在 1904 年 5 月的日俄战争期间在一艘巡洋舰上服役，在对马岛战役中受伤，失去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山本的事业蒸蒸日上。

作为 20 年代的高级军官，他推动了推动日本海军航空事业发展的创新。⁵他帮助制定了海军中程轰炸机和可携带远程鱼雷的飞机的开发。山本倡导的成果之一是 A6M 零式的出现，这是一种以其速度和机动性而闻名的远程战斗机。很快就会听到零式飞机的消息。

整个 1941 年，山本致力于影响帝国海军对抗美国的战略学说。他公开表示他反对这样的战争。但如果事实证明战争不可避免，他敦促海军放弃日本海军计划的核心内容：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美国和日本战列舰在帝国水域进行传统的交锋（美国海军的镜像）战争计划橙色）。当然，在日本海军版本中，日本帝国海军击败了美国海军。

但山本曾在美国广泛旅行。他了解该国的生产潜力。鉴于美国在军事能力上的战略优势，他认为日本海军不可能通过被动等待敌方舰队出现在日本本土海域来赢得决战。如果他不顾自己的判断力而被命令作战，他会想发动一次强有力的先发制人打击，削弱美国在太平洋发动战争的能力，从而迅速结束冲突。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选择参战，他担心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日本也无法获胜。1941 年初秋，山本对近野文麻吕亲王说：“前六个月或一年我会相当疯狂，但第二年和第三年我完全没有信心。”⁶山本准备掷骰子；他认为这是日本唯一的机会。

罗什福尔和美国海军中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是，山本在几个月内就改变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思维。他从莱顿眼中的睿智哲学家，变成了罗什福尔眼中的煽动者。尽管山本并未脱离帝国总参谋部的控制，但正如罗什福尔可能会说的那样，山本正准备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罗什福尔的命令是追踪日本帝国海军。但他不确定自己在寻找哪一支——受自身利益引导而克制的日本海军，还是一支由煽动者领导的更加反复无常的海军。由于无法证实这两种倾向，他一边权衡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一边倾向于自己最初的想法——他将这种“不幸的态度”归因于许多美国海军最高层军官。他认为日本帝国海军会避开美国，罗什福尔并没有轻易放弃坚定的信念。

“现在，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曾经试图与罗什福尔争论的特克斯·比亚德说。“但他也非常非常固执己见。”⁷



但罗什福尔并不鲁莽，也不像珍珠港的一些人那样自满，怀疑帝国海军会攻击任何西方国家。他并没有低估日本人，知道他们会袭击某个地方。战争即将来临；罗什福尔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他怀疑这是否是美国领土，但他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1941 年秋天，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们寻找线索，告诉他们日本海军的走向。他们嗅出日本海军动向的最大希望是每天在希亚拦截并通过吉普车发送到海波的军舰之间稳定的无线电通讯。但 Hypo 的分析师在之前描述的障碍下运作：他们无法评估用他们无法破解的代码加密的消息，或者就此而言，OP-20-G 阻止了他们尝试破解。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用 IJN 操作代码 JN-25(b) 加密的消息到达地下室，由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扫描（从外部获取呼号和其他数据），然后运往华盛顿进行解密。罗什福尔认为 JN-25(b) 在 Cast 站和 Negat 站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假设他会被告知这些努力的成果（如果有的话）。

当罗什福尔等待与 JN-25(b) 相关的消息并看着他的密码分析人员与顽固的军官密码作斗争时，罗什福尔则通过流量分析来寻找答案。无线电情报已经为国家情报局主要海军的分析人员提供了关于日本海军部队的非常准确的信息：其数量和总体组织。作为负责海波的军官，罗什福尔可以获得那张日本海军的照片。得益于无线电情报，美国海军得知日本拥有大约 230 艘战舰，其中绝大多数分配给山本强大的联合舰队。⁸其余大部分被分配到中国战区。

美国海军从包括 H 站在内的 RI 前哨基地得知，山本的战舰已被分成不同的舰队。其中包括第一舰队，或称战斗部队，由三个战列舰师组成，每个战舰师各有两艘战舰；第二舰队，或称侦察部队，主要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用于封锁和运输目的的第三舰队；第四舰队被指派执行任务中的防御任务；第五舰队几乎一片空白；第六舰队由六个潜艇中队组成。⁹

联合舰队的先锋是其十艘航空母舰。其中六艘是重型航母，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们体积大、速度快，并且可以运载大量飞机。其中包括较老的庞然大物“赤城”号和“加贺”号（构成航母第 1 级）、两艘建于 1930 年代的小型高速航母“苍龙”号和“飞龙”号（CarDiv

2)，以及最近建造的“翔鹤”号和“瑞鹤”号（CarDiv 5）。这六艘航空母舰由四艘较小的航空母舰提供支持：龙城号、凤翔号、高龙号和春日丸号（后更名为太阳号）。¹⁰

尽管有很多有用的信息，美国海军却从未了解山本的航母是如何组织的。1941 年初，ONI 将 CarDivs 1 和 2 归入第二舰队，将 CarDiv 5 归入第一舰队。然后在 1941 年中期，ONI 看到日本帝国海军进行了重组，并得出了一个新结论：所有 10 艘航母在一个实体（航母舰队）中一起运作。ONI 的配置错误地暗示这是一个操作单位。事实上，日本海军航母确实分为五个师（每个师两艘航母），但它们并不属于一个单位。航母舰队是一个行政实体，而不是一个作战实体。^{11 艘}日本海军航空母舰可能在联合舰队的任何地方运行。

罗什福尔的助教们忙于追踪所有这些战舰，他们主要通过推断来完成这一任务。根据帝国海军的组织计划，某些船只总是与某些其他船只相关联。特定的驱逐舰被分配给特定的航母和战列舰。由于驱逐舰的数量多于航母和战列舰，因此通常更容易获得这些船只的呼号。因此，当流量分析显示某艘驱逐舰在移动（与某艘特定航母相关）时，分析人员推断一个航母师也在移动。他们通常是对的。

希亚的无线电员日复一日地从空中收集信息，经过哈金斯、威廉姆斯和罗什福尔的分析，这些信息显示日本海军和空军力量正在稳步增强，主要在南中国海，但也在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托管地区。罗什福尔 1941 年 10 月 21 日的总结听起来很刺耳：“没有任何明确的指向，给人的印象是大规模的筛查演习或行动至少正在进行中，主要涉及托管地、打狗-海南印度支那的部队。地区[和]千岛群岛。”¹²

帝国海军在台湾南部的打狗岛和高尾岛都设有相当大的基地。1939 年，日本占领了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大岛海南岛。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不完全令人意外。千岛群岛则是另一回事。它们由日本管辖，由距离日本帝国海军内海总部数百英里的荒芜火山岛群岛组成。它们从日本最北的省份北海道的最北端延伸到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全长 700 英里。

鉴于千岛群岛靠近北太平洋，而且它们作为通往夏威夷群岛和向东的海上航道的出发点很方便，在这些水域的演习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他们没有。海波的任何人，无论是罗什福尔还是他的任何分析师，都没有质疑日本海军为什么要在远至千岛群岛的北方举行演习。没有人怀疑他们是如何参与山本的大胆计划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开始显现，并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孵化出来。

就在海波的分析人士似乎对日本在南海的动向和授权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时，日本帝国海军突然设置了障碍。它改变了所有舰队和空军单位的呼号，并于 1941 年 11 月 1 日（夏威夷 10 月 31 日）生效，这一进展一度让美国海军无线电员和分析人员一无所知。这一举动并不出人意料。日本海军往往每六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呼号。这本身并不令人担忧，但这

确实意味着 OP-20-G 分散在太平洋各地（珍珠港、希亚、科雷希多岛和关岛）的交通分析师必须疯狂工作数天，才能重建日本海军的呼号他们正在追踪的部队。起初，这种变化似乎是例行公事。

令人惊讶的是，罗什福尔和他在科雷希多岛和关岛的同行很快就识别出了日本海军各主要舰队的至少一些呼号。¹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分析人士在恢复工作中得到了日本人自己的帮助。“你可以告诉某些日本无线电操作员，”关岛无线电员乔斯林说。“有些人会有一些的摇摆”，或者说他们处理无线电报键的方式具有个性化的风格。这暴露了他们，从而暴露了他们船只的身份。“我们会认识那些人。”¹⁴

呼号的改变并没有阻止罗什福尔和他的海波分析师做出一项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可能会改变罗什福尔对山本太平洋战略的整体构想。海波的两任首席交通分析师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在拉斯韦尔语言学家的帮助下，将日本海军电报的收件人（罗马片假名“*Itikouku Kantai*”）解释为第一航空舰队。¹⁵

罗什福尔于 11 月 3 日通知基梅尔，这次拦截表明“海军航空兵的全新组织”。海波的每日总结还指出岸基空军部队和舰队空军部队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联系。“他们在指挥意义上的联系。。。以前从未发生过，但在*航空机队的概念*下很容易被接受”（强调原文）。¹⁶这是新鲜事，但它预示着什么？

罗什福尔不知道的是，海波偶然发现了海军航空力量空前集中的情况，这是山本于 1941 年 4 月组建的。他将这个新团体称为第一航空舰队。它由六艘航空母舰组成：*赤城号*和*加贺号*（CarDiv 1）、*飞龙号*和*苍龙号*（CarDiv 2）以及*瑞鹤号*和*翔鹤号*（CarDiv 5），搭载 464 架飞机：137 架战斗机、144 架俯冲轰炸机和 183 架鱼雷机。它还包括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三艘潜艇和八艘油轮。它构成了日本所说的“攻击力”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¹⁷

罗什福尔认为海波的发现很重要，但他不知道有多重要。他、他的分析师和雷顿都没有意识到，海波已经遇到了强大的舰队，该舰队将于 1941 年 11 月 25 日（夏威夷时间）离开千岛群岛，穿越北太平洋，并于 12 月 7 日移至距离欧胡岛北海岸 230 英里以内的地区。。鉴于前往第一航空舰队航母的大量交通，罗什福尔和莱顿猜测可能正在举行一场大型联合舰队演习。但新舰队似乎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¹⁸

搜寻有关这支新舰队的更多信息以及太平洋彼岸正在发生的事情突然变得更加困难。罗什福尔和他的海波团队不知道的众多事情之一是，四月份第一航空舰队的创建打乱了美国海军的日本海军组织结构图。国家情报局和海军全体人员都不知道，第一航空舰队是由其他联合舰队部队和纯粹的行政航母舰队拼凑而成的。*比睿号*战列舰和*雾岛号*战列舰被 ONI

视为第一舰队第 3 分队的一部分，巡洋舰利根号和竹间号此前被视为第二舰队第 8 分队，现在属于第一航空舰队。¹⁹

山本的第一航空舰队使美国海军自认为对帝国海军的了解变得过时。因此，罗什福尔的分析师无法总是确定哪些船只属于哪里。呼号显示军舰之间的连接方式发生变化，在海波造成了混乱。读完海波的每日总结后，雷顿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各个单位不再有他们正常的母亲，”雷顿后来说。“也就是说，每个舰队指挥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母亲，都拥有一定的鸡，而这些鸡中，有一些已经不再属于母亲，而是属于其他舰队的其他母亲了。”²⁰

罗什福尔对这些和其他事态发展感到不安，得出了一些结论。“从 11 月 1 日左右开始，我们在对[无线电]流量的研究中发现，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他后来说。“我们无法确定它是什么或任何方向。。。很明显，有一些东西正在形成。”²¹

为了提高海波的警惕性，罗什福尔对地下室进行了重大改造。八月，他制定了每周工作七天的制度；现在他把海波的所有官兵都安排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表上。地下室现在将全天候有人值班。至少一名军官和几名职员总是值班。“1941 年 11 月初，太平洋局势变得令人担忧，”贾斯珀·霍姆斯 (Jasper Holmes) 写道。“我们意识到战争迫在眉睫，作战情报



部门开始保持持续监视。”²²

海波的分析师再也没有在无线电通讯中发现过第一航空队。就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家而言，新舰队已经从地球表面消失了。他们很清楚为什么。他们怀疑 11 月 1 日的呼号变更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例行公事，他们认为日本人利用这一变更作为一个机会，引入了更安全的信息传递程序。他们的这个猜测是正确的。

现在在 Heeia 接收到的大部分交通广播对于 Pearl 的分析师来说毫无意义。Hypo 于 11 月 3 日观察到，“东京通讯系统继续发出一般信息”。“这样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进口量也无法被理解。单纯的呼叫变更并不能解释这种性质的活动。”²³

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感到困惑，因为接收信息的日本海军部队现在不太可能在外事派遣的标题中提及。Hypo 在 11 月 6 日的每日摘要中指出：“以前，东京电台在向相关单位的一名成员发送快讯时，会致电该单位。”“从昨天下午开始，所有广播消息都发送到一个电话，而不考虑消息的收件人。通信安全领域的这一新进展将阻碍无线电组织的恢复。”²⁴

帝国海军在两个关键方面改变了其通信程序。首先，它现在倾向于避免公开谈论它正在联系的舰队单位；针对特定部队的消息更频繁地包含在整个舰队中流通的一般通信中，这使得美国海军窃听者更难识别收件人。其次，IJN 呼号现在更有可能隐藏在消息文本中，而这些文本无法读取，因为它们被编码在难以破译的 JN-25(b) 中。原本艰苦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第一航空舰队的消失和日本海军通讯安全的收紧与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同时发生。11 月 5 日，海军中尉斯塔克通知金梅尔海军上将和驻马尼拉的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托马斯·哈特上将，日本帝国海军已下令所有日本商船“完全撤出”西半球水域。“目前没有船只从日本出发，”斯塔克在他的射线照片中说道，罗什福尔从布洛赫司令那里得知了其质内容。²⁵

太平洋撤出商船的决定视为战争即将逼近的“信号”。²⁶尚不清楚他是否向金梅尔传达了他强烈的危险感。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据称，罗什福尔的老朋友扎卡里亚斯上尉向金梅尔介绍了这一事态发展的重要性，他说他曾在 1941 年 3 月告诉金梅尔：“[即将发生敌对行动的最早迹象之一”。。。。商船将撤回日本”——金梅尔否认曾从撒迦利亚那里听到过这一警告。²⁷

扎卡里亚斯-金梅尔的喧嚣一直困扰着珍珠港事件的争论数十年，并引发了人们对金梅尔最亲密的助手向他通报情况的透彻程度的质疑。金梅尔坚称他不知道 *马鲁斯的事*。莱顿对金梅尔所说的关于他们离开太平洋的事情显然没有被记录下来。尽管罗什福尔从未这么说过，但这可能是他希望更容易接触美国舰队总司令的场合之一。他将金梅尔视为他的最终客户，但他们很少见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只有一次值得注意的会议。

无论无线电通讯被拦截的情况有多紧急，罗什福尔都会按照惯例通过雷顿向基梅尔通报情况。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效，尽管它使罗什福尔与他最想服务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并不总是知道莱顿对金梅尔说了些什么或没说什么。罗什福尔永远不会绕着雷顿转，“他是我的亲密朋友”。正如他后来所说，“我无法绕过，或者——正如我们在海军中常说的那样——我无法直接前往”金梅尔来“围堵”他。“我不能对艾迪做这种事。”²⁸

几周来，罗什福尔和他的交通分析师在电子雾中眯着眼睛寻找山本联合舰队的迹象。他们一看到新的特遣部队或新的舰队活动模式，就因为日本海军无线电人员采用的某种策略而迷失了方向。他们认出了这些策略，并为自己有能力发现这些策略并命名和描述他们看到的令人惊奇的事物而感到自豪。他们了解了所有不同种类的无线电通信。他们没有被愚弄。

因此，当日本的发送站在空中充斥着一个月前的命令时，罗什福尔的团队以直率而精确的方式对这些拦截进行了标记：“东京广播再次发送虚拟流量”（11月3日）。当舰队单位在通信中使用不规则地址时，罗什福尔的小组注意到了它们：“大量的联合舰队流量现在出现了秘密（战术）呼叫”（11月6日）。再次：“对主要舰队进行大量交替呼叫。。。使图片更加混乱”（11月7日）。²⁹

几周过去了，罗什福尔、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发现自己从希亚的拦截中提取的信息越来越少。他们会走到这么远，然后遇到障碍。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知道发生了什么。山本的无线电兵使用了书中的每一种技巧来隐藏日本海军部队的动向。他们正在创造伪装——帝国海军可以在其后面隐藏的电子烟幕。他们并不是想欺骗。罗什福尔的团队可能感到困惑，有时甚至盲目，但他们并没有被欺骗。

“面对训练有素的反通信情报组织，比如 [Hypo]，”罗什福尔说，“欺骗他们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他怀疑帝国海军甚至试图系统地使用无线电传输来伪造联合舰队部队的位置、行动和方向。可以肯定的是，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可能会错误识别船只或误读信号，从而导致船只错位。但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助教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其次是因为日本人做了什么。罗什福尔说：“不，我认为太平洋地区的无线电欺骗不会成功地对付我们自己的现场操作员以及哈金斯和威廉姆斯等我们自己的人员。”“我不这么认为。”³⁰但罗什福尔的这



种观点正确吗？

11月1日，山本再次改变了规则。他在漂浮在内海佐伯湾的旗舰长门号上发布了第一号联合舰队令。该命令以及接下来几天发布的后续命令指示第一航空舰队的通信部队自11月23日起“发送虚假信息，给人留下舰队主力位于内海西部的印象”。³¹

但舰队没等那么久就开始在无线电波中充斥虚假信息和新型虚假流量。苍龙号前往夏威夷途中担任通信和情报官员的石黑进中校表示，帝国海军很早就制定了一项协调一致的无线电欺骗计划。石黑一雄说，日本人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消除美国人可能因日本海军无线电通信量突然增加而产生的怀疑，这种情况必然会在12月袭击之前发生。³²

石黑一雄解释说，日本需要伪装的交通并不是来自第一航空队驶向夏威夷的交通。预计不会有这样的流量。根据山本的计划，木户舞台将遵守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不发出任何信

号。但当东京的帝国海军总部向向东航行的木户舞台以及前往南中国海的另一支日本海军部队南征军发送信息时，电波中将充满信号。所有人都被命令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美国时间）开始敌对行动。当然，船只可以在不打破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接收信号；他们只需要听。³³

山本担心的正是岸基交通不可避免的爆炸式增长。为了让美国海军交通分析员不会注意到日本海军无线电模式的任何变化，帝国海军已于 11 月初开始发送诱饵消息。正如石黑浩所描述的那样，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人为地保持高流量。

木户舞台的行踪。自 11 月初以来，该舰队的 33 艘军舰和支援舰中的大部分都分散在内海各地，通过一条连接它们与东京的秘密电缆接收命令。但在 11 月中旬，他们准备重新部署到新站点；山本希望美国人认为他们仍在内海。³⁴



罗什福尔的观察窗口继续缩小。第一航空舰队的航空母舰将不会再被发现太久。11 月 7 日，“加贺”号在九州西岸面向东海的佐世保停靠，两天后“赤城”号也紧随其后。“航母师的旗舰是赤城，位于佐世保地区，”海波的每日总结在 11 月 9 日准确报道。同一天，翔鹤号和瑞鹤号抵达广岛附近内海东部海域的港口城市吴市。海波 11 月 10 日报道称，“航母师的几支部队正在吴市和佐世保港停泊。”Hypo 11 月 9 日至 10 日的每日摘要将是其最后一份准确的运营商报告，直至 12 月 7 日。³⁵

11 月 10 日之后，日本最南端的九州省五个陆基航空站——鹿儿岛、和泉、鹿屋、佐伯和富高——每天都会发出虚假无线电信息。一些信息从这些基地转发到飞机，然后再从飞机传回岸上。同时，第一航空舰队熟悉的战术频率 4963 kHz 上闪烁着信息，该频率在最近的一次演习中被广泛使用。其效果是表明木户舞台继续在内海进行训练。³⁶

山本还下令从海上来源发送欺骗性信息，其中之一是老式战列舰摄津号，现在用作演习训练船。11 月中旬，它承担了新的角色。从 11 月 16 日到 11 月 27 日，摄津号出发并进入内海和九州周边海域不少于 9 个港口，其中包括吴市、岩国海、佐伯海、油津市、有明湾和红白海，然后返回其母港。基地位于吴市。一位日本海军消息人士在给作者的信中表示，“大型目标舰摄津号向来自日本沿海水域的美国窃听者传递了虚假信息”。³⁷

随着九州海岸电台发出虚假信息，摄津号在内海周围也发出同样的信息，第一航空舰队的军舰在 11 月的第二周开始脱离美国海军的电子控制。有时单独，有时成小群，船只离

开内海，缓缓进入太平洋，然后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向北航行，到达千岛群岛南部的一片荒芜水域希托卡普湾，距离内海舰队总部数百英里。船只静静地向北行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噪音，而在内海，摄津号则保持着虚假交通的稳定鼓声。

木户舞台的全部 33 艘船都已抵达偏远地区，按照山本的命令，他们遵循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政策。往返一冠湾的通讯极少。如果需要将消息传递到东京或内海的舰队总部，则会提前安排一架特遣部队飞机将消息运送到日本北部的港口城市大凑，从那里将消息发送到目的地接受者。³⁸

第一航空舰队的舰艇在这个荒凉、几乎闻所未闻的海湾集合，等待山本的最后命令，驶入北太平洋寒冷的水域。“现在我们的联合舰队部队正在为战争进行部署，”山本参谋长宇垣马留海军上将在 11 月 23 日的日记中写道。“利用美国、英国和荷兰战争准备不足的机会，一切都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³⁹

山本精心策划的无线电欺骗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误导了 Hypo 和 Cast 电台的交通分析师，这仍然是一个谜。Hypo 的分析师实际上发现了许多可疑的 IJN 通信，然后要么丢弃它们，要么不予考虑。山本的无线电人员产生的大部分电子烟雾可能甚至没有被美国窥探者注意到。汤米·戴尔多年后断言：“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在内海进行的假交通活动，旨在欺骗美国，但并未被美国拦截。”⁴⁰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美国海军窃听者在 11 月中旬“失去”了山本号最大的六艘航母以及组成木户舞台的其他军舰。即使没有山本的计谋，他们也很难追上他们。不发射信号的船只无法被追踪。当船只驶向千岛群岛时，打击部队与东京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几乎停止了。⁴¹在通过秘密电报收到前往一冠湾的行军命令后，船只不需要“交谈”。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当木户舞台从内海移至一冠湾时，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开始犯错误，科雷吉多岛的无线电情报官员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在联合舰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上，卡斯特站和海波站似乎步调一致。一周又一周，两个站的分析员都将“木户舞台”的航母定位在内海和九州周边海域。海波的每日总结对此提供了一些保证：“舰队在吴地区仍然相对不活跃”（11 月 12 日）；“航母仍留在本土水域，其中大部分在港口”（11 月 14 日）；“除少数在九州地区

运营的航空公司外，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在吴佐世保地区”（11 月 17 日）；“没有检测到来自家乡水域的运动”（11 月 18 日）。⁴²

但美国海军交通分析师确实看到了一些事情。罗什福尔和他的同伴并没有忽视联合舰队的所有动向。并非所有舰队特遣部队都像第一航空舰队那样严密保密，也不是所有呼号都丢失、伪装或巧妙隐藏而无法识别。透过所有的噪音和电子噪音，交通分析师能够跟踪许多船只并辨别日本海军活动的一些独特模式。他们看到的是9月和10月首次发现的趋势的强化——在日本以南的南中国海集结兵力，以及在托管领土（尤其是元帅群岛）持续集结联合舰队部队。

马歇尔群岛实际上毗邻威克岛，而且距离中途岛和夏威夷也非常近（贾卢伊特距珍珠港 2,500 英里）。但那里的积聚似乎很明显。随着这项活动的继续，罗什福尔的团队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11 月 20 日至 21 日，通过幸运地收到呼号，他们确认了一个潜艇中队抵达马歇尔群岛。海波的分析师根据广泛的迹象和强烈的直觉，在 11 月 23 日推测：“由于无法证实这种印象，据信在马歇尔群岛执行任务的潜艇数量比以前可能的要多。绝对可以避免无线电拦截。”⁴³

海波的猜测被证明是正确的。分析人士偶然发现了在“木户舞台”12月 7 日袭击期间将部署在珍珠港周围海域的潜艇部队的先头部队。但黑暗降临之后：直到手术结束后才再次听到潜艇的消息。

在同一份 11 月 23 日的总结中，海波对远太平洋局势的发展做出了尖锐且令人不安的评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过去几天收集的印象和之前总结的印象相矛盾，即部队的调动要么迫在眉睫，要么或实际上正在进行，至少部分是向南进行，掩护部队从委任统治地出发，并且有可能在帕劳地区集结或集结打击部队。”⁴⁴这里指的是西加罗林群岛的帕劳群岛，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以东约 600 英里处。

两天后，即 11 月 25 日，海波的技术援助人员对这一估计进行了跟进，并得出了更令人不安的观察结果：“一个或多个航母师出现在托管任务中。”⁴⁵该报告掩盖了一个含糊之处：托管地从西太平洋的加罗林群岛一直延伸到中太平洋的马歇尔群岛，绵延 2000 英里。海波相当肯定帕劳地区有一个航母师。但马歇尔群岛也有一艘航母吗？四天前，即 11 月 19 日，Hypo 在贾卢伊特收到了一个呼号，识别为瑞卡库航空公司（*Zuikaku*），但分析师承认这可能是通信错误。⁴⁶海波的助教变得紧张起来。

海波报告称，可能有两个日本航空母舰师就在委托地附近——而且其中一个师也可能在元帅舰队——罗什福尔引起了金梅尔海军上将的充分注意。Kimmel心里已经有很多想法了。同一天，即 11 月 25 日，他收到了来自海军司令部斯塔克的以下警告：“与日本谈判

取得有利结果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怀疑。“该电报让他知道，日本海军和陆军的行动表明，有可能“向任何方向发起突然的侵略行动，包括攻击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南部脆弱的菲律宾或关岛”。⁴⁷

随着华盛顿现在实际上想象日本袭击美国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菲律宾和关岛，美国可以逃避与日本的战争的想法变得更难以维持。除了 OPNAV 的秘密信息之外，金梅尔还必须面对在距离马歇尔群岛不超过 2500 英里的地方出现一艘日本海军航母的可能性。他叫来了情报官员埃迪·雷顿，与他一起回顾了海波站记录的联合舰队最近的动向，特别是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兵力集结，现在甚至可能是托管地的航母。Kimmel 想知道 Hypo 是否已收到这些估计的确认。

“金梅尔上将问我们从其他部队收到了什么，”莱顿说。“我回答说，‘还没有。’然后他指示我告诉罗什福尔指挥官，他希望[他]就OPNAV和[电视台演员]注意到的进展发出特别信息。”⁴⁸

现在球在罗什福尔的场上。基梅尔通过雷顿发出的指示正是罗什福尔认为海波成立的命令：今天告诉美国舰队总司令日本人明天要做什么。他召集了顶尖的助教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并向最经验丰富的分析师戴尔、赖特、霍特威克、拉斯韦尔和富林维德征求意见。

这次集思广益会议产生了一份 220 字的快报，其中罗什福尔描述了帝国海军部队的组织和可能的行动，这些部队正在集结并开始在远太平洋地区移动。⁴⁹他们正在向南移动。罗什福尔说，过去一个月，日本第二舰队司令一直在组建一支特遣部队，其中包括第二和第三舰队的大部分人员，以及第三驱逐舰中队、第五潜艇中队、第七巡洋舰师、联合空军和来自第一舰队的第三战队的部分人员。

罗什福尔看到了联合空军的大部分，由岸基海军航空中队组成，目前在台湾西海岸的打狗和中国南部沿海的海南岛集结。他还看到第三舰队部队正向台湾东海岸的大型海军基地高尾和巴哥进发。他说，巡洋舰和驱逐舰先遣部队已经向华南地区进发。

罗什福尔推测，在更远的东部，至少三分之一的日本潜艇部队，连同第二十四航空中队和至少一个航母师，都集中在马歇尔号。从这些快速部署的部队中，他得出结论，以海南和台湾为基地，并以帕劳、西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的部队为补充的“强大部队”，准备攻击东南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罗什福尔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两支日本海军联合起来，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起一场经典的钳形攻势。贾斯珀·霍姆斯在回忆罗什福尔当时的想法时写道：“更坚固的钳子将穿过南海，另一腿将从帕劳推进到婆罗洲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潜艇部队的大部分以及已经发现的航母将在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占据防御阵地，以保护行动的东侧免受美国可能发起的任何反对夏威夷的海军。⁵⁰

罗什福尔于 11 月 26 日发出了他的电报，将其发送给驻马尼拉的亚洲舰队指挥官托马斯·C·哈特 (Thomas C. Hart)，COM 16（负责管理驻地广播站），并抄送海军上将金梅尔和布洛赫。他没等多久就得到了人们的回复，尽管这些回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一天后，即 11 月 27 日，Station Cast 给了他回复，给出了自己的估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罗什福尔的估计存在争议。在发给罗什福尔的海军高层的一份快讯中，卡斯特的无线电情报小组对海波关于潜艇和航母已按任务抵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⁵¹Cast 的 RI 和 Hypo 的 RI 之间显然存在意见分歧。会有人质疑哪个是正确的。

正如罗什福尔当天早些时候发现的那样，卡斯特的报告并不是 11 月 27 日袭击珍珠港的唯一令人不安的快报。他接到了布洛赫司令的电话，布洛赫司令刚刚收到了金梅尔的消息，而金梅尔又收到了华盛顿发来的另一条秘密信息。现在金梅尔想与罗什福尔商量。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否可以来访？罗什福尔会的。

与金梅尔的邂逅

来说，这就像两座大山一样，
但地下室是秘密会议最安全的地方。

——威尔弗雷德·J·“贾斯珀”·福尔摩斯

对于金梅尔上将想要见他，罗什福尔并不感到惊讶。在他报道日本海军部队在南中国海联合，甚至出现在马歇尔群岛的一天后，卡斯特站的反应虽然与罗什福尔的总体情况相似，但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卡斯特质疑海波的发现，即航母和一支大型潜艇部队已经抵达马歇尔。卡斯特特别强调了航母的情况：“我们最好的迹象是，所有已知的第一和第二舰队航母仍在佐世保-吴地区。”Cast 以一个踢球结束了评估：“评估被认为是可靠的。”¹演员复制了 Kimmel。

两个解密单位之间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大约在海波站和卡斯特站提交相互矛盾的报告时，OP-20-G 的萨福德向海军中尉斯塔克分发了一份令人费解的备忘录，并抄送了海军通讯总监诺伊斯少将；以及新任海军情报总监西奥多·S·“平”·威尔金森上尉。这份备忘录让罗什福尔感到困扰。萨福德在纸上写道，他认为卡斯特的估计比海波的估计“更可靠”。²

他的备忘录似乎不是由 Hypo-Cast 在山本航母位置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引起的，尽管它对这场争端有影响。相反，它是基于萨福德从罗什福尔的另一位老朋友、现任国家情报局远东部门负责人的麦科勒姆指挥官那里收到的建议。麦科勒姆认为，卡斯特的估计比海波的估计更值得重视，因为它在无线电情报的三个领域似乎具有优势：菲律宾的无线电接收

更好，卡斯特的分析师据称正在“阅读 JN-25(b) 中的消息”，以及卡斯特正在受益来自与英国远东联合局在新加坡的远东联合局交换技术数据。

萨福德的备忘录称，海波在解决《军官守则》的任务上做得并不好。罗什福尔的部队被描述为“除了天气密码和其他小型系统之外，无法读取日本海军的任何内容”。³罗什福尔目瞪口呆。诚然，卡斯特的无线电塔的位置比夏威夷的无线电塔更适合接收帝国海军的通讯。尽管如此，正如海波最近对日本海军在南中国海活动的估计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夏威夷在这方面仍占有一席之地。

更令人困惑的是萨福德在密码破译方面对 Hypo 和 Cast 进行了令人反感的比较。罗什福尔非常清楚，无论是 Corregidor 还是 Pearl 都没有将其对 IJN 活动的估计建立在密码分析的基础上。他知道两者的估算几乎完全依赖于流量分析。这告诉他，海波和卡斯特在揭露各自负责解决的代码方面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他还怀疑英国人在 JN-25(b) 方面的努力是否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莱顿后来说，这份备忘录“伤害了乔”。“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充满热情的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自我反省和智力上的角力，他就不会得到这些印象、这些东西。[所以]他对他们没有接受他的发现感到失望。”⁴

金梅尔对海波卡斯特之争的看法只能猜测，但他很难高兴。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与海军顶级密码破译者之间的争论。他需要清晰，而不是混乱。作为一名进攻型海军上将，他对防守不感兴趣，他需要知道该相信哪一个评估：海波的还是卡斯特的。山本的航母在哪里？有些是相对较近的（近 2,500 英里）还是不是？马歇尔队发生了什么？日本在那里快速增长的兵力是否构成了直接威胁？

鉴于华盛顿又于 11 月 27 日中午左右收到了另一封电报，基梅尔对答案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它的措辞与其他的略有不同，以简短而有力的开场白开头：“这是战争警告。”由斯塔克的战争计划主管、海军少将里士满·凯利·特纳准备的消息继续说道：

“与日本寻求稳定太平洋局势的谈判已经停止，预计日本将在未来几天内采取激进行动。日本军队的数量和装备以及海军特遣部队的组织表明，日本正在对菲律宾、泰国或克拉半岛甚至婆罗洲进行两栖远征。执行适当的防御部署，为执行 WPL 46 中分配的任务做好准备。”⁵

命令舰队指挥官执行适当防御部署的最后一句话在金梅尔就会跳出来。他听取了海军战争计划的简报，该计划现在被称为“彩虹五号”，其中 WPL 46 是最新的版本。根据 WPL 46，金梅尔将遵循防御战略，要求他保护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萨摩亚、荷兰港、中途岛、威克岛、约翰斯顿岛，当然还有夏威夷。这就是海军中将斯塔克于 1940 年提出的所谓“狗计划”

战略的精髓，并被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首领所接受。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再转向日本。⁶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守势。

但金梅尔却很冒犯。如果与日本的战争爆发，他想采取行动，尽最大努力对联合舰队进行打击。OPNAV 以有限的方式同意，如果发生战争，WPL 46 可能要求他在太平洋中部岛屿发动有限的进攻，但不是立即。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防御，随后可能转向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以减轻日本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压力。⁷命令就是命令，但 Kim mel 不喜欢拖延。他所想象的不是太平洋舰队采取防御姿态，而是一支舰队驶向马歇尔群岛。

OPNAV 信息到达后不久，基梅尔在位于旧潜艇指挥大楼（现为舰队总部）二层甲板上的斯巴达住所中召集了他的高级助手。该小组包括他的参谋长 WW “Poco” Smith 上尉；他的行动官沃尔特·德拉尼上尉；和他的战争计划官员 CH “Soc” 麦克莫里斯上尉。最重要的是随心所欲、言辞尖刻的麦克莫里斯，他无疑是金梅尔随从中最聪明的一个。他的绰号是“苏格拉底”的缩写，在安纳波利斯因其“秩序井然的大脑”而获得。⁸“我们称他为圣母院幽灵，”罗什福尔说。“因为他是世上最丑的人——一团糟，一张麻子脸，一个大脑袋，矮胖的身体，细长的双腿，以及梳妆台上一流的无精打采。但他非常聪明，可以咒骂任何人。”

⁹

麦克莫里斯和罗什福尔很熟。除了雷顿之外，他是罗什福尔在珍珠城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大脑和讽刺能力只是他们共有的两个属性。麦克莫里斯经常去罗什福尔的地下室拜访，他们在那里喝着咖啡聊天。¹⁰作为舰队战争计划官员，麦克莫里斯熟悉海波的每日总结，作为罗什福尔的朋友，他也会熟悉他对日本威胁的看法。

基梅尔和他的工作人员还没深入讨论，就被打断了。他们了解到，陆军刚刚向夏威夷指挥官肖特中将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肖特中将这一信息转述并通过布洛赫司令转交给了金梅尔。陆军的警告与海军的警告类似，但其中包含一个不同的内容，指示肖特“采取此类侦察和您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¹¹

这份侦察订单可能是发给肖特的，但它与基梅尔有关。今年早些时候，他、肖特和布洛赫同意，虽然陆军负责保卫珍珠港，但海军将承担任何认为必要的远程空中侦察。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战争似乎迫在眉睫的情况下，金梅尔是否应该像 7 月份罗斯福冻结日本资产后的短暂危机期间那样，将海军约 50 架 PBV 中的一些飞机投放到欧胡岛？金梅尔的高级助手们都没有感到特别惊慌。史密斯并不认为新的派遣必然意味着战争。¹²当被要求估计欧胡岛遭到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时，麦克莫里斯毫不犹豫。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¹³

基梅尔对他所听到的内容并不感到惊讶。日本不太可能袭击珍珠港，这是珍珠港公认的观点。华盛顿的许多海军高级军官也持有该头衔。五周前，也就是 10 月 17 日，斯塔克中尉给基梅尔写了一封紧张的信，信中仍然设法让他放心：“我个人不相信日本人会驶入我们这里，我给你发的信息只是说明了‘可能性’。”并补充说，华盛顿正在努力“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¹⁴

Kimmel 自己对 11 月 27 日消息的反应很克制。他认为“战争警告”一词仅仅意味着日本“将攻击某个地方”，而不是珍珠港。¹⁵那么，在哪里呢？作为海波每日摘要的读者，基梅尔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他想确定一下。他脑海中盘旋的问题肯定指向罗什福尔。布洛赫在距离金梅尔总部一英里多一点的海波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11 月 27 日下午早些时候，基梅尔和布洛赫走进了地牢。“这就像两座大山来到穆罕默德身边，但地下室是秘密会议最安全的地方，”贾斯珀·霍姆斯评论道。¹⁶



在他的两位访客中，罗什福尔只有布洛赫很了解。他们早在 1939 年就见过面，当时布洛赫担任现在由金梅尔担任的职位：美国舰队总司令。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罗什福尔和金梅尔并不熟悉，因为他们通过埃迪·雷顿进行交流。

但罗什福尔确实很了解金梅尔，对他有着复杂的感情。尽管他认为他很有能力，但他也认为这位海军上将对他的部下的鞭策超出了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承受能力。¹⁷罗什福尔说得有道理，但基梅尔却让自己更加努力。当他出现在罗什福尔的地下室时，他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倾向并不新鲜。

自从 1904 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班级 62 人中排名第 13）以来，基梅尔一直是一位严肃的海军军官的缩影：干脆、精力充沛、严格。梦想着有一天指挥美国舰队，他一直自己开车。1937 年，他晋升为海军少将，距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1939 年，他成为巡洋舰战队司令，同时担任珍珠港第九巡洋舰师司令。然而，金梅尔在海军中仍然相对不为人知。他受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的注意：海军上将斯塔克。因此，当罗斯福总统于 1941 年初解除理查森海军上将的 CinCUS 职务时，斯塔克推荐金梅尔担任这一职务，罗斯福也同意了。金梅尔被提拔为超过三十一位军衔高于他的海军上将。他对这个意想不到的职位的回应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参与了舰队活动的各个方面。舰队成了他的全部热情。他没

有给自己留下多少时间来放松和社交生活，而这些都是海军高级指挥所经常伴随的。他甚至拒绝带妻子去夏威夷，因为他担心她会分散注意力。

金梅尔的下属尊重他的工作能力。他们从未说过任何反对他的话，在所有困难时期都保持忠诚。但似乎并没有深厚的感情。坎梅尔显然是一个更容易让人钦佩而不是让人喜爱的人。正如历史学家戈登·W·普兰奇（Gordon W. Prange）所观察到的，他缺乏个人魅力和打动人心的能力，而他的联合舰队对手山本海军上将，甚至他的安纳波利斯同学中将威廉·F·“布尔”·哈尔西（William F. “Bull” Halsey Jr.）也缺乏这些特征。¹⁸

金梅尔的批评者看到了他们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认为他对工作的执着追求，甚至拒绝带妻子去夏威夷，暴露了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他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他们怀疑金梅尔强烈的奉献精神掩盖了一种基本的不安全感，导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本应留给别人处理的琐碎细节上。他们认为他缺乏想象力。¹⁹

金梅尔的下属中的拥护者包括埃迪·雷顿。雷顿经常拜访他上司简陋的住所，他发现这位海军上将直率、果断、人性化。莱顿报道说，当对某件事感到高兴时，金梅尔会露出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但当海军上将不高兴时，他可能会很难相处。“他有时可能有点刻板，但他对松懈的高级军官比对初级军官更刻板，”莱顿说。“他恪尽职守，严格要求，以自己的表现树立了杰出榜样。他无法容忍懒惰或优柔寡断。”²⁰

无论是果断的领导者还是古怪的完美主义者，金梅尔都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形象。即使在地下室的范围内，金梅尔也穿着笔挺的白色衣服，左胸上系着一排丝带，肩章上闪烁着四颗星星，宣告着他的海军上将军衔，他也表现出一种权威的气息。他一脸严肃，态度威严，挤进了罗什福尔办公桌周围杂乱而狭窄的空间，占据了一侧，而布洛赫则占据了另一侧。

罗什福尔接手了，他穿着卡其裤（当他有尊贵的访客时，他会脱掉红色的吸烟夹克），吸着烟斗，以示尊敬。三人行一定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场面。地下室里的海波人员可能很喜欢这个场景。²¹

罗什福尔知道来访者的想法：相互矛盾的航母报告和战争警告。他知道这些信息，因为卡斯特和海波总是互相抄送发给华盛顿和舰队指挥官的急件。罗什福尔也得知了战争警告。他相信他11月26日对华盛顿的派遣和第二天的警告是有联系的，证实了他的观点，即华盛顿和他一样严重地看待太平洋局势。“战争警告。。。这是他们的答复，”罗什福尔后来说。²²

基梅尔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她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总司令想知道[海波]估计的依据，为什么我们在某些地区部署某些部队，想知道[海波]和[卡斯特]的估计之间的区别或差异，

以及我们的意见罗什福尔说：“我们正在了解日军各部队的位置和行动方向。” “[我们]对此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想说至少一个半小时。”²³

那时，基梅尔已经熟悉了罗什福尔的总体评估。几周来他一直在听雷顿每天发表的这些观点。现在他想要罗什福尔的第一手报告。他可能觉得，如果不更好地了解报道事件的人，他就无法完全掌握正在发生的事件。通过对罗什福尔更好的感觉，他会对日本人有更好的感觉。基梅尔还希望得到一个敢于说出自己想法的人的直接报告。波科·史密斯回忆说，他不需要唯唯诺诺的人。“面对金梅尔，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史密斯说。“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件事。”²⁴

海军上将来对地方了。正如罗什福尔多次表明的那样，他不被任何人吓倒，哪怕是四星上将，他早就想亲自向总司令通报情况。²⁵这是罗什福尔确保他的信息按照他的意图传达的机会。

罗什福尔遵循他在此类会议上通常遵循的原则，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严格关注事实。他做出了最好的判断，但并没有随意提出建议。罗什福尔认为，这样做会损害他的客观性。这一原则反映了他长期以来的信念，即情报职能应与行动分开。在罗什福尔的理想世界中，一名情报官员应该在不参考上级政策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工作。否则，他就有可能陷入倡导的陷阱，或者更糟糕的是，陷入啦啦队的陷阱。罗什福尔不想知道金梅尔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他担心这可能会影响他的想法。²⁶他只提供了事实。

没有人准确报告九十分钟会议期间所说的内容。参与者没有保留任何日志。但罗什福尔截至1941年11月27日的想法确实成为公开记录，这要归功于他在战时和战后召开的七个专门研究珍珠港袭击事件的专家组上的证词。从这些证词和其他来源中，他向知名来访者传达的信息可能的主题已经浮现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卡斯特站和海波站同意一件事，那就是日本帝国海军正在进入南中国海。日本即将进攻，但罗什福尔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他用了情报官员的语言：“我们不断地将其称为一次强大的进攻运动，日本人的主要行动主要针对东南亚，”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对南中国海沿岸的英国和荷兰属地的大规模侵略：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²⁷

打击何时降临？

罗什福尔认为，目前日本海军第二和第三舰队的大部分仍驻扎在吴佐世保地区。²⁸但这些舰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出现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海南-台湾地区。几天之后，而不是几周的时间，其余的攻击部队就跟进来了。当“无线电静默开始时，你就知道出事了。”²⁹那时距离战争还有几个小时。

日本人是否已将潜艇和航母移入马歇尔群岛？

罗什福尔对卡斯特关于这些岛屿上没有这样的部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报告称，海波数周以来一直在跟踪向东驶向马歇尔群岛的日本海军潜艇。³⁰他数了数，有十五或二十。他承认航母的估计不太确定，但从所有迹象来看，马歇尔号可能有两架。罗什福尔说：“这一估计是珍珠港部队三四名最有资格的军官经过成熟考虑后得出的。”“它完全基于无线电情报。”³¹简而言之，罗什福尔得出了一个推论。

通过流量分析，Hypo 在今年年初发现，日本倾向于在之前描述的特定驱逐舰与特定航母的系统中部署所谓的飞机护卫驱逐舰及其航空母舰。现在，在 11 月底，海波在马绍尔群岛接收到了与飞机护卫驱逐舰相关的无线电信号。埃迪·雷顿后来作证说，这“并不能证明航母在那里，但在正常情况下，假设它是合乎逻辑的。”³²罗什福尔假设了这一点，并通知金梅尔和华盛顿，“至少有一艘航空母舰”位于马歇尔群岛。

法警部队中的日本海军是否对美国的财产构成了威胁？

罗什福尔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日本的“目标，就[海波]而言，并不包括托管岛屿以东的地区”，例如威克岛和中途岛。³³言外之意，夏威夷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当时没有人想到珍珠港事件，”罗什福尔说。³⁴

他相信他有理由尽量减少来自法警的威胁。罗什福尔说，那里的海军部队不是“打击部队的组织类型”。它缺乏危险和机动部队的关键要素；巡洋舰、驱逐舰和补给油轮。他并没有暗示山本元帅的部队是无害的；他们的军事作用是“掩护联合舰队在南中国海的预期行

动的侧翼”。罗什福尔说：“我们当时的假设是，那里的潜艇群，无论是否有航母战斗群，都将用于保护侧翼，防止美国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³⁵

山本的航母在哪里？

即使马绍尔群岛有一两艘航母，仍然会有八九艘下落不明。当然，最令人担忧的是重型舰队航母——赤城号和加贺号（CarDiv 1）、飞龙号和苍龙号（CarDiv 2）以及瑞鹤号和翔鹤号（CarDiv 5）。几天前，Hypo 的交通分析师发现了指向马歇尔瑞卡库（*Zuikaku*）的迹象。如此快速的航母比一两艘轻型航母更令人担忧，但这一发现被证明是错误的，分析师放弃了这一观点。据推测，马歇尔号的航母是轻型的，而不是重型的。无论他们是一个还是两个，他们仍然难以捉摸。海波的流量分析师在 11 月 27 日的总结中写道：“没有关于授权中第五承运人分部存在的更多信息。”³⁶

重型运输机在哪里？卡斯特和海波现在倾向于同意这一点。11月27日，卡斯特推测Car Divs 1和2位于佐世保吴地区，即内海和九州周边海域。海波表示同意。然而，两个电台的结论都是基于来自其他船只的无线电流量，而不是来自运营商本身。

事实上，山本的重型平顶船已经沉寂数周了。他们没有发射任何无线电人员可以识别为来自航母的信号。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不作为。是不是活跃行动之前通常会出现无线电静默？或者是航母进入母港后总是随之而来的沉默？没有办法确定。罗什福尔向金梅尔重复了他的交通分析师 11 月 27 日得出的结论：“航母仍然位于本土水域。”³⁷

美国会被拖入战争吗？

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力量的稳步集结让罗什福尔相信，英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很快就会与日本交战，并且可以想象，美国也会与美国交战，这取决于华盛顿的反应。在 11 月 27 日发出将菲律宾作为可能攻击目标的战争警告后，罗什福尔开始意识到，尽管很不情愿，但美国卷入的太平洋战争即将来临。

然而，他并没有将夏威夷视为日本的瞄准目标。³⁸他的想法反映了莱顿的想法：“这是个人的观点，”莱顿后来说，“当时袭击珍珠港的想法离大多数人的想法还很遥远。”³⁹

当金梅尔走出罗什福尔的地下室时，他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许多问题。刚刚听到的信息他要如何利用？这对太平洋舰队有何影响？整理所有这些材料并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现在沉浸在船舶运动、呼号报告以及无线电情报的所有奇怪和微妙之处中。在这堆事实中是否有一个可以应用到他在珍珠港的情况的最重要的教训？

基梅尔很有可能带着焦虑的心情离开了罗什福尔的地下室。四艘，可能多达六艘大型航母下落不明。据信大多数都在家乡水域，但它们也可能在任何地方。航母现在陷入了沉默，就像七月份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期间大多数航母都处于储备状态一样。也许当他们的部队准备进入南中国海时，他们又被保留了。没有办法确定。正如罗什福尔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的那样，他的估计实际上只是“猜测”。⁴⁰

另一方面，金梅尔可能会放松下来。毕竟罗什福尔对元帅们的评价还是让人放心的。那个季度没有发生任何攻击。多亏了无线电情报，罗什福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元帅部队并不是一支打击力量。他们是防御性的，聚集起来是为了阻止对日本主要行动的任何干扰：大规模进军东南亚。

基梅尔是否对强调威胁不可预测性的观点印象更深刻，或者他是否更重视那种令人安心的场景，即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五千英里之外？没有人会知道金梅尔是如何决定的，但罗什福尔的简报可能无意中强化了舰队指挥官对橙色战争计划模型的依恋。日本将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发动袭击。

如果简报未能为金梅尔提供他所寻求的确定性，那么过错并不完全是罗什福尔的。他只能告诉金梅尔他所知道的事情。他奉命追击山本联合舰队，查明一切情况并做出评估。但他无法根据他没有收到的消息做出估计。罗什福尔没有看到大量的派遣。他并不了解日复一日在夏威夷或周边地区传递的重要信息流和潜在情报，但仍然超出了他的范围。

多种类型的外交交通分为两个基本类别：日本外务省与世界各地的使馆和领事馆（包括其驻檀香山公使馆）之间的信息；以及该部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之间的会谈。⁴¹东京-华盛顿流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并得到了美国陆军和海军密码破译者的大部分关注。

与帝国海军的主要作战密码 JN-25(b) 不同，日本的大部分外交通信都可以被读取，甚至包括其卓越的外交密码。它由东京的一台机器加密，并由华盛顿的一台类似机器破译，即美国陆军和海军于 1940 年建造的所谓紫色机器。紫色密码的泄露代表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密码破译政变。。致力于此目的的绝密计划代号为“魔法”。

为了吸引万智牌的交通，希亚的无线电员将被命令收集外交信息，而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员将需要一台紫色机器。如前所述，卡斯特的密码分析师有一个，美国在伦敦附近布莱切利公园的英国盟友也有这样的密码。事实上，布莱切利公园收到的这台机器原本是为珍珠港事件准备的，珍珠港事件是 1941 年初英美情报共享协议的产物。⁴²

如果夏威夷没有一台紫色机器，金梅尔就缺少一个可能揭示日本意图的窗口。斯塔克中尉认识到金梅尔需要有关外交局势的消息，但他偶尔写的信常常是矛盾且混乱的，有时让金梅尔比收到信之前更加困惑。

当罗什福尔和金梅尔在海波的地下室见面时，两人都不知道本已糟糕的美日关系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只有《紫色机器解密》的读者才会知道，东京已向其华盛顿特使规定了 11 月 25 日完成与美国谈判的最后期限。他们也不知道，11 月 22 日，东京将最后期限延长至 11 月 29 日，并告诉野村和来栖该日期不会更改，并补充说，“在那之后，事情就会自动发生。”⁴³

如果罗什福尔被命令窃听另一条外交交通流——从东京到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的信息，该领事馆位于努阿努大道，距离海波的地下室九英里，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信号，如果罗什福尔被命令窃听另一条外交交通流，那么这个不祥的判决将具有更多的意义。。与紫色消息一样，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无法获得通过电缆或无线电到达檀香山的流量。

海军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让海波远离这种交通。一种是合法的。1934 年《联邦通信法》第 605 条禁止拦截外国与美国及其领土之间的信息。该法律适用于无线电和有线通信。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观察到这一禁令，直到 1939 年左右，当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鼓励采取更宽松的态度。⁴⁴

美国窃听器加强了对日本通过无线电传送的外交通讯的收集。但由于有线电视公司继续遵循 1934 年法律并拒绝移交外国通信，因此有线通信仍然遥不可及。无线电流量又是另一回事了。希亚号和珍珠号的无线电员以远距离军舰和发射站的传输为目标，对法律置若罔闻。“我们所有拦截、解密、传播或使用日本无线电信息的人都违反了法律，”Hypo 的霍姆斯后来写道。⁴⁵

然而，当涉及拦截日本檀香山领事馆的无线电通讯时，海军却让其他人触犯了法律：陆军。这些流量是在 5 号监控站（MS-5）收集的，该站是位于檀香山附近沙夫特堡的陆军

拦截站点。在那里，陆军截获了用各种代码加密的领事信息，有些代码相当复杂，有些则相对简单。没有一个被加密成紫色。日本未能向该领事馆提供紫色机器可能导致美国海军错误地降低了其领事交通的重要性。

罗什福尔很少关注沙夫特堡的活动。如果陆军想在 MS-5 拦截日本外交信息，他没问题。⁴⁶他明白陆军和海军之间必须进行这种劳动分工，并且他有自己的命令。“我们不会对外交系统做任何工作，”罗什福尔说。⁴⁷他将专注于海军事务：追踪帝国海军。就这些。

“华盛顿正在承担照顾外交系统的责任，”罗什福尔说。“这不关我们的事。”罗什福尔说，如果华盛顿在这次外交交通中看到了舰队指挥官应该阅读的任何内容，“我确信我的感觉会是，‘好吧，他们会把这些内容提供给他。’”因此：“我我自己并不关心这个。”⁴⁸

如果他知道 9 月 24 日 MS-5 截获的信息，他会更加担心。这是外交部长丰田廷二郎致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北长尾的信。东京方面询问美国军舰的进出情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条消息包含了一个新的问题。它不仅寻求有关船舶运动的信息，还寻求有关其精确锚地的信息。它希望喜多向东京通报美国船只在珍珠港五个分区的确切位置。该消息似乎在珍珠港上空放置了一个看不见的网格，该网格可能旨在帮助轰炸机飞行员精确定位特定目标。它因“炸弹阴谋”信息而闻名。⁴⁹

许多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怀疑东京的炸弹阴谋请求是否真的是为了帮助 12 月 7 日珍珠港的飞行员。⁵⁰然而，他们一致认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应该看到这种信息。然而，夏威夷的密码破译者并不知道这条消息的存在。陆军-海军拦截系统已经崩溃。MS-5 没有密码破译者或翻译器。夏威夷陆军可以收集信息，但无法读取它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什福尔的手下有一位密码分析员，准尉法恩斯利·C·伍德沃德（Farnsley C. Woodward），他具有领事交通方面的专业知识。尽管生疏，他还是对加密“炸弹阴谋”消息的密码有些熟悉——一种名为 J-19 的低级外交密码。他不可能很快破解它；他不可能很快就破解它。他需要物资——钥匙和 OP-20-G 代码的更新历史记录——以及大量的时间。但伍德沃德能解决 J-19 问题吗？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⁵¹海波的关注点仍然狭窄：帝国海军。

由于无法破坏 J-19，陆军将这封快报与当天截获的其他拦截物捆绑在一起，放在一个安全的袋子里，然后将其交付给正在等待的泛美快艇。恶劣的天气使飞机无法立即飞行。十二天后，邮袋抵达华盛顿。由于 J-19 是低优先级代码，消息的处理速度减慢，仅次于高价值的紫色消息。⁵²该信息最终于 10 月 9 日翻译完毕，并分发给华盛顿的陆军和海军高层。陆军情报部门远东部门负责人鲁弗斯·S·布拉顿上校认为，这一信息可能很重要。在他看来，“日本人对檀香山港口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兴趣”——他的上司、情报部门（G-2）

主任谢尔曼·迈尔斯准将并不同意这一观点。⁵³ Miles 将此消息视为日本对美国船只动向表现出例行兴趣的又一个例子。他的海军同行威尔金森上尉也表示同意。该消息已被归档。

基梅尔和肖特没有被告知炸弹阴谋的消息。直到多年后，他们才听说过这件事。这一发现让两名军官感到愤怒，他们当时已经退休，实际上生活在耻辱之中。1946 年，金梅尔对国会表示：“没有人比我更有权利知道日本已将珍珠港划分为多个分区，并正在寻求和接收有关舰队船只在该港口的精确停泊位置的报告。”“了解这些截获的日本电报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对局势的估计。”⁵⁴

罗什福尔基本上同意了，尽管他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了结论。和金梅尔一样，他直到珍珠港事件的各种调查后才得知炸弹阴谋的消息。起初，罗什福尔认为这次派遣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承认，即使他当时在 1941 年秋天就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引起他的怀疑。他说，这条信息让他想起了 1924 年的一次事件，当时一名日本间谍“对停泊在圣地亚哥的美国海军舰艇进行了系统调查”。换句话说，它反映了日本人典型的极端收集事实的行为。⁵⁵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什福尔开始相信，华盛顿脱离其他情报来看待这一信息是错误的。罗什福尔后来说，如果与《紫色》所披露的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外交交通一起进行审查，炸弹阴谋的信息将会有不同的解释。事实上，紫色赋予了这一信息“真正尖锐和当前的含义”，在他看来，这表明珍珠港正在成为潜在目标。如果珀尔有一台紫色机器，他会“在必要时



跳出窗户，匆忙到达肖特和金梅尔”。⁵⁶

当然，没有人知道如果罗什福尔能够读取帝国海军在 JN-25(b) 中加密的流量，这些流量在 Heeia 截获数月，由海波的流量分析员定期检查，并传输到 OP-，那么他会做什么？20-G。事实证明，没有人阅读这些流量。到 1941 年 11 月 27 日，Negat 和 Cast 只恢复了 JN-25(b) 50,000 个代码组中的一小部分。两者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读取任何有意义的流量。⁵⁷

如果它是可读的，会有什么不同吗？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从战后海军密码破译者解密的 2,413 条 JN-25(b) 信息中，一个压倒性的事实浮出水面：珍珠港的名字从未被提及。⁵⁸不过，还是有一些提示的。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解密，一些人可能会在罗什福尔 11 月 27 日与基梅尔会面之前在海波的地下室敲响警钟。

联合舰队潜艇舰队于 11 月 1 日向舰队部队发出的一份派遣报告中指出，“在行动开始时，KINU-CL 和 Y URA-CL（日本船只呼号）将伏击并彻底摧毁美国敌人。”⁵⁹

还有其他 JN-25(b) 消息披露了联合舰队预期的攻击方法。在 10 月 28 日的一份新闻稿中，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总司令命令飞行员使用配备稳定器的鱼雷进行演习，即经过改装以在浅水中有效。⁶⁰（鱼雷通常会螺旋下降七十五或九十英尺，然后返回水面，这种模式注定它们会在平均深度约为三十英尺的珍珠港水域中失败。）⁶¹

从9月初到10月，11月被反复提及作为完成关键目标的时间：调整鱼雷、结束改进鱼雷的试点演习、为油轮配备海上远程加油。十一月的最后十天被描述为一切都会发生的时期，也是事情发生的时期。⁶²但会发生什么呢？

当罗什福尔于 11 月 27 日向金梅尔通报情况时，他并不知道紫色、J-19 和 JN-25-(b) 中埋藏着什么秘密，而且正如本章详细介绍的那样，金梅尔也不了解关键信息。因此，他采取的防御措施微乎其微。他增加了近岸巡逻，并向太平洋舰队发出命令，对欧胡岛作战区域的所有潜艇接触点进行深度轰炸。他决定不将舰队出海。他也没有效仿自己七月份的做法，当时他下令进行高空远程空中侦察。这次他下令不再远距离搜寻敌军。

与此同时，肖特将军将陆军置于三个可能级别中的最低警戒级别：主要目的是保护机场免遭破坏。基梅尔和肖特都相信，他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来应对他们被警告的侵略行为——五千英里外的袭击。

罗什福尔与金梅尔在地下室会面的前两天，1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夏威夷时间），山本第一航空舰队的三十三艘舰艇从一冠湾驶出，驶入北太平洋冰冷的海域。见附录 4）。在南云海军中将在指挥下，他们在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下完成了 3,500 英里航程的第一段航程，最终到达珍珠港以北 230 英里。

11

恶风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正在绕过钻石头而你却不知道？

——丈夫金梅尔

与基梅尔会面后的第二天，罗什福尔收到了来自 OP-20-G 的最高优先级指令。它涉及东京于 11 月 19 日通过无线电向其主要大使馆发出的外交信息。由于该电报是用优先级较低的系统（即称为 J-19 的手动外交密码）进行编码的，所以九天后华盛顿才抽出时间使其可读。当它最终完成时，解密引发了整个主要海军的一系列活动。

东京的信息告诉其华盛顿大使馆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使馆，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定义为即将与东道国断绝外交关系），他们将收到编码警告。它将出现在日本每日短波新闻广播中。该警告将告诉他们三个可能的对手——美国、英国或苏联——中的哪一个将很快与日本交战。如果“东风雨”（*higashi no kazema*）这句话被广播并重复两次，那就意味着与美国开战。听到警告后，日本驻华盛顿、檀香山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外交官将立即销毁所有密码手册和机密文件。另一方面，“北风阴”（*kitanokaze kumori*）这两个词标志着与苏联的战争，而“西风晴”（*nishi no kaze hare*）则意味着与英国的战争。距离敌对行动只有几天了。¹

与日本外务省此前发布的任何消息相比，这一消息在华盛顿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很有趣，因为它似乎承诺提供一种捷径来确定日本在未来几天将袭击哪个国家。罗什福尔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日本会对美国或其在太平洋的属地发动任何打击，但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旧观点。这个指令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华盛顿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如此重视所谓的“风”信息。

华盛顿确实做到了，因为它知道一些罗什福尔和金梅尔都不知道的事情。与夏威夷的高级军官不同，主要海军的首领正在阅读紫色。作为紫色机器破译的日本外交交通的读者，他们知道，日本外务省已给野村大使规定了 11 月 29 日的最后期限，以与美国达成可接受的协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事情就会自动发生。²巧合的是，风电信息在 11 月 29 日截止日期之前在华盛顿被解密。埃迪·雷顿后来写道：“这种并列让许多高级参谋人员认为，收到‘东风雨’广播就等于日本向美国宣战。”³

为了抢先一步，美国海军主力指挥海波、卡斯特及其在世界各地其他美国海军战地电台的无线电人员监听编码警告（或后来称为执行信息）。罗什福尔对于失去四位优秀的语言学家并不热心，但他们几周来一直抱怨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我们没有一条日语信息可供阅读，”特克斯·比亚德后来抱怨道。⁴罗什福尔现在给他和他的 JLO 同事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至少他可以免受他们的纠缠。

11 月 29 日，他命令科尔中尉和中尉（初级）比亚德、斯洛尼姆和布罗姆利前往岛另一边希亚的海军乡村前哨基地。这不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地方，缺乏很多便利设施。比亚德将该地区比作“一大片香蕉地”。⁵但在那里他们很快就养成了习惯。他们站了四个小时，轮流聆听罗什福尔提供的语音频率上的执行消息。“[我安排]四名最优秀的语言官员进行二十四小时值班，”罗什福尔说。“也就是说，持续关注华盛顿提供给我们的频率以及我们知道存



在和发现的频率。”⁶

当他的语言学家们聆听风向信息时，罗什福尔正在为另一个珍珠港周末——11 月 29 日至 30 日的周六和周日——做好准备。罗什福尔开始担心起来。他对联合舰队舰艇信号传输的下降感到不安。岸上电台有大量无线电通讯，但实际船只发出的信号很少。CarDiv 3 的小型航母（*Ryujo*和*Hosho*）在长途跋涉前往台湾后返回帝国水域，于 11 月 19 日出现在交通中，但大型航母仍然保持安静。“由于交通不畅，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不安，”罗什福尔说。⁷

他周末待在家里，但这两天都处于紧张状态，担心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他看了一眼周日《檀香山广告报》头版的横幅后，他的感觉可能并没有好转，上面写着：“日本人可能在周末罢工！”（1941 年 11 月 30 日）。合众社随附的文章推测，日美谈判“几近崩溃”，

这是日本对国务卿赫尔提出的进一步谈判条款不满意的结果。这些已于 11 月 26 日提交给日本驻华盛顿特使。

雷顿同样心神不宁。两位军官都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从主力海军那里得到更多消息。莱顿说，“这让罗什福尔指挥官和我们都感到担忧，整个周末我们都在打电话。”⁸

但日本周末没有罢工。《广告人》继续看到危险，周一早上在头版刊登了另一条横幅，宣称：“赫尔，来栖今天参加重要会议。”据合众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和日本的两位特使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气氛中会面（1941 年 12 月 1 日）。然后檀香山的下午报纸，同样夸张的《星报》，也有自己的标题：“美国陆军在马尼拉‘收到警报’”（1941 年 12 月 1 日）。两份报纸都传达出事件正走向高潮的感觉。

对罗什福尔来说，新闻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无线电情报网络传达给他的信息。12 月 1 日星期一，他回到地下室，浏览了前两天准备的每日交通摘要。引起他注意的发现中有两个有关携带者的发现。其中一位表示：“30 日发出的包裹数量非常少。今天听到的唯一战术循环是赤城和几个马鲁斯的战术循环。”⁹赤城号似乎在战术赛道上发出了噪音。那将表明帝国水域。

任务中也有关于航母的消息，罗什福尔将这一发现解释为指附近的马绍尔群岛。海波的交通分析师表示，“一支飞机护卫驱逐舰部队的存在表明授权范围内至少有一艘航母的存在，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航母之谜仍在继续。然而，关于马歇尔群岛拥有潜艇的证据已经变得更加有力。海波于 11 月 30 日星期日表示，“贾卢特和潜艇部队指挥官的持续合作，加上他从帝国到父岛再到塞班岛的已知进展，使他的目的地显然是马绍尔群岛。”¹⁰
[12 月 1 日星期一，有关赤城号的令人欣慰的消息和有关潜艇的更令人不安的报告已传至基梅尔。](#)

罗什福尔并不知道“赤城号”距离他的交通分析师所安排的位置还很远。相反，这艘船与北太平洋的木户舞台一起向东航行。在将“赤城”号部署到帝国海域时，海波的分析人员被日本海军的无线电传输误导了，该无线电传输使用了该航母以前的演习呼号：8YUNA。他们并不知道，在攻击部队离开一冠湾后不久，联合舰队就改变了赤城号的呼号。Heeia 所听到的以及 Hypo 的分析人员所解释的“赤城号”是来自东海接壤的九州佐世保海军基地的无线电欺骗信号。¹¹

无论日本人在通讯方面玩什么把戏，周一的比赛都变得更加疯狂：山本又带来了一个惊喜。自 11 月 30 日午夜（夏威夷时间）起，日本海军在三十天内第二次更改了其海上舰艇使用的 15,000 个识别呼号。这一举动让珍珠城的每个人都措手不及，其中包括罗什福尔。通常，日本海军每六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呼号。三十天内两次这样做是史无前例的。“据我所知，这将是第一次发生，”罗什福尔说。¹²

他的观点反映在 Hypo 对 12 月 1 日流量的总结中：“服务呼叫仅持续了一个月这一事实表明，在为大规模主动运营做准备方面又迈出了一步。”¹³福尔摩斯于 12 月 2 日星期二



向雷顿递交了总结；雷顿把它交给了金梅尔。

基梅尔也越来越担心。11 月 29 日星期六，他的担忧加剧，当时海军中斯塔克抄袭了他的另一项战争警告，称与日本的谈判“似乎”要终止。“日本未来的行动不可预测，但随时可能采取敌对行动，”斯塔克写道。国家海军司令部指示基梅尔采取侦察和其他防御措施，但要悄悄进行，不要惊动当地居民。¹⁴

有了这个新的警报，基梅尔周日命令雷顿放下一切，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12月1日星期一第一件事——详细列出所有日本军舰的下落。雷顿利用海波的每日情报摘要以及他从卡斯特和其他来源找到的任何其他材料，整个周日都在写他的备忘录。他对日本航母部署情况缺乏确凿信息感到震惊。“所以我周一第一件事就是给罗什福尔打电话，看看是否有什么事情在一夜之间到来，”莱顿后来写道。¹⁵

罗什福尔仍然相信尚未证实的报道，他告诉了他周末收到的消息：有关“赤城”号航空母舰的具体消息，以及另一个关于马歇尔群岛航空母舰的令人痛苦的模糊迹象。但最重要的事件是日本海上部队呼号的突然变化——莱顿认为这一事态发展是日本即将采取行动的又一个不祥预兆。

罗什福尔还告诉雷顿，交通分析师哈金斯和威廉姆斯认为许多联合舰队部队正在改变他们的位置。“他建议我将处置报告推迟一天，以便反映最新信息，”雷顿后来写道。Kimmel 批准推迟一天，即 12 月 2 日星期二。“我打电话给乔，告诉他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整夜工作。但他必须在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他的最新报告，以便我可以在将其提交给海军上将之前查看我的处置图表。”事实证明，“最新信息”是微不足道的。“就在那天早上我正在审查修改后的处置报告时，乔提出了一些修改，”雷顿说。“我用铅笔进行了修改和添加，但仍然没有关于我们认为仍在日本的两个航母师的确切信息。这些航空母舰或其指挥官没有往返于这些航空母舰或它们的指挥官的流量或流量分析。”

周二上午 8 点 15 分整，雷顿会见了基梅尔，这次会议成为战前海军最传奇的情报简报会之一。他介绍了 Hypo 的每日摘要，反映了 Rochefort 的观点，即 IJN 呼号的突然变化表明向大型运营又迈出了一步，并指出与日本航空公司有关的部分“没有变化”。¹⁶

然后雷顿进入了会议的重点，递给金梅尔一份他花了两天时间准备的五页备忘录，主题是“橙色舰队，地点”。根据他所描述的关于联合舰队“被认为在哪里”的“最佳可用信息”（雷顿原著中的强调），雷顿继续带领金梅尔参观山本的舰队，让他了解其在整个太平洋的实力水平和南中国海。除了任务中的一些部队，包括可能的马歇尔号航母（罗什福尔的神秘航母）之外，莱顿将所有重要的日本海军部队部署在上海以南。其中包括位于福尔摩沙附近海域的四艘航空母舰 CarDivs 3 和 4，全部指向南方。¹⁷

“基梅尔上将几乎立即注意到这份备忘录中既没有列出 CarDiv 1（赤城号和加贺号），也没有列出 CarDiv 2（苍龙号和飞龙号），并问我它们在哪里，”莱顿后来作证说。“我说我最近没有关于它们位置的明确迹象，但如果我必须猜测，我会估计它们位于吴地区，”内海的日本海军主要海上基地。

“金梅尔上将说，‘什么！你不知道航母一师和航母二师在哪里？’雷顿回忆道。“我回答说：‘不，先生，我不知道。我认为它们在家乡水域，但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然后金梅尔上将看着我，就像他有时会做的那样，表情有些严肃，但眼睛里却闪烁着光芒，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正在绕过钻石头，而你却不知道？’”或类似的词语。我的回答是，‘我希望他们能在此之前被发现’，或者类似的话。”¹⁸

这次会议可能给金梅尔留下的问题多于答案，就像五天前罗什福尔的简报一样。马歇尔家族的集结是否预示着比他想象的更大的危险？或者罗什福尔所说的那里的部队很可能是严格防御的，这是正确的吗？他该如何处理那些失踪的航母呢？他们真的可能正在绕过钻石头吗？不必要。金梅尔知道——他在后来的珍珠港调查中作证说——日本海军航母突然陷入沉默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这件事过去曾发生过。¹⁹

基梅尔对失踪航母的沉默反应反映了他的高级情报官员莱顿和罗什福尔的想法。两人都担心——而且越来越担心——缺乏来自平顶飞机的直接无线电通讯。但现阶段双方都没有感到惊慌。罗什福尔作证说：“无法找到更多战列舰和航母本身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坏兆头。”²⁰例如，莱顿 1942 年 1 月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六个月中，日本海军航母的位置“不确定”多达 84 天。²¹他们通常被证明是在港口或帝国水域。



如果金梅尔-莱顿的简报没有取得任何其他成果，那么它标志着海波处理失踪航母的一个转折点。从 12 月 2 日的报告开始，海波不再提出山本的航母可能位于帝国水域的说法。“如今关于运营商的信息几乎一片空白，”Hypo 在 12 月 2 日的总结中说道。一天后，报告简单地说：“没有关于潜艇或航母的信息。”²²这种新的不确定性似乎确实表明了对未知事物的更大尊重。

虽然大多数 Hypo 分析师继续接受先前关于运营商下落的假设，但现在有些人产生了怀疑。据信位于内海的四艘船只中的三艘——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没有任何来往，引发了地下室内的一场争论（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收到了赤城号的消息）。哈金斯和威廉姆斯一度认为停电源于舰队呼号的突然变化，并指出，虽然在此期间已部分识别出约 200 个服务呼叫，但没有恢复一个运营商呼叫。他们在 12 月 2 日的总结中写道，“很明显，承运人的流量正处于低潮”。²³但“低潮”是什么意思呢？

12月2日之后，两位流量分析师不再达成一致。哈金斯认为，与罗什福尔、雷顿和大多数 Hypo 分析师一样，航母运输量的缺失可能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模式：航母停泊在日本的码头上等待起航的命令。威廉姆斯怀疑发生了什么事。他担心没有与航母之间的呼叫意味着山本的平顶飞机已经采取无线电静默并且正在移动。²⁴

海军陆战队上尉霍尔科姆是罗什福尔最新的语言军官之一，他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在中国和日本生活了几年，亲眼目睹了日本人为战争做准备。“我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袭击我们，我不会感到惊讶，”霍尔科姆回忆道，他告诉他的海波同事。“他们只是嘲笑我。他们说‘班克斯，你一定疯了，日本人袭击我们了？绝不。’”²⁵

第二天发生的事件支持了担忧者。12 月 3 日星期三，斯塔克的 OPNAV 通过无线电向基梅尔和哈特以及 COM 14 和 COM 16 发送了两条消息。布洛赫向罗什福尔通报了情况。第一份声明称，东京已命令日本在香港、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华盛顿和伦敦的外交前哨立即销毁大部分密码和密码。第二条消息指出，东京还命令他们销毁紫色机器，但保留一个加密系统。²⁶

在华盛顿，战争计划主任里士满·凯利·特纳认为，密码销毁命令“明确而明确地表明”日本打算对密码被销毁的国家发动战争。他预计“两三天内”就会发生袭击。²⁷在夏威夷，罗什

福尔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罗什福尔回忆道，现在他认为菲律宾将成为攻击目标，而美国即将卷入战争，“当时的反应是，哈特上将（在马尼拉）很快就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²⁸

基梅尔收到信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召唤雷顿。他想知道紫机是什么，但雷顿也不知道。他问刚从华盛顿回来的赫伯特·M·科尔曼中尉。科尔曼解释说，紫色是一台日本电子编码器，已在华盛顿复制，使高级官员能够读取日本最高级别的外交密码。莱顿告诉金梅尔，摧毁那台机器是日本人正在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准备的明确信号。²⁹

基梅尔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收到这些[信息]时，我并不认为它有任何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于 1946 年告诉国会。³⁰当时和后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尽量减少代码燃烧的新闻。他为什么不通知他的陆军同行肖特将军？这些问题很重要。夏威夷的陆军和海军早些时候签署了一项联合行动协议，以相互通报可能影响太平洋舰队安全的重要事态发展。根据协议，陆军有责任保护在珍珠港的舰队。

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公使馆焚烧密码本的消息引发了金梅尔、雷顿和罗什福尔所讲述的故事中一个矛盾和混乱的时期。未来的珍珠港调查员亨利·C·克劳森 (Henry C. Clausen) 后来指责莱顿未能领会 12 月 3 日代码焚烧事件的主要含义：战争迫在眉睫且不可避免。“莱顿未能将这一点传达给金梅尔，”克劳森辩称。³¹雷顿有他自己的故事。

在他 1985 年的回忆录《我在那儿》中，他希望让金梅尔的行为能够被理解。对于这位海军上将未能赋予燃烧代码更大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涉及罗什福尔。首先，莱顿写道，斯塔克的两张射线照片都没有提到日本檀香山领事馆是受东京命令影响的地点。基梅尔显然认为这一遗漏很重要。因为“除了伦敦和华盛顿之外，大多数大使馆都在远东，我们相信魔法解密进一步证明日本正准备在该地区开展行动，”雷顿写道。³²当基梅尔得知日本当地外交官确实烧毁了他们的密码和机密文件时，他也没有改变主意。莱顿说，他立即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金梅尔，而金梅尔再次没有受到困扰。

现在，雷顿对金梅尔不感兴趣提出了第二种解释：罗什福尔在 12 月 4 日星期四向他带来了火奴鲁鲁密码被烧毁的消息，也就是斯塔克原始消息到达的第二天。雷顿说，“紫色信息似乎并不‘至关重要’，因为直到第二天，基梅尔才得知代码在当地领事馆被烧毁的消息”³³（原文强调）。莱顿暗示，如果他在周三得到这个消息，金梅尔很可能会给予它应有的重视。

因此，事件的时间表变得至关重要。莱顿的约会正确吗？他和 Kimmel 直到周四才听说本地代码被烧毁，这一说法正确吗？如果是这样，这可能会对金梅尔的案子有所帮助（莱顿从未解释过为什么这一天的差异应该成为金梅尔无罪的理由）。但在莱顿看来，如果金

梅尔逃脱了惩罚，另一名警官乔·罗什福尔就会陷入困境。毕竟，是罗什福尔给雷顿打电话，通报了檀香山代码焚烧的消息。他给雷顿打电话晚了吗？

罗什福尔在此期间并没有处于最佳状态，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未能及时通知雷顿。问题更有可能出在雷顿的时间表上。他 1985 年出版的书与他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证词相矛盾。1945 年，当他在休伊特小组作证时，他不确定自己何时接到罗什福尔的电话。“我不记得哪一天我被告知（基塔总领事）正在烧毁他的代码，”雷顿说。虽然他以为今天是星期四，但他补充道，“这可能是第三天了。”³⁴毕竟，罗什福尔可能会在星期三打电话。

罗什福尔很可能在周三给莱顿打电话。就在那时，他了解到了本地代码烧录。当天，他从海军区情报官员欧文·H·梅菲尔德上尉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他是从驻檀香山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L·希弗斯那里得到消息的。中午时分，联邦调查局通过对 Kita 手机的窃听得知了代码被烧毁的情况。³⁵罗什福尔可能立即给莱顿打电话。他会做他过去六个月的做法：让莱顿了解最新情况。雷顿可能会做他通常做的事情：将这个新事实传达给基梅尔。



如果是这样，他是否也让 Kimmel 知道了代码燃烧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谜。

基梅尔和肖特有义务互相通报相关进展。两个军种的情报官员也是如此。这就是理论。由于这两个军种所营造的保密文化，以及相互脱节的合作体系，陆军和海军之间真正的情报共享结果是草率和零星的。

一旦掌握了 12 月 3 日的代码烧毁信息，罗什福尔或莱顿或两者都可能会称他们的陆军为对立面。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从这两个部门的设立方式来看，双方都没有指定对方的对应人员。最接近雷顿的军官是肖特将军手下的 G-2（情报）肯德尔·J·菲尔德中校。但雷顿作为舰队情报官，并不认为菲尔德是他的对立面，因为陆军没有类似舰队的结构。

莱顿没有给菲尔德打电话。相反，他打电话给负责陆军夏威夷空军的军官爱德华·W·雷利中校，他有时会与他会面。³⁶那通电话后来向珍珠港调查人员提出了问题。一个问题是雷利不记得得到过它。³⁷另一个原因是，雷利无法直接联系肖特将军，而肖特将军是最需要这些信息的陆军军官。菲尔德确实有这样的机会。莱顿说，他相信罗什福尔已经就代码烧毁问题给菲尔德打电话了。³⁸

但如果罗什福尔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菲尔德就失去了兴趣，他说他从未收到过罗什福尔的消息。³⁹他没有排除罗什福尔可能给他的助手乔治·W·比克内尔中校打电话的可能性，后者在多年后作证说他确实与罗什福尔讨论过此事。⁴⁰罗什福尔不同意菲尔德和比克内尔的观点。在大约三年后，即 1945 年 2 月 20 日签署的一份宣誓书中，他发誓，他于周四或周五向菲尔德通报了领事馆正在进行的代码烧毁事件。⁴¹

菲尔德仍然坚称他从未收到罗什福尔或海军任何人的消息。事实上，他坚称直到 12 月 6 日星期六，比克内尔在一次员工会议上通知他时，他才得知代码被烧毁的消息。菲尔德声称他立即通知了肖特，但肖特似乎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说他从未听说过代码燃烧的事情。⁴²

当人们注意到陆军与海军关系中的致命缺陷时，谁给谁打电话的问题就被混淆了。这不仅反映出军方无法共享信息，还突显了其对保密的痴迷，特别是海军对其与 RI 和密码破译工作相关的任何材料严格保密。

菲尔德-比克内尔的差异也引发了人们对罗什福尔对海波原始情报的严格控制的质疑。毫无疑问，他谨慎处理这些材料是正确的，但他是否出于安全考虑太过分了？就海军而言并非如此。如果说罗什福尔在密码分析信息方面手头紧，那么他只是体现了海军顽固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在 20 年代管理研究部门时养成的。现在，罗什福尔领导着珍珠港海军绝密密码破译小组，他不会轻易向任何人泄露敏感材料，更不用说向他几乎不认识的陆军军官透露了。

但他认识到需要与菲尔德建立某种关系。两位军官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他们没有正式的信息共享安排，但他们每周会面一两次，也许频率较低，以交换意见。正如罗什福尔所说，他们有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会让对方了解共同利益的进展，并将他们的关系描述为“亲切”。⁴³

但事实证明这种安排是错误的，至少对陆军来说是这样。当罗什福尔构建这种关系时，菲尔德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与无线电情报或密码破译相关的信息。他无法绕过罗什福尔为获取该材料而设计的第 22 条军规。菲尔德的问题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没有权限阅读海军加盖“Ultra”印章的材料。陆军、海军和美国盟友使用的这一笼统术语指的是从加密轴心国陆军和海军无线电通信解密中获得的情报。

作为肖特将军的情报官员，菲尔德似乎是一位合适的官员，至少可以与他分享一些解密信息。罗什福尔排除了他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海波批准阅读《Ultra》的高级军官名单上。但这份名单是谁整理的呢？1946 年立法者对罗什福尔的质询最终确定，这

份名单是罗什福尔本人准备的。简而言之，将菲尔德排除在外是由罗什福尔自行决定的。菲尔德无法绕过罗什福尔。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罗什福尔拒绝 Fielder 使用 Ultra 的原因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Fielder 是陆军。不管这是好还是坏的原因，事实是，在 1941 年的最后几个月，珍珠港的陆军 G-2 没有获得 Ultra 的批准。这限制了罗什福尔能告诉他的事情。“我无法将其作为 Ultra 传达给 G-2，”Rocheffort 说，“但我可以传达它的含义，我也做到了。”⁴⁴

但菲尔德坚称他从罗什福尔和其他海军情报官员那里得到的信息只涉及当地问题。“我和海军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与反颠覆措施有关，”菲尔德后来说。“海军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向我提供任何信息，这以任何方式表明日本人即将或正在考虑对夏威夷进行侵略。”⁴⁵

当然，海军没有此类信息可透露。然而，菲尔德在后来的几年里变得更加痛苦：“我现在知道，如果我要求海军从拦截来源获得信息，它不会给我。”⁴⁶关于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罗什福尔对日本舰队的了解远比他告诉菲尔德的多。⁴⁷

尽管罗什福尔态度冷淡，但由于华盛顿两名情报官员制定了一项奇怪的计划，他差点与菲尔德进行了一次真正的会面。这一事件始于 12 月 3 日的军需大楼，当时陆军高级情报官员首次得知日本已下令销毁其在世界各地的机密文件。这个消息尤其让 G-2 远东分部负责人布拉顿上校感到不安。他确信这一事态发展几乎预示着战争即将来临，因此他向他的上司迈尔斯准将和陆军战争计划部门负责人伦纳德·T·杰罗准将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布拉顿认为，代码烧毁事件值得向夏威夷的肖特将军再次发出警告。迈尔斯同意，但杰罗反对这样的信息，坚称已经向海外哨所发送了足够的警报。迈尔斯不会反对杰罗，看起来就是这样。但布拉顿并没有让这件事就此罢休，而是走到海军主力隔壁，找到了负责国家情报局远东部门的麦科勒姆司令。麦科勒姆同意布拉顿关于需要再次向肖特发出战争警告的观点。⁴⁸谈话中出现了罗什福尔的名字。

麦科勒姆告诉布拉顿，“罗什福尔实际上和[华盛顿]当时一样了解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局势。”⁴⁹布拉顿有一个主意。也许，如果夏威夷的 G-2（菲尔德上校）能够与知识渊博的罗什福尔会面，他会了解到有关日本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很多信息，从而产生战争警告的效果，这一警告可能会通过美国空军传递给肖特。后门，可以这么说。

布拉顿显然已经绝望了。布拉顿说：“我试图让[菲尔德]与[罗什福尔]保持密切的个人联系，罗什福尔是国家情报局在夏威夷的第一人，他知道我们当时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我觉得，如果我能让菲尔德以任何借口去与这位海军军官交谈，我就能实现我的目的，即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交换情报。”⁵⁰

这次会议的借口是罗什福尔的四名语言官员在 Heeia 监听的“风”执行消息。布拉顿随后说服他的上司迈尔斯将军向夏威夷的菲尔德电报以下信息：“立即通过第十四海军区司令官联系罗什福尔指挥官，了解东京参考天气的广播。迈尔斯。”⁵¹

迈尔斯的射线照片，消息编号。519，12月5日星期五外出。菲尔德不仅没有联系罗什福尔，而且从未收到命令。或者说他后来也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他确实拿到了电缆。他的助手比克内尔中校说，周五他在菲尔德的桌子上看到了这封信，然后像任何优秀的间谍一样读了它，可能是颠倒了。⁵²随后，富有进取心的比克内尔主动联系了罗什福尔。“在我看到这条消息的那天，我与罗什福尔指挥官进行了沟通，以确定相关信息，”比克内尔作证说，“我被告知他也在监视‘风’代码的执行消息。”⁵³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比克内尔不知道菲尔德办公桌上的信息是华盛顿为将罗什福尔和菲尔德联系在一起而设计的。这次突破性会议的借口，即风消息，本身已成为目的。比克内尔认为“风”才是重点，并继续追求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菲尔德从来不知道重点是什么。他和罗什福尔从未在一起。留言号码沙夫特堡的陆军档案中从未发现过519号，而菲尔德后来成为了一名将军。

如果他们在周五见面，菲尔德是否能从罗什福尔那里获取任何有用的信息值得怀疑。即使菲尔德提出了正确的问题，罗什福尔也不会透露任何他认为不合适的内容。例如，他不会透露他和他的分析师无法解释四家甚至可能多达六家日本航空公司的下落。罗什福尔很难向自己承认这一点。此外，运营商的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信息。只有当他知道航母在哪里



——如果他知道它们正在向夏威夷逼近时，这才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一点。

当华盛顿的 G-2 玩弄风消息的游戏时，珍珠港的罗什福尔对他的语言学家在 Heeia 执行的奇怪任务产生了疑问。比亚德、斯洛尼姆、布罗姆利和科尔现在已经在 H 站执勤了整整一周。他们轮流戴着耳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守候，竭力聆听难以捉摸的天气信息。起初，这个项目似乎很有意义。如果被采纳，日本对其公使馆的警报将告诉美国许多它需要知道的事情。

如前所述，“东风雨”是日本和美国很快就会开战的信号。听到这句话后，驻华盛顿和世界各地所有美国控制地点的日本外交官将烧毁他们的代码手册。到周五，罗什福尔的语言

学家既没有听到这个词，也没有听到他们被告知要听的另外两个短语：“北风多云”（与苏联的战争）或“西风晴朗”（英国）。Heeia绕道结果是一条死胡同。Hypo 的四个 JLO 从未听到过任何执行消息；事实上，后来出现的有力证据表明，珍珠港袭击之前并没有发出过这样的信息。⁵⁴但这重要吗？

鉴于上周发生的事件，天气信息会透露很多信息吗？“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罗什福尔说。⁵⁵他淡化其重要性是有充分理由的：随着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檀香山领事馆正在销毁其密码本的消息，海军的主要决策者知道了“东风雨”信息可能告诉他们的一切。正如特纳少将所说，代码燃烧标志着战争。

换句话说，风的执行不会增加高层完全掌握的内容——美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受到打击。它不会透露每个人都想知道的事情：罢工的时间和地点。海军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线索包围，一直在监听风的消息，因为它迫切需要得到任何线索。

12

错误喜剧

我们很不安。我们认为可能正在发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乔·罗什福尔

获得更多有关日本意图的信息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目标，那么罗什福尔应该抓住现在出现的意想不到的机会。它于 12 月 2 日星期二抵达地下室，其形式是来自 COM 14 地区情报官员 Irving H. Mayfield 上尉的助理 Yale Maxon 中尉 (jg) Yale Maxon 的便条。马克森的便条告诉罗什福尔，地区办公室可以“通过您所知的非常机密的消息来源，对这里主要的奥兰治机构不时收到的电报进行重新检查”。¹罗什福尔确实知道，马克森指的是日本外务省与其檀香山总领事北长尾之间的交通。

罗什福尔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对外交交通从来不感兴趣，也不明白这与他认为的主要工作：追踪日本帝国海军有什么关系。“我们被指示只从事海军系统的工作，”他总是说。²鉴于这一优先事项，罗什福尔感到自己肩负着压倒性的责任，要保护他的密码分析员免受任何可能分散他们对军官密码的注意力的影响——萨福德告诉他，而且他自己也确信，密码掌握着山本舰队行动的关键。³他不明白了解领事馆交通情况对他有什么帮助。

另一个因素让罗什福尔犹豫不决。Hypo 缺乏轻松读取日本东京领事馆使用的密码系统（称为 J-19 的手动密码）的能力。诚然，海波拥有 J-19 的一些背景，但罗什福尔和他的密码分析师没有解锁 J-19 所需的日常密钥。⁴如果幸运的话，该团队可以在半天内利用 J-19 消息，但由于他们对系统不熟悉，他们可能需要 10 到 15 天才能解密此类消息。⁵因此，罗什福尔犹豫了。他没有立即接受梅菲尔德的提议。

当然，罗什福尔无法知道东京和喜多总领事几个月来在信息中谈论的内容。如果他知道所谓的“炸弹阴谋”信息，他可能会更容易接受梅菲尔的提议，该信息于 9 月从东京发送到檀香山，并于 10 月在华盛顿翻译。

罗什福尔也无法知道接下来几个月在东京和檀香山之间传输的电缆的内容。日本外务省一周又一周地向喜多施压，要求其提供有关珍珠港船只动向的更多细节。如前所述，即使罗什福尔读过此类消息，他也可能会认为它们是例行公事。在很大程度上，日本驻檀香山公使馆向东京提供的报告与日本特使在世界各地许多美国港口（从马尼拉到巴拿马再到西雅图）发送的报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⁶

但罗什福尔的好奇心可能是被 11 月 29 日的电报激起的，在电报中，东京要求北区不仅在船舶移动时发送报告，而且在船舶不移动时（实际上，即没有船舶移动时）发送报告。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因为 12 月 2 日从东京收到的急件而感到困扰，甚至可能感到震惊，就在他收到梅菲尔的邀请的同一天，喜多要求领事馆报告珍珠港上空是否有任何观测气球，以及美国是否军舰受到反鱼雷网的保护。⁷

罗什福尔不可能知道该消息或其他消息。他知道收集有线电视流量的唯一方法是去有线电视公司索要。他知道根据 1934 年《通信法》的规定，这是非法的，但梅菲尔上尉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规避法律。他一事无成；有线电视公司总是引用法律。

11 月份，当美国广播公司总裁戴维·萨尔诺夫 (David Sarnoff) 访问檀香山时，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指挥官布洛赫和萨诺夫很熟，在两人聊天时，布洛赫说服了 RCA 高管授权向梅菲尔交付日本信息的公司文件副本。但这并没有立即发生，因为为夏威夷服务的两家有线电视公司麦凯广播电台和 RCA 轮流处理领事馆的交通。直到 1941 年 12 月才轮到 RCA，但萨诺夫信守了他的诺言。12 月初，梅菲尔收到了来自 RCA 的捆绑包。⁸梅菲尔指示马克森给罗什福尔留一张纸条，告诉他有关宝藏的信息。

罗什福尔不愿处理基塔信息的态度被证明是短暂的。有两件事让他改变了主意。12 月 3 日收到的消息称，东京已下令驻美国使馆（包括驻檀香山的领事馆）销毁其密码手册，这告诉他，与日本的战争几乎是肯定的。通过他自己的联系，他了解到喜多现在正在烧毁无法读取的 J-19 系统。随着 J-19 的退出，罗什福尔知道 Kita 将需要用两种更简单的代码（PA-K2 系统和更低级别的 LA 代码）来加密所有未来的电缆，这些代码用于领事馆更常规的交通。⁹如前所述，罗什福尔的手下有一位对低级外交密码有些熟悉的密码分析员：伍德沃德准尉。

相对资历较浅的伍德沃德作为密码分析师的地位不如戴尔、赖特和霍特威克那么稳固，但他拥有其他人没有的经验。1938 年至 1940 年间，他在上海担任海军密码学家，熟悉

日本的 J-19、PA-K2 和 LA 外交系统。当时，他已经学会了破解这三者。1940 年 8 月，当他被调到 COM 14 解密部门（当时由罗什福尔的前任伯特利中校指挥）时，他被命令只从事日本海军交通方面的工作。16 个月后，伍德沃德现在与难度更大的 J-19 失去了联系（并且缺乏密钥和更新的历史记录），1941 年 12 月，伍德沃德告诉罗什福特，他相信



他可以破坏在更简单的 PA-K2 和 LA 系统中加密的消息。

罗什福尔不知道梅菲尔德是如何获得基塔信息的，至少五年后他告诉国会。这可能是一个延伸。罗什福尔在其他论坛上表示，他完全知道布洛赫司令已经就电缆问题与萨诺夫接洽。¹⁰他知道他们只能来自一个地方：RCA 有线电视办公室。意识到拥有它们违反了联邦法律，他采取措施尽量减少他和海军的法律风险。

罗什福尔将基塔消息的传递视为非事件，并下令不得完成与这些消息相关的文书工作。五年后，珍珠港调查人员问罗什福尔为何未能准确记录他们的情况，罗什福尔直言不讳地回答道。“我会这样说，”他说。“我们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它们不存在。就我们而言，截至 12 月 7 日，相关文件并不存在。”¹¹

梅菲尔德的包裹并没有立即出现在地牢中。从 Yale Maxon 12 月 2 日发出通知到电报到达之间可能已经过去三天。罗什福尔记得在周三和周五之间的某个时间只收到了“十到十五条消息”。他给出了不同的日期。¹²梅菲尔德也是如此，他最初以为他会在周四交付，然后又改变主意到周三。¹³梅菲尔德的助手唐纳德·伍德鲁姆中尉作证说，他于 12 月 5 日星期五早些时候亲手将包裹交给了罗什福尔。¹⁴伍德沃德还有另一段记忆：他说罗什福尔要求“可能在周五下午 2 点 1:30 左右”解密这些消息。¹⁵

那时已经很晚了。即使是用 LA 和 PA-K2 等简单代码加密的消息也需要时间来解决，而时间已经不多了。伍德沃德一拿到电缆，就立即开始工作。这十五条消息被编码为三种不同的代码。其中之一是东京在 12 月 2 日发给檀香山的信息中使用的难以辨认的 J-19 系统；这是北和东京交换的最后一次 J-19 信息。如前所述，这份爆炸性快报要求喜多检查珍珠港的拦截气球和反鱼雷网的使用情况。伍德沃德和地下室的其他人都不具备阅读该电报所需的背景。伍德沃德把它放在一边。直到 12 月 30 日陆军解密后，它才会被解密。¹⁶

伍德沃德究竟是如何完成他的任务的，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先处理洛杉矶的消息，然后转向更困难的 PA-K2 调度？所有的工作都是他自己做的，还是得到了地下室另一位分析师的帮助？他在解码过程中是否犯了致命错误？多年来，问题一直存在，因为伍德沃德和罗什福尔讲述的故事有些不同。伍德沃德对其 12 月 5 日解密活动的描述令人费解。

他否认在那些不受重视的洛杉矶信息上浪费了任何时间。然而这项工作以某种方式完成了。他承认在洛杉矶的每份电报上都贴了一张便条，说明收到的时间（12 月 5 日），并且在珍珠港袭击之前已被解密和翻译。¹⁷但他坚称工作不是他做的。谁解密了这些内容？“我不能说，”伍德沃德后来说，“因为我们位于大楼的不同部分，而我当时的工作性质使我处于一端，他们只是将这些东西交给我，让我我就去原来的地方继续工作。”¹⁸

伍德沃德说，无论是谁处理了洛杉矶的信息，其内容都“被视为垃圾”。当罗什福尔看到解密后，他同意了。一份报告报告了一辆运输工具的出发情况，另一份报告则涉及将家人送回日本的费用。¹⁹其他则与工资、签证和各种人事问题有关。罗什福尔打开他的安全电话，给正在等待消息的雷顿打了电话。“我告诉雷顿，我们有一些消息，”罗什福尔回忆道，“但它们绝对没有价值。”²⁰LA 可能是最简单的代码；这也是最不重要的。

伍德沃德的叙述引发了一些问题：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可以编写该代码？戴尔和赖特在洛杉矶系统中没有任何背景，此外，他们还忙于应对仍然棘手的军官系统。两人都没有来帮助伍德沃德。而且，与伍德沃德的证词相反，大楼的其他部分没有进行密码分析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地下室完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开放区域，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伍德沃德的故事令人费解。他是否在某些微不足道的洛杉矶材料上花了太长时间而不想说出来？在他于 1946 年以相对年轻的身份去世之前，故事中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无论他是否在洛杉矶系统上工作，在某些时候他都会转向更困难的 PA-K2 代码。

从 Kita 的消息到达到 Woodward 处理 PA-K2 电缆之间到底过了多少个小时，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即使对于具有伍德沃德背景的密码分析师来说，这也不是儿戏。他对所有这些领事法规都生疏了，基本上是从头开始。²¹

伍德沃德顺利地前进了一段时间，很快解决了 PA-K2 中编码的几个常规消息。²²然后他遇到了麻烦。他遇到了一条无法破解的 PA-K2 消息。他挣扎了几个小时却毫无进展。其他密码分析员也在附近，但没有被叫来提供帮助。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知道他遇到了困难，”汤米·戴尔说。“他没有向我寻求任何帮助。”²³

伍德沃德继续他孤独的家务，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周五晚上工作到深夜”。²⁴罗什福尔证实了该项目投入的时间，并将其描述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作证说，伍德沃德和海

波语言学家雷德·拉斯韦尔“每天投入大约十二到十六个小时.....”。。。独自完成这项工作。”

[25](#)

周五晚些时候，罗什福尔意识到伍德沃德陷入了困境。他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正如罗什福尔所能解释的那样，伍德沃德错误地设置了消息，以一种打乱顺序而不是澄清顺序的方式排列它们。1942 年 1 月，罗什福尔对调查小组说：“[那个]做这项工作的人搞反了。”这“让我们耽误了三四天。如果他正确地完成了他的工作，我们周五早上就会得到它。”

[26](#)

大约 1912 年，罗什福尔一家在从俄亥俄州代顿搬来大约一年后，聚集在洛杉矶西部的平房前。从左起，十二岁的乔、他的母亲艾伦，以及艾伦左边的其他家庭成员：乔的兄弟查尔斯、哈罗德和威廉；他的妹妹玛格丽特、父亲老弗兰克以及兄弟小弗兰克和汉密尔顿。*由珍妮特·罗什福特·埃尔丁提供*



年轻的乔·罗什福尔在洛杉矶理工学院读大四。由珍妮特·罗什福特·埃尔丁提供



日本插曲：1929-32 年，罗什福尔在东京学习日语的三年期间，寻找机会结识平民和日本军人。罗什福尔（左）与一名日本军官和两名美国外交界成员合影，他们的身份均未确定。
由珍妮特·罗什福特·埃尔丁提供



东京旅行者：在东京学习日语的三年（1929-32）期间，罗什福尔抓住了每一次近距离观察日本的机会。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费伊几乎总是加入其中，他骑着自行车环游日本的部分地区，希望能有所发现。他还被拍到在东京一座身份不明的日本神社旁边。由珍妮特·罗什福特·埃尔丁提供





罗什福尔四人，约 1933 年：乔、九岁的小乔、费伊和年轻的珍妮特，图中展示的是他们



从日本返回美国后不久。Janet 1931 年出生于东京。由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 提供

由阿道夫·安德鲁斯中将指挥的美国侦察部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航空母舰上，用有力的手势展示了他在多米诺骨牌上的高超技艺。作为一名情报官员，罗什福尔于 1939-41 年在巡洋舰上服役了 18 个月，给安德鲁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他的下一个职责铺平了道路：负责海波站的军官。摄影：Carl Mydans，@《生活》杂志。由盖蒂图片社提供



Cdr. 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 讲述了他在珍珠港担任海波站 OIC 职务的经历。由珍妮特·罗什福特·埃尔丁提供



法庭上的朋友：作为一名被分配到主要海军研究台的年轻语言军官，中尉。埃利斯·扎卡里亚斯（Ellis Zacharias，图中为船长）在 1926-27 年与罗什福尔的团队联手打破了帝国海军的红色密码。后来他支持罗什福尔并在海军情报办公室提升了他的职业生涯。奈良//



1941年 6 月担任地区指挥官， 任命这位年轻军官负责珍珠港的海军解密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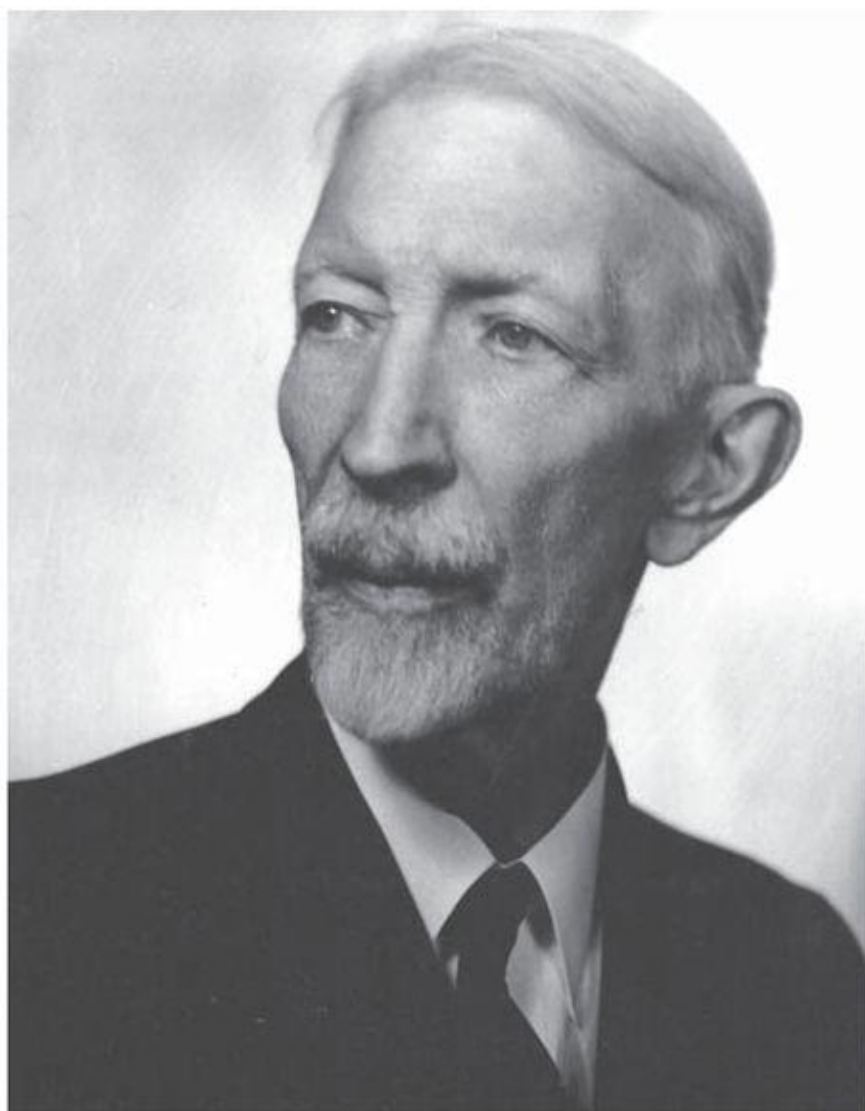
艾格尼丝·迈耶·德里斯科尔 (Agnes Meyer Driscoll) 是众所周知的阿吉小姐，她是海军顶级民用密码破译员，曾在 1926-27 年指导学徒密码破译员乔·罗什福特 (Joe Rochefort) 掌握密码破译技术的要点。海军安全组



创始人：海军密码分析先驱之一劳伦斯·萨福德中尉（图中为上尉）于 1925 年将罗什福尔引入了这个神秘领域，后来，作为华盛顿 OP-20-G 的负责人，授予罗什福尔不同寻常的独立性。负责海波站。*海军安全组*



约瑟夫·M·里夫斯 (Joseph M. Reeves) 海军上将在 1935-36 年担任美国舰队总司令时，曾因留着不合时宜的山羊胡而受到下级军官的嘲笑。他将罗什福尔纳入麾下，并向这位年轻军官介绍了海军情报的新方面。奈良//



珍珠港市政厅：珍珠港的海军行政大楼表面上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面的官员负责管理从港口疏浚到公园、娱乐到基地安全等各项活动。地下室的活动几乎是看不见的，可以通过人行道入口（上图）进入，被一扇厚重的拱顶式门（对面，顶部）屏蔽，可以通过一个狭窄且相当严峻的楼梯间（对面，底部）到达，楼梯间通向另一个保险库型门：打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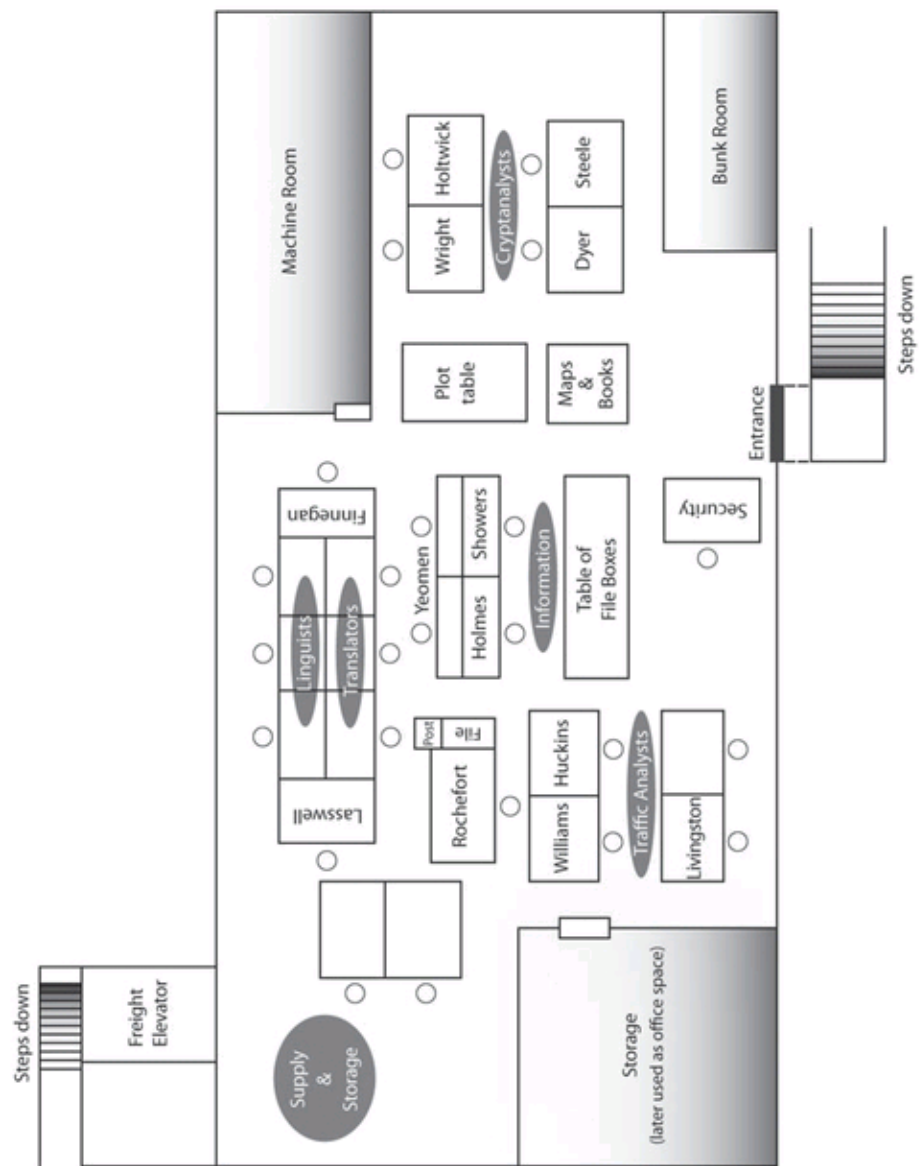
可进入乔·罗什福尔的海波站解密单元。海波的入口没有任何标记、身份不明、没有任何警卫的保护，如此不吸引人，以至于没有引起什么好奇心。为防止入侵者而安装的时间锁从



未打开过。不速之客从来都不是问题。图片来源：丹尼尔·马丁内斯提供



夏威夷的海波站是二战期间由海军管理的三个密码破译单位之一。海波被居民称为“地牢”，位于珍珠港海军行政大楼的地下室。主持这个隐蔽处的是Cdr. 约瑟夫·J·罗什福尔（Joseph J. Rochefort）位于大房间的中央，一侧被语言官员包围，另一侧被交通分析师包围，而他的密码分析师则靠在最右边的墙上。罗什福尔在右下角的双层床房里放着他的小床，以便在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的情况下打盹。由美国海军少将唐纳德·“麦克”·肖尔斯（Donald “Mac” Showers）（退役）凭记忆创作，他于1942年2月加入海波小队，担任少尉



新秀：缺乏任何密码破译或情报方面的背景，Ens。尽管如此，唐纳德·“麦克”·肖沃斯还是于 1942 年 2 月被命令前往罗什福尔的海波站地下室。他成为了一名成熟的情报分析师。

淋浴将这项任务称为“愚蠢的运气”，他的三十一年职业生涯最终以他后来晋升为海军少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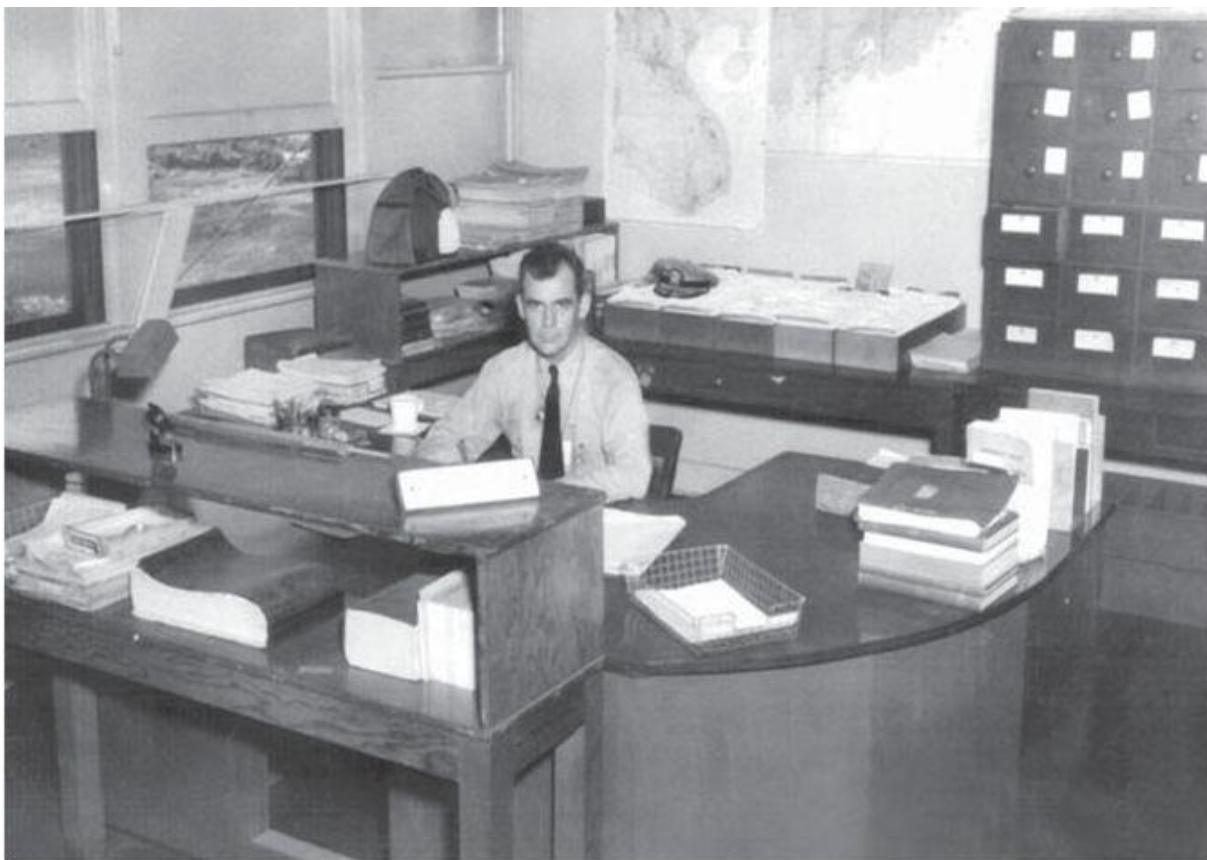


而告终。他因此成为 Hypo 团队中唯一一位获得旗帜级别的成员。*美国海军*

决斗密码破译者：中尉。海波密码分析员韦斯利·A·“火腿”·赖特（左）和海波·语言学家阿尔瓦·B·“红”·拉斯韦尔少校，抽着标志性雪茄，在下班时间下棋，时间约为 1941-42 年。由于缺乏娱乐，海波的居民经常出现在赖特的住处，下棋和听他的古典唱片，有时还敲敲他的酒吧。*由拉斯韦尔家族提供*



中尉。约瑟夫·芬尼根是罗什福尔最珍视的语言官员和密码破译者之一。他与密码分析师哈姆·赖特 (Ham Wright) 合作破解了帝国海军操作密码中的特殊密码，该密码为美国海军提供了 1942 年 6 月南云忠一中将袭击中途岛环礁的日期和时间。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WJ“贾斯珀”·霍姆斯中尉曾是一名潜艇兵，于 1941 年 6 月加入海波站，负责策划船舶动向，后来发展成为海波站最有价值的情报分析师之一。*海军安全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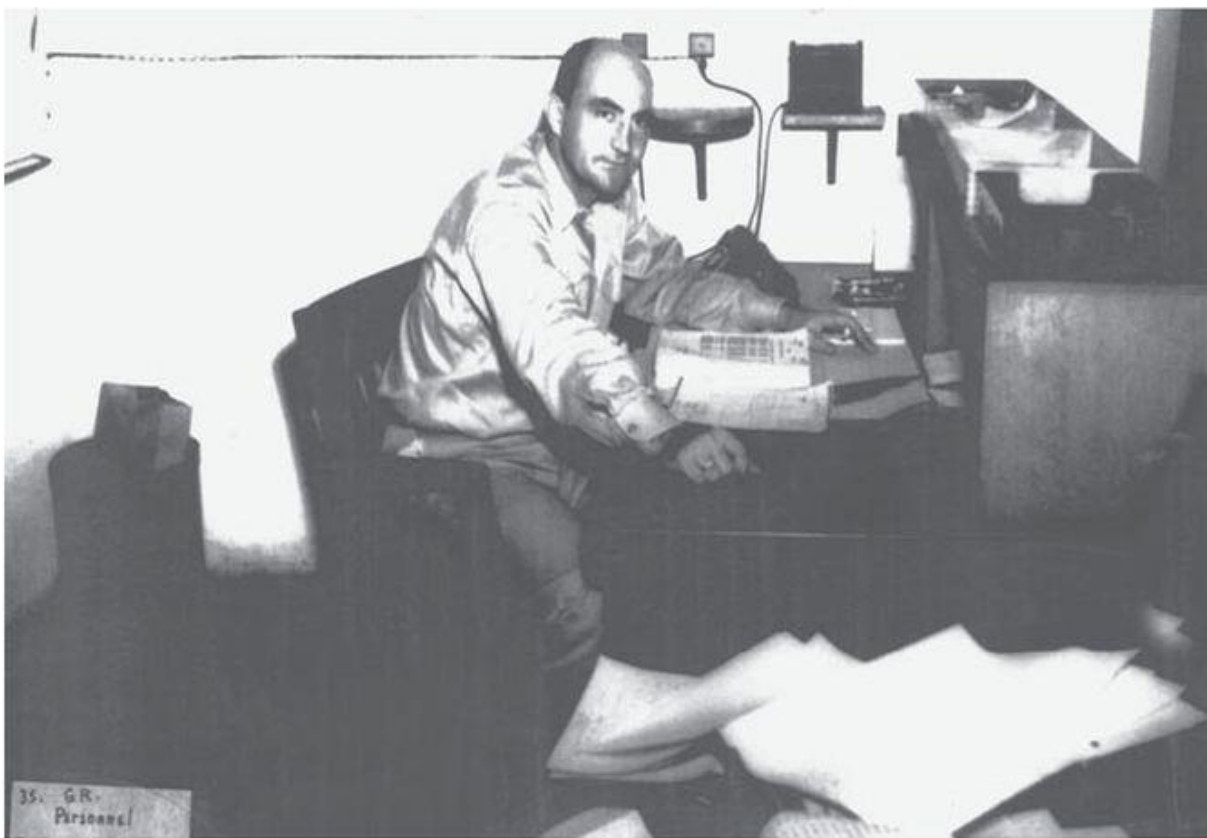
衣冠楚楚，总是衣着整洁，中尉。杰克·S·霍尔特威克 (Jack S. Holtwick) 是海波公司的顶级密码分析师之一，负责管理该部门著名的机房。他结束了海军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海军安全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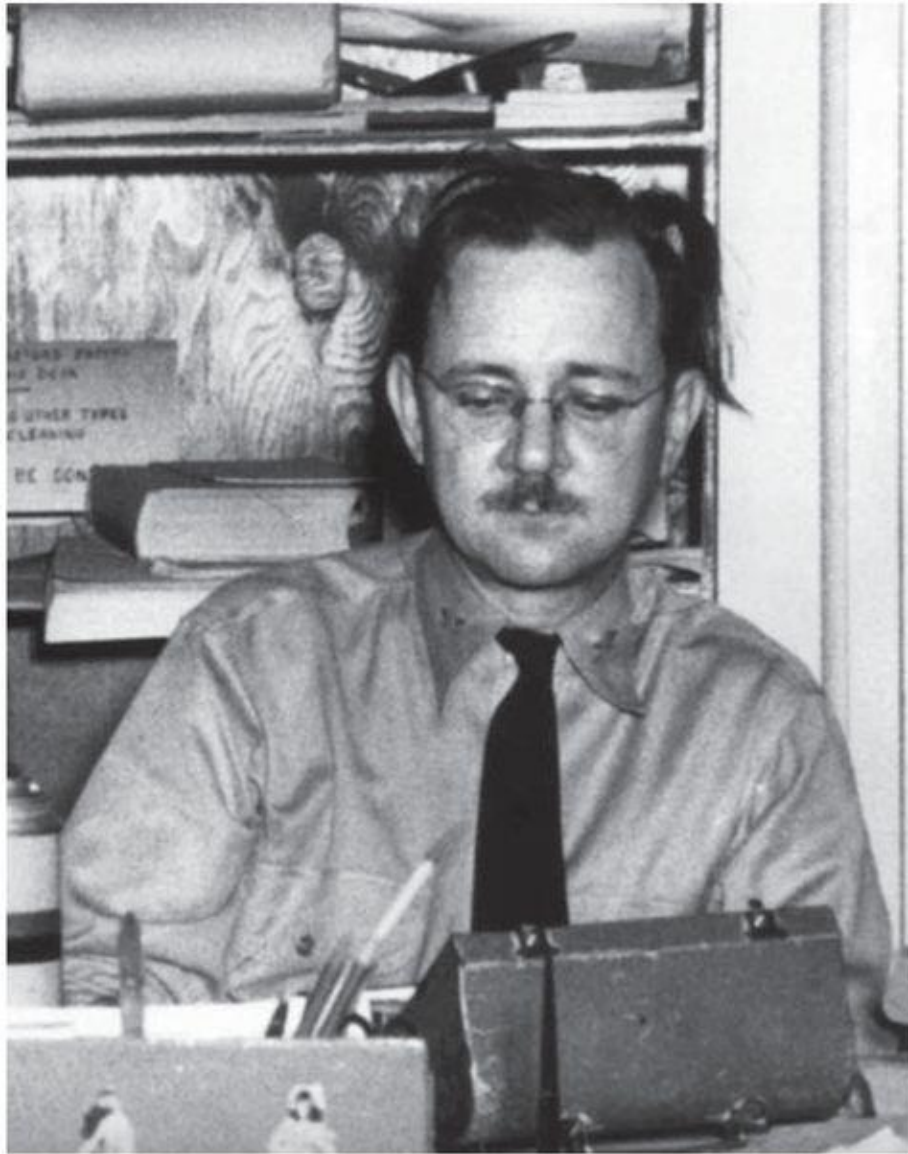
1942 年 12 月 7 日，当帝国海军袭击珍珠港时，海波的语言学家福雷斯特·R·“特克斯”·比亚德中尉（此处显示为指挥官）正在海波的 Heeia 监听站监听难以捉摸的“东风雨”消息。他和他的语言学家同事从未收到过这条消息，罗什福尔与他的 OP-20-G 老板劳伦斯·萨福德相反，认为这条消息从未发送过。*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解决问题的人：CPO Durwood G. "Tex" Rorie 是海波的高级士兵，在这一职位上，他是罗什福尔的得力助手和全能问题解决者。他的成就包括：说服加州乐队加入 Hypo。海军战争学院



“奇怪的性格”：罗什福尔认为中尉。汤米·戴尔 (Tommy Dyer) 是海波的顶级密码分析师和常驻天才，尽管他像所有密码分析师一样“有点疯狂”。为了打破地下室的紧张气氛，戴尔培养了轻柔的触感，在他的办公桌附近张贴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在这里工作，你不必疯狂，但这很有帮助！”*海军安全组*



罗什福尔的看法是错误的。在任何情况下，伍德沃德都不可能在周五早上之前解决 PA-K2 消息。直到周五下午早些时候，他才开始处理这件事，从各方面来看，他已经完成了更简单的洛杉矶加密调度。尽管如此，如果该消息及时变得可读，它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是一条长而详细的信息，由两部分组成，由 Kita 于 12 月 3 日星期三发送到东京。基塔是在一位日本特工的要求下起草的，他是一位居住在瓦胡岛的德国人，名叫奥托·库恩

(Otto Kuehn)。它描述了向附近日本潜艇发出的一组信号，指示夏威夷地区的船只类型。它还列出了房屋、海滩和船上各种灯光的布置；和来自毛伊岛的信号，以及檀香山广播电台上的广告。所有这些信号都被日本间谍船接收到。直到 12 月 11 日，伍德沃德和拉斯韦尔才共同努力破解了代码并使其可读。²⁷

回想起来，基塔信息的失败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罗什福尔立即接受梅菲尔的提议，历史是否会有所不同。所谓的“灯光”信息的早期翻译是否会提醒罗什福尔注意夏威夷面临的危险？或者伍德沃德早些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障碍吗？

显然，灯光信息很有趣，而且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就像炸弹阴谋的报道一样，它很可能被视为日本人愿意不遗余力地传递有关美国海军的信息的一个奇怪的例子。此外，消息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珍珠港遭到空袭。然而，许多人认为罗什福尔对基塔信息的处理是一个失去的机会。就连他的朋友埃迪·雷顿也认为这一集并没有展现出海波的主管军官的最佳状态。他认为这起事件是珍珠公司许多人犯下的一系列失误之一。雷顿写道：“罗什福尔在日本袭击前的最后几天无意中忽视了一个潜在有价值的情报来源，这是困扰我们行动的典型错误喜剧。”²⁸

12 月 6 日星期六，金梅尔海军上将稍微改变了他的惯例。通常他的一天是在早上 8 点 15 分整开始的，听着雷顿的情报简报。今天早上，雷顿必须等到金梅尔结束对路过檀香山的记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C·哈希的采访。在前往日本、中国和莫斯科的途中，哈希想了解金梅尔对太平洋战区爆发战争可能性的评估。金梅尔断然表示，太平洋地区不会发生战争，至少不会发生一场涉及美国的战争。

金梅尔认为，局势的关键在于德国人刚刚宣布他们将进入莫斯科前方的冬季营地。“这意味着莫斯科今年冬天不会陷落，”金梅尔告诉哈施。“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将在春季继续参战。这意味着日本无法在太平洋攻击我们，除非冒着两线战争的风险。日本人太聪明了，不会冒这个风险。”²⁹

是什么让金梅尔如此自信只能猜测。他在哈施采访中所说的一切都没有受到罗什福尔或莱顿的暗示。当天上午早些时候，雷顿的定期情报简报会上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是在哈希离开金梅尔办公室后不久就开始的。莱顿描绘了一幅日本不可阻挡地走向东南亚战争的图景，其发展方式肯定会让美国陷入困境。

与往常一样，雷顿主要依靠海波的每日情报总结来了解联合舰队的动向。这是不知疲倦的福尔摩斯在早上早些时候送来的。该摘要涵盖了 Heeia 在截至周五下午的二十四小时内截获的无线电流量。根据 Heeia 的拦截，交通分析师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在周五晚上汇总了

一页摘要。罗什福尔周六早上扫描了它，并将其交给了霍姆斯，霍姆斯将它开到了金梅尔的总部。

基梅尔可能觉得这份文件没什么特别的。它确实注意到周五的无线电流量很高。摘要称：“东京广播全天 24 小时，所有电路都超载。”东京指定的赛道上交通堵塞。大凑无线电稳定地向海南岛的萨玛和福尔摩沙东海岸的巴科发送广播。位于福尔摩沙西海岸的高尾广播电台向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广播，该舰队目前正驶入南中国海附近的暹罗湾。有些交通看起来很奇怪。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正在广播的流量已经有几天了，这表明广播组织中存在传输的不确定性。”³⁰显然，两位分析师都没有想到考虑无线电欺骗的可能性。

海波的摘要没有报告任何其他异常情况。第二、第三舰队一片安静。二十四小时后，两支舰队的空中和地面部队将列队攻击新加坡和马来亚沿岸暴露的英国阵地，但现在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日本海军舰队正在获得交通，但他们并没有发起任何交通。联合舰队的任何一艘航母或潜艇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摘要称：“也没有看到来自指挥航母或潜艇部队的交通。”³¹与往常一样，Kimmel 在页面右下角写下了他的 HEK 缩写。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海波情报摘要上写下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除了日本海军部队更有针对性地调入暹罗湾之外，海波的分析人士还注意到，联合舰队的兵力布局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没有变化。事实上，自周二以来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当时莱顿向基梅尔承认，他无法以任何合理的确定性解释联合舰队第 1 和第 2 航空母舰师（包括加贺号、赤城号和苍龙号）的下落。和飞龙。“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正在绕过钻石头？”金梅尔问道。

可能是他周二与莱顿谈话的记忆促使金梅尔寻求第二意见。他命令雷顿听取太平洋舰队战斗部队司令威廉·S·派伊中将的意见。雷顿乘一艘平底艇穿过港口，来到了派伊的旗舰“加利福尼亚”号，停泊在福特岛附近战列舰排的尽头。他在尾甲板上找到了派伊和他的代理参谋长拉塞尔·特雷恩船长。雷顿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日本船队驶入暹罗湾的情况，派伊询问他的想法。雷顿表示，日本的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此举将要求日本从侧翼与菲律宾交战。换句话说，美国很快就会陷入战争。

但派伊和特雷恩对莱顿的估计表示怀疑。“不好了。日本人不会攻击我们，”派伊说。“我们太强大了，太强大了。”³²

莱顿向金梅尔报告了这次交流，但金梅尔仍然与他的幕僚讨论了将舰队派往海上作为预防措施的可能性。该小组成员包括金梅尔的幕僚长波科·史密斯 (Poco Smith)；他的战争计划官员苏克·麦克莫里斯 (Soc McMorris)；和他的运营官 WS DeLany。他们质疑将舰队

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出海（航母不在）是否明智。他们表示，在周末派出船只只会引起华盛顿希望避免的警报。此外，他们还有其他担忧。如果敌对行动毫无理由地爆发，舰队几乎肯定会驶向马歇尔群岛，为什么要浪费燃料呢？最后，基梅尔决定将船只留在原地。

[33](#)

金梅尔和他的高级副官似乎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毫无疑问，许多因素转移了他们对珍珠港面临的危险的注意力。仅举几例：对日本向南进入南中国海的关注、日本帝国与夏威夷水域相隔遥远的距离、美国海军对任何攻击力量造成毁灭性损害的假设，以及长期以来的假设日本不会做傻事。

另一个因素可能促成了金梅尔的重大决定：美国海军学说认为，航母只能单独使用，最多成对作为更大战斗群的一部分使用。如果金梅尔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即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美国人相同，那么他认为仅用两艘航空母舰对抗夏威夷的攻击部队不会构成太大威胁，因此可以被忽视。“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想象力的失败，”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日本人可能会围绕多达六艘航母组建一支特遣部队，这种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不是（美国）海军的做法，”伦德斯



特罗姆说。[34](#)

虽然金梅尔似乎对珍珠港的情况感到更加满意，但罗什福尔却变得焦虑起来。现在，他对自己最珍视的一些假设提出了质疑，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相信日本会按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过去一周发生的事件动摇了他对这个想法的信心。十天前，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航母问题。其中四艘似乎在南海，11月26日，另一两艘航母似乎在马歇尔群岛。然后在12月1日，帝国海军改变了呼号，这是三十天内的第二次。三天后，即12月4日，日本海军更改了其主作战代码 JN-25(b)，这一更改不会影响 Hypo 的分析师，但会让 Cast 的分析师感到困惑。

之后，一片寂静。“大约一天后（11月26日），航母就完全从视线中消失了，”罗什福尔后来说。“[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东京于12月3日命令其世界各地的使馆烧毁其代码和紫色机器，该命令包括火奴鲁鲁领事馆，该领事馆虽然没有可摧毁的紫色机器，但焚烧了除两个低级代码之外的所有代码。手册。但罗什福尔日益增

长的焦躁情绪并没有延伸到珍珠港遭受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这仍然是深不可测的。为什么？罗什福尔后来说：“可能至少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人或多或少地在东南亚（还有可能是菲律宾）做出了贡献。”这“不会让他们在攻击任何其他地点时对船只和飞机造成太大阻碍。”³⁵

但罗什福尔现在转变了观点，认为美国无法置身于他所看到的东南亚迫在眉睫的战争之外。他不再相信日本人会忽视菲律宾。

罗什福尔像往常一样，从 12 月 6 日星期六开始，浏览了前一天晚上交通分析师准备的情报摘要，然后转向其他事务。他终于抽出时间给华盛顿的 OPNAV 打电话，得知基塔总领事正在焚烧代码和文件。罗什福尔发出了这样的信息：“相信当地领事已经摧毁了除了一个系统之外的所有系统。”³⁶

奇怪的是，COM 14 通信办公室发送了“延迟状态”消息，这是可能的最低优先级。罗什福尔的朋友兼辩护人雷顿后来将学区迟迟未能传达这一信息归因于为降低成本而做出的不合时宜的努力。³⁷但事情的运作方式是，由派遣军官（罗什福尔）决定优先顺序；如果罗什福尔愿意的话，他本可以以更高的优先级发送急件。³⁸无论如何，他的电报直到日本袭击之后才到达华盛顿。³⁹

更令人好奇的是，罗什福尔为什么要等到周六才向华盛顿通报他周三获得的消息。这种表面上的失误从未被调查过。罗什福尔始终坚称，他向华盛顿提交的报告是及时的。“我们是向华盛顿提供这些[信息]的人，”他作证说。“他们告诉我们伦敦和华盛顿正在焚烧他们，然后我们也告诉他们这里的人也在焚烧。”⁴⁰事实上，罗什福尔在向华盛顿通报檀香山代码焚烧事件三天前就已经了解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情况。

他再次给雷顿打电话讨论事态的发展。雷顿想听听关于航母的事情。罗什福尔对日本的航母有什么新的认识吗？他没有。他们已经一周没有消息了，甚至可能更久。“你到底是怎样失去他们的？”雷顿问道。罗什福尔回答说：“我不知道，但你不能指望不可能的事情。”⁴¹罗什福尔后来作证说，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们没有进行传输。他们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⁴²

地下室里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感觉。威廉姆斯和霍尔科姆几天来一直感觉有些不对劲。戴尔和罗什福尔也加入了担忧者行列。“12 月 6 日，我们焦躁不安，”罗什福尔后来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很不安。我们认为可能正在发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周六下午，我们穿着我的衣服，为这件事大吵了一架。”⁴³

经过一周的艰苦努力，罗什福尔精疲力竭，周六没有像往常一样全天工作。他计划在周末剩下的时间里休息，并在下午左右回到位于马诺阿谷的家中。下午早些时候，Heeia 的

司机从 H 站送来每日拦截的包裹时，他并不在地下室。⁴⁴这个包裹包含在过去 24 小时内截获的数十条消息，以及一份两页的年表，总结了 Heeia 认为的当天的亮点。

与往常一样，拦截涵盖了联合舰队的广泛活动，从任务范围内的船只活动到东南亚和内海水域，所有这些都以混乱的代码加密，其中一些是可读的（例如天气代码），大多数不是（JN-25 中的那些）。这些拦截提供了交通分析师哈金斯和威廉姆斯为金梅尔海军上将撰写每日情报摘要的原材料。这一份日期为 1941 年 12 月 7 日，直到 12 月 8 日才交付。金梅尔永远不会看到它。

但他并没有错过太多。就像他周六早上看到的总结一样，这没什么特别的，本质上是日本海军舰队行动的重复，已经建立并之前报道过。Heeia 的年表指出华南和印度支那地区有大量无线电活动。但该报告没有包含有关山本的航母和潜艇的任何消息。“在分队中没有观察到重要的活动，”H 站文件称。报告指出，据信舰队潜艇部队的指挥官现在已在贾卢伊特或特鲁克的任务中。⁴⁵事实上，现在这支部队已经在夏威夷周围占领了阵地。



周六下午，罗什福尔启程回国前不久，日本檀香山领事馆向 RCA 电报办公室提交了最后一份电报。该消息是对东京 12 月 2 日关于珍珠港可能使用拦截气球和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使用鱼雷网的询问的答复。这份电报由东京三月份发给领事馆的间谍吉川隆夫（Takao Yoshikawa）撰写，称“目前没有发现拦截气球设备的迹象”。“我认为战列舰没有鱼雷网。”他补充说：“我想，很可能还有相当大的机会可以利用对这些地方的突然袭击。”⁴⁶

Hypo 分析师周六没有看到该消息。即使他们有，电报也可能不会轻易交出其内容，也不会及时引起罗什福尔或其他任何人的注意。但如果周六下午它被送到地下室，那么至少会处于有密码破译者的环境中。事实证明，梅菲尔德没有与 RCA 做出安排，以便在周六接收领事馆的任何电报——如果有的话，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也是美国演员在珍珠港和纽约的错误喜剧中的又一集。在华盛顿，包括罗什福尔。

周六早上，夏威夷居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另一个令人尖叫的**广告头条新闻**。这篇文章写道：“美国预计将拒绝日本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答复。文章称，日本对于罗斯福总统有关法属印度支那军队调动的询问将给予何种答复，在华盛顿”悬念不断增加”。但合众社的文章明确表示，真正的戏剧性事件围绕着日本即将对科德尔·赫尔 11 月 26 日信息的答复展

开。“如果东京的新闻报道得到证实，”UP 小心翼翼地报道道，“日本将无法接受赫尔文件作为就导致美国和日本陷入战争边缘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基础。”⁴⁷

罗什福尔对这些美日对话进程的跟踪程度只能推测。他可能太陷入地下室周围的烦人问题中，并且太依赖无线电情报来获取信息，以至于他很少关注报纸的报道。1946 年听证会上，国会审讯人员询问罗什福尔是否在 12 月 7 日之前知道赫尔的笔记，罗什福尔辩称不知情。“我不知道，”他回答道。“除了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以外，我不知道。。。我的信息来自报纸。”⁴⁸

罗什福尔可能是一个谜。与他给立法者的印象相反，檀香山的两家日报在报道赫尔的笔记的关键细节方面做得很可靠。如果罗什福尔只浏览了 11 月 27 日星报的头版，他就会了解到美国正在要求日本放弃与德国和意大利的三方条约，并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⁴⁹罗什福尔作证说，如果他早点知道美国的条款，周六他会更加担心，因为他认为这些条款对日本人来说是侮辱性的，甚至是挑衅性的。⁵⁰赫尔的条款已在当地两家报纸上得到充分报道。

无论罗什福尔知道或不知道，毫无疑问，他和金梅尔都不知道华盛顿正在上演最后的外交游戏。如果没有紫色机器，他们就无法知道华盛顿正在等待来自日本的十四部分信息（它对赫尔照会的答复）在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收到。基梅尔和罗什福尔都不知道野村和来栖曾询问赫尔是否可以在周日下午一点钟传递这一信息。但他们会知道华盛顿下午一点是檀香山早上七点三十分。

如果罗什福尔知道这些信息并被要求解释的话，他会告诉金梅尔什么？1942 年 1 月，罗什福尔对审讯人员说：“我会告诉他，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⁵¹

但是，正如所指出的，罗什福尔周六回家时并不知道这一切。上周日他一直提心吊胆，预计下周日也会同样紧张。周六报纸上的其他头条新闻并不能令他感到安慰。除了 UP 的报道外，《广告人》还报道说，日本军队正在泰国边境集结，可能准备袭击该国的心脏地带。下午的星报在头版展开了八栏横幅：“新加坡已做好准备！”大约在罗什福尔离开地下室的同时，这份报纸登上了街头，准备迎接一个不安宁的周末。

13

空袭珍珠港！

这是我们所知的日本帝国的终结。

——乔·罗什福尔

左右，正当罗什福尔收拾行李准备准备家庭野餐时，一架单引擎日本侦察机进入了珍珠港上空明亮的云层空域。当天早上早些时候，这架飞机从千曲号重型巡洋舰发射升空，飞行员在观察下方地面时盘旋。他肯定对这宁静的场景感到惊讶。唯一让他烦恼的是没有航母——幸运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母都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¹

在看到 he 需要看到的一切后，侦察飞行员在 7 点 35 分整通过无线电向打击部队报告了他的报告，打击部队迅速将信息转达给现在从北部接近瓦胡岛的日本飞机：港口里有九艘战列舰、一艘重巡洋舰、六艘轻巡洋舰。”²

这次调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要求飞行员打破无线电静默。如果机警或幸运的无线电员收到了该信号，夏威夷的防御者可能会跳上木户舞台迅速接近的战机（现在比千曲飞机落后二十分钟）。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是罗什福尔在希亚的监听站。他的无线电员戴着耳机，但调到了其他频率。Hypo 的 Tex Biard 刚刚接替了语言学家同事 Gilven S lonim 的职务，他仍在监听风执行消息，而 Heeia 的常规接线员则在日本版本的摩尔斯电码中搜索消息。他们没有监听珍珠港上空的飞机。

千曲号飞机的传输非常简短，如果它们被拦截，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它们的代码是正确的，并且即使有适当的空地代码中的任何流量被拦截，也很少。”³

今天早上还有其他麻烦的迹象。在欧胡岛以南黎明前的几个小时，驱逐舰沃德号上的军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物体尾随补给舰安塔瑞斯号，缓慢地向珍珠港入口移动。沃德号的船长威廉·奥特布里奇中尉认出这是一艘潜艇。早上 6 点 40 分，他命令炮手开火。他们这样

做了，导致潜艇翻倒并下沉。外桥尽力提醒珀尔。他通过无线电发送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开始艰难地沿着海军指挥链向上传递给金梅尔海军上将。⁴

二十分钟后，陆军二等兵约瑟夫·L·洛克德 (Joseph L. Lockard) 和乔治·E·埃利奥特 (George E. Elliott) 即将结束早班，他们正在瓦胡岛北端卡胡库角 (Kahuku Point) 运行 Opana 移动雷达装置，海拔 230 英尺。正当他们要关闭时，两名二等兵注意到示波器上出现了奇怪的图像。洛克德检查了机器，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个光点很大，而且很快就逼近欧胡岛，导致人们认为“这一定是某种飞行”。

埃利奥特对这一景象感到困惑，他给沙夫特堡的陆军信息中心打电话。通过总机联系后，他终于联系到了追击官兼值班管制员助理克米特·泰勒中尉。泰勒知道一些埃利奥特和洛克德不知道的事情：一架 B-17 轰炸机即将从美国本土起飞。他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 B-17，于是对两名列兵说：“好吧，别担心。”⁵



周日早上，罗什福尔夫妇起步缓慢。在家里的地下室或电话旁度过了几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周末后，罗什福尔决定给自己和家人放个假。他想带大家——费伊、珍妮特和科拉——去郊游，尽可能远离地下室。费伊已经收拾好了牛排，乔则把冷藏箱装进了他们那辆 1937 年的旧别克车里。但乔落后了。“我有预感有什么不对劲，”他后来说。⁶

在十英里外的珍珠港，海军造船厂正在慢慢恢复生机。对于大多数军事人员来说，周日是海波的工作日。在行政大楼的地下室里，汤米·戴尔即将结束异常漫长的二十四小时工作，这是他重新安排日程的结果，这样他就可以参加儿子周五的钢琴演奏会。附近有拉斯韦尔上尉和一级无线电员托尼·埃蒂尔。汉姆·赖特 (Ham Wright) 和约翰·威廉姆斯 (John Williams) 计划上午 8 点到地下室执勤，现在他们正在大约一英里外的潜艇基地军官室吃完早餐。⁷

港口对面的战舰排——沿着福特岛东南岸延伸的闪闪发光的钢铁奇观——巨大战舰上的官兵们等待着周日早晨的色彩。每艘船上的乐队都准备好演奏“星条旗永不落”。在加利福尼亚号上，二等海员迈克·帕尔切夫斯基 (Mike Palchefskey) 是一名小号手，船上二十名成员的乐队正在列队。“我们正准备比赛，”他回忆道。“我们正在等待信号，这是宾夕法尼亚号上悬挂的旗帜，在干船坞的远处。”⁸

国旗从未升起。“当我们站着等待信号时，我们听到了许多引擎的声音，这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声音，”帕尔切夫斯基说。“所以，我们环顾四周，抬头一看，噪音越来越大，这架日本俯冲轰炸机从云层中飞了出来。”不久之后，“一枚炸弹从飞机上掉下来，直接落在福特岛上，”帕尔切夫斯基说道，他刚刚目睹了木户舞台对珍珠港的首次袭击，正式时间为上午7点55分。几秒钟，“帕尔切夫斯基回忆道。“我刚刚起飞。”⁹

他前往甲板下的一个地点，乐队成员应该在紧急情况下聚集在那里，尽其所能提供帮助。帕尔切夫斯基将喇叭藏在工具箱里并报到上班。需要他的帮助。8点05分，一枚炸弹在甲板下爆炸，点燃了弹药库。第二枚炸弹炸裂了船头，拯救船只的努力宣告失败。加利福尼亚号沉入泥浆中，只有她的上层建筑突出在水面之上。总共约有一百人丧生，其中包括加州乐队的一名成员。帕尔切夫斯基和他的乐队成员浑身泥泞、疲惫不堪，他们前往福特岛。

加州的乐队将再次被人们听到，尽管不是作为音乐家。帕尔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注定要从事不寻常的海军生涯。但不是马上。几周后他们才见到乔·罗什福尔。



潜艇基地军官室里，威廉姆斯和赖特刚刚吃完早餐。威廉姆斯对他们听到的声音感到好奇，于是走到外面。但后来“约翰尼回来并说，‘他们就在外面，上面放着橘子，’”赖特后来回忆道。赖特朝门口走去。“我冲到总部，躲开了所有的步枪射击，”他说。“所有水手都从潜艇基地出来，用步枪向这些飞机射击。手枪和任何他们能拿到的东西。”¹⁰

行政大楼不是目标，但炸弹落在几百码外。戴尔在地下室等待解脱。地下室位于地下，没有窗户，相对隔音，“但我听到了一些爆炸声，”戴尔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它们是高射炮。我说，‘今天陆军开枪是为了什么？’”然后，整个周末都在与日本密码作斗争的密码破译员法恩斯利·伍德沃德 (Farnsley Woodward) 下来报告说：“有飞机在周围飞行，他们正在扔东西。”

戴尔必须亲自看看。“我走上去，环顾大楼的拐角处，”他回忆道。“大约三百码外，大约两百英尺的高度，有一架鱼雷机在急转弯，急转弯，冉冉升起的太阳正照着我。我很快就跟上了。”他的动作也很快。“我下去给罗什福尔打电话，问他是否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消息？”我说：“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现在正遭受轰炸。”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冷静的人。他说，‘好吧，我马上就出去。’”¹¹

罗什福尔在 H 站的无线电员和他一样通过电话了解了这场战争。比亚德和几名接线员戴着耳机在泛美旧大楼内，不受外界声音的影响。8:00 刚过，他们接到杰克·霍尔特威克妻子的电话，告诉他们“机翼上带有红球的飞机正在攻击卡内奥赫的机场”，霍尔特威克一家就住在附近。比亚德等人冲了出去。从俯瞰卡内奥赫湾的高处，他们看到日本战机摧毁了以南两英里的空军基地。比亚德试图给地下室打电话。“党的广播电台线路毫无希望，”他



后来说。“我们根本打不通‘地牢’——无法打电话到任何地方。”¹²

基梅尔上将在马卡拉帕高地的家前院俯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马卡拉帕高地是海军造船厂后面的一座小山，可以完美地欣赏港口的景色。他看到机翼上挂着旭日的飞机摧毁了他的舰队。他的司机把他接起来，飞速驶向珀尔。

瓦胡岛的每一位海军士兵似乎都聚集在珍珠港。贾斯珀·霍姆斯 (Jasper Holmes) 正在珍珠城以东 14 英里的钻石山 (Diamond Head) 附近的家中床上睡觉，这时他的电话响了。“这是地区情报官员。将军宿舍！”这意味着立即出现。福尔摩斯不确定自己是否被命令参加演习，还是真的，他带着斯图贝克一家人去了。当他进入通往珍珠岛的公路网时，他注意到檀香山附近太平洋上空的黑色防空炮火。¹³

埃迪·雷顿 (Eddie Layton) 住在更远的地方，距离钻石头山 (Diamond Head) 很远，他面临着更长的车程，但他很幸运。他搭了邻居、金梅尔旗秘书保罗·克罗斯利的便车，他的妻子开车带他们高速朝珀尔驶去，直到一名高速公路巡警拦住了车。莱顿回忆道：“我坐在‘隆隆座位’上大喊，‘日本人正在袭击珍珠港。请保持灯亮，为我们通往珍珠港扫清道路。’”

军官拉响警笛，护送他们直接穿过檀香山到达珍珠岛，雷顿在那里前往太平洋舰队总部的第二层甲板办公室，俯瞰着战舰排。他可以看到 *亚利桑那号* 在燃烧，很快他就会看到干船坞里的两艘驱逐舰 *卡辛号* 和 *唐斯号* 被炸毁。莱顿记得当时的感觉“麻木，但大多是恶心”。

当雷顿到达时，基梅尔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与助手们商量。人们冲进冲出总部，但正如莱顿后来回忆的那样，金梅尔“很平静，镇定；震惊，是的；他看起来很生气——对日本人很生气。他看起来也很悲伤，因为很多人被杀了。”不久之后，雷顿记得看到“一位身材矮小、身材略显魁梧的海军中将级别的军官，仍然穿着救生衣，他的白色制服上沾满了燃

油，他的脸被烟或煤灰熏黑了。他的眼睛几乎闭着，茫然地凝视着天空，一言不发。”¹⁴那



是派伊中将，他前一天在正在沉没的*加利福尼亚号*上向莱顿保证，日本不会袭击美国。

罗什福尔开着别克车，蜿蜒穿过几乎无人的街道，直到接近珍珠港。那里，交通堵塞：消防车、急救车、满载试图返回船上的水手的汽车。一切都朝着一个方向移动，挤进了珍珠城的正门。罗什福尔从马诺阿谷开车十英里到珍珠城花了二十分钟。他在休息期间抵达，当时第一波飞机开始返回航母。¹⁵

贾斯珀·霍姆斯紧随其后，他永远记得当他开车进入停车场时的奇怪感觉。几百码外，尽管由于周围有机械车间，他看不到他们，但仍有数千人死亡，还有数千人拿着枪，拼命地试图拯救他们的船只。“但停车场和其他周日早上一样安静祥和，”他回忆道。¹⁶

然而，行政大楼也绝非没有危险。它位于海军造船厂的东部，即钻石山一侧，距离突入港口的十十码头（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正好有 1,010 英尺长）只有很短的距离，现在正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行政大楼南侧和西侧一两个街区是一个用于储存燃油的大型油库。如果日本人轰炸它，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烧毁，可能包括行政大楼。

福尔摩斯继续忙他的事。“我停好车，走进属于我的地下室。”迎接他的景象一点也不平静。官兵们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不明白这样的灾难怎么会发生，他们四处走动，想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更糟糕的是，他们无法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因为没有与舰队甚至舰队总部的现场无线电连接。他们通过吉普车从边远监听站带来的印刷工作表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解密拦截内容。但现在吉普车并没有运来任何东西。

罗什福尔和其他人一样震惊，甚至更震惊。在戴尔和其他人看来，他显得平静而镇定，但日本人的进攻让他感到震惊。几个月来，他一直相信——并且分享了他的信念——日本不会愚蠢到发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现在，与所有军事意义相反，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他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一言不发。他此时的想法他没有说出来，但他的思绪可能回到了 1932 年与三井商人的谈话，后者以荣誉为由为日本入侵满洲辩护：“当涉及荣誉时，我们不在乎还有别的事吗？”那人说道。当时罗什福尔认为这很愚蠢。现在他明白了这个男人的意思。

罗什福尔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出了可怕的判断失误。但他立即明白了所发生事情的重要性。当布洛赫司令在安静的时候给地下室打电话时，他听到了罗什福尔痛苦的预言：“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日本帝国的终结。”¹⁷

到目前为止，所有人——密码分析学家、语言学家和那些协助他们的人——都清楚珍珠港已经在日本帝国海军的一次袭击中被摧毁。他们的部队就是为了预见到这种行动而创建的。他们都想做点什么，任何事，来反击。罗什福尔有一个计划，但让每个人都集中注意力并不容易。8:30 左右开始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8点45分左右，地下室工作人员再次听到枪声。声音越来越大。“几次剧烈的爆炸震动了坚固的大地，我们的地下室也颤抖起来，”福尔摩斯回忆道。“当然，我们谁都看不到地面上发生的事情。灯灭了，我们陷入完全黑暗中几分钟，然后短暂闪烁，然后又重新亮起。十点多了，我们头顶上才恢复相对平静。”¹⁸

罗什福尔直到上午 10:00 才让大家开始工作。他认为有两件事他需要知道。其中之一与日本舰队有关。它是从什么方向进攻的？能找到吗？它要去哪里？另一个问题与资源有关。他有办法查出这些吗？好消息是他最好的军官和士兵都在场。戴尔已经值班了二十五个小时，虽然有些昏昏沉沉，但仍待命。赖特、拉斯韦尔、埃蒂尔、伍德沃德和威廉姆斯也是如此。其他人正在路上。霍尔特威克从卡内奥赫开车越过巴利河，很快就会出现。罗什福尔会给他们提供工作。

好消息到此结束。在检查了他可用的设备后，罗什福尔惊恐地发现海波基本上是瞎子。¹⁹由于一系列奇怪的事故以及陆军和海军人员的失误，海波的主要测向仪——位于卢阿卢阿雷的大型 CXK 装置——变得岌岌可危。卢阿卢阿雷车站也无法通过电话联系：电路已经中断。罗什福尔无法称呼他在该站点的人员，一级无线电员安德鲁·杰克逊“安迪”·库珀。那天早上他值班时发现 DF 出了故障，电话也无法使用。

库珀受到了阻碍，但他没有放弃这个地点，这是一个在滚轮上缓慢旋转的临时结构。他留在这个笨拙的装置里，认为电力可能随时恢复。他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当日本飞机袭击珍珠港时，库珀正在写圣诞贺卡。²⁰

对于罗什福尔来说，鲁阿鲁阿雷简直就是被切断了。“我们立即失去了与测向仪的所有通讯，”他说。问题并非源于破坏活动或日本战机的攻击。罗什福尔指责美国陆军。为 DF 站点供电的线路穿过正在进行施工的陆军区域。罗什福尔说：“随着陆军拔掉了他们能拿到的所有电线和每根导管，到处都是一片混乱。”²¹雷顿后来解释说，电话瘫痪是因为“美国陆军接管了那条电话线路——只是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抢占了它的先机。”²²

由于无法联系卢阿卢雷，罗什福尔做了唯一剩下的事情：他派海波的一名自耕农乘吉普车前往位于珍珠港以西 25 英里的 CXK 站点。考虑到珍珠城周围的拥堵和混乱，他认为这次旅行需要几个小时，事实也确实如此。

罗什福尔还有最后一个选择。他还有另一台 DF 可供使用，这是最近在 Heeia 的 H 站设施中安装的一个相对较新的装置。技术上称为 DY，该装置不如 Lualualei 的大型 CXK 准确。它几乎完全用于训练，但这就是罗什福尔所拥有的一切。困难在于他没有简单的方法联系希亚。即使他接通了，党的路线也不能用来传递这种性质的敏感信息。他别无选择，只能让另一名自耕农坐上吉普车，这位是给希亚的，并命令那里的无线电员启动 DY。

随着罗什福尔的信使向西驶向鲁阿卢阿雷，再向北越过巴利河到达希亚，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了一些。南云海军上将的第二波攻击在 9 点 30 分左右逐渐减弱，到 9 点 45 分结束。空中只有几个掉队的人。



希亚的DY似乎已经成功了。无法知道罗什福尔何时得到这个消息，无论是通过吉普车还是电话传达的。袭击发生后不久，互助电话公司设法开通了从珍珠港到希亚的直达线路。²³我们所知道的是，在 10 点 40 分整，Heeia 的 DY 收到了打击部队旗舰“赤城”号的呼号（YUNE 8），并绘制了一组方位。只有一个问题。Lualualei 的 CXK 可以精确定位信号发出的方向，而 Heeia 的 DY 则不能。它只能提供运营商所谓的互惠或双边方位，这意味着信号可以位于相距 180 度的两个方位中的任意一个上。²⁴

根据希亚的航海日志，赤城号距离我们不超过两百英里，北纬 357 度，南纬 178 度。²⁵为了确定木户舞台的确切位置，罗什福尔需要只能来自另一个或两个测向仪的十字方位。他的中太平洋DF网络中确实还有其他单位，分布在荷兰港、萨摩亚和中途岛。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与海波分布广泛的 DF 单位的通信也是费力且不可靠的。无法联系到他们。²⁶

罗什福尔将不得不用他拥有的一切来凑合。尽管这些信息可能支离破碎且令人沮丧，但他认为这总比没有好。他给了哈姆·赖特一个可疑的荣誉，让他向焦急等待的莱顿转交希亚有缺陷的报告，而雷顿的上级，其中以金梅尔为首，整个上午都在纠缠他，询问进攻部队的下落。毕竟，这不就是无线电情报应该弄清楚的吗？这不就是 Hypo 的目的吗？

当基梅尔得知希亚的双边关系时，他很不高兴。他想要反击，但他不知道该把兵力派往哪里。“该死的情报，”金梅尔对雷顿怒吼道。“我们受到攻击，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受到攻击，但在这里你不知道他们是北方还是南方。”²⁷

事实上，附近有人——或者至少和沙夫特堡一样近——可以告诉金梅尔他想知道的事情。陆军二等兵埃利奥特和洛克德知道帝国海军的战机来自北方，因此通知了陆军信息中心的泰勒中尉。但陆军无法知道海军不知道。两个军种之间的联络已经中断。陆军中没有人告诉海军中的任何人这些飞机来自哪里。

基梅尔怀疑这些飞机来自北方。多年来进行的兵棋推演常常以从该方向发起突然袭击为前提。²⁸但在 12 月 7 日，金梅尔有两种想法。他无法想象一支日本军队能够穿越如此遥远的距离——3,500 英里的海洋——而不被发现。此外，他认为出于谨慎考虑，夏威夷周围的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应被视为比其他区域更危险。他倾向于相信他们都是平等的。然而，“那天早上我有一种预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金梅尔 1946 年告诉国会，“但我觉得航母正在向北行驶。”²⁹

基梅尔并没有根据这种预感采取行动。

木户舞台的南北方位后不久，证据开始堆积，表明日本航母位于南方。无线电报告说一艘航母正驶向珍珠港以南。太平洋舰队在该区域没有任何航母，导致金梅尔和他的助手得出结论，这肯定是日本的。目击是不正确的。那是 *明尼阿波利斯号* 巡洋舰，一位缺乏经验的侦察飞行员将其误认为是航母。但金梅尔和他的团队并不知道这一点。³⁰

当金梅尔和他的高级军官——参谋长史密斯、战争计划官麦克莫里斯和行动官德兰尼——在舰队指挥官的住所讨论这份报告时，雷顿进来了。当史密斯回忆起这一幕时，雷顿走到绘图板前说道：“他们在这里”，指着与马绍尔群岛直接相连的南部地区。³¹ 莱顿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马歇尔群岛，认为日本在那里的非法集结对夏威夷构成了威胁。他现在感觉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抓住了海波的双边方位——表明木户舞台可能在北或南——作为它在南的证据。

雷顿认为他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几天来，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一直在报告马绍尔群岛的航空公司。罗什福尔以为他们在那里。事实证明他错了。他的技术援助团队不是被无线电欺骗所欺骗，而是被流量分析的特殊性所欺骗。由于飞机护卫驱逐舰的存在，他们错误地推断那里有平顶飞机。几周前，驱逐舰已脱离航母执行其他任务。马歇尔号附近没有平顶飞机。³²

雷顿和金梅尔都不知道这一点。基梅尔也表达了雷顿对法警们的担忧，并于六月将其转达给了海军中尉斯塔克。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一切都指向马歇尔作为打击力量的出发点。“出于这个原因，搜索被命令向南进行，”波科·史密斯说。³³

基梅尔通过无线电向位于珍珠岛以西 150 英里处的企业号上的哈尔西中将发出无线电信号，派遣他的侦察机前往夏威夷南部和西部的大片海域进行侦察。³⁴哈尔西刚刚向威克岛交付了一个中队的战斗机，随后正返回珍珠岛。他原定于周日早上 7:30 回来，但由于恶劣天气和各种困难而耽搁了时间。³⁵现在，很偶然的是，他似乎处于寻找南云的有利位置。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哈尔西走错了方向，这更幸运。“无线电方位显示来自珍珠港的赤城方位为183，另一个方位为 167，”珍珠港通过无线电向哈尔西说道。³⁶那是南边，远离木户舞台。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企业号成功找到了入侵的船只，它就无法与南云的六艘航空母舰相抗衡。企业号又得救了。

结果，金梅尔舰队中的所有三艘航空母舰均于 12 月 7 日离开珍珠港。如前所述，哈尔西刚刚将飞机交付给威克。列克星敦号是海军少将约翰·H·牛顿指挥的特遣部队的核心舰艇，当时正在向中途岛进行类似的运送，牛顿在得知袭击事件后中止了这项任务。萨拉托加号位于圣地亚哥。

哈尔西的侦察机没有发现日本船只。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目击事件，当这些目击事件报告给珀尔时，已经引发了疯狂的谣言。荒诞的故事在欧胡岛各地流传。有些来自官方消息来源。上午 10 点 50 分，舰队总部警告“所有船只”，两艘敌方航空母舰、八艘护卫舰和三艘运兵船正在接近瓦胡岛西南端的巴伯斯角。

中午 12 点 55 分，指挥部向舰队部队通报了更可怕的进展：“蓝色人员检修了在巴伯斯角附近着陆的红色标记……”这篇报道之后，又传来了降落伞降落在距离卢阿卢阿海军保留地不远的沿海小镇纳纳库利的消息。³⁷谣言全部被证实是假的，但当时岛上的人们，包括地下室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罗什福尔担心他的家人，他以一种让他们在未来几年都困惑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担忧。下午的某个时候，他命令一名自耕农将一把上膛的手枪交给他在马诺阿谷家中的妻子。“乔希望你拥有这个，”水手告诉费伊。“这是为了保护自己，”他补充道，他指的是有关日本可能进行陆地入侵的报道。

费伊大吃一惊。“我认为我母亲从未见过枪，更不用说开枪了，”多年后珍妮特说道。当她回忆起那个场景时，“我母亲非常感谢他。然后，当他离开后，她从枪里取出子弹，把它收进衣柜里。当我父亲发现这一点时，他有点生气。”³⁸

许多军人家庭的妻子和孩子在白天被接走，并转移到据信在发生入侵时他们会更安全的住所。不是罗什福尔家族。这天他们留在家，等待乔的消息。费伊可以感到一些安慰，因为她与大多数分配到海波的人的妻子不同，她对她丈夫在珍珠港所做的事情有所了解。出于安全考虑，海波的官兵们无法讨论他们的工作，甚至与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³⁹罗什福尔和他们中的任何人一样守口如瓶，但乔和费伊在一起这么久，她已经掌握了他的所作所为。了解他工作的重要性缓解了一些因不知道珍珠岛正在发生什么而产生的焦虑。

目前，费伊和家人必须在没有乔的情况下和睦相处。“我想我们已经有大约三个星期没有再见到他了，”珍妮特回忆道。“他只是呆在珍珠城。”⁴⁰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亚的无线电员加倍努力寻找南云第一航空队的位置。现在他们完全了解了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他们和罗什福尔在珍珠港的分析师一样感到震惊、震惊和沮丧。“我们所有人都对参与一次巨大的情报失败感到悔恨，”吉尔文·斯洛尼姆后来写道。早上早些时候，特克斯·比亚德 (Tex Biard) 接替了他，袭击开始时，他正沿着狭窄的北海岸高速公路缓慢行驶。他把车停在路边观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返回H站，正好赶到，发现Heeia的三十多名无线电操作员几乎全部都挤进了这个小站。

“即使活动有所增加，气氛仍然压抑：我们很焦虑，”斯洛尼姆写道。“更多的人专心聆听攻击机的语音通信。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日本广播中不祥的沉默。日本飞机从俯冲中撤出，飞过头顶。幸运的是，他们对我们的电台没有表现出兴趣。我们不是目标。”⁴¹

那天早上，H站的人员设法只发现了赤城号的双边方位，这是通过其无线电操作员熟悉的“拳头”来识别的，他使用“他的发射键，就好像他用脚踢它一样”。⁴²在那次无线电爆炸之后，他们撞上了砖墙。无论是测向仪操作员还是无线电操作员，现在都在所有电台的两打无线电上搜索每个相关频率，都没有收到另一个他们可以肯定是从打击部队发出的信号。

到下午早些时候，海军开始获得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攻击机来自北方，而不是南方。一份有趣的报告来自海波语言学家拉斯韦尔，他当天早些时候在距离珍珠港航道东岸附近的地下室几个街区的地方值班。一架日本飞机在该地区坠毁，拉斯韦尔是将死去的飞行员从驾驶舱中救出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官员，他检查了这个人的衣服，看看是否有任何有趣的东西。有。

“他的飞行服里面穿着厚重的羊毛衣服，”拉斯韦尔写道。“我冲回来给雷顿打电话，”拉斯韦尔知道，他正在努力解决南北问题。“我告诉他，‘这位飞行员来自北方。他穿着厚重的衣服，我想你可以非常肯定他的飞机来自北方。’”⁴³

雷顿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尚不清楚。他从未承认收到过。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他将拉斯韦尔的报告与刚刚引起他注意的类似发现混在一起。上午早些时候，从一架坠毁的日本轰炸机上找到了一张图表。该图表由导航线组成，表明飞机是从欧胡岛以北 250 英里的地点发射的。⁴⁴

现在，在当天早些时候，图表终于到达了兴奋的雷顿手中。“这第一次证明敌人肯定在北方，”雷顿说。“‘情节板’上有一张临时呼号卡，上面列出了‘航母特遣队指挥官’、‘特遣队’（统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翔鹤号航空母舰的呼号。“*Zuikaku*”、“”以及附属于打击部队的其他船只使用的呼号。”因此，到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敌方特遣部队的组成。”⁴⁵

这个看似重要的信息发生了什么一直不清楚。雷顿说他把它交给了罗什福尔。想必他也把它带到了大厅里的金梅尔办公室。但金梅尔的参谋长波科·史密斯后来作证说，两天后他才收到明确确定日本飞机袭击方向的信息。⁴⁶这虽然已经很晚了，但考虑到舰队总部几乎



所有活动都混乱不堪，这似乎是合理的。

12 月 7 日星期日下午，天色渐渐暗下来，罗什福尔的团队——他在 Heeia 的无线电员和他在珍珠港的分析员——继续搜寻攻击部队。确实，罗什福尔从拉斯韦尔和雷顿那里收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南云的飞机来自北方。但即使这是正确的，正如罗什福尔有充分理由相信的那样，这些信息也没有透露周日下午早些时候南云现在所在的位置。他要离开夏威夷吗？如果可以的话，走什么路线？或者，同样有可能，他正在接近岛屿？周日早上的突袭是否如一些陆军人员所担心的那样，是陆地入侵的前奏？

雷顿的情节图可能让罗什福尔相信这支打击部队起源于北方。但是，就像波科·史密斯一样，他直到周二才确定。就在那时，海波的测向仪，包括鲁阿卢阿雷重新启动的CXK，在近两天的无线电静默后，从南云的打击部队中获取了另一组方位。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员

确定 *木户舞台号* 的航母位于夏威夷西北约六百英里处，朝中途岛方向移动。⁴⁷当时，攻击部队距离太远，无法追击；南云成功逃脱。

但对于罗什福尔来说，这些知识还需要几天的时间。12月7日傍晚，夜幕即将来临，岛上的军事首领们努力计算着前方的危险。珍珠港的金梅尔手下和沙夫特堡的肖特手下都不知道日本人下一步会做什么。侦察机无法在夜间飞行，巡逻艇也无法无处不在。确定敌人位置的任务主要落在了罗什福尔的团队身上。今晚就不能回家了。他下令为他特别需要的官兵配备婴儿床。拉斯韦尔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放了一张婴儿床。罗什福尔将其放在地下室一端的一个封闭空间中。这将是几个星期的家外之家。

尽管那天晚上他们没有找到日本人，但对于罗什福尔和数百万美国人来说，1941年12月7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是他领导能力上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作为紧急情况下绝密单位的负责人，他已经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他召集了官兵，在混乱的局势中建立了表面上的秩序。他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过去喜欢并尊重他，但有时却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有些冷漠。现在不要。

“罗什福尔太棒了，”哈姆·赖特说。“他把每个人都完美地团结在一起。他让各种各样的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派了一个人出去搬来一些小床晚上睡觉。我们绝对受到永久监视。水、面包和食物进来了。”⁴⁸

这一天从未真正结束。事实上，罗什福尔和他的联合司令部小组在12月8日以及随后几天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他们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周日开始的事情的延伸，这一周日是由第一航空舰队对珍珠港的惨重袭击引发的。南云的战机摧毁了太平洋舰队的攻击力，击沉了4艘战列舰、3艘驱逐舰、3艘轻巡洋舰和4艘其他船只，并损坏了许多其他船只。在机场，164架飞机被摧毁，日本飞机损失29架。超过3,500名美国军人和平民死亡或受伤。

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臭名昭著日”的讲话，导致国会立即对日本宣战。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贝蒂”·斯塔克——开始制定旨在击败日本的战争计划。在珍珠港，金梅尔和布洛赫海军上将勘察了残骸，并采取了第一步措施，尽可能地打捞一切，并清理其余部分。在他的地下室里，罗什福尔有自己的议程。

周日剩下的一项未完成的工作是解密和翻译日本领事馆最近向东京传送的外交信息。伍德沃德和拉斯韦尔仍在研究梅菲尔德上尉上周发送的一些内容。现在，在檀香山警方的帮助下，地下室出现了更多此类信息。甚至在周日早上爆炸停止之前，当地警方就与联邦调查局以及陆军和海军情报部门密切合作，突击搜查了位于努阿努大道的日本领事馆。

进入大楼后，警察发现门后冒出浓烟。“他们问[喜多总领事]是否发生了火灾，他说，‘没有；里面有东西，’肖特的 G-2 助理比克内尔上校后来说。警察打开门，发现一个洗衣盆里装满了燃烧的文件。”房间里充满了烟雾，还有一个风箱式信封，里面装满了尚未销毁的文件，”比克内尔报告说。⁴⁹这些文件被移交给联邦调查局 (FBI) 的罗伯特·希弗斯 (Robert Shivers)，后者又将这些文件转交给罗什福尔 (Rochefort)。

从北岛大火中救出的文件中，有领事馆12月6日发出的一份令人着迷的电报，通知东京称，截至周六，珍珠港上空没有拦截气球的迹象，也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舰队的战列舰安装了鱼雷网。在提到珍珠港、希卡姆机场、福特岛和埃瓦机场时，该消息以前面提到的传奇句子结束，现在是对夏威夷基地发动突然袭击的好时机。⁵⁰

罗什福尔将翻译电报的工作交给了新来的约瑟夫·芬尼根中尉，他是一位身材魁梧、黑发的爱尔兰人，他的战列舰田纳西号在周日的袭击中受到了轻微损坏。⁵¹芬尼根不想无所事事地等待，因此他的老板戴维·巴格利少将将他借给罗什福尔。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日语语言学家，具有密码分析能力，是地下室的受欢迎的补充。他已经认识房间里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是海军密码学从业者小团体中的一员，其中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芬尼根认识来自日本的 Fullinwider 和 Lasswell，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在日本学习语言时相遇。东京任务结束后，他被分配到马尼拉附近卡维特海军造船厂的 Station Cast 的通信小组，在那里他结识了其他语言学家和密码分析学家杰克·霍特威克 (Jack Holtwick)，后者现在与戴尔和赖特共用海波的密码分析办公桌。（1940 年秋，演员们被转移到马尼拉湾的科雷希多岛。）

芬尼根现在第一次见到罗什福尔，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当我到达时，罗什福尔因前一天的袭击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说。“八号早上五点，[珍珠港]在全面红色警戒状态下前往将军区，准备再次袭击。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知道事情有多紧张。”由于可用的情报资源很少，所有的责任”都被随意地推给了罗什福尔，因为缺乏任何其他设施”。⁵²

回到地下室，伍德沃德努力清理一堆非当前物品，其中之一就是周五困扰他的所谓灯光信息。正如已经指出的，他和拉斯韦尔最终于 12 月 11 日星期四制作了一份可读的副本。⁵³至于芬尼根，他于 12 月 20 日重新加入田纳西号。⁵⁴他不会离开太久。他喜欢罗什福尔地下室的工作，也给罗什福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芬尼根将于二月返回并与拉斯韦尔一起在罗什福尔的地下室形成最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之一。

随着喜多的信息消失，罗什福尔恢复了他认为最重要的职责：追踪日本帝国海军。这项任务仍然艰巨，但他现在收到了一些可喜的消息。由于 12 月 10 日向他传达了 OP-20-G 决定，他的工作即将变得更加轻松。

JN-25(b) 的漫长等待

如果 Hypo 按照原计划在 7 月份开始对 JN-25 进行研究，那么密码很可能能及时被破解。。。为了改变历史的进程。

——埃德温·T·雷顿

罗什福尔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八天前，他有机会攻击日本领事馆交通，但他犹豫了，宁愿让他的密码分析人员专注于军官密码。但现在，华盛顿亮起了绿灯，他没有停下来。珍珠港袭击三天后，他将分析师从那些严格的代码中撤下来，并将其置于不同的系统上。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它将让他们全神贯注——事实上，几乎消耗了他们：日本帝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代码，JN-25(b)。

自从 12 月 2 日该地区情报官员梅菲尔德上尉向持怀疑态度的罗什福尔透露日本檀香山领事馆提供的外交信息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云海军上将的 **木户舞台** 不仅在珍珠港摧毁了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而且几天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关岛（消灭了那里的海军拦截站），轰炸了威克岛和菲律宾，并攻击了马来亚、上海、泰国和英国。婆罗洲。日本陆军和海军到处活动。

突然之间，海军战争规划者发现自己迫切需要有关帝国海军的信息。当日军登陆吕宋岛并从空中轰炸科雷希多岛时，他们的担忧更加严重，在此过程中，广播电台的一些天线被破坏，其运作一度停止，并引发了对其联合司令部能坚持多久的疑问。^{[1](#)}

劳伦斯·萨福德和他的主要海军上司做出了一个他们可能早就应该做出的决定。1941 年 12 月 10 日，他们将海波站从不可动摇的旗帜代码上撤下，并命令罗什福尔处理 JN-25 (b)，这是密码分析师戴尔和赖特几个月来一直想要的任务。^{[2](#)}

罗什福尔和他的密码分析员们不知道的是，萨福德在 4 月改变了他之前将 JN-25(b) 保留为卡斯特和内加特专属保留地的决定。由于对进展缓慢感到沮丧，他决定利用 Hypo 的专业知识。萨福德的计划要求 OP-20-G 工作人员在 7 月准备三套详细的 JN-25(b) 密码本，其中包括 Negat 分析师几个月来储存的密码和附加回收率。内加特在华盛顿保留了一份主副本。第二个是转发给 Cast，优先于 Hypo，这次是因为 Cast 的密码分析师正在新加坡与英国密码破译者共享信息，而 Safford 希望美国团队拥有最新的材料。第三个包裹是为珍珠港准备的。从所有迹象来看，萨福德并没有通知罗什福尔它的到来，而是简单地认为他的老朋友一旦到达就会知道如何处理它。他显然相信罗什福尔会很高兴地抓住 JN-25(b) 的工作机会，谨慎地进行工作，不会大惊小怪，科雷吉多的分析师不会知道他们 OP-20-G 的老板已经修改了他的决定，让卡斯特优先旨在破解日本海军的主要作战密码。

经过一些官僚主义的拖延后，包裹最终按计划于 11 月 1 日发货。但原本要运输这个精心包装的包裹的船却出乎意料地在圣地亚哥被滞留了三个星期。然后，一名运输官员无意中将这些珍贵的货物放在了已经拥挤的船后保险库中，保证了一旦包裹到达珍珠港，就会得到低优先级的处理。12 月 15 日，这份绝密材料终于送到了罗什福尔的办公桌上。³

那时他和他的密码破译者已经收到了对抗 JN-25(b) 的命令。罗什福尔打开萨福德的包裹时所想或所说的话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似乎从未有人问过他是否认为 JN-25(b) 材料的迟到有什么影响。但他在珍珠城最好的朋友埃迪·雷顿 (Eddie Layton) 认为，这次延误是不幸的。“如果 Hypo 在 11 月初按计划收到了最新的 JN-25 添加剂回收和密码本回收，”莱顿后来写道，“罗什福尔号可能有很小的机会进入（日本）海军的作战密码。”⁴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克 (Frederick L. Parker) 推测，如果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能够奇迹般地迅速破译密码，他们可能会发现日本帝国海军在夏威夷的行动。帕克写道：“如果 [JN-25(b)] 信息当时可以被利用，那么它们令人震惊的内容就会揭示失踪的航母以及打击部队其他主要人员的身份。”⁵

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毕竟，在战后解密和翻译的 JN-25(b) 电报中，没有人提到珍珠港的名字。当然，在完美的条件下，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可能会发现跨太平洋行动的线索——例如，东京于 11 月 27 日向打击部队派遣警报，提醒其注意俄罗斯船只穿越海洋北部地区。莱顿推测，他们至少会发现“有迹象表明航空母舰的攻击力量正在前往未知目标”。⁶

但条件并不完美，最关键的是罗什福尔的小组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几周来破解 JN-25(b) 顽固的防御。事实证明，Hypo 需要三个月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代码的某些部分部分可读。萨福德的延迟发货是一个错误，但关键的错误发生在早些时候，当时萨福德决定不将海波纳

入这一努力中。雷顿写道：“如果 Hypo 按照最初计划在 7 月份开始研究 JN-25，那么该密码很可能会及时被破解——尤其是在甲美地和新加坡的密码分析专家的合作下。”历史已经被改变了。”⁷

抛开萨福德的迟到不谈，释放罗什福尔的密码破译者来对抗 JN-25(b) 将成为二战密码学的里程碑之一。在短短几个月内，Hypo 就展示了通信情报塑造历史的力量。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罗什福尔、戴尔、赖特和海波团队的其他成员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⁸他们只知道 JN-25(b) 会很难。

直到查看华盛顿和科雷吉多提供的 JN-25(b) 代码组恢复结果后，他们才发现有多难。他们了解到内加特和卡斯特仅仅触及了密码本的表面。根据珍珠港袭击后准备的海军记录，截至 1941 年 12 月 1 日，内加特站已恢复或赋予了 JN-25(b) 密码本中约 50,000 个代码组中的不超过 3,800 个代码组的含义。⁹

Negat 对 JN-25(b) 的有限进展反映在 Safford 1963 年的信件中。OP-20-G 的前主任评论道，“到 12 月 7 日，JN-25 已在可读范围内得到解决”，这句话，如果没有随后的警告，可能表明海军正在破译和阅读这段困难的代码。并非如此。“当然，我们并不是最新的，因为当我们收到这些消息时（平均而言）已经有一个月了。”¹⁰总之，Negat 到 12 月 7 日就能够读取（至少部分）一些一个月前的 JN-25(b) 流量。

萨福德对 OP-20-G 密码破译状况的描述得到了 Negat 1941 年提交的月度报告的支持。这些报告包含显示 1941 年期间读取的日本海军信息的表格；月复一月，这个数字都是“没有”。¹¹一些作家认为卡斯特已经超越了内加特。“然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读取密码信息必须被理解为一次合格的成功，”战后海军历史学家说道。“在科雷吉多岛上读到了当前的消息，但数量很少，而且总是船舶运动报告：到达和离开，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表。”¹²这份报告可能夸大了 Cast 的进展，因为所引用的信息（据称是来自密码破译）可能是从流量分析中获得的。

Cast 距离解决 JN-25(b) 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 1941 年 12 月 7 日，“我们正处于初始阶段”，该部队的负责人、中校鲁道夫·J·费边 (Rudolph J. Fabian) 于 1946 年告诉国会。“我们在新加坡与英国人建立了联系。我们正在交换代码和密码恢复等数值，但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读取敌人拦截的程度。”¹³

罗什福尔作证说，在 12 月 7 日之前，美国海军密码破译者只能读取全部帝国海军无线电流量的 10% 或 15%，甚至无法读取其主要操作代码。¹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读取接近给定截距 10% 的任何内容。如果消息中出现少量恢复的代码组，他们可能能够读取其中的 10%，但大多数消息将是完全空白的。¹⁵



在 Hypo 的分析师能够全心全意地参与 JN-25(b) 之前，他们必须解决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这还是帝国海军的作战代码吗？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 12 月 4 日，即袭击发生前三天，日本人改变了他们的密码系统，就像他们在 8 月 1 日所做的那样，当时他们修改了保护代码组的密码，但保持代码本身完好无损。这一变化减缓了进展，但并没有致命，因为密码分析人员不必从头开始。现在，四个月后的他们再次想知道日本人做了什么。他们是否只是简单地强化了密码系统以使整体代码更加安全，或者这一次他们是否安装了全新的密码本？

进入 12 月几周后，Hypo 的分析师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他们从卡斯特那里得知，日本海军只改变了控制进入该系统的密码，卡斯特的分析师仍然远远领先于珍珠港的同行。包含大约 50,000 个码组的基本码本保持不变。¹⁶罗什福尔等人松了一口气。

现在，海军的所有三个密码破译单位——Negat、Cast 和 Hypo——都在对抗 JN-25(b)。但这是误导性的。Negat 主要用作研究操作，更关心反向流量而不是当前拦截。Cast 几乎每天都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减慢了 JN-25(b) 的工作速度。不可避免地，这项工作的领先地位落入了罗什福尔经验不足的团队之手。罗什福尔很喜欢海波的新角色。¹⁷“华盛顿和甲米地将协助我们，”他说。“我们要带头，他们要协助我们。”¹⁸ JN-25(b) 球位于罗什福尔的球场上。

他们不必从零开始。Cast 和 Negat 不仅向 Hypo 提供了已恢复的所有代码组值，而且 Rochefort 和他的分析师完全掌握了代码的架构。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组合代码和密码系统，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罗什福尔和艾格尼丝·德里斯科尔在 1926-27 年解开的四位数红色代码，以及戴尔在 1930 年代努力解决的问题。但 JN-25(b) 要复杂得多。

突破 JN-25(b) 外围防御的任务主要落在戴尔、赖特和霍特威克身上。罗什福尔愿意贡献他的专业知识，但他不会像 1926-27 年那样担任密码分析员。这项全神贯注的工作需要数小时不间断的集中注意力，而且，如前所述，负责这项复杂、多方面行动的官员还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做——尤其是在 12 月 7 日之后。

太平洋舰队总部或 OP-20-G 使用的每一张纸片。他还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情报角色。凭借他的日语知识以及他早期作为密码分析师和美国舰队情报官员的经验，他将自己塑造成一

名翻译兼分析师的组合，或者密码语言学家，他可以在一定的限制内填补部分解密消息的空白。;凭直觉知道日本人下一步可能会做什么；将点连接。

罗什福尔给自己的任务反映了他对自己能力的强烈认识。此时，他认为自己已不仅仅是一名能够破译代码的技术人员了。他相信他也能解读解密消息的含义。“我认为，与普通情报官员相比，我可能更适合对日本人的意图作出判断，”罗什福尔说。¹⁹但他对自己角色的定义并非到处都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什福尔对自己工作的看法将与一些上级的看法发生冲突。不和还不会爆发。罗什福尔现在只想继续追踪日本帝国海军。为此，他和他的 Hypo 分析师必须破解 JN-25(b)。



罗什福尔和他的顶级分析师现在试图破解由 33,333 个五位代码组组成的密码本，每个代码组都给出一个数值（例如 21936）并赋予不同的含义。这可以是短语、单词、字母或数字。²⁰有些组被赋予了多个含义，这一怪癖使 JN-25(b) 中有效代码组的数量增加到超过 50,000 个。²¹一个特定的组可能有 50,000 种可能的含义或值。

破坏 JN-25(b) 就像剥开洋葱层一样；在内部代码被揭示之前，必须一层又一层地被切掉并拆开。每个代码组都被另一个五位数字组（可能有 50,000 个随机数）所掩盖，这些随机数称为“添加剂”，包含在 300 页的卷中。这本书被称为附加书，由许多页的五个数字组组成，每个数字组可用来伪装一个代码组。

海波的分析师们忙得不可开交。拦截从第一阶段作为由一行又一行五位数字组成的工作表到最终解密和翻译的过程涉及许多复杂的步骤。戴尔和赖特凝视着这些行（罗什福尔称之为“凝视过程”），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在数字中寻找一种模式，以揭示指示符组或保存控制加密序列的指令的密钥。这为其余代码提供了路线图。

一旦密钥被识别（这一发现可能需要数小时或数天），戴尔或赖特将任务交给另一组密码分析人员，他们开始执行艰巨的“剥离”任务，即减去虚假的五位数字组（或添加剂）来自底层代码组。使用 Cast、Negat 和 Hypo 制表机提供的添加剂，脱衣舞娘（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这样称呼他们）开始揭露隐藏在下面的实际代码组。

然后，这项工作就交给了语言学家，即拉斯韦尔人，他们实际上是海波真正的密码破译者，或“书籍破译者”，因为他们也被称为“破书者”。²²他们的工作是获取公开的代码组（现已去除附加数字），并从中构建 JN-25(b) 代码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 Holtw

ick 的锅炉厂，这是许多 JN-25(b) 代码组索引所在的机房。有些已经被赋予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该群体被认为是“康复的”。但H站截获的消息中，大部分代码组都是空白。语言学家利用他们在 IBM 打印输出中找到的任何线索并利用他们的日语知识，尝试为尽可能多的五位数字组分配值。然后他们尝试进行初步翻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波的分析师却得到了战争本身的帮助。战争带来了日本海军信号传输的突然爆发，这一变化导致了大量的 JN-25(b) 拦截。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师这样称呼自己为海波和密码专家，他们将不再因流量太少而受阻。援助也从外部赶来。整个 12 月，Cast 被围困的分析师仍然在饱受重创的隧道中工作，继续向 Hypo 提供新恢复的代码组和添加剂。²³ Negat 也是如此，它通过无线电恢复了另外 2,380 个代码。²⁴



针对 JN-25(b) 的行动为未来带来了希望，但它对罗什福尔面临的眼前任务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定位和识别正在美国严重威胁的威克岛前哨集结的日本军舰。袭击珍珠港后数小时内，日军轰炸了威克岛。12 月 12 日，海军陆战队的 500 名驻军在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的协助下击退了日本入侵部队，为拯救该岛带来了希望。

与此同时，太平洋舰队却很难振作起来。²⁵经过多次拖延后，金梅尔海军上将于 12 月 16 日启动了一项复杂的救援计划，涉及三个独立的航母特遣部队。第 14 特混舰队在*萨拉托加号*上由海军少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指挥，向珍珠港正西 2,000 英里处的韦克航行。第 11 特遣部队在*列克星敦号*上海军中将军威尔逊·布朗 (Wilson Brown) 的指挥下，前往马歇尔群岛袭击珍珠岛西南 2,500 英里处的贾卢伊特环礁。攻击威克的飞机是以贾卢伊特为基地的。由*企业号*上的哈尔西中将指挥的第 8 特遣部队随后将跟随弗莱彻。

正如金梅尔向华盛顿解释的那样，他希望这次行动能够“挽回我们最初的灾难”。²⁶但这一努力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吉利。在他的船只启航后不久，基梅尔收到了一份解除他指挥权的通知，“自 12 月 17 日下午 3 点起生效”。金梅尔的继任者切斯特·W·尼米兹少将距离抵达夏威夷还有几周的时间，海军请舰队战斗部队司令派伊中将担任临时太平洋舰队司令。

派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军官，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有能力的战略家，他似乎有资格，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刚刚继承了一项他没有下令的动的责任。他只有两周的时间来指挥太平洋舰队的剩余力量，因此他对自己的工作持谨慎态度。派伊相信他的首要任务是坚守防线，抵御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这包括拯救韦克吗？随着帝国海军的行动，他

开始质疑金梅尔雄心勃勃的行动。他是否让舰队剩余的航母面临过高的风险？对于派伊来说，这次行动看起来越来越可疑。²⁷

但对于几乎全天候在行政大楼地下室工作的乔·罗什福尔来说，Wake 的情况看起来有所不同。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战时发挥 Hypo 的众多窃听工具。唯一的问题是他无法窃听 JN-25(b) 电报的内容，此时戴尔、赖特、霍特威克以及海波密码破译团队的其他成员正在与他搭话。该代码在数周内都无法读取。

为了保证海军最高指挥权的正常运转，罗什福尔求助于他的老办法——交通分析。受益于哈金斯和威廉姆斯的启发，海波现在提供了一幅关于韦克周围水域正在发生的情况的非常清晰的图景。在很短的时间内，罗什福尔利用所有无线电情报技术——测向、呼号分析和交通分析——向派伊海军上将通报了日本威克岛突击部队的组成、位置和未来可能的位置。²⁸

已从木户舞台上分离出两艘航母——苍龙号和飞龙号——以及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加入威克入侵部队。²⁹按照他现在的做法，罗什福尔并没有冒昧地向派伊提供建议，但在地下室的范围内，他表示相信海军的三个特遣部队可能会给快速冲锋的日本人带来惊喜。“我认为这对威利·派伊来说是一个获得名誉和财富的机会，”罗什福尔后来说。³⁰罗什福尔假设担任周一早上四分卫的角色（他通常会抵制这种诱惑），他推测：“这几乎没有风险，因为当时的日本人不知道我们任何航母的位置，而且我相当确定。。。我们的航母采取的任何敌对行动都会让他们大吃一惊，而且很可能会成功。”

但他并没有将这些想法转告给派伊上将。忠于自己的信条，他继续与行动保持距离，并定下了未来几个月将维持的基调。尽管他坚信派伊的部队可能会让日本人措手不及，但他相信这次行动不关他的事，至少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 CINCPAC 正在制定什么计划（关于 Wake），”罗什福尔说。³¹

罗什福尔对韦克的直觉是对还是错仍然是个猜想。看到与罗什福尔相同的数据，派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考虑了日本在马绍尔群岛加强的空中活动，并权衡了日本在韦克周围的庞大兵力。他担心他的运营商面临的风险。斯塔克海军中尉发来的消息更加坚定了他的疑虑，斯塔克告诉他，他和即将宣誓就任美国海军总司令的欧内斯特·金上将认为韦克的麻烦大于其价值。³²12月22日，派伊停止了救援工作。12月23日，威克岛落入日军之手。



威克投降后的几天里，基地笼罩着一层阴影。海军人员仍对 12 月 7 日的袭击感到震惊，现在又对威克救援任务的失败感到愤怒，他们与疲劳、愤怒和痛苦作斗争。但它并没有持续多久。海军慢慢地转变了态度。工程师们动员工作人员打捞堆积在港口的受损船只。但舰队总部的一切并不顺利。海军高层似乎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感到困惑。³³

罗什福尔地下室的语言学家和密码破译者普遍感到失望，但最终阴云消散。海波的团队在罗什福尔的榜样激励下昼夜不停地工作。袭击发生后的几周内，“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罗什福尔说。“我每隔三、四、五天或者类似的时间回家一次，然后进行清理。”³⁴每个人都想报复日本人。

但海波的团队遇到了障碍。罗什福尔仍然没有与 Heeia 或 Lualualei 建立电传打印机联系。在 Heeia 收集的拦截物和 Lualualei 收集的 DF 轴承仍然必须通过吉普车或卡车运输到 Hypo 的地下室。汽油配给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容易。“我们每个月只能使用 10 加仑，”哈姆·赖特 (Ham Wright) 说，“所以我们必须将每个人的汽油（配额）投入到拦截站的往返行程中以获取信息。哦，这真是一种生活。”³⁵

诸如此类的烦人问题将会持续存在。但海波的语言学家和密码破译员以及珍珠港的其他人即将结束糟糕的一个月。这一变化的象征是四引擎科罗纳多 PB2Y 飞机在圣诞节当天在珍珠港上空低空盘旋，然后在珍珠港东湖附近进行水上降落。这架飞机搭载的是尼米兹少将，两周前罗斯福总统任命他来重振支离破碎、士气低落的太平洋舰队。尼米兹立即上阵。他开始学习有关新指挥的一切知识。³⁶

潜艇的甲板上，尼米兹宣誓就任太平洋舰队 (CINCPAC) 总司令。他现在佩戴着海军上将的四颗星勋章。一天前，在另一件重大事件中，欧内斯特·J·金宣誓就任美国舰队 (CinCUS) 总司令。金接受了这份工作，但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旧头衔，因为他认为这个缩写听起来太像“让我们沉没”。³⁷他取而代之的是“COMINCH”，这是一个更有力的头衔，似乎更适合他的气质。海军现在将由两个重要人物代表：COMINCH 和 CINCPAC。

尼米兹一担负起太平洋司令部的新职责，就想单独会见在珍珠港担任要职的每一位海军军官。他想立即见到的一位警官是乔·罗什福尔。

珍珠港事件后果

海军部已经开始进行一场窃窃私语活动，称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与某种非常巧妙的无线电欺骗有关。

——劳伦斯·萨福德

海军上将在糟糕的一天发现了罗什福尔，他显然很疲惫。即使木户舞台已经消失并且日本再次袭击的威胁已经消失，他仍然继续投入很长时间。这还不是全部。和珍珠城的其他人一样，12月7日的事件对他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但罗什福尔感到特别懊恼，因为正如他所说，情报官员的首要工作就是今天告诉他的上级日本帝国海军明天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失败了，”罗什福尔后来说。“我个人对此感到非常有责任。”¹在一种令人痛苦的负罪感的驱使下，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

或许是因为罗什福尔心情不好，他与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的第一次会面并不顺利。无论尼米兹在布洛赫指挥官领着他走下地下室黑暗的楼梯进入烟雾缭绕的大房间时有何期待，他可能都不认为自己会被负责的军官拒绝。罗什福尔很忙。他全神贯注于最近被截获并部分解密的日本海军信息。他正试图翻译它。他没有时间陪伴任何人，甚至连尼米兹海军上将也没有。“[尼米兹]下来对我们进行了一些检查，”罗什福尔回忆道，“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当时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了解日本的交通情况。”²

罗什福尔在第一次与太平洋舰队新任指挥官会面时确实说了一件实质性的话。他说出了现在几乎已成为他的口头禅，他的分析人员听了这句话就感到恶心：海波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太平洋司令部今天知道敌人明天会做什么。这个想法似乎引起了尼米兹的共鸣。但一旦他说出这句话，罗什福尔就对谈话失去了兴趣，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我可能有点唐突，因为我没有太注意他对我说的话或类似的事情，”罗什福尔承认。“我根本不记得任何内容，因为我在游戏的那个阶段对这条消息中的内容感兴趣。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一切。我不关心任何总司令或其他任何人。”³

尼米兹刚刚遇到了典型的罗什福尔——全神贯注，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手头的任务，在他想要的时候不屈服，对军衔不感兴趣，对闲聊不耐烦，即使是与太平洋总司令舰队。如果需要的话，愿意冒犯。这不会是尼米兹最后一次见到典型的罗什福尔。

尼米兹不太喜欢他那天所看到的，他的传记作者捕捉到了这种情绪。“尼米兹上将表现出了礼貌的兴趣，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离开了，”EB 波特写道。“他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无线电情报单位能够完成他们的任务并且高效地完成任务，为什么他们没有警告珍珠港即将遭到袭击呢？”⁴



在华盛顿的海军总司令部，很多人——其中一些是重要人物——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海波站没有嗅出木户舞台的动静？1942 年 1 月 21 日，在罗什福尔与尼米兹的第一次令人难忘的会面三周后，罗什福尔收到了来自他的 OP-20-G 上级劳伦斯·萨福德的一封信令人不安的便条。

萨福德告诉罗什福尔：“海军部已经开始进行一场窃窃私语活动，称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与一些非常聪明的无线电欺骗有关。”“这意味着战斗情报部门被欺骗所吸引，并向总司令提供了误导性信息。如果不违反当地政策，我们希望确认或否认这一点，最好通过致 CNO 的正式信函来确认”⁵罗什福尔已经与尼米兹陷入了困境，现在在华盛顿却阴云密布。

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回到萨福德。“日本人甚至没有试图欺骗，”罗什福尔宣称。“这里有很多欺骗，但都是自欺欺人。我们向 CINCPAC 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会告诉他。”罗什福尔对任何关于他的海波团队被“欺骗”的说法感到不满，他尖锐地总结道：“这伙人一直保持警惕，现在正在那里猛烈攻击。我再说一遍——这都是该死的谎言。”⁶

罗什福尔真的不知道帝国海军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周进行了广泛的无线电欺骗吗？鉴于他对 RI 的了解和多年的经验，这种想法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罗什福尔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山本所采用的每一种策略。由于无线电情报方面的缺陷尚未得到解决，他不可能知道日本海军的一切动向。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罗什福尔对于承担责任有自己的规则。他愿意为 12 月 7 日的灾难承担巨大责任。但如果地下室外有人暗示他或他的分析师可能失职，他就会感到愤怒。此外，鉴于他对华盛顿发出的几乎所有事情都习惯性地持怀疑态度，他很可能感觉到有人针对他捏造了一个虚假问题。他对萨福德询问的强烈回应并没有消除主要海军的所有疑虑。令他恼火的是，欺骗谣言将在未来几个月再次浮出水面。但目前，只有一场窃窃私语的活动。

在萨福德警告罗什福尔有关令人不安的谣言后不久，他发现自己正在为挽救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奋斗。正如罗什福尔的经历一样，珍珠港灾难引发了人们对萨福德对 OP-20-G 的领导能力的质疑，该实体负责破坏日本海军密码。他的上级、ONC 主任诺伊斯命令萨福德和其他部门负责人提出改进运营的建议。1 月 23 日，萨福德向诺伊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重组 OP-20-G，这使得萨福德的问题达到了顶峰。

萨福德主张通过将 OP-20-G 分为两个不同的行动来简化 OP-20-G：前线部分（仍称为 OP-20-G）将指挥拦截、解密和分析敌方通信；另一个部分则负责指导拦截、解密和分析敌方通信。一个名为 OP-20-Q 的新部分将为美国海军通信设计更安全的代码。通信情报将与通信安全分离，这一变化将使 OP-20-G 能够专注于必需品。OP-20-Q 将在后台出现。

萨福德的计划的奇怪之处在于，他要求负责 OP-20-Q——这个部分虽然肯定相关，但在战争努力和海军排序中的重要性不如他目前的职位握住。根据他的计划，他将被从他参与了十七年的活动中除名：无线电拦截、流量分析、密码破译和密码分析。⁷事实上，他为自己设置了事实上的降职。

是什么促使萨福德提出这样的想法，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都感到困惑。海波密码分析师、后来的海军历史学家杰克·霍特威克 (Jack Holtwick) 观察到，这份备忘录似乎“是萨福德自发提出的想法”。但正如霍尔特威克很快补充的那样，“一些其他知识渊博的人对这一建议表示怀疑，他们暗示 1942 年 1 月 23 日的备忘录是萨福德在某种胁迫或强迫下撰写的。”⁸另一种可能性是，珍珠港事件后，他意识到某种形式的彻底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避免更糟糕命运的方法。

抛开萨福德的动机不谈，他的备忘录未能引起诺伊斯的任何回应。相反，诺伊斯或他的主要助手约瑟夫·雷德曼上尉将该计划交给了作战导航另一个部门的一名军官，即战争计划中的约瑟夫·N·温格指挥官，以供审查。温格四十岁，聪明，精瘦，瘦得几乎像铅笔一样，被朋友们称为“瘦子”，在海军通讯界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与罗什福尔一样，他是 20 年代萨福德最早学习密码分析的学生之一。⁹

20 世纪 30 年代，温格轮流在海上执勤和在 OP-20-G 服役，并短暂领导了研究部门。1941 年 6 月，他在火奴鲁鲁号巡洋舰上担任领航员后返回华盛顿，并立即被分配到特纳少将指挥的战争计划部门。

在审查了萨福德的提议后，温格于 1 月 26 日提交了自己的全面重组计划。它包括萨福德的核心提案——将安全与情报分开——但更进一步，呼吁重新配置 OP-20-G，其中该组织将获得“所有通信情报活动的中央协调机构”。如果实施，这一变化将大大削弱其遥远单位的自主权，例如菲律宾的 Station Cast 和珍珠港的 Station Hypo。¹⁰显然，罗什福尔直接向舰队指挥官汇报、其次向华盛顿的 OP-20-G 汇报的自由（萨福德授予的自由）将受到温格计划的威胁。

出于这个或其他原因，萨福德犹豫不决。他现在撤回了 1 月 23 日的提案，并于 2 月 10 日向诺伊斯提交了另一项计划，这一次他自己保留了 OP-20-G 的领导权。鉴于他在密码分析方面的悠久历史，“只要我在服役，从逻辑上讲，我就应该被分配到密码分析职责，”他辩称。经过深思熟虑，他现在觉得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浪费”在通信安全领域，而这正是他之前想要的工作。¹¹

是什么让萨福德如此尴尬地逆转自己只能猜测。他可能不高兴看到以前的学生乔·温格突然提出一项似乎胜过他自己的重组计划。他可能对新人物的出现感到困扰——那些他不熟悉或不尊重的人——准备掌管他多年来主持的 OP-20-G 世界。经过反思，他肯定不喜欢从行动中心转移到更外围的领域。萨福德不想被边缘化。

他保住原来工作的尝试失败了。诺伊斯忽略了他修改后的计划。2 月 12 日，诺伊斯的副手约瑟夫·雷德曼 (Joseph Redman) 宣布对 OP-20-G 进行广泛重组，并任命新的高层官员。令萨福德惊讶且几乎肯定令他沮丧的是，雷德曼的备忘录任命他自己的弟弟约翰·雷德曼中校为 OP-20-G 的新负责人，乔·温格指定他的助手。萨福德被安排去从事他最初为自己创造但后来试图避免的工作：为海军通信设计新的代码和密码，而他将担任 OP-20-Q 的负责人。他已经脱离了 OP-20-G。¹²

考虑到萨福德对 OP-20-G 的松散、草率的管理方式，他最终被驱逐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此外，随着战争在两大洋肆虐，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经常受到诽谤的部队的威望突然提高了。敌对海军领地争夺 OP-20-G 的控制权。现在每个人似乎都看到了无线电情报、密码破译和密码分析的重要性。突然间，通信情报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崛起军官。



OP-20-G 的改组并没有立即触动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但这将对他的海军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这标志着他的老朋友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不再破译密码。劳伦斯·萨福德是海军密码学先驱，他发起了 OP-20-G 的研究小组，罗什福尔与他有着特殊的关系。毕竟，是萨福德为罗什福尔提供掩护，尽其所能地满足他的要求，并且赋予他直接向美国舰队总司令报告的余地，这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首先是基梅尔，现在是罗什福尔希望的尼米兹。

毫不奇怪，罗什福尔对 OP-20-G 的改造持悲观态度。罗什福尔没有意识到萨福德的自相矛盾的备忘录，或许也对他朋友松散的管理风格过于宽容，当他听说萨福德被驱逐时，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立刻想到，机会主义者通过主力海军经常进行的那种秘密行动，“从萨福德手中夺取了控制权”。¹³他的死亡故事比罗什福尔可能知道的要复杂得多，但他的怀疑仍然有一定道理。

随着萨福德成为历史，罗什福尔必须适应华盛顿的新上级：约翰·雷德曼和乔·温格。他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代表什么。宣布任命的通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其中没有包含温格 1 月 26 日备忘录中呼吁将密码学活动集中在华盛顿的任何内容。它只是宣布了一个由新人担任高层的新结构。尽管如此，罗什福尔还是做好了迎接变化的准备，并担心他的海波手术可能会受到干扰。

即使发生了这些变化，comint 世界仍然相对较小。罗什福尔无疑听说过温格。他们都曾在萨福德的指导下学习密码分析，尽管从未同时进行过。温格曾于 1930 年代初在亚洲舰队担任 RI 军官，而罗什福尔则曾在里夫斯海军上将手下担任过各种职务，先是在战斗部队，然后在美国舰队。他们的道路可能有过一次交集，但这并不是什么重大事件。

至于约翰·雷德曼，罗什福尔可能问过，而且可能确实问过，约翰·雷德曼到底是谁？43 岁的他首先是权力日益强大的约瑟夫·雷德曼 (Joseph Redman) 的弟弟，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约瑟夫·雷德曼现在在海军通讯领域排名第二，但显然是一名正在崛起的军官。在安纳波利斯 (1919 届)，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踢过橄榄球和长曲棍球，还担任过摔跤队队长，一位作家表示，这段经历可能让他产生了直击要害的本能。¹⁴他在

1920 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上展示了自己的竞争力和摔跤技巧，并在轻重量级比赛中获得第四名。¹⁵

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执行海上任务。1935-36 年，他在赫本海军上将的旗舰上担任通讯官，指挥美国舰队的驱逐舰——同一年，罗什福尔在舰队司令里夫斯的参谋部任职。罗什福尔和雷德曼曾在同一支舰队中，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见过面。他们有不同的联系和忠诚度；雷德曼与海军通讯办公室有联系，而罗什福尔则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海军情报办公室有联系。两人的争吵从未停止过。



珍珠港袭击发生时，约翰·雷德曼在海军总司令部的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跨部门通信联络部担任着一份模糊的参谋职位。几周后，也就是 1942 年 1 月的某个时候，他奉命在 *拉斐特号* 上担任执行官，这艘船以前是一艘法国豪华客轮，在纽约被扣押，正在改装成一艘美国军舰。¹⁶雷德曼从未报道过。他没有出海，而是收到了新的命令，负责指挥海军绝密且快速发展的通信情报计划。Redman 现在运行 OP-20-G。

多年后，雷德曼承认，选择他来领导一支此前由海军密码学巨头之一领导的部队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我不是密码分析师，”他说。“我只是一个沟通者，一个与企业一起成长的火腿。”¹⁷

事实上，雷德曼一直是一名通信专家，专注于舰队交通的具体细节——解决复杂的船对船和船对岸通信、学习呼号、整理频率、掌握无线电硬件。这是通用军种海军通信的光明世界。事实上，该领域与通信情报的地下领域之间的唯一联系是两者都使用无线电设备。

但雷德曼还有其他属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有天赋的自我推销者，将讨人喜欢和竞争性与赢得有影响力的官员支持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地位显赫的哥哥。他还擅长发现未来几年对海军至关重要的新问题。1940 年底，他发现了一个特别偶然的发现，至少对他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是这样：无线电欺骗在海战中的作用。

他在海军阶梯上的迅速晋升始于 1940 年 10 月 25 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年多前）向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提交的一份长达七页的备忘录。标题为“欺骗的实践”，副标题为“我们准备好了吗？”该备忘录指责海军在战时“对欺骗行为没有做好准备”。雷德曼宣称“欺骗是一种强大的进攻武器”，并呼吁在 OPNAV 中设立一个独立部门，通过无线电技术开展此类行动。他写道，这样的实体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可以“让我们更加警惕，以防

御”无线电欺骗。¹⁸这份备忘录被分发给情报和通信主管以及海军咨询总委员会审查，引发了一场老式的海军混战。

一些团体表示赞成。例如，ONI 喜欢并支持雷德曼的想法。但由一些海军最高级军官组成的总委员会并不为所动。更糟糕的是，海军通讯主管利·诺伊斯（Leigh Noyes）发怒了，并在适当的时候用他自己的一份尖锐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应，这也是给斯塔克的。诺伊斯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称欺骗是情报部门的“一小部分”，并指出，如果有必要，他的部门有五名军官和二十九名士兵接受过针对日本人的无线电欺骗训练。他坚持认为，雷德曼倡导的新“独立部门”将重复已经完成的工作，因此“不利于效率”。他的结论是，“美国舰队目前无需担心被欺骗。”¹⁹

雷德曼并没有让这件事平息。他向斯塔克回复了另一份备忘录，对诺伊斯的每一项反对意见提出质疑。他不同意欺骗是情报的次要部分——“任何进攻性武器都不应该扮演次要角色”——并对诺伊斯关于舰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观点表示怀疑。²⁰雷德曼的新备忘录于 1941 年 4 月 1 日提交，后来放在斯塔克办公桌上的某个地方，就一直留在那里。几个月过去了。雷德曼从未收到 OPNAV 的回复。

但雷德曼不会让他的想法消失在海军的官僚主义困境中。1942 年 1 月的某个时候，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在接到向拉斐特号报告的命令后不久，他检查了自己提案的进展情况。在寻找斯塔克或办公室高层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斯塔克的主要助手、不久后成为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海军中将弗雷德里克·L·霍恩。

幸运的是，霍恩对雷德曼的“欺骗”备忘录很熟悉，几个月前他还是董事会成员时就读过它。与该小组的其他成员不同，霍恩喜欢它，现在决定帮助雷德曼。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人事局局长、海军少将兰德尔·雅各布斯打电话，让雷德曼取消向拉斐特号报告的命令。“我希望他留在华盛顿，”霍恩告诉雅各布斯。“我希望他无限期地留在这里。”²¹

霍恩做的第二件事是让雷德曼保持通讯，尽管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段，让他专注于欺骗问题。他调任通讯部恰逢萨福德和温格应诺伊斯的要求撰写重组提案。1 月 23 日至 2 月 10 日之间的某个时间——重组备忘录来来回回的时期——诺伊斯的权威发生了一些变化。2 月 12 日，他的老对手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被任命为 OP-20-G 的负责人，该领域是诺伊斯通信帝国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几乎可以肯定，这一开发项目是由霍恩设计的。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雷德曼的迅速崛起。

雷德曼将他的成功与欺骗备忘录联系在一起。“由于这项工作，由于写了一篇文章，我最终进入了一个我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学科，”他后来说。他试图将自己职业生涯的各个方

面联系起来，补充道：“当然，欺骗之类的事情的使用与智力有关；但不完全相同的生产线或程序。”²²

诺伊斯少将很高兴。OP-20-G 多年来一直受他管辖。约翰·雷德曼在欺骗问题上公开反对他——实际上，公开挑战他。他是诺伊斯最不愿意安排的人选。但不可否认的是，霍恩已经成为雷德曼的保护者，实际上是他的主要赞助商。无论诺伊斯喜欢与否，雷德曼都是诺伊斯的幕僚。

在正常情况下，雷德曼会向脾气暴躁的诺伊斯汇报，就像萨福德那样。那现在就很尴尬了。霍恩充分意识到两名警官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解除了雷德曼的这种必要性。霍恩告诉雷德曼：“诺伊斯上将对你在这篇论文中所说的事情感到非常不满。”他向年轻警官保证他会处理好事情。“别担心你的未来，”霍恩说。“从现在开始我会为你写健身报告。”²³霍恩还命令雷德曼告知诺伊斯在 OP-20-G 履行职责时是否给他带来任何麻烦。

诺伊斯给他带来了麻烦。在适应新工作后，雷德曼开始制定指令，显然是为了帮助海军保护自己免受无线电欺骗的危险。在海军指挥系统下，此类指令需要得到诺伊斯的批准才能作为海军政策传播。雷德曼后来解释了情况，他提交了不少于六份文件，但都被诺伊斯忽略了。最后他向霍恩提出了问题。“我会从这里拿走它，”雷德曼引用霍恩告诉他的话。

雷德曼说：“第二天，我听说前一天下午，也就是下午早些时候，诺伊斯海军上将已经脱离部队前往太平洋执行任务。”²⁴无论导致诺伊斯离职的事件是什么，也无论雷德曼在这一变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42 年 2 月 24 日，诺伊斯被解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职务，这都是一个公开记录。次月，他抵达珍珠港并向尼米兹汇报，尼米兹命令他接管太平洋舰队航母的行政指挥权。²⁵

诺伊斯离职后不久，他的副手约瑟夫·雷德曼被任命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其他人一样，这一改变几乎肯定是霍恩精心策划的，但得到了金的批准。随着 Joseph Redman 的弟弟 John 和 Joe Wenger 在 OP-20-G 中占据一号和二号位置，该部门的新阵容已经就位。1 月 23 日萨福德给诺伊斯的备忘录开始后，彻底的通讯重组现已完成。这些变化对乔·罗什福尔来说是不祥之兆。

罗什福尔对约瑟夫·雷德曼了解不多，但他所了解的情况却令人不安。他的信息来自他的顶级密码分析师汤米·戴尔 (Tommy Dyer)，他在 1930 年代初遇到了雷德曼，当时两人都在海军通讯部门服役，戴尔是旧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雷德曼在组织阶梯上占据着更高的职位。戴尔回忆起一名官员，他和许多其他通信领域的官员一样，对与密码分析领域相关的一切都表现出时髦的蔑视。

“通常当他对我说话时，”戴尔回忆道，“他的嘴唇上挂着那种冷嘲热讽的微笑，意思是，‘你这个可怜的、无知的混蛋，你以为你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你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政府的钱。”当那个可怜的蠢混蛋的活动看起来似乎会得到回报时，他就想加入这列肉汁列车。”²⁶罗什福尔不会对约瑟夫·雷德曼抱有任何幻想。

他和乔·罗什福尔几乎可以肯定从未见过面，但他们的职业生涯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了交集。1929年，他们曾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当时罗什福尔写信给海军最高指挥部，指责无线电军官在处理密码方面松懈。雷德曼当时是美国舰队总司令威利海军上将旗舰*德克萨斯号上的舰队无线电军官*。如果这份备忘录引起雷德曼的注意，他不会觉得好笑。但他会记得十三年前的一次事件中的罗什福尔这个名字吗？

除了约瑟夫·雷德曼（Joseph Redman）之外，罗什福尔在 OP-20-G 的直接上级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和乔·温格（Joe Wenger）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问题。约翰自诩为无线电欺骗方面的专家，因为日本人可能会使用无线电欺骗。考虑到这样的背景，他完全有能力给罗什福尔制造麻烦。他是否煽动了窃窃私语活动，暗示海波站可能在珍珠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果雷德曼确实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罗什福尔也察觉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会受到毒害。

然后是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的首席助理温格（Wenger），他是一项新计划的设计者，该计划旨在将海军分布广泛的联合司令部紧密集中在主力海军的 OP-20-G 周围。雷



德曼人已经接受了这种改变的愿望。OP-20-G 和海波站正在发生碰撞。

如果海军怀疑罗什福尔在珍珠港事件中受到日本无线电欺骗的疏忽，那么它有一个完美的论坛可以探讨此事。为了“查明”与珍珠港袭击有关的关键事实，罗斯福总统在12月7日几天后成立了罗伯茨委员会，由最高法院副法官欧文·J·罗伯茨担任主席，由五名高级海军上将和将军组成。²⁷专家组于12月18日在檀香山召开，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听取了包括罗什福尔在内的一百多名证人的证词。

1942年1月2日星期六，罗什福尔讲述了他对珍珠港袭击事件的描述。与对基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的拷问相比，他们几乎像刑事审判中的被告一样对待，而对罗什福尔的审问却很温和，尽管是无情的。小组成员向罗什福尔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几乎涵盖了珍

珠港情报场景的各个方面。和尼米兹一样，他们也遇到了典型的罗什福尔，他彬彬有礼，但简洁，自我保护，尽可能少地做志愿者，有时几乎是粗鲁的。

尽管大多数小组成员对海波站及其独特的使命并不熟悉，但当罗什福尔以其简洁、实事求是的风格带领他们了解通信情报的神秘世界时，他们有时会表示困惑。不，他的部队与发掘间谍无关。这是由海军情报和陆军情报地区办公室完成的。不，他的部队没有截获日本领事馆的信息。这是由陆军控制下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完成的。你为什么不这么做？这是非法的，先生。但是你没有收到领事馆的消息吗？是的，先生，星期四（12 月 4 日）或星期五（12 月 5 日）。你解码它们了吗？是的先生。什么时候？十二月十日。为什么不早点呢？分配任务的那个人没有很好地完成他的工作。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简单的回答。

当问题转向追踪日本帝国海军时，罗什福尔的发言更加广泛。他认为他的部门做得相当不错，足以让他和他的分析师在 11 月初得出结论：有事情正在发生。他描述了日本在加罗林群岛帕劳周边集结军队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日本向南、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国家扩张的军队的一部分。他还描述了日本潜艇和航母力量在马绍尔群岛的集结情况。“我们非常肯定航母就在那里。我们知道这一点。”他接着解释说，就在他和他的分析师取得进展时，一切都陷入了沉寂，12 月 1 日左右，航母消失了。“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任何一句话……战列舰也是如此。”²⁸六天后，木户舞台在珍珠港重创了太平洋舰队。

小组成员想知道，罗什福尔能告诉他们有关打击力量的什么信息吗？有多少家航空公司参与了这次袭击？“我估计是三个，先生。”只有三个？“可能有四个，但我倾向于相信三个。”不是还有更多吗？“我想说，其他人都在 500 英里范围内的附近地区。”储备中？“也许。”²⁹

罗什福尔的估计是错误的。令人惊讶的是，12 月 7 日袭击发生三周后，他和他的 Hypo 分析师仍然没有掌握运营商的数量。木户舞台出击的航母不是三艘，也可能是四艘，而是不少于六艘。这个错误并不完全是罗什福尔造成的。他的错误估计表明美国对航空母舰存在更大的盲点。美国战略家根本无法想象多达六人可能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支打击力量。帝国海军一举改变了海战，而美国的思维还没有跟上这一事实。³⁰

罗什福尔的证词体现了截至 1942 年 1 月 2 日美国联合行动的优势和劣势。海波和卡斯特站几乎完全依靠交通分析，这是一项富有灵感的情报工作壮举，提前几周就预测了帝国海军即将在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珍珠港事件没有发生，两个电视台都会争夺吹牛的权利。“人们普遍认为，”罗什福尔作证说，“有明确的进攻行动……唯一的错误在于方向。”³¹

但珍珠港遭到袭击。卡斯特和海波的分析家只说对了一半——关于东南亚的攻势是正确的，但错过了太平洋中部针对夏威夷的行动。这一失误反映了流量分析的缺陷。由于无法

读取日本海军的主要操作代码，罗什福尔将 TA 作为唯一可用的工具。当条件合适时，即日本海军无线电操作员通过传输信号进行合作时，交通分析师会创造奇迹。

但当无线电通信停止或日本船长在不改变呼号的情况下改变舰队配置时，他们就被蒙蔽了。他们开始犯错误，就像他们错误地将不存在的航母放在马歇尔号中一样。

海波站可能被日本人欺骗的可能性从未出现过。罗伯茨小组中没有任何成员向他询问有关日本欺骗的问题，在随后不久的珍珠港调查中没有询问他这一问题——1944 年初的哈特调查、1944 年中期的陆军委员会听证会、1944 年中期的海军调查法庭同一时间，或者 1944 年 11 月 23 日开始并持续数月的克劳森调查。直到 1945 年 5 月 14 日发起休伊特调查，罗什福尔才被明确询问有关山本的欺骗计划。

罗什福尔没有退缩。他作证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填充或重复信息，但在我们当时和今天的观点中，所有受过训练的[无线电情报]人员都没有尝试这样做。日本人以任何形式进行无线电欺骗。”³²

罗什福尔错了。³³如前所述，帝国海军确实进行了无线电欺骗。在第一航空队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迁移到千岛群岛的一冠湾的关键几周内，山本的无线电员利用目标船摄津号和几个岸上电台维持着来自内海的虚假信号。11 月 25 日（夏威夷时间）舰队离开 Hitokappu 前往欧胡岛后，虚假信号仍在继续。这种诡计无疑导致 Hypo 和 Cast 站犯了错误，正如双方在 11 月 30 日所做的那样，当时他们将航母“赤城号”放置在东海佐世保附近，而事实上，她当时是前往夏威夷的“kido butai”号的一部分。³⁴

但日本海军的欺骗行为能否解释为什么珍珠港和华盛顿措手不及？事实上，日本袭击的成功有多种原因，欺骗只是一系列关键因素中的一个。就美国海军的窃听者被骗而言，这种失败全面适用于其所有监听站、Cast 站、Negat 站以及 Hypo 站。他们都监听相同的流量，并且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检测欺骗的能力。一些密码学家认为这个问题被夸大了。如前所述，汤米·戴尔认为日本海军的欺诈性交通可能是白费力气。³⁵

然而，除了木户舞台严格遵守的无线电静默之外，这些虚假的传输几乎肯定强化了罗什福尔、莱顿以及所有海军官员的错误信念，即日本航母仍留在本土水域，并将在初期停留在那里。东南亚战争即将爆发的阶段。事实上，整个美国海军，包括罗什福尔和其他所有人，都被骗了。罗什福尔坚持认为不存在欺骗，这可能更多地与他对珍珠号辛勤工作的船员的忠诚有关，而不是任何专业评估。



罗什福尔最终逃脱了罗伯茨委员会的诉讼。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因为未能发现正在逼近的日本攻击部队而被叫上地毯——他后来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这一事实。“没有人因为我们缺乏努力或未能找到正确答案而责怪我们，”罗什福尔在战后说道。“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非常友善。”³⁶

事实上，珍珠港事件在他的下一份健康报告中并未提及。他在珍珠港事件中的直接上级布洛赫司令甚至主张他晋升。布洛赫在 12 月份的讲话中谈到罗什福尔时表示：“出色地履行职责至关重要。”“建议立即晋升临时队长。”³⁷珍珠港上空的风暴减弱了，但将这次突然袭击与无线电欺骗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海军嗡嗡声将会卷土重来。

与罗什福尔、莱顿和珍珠港的大多数其他人不同，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在罗伯茨诉讼中并没有毫发无损。1 月 23 日，即离开夏威夷两周后，罗伯茨主席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小组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认为这两名军官“玩忽职守”，因为他们没有相互协商“尊重警告的含义和意图”，也没有实施“迫在眉睫的敌对行动所需的适当防御手段”。³⁸金梅尔和肖特很快就退休了，他们各自的服务受到了公众的蔑视。

罗什福尔现在对整个事情感到厌恶。他当时相信，后来也继续相信，金梅尔和肖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当作替罪羊来掩盖华盛顿高层犯下的更大的不作为罪过。多年后，当谈到“所谓的罗伯茨事件”时，他称其为“对正义的嘲弄”。³⁹

1 月 10 日，当罗伯茨委员会收拾行李离开夏威夷时，罗什福尔的世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罗什福尔的家人与所有派往夏威夷的军人的平民亲属一起即将撤离。费伊、珍妮特和科拉将于一月底离开，被送往加利福尼亚州，并在帕萨迪纳找到住所。罗什福尔不愿意看到他们离开，但也看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儿子约翰已经和洛杉矶地区的亲戚住在一起。）罗什福尔放弃了他在马诺阿谷的平房，搬进了地下室附近的单身军官宿舍。

对于罗什福尔来说，在珍珠号的来来往往中，尼米兹决定保留埃迪·雷顿担任舰队情报官是一个安慰，这一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将被证明是重要的。目前，罗什福尔所知道的只是莱顿的保留给了他一个宫廷朋友，他有可能通过莱顿与美国舰队新任总司令建立相对密切的工作关系，就像他与尼米兹的司令一样。前任。他会在适当的时候。

战争正在白热化。正如山本所预料的那样，帝国海军在东南亚海域横行，所向披靡。有迹象表明太平洋舰队特遣部队可能很快就会开始行动。罗什福尔的团队希望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戴尔、赖特和霍特威克日复一日，有时甚至深夜，与 JN-25(b) 作斗争。他们被分配密码四个星期后，它仍然没有泄露它的秘密。

地下室里的一些人仍然对 12 月 7 日的事件耿耿于怀。罗什福尔想继续前进。罗伯茨小组成员离开后不久，他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并表示是时候在 12 月 7 日翻开新的一页了。罗什福尔提出了新的格言：“忘掉珍珠港事件，继续战争吧。”⁴⁰

组建乐队

联邦调查局见鬼去吧。把那些家伙带到这里来。

——乔·罗什福尔

事实证明，继续战争比罗什福尔想象的要困难。问题不仅在于戴尔、赖特和霍特威克在 JN-25(b) 项目实施四个星期后毫无进展。这也是 Hypo 工作量爆炸式增长的原因。只要无线电通信量仍然微乎其微，罗什福尔就可以和他的小团队一起跛行。但 12 月 10 日之后，当华盛顿命令海波号处理 JN-25(b) 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海军用难以处理的代码加密的消息已转发给 OP-20-G，现在仍留在地下室。此外，随着战争的加剧，帝国海军在 JN-25(b) 中发送了更多信息。罗什福尔的流量分析师和密码破译人员正在努力应对超出其处理能力的流量。

1942 年 1 月早些时候，随着八名海军预备役军人的到来，罗什福尔获得了额外的人手——五名少尉、两名中尉 (JG) 和一名中尉指挥官——每人都具有一定的密码分析背景。其中，托马斯·B·斯蒂尔 (Thomas B. Steele) 中尉最近担任加州大学的注册员，他拥有先进的技能，很快就成为密码分析领域的中流砥柱。

新来的人有所帮助，但还不够。他们在海波系统中留下了另一个未填补的漏洞：由工人在霍尔特威克的锅炉厂运行制表机。这项工作对于密码破译过程至关重要。需要人员将拦截中的关键要素转移到 IBM 打孔卡上。这项工作可能会很辛苦。每次拦截可能需要七十五张到两百张打孔卡，具体取决于消息的复杂程度。¹如果是关于一艘抵达马绍尔群岛港口的油轮，则需要记录该船的所有可获得的事实：其呼号、始发港、抵达时间、船队或特遣部队联系、与其他船只的通信、在港时间、出发时间、目的地、明显的任务——从流量分析以及可能的密码分析中收集的信息。

罗什福尔手下负责执行日常文书工作的二十多名士兵无法跟上所有的拦截。每周都有数百条 IJN 信息涌入地下室，每五六天就需要打数千张卡片。未记录的消息堆积如山。这减慢了语言学家的速度，他们为自己解开代码组并将其翻译成可读句子的能力而自豪。但如果没有 IBM 机器的打印输出，他们就无法走得太远。IBM 机器现在充当 Hypo 的电子存储库，是重要船舶信息的仓库，使分析人员能够建立重要的联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罗什福尔寻求人力的过程中，他现在与那些人员需求与他截然不同的指挥官竞争。罗什福尔的竞争对手不需要外来专家。相反，他们想要所有他们能接触到的士兵。现在，罗什福尔也是如此。在这次比赛中，他得到了一个不寻常的资源帮助，那就是罗里军士长，他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是地下室的首席修复者和问题解决者。²

反过来，罗里也得到了他自己分散在基地各地的酋长网络的帮助。其中一些位于珍珠港接收站，所有士兵从西海岸抵达时都必须通过该接收站。罗什福尔已经与第十四海军区达成协议，海波将优先挑选新水手，这些水手通常在抵达珍珠港后才会被分配住所。³

罗里负责执行这项政策。每当运输即将到来时，他在接收站的一个朋友就会提醒他，罗里开车到珍珠城正门附近的车站查看新作物。他深奥的技能之一是密码分析学家汤米·戴尔所说的“不可思议的诀窍”，可以判断哪些新来的水手适合海波。⁴地下室开始挤满了自耕农。

有一天，罗什福尔中了大奖。12 月底，布洛赫上将向他透露，*加州号*的 20 名成员仍未加入。由于他们的仪器位于珍珠港底部，这些人并没有做任何事情，而且如果要求的话，他们可能是罗什福尔的。他有兴趣吗？“我会带走它们，”他告诉布洛赫。⁵他把罗里送到了乐队暂时居住的接收站。罗里做了他一贯做的事。他把它们排成一排，然后像往常一样进行烧烤。

“我刚走到那里，我就说，‘你们有人能闭嘴吗？’”罗里回忆道，他问过这群人。“嗯，他们都举起了手。我说：‘你们有人想要一份好工作吗？’他们都举起了手。我说，‘我们可以报复日本人。也许我们可以给你一份可以让你感到满意的工作，[现在]你的仪器已经被炸毁了。’”⁶这些人喜欢他们所听到的，并且想要罗里所说的神秘工作，无论它是什么。他们似乎正在前往海波。⁷

但事实证明，确保*加州*音乐家的安全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棘手。第一个困难来自联邦调查局和海军安全办公室。他们与乐队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们注意到有些人的名字听起来很外国——加布舍夫斯基、德斯塔林斯卡、帕尔切夫斯基——这些名字可能在美国正在作战的一些欧洲国家听到。在海军突然对安全着迷时，一些音乐家被淘汰并被称为安全风险。由于他们的名字，他们被拒绝在罗什福尔地下室的绝密世界中服务。

其中一个名字属于二等海员迈克·帕尔切夫斯基（Mike Palchefsky），他是一位年轻的加州小号手，当第一颗炸弹落在福特岛上时，他正准备吹奏“星条旗永不落”。“我们大约有五、六、七个人有不同的名字，你知道，来自外国的名字，”帕尔切夫斯基说，他的父亲出生在波兰。“他们不会带走我们。”⁸

罗里有一项不愉快的任务，那就是向加利福尼亚州的乐队指挥解释这一点，这位乐队指挥是一位脾气暴躁的音乐演奏家，名叫洛文·B·“雷德”·卢肯巴赫，他本人也是一名士兵。“我们会接受这些人，但我不能接受这些[其他]人，”罗里说，并指出了几个人。“联邦调查局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但卢肯巴赫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怀疑，因此与音乐家们进行了协商，并拒绝了罗里的提议。“真是见鬼了，”他告诉罗里。“要么你把它全部拿走，要么你什么也得不到。”

罗里眨了眨眼。他很少从士兵或其他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谈话。他强忍着自己的暴躁脾气，说他要回去和他的老板、急需人力的乔·罗什福尔商量一下。罗什福尔并没有为这件事而苦恼。“联邦调查局见鬼了。把那些人带过来，”他命令罗里，罗里回去告诉卢肯巴赫，“好吧，整个乐队都进来了。”⁹

不久之后，大约在年初，音乐家们鱼贯进入罗什福尔不通风、烟雾缭绕的地下室。并非每个人都高兴见到他们。当戴尔听说一群号角演奏者要入侵他的领地时，绝望地举起双手。¹⁰然后他平静下来。“当罗什福尔过来告诉我我们刚刚得到了乐队和乐队指挥时，我说，‘我想我们可以在分娩时使用乐队，但你打算对乐队指挥做什么呢？’”¹¹

罗什福尔给这些人分配了很多工作，其中大部分是例行公事，几乎不需要音乐家的技能。许多人只做打字、归档和其他文书工作。其他人执行更艰巨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成为 Hypo 密码破译工作的重要辅助，接管了运行 IBM 制表机并将信息从截获的消息传输到打孔卡上的工作。¹²

例如，帕尔切夫斯基发现自己在海波局促的、刺鼻的机房里操作着四台按键机中的一台，机房里装满了叮当作响的小玩意儿，它们都散发着热量和独特的气味。“这不是一个真正令人愉快的工作场所，但你可以忍受，”帕尔切夫斯基说。几个月来，他的工作时间是六个小时，休息六个小时。“我所做的只是打拳，”他补充道。“坐在那里打拳六个小时，停下来喝点水什么的，回来继续打拳。”¹³

尽管环境并不吸引人，帕尔切夫斯基说他从未抱怨过，他很感激能够为战争做出贡献，而无需承担其他类型职责带来的风险。“你知道这项工作必须完成，”他说，“所以你也可以配合它，你知道，尽你所能。”¹⁴甚至乐队直言不讳的领导者 Red Luckenbach 也在地下

室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首先运行一台制表机，然后转向更负责任的工作。他以军官的身份结束了战争。

几个月过去了，音乐家们赢得了密码破译者的支持。就连最初持怀疑态度的戴尔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我所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好——结果都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目的。”¹⁵罗什福尔从一开始就喜欢它们。“事实上，他们非常好。”¹⁶

即使音乐家们似乎安全地躲在地下室里，这笔交易也几乎破裂了。他们一开始执行任务，罗什福尔就必须抵御一位有权势的高级军官的阴谋，这位高级军官希望他们返回太平洋舰队。这是拉塞尔·特雷恩上尉，尼米兹海军上将的代理参谋长。¹⁷特雷恩正在回应派伊中將的请求。在结束太平洋舰队代理总司令的任期后，派伊被任命为第一特混舰队的指挥官，该特混舰队由美国舰队剩余的战列舰组成，目前全部驻扎在旧金山。他希望乐队成员恢复他们的音乐职责，这显然是为了鼓舞陷入困境的战列舰船员的士气。当布洛赫拒绝他的请求后，派伊的工作人员越过他的头向 CINCPAC 举报，声称指挥官对此事没有管辖权。¹⁸火车站站在派伊一边。

罗什福尔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失去宝贵的乐队成员，于是向雷顿求助。“我去找尼米兹，”雷顿回忆道，“并说我们想要这个乐队，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乔[他的工作]。”尼米兹列举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罗什福尔不应该得到乐队的理由，但雷顿坚持不懈。“我说，‘他们什么也



没做。他们甚至没有演奏乐器。”。。[尼米兹]终于同意了。”¹⁹罗什福尔永远拥有了乐队。

罗什福尔并非每场战斗都获胜。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在第十四海军区与自己的人民就欧胡岛新设施的争夺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排名第二。²⁰战斗围绕着布洛赫上将一年前（罗什福尔接管海波的几个月前）下令建造的一座通信综合设施展开，该综合设施位于瓦西阿瓦附近，瓦胡岛中部平原上的一个农业社区，周围环绕着菠萝田和远处的瓦胡岛库劳山脉。

正如布洛赫所设想的那样，此举将把该地区的所有通信人员集中在一个现代化的岗位上，据信这比分散在欧胡岛周围的许多无线电站点更具优势。安全性会更好，无线电接收也会改善。罗什福尔的所有无线电和 DF 人员都计划进行此次行动，其中大约有 60 名来自 He

eia 的 H 站，还有 6 名来自 Lualualei。与他们一起的是许多负责海军常规无线电通信的一般服务无线电人员，这与罗什福尔的影子船员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他们定义不明确的阴暗世界中工作，不太合法或非法。

根据罗什福尔与布洛赫达成的一项安排，海波的无线电情报人员由于从事高度敏感的工作，将搬进该地点的一栋防弹建筑。总务部门也将拥有自己的大楼，但大楼不具备防弹能力。这项重大举措定于 12 月 11 日进行。正当 Heeia 的 RI 人员准备收拾装备时，日军袭击了珍珠港，这一事件导致珍珠港和 Heeia 之间的通讯中断，导致拦截操作员全天候值班，并推迟了无线电员的日期可以考虑任何举动。

木户舞台上接收信号。因此，H 站小组无法阻止总务小组于 12 月 14 日首先抵达瓦希亚瓦，并进入用于无线电情报的防弹建筑。当罗什福尔在希亚的负责人 PP Leigh 中尉赶到现场时，为时已晚。他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这显然是由该地区通讯官员、指挥官罗伊·W·M·格雷厄姆（Roy WM Graham）策划的。

当利试图与他讲道理时，格雷厄姆耸耸肩，温和地建议他把他的的人安置在为一般服务而建的设施中。利拒绝了。他打电话给地下室，先找到了戴尔，然后找到了罗什福尔。两人都无法阻止格雷厄姆的狡猾策略。罗什福尔的长期拥护者布洛赫上将这次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也许是因为格雷厄姆代表了一个更大的群体，布洛赫让他的政变得以实施。罗什福尔拒绝接受。他告诉 Leigh 将 H 站团队带到通用服务部门刚刚腾出的地点，这是位于檀香山以东约 7 英里的海岸小镇怀卢普 (Wailupe) 的一个破旧设施。

利带着他的 H 站无线电员，带领整个车队从瓦西阿瓦出发，行进了三十英里，到达怀卢佩饱经风霜的海滨地点。虽然刚刚被总务无线电人员遗弃，但瓦卢佩的无线电设备仍然完好无损，仍然可用于拦截目的。此举于圣诞节前完成。罗什福尔和他的船员决定在这笔糟糕的交易中充分利用。“拦截条件，”利后来写道，“虽然由于靠近高速公路和平民社区而远非理想，但还是令人满意的，而且位置很方便运送到珍珠港”，距离以西约 15 英里，仍然比希亚曾经是。²¹

很快，明智的头脑就占了上风。罗什福尔和他的无线电情报小组与总务部门达成了停战协议。根据从未明确说明的条款，罗什福尔的 RI 人员搬回瓦西瓦并占领了 1 号楼。1、原本指定用于一般服务的设施。这个改变是有道理的。新地点距离珍珠港仅十六英里，缩短了信使将截获物运送到海波地下室的距离。这是一个进步。这些信息仍然必须通过吉普车或卡车来运输，但已经为重大进展做好了准备。

随着 Hypo 的无线电人员现在正在适应他们在 Wahiawa 的新（非防弹）设施，并且加利福尼亚州的乐队成员正在了解 Holtwick 机房中 IBM 制表机和校对机的复杂性，Roche

ort 运营的硬件方面已基本就位。。还剩下一个巨大的差距。1942 年 3 月下旬，当海军安装了第一条连接罗什福尔地下室和瓦希亚瓦无线电员的电传打字机线路时，这个漏洞得到了部分填补。

线路太慢，无法输送所有交通。每天仍需要吉普车和卡车进行送货（通常是早上一班，下午一班），但由于有了电传打印机，罗什福尔的分析师开始比以前更快地收到一些拦截信息。硬件的进步与分析方面的进步相匹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新的语言学家和为支持罗什福尔核心团队而引入的所谓神秘人。他们配合得很好，最终形成了一种训练有素的操作方式，不同的参与者互相发挥技能，并严重依赖总是在后面房间里嘎嘎作响的 IBM 机器。人与机器的不同寻常的融合从大量涌入的拦截中压缩了所有可用的信息。



如前所述，闯入 JN-25(b) 并不容易。海波的努力并没有直线进行。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员犯了错误，走进了死胡同，并遇到了障碍。三个月过去了，他们才能够持续粉碎帝国海军主要作战代码的顽固防御。但分析师的结论并不总是空洞的。早在一月中旬，他们有时会解密特定拦截的一小部分。这条信息仍然有许多空白，罗什福尔和他的语言学家尽可能地填补了空白，有时只是足以理解它。在某些情况下，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很快，罗什福尔和他的海波团队就展示了他们预测日本海军至少一些行动的能力——有时会进入没人预料到的地方。

17 号

古里亚库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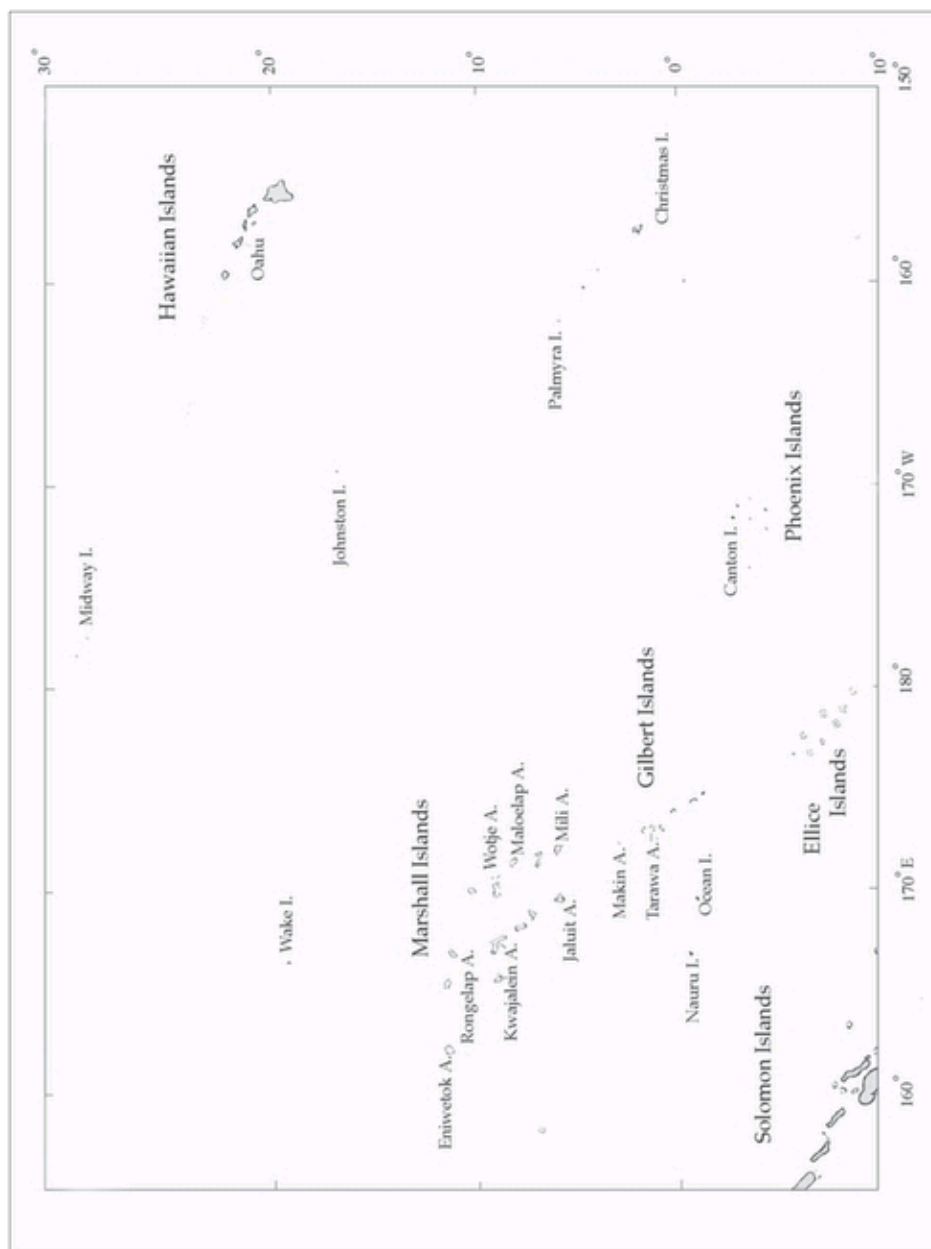
乔有一种能力——“闻到鱼腥味”、“怀疑空气中有什么东西”的内在能力——将许多零碎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照片。

——埃德温·T·雷顿

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金没有等到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员解决了 JN-25(b) 问题，就开始实施他们自己的反击日本人的计划。当他们在二月初制定太平洋战争战略的总体轮廓时，他们会欢迎任何可能来自帝国海军信息解密的消息，但这仍然让地下室里的海波分析师和科雷吉多隧道里的卡斯特分析师感到困惑。但海军上将们不能拖延。他们希望太平洋舰队重新投入战斗。金坚决认为需要采取行动。

金身材高大，身材魁梧，举止霸道，有时甚至令人生畏，他名副其实地是一位好斗、冷酷的领导者。1941 年 12 月 30 日，金宣誓就任海军总司令（现为海军司令部），他立即在珍珠港展现了他的存在。他的命令虽然严厉，但也不无道理，很大程度上也在尼米兹的预料之中。他告诉太平洋舰队指挥官，他有两项主要任务：“守住夏威夷-中途岛航线”和“保持通往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畅通”。¹

但这些都是防守进球，如果说金不喜欢一件事的话，那就是防守。尽管太平洋舰队的能力有所下降，金仍敦促尼米兹迅速实施一项大胆的攻击计划。在1942 年 1 月 2 日发给尼米兹的信中，金呼吁对太平洋中部的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进行“针对敌方基地的突袭远征”。正如金直言不讳地说：这次行动应该“制止敌人对萨摩亚-斐济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他认为这一行动对于平息澳大利亚对日本日益增长的恐惧至关重要，同时增强美国海军的“总体士气”。²



中央太平洋

几天后，尼米兹的幕僚向他提出了在本月底之前对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进行一系列“肇事逃逸”航母打击的建议。³现在，尼米兹了解帝国海军，特别是南云第一航空舰队的部署和动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尼米兹和金一样想反击日本人。两位海军上将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性格却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与易怒、略带夸夸其谈的国王相比，尼米兹谦逊、安静，总是尊重下属的感受。五十六岁的他身材修长，精力充沛，肤色白皙，蓝色的眼睛在有事情困扰时会变暗，他身上的冷静给他的海军同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⁴但尼米兹并不胆怯。当罗什福尔很快就会发现，必要时他可以像金一样强硬和不屈服。

从罗什福尔的角度来看，尼米兹是一位与金梅尔截然不同的领导人。与金梅尔不同，金梅尔让罗什福尔自由地制定他的事实收集议程，尼米兹想要特定类型的信息。正如莱顿解释尼米兹的要求时那样，海波现在必须跟踪“敌方航母和航母打击部队的部署、托管期内第四舰队的部署和兵力，以及与其相关的潜艇部队——第六舰队”。“需要关于分散在马歇尔地区的第二十四空军的部署和兵力的准确信息。尼米兹还希望随时了解可能在一月底到达该地区的敌人增援部队的情况。”⁵

罗什福尔认为这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这符合他自己的 Hypo 作为预测情报单位的概念。但尼米兹对罗什福尔提出的更严格的要求可能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好事。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克（Frederick D. Parker）表示，尼米兹的详细要求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让海波的分析师陷入困境，导致他们过于专注于收集有关日本海军能力的数据，而忽略了全局：发现可能阐明日本意图的趋势。

帕克写道：“新方法过去截然不同，表明海波与 CINCPAC 情报人员之间的共生关系已经结束。”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Hypo 在 1 月前两周的预测都不是一个糟糕的行动指南。该部队犯了很多错误，将南云的木户舞台载体放置在了原本不该放置的地方。根据海波的计算，赤城号和加贺号并不在横须贺-父岛地区，翔鹤号和瑞鹤号也不在菲律宾附近。罗什福尔并不知道，1 月 8 日，四艘木户舞台航母——赤城号、加贺号、翔鹤号和瑞鹤号（CarDivs 1 和 5）——在帝国水域起锚，开始驶向位于特鲁克的帝国海军基地，特鲁克是位于特鲁克的一个大型环礁。加罗林群岛。⁷特鲁克是一个优越的锚地，有一个泻湖，有时停泊着数十艘船只，是日本向南（俾斯麦海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行动的天然集结地。

当尼米兹执行国王的命令袭击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时，海波试图满足太平洋司令部的情报需求。第 8 特混舰队由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哈尔西中将指挥，于 1 月 11 日离开珍珠港，驶向距离夏威夷西南约 2,300 英里的美属萨摩亚。一旦到达该地区，哈尔西的特遣部

队将与由弗莱彻少将指挥的第 17 特遣部队会合，该部队乘坐从大西洋重新部署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从西边驶来。

弗莱彻首先必须完成护送一支护航队的任务——护送一支海军陆战队旅和一支由六架水上飞机组成的分队——从西海岸到萨摩亚，然后在萨摩亚附近的太平洋水域与哈尔西会师。两支部队将一起向北前往马歇尔和吉尔伯特。1 月 31 日左右，他们将协同打击，弗莱彻在太平洋中南部对吉尔伯特，哈尔西在太平洋中部偏北的地方对马歇尔。

随着行动的进行，尼米兹仍然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他不太清楚帝国海军航空母舰的位置。罗什福尔只告诉他，他们可能在帝国水域附近。如前所述，他和罗什福尔都不知道 1 月 8 日，南云第一航空舰队的四架航空母舰距离吉尔伯特号和马歇尔号数百英里。尼米兹也不太清楚，一旦他的特遣部队接近目标区域，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反对。



弗莱彻-哈尔西中队开始向会合点移动，因为有迹象表明他们可能会比预期更早遇到麻烦。1 月 11 日，正当哈尔西离开珍珠港时，一艘日本潜艇在萨摩亚群岛最大的岛屿图图伊拉附近浮出水面，短暂轰炸了那里的美国海军基地。炮火造成的损失很小，但让尼米兹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⁸一天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在欧胡岛西南方向被鱼雷击中，严重受损。现在尼米兹只剩下以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为中心组建的小型特混舰队来保护夏威夷至中途岛航线。

日本潜艇远不是太平洋司令部唯一关心的问题。海波的每日总结也引起了不安。1 月 14 日，Hypo 的分析师提交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新估计，引用了“相当明确的线索”，表明 Nagumo 的一些航空公司可能正在太平洋中部运营。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南云将进入马歇尔队——这正是哈尔西和弗莱彻的目标。

在读完海波 1 月 14 日的情报摘要后，CINCPAC 的战争计划官员 Soc McMorris 在他的每日日志中写道，“[有关]马绍尔群岛的进一步信息表明，活动范围比之前估计的要大，并且 CarDiv 5 [Zuikaku 和 Shokaku] 可能是凭借这股力量。”⁹尼米兹可能想知道他是否让弗莱彻和哈尔西陷入了陷阱。

事实证明，海波的失误只是暂时的。正如帕克所说，一月中旬，罗什福尔的团队“重新夺回了其作为太平洋和华盛顿新指挥官的重要战略情报来源的角色”。¹⁰海波每日总结的基

调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评估变得更加敏锐。1月16日至19日期间，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纠正了先前的估计，这些估计表明可能会部署相当大的部队来对抗弗莱彻和哈尔西。

Hypo改变的评价源于流量分析。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发现 JN 无线电流量从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弗莱彻-哈尔西目标区域）转向加罗林群岛特鲁克环礁周围地区。日本海军现在似乎正在向西南方向集结，而不是像之前的通讯所暗示的那样集中在马歇尔群岛，距离吉尔伯特群岛和马歇尔群岛数百英里。¹¹弗莱彻和哈尔西将一帆风顺。

通过无线电电路呼叫 *赤城* 号时，罗什福尔的 TA 团队就发现了这一点。该传输显示该航空公司位于特鲁克地区，并且可能还有其 CarDiv 1 合作伙伴 *Kaga*。一天后，Hypo 分析师得出结论，难以捉摸的 CarDiv 5、*Zuikaku* 和 *Shokaku*（三天前在马歇尔停放的同一艘船）已加入在特鲁克的 CarDiv 1，现在可以看到许多日本军舰正在那里集结。¹²对于驶向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弗莱彻和哈尔西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发现：他们可以猛烈打击，而不必担心令人讨厌的意外。

海波的无线电情报也有不利的一面。虽然这对弗莱彻和哈尔西来说是个好消息，但特鲁克的集结仍然是一个不祥的发展。¹³如果 CarDivs 1 和 5 连同所有这些运输船和军舰一起向南移动，它们会去哪里？罗什福尔有一个理论。

到目前为止，海波的估计主要基于交通分析：根据呼号和无线电活动变化模式推断船舶运动。但在这个例子中，罗什福尔得到了密码分析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帮助。他们刚刚解密了足够多的 JN-25(b) 消息，从而暴露了隐藏在整个系统中的一些代码组。罗什福尔负责翻译。

1月18日左右，在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后，罗什福尔给雷顿打电话。他告诉舰队的情报官员，最近的三次拦截包含一个被回收为“*koryaku butai*”的通用代码组，罗什福尔和莱顿最初将这个短语翻译为“占领部队”，然后，经过思考后，翻译为“入侵部队”或“突击登陆部队”。“¹⁴无论使用哪个术语，很明显日本海军正准备发动入侵。弄清楚下一个挑战在哪里。在每个实例中，代码组前面都有另一个被标识为字母“R”的代码组，从而产生一个读为“R占领军”的片段。“乔有一种预感，R代表拉包尔 (Rabaul)，新不列颠一角的天然良港，”莱顿回忆道。¹⁵

罗什福尔推断，南云的航空母舰很可能正在特鲁克集结，准备进攻距离南部约七百英里的拉包尔。¹⁶拉包尔是俾斯麦海新不列颠大岛上的澳大利亚港口，是通往新几内亚的门户。新几内亚的防御对于澳大利亚的安全至关重要，这是尼米兹国王的首要任务。

莱顿同意罗什福尔的观点，即这些信息表明日本计划南下并夺取新不列颠和拉包尔。他尽职尽责地向尼米兹报告了这一切。意识到这个消息的双刃性质，尼米兹有两种想法。“他

意识到，虽然没有力量阻止日本对拉包尔的占领，但他们也无法派出强大的马歇尔和吉尔伯特部队来反对我们的航母袭击，“莱顿写道。¹⁷

事实证明，罗什福尔对 R 的看法是正确的。1 月 20 日，*kido buta* 战机袭击了位于新几内亚和新不列颠之间的俾斯麦群岛。三天后，日军登陆新不列颠并很快占领了拉包尔。帝国海军将拉包尔变成了一个据点，并从这里向新几内亚登陆。这些举动使日本人更接近位于该岛西南海岸的新几内亚首都和最大城市莫尔兹比港。如果帝国海军的军队占领莫尔兹比港，它可能会严重威胁澳大利亚。但尼米兹现在对此无能为力。

罗什福尔对拉包尔袭击的敏锐预测给尼米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体现了他作为一种混合情报官员的新兴角色，一名能够从充满漏洞的调度中找出意义的密码语言学家。罗什福尔逐渐成为一名领导者和分析师，不是通过破解密码，而是通过填补部分解密的拦截的空白。通过富有灵感的猜测，他可以弄清楚这些碎片的含义以及日本人的意图。“乔有一种能力——‘闻到某种鱼腥味’、‘怀疑空气中有什么东西’的内在能力——将大量零碎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幅模糊但明确的图片暗示——就像正在拼图中的图片，”雷顿惊叹道。¹⁸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罗什福尔不会总是击中一千个，但在这次事件中，他向尼米兹暗示了



即将发生的事情。

当南云的军舰扫荡在新不列颠和拉包尔的澳大利亚战败战士时，弗莱彻和哈尔西逼近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1 月 26 日，海波再次指出这两个岛屿地区没有无线电通讯，这一发现似乎证实了其观点，即日本海军在该地区的防御力微乎其微。

当哈尔西接近马歇尔号时，他高兴地得知第八特遣队没有被日本巡逻队发现。他的确信是基于确凿的证据。罗什福尔的一位语言学家、海军上尉霍尔科姆登上了企业号。在离开珍珠港之前，哈尔西曾要求尼米兹派一名会说日语的军官来理解飞行员的无线电谈话。他得到了霍尔科姆。1 月 30 日，霍尔科姆无意中听到一名来自塔罗阿的飞行员说，他已经到达巡逻区的尽头，正在返回基地，因为“没有看到敌人”。¹⁹

哈尔西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要求霍尔科姆记下一条信息并用日语写下来。“从指挥攻击部队的美国海军上将到指挥马绍尔岛防御部队的日本海军上将，”霍尔科姆潦草地

写着，哈尔西口述道，“非常感谢你们非常糟糕的安全保障和非常糟糕的巡逻活动，让我能够对你发起突然袭击。”²⁰霍尔科姆将这条信息印在模板上，并印发了大约四百份。第二天一早，按照哈尔西的命令，传单被分发给飞行员，并指示他们将传单与炸弹一起投向日本目标。

随着帝国海军占领俾斯麦，弗莱彻-哈尔西特混舰队于 2 月 1 日实施了期待已久的打击——太平洋舰队对日本的首次进攻。哈尔西的第 8 特混舰队袭击了马绍尔群岛北部的沃特杰、夸贾林环礁和塔罗阿，击沉了三艘炮艇和一艘货轮，并损坏了其他十艘船只。作为交换，哈尔西损失了五架飞机，他的企业号旗舰因日本空袭而受到轻微损坏，巡洋舰切斯特号也是如此。

再往南，弗莱彻的第 17 特遣部队袭击了马歇尔南部的贾鲁特和米勒，以及吉尔伯特的马金。但他的飞行员由于受到恶劣天气和能见度差的困扰，表现不如哈尔西的。弗莱彻在轰炸日本海岸设施并损坏几艘辅助船只时损失了八架飞机。²¹

哈尔西和弗莱彻都对结果感到满意，尽管他们没有像尼米兹的战争计划官员苏克·麦克莫里斯所希望的那样消灭目标区域的一切。精力充沛、直言不讳的麦克莫里斯感到失望，他嘲笑日本人会认为袭击是“次要的”，除非随后进行“进一步的进攻行动”，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袭击发生一天后，他仍然很烦恼，在每日评论中写道：“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在元帅的行动对日本的计划产生了任何影响。”²²

但山本的参谋长宇垣马登海军上将确实对这次袭击给予了重视，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的尝试是最及时的，因为我们的行动集中在西南太平洋，而元帅的防御力量薄弱。”他补充道：“他们除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外，还达到了转移我们力量的目的。航母逼近，重巡洋舰的炮击也最为大胆。看来我们有些被愚弄了。”²³

但受到伤害的主要是日本人的自尊心。事实上，哈尔西和弗莱彻可能指出日本人受到的损失并不大，但他们已经实现了金的主要目的之一：美国海军正在反击。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评论道：“这些袭击极大地鼓舞了太平洋舰队的士气。”²⁴第 8 特遣队于 2 月 5 日返回珍珠港，第 17 特遣队也于次日返回。



如果弗莱彻和哈尔西能够在他们大胆的袭击中获得一些满足，那么罗什福尔也可以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战争中，他首次展示了无线电情报在增强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控制作战行动的

能力方面的潜力。通过在适当的时间提供有关日本海军在马歇尔和吉尔伯特的防御的关键信息，海波加强了尼米兹的力量，使他的两个特遣部队能够利用日本在目标地区的弱点。

另一个里程碑是 Hypo 在估算中利用密码破译的能力逐渐提高。这一新资源鼓励罗什福尔最终采取了一个似乎不符合这位注重安全的官员性格的步骤。他确实很痛苦。当他的首席船舶策划师、前潜艇兵贾斯珀·霍姆斯询问罗什福尔是否可以将海波公司生成的有关日本海军舰艇活动的信息传递给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时，他起初拒绝了，认为这有风险。如果一名根据密码分析获得情报的潜艇艇长落入日本海军手中并受到酷刑，他可能会透露美国海军已经破解了其操作密码。²⁵

但罗什福尔很快就发现潜在的好处大于风险。随后，他批准了与潜艇部队的合作，但指示霍姆斯“清理”这些材料：他可以传递海波的发现，但他必须隐瞒其来源。罗什福尔还施加了其他限制。福尔摩斯无法从地下室取出任何反映日本船只动向的纸片。“我过去常常把经纬度复制在手掌上，”霍姆斯说，“然后前往 SUBPAC [总部]。我告诉他们，这里是某日某时某刻的目标。”²⁶

很快，有关日本海军航母航线的信息就被传给了两艘美国潜艇“格雷林号”和“独角鲸号”，它们都在加罗林群岛附近海域巡逻。两名替补球员都投篮命中，但均未命中。1月下旬，在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附近巡逻的鱼号表现较好，击沉了日本潜艇 I-173。这是日本第一艘在战争中沉没的大型战舰，也是第一艘可直接追溯到无线电情报提供线索的战舰。²⁷虽然他们不会立即取得成功，但更多的成功会随之而来。

Hypo 在能够读取 JN-25(b) 碎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正如罗什福尔一月中旬对帝国海军代码片段的翻译所表明的那样，海波的密码分析者经常可以破解足够多的 JN-25(b) 来指示日本进攻的方向。通过提前几天准确预测日本海军对拉包尔的袭击，罗什福尔向海军最高指挥部提供了海波的联合产品将在尼米兹未来几个月的进攻行动中发挥的作用的预览。

战争开始两个月后，罗什福尔的 RI 行动在 CINCPAC 总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不仅仅是通过海波的每日总结或罗什福尔的灵光一现，该部门才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它还引起了珀尔高层的注意，因为海波对战争的另一项贡献，罗什福尔一开始对此感到复杂。然而，这一努力是由尼米兹本人发起的。

尼米兹从哈尔西那里听到有关霍尔科姆船长在企业号上的翻译成就的消息给尼米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想扩大这项活动。他命令罗什福尔指派（实际上是“志愿者”）多达三名语言学家和至少九名无线电操作员在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特遣部队中服役。海波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失去数名珍贵的、难以获得的语言学家，这在地下室引起了轩然大波。

霍姆斯后来写道：“关于这些小组在航母上更有价值还是回到[海波]和拦截站更有价值，人们存在很大争议，因为那里急需他们。”²⁸无论罗什福尔对此事有何看法，他都无能为力。命令就是命令；命令就是命令。他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并找到了两个。

2月14日上午，当特克斯·比亚德 (Tex Biard) 回忆起他的入职时，罗什福尔 (Rochefort) 将他和吉尔·斯洛尼姆 (Gil Slonim) 叫到了办公桌前。“他看起来很严肃，然后转向我说，‘特克斯，你是高年级学生，所以你叫掷骰子。’”说完，罗什福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首长，指挥官，”比亚德说。“好吧，特克斯，如果出现问题，你就和哈尔西上将一起去企业号。如果结果是反面，你就和弗莱彻上将一起去约克镇。”²⁹罗什福尔抛了硬币；它出现了反面，给比亚德开了约克镇的票。

比亚德称这次抛硬币是他做过的最糟糕的选择，这是他后来与弗莱彻的暴风雨关系的结果。³⁰但2月15日，当他登上约克城号时，他并不知道这一点。该航母当天从珍珠港出发，前往日本控制的马库斯岛，但随后改道前往南太平洋，在那里它很快将参加对新几内亚萨拉马瓦的袭击。后来，约克城号在后来的珊瑚海海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那是几个月后的事了。比亚德将在海上待101天。

与此同时，斯洛尼姆隶属于哈尔西的参谋，登上企业号离开，该舰队是特遣部队的一部分，将于二月底和三月初对威克岛和马库斯群岛发动袭击。³¹罗什福尔任命了另一名军官兰森·富林维德 (Ranson Fullinwider) 担任海上情报职务，他是拉斯韦尔在语言学家办公室的长期合作伙伴。罗什福尔在列克星敦号航母上投入了“完全”，该航母于五月加入了珊瑚海的约克城号。

为什么罗什福尔选择霍尔科姆、比亚德、斯洛尼姆和富林维德而不是其他人来执行海上任务一直不清楚。当然，他并没有无数的语言官员可供选择。他必须选一个人。但罗什福尔可能很古怪。他有他的情绪，他的沉默，有时他什么也不做，只想专注于一个问题。他有自己的方式来维持他所珍视的平静。肖沃斯少将回忆说，喜欢拜访或交谈的军官经常被派去执行海上任务。“他不喜欢周围任何他认为吵闹或具有破坏性的人，”淋浴说。³²

这四位语言学家组成了一支由语言学家和 RI 操作员组成的庞大方阵，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海上服役。海军高层将其视为美国海军在无线电情报领域最成功的尝试之一。³³

到1942年2月底，罗什福尔的海波小队已成为太平洋舰队岸上和海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罗什福尔可能对此感到满意。他的分析师和无线电员现在正在产生影响。他们与海军的所有其他部门一起，将战争带向了日本。罗什福尔，或者珍珠港的其他人，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日本人会把战争带回夏威夷。

这不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件

我只是举起手说，提醒每个关心这个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的人可能是个好主意。

——乔·罗什福尔

左右，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在进出马绍尔群岛的帝国海军信息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他们发现的线索表明，一项显然不同寻常的新行动正在针对美国在中太平洋的阵地进行。¹但数据很粗略：很多事情仍然未知。

数周以来，Hypo 的分析师一直在努力寻找更多信息：攻击的规模有多大，何时发生？他们也不确定目标。中途岛（珍珠港西北 1,225 英里）、帕尔米拉岛（西南 994 英里）、约翰斯顿岛（西南 720 英里），甚至欧胡岛似乎都有可能。分析人士唯一确定的是，这次行动将涉及水上飞机，目前已抵达位于相对较近的马歇尔群岛的日本基地。

奇怪的是，夏威夷的防御者已经习惯了偶尔飞过头顶的日本海军侦察机。1941年12月16日，然后是1942年1月4日，甚至更晚的2月19日，从日本潜艇发射的飞机飞过珍珠港，似乎只对监视美国海军修复海军造船厂损坏的进度感兴趣。²没有炸弹落下。

轻松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三月的前两天，海波透露了更多细节，导致罗什福尔和他的团队推测日本海军的意图绝不是例行飞越。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罗什福尔现在可以利用他的新密码破译资源。他的两位顶级密码分析师戴尔和赖特破解 JN-25(b) 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使他能够更全面地描绘即将发生的行动。

3月2日，罗什福尔根据新的解密结果，向金和尼米兹转发了一份日本海军派遣的不祥翻译：马歇尔空军大队的指挥官命令一名下属将四引擎轰炸机从一个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基地，其中这些飞机将停留“直到待决的进攻行动完成”。³然后，Hypo 从另一个拦截中提取

了两条关键信息：攻击日期（夏威夷时间 3 月 4 日）和目标。⁴两天后，珍珠港将再次遭到袭击。尼米兹想了解更多，但海波并没有得到所有答案。罗什福尔告诉雷顿，海波只解决了“何时何地”的问题，但没有解决“什么”的问题。⁵拦截行动的规模尚不清楚。罗什福尔一度认为两艘木户舞台航母“瑞鹤号”和“翔鹤号”可能会参与其中，但不清楚如何参与，因为两艘航母都不靠近太平洋中部。

尽管如此，两家运营商仍在进行大量讨论。罗什福尔通过无线电向金和尼米兹表示：“两艘舰艇都保持着持续、直接的无线电通信。”“这两艘船可能有连接，计划于 3 月 5 日左右开始运营”——当时是夏威夷的 3 月 4 日。如果在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这两艘巨型航母参与了这次行动，那么日本人预期的打击规模将是相当大的。但 Hypo 的交通分析师将这些航空公司安置在远离夏威夷的横须贺地区。他们的角色仍不清楚。

海波更有理由将珍珠确定为目标。在给金和尼米兹的信件中，罗什福尔添加了一些信息来确定地点。他指出，日本人使用罗马字母“K”来指定这次任务，并将其称为“K行动”。⁶

Hypo 通过密码破译、流量分析和 Station Cast 的及时调查相结合，解开了 K 的谜团，Station Cast 的密码破译者继续从科雷吉多隧道中陷入困境的前哨基地追踪帝国海军。卡斯特和海波共同努力，隔离了太平洋某些地区的两个假名指示符。他们得到了日本第四舰队发给 AA（据信是威克岛）的信息的帮助，要求提供有关 AK 港口的船只数量的信息。⁷

海波的语言学家翻译了 AA 的一封泄露信息的回复：“航空设施维修完成。。。三艘战舰在场。”这条消息证实了卡斯特的怀疑：AA 是威克，AK 是珍珠港。⁸这意味着毫无疑问哪个太平洋岛屿很快就会受到袭击。K行动就是珍珠港行动。

尼米兹被说服了，并向太平洋舰队部队发出警报。⁹但 COMINCH 不太确定。在 3 月 3 日发给第十四海军区的无线电图，金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从翔鹤号和瑞鹤号接收到的信号可能是无线电欺骗，目的是让美国海军迷失真正攻击发生的地方。他无缘无故地建议“对与这些动作相关的拦截进行最仔细的观察和分析。”¹⁰这份消息让罗什福尔和雷顿感到困惑。“这让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华盛顿认为我们没有观察和分析这个（以及所有其他）无线电情报难题的所有部分，”雷顿后来写道（强调原文）。¹¹

很快，更多证据表明珍珠港遭到袭击。其中之一就是日本海军空中部队和潜艇部队之间的非凡合作。海波的交通分析员注意到，第四舰队第 24 航空队司令要求日本海军潜艇部队第六舰队司令部署至少四艘潜艇参加此次行动。海波的中太平洋测向网定位了中途岛以东的两艘船，靠近法国护卫舰浅滩，这是珍珠岛西北约 560 英里的一个大型环礁。¹²

罗什福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发出警报的人。正如海波站几周来报告马歇尔区有一座攻击性建筑的迹象一样，卡斯特站也是如此。现在，卡斯特在情报图上又添加了一个成分：一份

编码指示符列表，指示将以某种方式参与 K 行动的地理区域。卡斯特的语言学家翻译了一份来自东京的严重乱码的通讯，阅读了足够的信息，确定“啊，AFH”中的部队和 AF 地区将在 3 月 4 日的袭击中发挥作用。“可能会在这些地区安排橙色行动，”卡斯特通过无线电向 COMINCH 和 CINCPAC 发送了一份副本给罗什福尔。¹³

当然，卡斯特和海波的分析师都不知道这些字母指的是哪些岛屿。AH、AFH 和 AF 可以在任何地方。但如果 AK 就是珍珠港（正如他们所确信的那样），那么其他地方一定也在同一附近——夏威夷链中的某个地方。他们也知道，DF 阴谋已将日本潜艇部署在中途岛以东和法国护卫舰浅滩地区。

随着 3 月 4 日的临近，罗什福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正如史蒂夫·霍恩在他的《第二次偷袭珍珠港》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他毫不怀疑欧胡岛会遭到轰炸。¹⁴但罗什福尔对日本海军计划如何实施这次行动感到困惑。他放弃了瑞鹤号和翔鹤号可能参与其中的想法，现在考虑的是敌人独特的千岁级水上飞机母舰，这是任何海军强国唯一使用的此类舰艇。罗什福尔还知道，这些航母运输的水上飞机只能携带少量炸弹，因此造成的损害很小。

鉴于缺乏木户舞台航母，罗什福尔现在相信水上飞机航母为帝国海军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如何将战机从马歇尔群岛运输到夏威夷。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罗什福尔知道，或者至少认为他知道，日本人缺乏能够从任何陆地基地到达珍珠港的飞机。但罗什福尔和美国海军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敌人最近开发了一种远程飞行艇，几乎能够从马歇尔群岛不间断地飞到夏威夷并返回。¹⁵如果罗什福尔知道有这样一架飞机，他可能会更加关注最近在法国护卫舰浅滩附近部署潜艇的报道，一艘飞艇可能会在那里为飞往夏威夷的最后一段航班补充燃料。

1942 年 3 月 4 日，金表示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向尼米兹发送的“优先”信息中，他告诉 CINCPAC，他不再同意“建议”——可能是 OP-20-G 提出的——来自“瑞鹤号”和“翔鹤号”的信息可能是无线电欺骗。（很快就发现，两艘航母正从日本向东南航行，追击哈尔西海军上将，他的特混舰队刚刚袭击了西北太平洋的马库斯岛。）¹⁶

金还拒绝了 OP-20-G 的预测，即日本海军将于 3 月 11 日至 13 日左右袭击中太平洋。在收到Hypo和Cast的最新报告后，King表达了自己的新看法。“[Hypo-Cast 估计] 攻击将于 3 月 5 日发生在东京或瓦胡岛日期，这具有一定的基础，不容忽视。”¹⁷经过让 Pearl 人感到困惑的推理过程，COMINCH 现在接受了 Rochefort 的观点。King并不总是那么灵活。但这一次，无论如何都无关紧要了：当他的新观点于 3 月 4 日到达夏威夷时，它已经被事件所取代。



1942 年 3 月 4 日午夜过后不久，位于考爱岛（位于夏威夷七个岛屿的西边入口）上的美国陆军雷达站在真实方位角为 290 度、距离为 204 英里的位置接收到两个光点。该站向位于沙夫特堡的瓦胡岛空中预警系统报告了这一目击事件，该系统将这些光点记录在一个大型绘图板上。当他们接近瓦胡岛时，陆军和海军联络官对他们进行了追踪。¹⁸

他们看到的是帝国海军命令在高空执行K行动的两艘川梨H8K飞行艇。日本海军首领有两个目标。他们想要获得有关珍珠港活动的更多信息，正如一名日本海军军官所说，他们想要“尝试任何能让敌人失去平衡和担心的事情”。¹⁹为了完成这一切，他们使用了新型飞行艇，其航程和性能令人印象深刻，后来被美国海军称为“艾米丽”。

Emily 是一架巨大的四引擎水上飞机，能够在接近 3,000 英里的很长距离上进行巡逻或投掷炸弹。可爱岛雷达捕捉到的水上飞机于 3 月 3 日（夏威夷时间）早些时候从马歇尔群岛的沃特杰起飞，每架飞机携带 4 枚 550 磅炸弹。他们不间断地飞行了 1,900 英里到达法国护卫舰浅滩，从等待他们的三艘油轮潜艇中汲取了 3,000 加仑的燃料，然后前往约 560 英里外的欧胡岛。该行动的第四艘潜艇I-23靠近夏威夷群岛，以提供有关天气的新闻。

天气是日本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几周来，海军一直可以及时获取由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无意提供的天气预报。日本密码破译者破解了美国海军的天气密码。但他们的运气在 3 月 1 日耗尽，当时美国人更改了代码，要求攻击机依赖他们可能从I-23获得的报告。²⁰当日本人没有收到潜艇的消息后，他们还是继续前进。他们乐观地期待着珍珠港上空的满月。

根据罗什福尔的预感，即袭击者可能来自水上飞机航母，CINCPAC 于凌晨 1 点 15 分左右命令第二巡逻联队发射五架满载鱼雷的 PBY Catalina 巡逻轰炸机搜索这些船只。此外，四架陆军 P-40 战斗机紧急出动拦截快速逼近的“强盗”。

当两个艾米丽，Y-71 和 Y-72，接近瓦胡岛时，他们遇到了麻烦。首先他们遇到了热带暴雨，然后是一英里又一英里的雨云。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雷达跟踪，而是尽其所能地继续前进。至于美国陆军和海军，他们知道飞机在那里，但不知道具体位置。瓦胡岛的三个雷达站追踪到了几个敌机，但其中一些可能是派来击落入侵者的陆军追击机。地面上的人们收到了警报。檀香山拉响空袭警报；欧胡岛上的所有军事基地都被调到了将军宿舍。

与此同时，日本的水上飞机不断出现问题。飞到 15,000 英尺的高度时，飞行员透过厚厚的云层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Y-71 的飞行员瞥见了他认为福特岛的一瞥，于是在他计算出的预定目标：珍珠港的十号码头上空倾斜并盘旋。他在凌晨 2 点 10 分左右发射了四枚炸弹，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在进行机动时，他与 Y-72 分离，Y-72 的飞行员继续前进，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超出了目标。他转过身来，通过航位推测法释放了炸弹。当时是凌晨 2 点 30 分²¹

对于日本人来说，K行动以一场闹剧结束。Y-71 的飞行员没有意识到自己偏离了航线有多远，他将炸弹投在距离珍珠港至少十英里的檀香山后面的坦塔罗斯山的山坡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只有少数阿尔加罗巴树和猴荚树被毁。Y-72 的飞行员也没有再成功，他将炸弹扔进了珍珠港入口处的海里。这引发了间歇泉，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两架水上飞机安全返回马歇尔号，只带回了珍珠港的一张照片和三幅草图。即便如此，日本海军还是未能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完成K行动。袭击发生前不久，奉命在瓦胡岛附近提供天气预报的日本潜艇I-23失踪了。²²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了。

对于美国人来说，K行动以尴尬告终。两架满载炸弹的日本水上飞机毫发无伤地飞越欧胡岛，并返回马绍尔群岛的基地，没有受到任何擦伤。五架 PBY 侦察机在该地区搜寻了并不存在的水上飞机航母。派去拦截入侵者的四名陆军战斗机什么也没发现。确实，这是有原因的。由于缺乏雷达，缺乏夜战训练，飞行员处于劣势。尽管如此，整体努力似乎还是蹩脚。

当 Y-71 在距他们家约一英里半的坦塔罗斯山投下炸弹时，汤米·戴尔和他的妻子正在床上。伊迪丝碰了碰她的丈夫，说她认为爆炸听起来像是“真实的事情”。但汤米不为所动：“没关系，我们继续睡觉。”²³

罗什福尔并没有那么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还留在他的脑海里，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两架日本轰炸机能够在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飞过欧胡岛。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军队没有获得足够的实力来抵御可能造成更大损失的袭击。他对海波向太平洋司令部和第十四海军区提供的情报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感到困扰。罗什福尔很生气。

第二天早上，当他的顶头上司布洛赫司令命令他到办公室报到时，他变得更加愤怒。布洛赫说，他对即将发生的袭击一无所知，并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罗什福尔回忆道，他“非常恼火，因为这些人出现了，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地飞过欧胡岛”。“这实际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布洛赫有理由担心。他与陆军共同承担保卫珍珠港的责任。罗什福尔说：“我告诉他，这些信息已提供给他办公室，同样也已提供给太平洋总司令，内容

有些详细，并且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采取他们希望采取的任何行动。”“显然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²⁴

为什么布洛赫的工作人员没有通知他快速发展的 K 行动一直没有得到澄清。罗什福尔也无法理解陆军和海军为 3 月 4 日凌晨的不温不火的努力所给出的借口。他对海军关于其没有能够击退袭击的飞机的解释表示怀疑。他想知道为什么陆军不能使用装备更好的飞机来追击入侵者，而不是使用更有限的单座战斗机。当然，罗什福尔也没有把一切都做好。他对日本不寻常的水上飞机航母的专注最终导致了他的分心。他的估计导致海军派出五艘 PBY 进行徒劳的搜寻，寻找远离夏威夷水域的船只。

但罗什福尔相信他和他的分析师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向 CINCPAC 及时发出了有关 K 行动的警告。他认为足以产生不同的、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宣称，跟进向上级传递的信息或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他的工作。

因此，当 3 月 4 日过去，日本入侵的水上飞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时，罗什福尔觉得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事实。“我只是举手表示，提醒每个关心这个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的人可能是个好主意，”罗什福尔回忆道。“我只能说这么多。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再说什么。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信息，但如果他们出于某种原因不想采取行动，这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也不关我的事。”但尽管珍珠号 3 月 4 日的表现并不像罗什福尔所说的那样是“一次非常光荣的事件”，海军当晚与日本人的遭遇确实有积极的一面。²⁵

它提供了有关日本海军行动和特定太平洋地区代码名称的宝贵信息。在中途岛地区活动的日本潜艇与马绍尔群岛东部的飞机之间的无线电活动使海波的分析人员能够确定珍珠号的水上飞机攻击机已在法国护卫舰浅滩加油。²⁶尼米兹立即派出巴拉德号水上飞机母舰前往该地区巡逻。

接下来是焦虑的几天。无线电情报支持了对日本海军可能重复 K 行动的担忧，无线电情报继续探测到浅滩附近存在潜艇。²⁷但罗什福尔现在发现日本的焦点已从珍珠港转移。3 月 6 日，他通知金和尼米兹，日本潜艇舰队的旗舰目前正在中途岛-法国护卫舰浅滩地区与日本横滨空军基地密切合作。²⁸

此外，指示符 AF 现在更频繁地出现在帝国海军的无线电通讯中，清楚地表明日本海军打算访问的地区。3 月 9 日，Hypo 将东京的信息翻译给空军大队指挥官，并提供了 AF 两天的风力和风向预报。罗什福尔将这一消息视为即将发生空袭的又一个迹象，这次空袭的目标不是珍珠港，而是马歇尔轰炸机射程内的美国基地。²⁹在华盛顿，金对情况有不同的看法。

1942 年 3 月 10 日，COMINCH 向 CINCPAC 发出无线电通知，称可能计划对珍珠港进行新一轮轰炸。同一天，罗什福尔也发出了自己的电报。首先，他警告位于巴尔米拉、约翰斯顿和中途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可能会遭到轰炸，并表示：“今晚或明晚可能存在飞艇袭击的可能性。”³⁰然后他给金和尼米兹发了一张纸条。“AF 可能就在这个地区的某个地方，”他告诉他的两位上级。他补充道：“AF 可能是中途岛。”³¹

事实证明，罗什福尔的预感是正确的。3 月 11 日上午左右，中途岛号的雷达上出现了两个光点。其中一颗消失了，但另一颗继续被追踪，因为它沿着一条奇怪的、不规则的路径。该光点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接近中途岛，移动了 74 英里，然后朝该岛飞去。艾米丽号的飞行员并不知道他被跟踪。当他距离 45 英里、高度为 10,000 英尺时，中途岛海军陆战队空中指挥部派出了四架“水牛”战斗机前来查看。

他们遇到的飞行器是 Emily Y-71，这艘飞行器在 7 天前轰炸了坦塔罗斯山，这次是执行摄影侦察任务。飞行员一发现快速逼近的战斗机，就猛烈俯冲，寻找逃生路线，朝他能找到的云层飞去。这架笨拙的四引擎水上飞机无法超越“水牛”号。四架飞机都追上了艾米丽号，艾米丽号现在被迫使用其中一挺 7.7 毫米机枪。水牛队瞄准目标。“战斗机与一架敌机交战，最后一次看到的敌机是在垂直转弯时失去高度，舷外发动机冒出白烟，”中途岛通过无线电向太平洋司令司令部报告。“随后战斗机飞行员立即观察到水中有类似燃烧飞机的物体。”³²

没有人知道是哪架战斗机造成了致命一击。四人全部安全返回中途岛，尽管一名布法罗飞行员、海军陆战队炮手罗伯特·L·迪基（该组中唯一的入伍飞行员）受伤，左臂严重中弹。他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另外两人也获得了 DFC。第四位，队长詹姆斯·L·尼福斯上尉，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³³

布洛赫司令还推荐罗什福尔获得一枚奖章，即杰出服务奖章。他不明白。这一拒绝可能源于“菲佛”写给“墨菲”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是在海军信件中发现的有关该奖项的信件，并由历史学家史蒂夫·霍恩发掘。其内容如下：“这两种通讯应一起处理。我看不出罗什福尔对所提供的证据有什么看法。实际的攻击发生的时间与他预测的时间相差甚远。建议询问 Midway 该消息是否影响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如果答案是“是”——罗什福尔将拥有更多权力，他应该得到认可。[首字母“P”]。”³⁴

菲弗原来是太平洋舰队参谋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奥马尔·T·菲弗。墨菲是文森特·R·墨菲上尉，金梅尔手下的助理战争计划官，现在是尼米兹的计划参谋人员。罗什福尔和墨菲之间存在不和，墨菲显然对罗什福尔怀恨在心，因为他认为海波的主管官员以某种方式侵犯了他的计划职能。³⁵

罗什福尔可能并不感到惊讶。他对许多上级抱有偏见，而且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他经常让别人知道他的观点。而且他之前也经历过挫折。就在十八个月前，他曾被剥夺了一次重要的晋升机会，但后来又成功反弹。此外，他知道一些海军官员认为密码分析是深奥的废话，这种态度导致他们淡化密码破译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罗什福尔还是高兴不起来。他毫不怀疑他对巴尔米拉、约翰斯顿和中途岛的警告得到了回报，尽管他无法提前确定将访问哪个岛屿。3月10日，他怀疑但尚未证实AF指定了中途岛，因此他对所有三个岛屿发出了警告。Y-71的搭档Y-72确实飞越约翰斯顿执行拍照任务。但是，由于缺乏战斗机，约翰斯顿无法进行干预，Y-72安全返回沃杰。

由于罗什福尔及时发出警报，中途岛的战斗机严阵以待，并在适当的时候与袭击者交战。然而，他并没有因为在中途岛击落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获得勋章。这并不是罗什福尔最后一次在获得奖牌时遇到困难。

在分享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获得空中胜利的喜悦的同时，罗什福尔的分析人员也从这次遭遇中获得了满足。由于任务周围有所有日本海军无线电通讯，他们已经能够确认参与行动的每个岛屿或地区的代号。罗什福尔在3月11日晚些时候发给金和尼米兹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恢复的代码地点名称如下：X AF 是中途岛 X AH 是夏威夷群岛 X AI 是欧胡岛（可能），AG 是约翰斯顿（问题）。”³⁶到3月11日，罗什福尔确信AF就是中途岛。AI和AG均被确认为欧胡岛和约翰斯顿。

罗什福尔对海波在K行动中的工作感到满意。除了帮助击落一架日本海军轰炸机的警告之外，他们还确定了日本对某些太平洋岛屿的编码指示符。他们对K行动的破译将在短短几周内证明特别重要。³⁷

目前，在罗什福尔看来，将AF修复为中途岛似乎是一个有用的信息，即使不是特别有争议，也是通过无线电情报技术确保的又一个例行公事。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一发现是多么有价值，而且与所有常识相反，它是多么有争议。AF就会捅马蜂窝。

地牢复活了

[罗什福尔]太棒了.....总是一副冷静的态度，从不对下等人说严厉的话，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一点幽默的光芒。

——约翰·罗尼克

战争进行了四个月，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人员正在扩大 JN-25(b) 中现有的裂缝，使海波能够重建更大的帝国海军信息片段。对系统的入侵主要源于戴尔、赖特、霍特威克以及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的罗什福尔的工作。但他们得到了科雷吉多岛陷入困境的同事们源源不断的代码恢复的帮助，尽管几乎每天都有轰炸，但他们仍继续解密拦截的内容。他们不可能再坚持这么久了。

随着马尼拉落入日本手中，科雷吉多岛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海军于 1942 年初开始将卡斯特的 74 名联合司令部人员从他们的岩石上撤走。2月5日，包括中尉法比安中尉在内的17名官兵已乘潜艇撤离。3月16日，第二批36人逃亡，其余21人于4月8日逃亡，就在5月8日菲律宾沦陷前一个月。他们留下了砸碎的绝密机器和烧毁的密码本。¹不可避免的人员外逃实际上会将海军的全部密码分析负担暂时转移到海波站。

华盛顿采取行动减轻或至少分担海波的负担。预计卡斯特即将离开科雷吉多岛，海军于3月18日下令OP-20-G的解密部分OP-20-GY (Negat) 放弃其长期的研究角色，即主要关注旧的日本海军交通，或者正如神秘人所说的那样，“回流”。Negat 被指示与 Hypo 的分析师以及 Corregidor 上 Cast 的残余人员合作，解密当前的流量。他们现在可以实时处理无线电流量。

为了加快 Negat 的进度，Corregidor 通过 COPEK 渠道将其所有代码和添加剂回收结果转发给华盛顿。海波也是如此。Negat充分利用了这种材料。“由于无线电建立的密切合作，

[JN-25(b)] 迅速崩溃，“一篇从 OP-20-GY 角度撰写的海军历史说道。²但事实上，代码并没有很快崩溃。

在 Hypo 的地下室和 Cast 的隧道中，JN-25(b) 已经被一点一点地分解了几个月。正如罗什福尔所说，“到一月和二月，我们已经进入了突破过程”。因此，Hypo 偶尔可以读取加密调度的某些部分。正如之前所描述的，它是在一月份这样做的，当时罗什福尔警告雷顿帝国海军即将占领拉包尔；三月初，他就日本海军第二次袭击珍珠港向太平洋司令部发出警告。在 3 月结束之前，“我们能够从 [IJN] 流量中收集到大量信息，”罗什福尔说。³

这样的进展并不意味着 Hypo 分析师现在可以阅读整个消息。罗什福尔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哪怕一次也没有。截至 4 月，他和他的同事们可以解密、翻译，因此阅读的信息不超过 10% 或 15%，这种情况需要他们有时凭灵感猜测来填补空白。⁴他们很快就将更多的 JN-25(b) 碎片拼凑成部分连贯的消息。

但事实证明，这足以给尼米兹带来他以前没有过的东西：了解帝国海军有时令人惊讶的行动的新窗口。3 月 10 日之后，尼米兹对日本海军的活动有了有趣的了解，当时由海军中将威尔逊·布朗 (Wilson Brown Jr.) 指挥的列克星敦号上的第 11 特遣部队袭击了一支向莱城 (Lae) 和萨拉马瓦 (Salamaua) 推进的日本突击部队，这两个港口城市位于日本北部海岸。新几内亚。突击部队的 18 艘舰艇中，有 4 艘被击沉，13 艘受损，这给日本海军带来了迄今为止战争中最严重的损失。

一些美国海军策划者贬低布朗的行动只是又一个小刺痛。如果他们阅读了日本海军司令部之间传递的许多紧急信息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就不会这样做。日本海军的消息显示，海军加强了空中和潜艇搜索，并将兵力集中在东京湾附近。这些举动向罗什福尔表明，日本可能预计其本土岛屿将受到袭击。

当他向雷顿和尼米兹传达山本突然对防御感兴趣“造成了超出合理范围的恐慌”的消息时，太平洋司令部感到非常高兴。尼米兹很高兴认为太平洋舰队的航母袭击对日本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导致海军部署部队对抗“不存在的力量”。

“尼米兹战略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我们就建立了可靠的战术和战略情报基础，以支持盟军在太平洋的战争努力，”莱顿后来写道。“正是我们拦截和破坏敌人大部分作战交通的能力给了我们优势。”⁵

罗什福尔取得如此成果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波站地下室发生的彻底变化。由主海军 OP-20-G 训练的新密码已经抵达，增强了核心密码分析团队的实力。新的语言学家也出现了，当 1941 年底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匆忙创建的海军日语学校开始培养毕业生时，更多的语言学家出现了。拉斯韦尔立即在语言学家的桌子上为新来的人寻找座位，

由于斯洛尼姆、比亚德和富林维德的缺席，桌子比平常更空，现在他们似乎在舰队中永久执勤。

并非所有新来者都是新手。拉斯韦尔团队中的三名新成员是在东京学习日语的。1941 年秋，约翰·罗尼克 (John Roenigk) 中尉和阿瑟·本尼迪克特 (Arthur Benedict) 中尉突然被撤出日本。⁶在菲律宾短暂停留后，他们被分配到珍珠港的雷顿。莱顿相信他们的语言技能在海波可以比在舰队中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将他们重新部署到心存感激的罗什福尔那里，罗什福尔总是很高兴能得到另一位语言学家。

*田纳西号*在珍珠港袭击中受损后，曾在地下室短暂服役。12月底重新加入舰队后，他很快就被重新分配到海波，这让他非常高兴，当然也让罗什福尔高兴不已。精通日语并熟悉密码学元素的芬尼根非常适合在地下室工作。

另一位重要的新人是一位热切、目光明亮的少尉唐纳德·“麦克”·肖沃斯，他刚从芝加哥西北大学海军预备役军官学校毕业。他到达地下室是一次愉快的意外。淋浴在西雅图的 COM 13 接受了短暂的反间谍训练，珍珠港事件后，他被派往夏威夷，奉命向檀香山地区情报办公室报告，大概是从事反间谍工作。DIO 还有其他想法。

当被问及他在反情报方面有什么经验时，肖尔斯说他没有。“好吧，你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我需要有经验的人，”DIO 的运营官员宣称。但是，他补充道，“我会使用你。我在海军造船厂里有一个住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受命填补这个住所，但我从来没有可以抽出的人。我这就送你出去。”如果罗什福尔介意接受 DIO 的拒绝之一，他也从未说过。他需要他能找到的所有聪明的年轻人。他将淋浴交给贾斯珀·霍姆斯，贾斯珀·霍姆斯立即让这位年轻的少尉协助船舶绘图，帮助恢复代码组，并帮助语言学家研究代码组。淋浴就这样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海军情报生涯，并于 1965 年晋升为海军少将，职业生涯达到顶峰。因此，他成为罗什福尔团队中唯一获得旗帜军衔的成员。淋浴欣然接受了他的新工作，他一直认为这是“运气不佳”的一个例子。⁷

尽管新移民可能很受欢迎，但他们却造成了人口爆炸。1941 年 6 月，罗什福尔只负责 10 名军官，现在他负责管理近 40 名军官，其中包括正规海军和预备役军官、密码破译员和语言学家、卑微的少尉和傲慢的中尉，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级别。甚至还有几个海军陆战队员，拉斯韦尔（现为少校）和霍尔科姆上尉。除了不断壮大的军官队伍之外，士兵人数也从 23 人猛增至 60 多人，使罗什福尔地下室的总人数远远超过 100 人。

地下室已经爆裂了。为了缓解压力，罗什福尔下令拆除办公桌后面的西墙，此举使地下室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并在大房间的后面打开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楼梯供使用。这与 Jasper Holmes 在 1941 年 8 月使用的楼梯相同，当时他将自己的船舶密谋活动与罗什福尔的

密码分析部门合并。他几乎不被人注意地从后面偷偷溜进来。福尔摩斯现在已经是罗什福尔团队的正式成员了，他和其他人一起从主楼梯进入。

第一次进入地下室的军官和士兵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他们在海军中遇到的任何其他世界的世界。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是海军典型的消毒办公室，而是一间烟雾缭绕、杂乱不堪的巨大房间。

凭借其非正式的氛围和看似平等的氛围，地下室实现了一名士兵的梦想。“我在那里的整个时间里，我们从未接受过检查，”费迪南德·约翰逊 (Ferdinand Johnson) 说，他是 1942 年春天被派往海波的三等士官。⁸“没有制服。你可以在那里穿工装裤。而且没有任何‘是的，先生’、‘不，先生’之类的话。”用约翰逊的话说，地下室并不是一个“狂热”的地方，但这很适合约翰逊。警官们还喜欢休闲的着装要求，通常穿着卡其色衬衫和裤子，打或不打领带。⁹当然，罗什福尔穿着他习惯的拖鞋和吸烟夹克在地窖里走来走去，因为深夜的寒冷总是需要的。

笨拙的空调不仅仅困扰着罗什福尔。它在深夜过度活跃，白天通常表现不佳，给地下室带来湿冷、闷热的感觉。¹⁰有时，机器会突然启动，对地窖的部分区域造成严重破坏。“我们的桌子上堆放着大约一万张卡片，”汉姆·赖特回忆道。“它们在空调里都变干了，然后到处爆炸——静电。我们不得不花半天时间把这些卡片重新组装起来。”¹¹

地下室轻松的气氛掩盖了潜在的紧张气氛，部分原因是每个人都加班加点地工作。正如之前所详述的，即使在距离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爆发还有几周时间之前，自 12 月 7 日以来就没有人正常工作。战争的不同阶段的时间表有所不同。芬尼根曾一度实行“三十上班十八下班”的作息制度——实际上是每隔一个晚上。“正常程序是一天早上十点左右进来，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离开，”芬尼根说。¹²

从 1942 年初开始，罗什福尔和戴尔轮流二十四人上班，二十四人下班，使得其中一方始终出现在地下室。“战争的前六个月我们没有经常见面，”戴尔说。“我早上进去，一直呆到第二天早上。当[罗什福尔]出现时，我们不会回家，而是会重叠四五个小时。但我埋头于我正在做的事情，他也埋头于他正在做的事情，而我们在地下室的两端。我们偶尔会见面，但只是偶尔，随意。”¹³

罗什福尔和戴尔现在的家庭情况有所不同。1936 年抵达欧胡岛后，戴尔被视为岛上永久居民，无需像罗什福尔一样将妻子疏散到美国大陆。戴尔夫妇继续住在檀香山。罗什福尔“可能比我在地下室呆的时间多一点，”戴尔说，“因为他偶尔会在地下室睡觉。他有一张婴儿床。我没有。”¹⁴

初级军官的工作时间普遍较少，但工作时间仍然很紧。像肖沃斯这样的年轻少尉，刚从大陆抵达，工作十二小时，休息十二小时，他会遵守七天的时间表，之后他会休息二十四



小时。“我通常会去威基基待一天，”淋浴说。¹⁵

罗什福尔地下室里的官兵越来越多，加快了地下生活的节奏。一种独特的文化出现了。看似轻松随意，地下城却发展出了自己的等级系统。戴尔的密码分析师占据了最顶层，其次是拉斯韦尔的语言学家、哈金斯的流量分析师，然后是其他所有人——所有新来者都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融入地牢的神秘世界。

将这些不同的群体统一起来，将他们聚集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的的是不懈的职业道德：事实上，从最高的军官到最低的自耕农，没有人能正常工作一天。即使是那些值班八小时的人，也长时间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其他人每天工作十二、十五或二十个小时，有时甚至更长。一种疲倦者的民主出现了。辛苦的工作时间让地下室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修道院的地方。

撇开繁重的日程不谈，除了附近珍珠城和珍珠港周边小镇的啤酒馆，官兵们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松。迷路的少尉偶尔也可能找到前往威基基的路。但那个传说中的游乐场和檀香山臭名昭著的地方在地下室居民的生活中都没有多大意义。1942 年，檀香山几乎一整年都处于停电状态，使得夜间出行变得困难且危险。罗什福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十个月内成功完成了一次旅行，发现那里“像德比帽的内部一样黑暗”。¹⁶

缺乏女性陪伴进一步抑制了地下室居民的社交生活。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女性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与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对岛屿民俗的普遍刻板印象背道而驰。詹姆斯·琼斯在他描写战前夏威夷军队生活的震撼人心的小说《*从这里到永恒*》中描绘了一个广阔的檀香山。并且在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小说《*战争与纪念*》中，总是有大量的护士和海浪为驻扎在珍珠港和太平洋其他地方的海军人员的生活增添情趣。

现实却有所不同。1941 年 12 月 7 日，夏威夷实施戒严令，实行宵禁和停电，让檀香山的俱乐部安静了下来。士兵或水手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见女人。当地父母并不急于让女儿与水手和士兵约会，来自大陆的年轻白人女性也很少。¹⁷珍珠港事件后，许多人被疏散。当然，夏威夷有女护士，但 Waves 没有。原因就是尼米兹。EB 波特是一位守旧派绅士，“他不喜欢穿制服的女性，除了护士制服。”¹⁸

根据波特的描述，尼米兹当时在战前的华盛顿领导航海局，他无法习惯当他进入一个房间时，女人会跳起来并立正。出于这个原因或其他原因，他确保没有任何波浪或女性海军陆战队被派往珍珠港，直到战争后期他将总部迁至关岛。直到 1945 年初，海浪才出现在夏威夷，当时尼米兹在珍珠岛的副手、海军中将约翰·塔尔斯 (John Towers) 迎接了他们。¹⁹

“可悲的是，赫尔曼·沃克在写有关太平洋的书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波特指出。“他从一开始就有波浪，但他们不在那里。”²⁰不管悲伤与否，夏威夷女性的匮乏无疑给地下室的官兵带来了不便。戴尔和福尔摩斯可以在晚上回到妻子身边，因为他们是永久居民。但其他许多人感到无聊和孤独。“战争期间夏威夷没有社交生活，”罗尼克中尉写道。“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马卡拉帕]山上，”他说，指的是珍珠港海军造船厂后面的斜坡，那里是军官们的宿舍。“连开车进城都很困难。”²¹

为了放松，一些人最喜欢的消遣是参观刚从战区回来的船只，这种习惯可以让他们与老朋友叙旧，同时获得战争进展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山上，罗尼克和他的同事阿瑟·本尼迪克特“本尼”投掷马蹄铁，并与雷德·拉斯韦尔一起玩扑克和桥牌。拉斯韦尔总是咬着传奇的雪茄，喜欢与罗什福尔笔下的密码分析奇才哈姆·赖特下棋。

赖特在潜艇基地（CINCPAC 总部所在地）附近的私人住所充当了地下室船员的仿制休息室。赖特本人经常在很多人的陪伴下，聆听他的歌剧唱片，消磨了很多时间。来自地牢的难民，有时甚至是尼米兹，经常过来听他的唱片，玩他在地牢里的老虎机。赖特 (Wright) 维持着“开放日，每个人都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进来，玩老虎机，喝一杯，然后留下25美分”，罗尼克回忆道。²²

如果乔·罗什福尔参与过地下室的任何欢乐活动，也没有人记录下来。他可能没有。他不是喜欢社交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不给自己时间。人们听说过他高超的桥牌打法，但这些故事都指的是 12 月 7 日之前的活动。现在罗什福尔专注于一件事。他还注意到自 1927 年以来一直困扰他的胃病。因此，他很少喝酒。为了放松，他可能只是偶尔在军官俱乐部见见他的朋友雷顿，雷顿在那里喝下了他珍爱的马提尼酒，而罗什福尔，如果他喝的话，会喝一杯波旁威士忌和水，这是他最喜欢的饮料。

在地下室里，罗什福尔正忙着做事。他话不多，不开会，也不发表演讲。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四处走动，看看人们在做什么。罗什福尔不喜欢大惊小怪。他假设人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并且会做这些工作。他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尊重他们作为专业人士，并会让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只有在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时才会参与其中。他们不需要太多的领导。“乔不是奴隶贩子，”罗尼克说，他现在与拉斯韦尔和芬尼根一起在语言学家的办公桌前工作。“他自

已昼夜不停地工作的例子足以激励任何与他有联系的人。他很少离开办公室，只是在办公室附近的沙发上小睡一两个小时。”²³

士兵们尤其喜欢罗什福尔的低调风格。“他不是一个狂热的人或类似的人，”三等军官约翰逊说。他喜欢老板不干涉的做法。²⁴1942年5月初被分配到地下室的自耕农三等兵沃尔特·杰斯特 (Walter Jester) 也是如此。“罗什福尔树立了良好的基调，”他说。“他不是一个大嘴巴。他和你说话的时候非常安静。他为男人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工作时间比我们任何人都多，而我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大约是八十四小时。”²⁵

尽管罗什福尔在情感上显得疏远和内向，但他仍然很平易近人，并充分参与地下室的生活。新来者和经验丰富的分析师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们喜欢他的冷幽默、简洁的风格和独立的思想。他们向他提出了问题。

几周过去了，罗什福尔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不仅因其能力和职业道德而受到钦佩，而且所有在地下室的军官和士兵都认为他是一个“挺身而出”的人，一个在他们陷入困境时会支持他们的领导者。“当我们的一些士兵遇到麻烦时，罗什福尔就会派罗里出去[把他们带回来]，”约翰逊回忆道。“他说那些人在双桅船里对我没有任何好处。”²⁶

贾斯珀·霍姆斯也受益于罗什福尔的快速行动。他被指派绘制船舶位置，依靠从海波的无线电员收到的信息和他自己的导航知识日复一日地执行这项任务。当他的一个阴谋受到该地区行动官员的质疑时，一名因与罗什福尔敌对而闻名的船长，福尔摩斯被传唤到该官员的办公桌前，在上面两层甲板上。他收集了图表，朝门口走去。

“我会接听电话，”罗什福尔一边说，一边把福尔摩斯从病历中解放出来。罗什福尔脱掉吸烟外套和拖鞋，戴上领带，戴上帽子，大步上楼。“十分钟后他回来了，勉强抑制住笑容，”福尔摩斯后来写道。一名绿色值班军官误解了霍姆斯的数据，结果将一艘船放置在了不正确的地方。行动部门将责任归咎于福尔摩斯。罗什福尔发现了这个错误（这位年轻军官未能区分东经和西经），并向双方进行了基础地理讲座。“罗什福尔很有趣，但我却没有，”福尔摩斯回忆道。“他立即承担起对组织的全部责任，并准备好站在一名下级军官和来自外部的愤怒之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²⁷



与罗什福尔面临的另一个问题相比，让他有时脾气暴躁的年轻军官摆脱麻烦是小事：让他们加快情报分析的艺术。许多新来者对这种神秘的活动很陌生。他们可能知道如何解开密

码或翻译日语文本的句子，但他们并不总是知道如何解释现场报告中模棱两可的数据，或者如何从矛盾的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或者如何怀疑和思考质疑一切。

罗什福尔在教学任务中引入了他自己独特的、有时甚至是恶作剧的教育理论，罗尼克对此感到尴尬。“当我第一次与罗什福尔接触时，他说了声‘嗨’，然后走到隔壁，拿出一把轻便的椅子，让我坐下。然后他指出了地窖其他部分发生的情况以及负责人，让我‘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罗尼克回忆道，“他给了我一包‘海岸观察者’的急件。来自澳大利亚并告诉我准备一份日本针对莱城（新几内亚）意图的摘要。我认为从这个‘垃圾’中得到的任何猜测都会和其他猜测一样好。”

四小时后，罗什福尔指出中尉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错误的，并解释了原因。罗尼克脸红了，感觉很不舒服。罗什福尔咧嘴一笑。“然后，”罗尼克说，“他像往常一样傻笑，表明他在开玩笑，而且在没有‘模式观察’背景的情况下，这种情报猜测工作没有真正的答案。”罗尼克说，在认识到草率下结论的危险性的同时，他还了解了罗什福尔的一些情况，罗尼克说，罗什福尔“轻轻地让我失望，我对他产生了信心”。“他太棒了。从那时起我就向他发誓，我永远不会让他失望。总是一副冷静的态度，从不对下等人说严厉的话，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一点幽默的光芒。”²⁸

罗什福尔的训练努力得到了回报。战争开始四个月后，海波站已成为美国海军的密码破译活动中心。根据战时 ONAV 历史记录，在 12 月底从 Negat 和 Cast 收到数千个添加剂后不久，“檀香山就开始全面生产，在四个月的时间内恢复了超过两万五千个文本添加剂”。“到二月底，科雷希多和檀香山都可以看到一些流量。”3 月份，当 Station Negat 切换到当前流量时，密码分析活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COPEK] 调度显示来自所有三个单位的大量信息：每天数百个添加剂、长长的代码恢复列表以及越来越多的日语消息全文翻译。”²⁹

当卡斯特的残余人员从科雷吉多撤离时，代码值的恢复速度仅略有放缓。然后一个重新配置的解密网络出现了。经过一段痛苦的旅程后，演员的负责人法比安中尉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在那里组建了一个新的联合剧团。它由来自该国密码破译机构的澳大利亚密码分析师以及他能召集的尽可能多的前演员同事组成。³⁰ Fabian 的服装代号为 Belconnen，与其相关的澳大利亚广播网站有关。³¹

总部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海军太平洋部队指挥官南太平洋 (COMSOPAC) 的最新成员分发每日情报摘要。该职位首先由海军中将罗伯特·L·戈姆利担任，后来由海军中将哈尔西担任。直到 4 月 8 日科雷吉多的最后一个情报小组被撤走之前，Cast 密码分析员可以在两

个地点找到：墨尔本和科雷吉多。与此同时，英国密码分析人员继续从科伦坡、锡兰恢复密码值，直到 2 月 15 日新加坡陷落后他们撤回的地方。³²

有一段时间，这些分散的单位能够很好地合作。他们汇集知识并互相依赖以获得某些帮助。OP-20-G 和 Station Hypo 之间相对密切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今年三月，当内加特开始实时破译密码时，华盛顿与珍珠港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然而到了四月初，距离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分裂还有几周的时间。海军偷工减料的联合作战行动继续发挥作用。它将很快在珊瑚海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测试。罗什福尔的密码破译者就在其中。

母猪耳朵里的丝绸钱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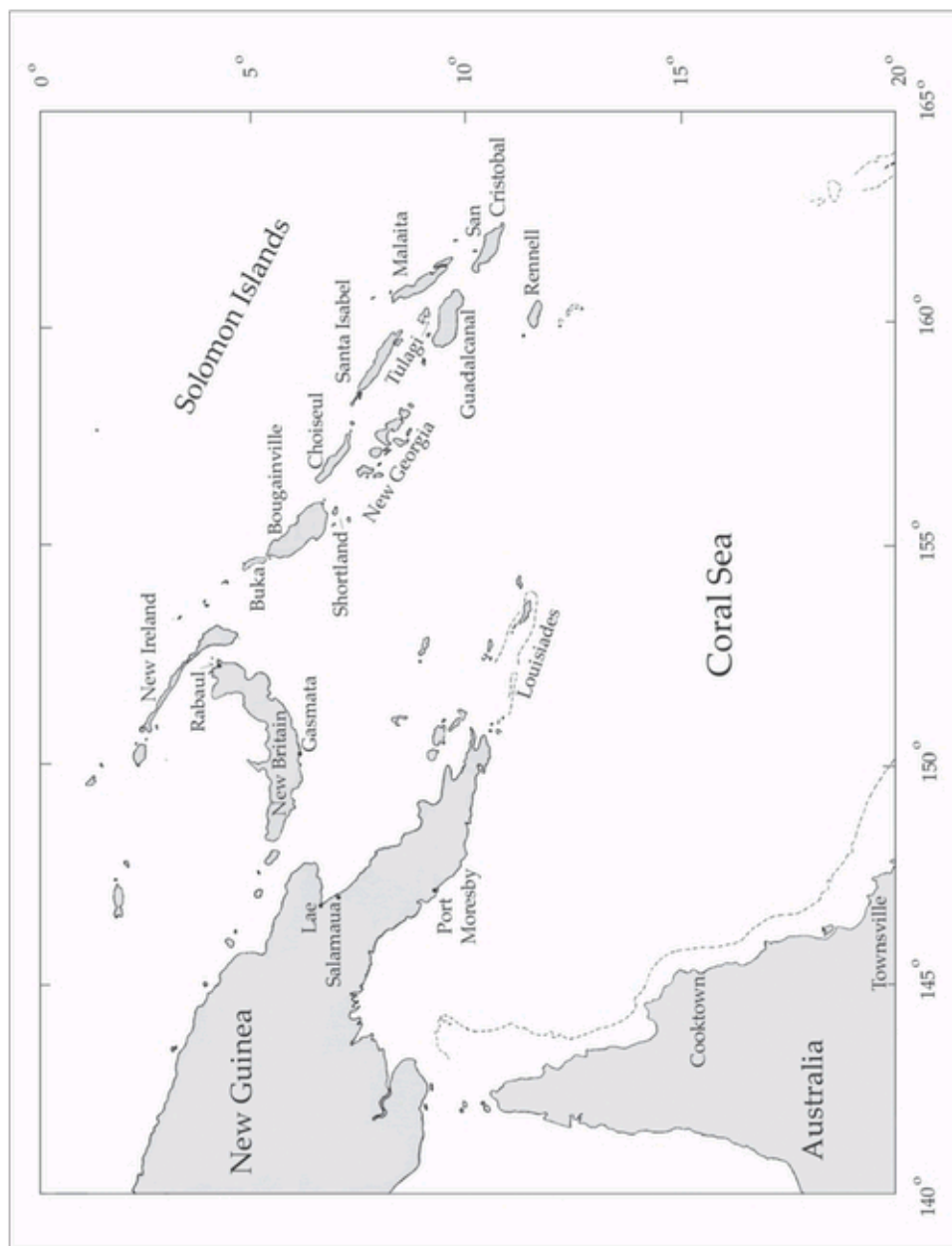
在地下室，我们在珊瑚海的氛围中生活、呼吸和计划。

——威尔弗雷德·J·“贾斯珀”·福尔摩斯

春天，罗什福尔发现自己在两条战线上打仗。他全力投入对日战争，现在还必须应对另一场不是在太平洋而是在华盛顿的战斗。这似乎是针对他的，或者至少他很清楚这是针对他的。罗什福尔感觉到，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在 1942 年 1 月警告过他的窃窃私语活动又开始了。美国海军总司令部的一些人再次暗示，海波以及罗什福尔可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被日本无线电欺骗所欺骗。

该活动以一份题为《通讯中的黑魔法》的秘密出版物的形式发起，该出版物由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霍恩中将签名。¹但据萨福德称，OP-20-G 负责人早已卸任，该出版物由他的继任者约翰·雷德曼中校赞助和监督。²这份长达 28 页的文件于 4 月份分发给许多通讯官员，其中无疑包括罗什福尔，据称是一份内情表，提醒他们注意德国人和日本人使用的欺骗技术。

该手册的一部分带有挑衅性的副标题：“日本人给我们画了一幅图画吗？”它并没有努力记录敌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使用无线电欺骗的情况；然而，它指出，日本海军在 1941 年期间用虚假信息填充了其电路，改变了通信程序和呼号，从大西洋和太平洋撤回了商船，并保持了无线电静默。该手册没有明确指控海波被日本人愚弄。它只是问：“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积极的‘广播图画’吗？”然后这个问题就悬而未决了。其中的暗示大家都清楚。奇怪的是，《黑魔法》出版后不久，萨福德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做出了回应，这是一篇匿名文章，他在其中为海波辩护，并试图揭穿日本人使用无线电欺骗的观点。他指出，霍恩引用的例子并不是欺骗的例子，而是“敌对行动即将来临的积极迹象”，每个人都可以理解。



珊瑚海

罗什福尔没有直接向《黑魔法》出版物发表讲话，但他显然与他的老朋友萨福德分享了他对此事的看法。萨福德在 1944 年写道：“罗什福尔和珍珠港的其他军官对他们的名誉被玷污的可鄙方式感到愤怒。”³

无论罗什福尔对“黑魔法”有何看法，1942 年春天，罗什福尔都太忙了，无法让它分散他的注意力。自2月5日以来，驻扎在拉包尔的日本战机一直在袭击澳大利亚位于新几内亚西南海岸的重要基地莫尔兹比港。如前所述，占领莫尔兹比将使日本海军的飞机进入澳大利亚重要地点的轻松攻击范围，并使日本深入西南太平洋。

在华盛顿，金海军上将将澳大利亚、附近的新西兰以及整个西南太平洋的安全视为他的首要任务。⁴但他不仅仅担心该地区的安全。莫尔兹比港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COMINCH 向尼米兹发出了一份急件，反映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安全问题。金设想了“对中途岛、瓦胡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澳大利亚东北部，可能还有[美国]西海岸和加拿大进行猛烈袭击的可能性”。⁵说金思想分散是轻描淡写的。

尽管如此，他刚刚还是通知尼米兹要对各个方向保持警惕，包括他自己的后院。尼米兹和金一样担心欧胡岛。他认识到该岛距离应有的“坚不可摧的堡垒”还很远，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加强其整体安全。他保持着稳定和冷静，对危险保持警惕，但并不惊慌。他的镇定自若与夏威夷陆军新任指挥官德洛斯·埃蒙斯中将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说金以尽可能广泛的笔触描绘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危险，看到了太平洋盆地几乎每个地区的危险，那么埃蒙斯的关注点就狭隘了。他的画布是欧胡岛。他看上去很焦躁，几乎惊慌失措，他立即向华盛顿的上级传达了这种心态。1942 年 2 月 19 日，埃蒙斯对华盛顿表示：“日本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有能力仔细权衡[夏威夷]的战争局势，并为夺取瓦胡岛制定合理的计划。”埃蒙斯担心“他们会首先夺取瓦胡岛”。该集团的一个或多个离岛作为针对欧胡岛的行动基地”，然后占领珍珠港。⁶

这些担忧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到三月底，除了轰炸珍珠港外，日军还占领了英属婆罗洲和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的军队正在缅甸推进，即将完成对菲律宾的征服。日本战机继续袭击莫尔兹比岛，而在更西边，一支大型日本海军舰队据信正驶向印度洋。美国海军不太清楚日本下一步要袭击哪里。

海军的指挥小组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直到 4 月 2 日，罗什福尔的团队承认对帝国海军的下一步行动感到困惑。海波的交通分析师在每日总结中写道：“目前东南亚所谓打击力量的当前位置和可能目的地尚不明确，”并补充道，“电话或收件人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因此无法预测他们将前往东南亚。”印度洋或澳大利亚。”⁷尼米兹的新战争计划官员林

德·麦考密克上尉在上个月接替了麦克莫里斯上尉，他注意到日本海中存在一支日本潜艇



中队，并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解读茶叶，暗示日本可能会准备进攻西伯利亚。⁸

三天后，当南云的“木户舞台”——本质上是12月7日袭击珍珠港的同一支打击力量——在孟加拉湾猛击锡兰的科伦坡，击沉两艘英国巡洋舰时，日本的意图就明确了。4月6日，日本海军继续袭击印度东海岸附近的盟军船只，导致尼米兹的一些战争策划者得出结论，帝国海军即将将其主要活动转移到印度洋。“日本人致力于在孟加拉湾发动海上进攻，”一位策划者在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日志（通常被称为灰皮书）中写道。⁹

当南云的打击力量在印度洋寻找目标时，美国海军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发现了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迹象。海军的司令部专家现在开始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估计日本正在酝酿一项全新的行动。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3月25日，当时墨尔本和珀尔的密码分析人员解密了南海空军指挥官命令他的战斗机协助“RZP 战役”的消息。Belconnen 或 Hypo 没有人听说过 RZP 活动。然后，4月8日，罗什福尔的团队解密了一次拦截，指出南云集团六艘舰队航母之一的加贺号已计划前往 RZP。罗什福尔在给尼米兹、金和 OP-20-G 的消息中表示：“RZP 就是莫尔兹比。”¹⁰

为了得出这个结论，罗什福尔发挥了他所有的分析能力。正如他现在的做法一样，他通过推理和猜测的结合以及罕见的填空能力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种工作方式让莱顿感到惊讶。莱顿说：“很快，信使就会送来一份未完成或未理解的解密副本。”“它包含许多空白——它会说：‘某某’、空白、空白、空白、‘某某’、空白。我会打电话给乔说：“你知道这些空白是什么吗？”他会说，‘不，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正在研究它们。但我有预感，其中的第一个空白代表’——他会使用日语单词——“第二个空白可能是‘某某单词（日语），等等——“但我不”不知道这个”¹¹（原文强调）。

正如前面所详述的，罗什福尔的情报分析是他出色的特殊技能。他“并没有试图做出太多预测，除非他有具体的证据作为预测的基础。可能是碎片化的。但这就是他的能力——用母猪的耳朵制作丝绸钱包，”正如汤米·戴尔所说。“关于珊瑚海的早期信息完全可以用与正确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了解日本人的性格以及这个、那个和其他，使他能够理解正确的含义。”¹²

无论罗什福尔如何理解 RZP，他的派遣都很重要，原因有二。正如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John Lundstrom）所观察到的那样：“*加贺号*将于四月底驶往新不列颠地区的消息首次具体表明日本正在计划在南太平洋采取进攻行动。”¹³

此外，罗什福尔的 RZP 声明为日本目前正在形成的意图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周以来，Hypo、Cast和 Belconnen 分析师一直在煞费苦心地研究帝国海军用来指定特定地理位置的二字符和三字符术语（有时称为二字母/三字母术语）。他们得到了日本人的可预见性的帮助。几周前，Hypo 的分析师确定以 A 开头的标志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和北太平洋的属地；3月11日，他们确定了中途岛为AF，约翰斯顿岛为AG，欧胡岛为AH，珍珠港为AK。¹⁴

然后，3月23日，科雷希多岛站的残余人员在4月8日逃亡前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向 OP-20-G 和罗什福尔分发了一份有向图列表，扩大了太平洋已识别区域的范围。/trigraph 指示符涵盖七十多个领域。事实证明，日本人在指定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所罗门群岛的目标时一直使用字母 R。其中，RR是拉包尔，RXS是西南太平洋的努美阿，RZM是新几内亚北岸的莱城。然而，RZP 被列为未知。¹⁵

当罗什福尔于4月8日通知海军高层他认为 RZP 就是莫尔兹比时，谜题开始逐渐清晰。几天前，海波的交通分析师发现了他们所说的“许多迹象表明拉包尔即将发起进攻”。这些迹象源于无线电通讯，显示“空中补给机从特鲁克到拉包尔的移动，以及空中力量从西部转移到拉包尔”。¹⁶这个谜题似乎已经解决了。拉包尔是日本海军强大的南海舰队的所在地，由井上茂吉中将指挥。它也是一个天然的行动集结地。所有进入基地的硬件都表明正在为某个地方的重大战役做准备，很可能是莫尔兹比港。罗什福尔大概是这么断定的。

但金、尼米兹和他们的高级副官生活在一个与罗什福尔不同的世界。他们毫不怀疑帝国海军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他们不能仅仅因为罗什福尔这么说就认为目标是莫尔兹比。他们需要更强有力的确认，但这并没有到来。4月8日之后，三字母 RZP 退出无线电通讯，促使一些海军规划者考虑其他可能性——相反，帝国海军可能正在考虑位于莫尔兹比港以东的所罗门群岛、埃利斯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目标。^{17号}

莱顿不同意。虽然承认这些地区可能是次要目标，但莱顿在四月中旬将焦点重新转移到莫尔兹比，告诉尼米兹“敌人正在考虑一场战役.....”。。。。可能是针对莫尔兹比岛和图拉吉岛，“指的是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所罗门群岛地区的一个岛屿”。¹⁸换句话说，莱顿的想法是双重目标：日本人将夺取莫尔兹比岛和图拉吉岛。但雷顿只是猜测；海波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证实双重攻击的想法。

到四月中旬，海波的密码破译者只能填补他们收到的许多拦截信息中的一些空白，但这足以构建一幅在拉包尔集结的部队的更详细的图景。那里堆积物的规模让他们感到惊讶。他们知道舰队航母加贺号即将抵达；现在，他们收到了信号，提醒他们轻型航空母舰翔峰号（尽管他们误将其误认为是龙角号）即将乘坐飞机从横须贺飞往拉包尔。更多令人震惊的消息接踵而至。

在“看到”加贺号和翔凤号驶往拉包尔地区的途中不久，罗什福尔的分析人员发现他们所谓的“老前辈”再次出现在交通中：日本海军强大的 CarDiv 5、大型舰队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都出现在交通中。参加过珍珠港袭击以及最近袭击科伦坡和印度洋其他目标的退伍军人。¹⁹ Hypo 将 CarDiv 5 放回横须贺附近的帝国水域，发出的信号使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推断它可能前往拉包尔。

Hypo 的推论是流量分析的一个经典例子。直到最近，翔鹤号和瑞鹤号还一直在与吴市和日本本土的其他海军基地进行“对话”。不再。罗什福尔解释说，他们“现在正在与特鲁克或拉包尔进行谈判”。“呃，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嗯，目的显然是他们与特鲁克或拉包尔有一些交易，这只能用于未来的行动，他们正在向该地区或通过该地区移动。”²⁰

但如前所述，流量分析有其局限性。它可以提出可能性，但不能总是证实它们。目前 CarDiv 5 的目的地无法确认；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驶向拉包尔。罗什福尔认为翔鹤号和瑞鹤号的出现符合现在开始出现的一种模式：日本海军大规模、全面地从印度洋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向西南太平洋移动，向拉包尔、向RZP战役迈进。

在罗什福尔的估计的推动下，并在贝尔科南和内加特的类似报告的支持下，尼米兹于 4 月 17 日召集他的幕僚讨论帝国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作为一个可行的假设，他接受了罗什福尔的假设，即第五分队将加入在特鲁克和拉包尔集结的部队，几乎肯定是为了向南大规模推进。“预计日本将使用多达 4 艘航空母舰，并配备合适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以及来自拉包尔地区的陆基空中力量，”舰队战争计划参谋部新成员 JM 斯蒂尔上尉在报告中写道。灰皮书补充道：“我们正在计划反对。”²¹

尼米兹向金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假设莫尔兹比确实是日本的目标，他告诉 COMINCH，他预计日本将在四月底左右开始的战役中组建一支至少由四艘航母组成的舰队。他提议将两支航母特混舰队调入珊瑚海阻止其前进——第11特混舰队，由海军少将奥布里·菲奇指挥，驻扎在列克星敦号上；第 17 特遣部队由约克城号上的弗莱彻少将指挥。作为两人中年长的弗莱彻将指挥。²²

国王同意了。他与尼米兹的分歧只是在时间上，声称特鲁克的航母“将莫尔兹比作为五月第一周海上攻击和可能的陆地攻击的目标”。²³现在，美国和日本海军之间的首次重大交

战已经拉开了序幕。它将在新几内亚以南、澳大利亚以东的珊瑚海进行。帝国海军似乎占据了优势。至少尼米兹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根据罗什福尔的评估，尼米兹认为他的航母数量将是四比二。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事实上，几周后他也不知道，但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罗什福尔和他的密码破译者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是一个疏忽。他们未能完全翻译——更准确地说，填补所有空白——第五航母师向指挥第四舰队（通常称为南海舰队）的井上中将发出的重要派遣信息。该消息让井上知道CarDiv 5将在第四舰队的战斗序列中取代加贺号，而不是对其进行补充。因此，尼米兹的特遣部队将面对不超过三艘航母——两艘舰队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和一艘轻型航母（翔凤号）。²⁴

尼米兹也并不明确知道莫尔兹比港是帝国海军的目标。这只是每个人的最佳猜测。他也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只有一个目标，或者像莱顿怀疑的那样发动双重进攻。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海波的联合分析师虽然技术精湛、工作勤奋，却无法



得出无可辩驳的证实。

尼米兹的信息缺口反映了截至 1942 年 4 月中旬的通信情报状况。罗什福尔在瓦希亚瓦的无线电人员无法拦截所有信息。许多消息被遗漏，因此，许多关键信息没有到达尼米兹和金。这一切都不是任何人的错。Hypo 所能拦截的信号量受到技术和人力的限制。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操作它们的接收器和无线电人员大约增加了一倍，但海波仍然缺乏足够的人员和机器来监听帝国海军使用的每个相关频率。

尽管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人员已经破解了保护 JN-25(b) 代码的密码，但他的密码破译者仍然面临着数以万计的身份不明的代码组。在使大量消息可读之前，他们需要填写大量空白。他们总是可以依靠流量分析，但最终他们仍然必须做很多猜测。²⁵

鉴于他做出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存在不确定性，尼米兹对海军在珍珠港的情报行动抱有复杂的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情报机构的总体状况并不是最好的，”斯蒂尔上尉的“运行估计”中的一个条目写道，“运行估计”是灰皮书的另一个术语，也是尼米兹思想的晴

雨表。“我们获得了出色的无线电情报和通信情报，但我们尚未采用 CINCPAC 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²⁶（原文强调）。

尼米兹没有详细说明他的情报系统的缺点，但他似乎并没有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罗什福尔。他对罗什福尔的看法有所改善。与他们最初的遭遇相比，情况几乎不可能变得更糟。尼米兹发现了通信情报的潜力，可以提高他的思维能力。他认识到如果海波的工作被敌人知道可能会造成巨大伤害，因此他对该部队的活动严格保密，甚至不让他的一些指挥官知道该组织的存在。

CINCPAC 的严格规定限制了罗什福尔可以进行的沟通。例如，他无法直接联系特遣部队指挥官。²⁷这一特权完全属于分配给太平洋舰队的适当军官。只有他们才能通过海军总舰队无线电广播（被海军通讯员指定为“福克斯”）发送经过尼米兹或他的一位高级副官批准的信息。作为太平洋司令部的情报官员，雷顿可以通过福克斯与海上指挥官进行沟通，但罗什福尔却不能。

尽管如此，罗什福尔仍拥有充足的通讯手段。他的主要信息工具是每日情报摘要，这是一份无线电通讯汇编，反映了前二十四小时截获的日本海军信息的要点，每天早上发送给舰队情报官员。

为了传播快速突发的信息，罗什福尔可以“广播”——海波行话，指该部队全天通过 OP-20-G 无线电发送的紧急信息流，并且总是将副本发送给尼米兹。罗什福尔还制作了一份广播文摘，总结了每天的主要发现。它几乎逐字逐句地传达给了太平洋舰队，但没有任何暗示这些话的出处。而且，正如所指出的，他经常与雷顿聊天，使用他们的安全电话提醒他的朋友正在发生的事态发展，扩大已经分发的消息，并分享问题。

反过来，雷顿也充分利用了从罗什福尔那里得到的一切。他在早上向尼米兹传递了最引人注目的物品，如果消息属实的话，他会一整天都传递给尼米兹。雷顿还利用海波的报告来制作他每天制作的 *舰队情报公报*，以便分发给特遣部队指挥官。通过这种方式，Hypo 生成的信息就以伪装的形式传给了海上的美军。为了维护安全，Hypo 的材料均来自匿名来源。

指挥官们从来都不是明智的，尽管有些人有所怀疑。无论他们官方知道什么，许多人仍然对密码破译和密码分析持悲观态度，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它们的依赖程度。罗什福尔没有抱怨。他本人出于安全考虑，支持尼米兹的限制。“我会将[信息]提供给雷顿，”罗什福尔解释道。“或者更确切地说，雷顿会收到它，雷顿会采取行动，但据我所知，雷顿从未提到过我们的组织。”²⁸罗什福尔衷心赞同。

他有自己的信息网络。其中包括 COPEK，这是海军的秘密加密通道，连接 Hypo、Belconnen（以前称为 Cast）和 Negat，用于交换技术情报数据。莱顿、戴维·W·巴格利司令（刚刚接替了布洛赫上将的职务）以及来自华盛顿的各种急件让他随时了解太平洋司令部总部和其他地方的最新动态。但罗什福尔并不总是了解情况，4月17日晚，他的下属军



官们沮丧地发现了这一点。

当晚，罗什福尔在 CINCPAC 总部开完会议后回到地下室。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哈尔西第 16 特遣部队（由企业号和太平洋新航母大黄蜂号组成）的飞机将在 4 月 18 日晚（檀香山时间）轰炸东京。过去，海波号曾收到航母袭击的警报，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以便瓦西阿瓦的无线电人员能够收到目标的天气报告。这次不行。

这一次，金和尼米兹觉得有理由决定保守秘密。这次行动就是现在的传奇袭击行动，詹姆斯·H·杜利特尔中校率领 16 架 B-25 轰炸机飞越东京、名古屋、横滨、横须贺、神户和大阪的目标。他们不希望潜伏在附近的日本海军出现任何问题。这种想法并没有让 Hypo 的首席流量分析师托马斯·哈金斯（Thomas Huckins）平静下来。他为自己没有更多时间而感到恼火。

哈金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他负责测向和拦截日本信息，并负责为瓦西阿瓦的无线电硬件配备人员。但他的经营预算有限，尽其所能地全天候轮换有限的人员。如果有适当的通知，他本可以改变日程安排，并在 4 月 18 日晚上增加一倍的值班时间。由于通知时间短，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召集足够的假名操作员来覆盖日本海军的几个无线电电路。出于多种原因，这是不幸的，尤其是其中一个原因。

由于拦截能力有限，海波号将无法利用袭击后不可避免的日本海军的大量交通。这意味着海波能够通过 CINCPAC 传递给企业号的有用无线电情报数量将受到限制，罗什福尔的一位语言学家斯洛尼姆中尉担任哈尔西的常驻语言官。负责跟踪日本海军船只动向的斯洛尼姆会欢迎他在海波地下室的朋友们的报告。那天晚上他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4 月 18 日晚，过了好几个小时，无线电人员才生成了大量的拦截信息供 Hypo 的分析师进行处理，但到那时为斯洛尼姆提供帮助已经太晚了。幸运的是，他不需要帮助，因为哈尔西毫发无伤地离开了。²⁹

瓦西阿瓦拦截人员付出的额外努力并没有白费。4 月 18 日晚间从空中撤出的日本海军通讯可能并未导致哈尔西逃跑，但它们确实为 CINCPAC 提供了重要信息。他们证实了罗什福尔早些时候的怀疑，即南云的木户舞台已经离开印度洋并返回帝国水域。事实上，它回来的时候正好加入了对哈尔西的搜寻。截获的信息还显示，日本强大的第二舰队以及井上中将率领的第四舰队的部分舰艇正在北太平洋巡逻，试图阻止哈尔西。他们狩猎了好几天。³⁰

回到珍珠港，罗什福尔的分析师得出了他们认为显而易见的结论。井上的部队无法在北太平洋巡逻，也无法在拉包尔为西南太平洋的战役做好准备。莫尔兹比战役将被推迟。³¹但事实证明，这种停顿是短暂的。无线电通讯显示帝国海军迅速恢复了 RZP 战役的准备工作。³²罗什福尔于 4 月 21 日得到了他一直在等待的关于翔鹤和瑞鹤的确认。

就在那时，Wahiawa 的无线电员截获了一条发送给 CarDiv 5 的消息。Rochefort 的分析师通常很难阅读任何特定消息的 10% 到 15% 以上。他们解密了足够多的信息，得知 Car Div 5 已从 *Kido Butai* 上脱离，并被命令前往特鲁克，在井上海军上将的指挥下，与第四舰队一起执行任务。³³

海波的发现被一次失误所抵消。4 月 22 日，罗什福尔的分析人员正确地看到了特鲁克-拉包尔地区兵力集中的“证据”，其中包括 CarDiv 5、CruDiv 5 和轻型航母 Shoho。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海波的分析师们重复了之前的错误，他们再次错误地将加贺号和春日丸号航空母舰纳入第四舰队。³⁴如果得到证实，井上将拥有五艘航母，而弗莱彻只有两艘。

两股对立势力之间日益扩大的航母差距引起了地下室分析人士的注意。罗什福尔对此感到困扰，几乎所有其他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也一样。他们看到两个实力悬殊的战斗者之间正在形成一场不公平的战斗。贾斯珀·霍姆斯认为罗什福尔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弗莱彻的胜算。他建议他的上司前往太平洋司令部总部，并向尼米兹建议，哈尔西现在正乘坐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从东京袭击返回珍珠岛，抄近路绕过珍珠岛，高速驶向珊瑚海。“[罗什福尔]以典型的愤世嫉俗的言论对我的无礼建议不屑一顾，”福尔摩斯回忆道。“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罗什福尔解释了阻碍这种绕行的困难——物流的复杂性、油轮的短缺以及燃料短缺的危险。他讲道，成功的行动需要智力以外的许多要素。“像大多数海军和军事情报官员一样，”霍姆斯后来写道，罗什福尔“赞同情报组织应该收集、整理和传播信息而不是试图做出行动决策的原则。”³⁵

罗什福尔对于先前讨论的这项授权是否正确仍将是持续数十年的更大辩论的一部分。福尔摩斯计划的可行性没有经过测试。罗什福尔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证明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他有更优越的论据，而是因为事件的发展方向。事实证明，井上在南海部队中并没有五艘航母；他只有三个。但截至 4 月 22 日，罗什福尔和尼米兹都不知道这一点。

尽管海波的情报可能存在缺陷，但它为尼米兹 4 月 22 日的“形势估计”提供了基础，这一评估通过福克斯转交给弗莱彻，目前弗莱彻正在率领第 17 特遣队前往珊瑚海；指挥第 11 特遣部队的菲奇也在前往珊瑚海的途中，两个中队将于 4 月 30 日在那里会合。尼米兹对他的观点仍然持谨慎态度，将莫尔兹比港描述为日本“可能的目标”，并补充了他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进攻]只会针对莫尔兹比，还是莫尔兹比和所罗门群岛？”或者，他想知道，它是否也包括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³⁶

■■■■

如果珀尔需要更多证据来证实日本努力的规模，4 月 24 日他们就得到了证据，当时罗什福尔最新的密码破译者之一、日本语言学家乔·芬尼根 (Joe Finnegan) 发现了一个新组织“MO 掩护部队”的提及。³⁷芬尼根在解开井上中将发给入侵部队的一份派遣信时发现，井上为即将到来的珊瑚海战役分配了一系列特殊呼号和代号。它列出了至少七支独立部队：MO 舰队、MO 占领军（列出两次）、MO 攻击部队、RZP 占领军、RXB 占领军、RY 占领军。

RZP 卷土重来，自 4 月 8 日以来首次出现在无线电流量中。这很有帮助。它似乎带来了一丝清晰，强化了 Hypo 长期以来的观点，即 RZP 就是莫尔兹比。RXB 不是问题。这是图拉吉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北海岸所罗门群岛的一个小岛。³⁸雷顿和尼米兹早些时候推测日本人可能有两个目标。他们就这么做了。他们将试图占领莫尔兹比岛和图拉吉岛。RY 是一个谜题。据推测它在吉尔伯特家；事实证明，它是吉尔伯特群岛以西的两个小火山岛，毗邻美国通往澳大利亚、海洋和瑙鲁的补给线。

最大的问题是关于 MO。它指定了什么？没有人听说过它。情报官员感到困惑。为什么 MO，无论它是什么，都值得至少四支占领军？这是莫尔兹比港的另一个称呼吗？如果是这样，RZP 是什么？还是 MO 指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MO 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帝国海军的总体战略决不被认为是确定的。斯蒂尔上尉在太平洋司令部的战争计划日记中写道，“出现了一些迹象，这可能意味着印度战区将恢复海军活动”——考虑到南云的

打击部队刚刚返回帝国水域，这是一个奇怪的建议。³⁹据报道，CINCPAC灰皮书中的一个条目表明，日本“现在可能正在改变他们的努力方向，从拉包尔向东，而不是向南。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⁴⁰确实如此。第四舰队正在南下，但去哪儿呢？

为了解决 MO 问题，罗什福尔将对这两个假名图的调查转交给了他的两位顶级语言学家拉斯韦尔和芬尼根。精通日语，擅长密码破译，又具备一定的密码分析能力，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团队。在实践中，幸运的是，由于性格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他们相处得很好。它们是一项对立的研究。

拉斯韦尔有条不紊、煞费苦心、严密逻辑，他的密码破译就像一位国际象棋棋手在想象中的棋盘上智取对手。“他的办公桌上通常什么都没有，除了他当前的难题，”贾斯珀·霍姆斯回忆道。相比之下，芬尼根更具自由精神：高度直觉，喜欢突然的洞察力和疯狂的猜测。福尔摩斯回忆道，他“把自己关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旁边有两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 IBM 的打印输出、报纸、信息、皱巴巴的香烟盒、咖啡杯、苹果核和各种各样的材料，他专心地在这些桌子上搜寻，通常是用成功，因为他记得几天或几周前看到过一些零星的佐证证据。”

罗什福尔充分发挥了两人的优势。“芬尼根的预感经拉斯韦尔的围攻战术检验后，为下一步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福尔摩斯评论道。⁴¹MO 的情况就是如此。芬尼根坚称那是莫尔兹比港。这个两个假名的二合字母出现在名为德博因和米西马的信息中，这两个岛屿位于路易斯亚德群岛，是新几内亚东端的一连串十个火山岛，伸入珊瑚海。这些岛屿将成为日本水上飞机搜寻美国特遣部队的理想基地。路易斯群岛可以通过乔马尔海峡，日本军舰和运输船可以通过这个通道绕过新几内亚的尾巴，向北驶向莫尔兹比港。MO 必须是莫尔兹比。

但罗什福尔对此表示怀疑，或者至少假装如此。他经常扮演怀疑者的角色，迫使他的分析师进行更多挖掘并支持他们的论点。“当拉斯韦尔支持芬尼根时，罗什福尔被说服了，”霍姆斯说。⁴²CINCPAC 也是如此。

4 月 29 日，即 MO 有向图首次出现在交通中五天后，所有疑虑都消失了。罗什福尔的分析员解密并翻译了第 1 号行动命令，其中山本向井上、CarDiv 5、CruDiv 5 和他的第十一航空队传达任务：“MO 的目标将是首要的，限制敌方舰队的行动并将通过攻击边远部队和澳大利亚北海岸的各个地区来完成。帝国海军将竭尽全力运作，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罗什福尔评论道：“上述信息的含义是，CinC联合舰队在开始行动前夕告诫特遣部队要尽最大努力。”⁴³该消息还表明，RZP 和 MO 均代表莫尔兹比；RZP 是莫尔兹比的地理标志，MO 是莫尔兹比任务的代号。

罗什福尔的分析人员根据一号行动命令和随后迅速发出的相关消息拼凑出第四舰队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和目标。从这些解密和其他解密中得出的是三支入侵船队在特鲁克和拉包尔集结的照片，全部由井上中将领导，准备出发，其中一些已经从特鲁克驶向拉包尔，并指向更远的南方。

最大的车队将前往莫尔兹比港，这是该战役的最终目标。MO入侵部队在轻型航空母舰**翔峰号**及其护航舰的掩护下，将沿着新几内亚东海岸向南航行；占领新几内亚最东端的德博因岛、萨马莱岛和路易斯群岛的其他岛屿；然后进入珊瑚海，前往莫尔兹比。

当MO部队驶向珊瑚海时，第二支入侵部队将向东航行，并于X零7天（5月3日）占领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RXB），日本人因其优良港口而渴望该岛。一旦该岛被占领，图拉吉岛车队的一部分将在新几内亚附近重新加入MO入侵部队。与此同时，图拉吉岛部队的其他部队将从所罗门群岛向东驶入太平洋中南部，在那里占领大洋和瑙鲁（RY）。

为每支攻击部队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的是一支由CarDiv 5（**瑞鹤号**和**翔鹤号**）、两艘重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组成的打击部队。如果一切按照海波预期的方式进行，这支部队将从西北进入珊瑚海，护送入侵运输船，同时监视该地区任何盟军海军的接近。入侵、占领和打击这三种力量协同作战，将绕过新几内亚的东端，向北驶向莫尔兹比。

罗什福尔和他的Hypo分析师并没有把一切都弄对。正如已经指出的，他们在井上的第四舰队舰队中投入的航母比他拥有的还要多。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是海波没有注意到**瑞鹤号**和**翔鹤号**不会随入侵部队从西北方向前进，而是分别从东北方向、从弗莱彻的右翼前进。弗莱彻几天后就会亲自发现这一点。

抛开失误不谈，海波现在为CINCPAC和COMINCH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估计，以确定第四舰队舰艇运动的方向和时间。1942年4月27日，海波报告称，日本似乎准备更改其代码和船舶呼号——通常在重大袭击之前采取的行动。日本人确实更改了他们的呼叫列表，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将旧的JN-25(b)代码又保留了一个月，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使美国海军代码破译人员能够继续实时读取IJN流量的主要部分。

由于船只的进出违背了第四舰队的时间表，罗什福尔开始广播，向金和尼米兹传达了新的进展。4月30日，他提醒金、尼米兹和贝尔科南注意“‘RZP’占领军行动命令#1”，该命令报告称，两艘日本海军运兵船将“在不到7天的时间内从拉包尔Xray出发，在德博因群岛附近与塞班岛基地部队会合”[“预计在负5天后到达德博因X射线。”⁴⁴](#)

根据这次拦截，运输船从拉包尔出发的时间被确定为5月3日，运输船与塞班岛部队（轻型航空母舰**Shoho**及其护航舰）的会合时间为5月5日，入侵莫尔兹比港的时间为

X 天，或者5 月 10 日。早些时候入侵图拉吉岛的部队随后将进攻瑙鲁和大洋群岛，如果一切按照日本计划进行，将于 5 月 15 日占领这两个岛屿。

对抗日本海军舰队的是分别在*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周围集结的*第 17 和第 11 特混舰队*，以及英国海军少将约翰·克雷斯 (John Crace) 率领的由澳大利亚和美国巡洋舰组成的第三特混舰队。*约克城号*上的弗莱彻少将既是第 17 特遣部队的指挥官，也是所有三个特遣部队的总体战术指挥官。根据计划，弗莱彻和第 17 特遣队将于 4 月 30 日在喀里多尼亚附近与菲奇少将的第 11 特遣队会合，然后向西北前进拦截第 5 分遣队和莫尔兹比入侵部队。



“地下室的海图桌上堆满了新不列颠、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图。空气中弥漫着关于.....的谈话。。。莫尔兹比占领军和拉包尔，”霍姆斯后来写道。“我们在珊瑚海的氛围中生活、呼吸、谋划。”在上面，在大多数海军人员工作的地面世界中，没有人谈论珊瑚海。“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特殊问题，地下室外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龙卷风正在聚集。”⁴⁵他们很快就会听到这件事。

王来召唤

我们有点惊讶 [King] 会问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我个人感觉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乔·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和尼米兹来说，快速逼近的珊瑚海海战是一个令人全身心投入的现实。珍珠港事件的所有知情人都对此十分关注，这并不奇怪。这场冲突将是自 12 月 7 日以来两国战斗人员首次发生重大交锋。经过几个月的打了就跑的袭击，双方海军的前线部队现在将正面交锋。结果不会决定战争，但它似乎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帝国海军获胜，它将增强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实力，并可能毁灭斐济、萨摩亚、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这将危及澳大利亚。

在五千英里外的主力海军，金上将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COMINCH 并不怀疑这场迫在眉睫的战斗的重要性，他认为这场战斗对于盟军在南太平洋的安全至关重要。但对金来说，订婚只是他面临的众多危险问题之一。除了在珊瑚海的行动之外，他每天还必须关注大西洋上为阻止德国潜艇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现在摧毁了数百万吨运往英国和苏联的美国重要战争物资——以及与对德战争有关的许多其他问题。

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金与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陆军空军司令亨利·H·“哈普”·阿诺德一起制定了美国针对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军事和海军政策。与马歇尔和阿诺德一样，金也赞同罗斯福的“大西洋第一”的总体目标。该政策被称为“狗计划”，以前海军陆战长斯塔克于 1940 年提出的计划 D 段命名，该政策设想在太平洋采取防御姿态，而美国和英国的首要目标是击败德国和意大利。¹

到了五月，金解除了斯塔克的职务，斯塔克现在被调到伦敦指挥美国海军欧洲部队。斯塔克于 1942 年 3 月放弃了他的 ONAV 职务，他相信，在这位兼任 COMINCH 和 ONAV 帽子的顽强国王的带领下，战争工作将会进展得更加顺利。金始终是他自己的人，思想极其独立，但他仍然继续支持“狗计划”的目标，尽管有时很不情愿。²

但金并没有忽视太平洋。他寻找机会将资源转移到那里。他向尼米兹强加了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敦促他对日本人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同时警告他不要让海军宝贵的航母面临风险。金的矛盾有很多根源。金虽然同意首先对付德国，但他也认为让日本巩固自己的领土是错误的。他想让他们失去平衡，为以后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奠定基础。³西海岸的许多人担心帝国海军，希望对日本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⁴

尤其强大的压力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使，他们都担心遭到入侵。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考虑到他们的武装部队正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交战，而且英国在新加坡沦陷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两国不可避免地向美国海军寻求保护——特别是向金海军上将寻求保护。现在金必须成为一名政治家和海军战略家。他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并同意这两个国家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他承诺将在南太平洋保留一两艘航母。他实际上保证了他们的安全。海军历史学家小罗伯特·W·洛夫 (Robert W. Love Jr.)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受到来自不同来源和许多不同观点的压力，“金的处境绝对糟糕”。除了金必须应对的其他事情之外，“[罗斯福麻烦解决者]哈里·霍普金斯一直在北海俄罗斯车队问题上攻击他。”⁵

考虑到金面临的困难，他想要了解日本未来行动的最新情报也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向尼米兹表达这一愿望，他于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旧金山与尼米兹会面，这是他们在战争期间举行的众多会议中的第一次。当然，金可能认为他已经知道日本下一步的计划：大举进军西南太平洋，占领莫尔兹比后，攻击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他和尼米兹都认为这些步骤是“正如 CINCPAC 灰皮书 4 月 23 日指出的那样，这是征服整个澳大利亚的企图的一部分。”⁶

鉴于日本的战略形势，两位海军领导人都认为帝国海军将主要集中于建立其在西南太平洋的地位，至少目前如此。为了应对该地区的预期行动，金批准了尼米兹的提议，将美国海军的大部分进攻力量转移到珊瑚海地区，即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周围的海域。⁷

这样的部署只有一个问题：它将要求太平洋舰队许多最强大的战舰，尤其是其航母，部署在距夏威夷约三千英里的地方，这一转变将使关键的夏威夷-中途岛线仅得到薄弱的保护。尽管如此，金和尼米兹还是决定继续这条冒险的道路。原因之一是，截至 4 月 27 日，

海军的三个主要情报中心——海波、贝尔康宁和内加特——都没有发现帝国海军对美国在中太平洋或北太平洋的领地有任何新的或出乎意料的强烈兴趣。

但他们的说法正确吗？对日本海军优先事项的评估是否有根据？尼米兹总是有点警惕，从不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金也没有。自今年年初以来，金就一直担心中途岛和夏威夷相对暴露的位置，他毫不犹豫地将这种担忧转嫁给了尼米兹。然而，在旧金山会议期间，金并没有努力从尼米兹那里获取更多情报。

为了获得这些信息，金向罗什福尔求助，罗什福尔是珍珠港海波站海军密码破译部门的负责人。通过这样做，金引发了围绕乔·罗什福尔的另一场争议。金是否违反了自己的指挥系统，绕过尼米兹直接前往海波？或者他只是使用了一个更迂回的渠道来联系海波，从而给罗什福尔留下了直接联系他的印象（尽管是假的）？

罗什福尔毫不怀疑他是直接从金那里听到的。帝国海军撤出印度洋后不久，“我记得，我收到了来自 COMINCH 的一条消息，要求海波站对日本进一步或日本未来意图的估计，”罗什福尔说。尼米兹的名字出现在邮件标题中，但只是作为“信息副本”的收件人。罗什福尔和他的海波同事认为这个要求很不寻常，但他们很高兴。“我们有点惊讶 [King] 会询问我们的观点，”罗什福尔说。“我个人感觉，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⁸

一些人质疑罗什福尔是否收到过这样的信息，至少是直接从金那里收到的。舰队情报官雷顿是一位怀疑者。尽管罗什福尔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但他保护尼米兹以及他自己的特权。他知道指挥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国王级别的提督在下达命令或提出请求时，只会直接与其他提督打交道。“在我看来，这个消息并非源自金海军上将的办公室，”莱顿后来告诉海军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强调原文）。“金会向尼米兹讲话。”⁹

雷顿提出了另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信息可以到达罗什福尔，但似乎仍然来自金。两个月前，金就任海军作战部长，这意味着他不仅指挥舰队，还指挥海军的华盛顿部门，其中之一是 OP-20-G，该实体除其他外还指挥海波站。来自 OPNAV 的消息可能来自 King，也可能来自 OP-20-G 或其他 OPNAV 部门。“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为这是 OP-20-G 的请求，”莱顿说，“代表 CNO 进行这样的评估，以用于规划未来的拦截设施和人员需求。”¹⁰

莱顿的观点得到了长期研究金问题的海军历史学家洛夫的支持。“对于金来说，不经过尼米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洛夫说。“如果金直接与罗什福尔沟通，这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尼米兹也会发脾气。”¹¹

罗什福尔记忆中可不是这样的。他相信金实际上很难直接联系海波。战后见到罗什福尔的作家都赞成他的观点。他们发现这位前情报官员是一个迷人的讲故事的人，甚至有点异

国情调，但仍然是一个坚如磐石、实事求是的人，不会编造故事。¹²在塑造他们对太平洋战争的叙述时，他们接受了罗什福尔的版本，沃尔特·洛德（Walter Lord）也是如此，他是 1967 年畅销书《中途岛战役，难以置信的胜利》的作者。“四月中旬的一天，华盛顿传来了一条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洛德写道。“事实上，这是罗什福尔直接从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那里收到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通讯。COMINCH希望罗什福尔根据当前的拦截流量，给出他对日本海军意图的远程估计。”¹³

战后保存的任何华盛顿-珍珠港消息文件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消息。（但在战后的几个月里，数以千计的备忘录和信件被视为例行公事被销毁。）撇开消息的来源不谈，洛德在他的叙述中确实犯了一个错误：传递给罗什福尔的消息并没有在四月中旬到达；而是在四月中旬到达的。4 月 30 日，即珊瑚海海战前几天，它被交给了海波领导人。



对于 Hypo 的分析师来说，华盛顿这一传说般的消息是在最忙碌的时候发出的。六天前，即 4 月 24 日，他们从瓦西瓦发来的一系列拦截中发现了一个新组织，即“MO 掩护部队”。芬尼根和拉斯韦尔花了几天时间才确定 MO 和 RZP 以不同的方式代表莫尔兹比港。随后，4 月 29 日，罗什福尔的分析人员解密了日本海军的 1 号行动令，确认 MO 就是莫尔兹比。由此，海波小组已经能够拼凑出第四舰队在即将到来的珊瑚海交战中的战斗序列。现在，4 月 30 日，罗什福尔和他的船员收到了国王的请求。

罗什福尔全神贯注地追踪正在驶向新几内亚东南端的第四舰队的动向，他放下一切准备向金做出回应。他将此请求视为最高优先级，并指派了六名高级分析师来思考华盛顿的问题。¹⁴八小时后，团队（他本人以及戴尔、赖特、拉斯韦尔、芬尼根、哈金斯和霍尔特威克）完成了他们所谓的“海波对太平洋图片的评估”。这是一条长长的、由四部分组成的消息，日期为 4 月 30 日，并于 5 月 1 日通过 COM 14 的无线电连接发送到主海军的 ONAV，并将副本发送给贝尔科南和尼米兹。¹⁵

事实上，这条消息是发给OPNAV而不是COMINCH的，这一事实在后来的几年里并没有被忽视。它支持了莱顿-洛夫的观点，即信息请求源自海军作战办公室的一个单位，可能是 OP-20-G，而不是金本人。无论是谁提出这个请求，罗什福尔都对海波的答复感到满意。“这可能是我们六个人的综合意见，我对此负责，”罗什福尔说。“我对此负有责任。”¹⁶

金和尼米兹都没有对海波的第一点感到惊讶：“印度洋的主要舰队行动目前已经完成，”消息称。罗什福尔在两周前得出了这一结论，并将调查结果分发给 CINCPAC 和 OP-20-G。尽管这一发现与英国对日本继续在印度洋发动袭击的担忧相矛盾，但美国海军主要海军或太平洋司令部没有人不同意。¹⁷

金和尼米兹对海波的第二个结论感到更加惊讶，甚至震惊。日本人不会入侵澳大利亚：“没有迹象表明从爪哇、巴厘岛或帝汶到南部有任何大规模行动，”海波说，并指出了此类袭击将开始的地点。¹⁸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日本不再寻求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供应线的联系。日本进军西南太平洋仍将对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构成威胁。

海波的第三个要点重申了美国海军战争规划者已经知道的事情：日本强大的第四舰队，由一个航母师、一艘轻型航母、两个巡洋舰师以及众多驱逐舰和运输舰组成，正在行动中。它当时正朝着新几内亚东南部和路易斯群岛航行，途中前往莫尔兹比港，这是代号为 MO 的行动的一部分。为了确保没有人怀疑这个目标（几周前还存在争议），罗什福尔重复了一遍：“建议莫尔兹比为莫尔兹比。”

第四点引起了两位海军上将的注意。罗什福尔表示，刚从印度洋返回的帝国海军大部分力量正在本土水域集结——“现在可以执行进攻或防御任务。”他引用了蝙蝠部队 1 和 2（其中包括大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CruDivs 4 和 6；两艘舰队航母苍龙号和加贺号准备出击；和其他自家船厂的承运商，但“以 2 或 3 天的航行订单为基础”。¹⁹这些军舰会去哪里？从锚地出发，他们可以向南或向东移动。

在罗什福尔 5 月 1 日的评估之前，海军战略家可能会回答“南方”。他们本以为在日本本土水域集结的部队准备向南攻击所罗门群岛和珊瑚海岛屿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以支持第四舰队孤立澳大利亚的 MO 行动。罗什福尔并没有反驳这一论点，但他确实提请人们注意“东京对其他地区表现出的巨大兴趣”：太平洋中南部的坎顿岛、北部的贝克-豪兰群岛以及巴尔米拉岛。距珍珠港西南仅 990 英里。罗什福尔猜测日本海军的这些活动是为了支持 MO 运动，但他确实注意到了其他可能性。

放眼西南太平洋，他指出日本加强了对“夏威夷地区”和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无线电监视。他指出，今年早些时候，海波报告称，东京无线电通讯中的迹象表明阿留申群岛可能是日本行动的候选者，现在这些迹象再次出现。因此，在 MO 战役之后，“可用部队行动的第二个选择是袭击阿留申群岛，”罗什福尔写道。“目前这被认为不太可能，但以后肯定有可能。”²⁰

在后来的几年里，罗什福尔声称，海波的评估揭示了“一次与新几内亚附近计划的行动不同且截然不同的行动”，因此，“通常是我们中途岛获得的第一个信息”。²¹事实上，罗

什福尔的估计并没有那么严重。他没有提到中途岛，也没有提到太平洋中部。但他的评价仍然是有远见的。当帝国海军开始从西南太平洋转向东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水域时，它俘获了帝国海军。

罗什福尔的照片给海军的思维增添了令人不安的不确定因素。由于帝国海军在本土水域集结，准备向多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方向移动，因此很难假设未来日本的海军活动将仅限于新几内亚珊瑚海地区。因此，像金和尼米兹所考虑的那样，更难以证明以牺牲夏威夷-中途岛线为代价将美军集中在南太平洋的合理性。

金和尼米兹对“海波的评估”的看法并没有出现在海军记录中。罗什福尔从来不知道。正如洛德所说，罗什福尔再也没有收到金的消息。他收到的唯一评论来自 CINCPAC 总部。“我确实从尼米兹海军上将的一两名幕僚那里得到了负面回应，”罗什福尔说。“[他们]认为做出这样的估计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我的。”罗什福尔无法抗拒他标志性的讽刺，他说批评来自 CINCPAC 团队的“几位成员——哦，我们可以说是能力最差的成员”，他们说，这些人“并不完全欣赏我接手他们的工作”。功能，这是事实。”²²

这些批评者是谁？罗什福尔点名了两个人：尼米兹的首席计划官文森特·R·墨菲中校和战争计划官员斯蒂尔上尉。罗什福尔说，斯蒂尔“谴责”尼米兹“篡夺”了他的工作。²³

那么，历史的判决是什么？罗什福尔真的直接听到了金上将的声音，还是只是他的想象？虽然没有确凿的答案，但很难相信，如果金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正常沟通，尼米兹的幕僚会



对罗什福尔如此不满。

尽管一些 CINCPAC 工作人员对罗什福尔感到不满，但海波评估的要点进入了舰队的灰皮书。日记称：“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进攻预演正在进行中。”这位日记作者补充道：“虽然目前没有关于中太平洋和北太平洋行动的可靠信息，但远至珍珠港和荷兰港的所有阵地都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²⁴

尼米兹读过评估吗？毫无疑问，但他可能太忙于他的下一个项目而没有立即这样做。5月1日，即备忘录分发的同一天，尼米兹飞越 1,200 英里，来到偏僻的中途岛环礁，亲自检查其防御工事。5月2日，他一整天都在检查环礁两个小岛（东部岛和沙岛）的防御

工事。他参观了炮坑、机库、地下指挥所。他询问了军官和海军陆战队保卫者。他很喜欢他所看到的，并向他们承诺提供保卫这个地方所需的所有物资和援军。²⁵

为了防范大型飞艇袭击或其他类型的空袭的可能性，“尼米兹对中途岛的视察与未来中途岛袭击的任何迹象都没有关系，”莱顿后来写道。²⁶莱顿的这一主张是有根据的。截至 5 月 1 日，海波、贝尔科南和內加特均不拥有任何表明中途岛遭到陆地入侵的情报。

中途岛之行是金的主意。灰皮书 5 月 2 日指出，尼米兹是在“金表达了对该岛的担忧之后”才进行了这次访问。²⁷金的担忧与尼米兹一样，与他们对将如此多的太平洋舰队转移到西南太平洋的焦虑有关。海军历史学家 HP 威尔莫特指出：“就金而言，如果太平洋舰队要向南部署，中途岛就必须尽可能安全。”²⁸

事实证明，与金和尼米兹所做的计划或罗什福尔 5 月 1 日评估提出的可能性相比，事件对太平洋舰队的部署的影响更大。尼米兹于 5 月 3 日返回珍珠港，同一天，第四舰队的打击部队占领了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也是弗莱彻的约克城飞机轰炸该岛入侵部队的前一天。日本第四舰队司令井上海军上将随后得知美国航母特遣部队正在该地区。几天后，井上的中队和弗莱彻的中队就会全面交锋。

回到珍珠港，尼米兹可以看到海波号正在跟踪第四舰队的一举一动。但他和罗什福尔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分析师的一些估计是有问题的，这些估计通常基于部分解密的消息，遗漏了关键信息。那不是任何人的错。海波的密码破译者仍然只恢复了 JN-25-(b) 的五万个密码组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他们相信部分解密的消息总比没有好，并且已经习惯于做出有根据的猜测。“你必须猜测这些差距，”罗什福尔告诉沃尔特·洛德。²⁹但这可能存在风险，并且分发给 CINCPAC 的一些解密有可能误导弗莱彻。可能有三个人这样做了。

5 月 3 日至 5 日（当地时间）期间，弗莱彻收到了来自 CINCPAC 的两份电报，导致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误解了瑞鹤号和翔鹤号的行动和作战任务。一条信息错误地告诉弗莱彻，日本舰载机将很快袭击澳大利亚北部和一些南太平洋岛屿的陆地目标，以牵制盟军海军。第二份电报告诉他，第五分队正在向莫尔兹比港东南方向移动，以便于 5 月 7 日或 8 日（即预计入侵前两到三天）空袭莫尔兹比，这也是错误的。³⁰

但是，正如密码分析人员后来确定的那样，山本实际上命令瑞鹤号和翔鹤号去搜索可能位于珊瑚海或其附近的美国航母。弗莱彻通过无线电传播的错误信息源于对山本原始信息的错误解读，海波在解密中承认，“由于缺乏代码组，难以阅读”。³¹海波错误地填写了一些空白，并在这样做时无意中告诉弗莱彻日本海军飞机将击中陆地目标，而实际上他们正在寻找他。

第三次派遣也可能让弗莱彻误入歧途。5月4日袭击图拉吉岛后，他驾驶*约克城号*向南进入珊瑚海，与菲奇的*列克星敦号*会合，并考虑下一步行动。弗莱彻现在收到了来自 CINCPAC 的基于另一份 Hypo 解密的信息，该解密表明，如果日本人发现美国特遣部队，CarDiv 5 将与所罗门群岛的入侵部队会合，然后向南前进，可能通过路易斯群岛前往乔马尔海峡。

这个顺序似乎是有道理的。弗莱彻相信他被发现了。这样的举动将使“*瑞鹤号*”和“*翔鹤号*”能够加入入侵船队，并在其穿过新几内亚顶端的路易斯群岛，然后向北前往莫尔兹比时护航。然后，CarDiv 5 将按照先前的命令，处于有利位置攻击莫尔兹比。弗莱彻确信船队及其航母护航队正在从北部接近路易斯群岛，于是将特遣部队转向西北偏北的群岛，以拦截他们。5月6日早些时候，他驶向新几内亚东端，他以为 CarDiv 5 位于布干维尔水域，远离他的飞机的射程。弗莱彻、罗什福尔和尼米兹都不知道的是，海波解密的将航母放置在布干维尔附近的命令适用于完全不同的第四舰队部队，即MO主力，而不是拥有两艘航母的MO打击部队。他们也不知道CarDiv 5不是从西北方向逼近，而是从弗莱彻右翼的正北方向逼近。5月6日中午左右，CarDiv 5 距离三百英里，即将关闭。

弗莱彻很幸运。随着5月6日的到来，MO 打击部队遇到了自己的麻烦，原因是情报薄弱、侦察薄弱和天气恶劣。到那天晚上六点时，日本航母已经移动到距弗莱彻特混舰队九十英里以内，但双方都不知道这一点。³²直到第二天，即5月7日清晨，两支部队首次交锋时才开始认真搜寻对方。受不准确情报的影响和战争迷雾的蒙蔽，双方不断犯错误。

*翔鹤号*和*瑞鹤号*的攻击机是第一架。飞到他们认为会找到一艘或多艘美国航母的地区时，他们只发现美国舰队加油船*尼奥肖号*和护航驱逐舰*西姆斯号*停泊在弗莱彻认为他们安全的偏远地点。CarDiv 5 的飞行员被误导了。现在他们又犯了错误，这次将*尼奥肖号*误认为是携带者。他们击中了不幸的船只，击沉了模拟人生号，并将*尼奥肖号*变成了漂浮的炮弹。日本飞行员出发了，以为他们已经摧毁了美国特遣部队的主要部分。

弗莱彻也失手了。弗莱彻的搜索机扫描了路易斯安那以北的地区，他希望在那里找到攻击力航母，但他确实发现了敌舰。前一天得知*瑞鹤号*和*翔鹤号*在他的北边时，弗莱彻认为他的飞机已经发现了两艘舰队航母——他开始用*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飞机攻击这两艘航母。³³他们原来只是运输机，由轻型航母护航 *肖霍*。弗莱彻的飞行员重击*翔凤号*，使其成为第一艘被美国飞机击沉的日本航母。这很好，但攻击力仍然处于松散状态。

直到第二天，即5月8日，敌对双方的主力才相互定位并发起全面打击。双方势均力敌：121 架日本飞机对阵 122 架美国飞机。双方都给予了沉重打击，CarDiv 5击沉了*列克星敦*

号，削弱了约克城号，美军特混舰队重创了翔凤号，严重消耗了瑞鹤号的机力。这次遭遇迫使井上从珊瑚海撤出他的舰队。战斗真的结束了吗？没有人确定，但它肯定被暂停了。

珊瑚海海战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将是第一次双方船只从未见过对方的海军行动。对于井上来说，这可以说是一次战术上的成功，因为他的部队摧毁了一艘美国舰队航母，而只损失了一艘轻型航母。但这最终对日本人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因为他们



夺取莫尔兹比港（他们在战争中的关键目标之一）的努力中受到了挫败。

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的进攻第一次被击退，这一壮举一举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基调。尼米兹对结果很满意，在很大程度上，金也很满意，尽管他怀疑弗莱彻是否足够激进。尼米兹没有这样的疑虑，并寻求将弗莱彻晋升为海军中将，最终得到了金的批准。³⁴尼米兹还对罗什福尔以及无线电情报在珊瑚海发挥的作用感到满意。

他有充分的理由。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以及 Belconnen 的同事很早就将莫尔兹比港确定为 RZP 行动的主要目标。在向 CINCPAC 和 OP-20-G 提交的每日报告中，他们展示了第四舰队在特鲁克和拉包尔不断增强的飞机和航母实力。五月初，他们为第四舰队穿越所罗门群岛、绕过新几内亚一角进入珊瑚海以及计划征服莫尔兹比制定了一个相当准确的时间表。

除了追踪井上的南海部队外，罗什福尔和他的团队还向海军最高指挥部提供了帝国海军的总体情况。他们已经展示了它返回家乡水域的转变以及它在几个方向中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行动定位。他们注意到它对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岛屿（包括巴尔米拉和夏威夷）重新产生了兴趣。

但珊瑚海交战也暴露了无线电情报的一些缺点。在战斗前几天的关键时刻，海波根据部分解决的消息进行了一些估计，对敌人可能的行动进行了估计，这可能会让弗莱彻感到困惑。正如海军历史学家伦德斯特罗姆 (Lundstrom) 所描述的那样，“无线电情报在战略事务中被证明非常有用，但在第 17 特遣部队所处的快速变化的战术局势中，其中大部分信息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或不完整的”。不正确或非常具有误导性。”即使尼米兹已经意识到这些发现，他可能仍然会认识到海波的更大贡献，伦德斯特罗姆也阐明了这一点：“无线电情

报首先对美国航母出现在珊瑚海负责，这为尼米兹提供了在总体上了解对手未来的行动方面具有巨大的战略优势。”³⁵

自从他们不幸的第一次相遇以来，无论尼米兹对罗什福尔还存有什么疑虑，这些疑虑都被珊瑚海海战消除了。Comint 已经证明了自己。罗什福尔和他的由密码分析师、流量分析师、语言学家和其他“疯狂”人员（他们的老板称他们）组成的团队也是如此。罗什福尔和他的船员现在享有前所未有的信誉，至少就太平洋司令部而言是这样。“此时尼米兹已经认识到他提供的情报的价值和有效性，”莱顿告诉伦德斯特罗姆。“他已经有了情报意识，并接受情报分析可以形成一幅可识别的图景，并且（也许是下意识地）比以前更加信任它。”³⁶

罗什福尔将在未来几周内考验尼米兹对情报的信心。有时会很紧张。他必须充分利用前几个月赢得的信任。但尼米兹认识到，罗什福尔现在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力量集结。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知道在珊瑚海之后，他那支饱受摧残的舰队不会得到太多休息。罗什福尔的地下室团队也不会。

有些事情正在酝酿

打击部队于 5 月 21 日开始行动。。。未指明目标或使命。

——埃德温·T·雷顿，1942 年 5 月 12 日

甚至在美国和日本航母在珊瑚海相撞之前，珍珠港的罗什福尔和墨尔本的鲁迪·法比安就发现了帝国海军正在发动另一次进攻的迹象。早在 4 月 27 日，日本海军强大的第二舰队司令近藤信武海军上将就通过无线电向东京发送导航信息，要求提供北纬 50-61 度、东经 140-165 度地区的海图。¹“所需要的只是看一眼地图集，”海军历史学家斯蒂芬·豪沃斯 (Stephan Howarth) 评论道。“请求的部分覆盖阿拉斯加湾、阿拉斯加海岸的一部分以及东阿留申群岛。”²

就在墨尔本收到近藤请求的同一天，罗什福尔的单位发布了一份关于 AOE 和 KCN 中美国飞机数量的 IJN 消息，Hypo 分别将其识别为荷兰港和科迪亚克岛的 IJN 地理标志。³雷顿的助手罗伯特·哈德森中尉做出了看似显而易见的推断：日本正在积极考虑对阿留申群岛采取行动。“这个日期纯粹是猜测，”他说，“但猜测是在五月下旬。”⁴

更令人费解的消息接踵而至。5 月 2 日，内加特站解密并翻译了近藤海军上将的参谋长白石一隆发给日本海军塞班岛第五海军基地的信息，内容涉及计划在特鲁克集结“A”部队和突击部队，时间为两人 6 月 20 日之后的几周。⁵这一消息让美国海军规划者感到困惑。这让一些人认为日本海军的新攻势将在 6 月 20 日之后而不是之前发动。

还有其他的谜题。白石为什么要与马里亚纳群岛的第四舰队主要基地塞班岛进行对话？第二舰队南下？A 部队是什么？日本人是否创建了第二支打击力量来补充南云的木户舞台？为什么要在加罗林群岛的一个巨大的日本海军基地特鲁克会合？最令人不安的问题是，第二舰队在 6 月 20 日抵达特鲁克之前将如何行动。

雾岛号战舰发往指挥联合舰队的山本。消息称：“这艘船将在上述活动期间进行维修。”该消息指出，这项工作将于 5 月 21 日左右完成，并总结道：“将无法陪伴您参加竞选活动。”⁶

从这份快报看来，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活动，它都会在 5 月 21 日左右实现。但这是什么活动呢？罗什福尔和他的海波同事对此一无所知。罗什福尔始终对自己的估计持谨慎态度，他通过无线电将翻译内容发送给华盛顿，然后将其发送给尼米兹，并附上以下评论：“没有证实[该船的预计时间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所谓的战役或行动的性质。”⁷

罗什福尔可能犹豫是否要做出推测，但雷顿提供了一些想法。它们被记录在他的“记分卡”中，因为他和尼米兹提到了莱顿每天制作的“敌人档案”。⁸莱顿推测，日本海军在本土水域的集结“可能是为另一次对欧胡岛的袭击做准备”，以及可能在 5 月 15 日左右对阿留申群岛发动某种攻势。⁹

5 月 6 日，当 Hypo 的分析师解密了另一条奇怪的消息时，雷顿对欧胡岛的猜测得到了证实。该派遣源自驻扎在北部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日本海军第四航空攻击部队，目标是日本位于横须贺的大型海军基地。第四航空要求在 5 月 17 日之前提供 10 个频率为 4990 和 8990 千周期的晶体，用于飞机上的“number 2”或“第二王战役”。¹⁰目标是 Affirm King，即 AK。

罗什福尔毫不费力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地下室已经因其惊人的记忆力而成为传奇人物，他回忆起一些最近的历史，并向内加特、贝尔科南和太平洋司令部发出了一份优先派遣信，这封信是通过雷顿亲手交给尼米兹的。罗什福尔指出，第四航空大队的信息与 3 月 4 日飞艇袭击欧胡岛之前的类似电报的收件人相同。他还指出，Affirm King（AK）是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地理标志，是在 3 月 4 日袭击期间确定的。¹¹

这个谜团的其他方面现在已经解开了。日本消息中引用的频率用于潜艇和飞机之间的通信。这些加上“国王战役”使罗什福尔和同事得出了一个似乎不可避免的结论：珍珠号将再次遭到袭击，这次是在 5 月 17 日左右的一次空中潜艇协同攻击中。

无论是太平洋司令部总部还是海军主力部队，都没有人对罗什福尔的估计提出质疑。金、尼米兹和他们的参谋们正忙着忙着，全神贯注于现在进入关键阶段的珊瑚海海战。但那些研究了罗什福尔证据的分析师发现它是可靠的。收到海波的翻译后，海军情报办公室将其编入每日为金海军上将准备的无线电情报摘要中。ONI 海军陆战队分析师 RA Boone 中校大胆表示：“虽然还没有确定，但据信 5 月 17 日之后可能会再次尝试对夏威夷群岛进行远程袭击。”¹²

珊瑚海的激烈冲突结束后，尼米兹将注意力转向海波的最新信息，并发现它是可信的。《灰皮书》称：“有消息称，日本将在 5 月 15 日至 20 日期间尝试对欧胡岛进行水上飞机轰炸。”¹³COMINCH 则主要继续担心南太平洋地区。但他和 CINCPAC 一样认识到，夏威夷的防守并不完善。对于日本海军可能再次袭击珍珠港，两位海军上将都感到惊讶。罗什福尔的第二次攻击理论现已被广泛接受。很快他的一些估计就会遇到恶劣天气，但现在还没有。

5月7日（当地时间），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们对刚刚在珊瑚海展开的殊死空战的结果感到高兴，第四舰队现在迅速撤退到北方。“对于我们在珊瑚海地区作战的部队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CINCPAC 的日记作者说道。消息并不全是好消息。如前所述，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约克城号被 500 磅炸弹炸毁。尼米兹不清楚受损程度，并认为任何低于 100% 有效作战能力的航母都处于严重劣势，因此命令弗莱彻从该地区撤退。¹⁴

尽管不可避免，约克城号的离开确实带来了一个不幸的后果：它无法保卫澳大利亚控制的大洋岛和瑙鲁岛。莱顿担心这两个地方很快就会被占领，当然是五月中旬。¹⁵虽然这些岛屿没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它们可以作为攻击南部斐济和萨摩亚的集结地，这些岛屿被认为是日本占领名单上的前列。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非常希望避免损失，但海军似乎无能为力。

随着莫尔兹比战役明显推迟，瑙鲁和大洋群岛几乎消失，海军最高指挥部想知道日本海军下一步会做什么。罗什福尔在 5 月 1 日的备忘录《海波对太平洋局势的评估》中提到，引起美国担忧的是那些在日本本土水域集结的重型海军部队。两天之内，第一、第二战列舰分队至少有四艘战列舰可以准备出航，最多三艘。计划于 5 月 15 日之后运营的加贺号、苍龙号和赤城号航空公司也可以。数量不详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也在本土水域。他们共同构成了山本舰队中最强大的部分，全部准备好在 5 月 21 日左右发起行动。ONI 的布恩于 5 月 10 日警告说：“此次行动的性质尚不清楚，但所提到的部队可在日本水域使用。”¹⁶那股力量去哪儿了？

主力海军或珍珠港没有人知道。海军高层当然同意阿留申群岛是日本海军的目标，要么是为了大规模袭击，要么是为了占领。但如果是占领的话，范围有多大呢？遥远的西方尖端？基斯卡岛和阿图岛？或者，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一直到乌纳拉斯卡和荷兰港？不能排除这种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但阿留申群岛地处偏远，寒冷，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多雨，多雾，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所有海军火力的目标。

金认为，更可能的行动是帝国海军重新向南太平洋岛屿新喀里多尼亚、埃法特、斐济和萨摩亚推进，可能与日本海军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进攻相协调。他也不认为日本人会放弃

对莫尔兹比港的攻击。金非常重视第二舰队于 6 月 20 日左右在特鲁克集结一支 A 部队和一支打击部队的计划，此后他相信日本海军将南下。

尼米兹也担心南太平洋，他毫不怀疑日本人会再次尝试占领莫尔兹比港。但现在，多亏了海波的解密，他更多地关注帝国海军正在准备对珍珠港（可能是夏威夷本身）发动某种进攻的迹象。尼米兹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些担忧的人。就连金也认为日本人对夏威夷有一些想法。但什么？

问题比比皆是。即将进行的 K 行动只是针对欧胡岛吗？或者它涉及包括中途岛在内的整个夏威夷连锁店？会是什么样的手术？又是一个针刺？3 月 4 日的飞艇袭击重演？还是日本海军正在考虑更雄心勃勃的事情？K 行动与阿留申攻势有关，还是它们是单独的行动，每项行动都可能独立进行？

尼米兹怀疑日本人考虑的不仅仅是 3 月 4 日的注射。毕竟，莱顿已经警告过“欧胡岛将再次发动突袭”，而现在罗什福尔也提供了有关第二次 K 行动的情报。欧胡岛上的一些人担心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日本海军试图入侵并占领夏威夷。这种担忧并非无稽之谈。



美国战争策划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山本在他的部队袭击夏威夷群岛之前不会休息。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尼米兹求助于罗什福尔和他的密码破译者。他们没有答案，但罗什福尔有一个获得答案的策略。更准确地说，他有一种明显属于他自己的操作方法，但他的 OP-20-G 上级不一定会欣赏。今年年初，罗什福尔在华盛顿的老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约瑟夫·雷德曼和 OP-20-G 负责人约翰·雷德曼，分配了海军三个联合司令部的工作量：主海军的内加特、珍珠港的海波和珍珠港的贝尔科南小组。墨尔本。

根据华盛顿下令的分工，每个单位负责拦截太平洋特定区域（称为区块）的日本无线电通信。界限很模糊（海军文献中没有出现）。据推测，罗什福尔将被指示将海波的收集工作集中在附近的马绍尔群岛、太平洋中南部，以及几乎肯定是日本本土水域的部分地区。太平洋的其余地区——包括西北地区（包括马里亚纳群岛）、东南亚以及日本本土水域的地区——将是内加特和贝尔科南的领土。

罗什福尔对华盛顿下达的封锁没有任何关注。他并没有忽视马歇尔群岛或太平洋中南部，但他也没有将海波的工作限制在指定的边界内。他认为覆盖特定的帝国海军舰队而不是地理区域更重要。他命令他的无线电员和分析员尽最大努力追踪近藤的第二舰队和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这一焦点至少部分可以追溯到尼米兹本人。“尼米兹说我们真正想要的信息是，第一航空舰队要做什么？”雷顿想起来了。“罗什福尔为什么不集中精力处理第一航空队发送和接收的所有消息？”罗什福尔就是这样做的。

不出所料，OP-20-G 抗议罗什福尔随心所欲的做法。雷顿说：“他等了几天，让他们冷静下来，但一直在他的区域外发布消息。”“然后他告诉他们他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只是遵照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命令。’”当然，这让他们很生气。”¹⁷

另一个可能影响华盛顿想法的因素是，罗什福尔表现出独立性，恰逢霍恩-约翰·雷德曼《黑魔法》出版物的发行。OP-20-G 是否相信罗什福尔再次让日本人“为我们描绘”太平洋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知道，但霍恩和雷德曼提出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然而 OP-20-G 对 Rochefort 的看法是，Hypo 的更广泛的网络并没有立即产生结果。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无法无可辩驳地确定山本的意图。但海波确实观察并记录下来，让所有人看到日本人将掩盖他们计划的任何行动的极端程度。

由于无法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发现无线电欺骗，海波的分析人员现在确定了日本海军无线电人员用来让窃听者失去踪迹的各种技术。他们指出，岸站源自主要舰队指挥官的派遣，而其中许多指挥官以其他指挥官的名义产生流量。显然不是旗舰的船只在无线电通信中充当了旗舰。¹⁸这些诡计掩盖了一些船只的运动，但也引起了海波团队的警觉。

无论日本人去往何处，速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海波的一份翻译，国家情报局告诉金，日本海军已安排在海上为两个大型巡洋舰师和一个驱逐舰中队加油——这一行动清楚地表明了某种远程行动。ONI 分析师埃塞尔伯特·瓦茨 (Ethelburt Watts) 中尉补充道：“所有迹象都表明，目前停泊在自家船厂的船舶迫切需要完成大修，甚至缩减大修。”¹⁹



还有一件事困扰着罗什福尔，也困扰着 CINCPAC 总部的几乎所有人。近藤海军上将的强大第二舰队在哪里？罗什福尔的担忧并非无用的好奇心，他的行动上级也有同样的担忧。第二舰队成立于 1903 年，是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机动部队，旨在追击俄罗斯帝

国海军的巡洋舰中队，现已发展成为山本联合舰队中最强大的水面部队。尼米兹必须始终了解近藤海军上将的行踪，如果可能的话，了解他的意图。

但第二舰队已经好几天没有发出声音了，这表明近藤的船只正在遵守严格的无线电静默，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一些迹象表明，这支舰队可能已向北进入日本海，这表明它可能已返回本土水域。他们是对的吗？由于不确定近藤和山本在做什么，罗什福尔的侦探们像梦游者一样试图穿过无路的迷宫，在穿过一个开口之前撞到墙壁和门框。

Hypo 终于在 5 月 8 日取得突破。罗什福尔的顶级交通分析师哈金斯和威廉姆斯正确地将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与第二舰队的关键部分联系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仍在帝国水域的快速战列舰比睿号和刚果号以及巡洋舰利根号和竹间号。²⁰分析人士呼吁人们关注他们所认为的南云老打击力量的再现——就是袭击珍珠港的木户舞台，现在由四艘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两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组成、驱逐舰和其他军舰。近藤的第二舰队与南云的木户舞台合并，将把日本帝国海军迄今为止所集结的最强大的海军力量集中在一个保护伞之下。罗什福尔汇总了这些新信息，并向珍珠海军和主力海军的上级汇报了他的想法：“有些事情正在酝酿之中。”²¹

第二天，海波截获并翻译了“第 6 号突击部队行动令”，确认了新的木户舞台。这份发给“驱逐舰打击部队指挥官”的电报下令对打击部队中的许多航母和主力舰进行驱逐舰掩护，并指示赤城号于 5 月 15 日离开横须贺，并于 5 月 18 日在本土水域与身份不明的船只汇合，前往佐世保，整个打击部队将于 5 月 21 日从那里出发。罗什福尔将翻译发送给金和尼米兹，并补充道：“上述部队的目的地未知。”²²

但罗什福尔很清楚它不会去往哪里：向南驶向珊瑚海和南太平洋岛屿。罗什福尔在 5 月 8 日向金和尼米兹发出关于第一航空舰队新打击力量的信函中指出：“虽然活动中心是珊瑚海，但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新活动的迹象。”海波指出，与南太平洋有关的无线电通讯或船舶活动很少。罗什福尔写道：“在（珊瑚海）寻找任何额外舰队以增援日本舰队的努力未能透露任何主要部队正前往那里。”²³

南边的路线似乎是一条死胡同。但截至 5 月 9 日，无论是罗什福尔、莱顿还是情报界的其他人都无法明确说出帝国海军的前进方向。罗什福尔和雷顿确实认为他们知道一些事情。欧胡岛的神秘袭击现在已经越来越近，距离可能还不到十天。还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向阿留申群岛发起进攻，现在预计是五月下旬。但这两个地点似乎都不是完整的答案。为此，罗什福尔会持续关注第二舰队和第一航空舰队的动向。

与此同时，大量的拦截表明这次行动的规模显然正在进行中。透过欺骗和无线电静默产生的迷雾，海波翻译了一条来自东京的“部分可读”的消息，暗指一支名为“横须贺登陆部

队”的部队，罗什福尔告诉太平洋司令部和主力海军，“将进行某种训练”在关岛。²⁴登陆部队意味着占领。由于莫尔兹比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日本海军考虑的登陆将在其他地方进行。

5月11日，贝尔康宁翻译了近藤海军上将的“第22号第二舰队作战命令”，美国海军规划者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近藤在谈到其舰队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新组建的“第二舰队第一占领军”时，对马里亚纳群岛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兴趣。他下令：“这支部队将直接前往塞班岛-关岛地区，等待即将到来的战役。”²⁵又到了塞班岛。近藤为何要派遣占领军前往塞班岛？

对于 OP-20-G 来说，塞班岛似乎是一个可能在金预测的日本海军挺进南太平洋之前进行演习的地点。罗什福尔不同意。他告诉 CINCPAC 和 COMINCH，“提出可能性”，在塞班岛集结的部队可能是“实际战役或行动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两辆汽车分队和两辆蝙蝠分队尚未提及”，在他看来，这一行动正准备转移，但不是南边。²⁶他的估计基于海波的交通分析，显示山本联合舰队中几乎所有驱逐舰指挥部都被分配到中太平洋地区。²⁷

尽管如此，塞班岛如何融入山本的计划仍不清楚。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大岛屿，是西北太平洋的一连串火山岛，这里有一个相当大的日本海军基地，但它似乎不太可能是在夏威夷或阿留申群岛开展行动的起点。罗什福尔的无线电员竭尽全力监视近藤第二舰队和南云著名的木户舞台之间的传输。两支舰队似乎掌握着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关键。但截至5月12日，塞班岛仍然令人困惑，日本海军即将发起的战役的主要目标也是如此。5月12日，雷顿在每日记分卡中评论道：“突击部队将于5月21日开始行动。。。未指明目标或使命。”²⁸



当帝国海军集结其广泛的部队、建立新的打击和占领部队、分配新的锚地、像巨大海洋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调换船只时，日本海军的通讯爆炸了。起初，这种增长似乎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为分析师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流量。但随后音量就变得荒谬了。

1942年5月的前两周，日本发出的信息远多于海军监听站所能捕获的信息。瓦西阿瓦的五十多名无线电员不知所措。他们在有限的人力和接收器允许的情况下收集了尽可能多

的传输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信息传输或用卡车运送到珀尔，用大量的原始截获数据与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人员对峙。

Hypo 站现在每天收到 500 到 1,000 次拦截，这个数字相当大，但远少于日本发送的信息。²⁹根据 CINCPAC 工作人员的估计，海波的拦截人员复制的信息不超过所有“可能的信息”的 60%，而该部队的珍珠港分析员仅解码了“复制的信息”的 40%。³⁰换句话说，Hypo 只翻译或部分翻译了当时传输的所有 JN 消息的大约四分之一。这可能看起来不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代表了一项惊人的壮举。事实证明这已经足够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拦截涌入海波，地下室的特征再次发生了变化。这个地方从一座修道院变成了一个高压锅。罗什福尔定下了基调。在珊瑚海交战的准备阶段，他开始每天工作二十到二十二小时，只休息一两个小时，在地下室角落的一个小房间里睡一两个小时，那里有一张小床。“我个人每天会翻译大约一百四十条消息，”罗什福尔说。“你不可能在八小时内完成这件事。”

罗什福尔的核心团队——戴尔、赖特、霍特威克、拉斯韦尔、芬尼根、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工作时间相似，形成了他们从五月到六月都会遵守的惯例。“正常情况下一天可能有二十个小时，”罗什福尔说。“在珊瑚礁和中途岛之前的日子里，这些人每天工作时间少于二十个小时是不寻常的。”³¹

地下室的生活逐渐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品质。唯一的现实就是地下室本身，即密码破译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战争本身，已经退去。“总的来说，我想说，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对美国行动的了解都是我在《檀香山广告报》上读到的，”戴尔说。问题是时间。“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尝试每天花三十二小时来做一份工作是不够的，你没有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戴尔后来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保持对战斗部队的认同感：他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漆算盘，称为算盘，是从以前占领的日本岛屿上解放出来的。“有时我们会得到一些东西来提醒我们操作，”戴尔说。“和我们一起降落的人很周到地把它带给了我。”对于破解日本密码的数学奇才来说，这是一份完美的礼物。³²

保持清醒几乎和解决 JN-25(b) 一样都是一个问题。罗什福尔回忆起人们使用安非他明的情况。“戴尔的桌子上放着装满药片的桶，他时常会抓起几颗放进嘴里。”³³这是罗什福尔为数不多的引起强烈反驳的言论之一。

“这纯粹是虚构的，”戴尔后来说。“我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其他人甚至我自己带来好处。我没有向其他人提供它们。”但戴尔确实服用了缓解炎症性结肠炎的药物，他说这种情况是由于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与棘手的代码作斗争而产生的挫败感造成的。对于

这个问题，戴尔采取了上半身和下半身两种方法。“我坐在办公桌前无法保持清醒，”他回忆道。“我对此有所抱怨，所以[我的医生]给了我一些硫酸苯扎林。我早上服用，晚上服用



苯巴比妥。他们工作得很好。”³⁴

在地下室外，在华盛顿的 CINCPAC 总部和主要海军，尼米兹和金对他们所听到的内容越来越感到不安。关于各种进攻时间的看似矛盾的报道——5月17日或之后进攻欧胡岛，6月20日或之后进攻尚未确定的行动——令两位海军上将感到不安。他们并不完全冲突，但也不一致。他们从办公桌上的情报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这些差异在五月中旬左右浮现出来。本来两人中比较激进的King现在变得更加谨慎了。显然他心里想的很多。一如既往地担心南太平洋，并对列克星敦号的损失感到不安，金于5月12日告诉尼米兹，他认为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为中心的哈尔西第16特混舰队“不建议”在“前沿地区”行动超出己方岸基空中掩护并在敌方岸基空中范围内”，直到“有必要”进行此类行动。³⁵

金相信敌人的下一个行动将针对南太平洋“防守不足”的岛屿，因此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为了在攻击这些岛屿时保护美国航母，他建议尼米兹“从岸上运营一个或多个航母战斗群”，并用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飞来的陆基轰炸机来加强这些基地。³⁶

当金的建议到达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时，尼米兹对太平洋危险的评估发生了变化。³⁷尼米兹开始相信，日本帝国海军构成的主要威胁是在本土附近，而不是在南太平洋。在注意到海波发现日本计划对珍珠港进行“第二次国王战役”后，他怀疑这是否会像3月4日的袭击一样是一次短暂的打击。尼米兹回顾了海波5月8日的调查结果，发现第一航空舰队与第二舰队密切配合，已经组建了一支新的打击力量，这是一支规模可观的舰队，可以在1942年5月底前出动。

考虑到所有警告信号，尼米兹认为他了解新木户舞台的走向。5月12日的灰皮书记录了他对日本海军将要采取的行动的不断演变的观点：“5月21日开始行动，兵力约为3艘BB、2-4艘CV和通常的轻型部队。目标可能是欧胡岛。”³⁸

鉴于他对太平洋局势的截然不同的解读，尼米兹不可能遵守金的提议。5月13日晚些时候，尼米兹以外交方式向金做出了答复，他对太平洋地区出现的危险做出了自己的估计。

他告诉国王，帝国海军可能会推迟对莫尔兹比港的任何进一步行动，直到它在拉包尔建立了更多的力量。

他和大家一样表示，日本海军将很快占领大洋岛和瑙鲁群岛，并可能继续向东推进——这条路线将前往太平洋中部的豪兰群岛和贝克群岛。尼米兹认为，敌人很可能会继续向东前进，并“在不久的将来用远程水上飞机攻击瓦胡岛”。日本油轮上装载的燃料类型使尼米兹推测，目前在日本本土水域集结的大规模打击部队正在准备“攻击人口稠密的地区——可能是欧胡岛，也可能是西海岸”。³⁹

尼米兹为何提到西海岸无法解释，除非是为了将金的注意力从南太平洋上转移开。尼米兹承诺将尽一切努力使欧胡岛坚不可摧。他巧妙地向金提出了旨在确保夏威夷连锁店安全的建议。

在金做出回应之前，他和尼米兹面临着一份令人震惊的日本海军电报，该电报由尼加特电台于 5 月 13 日解密并翻译。这似乎澄清了帝国海军在夏威夷和阿留申群岛的所作所为。该消息的发件人（标题中未标明）要求重新提供涵盖以下地理区域的海图：尼豪岛至欧胡岛、欧胡岛至夏威夷、夏威夷、珍珠港、欧胡岛、苏厄德安克雷奇和韦尔斯湾以及西夏威夷群岛。⁴⁰

如果说解密中有一丝好消息的话，那就是对西海岸没有任何兴趣；尼米兹和金可以对这一威胁放松下来。但对夏威夷连锁店和阿留申群岛的高度关注导致总是令人惊讶的国王修改了他之前的观点，尽管只是短暂地修改。由于担心对夏威夷链的攻击可能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早，COMINCH命令尼米兹宣布进入“舰队反对入侵”状态——一种高度警戒状态，军舰和岸上设施将处于最大准备状态。

尼米兹更担心的是他所看到的在帝国水域发起的大规模攻势，而不是金似乎想要的快速飞艇袭击。但他知道这样的袭击是可能的，也许在几天之内。为了防止日本海军快艇再次在法国护卫舰浅滩加油，尼米兹下令在浅滩周围的水域布设水雷，并指示巡逻艇留在其附近。他对夏威夷和阿留申群岛（包括中途岛）实施了国王指令。

金和尼米兹的举动表明，两位海军上将随着对形势评估的发展，尽可能灵活地即兴发挥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不出几天，他们就会再次改变主意。

23

五月的五天

我这里有一个很热的东西，烧着我的桌子。

——乔·罗什福尔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天标志着关于帝国海军下一次打击将落在何处的长期争论的转折点。在那一天之前，太平洋地区的任意数量的地点都可以得到公平的论证，但 5 月 13 日之后，怀疑日本主要目标的合理理由消失了。

那天，海波分析师解密了一条帝国海军的信息，罗什福尔翻译并解释了一条明确指向一个方向的信息。这次拦截只为阿留申群岛和珍珠港留下了作为次要目标的空间。这个消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人们接受。并非所有人都会接受。有些人可能会心存疑虑数周，但对于那些检查过海波最新解密的人来说，现在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日本打算入侵珍珠港西北 1,200 英里处的两个小岛：中途岛。

这一发现的关键人物是一艘名为“*Goshu Maru*”的普通日本补给船。自战争爆发以来，她往返于日本本土的名古屋和横须贺水域至拉包尔、威克岛和马绍尔群岛的帝国基地，运送战斗机、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5 月 13 日星期三早些时候，当“*Goshu Maru*”号停泊在东部元帥群岛的沃杰环礁时，收到了驻扎在元帥群岛的日本海军第四空袭中队指挥官的重要信息。瓦西阿瓦的无线电员截获了这条消息，并将其快速传送到海波站，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当天下午在那里解密并翻译了这条消息。该消息告诉丸号前往贾卢伊特附近的一个小型日本海军基地 Imieji，“装载 Imieji（海上飞机部队）的空军基地设备和弹药，然后前往塞班岛。”

消息明确表示，到达那里后，这艘船将加入正在集结的占领军——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术语“高丽武泰”。然后“装载其基地设备和地勤人员，并前往确认福克斯地勤人员。零件和弹药将装载在 *Goshu Maru* 上。。。K战役所需的一切基础装备和军事物资都将包括在内。”¹

消息中的两个元素在罗什福尔脱颖而出：肯定福克斯（AF），显然是一个地理标志，以及 K 运动。罗什福尔花了多长时间将 AF 与中途岛连接起来我们无从得知。可能是几分钟，也许更长。毕竟，自 3 月 9 日（日本水上飞机袭击珍珠港后不久）以来，AF 就没有在无线电通讯中出现过。海波的语言学家当时将 AF 与中途岛联系起来，Station Cast 于 3 月 23 日确认了这一身份。

AF 几乎肯定存在于地下室的档案中，但这些档案往往是分散的。每个 Hypo 团队，通常还有每个分析师，都保存单独的文件。有些分析师很整洁，例如雷德·拉斯韦尔（Red Lasswell），他保持着一丝不苟的记录。其他人则结构较差，罗什福尔很容易属于后一类。他的桌子周围堆满了文件，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他就翻找这些文件。罗什福尔后来说，“因为我记得”，所以组织得更好。“我记得大概三四个月前。这个家伙向其他指挥部发送了一条消息。他发送这个。所以我们回到这里，从[我办公桌周围]的一堆垃圾中生产出这个。换句话说，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²

与罗什福尔一起工作的海波军官证明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他有摄影头脑，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任何一个细节，”约翰·罗尼克中尉惊叹道。³不管怎样，罗什福尔通过记忆或在办公桌上找到地理标志列表，与中途岛建立了 AF 联系，他对此感到满意。他毫不怀疑 AF 代表中途岛。地下室里的其他分析师也没有。他们都和罗什福尔一样深信不疑，尤其是语言学家乔·芬尼根 (Joe Finnegan)，他记得早在 3 月份与中途岛首次建立联系时就曾参与 AF 翻译工作。⁴

海军的日本海军信息中的几行翻译中确定了帝国海军即将到来的目标。他们将 K 战役与目前集中在塞班岛的日军联系起来。

罗什福尔并没有立即传播这个消息。在电传打字机或吉普车的拦截到达、解密和翻译以及向华盛顿和珍珠港的海军高级指挥部发布之间总是有几个小时的滞后。尽管如此，虽然 AF 的信息是原始形式，可以理解，但没有完全翻译，也没有准备好发布，但罗什福尔知道他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他知道该怎么办。

他用安全电话给雷顿打电话，意识到尼米兹可能需要更多解释。“我这里有一个很热的东西，烧坏了我的桌子。”当雷顿问那是什么时，罗什福尔告诉他他有什么。“你得过来看看。没有切干，但是很热！蓝眼睛的男人想知道你对此的看法。”⁵

在与罗什福尔会面并参与解密工作的海波分析师交谈后，雷顿同意他的朋友确实有一些热门的东西。他回到太平洋司令部寻找尼米兹。“我想让尼米兹上将亲眼目睹这些作品，并敦促他这样做，”莱顿说。⁶

目前尚不清楚雷顿向尼米兹讲述了罗什福尔的发现。莱顿知道海军高层往往不理睬密码分析得出的估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估计被夸大了。为了弥补这种趋势并确保海波的计算得到应有的关注，有时他会夸大罗什福尔的数字。这种做法激怒了罗什福尔。“雷顿过去常常升级[估计]，”罗什福尔说。“如果我说四艘航母，雷顿就会变成六艘。”⁷

无论莱顿对尼米兹说了什么，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海军上将很感兴趣，但幸运的是，他被束缚了。他说他抽不出时间。⁸但他确实同意将他的新战争计划官员麦考密克上尉派到地下室，麦考密克上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曾在战列舰上服役并指挥过驱逐舰和潜艇。麦考密克会对罗什福尔的材料进行尼米兹所需的冷静审查。他安排第二天早上（5月14日）过来。

与此同时，罗什福尔和他的语言学家对 *Goshu Maru* 的信息进行了最后的修改。他们完成了翻译，仔细检查了代码组，并尽可能地填补了所有空白。5月13日傍晚，罗什福尔将这一信息亲手传递给 CINCPAC 总部。然后他通过无线电将其发送给 OPNAV 和 COMINCH，并通过 COPEK 抄送 Belconnen。他在解密后附上了自己的一些评论：“虽然上面有一些‘空白’，但相信信息的要点是如所给出的。没有解释为什么招标在 Imieji 装载。前往塞班岛，然后返回中途岛，但她将在塞班岛加入特遣部队，从那里直接前往目的地。请注意提及与 AF 运动相关的 K Campaign。”⁹该消息于5月14日星期四早些时候到达海军总司令部，罗什福尔的华盛顿上级可以将其作为晨读的一部分。

回到珍珠港后，麦考密克周四早些时候在雷顿的陪同下出现在地下室。罗什福尔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审稿人了。麦考密克方下巴，说话安静，是一位老派海军，举止内敛，散发着权威。他看上去浑身都是他即将成为的海军上将。但他将王者风度与轻松感结合在一起。麦考密克的同事们喜欢并尊重他。一位下属回忆他是“一位令人愉快、聪明、干净的绅士”。¹⁰即使是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罗什福尔也对他评价很好，后来说他“完全尊重他的能力”。¹¹麦考密克的想法对尼米兹来说很重要。

罗什福尔已经为两名军官做好了准备。他在地下室中央的锯木架上铺着胶合板上展示他的展品，靠近福尔摩斯中尉和少尉淋浴的桌子。他“没有足够的桌子或桌子来摆放他的‘展品’——到处都是许多纸片，但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雷顿后来说。罗什福尔首先向麦考密克提供了有关交通分析的教程，解释了无线电情报如何捕获帝国海军改变其指挥结构和舰队安排以适应中途岛的大规模入侵。他向船长展示了最近几天收集到的截获信息——代

码片段和部分解密，充实了他所描绘的图景。“我们一张一张地检查了文件，”莱顿说。“我们完成了交通分析的整个汇编，了解每个指挥部或单位如何与其他指挥部或单位建立联系，然后继续与其他以前没有联系的地方建立联系；这些新的协会如何继续在一起，指挥官之间如何有一般的协会，但现在一个师的所有舰艇都被纳入共同的协会。”

“这就像维吉尼亚瑞尔舞或广场舞，”雷顿若有所思地说。“那些相关的人‘变得有联系’，然后遵循一种复杂的关系模式，彼此之间；他们几乎总是会与他们的伴侣或另一组“一起做”。”¹²

然后罗什福尔谈到了问题的实质。他利用 *Goshu Maru* 的拦截，让麦考密克注意“*koryaku butai*”这个词——就在 1 月 23 日日本海军占领拉包尔之前，他和他的语言学家同事将这个翻译为“占领军”或“入侵军”。他指出，就在 3 月 5 日至 8 日日本入侵新几内亚港口莱城和萨拉马瓦之前，同样的短语也出现在日本的广播中。¹³

罗什福尔带领麦考密克参观了 *御州丸* 的预计航线——首先在伊江地停留，运上空军基地设备和弹药；前往塞班岛，装载 K 战役所需的物资；加入 *韩国* 舞台并晋级 AF。罗什福尔怎么知道 AF 就是中途岛？“这只是逻辑，”罗什福尔后来说。“这件事根本没有涉及头脑风暴……日本人开发了一个简单的小代码，用两三个罗马字母来指代城市、县、州、国家和地区。”他补充道：“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些[字母]，至少在太平洋地区，字母 A 出现的地方，毫无例外都是美国的。”他指出，日本人于 12 月 7 日报告称，他们袭击了一个名为 AH 的地方。“现在显然这必须是欧胡岛或该岛的某些部分。”¹⁴

更多将 A 网站与美国网站联系起来的证据不断涌现。1942 年初的几个里，Hypo 已经确认了 50 多个令其满意的此类地点：AA 为威克、AD 为萨摩亚、AO 为阿留申群岛、AO B 为基斯卡、AOE 为荷兰港、AH 为夏威夷、AK 为珍珠港，仅举几例。¹⁵还有人强烈怀疑 AFH 是法国护卫舰浅滩，这是位于珍珠港西北 560 英里的大型环礁，日本人在 3 月 4 日袭击珍珠港的途中曾用这里为水上飞机加油。“很自然地，A 后面跟着另一个字母就在这个区域的某个地方，”罗什福尔说。

3 月 4 日突袭后的日本海军通讯被证明是 AF 作为中途岛的决定性因素。罗什福尔说：“日本人在向飞机发出的命令中提到，美国人在空军基地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空中搜索。”“因此，空军必须在其上拥有一些机场或水上飞机基地，而我们唯一拥有的当然就是中途岛。”¹⁶

但如果 AF 的案件如罗什福尔所认为的那样结束，那么关于帝国海军快速发展的攻势的其他许多内容仍然未知，包括有关该行动的下两个最重要的事实：日期和时间。海波不知

道各支攻击部队接近中途岛时会采取的路线。至少在现阶段，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家还没有制定战斗命令——为交战而准备的日本海军部队的明确阵容。

现在，罗什福尔只能肯定地说几件事：日本海军强大的第二舰队正在塞班岛集结入侵部队；与这支部队一起，至少四艘木户舞台航母——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很快将在日本内海会合，然后在 5 月 21 日之后驶向未知目的地。罗什福尔表示，这次行动不会像 3 月 4 日的袭击那样具有一点刺伤性。如果航空公司参与其中，“这将意味着一场空袭，”他说。“现在，如果你发现在同一装备中载有人员和运输工具的船只在移动，那么这会让你有理由考虑可能存在占领。”¹⁷罗什福尔说，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海波的拦截显示帝国海军正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两栖行动，旨在最终占领中途岛。

麦考密克对此印象深刻。“他提出问题，浏览我们的文件，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室里，”办公桌靠近罗什福尔锯木架的少尉肖尔斯回忆道。“他似乎对我们拥有的东西非常感兴趣。”¹⁸

麦考密克回到 CINCPAC 总部，确信罗什福尔对 AF 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与尼米兹进行了协商，介绍了罗什福尔的发现，并在适当的时候告诉 CINCPAC，“亲眼所见的原材料增强了他对即将入侵中途岛的信念。”¹⁹这一观点出自麦考密克这样经验丰富的军官之口，很有分量。CINCPAC 有一两个疑虑，但他同意中途岛的理由很充分。1942 年 5 月 14 日，尼



米兹皈依了海波的中途岛分析。

甚至在接受中途岛理论之前，尼米兹就陷入了困境。他的老板金海军上将并非对夏威夷面临的危险视而不见，但他对事情的看法不同。5 月 12 日，金告诉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日本可以在 6 月 1 日之前袭击阿拉斯加-夏威夷-澳大利亚一线沿线的任何地方。²⁰他甚至命令尼米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担心日本海军计划再次对珍珠港发动飞艇袭击。但金仍然相信，敌人现阶段的首要目标即使不是征服澳大利亚，仍然是孤立澳大利亚，而是通过逐步实现——首先占领莫尔兹比港，然后向南推进，夺取南太平洋的关键岛屿，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总体规划是消除澳大利亚作为盟军基地的地位。

为了保护澳大利亚，金于 4 月 27 日指示尼米兹让至少两艘航空母舰在南太平洋进行永久巡逻，大黄蜂号和企业号（哈尔西第 16 特混舰队）现在在那里巡航。这个命令让尼米

兹感到困扰，但他还是执行了。尼米兹对金 5 月 12 日指示他严格控制哈尔西的电报感到更加不安。金不希望哈尔西在岸基空中掩护之外的前沿地区作战。他希望尼米兹调派一些支援人员和救援飞行员到南太平洋的空军基地。

金的指示与尼米兹的想法背道而驰。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被束缚在南太平洋的静态防御中。²¹他希望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航母在夏威夷水域巡逻。CINCPAC 希望哈尔西的航母在太平洋中部运营。

尼米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惹恼他反复无常的老板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向金说些什么，并在 5 月 13 日星期三这样做了，同一天他告诉莱顿他看不到罗什福尔，前一天他会收到麦考密克关于他拜访罗什福尔的回复。尼米兹收到金的最新消息后起草了一份回应。²²

他就像走钢丝一样，试图让 COMINCH 摆脱他对哈尔西行动的限制。他提到了帝国海军对中太平洋迫在眉睫的威胁，要求金重新考虑他 4 月 27 日关于两艘航母继续驻扎在南太平洋的命令。他要求金“考虑将哈尔西转移到太平洋中部”。²³

尼米兹的提议无非是对 COMINCH 整个太平洋战略的根本性重新思考。他告诉美国舰队总司令，他认为日本人将袭击哪里——欧胡岛或西海岸——并提出了他认为的现实措施来对抗敌人的计划行动。5 月 13 日星期三早些时候，CINCPAC 通过无线电向 COMINCH 传达了信息。罗什福尔将其完全解密的空军信息发送给华盛顿时，他这样做了，而尼米兹尚未获悉有关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罗什福尔在翻译准备好发布时将其分发给华盛顿，而没有等待尼米兹。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罗什福尔通常会先向尼米兹报告重要消息。但罗什福尔无疑认为他已经通知了雷顿。考虑到解密的紧迫性，罗什福尔很可能认为他最好尽快将其送到华盛顿。毕竟，他最终要对 OP-20-G 负责。²⁴

尼米兹和罗什福尔的传输都将在华盛顿解码，并于 5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第一时间可供阅读，但尼米兹的传输具有优先权。它直接转到 COMINCH。Hypo 的 AF 消息一旦被 OP-20-G 值班军官处理，就会通过层级结构，在 OP-20-G 的领导军官处停留，继续传送到 ONI，最后到达 King，他实际上读作尽他所能翻译许多海波翻译。周四，COMINCH 将会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

在给华盛顿的信息中，CINCPAC 向 COMINCH 讲述了很多关于他做了什么和不想做什么的事情。但尼米兹并没有告诉金他想做的一切，事实上他已经做了。5 月 13 日晚（新赫布里底群岛为 5 月 14 日），尼米兹向哈尔西转达了前一天的建议，即第 16 特遣部队不要进入美国岸基空中掩护之外的前沿区域。那条消息是例行公事。他一直向哈尔西通报金的愿望。尼米兹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并不寻常。

首先，他向哈尔西表示，他在两艘航空母舰上拥有的 50 多架“野猫”战斗机将为第 16 特遣部队提供比陆基空中掩护更好的防御。然后，尼米兹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独立性表现，在这次交流中向哈尔西发出了“只看”的信息。²⁵与几乎所有 CINCPAC 消息不同，COMINCH 不是收件人。“尼米兹指示哈尔西（第二天被日本人）见到并进行报告，”多年后莱顿告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²⁶他告诉哈尔西第二天带领第 16 特遣部队前往大洋岛和瑙鲁群岛，这条路线要求他经过图拉吉岛 500 英里范围内，而哈尔西和尼米兹知道日本海军快艇从那里开始扫描最远 700 英里的范围。被发现后，哈尔西将迅速撤至南部，以避免与日本军队进一步接触。

尼米兹冒着经过计算的风险。他坚信，一旦日本发现了第 16 特混舰队——一支由两艘航空母舰及其支援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他们就会撤回实力较弱的大洋-瑙鲁入侵部队，因为翔鹤号和瑞鹤号已经退役，现在已经没有航母支援了。北。尼米兹赌注，海洋-瑙鲁部队的撤退将为哈尔西将其航母返回珍珠岛扫清道路。²⁷

哈尔西同意了尼米兹的指示。根据尼米兹的要求，他行使了酌处权，从未记录过 CINCPAC 的消息（金不太可能知道这一点）。好斗的哈尔西对金 5 月 12 日的警告性建议感到恼火，他非常高兴能够摆脱他认为的束缚。5 月 14 日晚（当地时间），他向西北方向航行，



航向直接通往日本海军图拉吉岛搜索区的中心。²⁸

5 月 14 日星期四早些时候，主要海军的值班军官开始读取来自海军远程监听站的新到达的交通信息。其中一项是罗什福尔的 AF 消息。OP-20-G（主要是约翰·雷德曼和乔·温格）、海军通讯（约瑟夫·雷德曼）和战争计划（里士满·凯利·特纳少将）对此反应缓慢。但海军情报办公室在每天为 COMINCH 准备的日本海军行动总结中加入了一项审查，该审查清楚地反映了对罗什福尔空军派遣的解读。

ONI 分析师布恩报道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夏威夷群岛即将遭受空中和潜艇协同攻击。”“尽管目前还不确定，但有迹象表明可能会尝试在中途岛或约翰斯顿岛实际着陆。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更准确地确定这份报告的可靠性以及两个地点中哪一个是正确的。”ONI 误以为 AF 可能是约翰斯顿岛，这是珍珠港西南 720 英里处的小环礁，美国海军在那里设有一个机场。它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帝国海军的目标。但日本人知道约翰斯顿岛，

因此给了它地理名称 AG, Hypo 和 Cast 早在三月份就确定了这一名称。当时演员表已将这一信息分发给华盛顿，但国家情报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没有记录下来。尽管约翰斯顿岛与中途岛的地位相同，但 ONI 5 月 14 日的总结代表了进展。这是中途岛第一次作为可能的日本海军目标出现在该办公室的每日摘要中。中途岛至少现在已经进入国家情报局的监视范围。²⁹

其他人则很难将 AF 视为中途岛。奇怪的是，其中包括墨尔本 Belconnen 的分析师。就在两个月前，卡斯特的科雷吉多团队与海波一起将 AF 识别为中途岛，并向华盛顿通报了这一消息。³⁰如今，从菲律宾转移到澳大利亚后，该部门的分析师们发现机构记忆出现了一些下滑。解密后同样 5 月 13 日，Hypo 收到 *Goshu Maru* 消息，Belconnen 的分析师认为 AF 可能是马歇尔群岛或威克群岛的贾卢伊特岛。³¹

罗什福尔认为 AF 代表中途岛的观点在他的家乡表现得更好。以雷顿为首的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人员一致认为，中途岛是入侵和占领的目标。就连麦考密克的战争计划助理斯蒂尔上尉也表示同意，他的想法有时会遭到情报同行的嘲笑：“似乎有对中途岛发动攻击的迹象。”³²

中途岛突然成为帝国海军的目标，这反映在莱顿的“敌人活动”每日记分卡中：5月14日，中途岛更接近他迫在眉睫的日本海军威胁清单的首位。他提到“*Goshu Maru*”号正在为尚未完成的 K 战役收集所需的物资，并“经塞班岛向中途岛（AF）推进”。莱顿将这次行动描述为“[航母]大队进行的大规模攻击和袭击，目的是摧毁我们的先进[潜艇]基地。”他指出，“模糊的迹象表明阿留申地区可能会被纳入竞选范围。”³³

尽管莱顿看起来很有远见，但他的估计中存在着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他认为中途岛行动是日本海军第二次 K 战役的一部分，即海波在 5 月 6 日预测的珍珠港神秘袭击事件。莱顿并不清楚这两次袭击中哪一次——对欧胡岛的突袭还是对中途岛的入侵——将构成日本海军的主要打击。中途岛会成为对欧胡岛大规模进攻的尾部吗？或者欧胡岛会成为针对中途岛的大规模战役的尾部吗？

莱顿有两种办法。在 5 月 14 日的记分卡中，他将这场战斗总结为“一场旨在夺取中途岛和荷兰港的战役，然后进攻欧胡岛”，后者也将包括航母。³⁴雷顿的矛盾心理将会持续下去。他尚未决定主要目标是欧胡岛还是中途岛。³⁵其他人也是如此。对欧胡岛的大规模攻击与对中途岛或任何由空军代表的目标的入侵同时进行的幽灵将使珍珠港和主要海军的美国海军规划者感到困惑。尼米兹最终解决了这一切。金也是如此，但他走了一些弯路。

两天后，即 5 月 15 日星期五，金海军上将抽出时间回复了尼米兹的消息。当时金知道日本人前一天在图拉吉岛东南约 500 英里处发现了哈尔西。³⁶金对这一目击事件并不满意，因此通知了尼米兹。但这并不是他主要考虑的事情。

金给了自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消化 5 月 14 日收到的两份珍珠港事件报告。当然，其中之一是太平洋司令部在 *Goshu Maru* 行动前的派遣，称欧胡岛以及可能的美国西海岸是日本的攻击焦点。另一个是罗什福尔关于 *御州丸号* 的报告。COMINCH 并没有直接质疑 AF 是中途岛。然而，他确实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帝国海军可能活动的设想，即淡化中途岛和太平洋中部作为日本海军主要目标的重要性。COMINCH 仍然专注于南太平洋地区。

他引用了其他解密内容，他认为这些解密内容创造了“从特鲁克 6 月 15 日至 20 日开始进攻并持续一个多月的推定”。他设想了一支由四艘战列舰、五到七艘航空母舰、六艘巡洋舰和众多驱逐舰组成的攻击部队，全部向南移动：“看来不仅莫尔兹比岛，而且澳大利亚东北部或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也可能成为目标。”是的，金承认，中途岛将成为战役的一部分，但只是一小部分。他认为帝国海军已经准备了“一支远征军来夺取中途岛”，这支部队可能会在 5 月 24 日左右离开塞班岛，其中包括一个航母师，由轻型航母“龙城”号和“凤翔”号组成。但中途岛不会是主要表演。“这一[举动]可能是为了消除中途岛作为加油基地的作用，并将我们的部队从SoPac（南太平洋）转移出去。”“阿拉斯加有关联，但不清楚关联程度如何。”³⁷

然而，金确实对尼米兹的观点做出了一项让步：他暂时取消了 4 月 27 日提出的要求尼米兹让两艘航母在南太平洋永久巡逻的要求。尼米兹现在对第 16 特遣部队有一些回旋余地。

但分歧依然存在。太平洋司令部将太平洋中部地区的进攻视为日本主要攻势的核心，但司令部认为这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5 月 15 日星期五晚上，当尼米兹召集他的幕僚准备答复时，他被雷顿打断了，这一次他带来了好消息。莱顿向尼米兹递交了海波收到的一份日本通讯，报告称敌人无限期推迟了对大洋-瑙鲁的占领。³⁸尼米兹立即利用他的新权力重新部署哈尔西的特遣部队。他向哈尔西（其中包括金作为收件人）发出了指令，“希望你前往夏威夷地区。”³⁹

周五早些时候，尼米兹通过无线电向华盛顿发出了信号。自从他从麦考密克那里听到有关罗什福尔和中途岛的消息以来，这是他向金提交的第一份完整报告。CINCPAC 现在向 COMINCH 提交了对 IJN 意图的大幅修改后的估计。“目前的迹象表明，敌人很可能会发起三轮独立的、可能同时发起的进攻，”尼米兹开始说道。⁴⁰

他计划首先攻击阿留申群岛，可能是荷兰港，其中包括巡洋舰和航母。其次，他认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帝国海军将再次进攻莫尔兹比港，但前提是该地区已有少量部队。第三，与金的估计相反，尼米兹预测“针对中途岛-瓦胡岛线的行动可能首先涉及对中途岛的大规模登陆攻击，据信敌方将动用主要打击力量”。尼米兹告诉金，正是这第三次进攻，导致他下令哈尔西迅速返回夏威夷。他还有点夸夸其谈，告诉金，很可能是哈尔西特遣部队靠近瑙鲁和大洋岛，导致日本海军取消了对这两个岛屿的入侵。⁴¹

到5月16日星期六，尼米兹的想法已经具体化为“中途岛第一、瓦胡岛第二”的设想。但他确实为可能出现的错误留了一条缝。“除非敌人大规模使用无线电欺骗，否则我们很清楚他的意图，”尼米兹当天告诉他的幕僚。“橙色军团很有可能会在六月上旬袭击中途岛并袭击欧胡岛。”⁴²他快要弄清楚日本人的想法了。

周六下午早些时候，尼米兹仍然没有收到 COMINCH 的回复，他又向金发出了另一条信息，这可能是为了缓解珍珠港和华盛顿之间似乎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尼米兹指出：“基于相同数据的估计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他列举了两个总部从所谓的特鲁克集结事件中得出的不同结论作为一个例子。他尽可能巧妙地建议金的情报分析师重新评估他们的数据。尼米兹写道：“这里的最新信息并不能证实未来敌人将集中在特鲁克。”然后他发出了安抚的口气：“将密切关注局势，”他说，“如果指示出即将集中的方向，将让哈尔西返回西南方向。”⁴³

罗什福尔和雷顿对尼米兹对他们的估计的信心印象深刻。“我们意识到，通过正面挑战金和他的情报人员，尼米兹已经把自己置于困境——而我们在其身后紧紧抓住它，”莱顿后来写道。⁴⁴

罗什福尔更加信任尼米兹。“最好的事情——可能是战争期间海军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尼米兹接受了海波站对日本人将要做什么的估计，”罗什福尔说。“他对此采取了行动，对此我永远感激，甚至有些尊敬地感激尼米兹海军上将。”⁴⁵



5月17日星期日晚上，在珍珠港，CINCPAC 收到了一封包含海军最秘密的军官代码的“紧急且机密”的电报。⁴⁶令所有相关人员以及战争努力本身感到高兴的是，金并没有失去令人震惊的能力。他做了一些近乎大转变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尼米兹的战略评估。他将两位海军上将之间的任何误会归因于珍珠港事件可能首先收到解密情报。⁴⁷ King 写道：

“我对我的估计做了一些修改，现在基本上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相信敌人将在 5 月 30 日左右尝试占领中途岛和乌纳拉斯卡。。。或此后不久，敌方南太平洋战役将于六月中旬或下旬开始，并将大力尝试夺取莫尔兹比岛以及澳大利亚东北部或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⁴⁸

金已经转变了态度，罗什福尔一直试图向华盛顿单独发函，但从所有迹象来看，这都被金的幕僚拒绝了。罗什福尔的观点是，无论未来计划在特鲁克集结的目的是什么，都是为了追随先前占领中途岛和对欧胡岛的飞艇攻击。⁴⁹

金现在对罗什福尔-尼米兹的观点感到满意。除了一两个细节之外，他的想法现在与尼米兹的想法非常相似：“估计中途岛袭击之前可能会对瓦胡岛进行舰载空袭，而敌人的意图包括诱捕和摧毁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力量。”现在，帝国海军不再只有两艘轻型航母，而是用四艘舰队航母和可能的第五艘 *瑞鹤号*，以及四艘快速战列舰、其他战舰和一支登陆部队来对抗中途岛。为了削弱日本海军的力量，金建议尼米兹“在夏威夷地区集中力量，并采取强有力的消耗战术，不要重复不允许我们的部队接受这样的决定性行动，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航母和巡洋舰遭受重大损失。”⁵⁰

尼米兹的想法是更具侵略性，但话虽这么说，两位海军上将现在意见一致。尼米兹获准采取他认为适当的任何行动。一天后，即 5 月 18 日星期一，当 COMINCH 听到英国政府对从南太平洋撤出第 16 特遣部队提出的担忧时，任何人对金对 CINCPAC 中途岛方案的承诺的任何挥之不去的怀疑都被消除了。

金迅速向驻伦敦的海军特别代表、前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发出指示：“请求你亲自向第一海务大臣表示，表明敌人即将对中途岛和阿拉斯加发动攻击，也许夏威夷需要撤出航母巡洋舰来自南太平洋的团体。”⁵¹他建议英国将一艘航母从东部舰队转移到南太平洋——他可能怀疑英国会采取这一步骤。

美国海军官员现在似乎一致认识到他们在太平洋中部面临的威胁以及应对措施。但正如罗什福尔怀疑的那样，也正如他很快就会亲身经历的那样，美国海军主力部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团结。

罗什福尔战争

在海波站，我们很不耐烦，因为人们不同意我们的推理。

——乔·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和雷顿对国王 5 月 17 日在中途岛的转变感到惊喜。他们知道他固执、意志坚强，并且专注于西南太平洋。他们认为他不会立即接受他们的观点。但他们怀疑其他因素可能加剧了他对珀尔情报的抵制。这两个长期的朋友和盟友认为，COMINCH 受到了他们认为的迎合、训练不足、甚至自我夸大的 OP-20-G 工作人员的不当对待。

莱顿后来推测金的转变是在 COMINCH 和 OP-20-G 主管之间的一场暴风雨遭遇之后发生的。雷顿写道：“显然，杰克·雷德曼已经被火上浇油，被迫承认他之前的预测。”“花在审查和修改情报估计上的二十四小时一定是令人不舒服的。金不喜欢成为任何人的替罪羊，但现在他承认海波是对的，而他的员工是错的。”¹

金是否真的在一场激烈的对抗中训斥了雷德曼，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没有海军记录支持莱顿的论点。尽管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是一个严厉的监工，对半心半意的表现缺乏耐心，但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时会支持他喜欢的人，即使他们是错的。雷德曼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接受任务。无论金对雷德曼说了或没说，OP-20-G 的领导者都没有表现出受到惩罚的迹象。

今年年初，当海军通讯部门解除了罗什福尔的朋友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OP-20-G 负责人的职务时，麻烦就已经出现了。“只要萨福德还在华盛顿，我就知道对他有什么期望，他也知道对我有什么期望，”罗什福尔后来说。“就个人而言，效果非常好。只是当其他人参与其中作为扩张的一部分时，我们才开始遇到麻烦。”²

今年年初，海军通讯部和海波公司开始就各种问题发生争执。³1942 年 3 月，两个办公室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当时 OP-20-G 宣布将与 Hypo 和 Cast 一起致力于当前日本无线电流量的工作，以打破 JN-25(b)。然后 OP-20-G 尝试对整个解密操作施加更大的控制。哈姆·赖特说：“华盛顿希望完全掌控一切，并告诉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好吧，我们不会参与其中。不是我们任何人，罗什福尔或我或我们任何人。我们得到了[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且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⁴

罗什福尔四月份的举动可能加剧了局势。他让第十四海军区的新任司令巴格利少将向 COMINCH 发送一条消息，建议海波被授予对当前日本海军无线电通信的主要责任。⁵这样的安排会使 Negat 退居次要地位。该提议遭到雷德曼团队的不满。正如雷顿所观察到的，这一事件加剧了 OP-20-G 和 Hypo 之间正在慢慢展开的竞争，争论的焦点是哪一个单位最能评估情报。⁶

当然，当罗什福尔拒绝将海波的拦截活动限制在华盛顿指定的区域时，OP-20-G 感到恼火。如前所述，罗什福尔继续实施他自己的计划，以监视特定的日本海军舰队，而不是监视预先分配的区块中的海军活动。⁷

然后在 5 月 14 日，雷德曼和他的 OP-20-G 分析师发现自己读到了罗什福尔的 *Goshu Maru* 快报，其中表明帝国海军计划入侵并占领一个名为 AF 的地方，罗什福尔将其定义为中途岛。他们对这一发现表示怀疑，并向金转达了自己的怀疑态度，正如所指出的，金在犹豫了几天之后，于 5 月 17 日站在了海波一边。

金给尼米兹的信息本应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 COMINCH 现在确信 AF 就是中途岛，并且很快就会受到日本海军可以集结的所有海空军力量的攻击，但他还没有说服 OP-20-G、海军通讯或战争计划方面的所有人，这些实体之间的争吵就像他们与海波之间的争吵一样激烈。即使在金明确表示同意尼米兹之后，约翰·雷德曼的分析师和罗什福尔的分析师之间的争吵仍在继续。

罗什福尔本可以选择忽视他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 OP-20-G 的抗议，称他的 AF 估计是错误的。他一定很困惑，因为他似乎赢得了这场争论。但罗什福尔无法采取这种做法。他可能认识到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金海军上将的高度流动的观点”，并认为海波必须继续努力



以保持其对 AF 是中途岛的估计。⁸他认为比赛仍有可能输掉。

而且，如前所述，墨尔本也对 Hypo 关于 AF 的结论表示怀疑。这一定让罗什福尔感到惊讶。除了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周偶尔出现的意见分歧外，Hypo 及其姐妹解密单位（最初在科雷吉多，现在在墨尔本）通常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事情。罗什福尔可能发现贝尔科南的立场深不可测。

就在 3 月 23 日，Cast 向 OPNAV 分发了一项调查结果，证实了 Hypo 3 月 11 日的估计，即 AF 代表中途岛。但在 5 月 13 日星期三，即罗什福尔通过 *Goshu Maru* 拦截重新发现 AF 的同一天，贝尔科南解密了相同的消息，并推测 AF 可能是贾卢伊特或韦克。一天后，即 5 月 14 日，该部队的负责军官法比安中尉与罗什福尔和海波的分析人员一起承认第二舰队正在与第 1 和第 2 航空母舰师（第一航空舰队）合作。但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费边告诉华盛顿，“这可能是另一支打击和占领部队，但没有明确暗示它将在哪里行动”（强调原文）。⁹

费边并没有在帝国海军的视野中看到中途岛。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很快成为主要海军思考模板的设想：“建议第一支打击部队对阿留申群岛发动进攻，第二支打击部队可能会尝试再次袭击夏威夷或意图占领其他岛屿。”南太平洋岛屿，以切断盟军的补给线，”费边写道。显然，他得出的结论是，有两支同等的打击力量，一支前往阿留申群岛，另一支前往夏威夷或南太平洋。

日子一天天过去，贝尔科南截获了更多的消息，表明占领军很快就会袭击一个叫 AF 的地方，但法比安每次在他的每日报告中都把中途岛放在括号里，并打上问号。直到 5 月 21 日（夏威夷时间），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法比安才最终确认 AF 就是中途岛。¹⁰但那是几天后的事了。

在华盛顿，ONI 被证明更加灵活。5 月 14 日，罗什福尔的 *Goshu Maru* 解密被解释为 AF 可能是中途岛或约翰斯顿岛。但 5 月 17 日，ONI 分析师改变了他们的说法。在为金准备的日本无线电活动每日总结中，他们看到日本海军力量集中在塞班岛-关岛地区，“攻击夏威夷群岛，包括夺取中途岛”。¹¹中途岛现在出现在 ONI 的视野中。

但 OP-20-G 则不然。问题并不在于约翰·雷德曼和他的同事不知道空军和中途岛之间所谓的联系。他们几乎知道海波和贝尔康宁制定的所有日本太平洋地区站点名称。但 OP-20-G 分析师经常质疑 Hypo 和 Belconnen 在确定特定地点的指示符时所使用的基本原理。早些时候，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和他的一名助手指挥官 CH 墨菲（CH Murphy）简单地拒绝了海波/贝尔科南对布干维尔岛和所罗门群岛其他地点以及阿留申群岛的几个地点的鉴定。¹²

鉴于 OP-20-G 表现出的吹毛求疵和夸张迂腐的弱点，雷德曼和墨菲质疑 AF 是中途岛也就不足为奇了。早在 4 月 18 日，即收到 Station Cast 的调查结果三周后，雷德曼就对 AF 的识别产生了怀疑。在墨菲引用的一份备忘录的页边空白处，雷德曼潦草地写了一条注释，指出 AF 是通信区域指示符，而不是区域指示符。¹³ 五天后，雷德曼在给墨菲的一份备忘录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即 AF 指的是通信区域，“其指示符可能与相应的地理区域指示符所指示的区域不同。”¹⁴

Goshu Maru 解密文件发送到华盛顿后不久，他就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战斗。雷德曼和他的情报人员花了多长时间表达他们的怀疑尚不得而知，但在 5 月 14 日至 17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罗什福尔开始收到 OP-20-G 小组的消息。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AF 是一个通信区域，而不是一个区域指示符。

当然，罗什福尔并没有接受这个判决。“他不会轻易忍受愚人，”多年后雷顿这样评价他的朋友。¹⁵ Rochefort 试图向 OP-20-G 解释 Hypo 的想法。“AF 必须在太平洋，”罗什福尔解释道。“AF 必须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这个地方距离日军 1942 年 3 月攻击时用作加油站的地方很近，指的是法国护卫舰浅滩 (AFH)。

OP-20-G 不肯让步。罗什福尔在战后表示：“海波站的我们对人们不同意我们的推理感到非常不耐烦，因为他们拥有与我们相同的信息，而且他们应该在没有任何特别的大脑压力的情况下，想出相同的答案。”¹⁶

很快，OP-20-G 和 Hypo 之间的讨论就变得更加阴暗。“他们不信任我们的添加剂，也不会使用它们，”哈姆·赖特说。在之前的几个月里，Hypo、Cast/Belconnen 和 Negat 在研制出添加剂时定期交换添加剂，并通过 COPEK 渠道进行流通。这种做法使三个监测站能够建立大量的添加剂库存，如果没有这些库存，底层代码组就永远不会暴露。但现在 Negat 拒绝了 Hypo 散发的那些内容。“这真是一团糟，”赖特说。“我们一直与 OP-20-G 战斗；我们没能走到一起。”这种不好的感觉很快就在垃圾句子中得到体现，或者是每个单位的无线电人员在实际消息前后插入的“填充”，作为一种安全措施，以迷惑潜在的窃听者。“我们收到了这些令人讨厌的言论，”赖特说。“这些人会说这些夏威夷添加剂不好。”他补充道：“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¹⁷

事实证明，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从拒绝 Hypo 的添加剂到拒绝 Hypo 使用这些添加剂得出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 Hypo 将 AF 识别为 Midway），很容易就可以拒绝。“华盛顿根本不相信中途岛袭击事件，”汤米·戴尔后来说。“他们非常顽固地坚称中途岛没有任何东西。”¹⁸

他和海波的其他分析师对华盛顿的僵化感到困惑。与 OP-20-G 一样，Hypo 也针对消息和消息片段的含义的估计、猜想和猜测的可靠性开发了类别。“A”消息被认为是积极的，这一发现是由多个来源确定的，并且多次出现在无线电通讯中，消除了任何怀疑的可能性。“B”被认为几乎是确定的，是通过分析确定的，但错误的识别并非不可能；“C”是可能的；“D”是可能的并且很可能。¹⁹第五类“WAG”也偶尔被使用：“疯狂的猜测”。²⁰

就 Hypo 的分析师而言，AF 属于 A 类。3 月 11 日至 23 日，海波 (Hypo) 以及贝尔科南 (Belconnen) 的 Cast 工作人员（尽管目前仍持怀疑态度）将其识别为中途岛。几个月来，AF 不止一次出现在无线电通讯中，与其他 A 名称有关，这些名称无疑是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领地，主要是夏威夷链。“从发生的各种事情来看，[Hypo] 的人们毫无疑问地认为 AF 就是中途岛，”戴尔说。²¹

但即使 Hypo 的分析师对 OP-20-G 的推理感到困惑，他们也并不完全感到惊讶。这两个单位已经争吵了几个月。部分问题与性格有关。OP-20-G 被免职的主任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是海军密码分析领域的先驱之一。然而，约翰·雷德曼并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密码分析员，他的工作似乎归功于他哥哥的影响。

罗什福尔对他不太尊重，经常称他为“小雷德曼”。“他能力不足，”罗什福尔在回应他认为 OP-20-G 夺取权力的观点（无论正确与否）时说道。“我们和他们之间遇到了麻烦，”他说，“因为他们试图通过我所说的欺凌策略或威吓策略来控制我们，以让我们就范。”²² 罗什福尔拒绝在 AF 问题上让步。

正如他的习惯一样，他并没有试图掩饰自己对华盛顿同行的低评价。在一次特别尖刻的交流之后，罗什福尔会用他们的安全电话给莱顿打电话，向他详细介绍所涉及的要害。“乔会说，‘听听这些小丑现在在说什么，’”莱顿回忆道。²³“小丑”成为罗什福尔最喜欢 OP-20-G 人员使用的术语之一。



Goshu Maru号之后的几天里，AF区域指示符出现在更多的拦截中，支持了海波关于攻击中途岛的理论。5 月 16 日的拦截将成为中途岛海战前几周解密的里程碑消息之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是，它表明了日本飞机将发动攻击的位置。木户舞台的南云在向第六通信部队提出的请求中非常具体地说明了他打算做什么：“由于我们计划从 N-2 天到 N 天从西北方向（大致）发动攻击，请请求你们在当天起飞前 3 小时向我们提供天气预报。此

外，希望了解敌人的活动或任何其他可能重要的事情。。。在袭击当天，我们将尽力做到这一点。。。位于空军西北 50 英里处，并尽快让飞行员离开。”²⁴

并非所有空白都已填写，但也不必如此。即使情报官员不是天才，也能发现南云计划转移到距中途岛 50 英里以内的某个地点，在占领军试图登陆之前，木户舞台的飞机将从那里对目标进行两天的猛烈攻击。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中途岛，因为几乎所有打击力量都会从西北方向接近。

当无线电人员截获一位身份不明的发信人发给第二、第四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的电报时，罗什福尔可能以为中途岛事件已经解决。该消息于 5 月 19 日翻译，报道称，参与占领一个名为迈克·伊姆 (Mike Item) 或 MI 的前所未闻地点的舰队成员将于 5 月 26 日举行行动会议，然后于 5 月 27 日出发前往会合点。²⁵这是 MI 第一次出现在交通中，这一问题让一些分析师怀疑它是否指定了另一个区域。

罗什福尔的密码破译者并不这么认为。这个两个假名的图与日本海军在莫尔兹比港战役中使用的 MO 非常接近，分析人士可以毫不费力地弄清楚它。正如 MO 是日本占领 RZP（莫尔兹比）地区行动的代号一样，MI 是入侵 AF（中途岛）行动的代号。几天后，日本帝国海军发布了一份明确将 MI 与 AF 联系起来的快报，消除了对此事的任何疑虑。²⁶然而争论仍在继续。

将空军与中途岛联系起来的 *Goshu Maru* 快报六天后，怀疑论者依然存在。他们绝不局限于海军通讯或 OP-20-G 的高层职位。海波语言学家雷德·拉斯韦尔 (Red Lasswell) 在 5 月 16 日至 20 日期间沮丧地发现，它们还出现在不太可能的地方。

到 5 月中旬，每天有超过 1000 次拦截流入 Hypo。但在 5 月 19 日至 20 日夜間，地下室被异常大量的交通淹没，其中至少有 50 次拦截被识别为高优先级调度。其中大部分出现在拉斯韦尔的观察期间，使他成为解决关键传输问题的合适分析师。他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任务中。这些信息中包含的材料如此之多，以至于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拉斯韦尔无意中发现了山本在整个中途岛战役中的战斗序列——这种可能性被证明是有争议的，甚至是激烈争论的（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拉斯韦尔的同事回忆说，他在该批次产品上工作了好几天。²⁷但他很快就处理了一些，知道自己有什么。其中一项涉及在空军战役中使用的某些驱逐舰中队的位置，拉斯韦尔将其翻译为中途岛。²⁸罗什福尔审阅了他的译文并将其分发给华盛顿后，拉斯韦尔遇到了麻烦。“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华盛顿办公室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我错了。”²⁹

与拉斯韦尔发生冲突的怀疑者并不是约翰·雷德曼的密码分析专家，而是一位语言官员同事。对手是指挥官雷德菲尔德“罗西”梅森，OP-20-GZ 的负责人，OP-20-GZ 是 OP-20-

G 的日语单位，也是 OP-20-GY (Negat) 的姊妹单位，专门从事密码分析。梅森拥有无可挑剔的资历。作为一名海军学院毕业生，他完成了强制性的海上任务，然后于 1930 年前往日本学习日语，比罗什福尔和雷顿晚一年抵达日本。梅森是海军语言破译员小团体的一员，这个小团体中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1940-41 年间，他曾在马尼拉担任亚洲舰队司令哈特上将的舰队情报官。1941 年末和 1942 年初，日本人入侵菲律宾时，梅森与卡斯特站的撤离人员一起逃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并在那里帮助建立了贝尔康南 (Belconnen)。³⁰鲁迪·法比安 (Rudy Fabian) 出现并领导贝尔康南 (Belconnen) 后，梅森返回华盛顿，ONI 将他派往 OP-20-GZ。

现在梅森担任 OP-20-G 的首席日语语言学家。谢顶、长着一张天真无邪的脸、才华横溢、脏话连篇的男人，为他工作并不容易。³¹他咄咄逼人的性格让助手们感到害怕，其中一些人觉得他令人恐惧，另一些人则觉得他鼓舞人心。“梅森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人，他希望他在华盛顿的单位，而不是珍珠港和墨尔本的竞争对手，来解码和翻译这一重要信息，”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³²

现在，拉斯韦尔本人并没有退缩，他撞上了梅森圆锯。拉斯韦尔公布了他的 AF 发现后几个小时，“罗西·梅森，我在‘Negat’的同行来到了巡回演出并同意我的翻译，但认为目标可能在太平洋的其他地方，”拉斯韦尔告诉海军历史学家罗杰·皮诺。³³梅森拒绝了 AF 可能是中途岛的整个想法。无论他是从名义上的老板约翰·雷德曼那里得到暗示，还是（更有可能是，考虑到他强烈的独立性）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梅森仍然坚持不懈。

拉斯韦尔也是如此。接下来的几天里，两名警官通过 COPEK 来回争论。“我坚持我的立场，”拉斯韦尔说。“我认为没有理由改变[我的想法]。”³⁴他与梅森的争斗在地下室里引起了轰动。几乎所有从事密码分析和密码破译工作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发出了抱怨，担心海波的 AF 案例可能会在海军主力中失去动力。“罗西·梅森是华盛顿不会为中途岛购买 AF 的人，”汉姆·赖特说。“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能干的语言学家，但他不买账。”³⁵

尽管主力海军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但 OP-20-G 对中途岛的思考核心是混乱的。从 OP-20-GY 的密码分析师到 OP-20-GZ 的语言学家，它的各个参与者都同意一件大事：AF 不是中途岛。他们可以就 AF 不代表什么达成一致，但无法就 AF 代表什么达成一致。他们的估计完全不同。

*Goshu Maru*调度的同一天，King 从 OP-20-G 得到了指向不同方向的估计。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告诉 COMINCH，“虽然现有信息很模糊，但第二次 K 战役的规模似乎比第一次更大，并且可能涉及从托管地（远至西边）发起的大规模攻击。”（马里亚纳群岛），由 CinC 第 2 舰队直接负责。”³⁶他将夏威夷视为日本帝国海军的主要目标。

雷德曼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日本第二舰队总司令近藤海军上将直接负责目前在塞班岛集结的帝国海军新占领军。但当时机成熟时，这支部队将驶向中途岛，而不是夏威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什福尔 5 月 6 日解密的第二次 K 行动的内容已经演变成即将到来的日本进攻的核心内容，至少在主要海军的一些人看来是这样。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尼米兹也担心即将到来的袭击可能主要集中在夏威夷，但在听到麦考密克关于他与罗什福尔会面的报告后，他才放弃了这一观点。

OP-20-G 并没有放弃将夏威夷作为即将到来的战役主要目标的想法，但其分析师提出了其他可能性。³⁷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的团队设想了一种情景。他的一位部门领导、中尉 JS 雷曼 (JS Lehman) 推测，K 战役将涉及对欧胡岛的攻击，而日本潜艇将充当瞭望员。之后，这些潜艇将“向东前进”——前往东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和西海岸——“用作‘AF’战役的先头瞭望台。它们应该相隔一周到十天。”³⁸

换句话说，瓦胡岛遭到袭击十天后，所列地区的其他一些目标将受到近藤海军上将的第二舰队（其中包括一支占领军）的轰炸。美国西海岸会被占领吗？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第二位 OP-20-G 组组长 PL Joachim 中尉设想的。在罕见地提到中途岛时，他设想了以马歇尔群岛为基地的日本海军第四航空攻击部队，作为第二次 K 战役的一部分袭击中途岛，但不是进攻的主力。约阿希姆想到了另一个地区。在谈到最近涉及驱逐舰的交通时，他推测：“这不仅仅是暗示，萨摩亚将成为在不久的将来的一个目标，至少有一部分部队现在集中在塞班岛。”³⁹约阿希姆率领第二舰队前往萨摩亚。

另一位持反对意见的人是战争计划部主任特纳少将，由于脾气暴躁和好斗的风格，他在海军主力部队中被称为“可怕的特纳”。雷顿说：“他身材瘦削，动作敏捷，身高超过六英尺，身材魁梧，灯笼般的下巴和甲虫般的黑眉毛让他有一种恶魔般的外貌。”雷顿后来在战争中与特纳发生争执，差点打起来。和他一起。“特纳的外表和性格都令人生畏。”⁴⁰

1941 年初，特纳被前海军陆战长斯塔克选为战争计划一职，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和计划家，他撰写了海军彩虹 5 号战争计划的初稿，该计划设想美国在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中，与英国首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但特纳并不仅仅局限于计划。他焦躁不安，还自以为是情报专家和日本问题专家。

这有困难。特纳的情报背景有限，他声称自己在日本问题上拥有专业知识的基础也很脆弱。他在这方面所宣称的英勇，从他的同事们的证词来看，源于他在 1939 年 4 月担任重型巡洋舰 *阿斯托里亚* 号指挥官时的职责，当时该船运回了已故日本驻日本大使的骨灰。特纳在日本执行任务的大约十天里，他觉得自己对日本人了解很多，“一位海军军官写道。⁴¹

特纳充分利用了与日本人为期十天的遭遇，取得了权力地位。他与海军情报部门的多位主管发生争执，坚持认为评估情报的权力应该属于战争规划部门，而不是国家情报局。1941年8月，他在国家情报局的《情报文摘》中插入了一篇文章，预测日本将袭击西伯利亚，这使得事情达到了紧要关头——这篇文章尚未得到国家情报局远东部门的批准。当麦科勒姆指挥官提出抗议时，特纳要求海军陆战长斯塔克将评估职能移交给战争计划部。斯塔克做到了。

现在，1942年5月下半月，特纳又开始干这件事了。这次他不仅挑战海波，还挑战 OP-20-G 和海军通信。自3月初以来，特纳一直与雷德曼两兄弟不和，当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约瑟夫·雷德曼 (Joseph Redman) 和 OP-20-G 负责人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创建了一个新实体 OP-20-GI (战斗情报)，以根据来自 Hypo、Belconnen 和 Negat 的输入。特纳将这种新的情报产品视为战争计划评估的竞争对手。他不喜欢GI的工作，并且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很快，战争计划和 GI 的分析师们就像 Hypo 和 OP-20-G 一样争吵起来。

奇怪的是，争吵往往是围绕相对较小的问题，例如日本海军后勤和战斗准备的细节，而不是目标。更奇怪的是，战争计划和 OP-20-G 似乎都不知道 CINCPAC 和 COMINCH 之间交换的决定和言论，特别是在关键的5月8日至23日期间。

5月20日左右，特纳和约翰·雷德曼发生了公开的面对面冲突，很快就在罗什福尔的地下室引起了轩然大波。特纳直言不讳地告诉雷德曼，他对海波、贝尔科南以及内加特提供的情报不满意。他说，他对所有三个单位未能区分即将到来的 AF 和 K 战役感到特别不满，他坚称这两个战役是无关的。

特纳的说法与罗什福尔5月13日的报告相矛盾，该报告涉及 *Goshu Maru* 计划从塞班岛到 AF (中途岛) 的路线，所运载的设备包括“K 战役所需的军事补给品”。解密使 AF 和 K 之间的联系成为Hypo 的信念。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和主要海军情报局都接受了该链接。

现在特纳试图撤销它。在一项反映他无限自信的非凡指示中，他命令所有人接受他的观点，除非有新证据明确反驳。特纳命令 OP-20-G 作战情报部门 (GI) 的负责人戈登·W·戴斯利中尉向 OP-20-G 的华盛顿和野战部队分发一份备忘录。“特纳上将说，我们错误地将 AF 战役与第二次 K 战役联系起来，”戴斯利写道。“在他看来，这些将是独立的行动，AF 战役涉及相对重型的打击力量，而第2K战役将使用潜艇和飞机。”⁴²

戴斯利的下属不喜欢被告知该怎么想。OP-20-GI 科长约阿希姆中尉报告说，他的分析师“并不完全”认同特纳的观点。⁴³罗什福尔对特纳指令的看法尚未流传，但可以想象。事实上，这并不重要。很快，特纳的论文就被宣告无效，变成了历史奇案。但就目前而言，特

纳仍然在海军主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那么，他认为日本帝国海军会做什么呢？它要袭击哪里？什么是AF？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D·帕克 (Frederick D. Parker) 根据 OP-20-G 与战争计划之间的内部对应关系提出，实际上是特纳制定并可能发起了金 5 月 15 日致尼米兹的信件，该信件将攻击中途岛描述为对日本的牵制海军的主攻。从所有迹象来看，特纳认为袭击不会针对中途岛，而是针对澳大利亚东北部、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计划于 6 月 15 日至 20 日之间开始。⁴⁴



中途岛的怀疑者们加强了抵抗。罗什福尔从华盛顿听到了不祥的杂音。珍珠港事件后萨福德曾警告过他的窃窃私语活动又重新开始。现在他听到了新的隆隆声，他将这些隆隆声追溯到 OP-20-G 的人那里，说他正在带领太平洋舰队陷入中途岛的陷阱。⁴⁵

就连他的朋友雷顿也反映了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担忧，现在也需要更强有力的确认。当然，尼米兹也收到了针对罗什福尔的同样警报。一些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坚称，所有指向中途岛的迹象都是日本精心策划的骗局的一部分，目的是掩盖对夏威夷甚至西海岸的大规模进攻。⁴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金海军上将在这个营地；事实上，就在 5 月 17 日，金告诉尼米兹，他现在接受了他对中途岛问题的看法。尽管如此，尼米兹可能还是想知道。国王可能是多变的。

尼米兹头脑冷静，善于评估人和计算风险，他不会惊慌失措。他仍然相信日本人正在准备向中途岛发起强大的进攻，但他也知道他将太平洋舰队——几乎是他的全部指挥权——押在了无线电情报和乔·罗什福尔提供的信息上。现在，这些信息正受到猛烈的攻击。5月18日，他向雷顿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尼米兹]说，作为总司令，他对罗什福尔或我对[AF]所在位置的‘猜测’不满意，”莱顿后来说。“我要告诉罗什福尔，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个问题，并确定 AF 是或不是中途岛这一事实。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乔，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⁴⁷

5 月 19 日星期二一早，罗什福尔在地下室 Jasper Holmes 的办公桌前召集了一小群 Hypo 分析师。他指出了问题以及需要做什么。“我们必须向世界证明 AF 就是中途岛，”罗什福尔告诉他们。有人有什么想法吗？福尔摩斯照做了，罗什福尔也很喜欢。“很好，贾斯帕。

非常好，”他说。⁴⁸霍姆斯的想法需要得到尼米兹的批准。罗什福尔将他的安全电话伸向莱顿。

确认福克斯在这里得到确认

当有疑问时，你迫使敌人本人提供你所寻求的确凿证据。

——罗纳德·勒温¹

罗什福尔发现自己必须让愤怒的汤米·戴尔平静下来。戴尔刚刚破译了帝国海军从威克岛基地发往东京的一条令人不安的信息。当天，消息传递的是来自美国海军派遣机的消息（以简单语言广播），但被日本人截获。它揭示了 AF 的紧急情况：岛上的水蒸馏系统发生事故，导致淡水严重短缺。据报道，AF 向 Pearl 快速要水。

让戴尔感到不安的不是美国海军从 AF（中途岛）到 AK（珍珠港）的信息内容，而是该信息是通过未加密的无线电传输的，这违反了战时通信中所有神圣的规定。“中途岛那些愚蠢的混蛋，”戴尔怒道。“他们用简单的语言发出这样的信息是什么意思？”²他不知道中途岛的海军航空站已经按照珍珠港的要求做了：用简单的语言向珍珠港发送一条消息，报告这个确切的问题。这一消息是 5 月 19 日星期二清晨聚集在 Jasper Holmes 办公桌前的几位 Hypo 分析师炮制的诡计。

小组中没有人去过中途岛。但霍姆斯指出，作为战前夏威夷大学的一名工程师，他参与了一项关于使用珊瑚和盐水混合中途岛建筑混凝土的效果的调查。“我熟悉中途岛的一些问题，”福尔摩斯后来写道。“我向罗什福尔建议，淡水供应是中途岛一直存在的问题，其新淡水蒸馏厂的故障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乔·芬尼根表示，如果日本人得知中途岛缺乏淡水，威克无线电部队将立即向东京报告这一信息。“没关系，乔，”罗什福尔说，显然很高兴。³他还赞扬福尔摩斯的有用想法。⁴

罗什福尔用他们的安全电话给莱顿打电话。莱顿很喜欢他所听到的，并咨询了尼米兹，尼米兹很快就同意了罗什福尔的想法。罗什福尔随后与巴格利司令讨论了此事。⁵他们共同

为中途岛海军指挥官西里尔·T·西马德上尉制定了一条信息，通过连接两个地点的海底电缆进行传送，从而允许中途岛和欧胡岛之间不使用无线电波进行通信。

调度命令 Simard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COM 14 广播紧急消息。西马德照做了。巴格利随后也用简单的无线电消息回复说，一艘水驳船正在路上。罗什福尔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一策略，贝尔科南、OP-20-G 和他的朋友戴尔都没有告诉。

韦克吸收了这些流量，并按照芬尼根的想法做了。日本人上钩的第一个迹象是韦克 5 月 20 日落在戴尔办公桌上的信息。他向罗什福尔报告了他的“发现”以及他的愤怒。罗什福尔解释道。

鉴于 Hypo 与 OP-20-G 的紧张关系，罗什福尔没有立即向华盛顿通报 AF 身份已得到验证的消息。他显然认为海波作为这一信息的持有者似乎是自私的，因为 OP-20-G 已经对罗什福尔的 AF 主张争论了六天，令人心烦意乱。他决定等待，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收到相同的信息。贝尔科宁把它捡了起来。

²⁰日向第 14 区指挥官‘AK’发送了以下无线电消息。。。。目前我们的水只够两周使用。请立即向我们供货。”贝尔科南的鲁迪·法比安对此消息感到好奇，他告诉华盛顿他将与第十四海军区核实该报告。“如果是真的，它将确认‘AF’是中途岛，”费边写道。⁶罗什福尔等到 5 月 21 日晚些时候，才向 OP-20-G 发送了自己的电报：“墨尔本联络单位就 Affirm Fox 的水状况发送了电报 x 中途岛向 14 发送了关于动物饲料情况的简明语言 x As 之前说过，确认福克斯在这里被确认为中途岛。”⁷关于动物饲料情况的胡言乱语可能是罗什福尔讽刺的方式，他说整件事都是一个圈套，一个骗局，旨在欺骗日本人透露他们的目标。罗什福尔在结束时也忍不住挖苦了一番，“如前所述”。雷德曼人肯定明白了这一点。



这个诡计奏效了。尼米兹松了口气。他命令中途岛机场于 5 月 24 日开始侦察飞行，覆盖该岛西北 700 英里的地区。“敌人预计将于 26 日离开塞班岛前往中途岛，”CINCPAC 的灰皮书 5 月 23 日报道。⁸

在华盛顿，国家情报局通知金，AF 已被证实为中途岛的指定名称。⁹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关于 AF 的争论仍然没有消失。虽然主要海军的怀疑论者已经被压制，但陆军领导层甚至罗斯福政府中仍然存在疑虑。

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对中途岛的设想提出了质疑。他担心日本人没有对这个太平洋中部的小环礁发动入侵，而是在准备进行更雄心勃勃的事情——“对我们轰炸东京进行报复”，他在 5 月 21 日的日记中写道。史汀生推测帝国海军可能计划袭击阿拉斯加、巴拿马，或者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也相信的那样，袭击美国西海岸。¹⁰

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也有同样的疑虑。事实上，他怀疑尼米兹和他的情报团队可能落入了日本巧妙的伎俩。压垮马歇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 5 月 20 日的解密，其中驻扎在马绍尔群岛 Imieji 附近的日本海军第十四航空队要求横须贺人事局将其所有邮件转发给 AF。¹¹马歇尔认为这一信息并没有反映出日本的自满，而是认为该信息可能是日本海军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故意引起人们对中途岛的关注，从而使美国海军远离真正的目标。马歇尔后来告诉国会：“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日本的一支部队把中途岛作为其邮局，这似乎有点太厚了。”¹²

为了寻求杜立特式的袭击，史汀生和马歇尔于 5 月 21 日会见了陆军空军和 G-2（情报）官员，讨论日本袭击者可能袭击美国在圣地亚哥的工厂，然后逃往墨西哥的可能性。杜立特的飞机在四月份对日本本土发动了令人震惊的袭击后飞往中国。应史汀生的要求，国务院向其驻墨西哥代表通报了这一危险。第二天下午，马歇尔飞往西海岸调查该地区的防御情况，“因为我们认为日本很快就会袭击海岸的某些部分，而且很可能在南部地区，存在非常现实的危险，”史汀生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日记。¹³

回到珍珠港后，尼米兹通过陆军夏威夷部司令埃蒙斯将军听到了陆军想法的回声。埃蒙斯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他的担忧部分源于尼米兹利用太平洋司令部的紧急权力，将夏威夷地区除陆军地面部队之外的所有部队置于海军控制之下。¹⁴

金下令实施紧急状态是为了回应 5 月 13 日的一份解密文件，其中一支日本海军部队要求提供涵盖夏威夷群岛和阿留申群岛部分地区的航海图。尽管陆军仍然负责夏威夷的防御，但陆军与海军协议授权尼米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接管陆军第七空军轰炸机的控制权。¹⁵海图拦截——指向对夏威夷和可能对阿留申群岛的攻击——似乎证明尼米兹的行动是合理的。但当尼米兹开始将轰炸机转移到中途岛时，埃蒙斯犹豫了。

5 月 16 日至 17 日左右，埃蒙斯向尼米兹发送了一份陆军情报批评，其中反映了他自己的观点，即海军认为日本海军现在考虑征服中途岛的想法太过分了。埃蒙斯担心海军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指出尼米兹的计划是基于估计的敌人意图而不是能力——埃蒙斯警告说，其中包括对瓦胡岛的另一次袭击。埃蒙斯想象 12 月 7 日的袭击会重演。

尼米兹立即召唤了莱顿。当他将将军的备忘录转交给他的情报官员征求意见时，尼米兹饶有兴趣地看着莱顿爆炸，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尼米兹善意地接受了埃蒙斯的担忧，并

认识到他的观点有道理。珍珠港事件对 12 月 7 日的记忆犹新，它提醒我们，如果美国人过多地关注日本人可能会做什么而不是他们能做什么，将会发生什么。¹⁶

尼米兹还意识到埃蒙斯并没有掌握太平洋司令部可用的所有情报。正如金梅尔在 12 月 7 日袭击之前拒绝向肖特将军全面通报海波提供的无线电情报一样，尼米兹继续将罗什福尔的解密视为海军的专属保留地。他相信他无法告诉埃蒙斯他所知道的一切。¹⁷但他确实觉得他至少应该解决陆军的一些担忧。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安抚埃蒙斯。它涉及到雷顿，尽管雷顿并不欢迎这种方式。

尼米兹的解决方案是指派战争计划参谋中的斯蒂尔上尉重新评估太平洋舰队情报的调查结果，这一方案是在空军发出水电信息时传达给莱顿的。当尼米兹告诉他脸皮薄的情报官员他打算做什么时，莱顿畏缩了。自 4 月 13 日以来，斯蒂尔一直在执行最初由麦考密克上尉负责的任务：提供对海波日常情报的战争计划分析。雷顿熟悉斯蒂尔的神秘、有时飘忽不定的评论，因此不为所动。他认为斯蒂尔是个“笨蛋”——一个顽固而迟钝、令人费解的军官。

事实上，斯蒂尔的使命是充当魔鬼代言人。很简单，他的工作就是挑战雷顿和罗什福尔流传的每一个估计。雷顿对斯蒂尔的任务并不热心，但也无能为力。命令就是命令。他勉强接受了斯蒂尔在太平洋舰队情报中的更大角色。¹⁸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斯蒂尔的任命是否会



让埃蒙斯满意。尼米兹和雷顿必须拭目以待。

当莱顿在日常生活中应对斯蒂尔的更多存在时，罗什福尔则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水信息是否说服了所有非信徒的问题，罗什福尔直言不讳地回答：“没有。”¹⁹困扰罗什福尔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他和他的海波同事以前如何被日本无线电欺骗而现在又被欺骗的谣言。同样令人不安的是，OP-20-G 的不满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Hypo 在开展业务的方式上超越了其权限。OP-20-G 的突破点是罗什福尔的水信息。尽管这条消息引发了新的信息，约翰·雷德曼和他的随行人员并不喜欢罗什福尔实施这一策略——讽刺的是，这是针对无线电欺骗的一个例子日本人——没有咨询他的华盛顿上级。他们认为此举是近乎不服从的高压行为。

雷德曼和温格对罗什福尔对海波的管理持悲观态度，认为这破坏了他们将海军情报集中在华盛顿的努力。他们说得有道理。根据温格 2 月份制定的重组计划，OP-20-G 应该获得“所有通信情报活动的中央协调权”，正如温格的备忘录所述。²⁰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 OP-20-G 的偏远部队在执行任务时自主性较低，技术性更强。他们将向华盛顿提供原材料，并将思考留给 OP-20-G。但当雷德曼看到珍珠港发生的事情时，他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他注意到海波正在思考。这让他很苦恼，他通过通常的渠道向罗什福尔传达了这个信息。

罗什福尔不喜欢他所听到的。“我们遇到了这种荒谬的情况，有些人完全知情，”罗什福尔后来说道，“但他们对日本人的心态、语言或其他任何东西一无所知，但他们却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决定。”预感或任何可能的东西。“在他看来，造成这一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华盛顿未能理解珍珠港事件中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们。他们不是数字运算者，也不是看不到大局的狭隘专家。”来自海波站的估计不是密码分析员、翻译员或通信情报人员等技术人员的估计，“罗什福尔试图解释道。“它们是具有这些能力的人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也是在舰队各个参谋的行动中服役的经验。”²¹

当然，罗什福尔主要是在谈论他自己。海波的其他官员确实在通信情报的各个方面都有经验，从翻译日语到密码破译再到密码分析，但没有人像罗什福尔那样将所有这些方面带到了情报任务中。由于他拥有各个智力阶段的背景，至少可以说，他不喜欢被他认为低人一等的人说教。他也不喜欢被当作一个仅仅将数据传递给 OP-20-G 的公务员。

“我觉得我拥有知识和经验，能够对流量的实际含义进行估计和判断，”罗什福尔说。²²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华盛顿不接受罗什福尔对其适当角色的定义，争吵仍在继续。双方走向了不可避免的摊牌。但首先还有工作要做。



尼米兹没有等到罗什福尔的缺水策略，就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甚至在 5 月 13 日的 *Go shu Maru* 消息显示中途岛是帝国海军的主要目标之前，尼米兹就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收回他的太平洋舰队航母。如前所述，金于 5 月 15 日批准了尼米兹的请求，将哈尔西的航母带回夏威夷，但附带条件是，如果新情报证明需要采取这一行动，则将它们返回南太平洋。三天后，即 5 月 18 日，尼米兹通过无线电通知哈尔西：“加快返回夏威夷地区。”²³

同一天，CINCPAC 在严重受损的约克城号上向弗莱彻发出了类似的通知，该号目前正在斐济附近的汤加塔布岛加油。十天前，这艘航母一瘸一拐地向东驶向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随后，5月9日，太平洋司令部命令弗莱彻前往汤加塔布并等待进一步命令。

约克城号有自己的计划，他希望将其送到普吉特湾的造船厂。尼米兹无意放弃这艘平顶飞机，但将其带回珍珠港需要他所有的外交智慧。他向金保证，“如果[在珍珠港]不可行，请考虑发送到普吉特。”²⁴金同意了这一点。尼米兹立即召唤弗莱彻。

CINCPAC 的航母即将返航。“大黄蜂”号和“企业”号预计于5月26日返航，“约克城”号预计于5月27日返航。尼米兹的计划正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展开。从海波提供的无线电情报中，他知道日本人相信列克星敦号已在珊瑚海沉没，而约克城号即使没有沉没，至少也受到了严重损坏。他还从罗什福尔那里得知，日本人认为哈尔西的特遣部队正在前往新赫布里底群岛周围地区，距离珍珠岛约三千英里。

尼米兹希望日本人继续相信这一切。5月21日，他告诉弗莱彻和哈尔西在返回珍珠岛期间要遵守“严格的无线电静默”。飞往瓦胡岛的特遣部队飞机也被告知“在着陆时”不要进行任何传输。CINCPAC 的命令源于海波发现，日本无线电情报部门一直通过监视空地无线电聊天来了解美国航母进出珍珠港的动向。

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作战部队会发现尼米兹的无线电静默命令很难遵守，但这确实反映了他现在对莱顿和罗什福尔以及珍珠号整个情报团队的“绝对信心”。尼米兹还使用了一些他自己的无线电欺骗手段。他安排驻扎在珊瑚海的水上飞机母舰“丹吉尔”号开始发射在南太平洋作战的航母特遣部队特有的无线电呼叫。5月28日，派往丹吉尔的PBV轰炸了图拉吉岛，令日本人大吃一惊，并给他们留下了受到舰载机攻击的印象。²⁵他们又上钩了。在报告了哈尔西在所罗门群岛以南的航母部队和对图拉吉岛的袭击之后，日本无线电情报给山本提供了一些好消息：美国海军似乎不太可能拥有任何航母力量来对抗中途岛入侵。²⁶

尽管金和尼米兹在日本的意图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太平洋舰队航母方面存在分歧，但到5月25日，他们在太平洋中部所面临的问题上几乎达成了一致。他们审议的转折点出现在5月17日，当时金告诉尼米兹，他接受CINCPAC的观点，即日本计划占领中途岛并轰炸乌纳拉斯卡。他们只是在时间上存在分歧，金将战役定在5月30日，而尼米兹则认为战役会在晚些时候发生，即6月第一周的某个时间。

COMINCH 和 CINCPAC 都犯了一些错误。与尼米兹一样，金也相当错误地预见到中途岛袭击之前将发生“瓦胡岛舰载空袭”。但金正确地认识到日本的意图是摧毁太平洋舰队。他和尼米兹在竞选的这个阶段能够就如此多的主要原则达成一致，这一事实反映了高层对

通信情报的思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年来，密码分析员和 RI 人员一直被诟病为疯子或更糟，但他们已经成为“首选”专业人士，从现在起，他们将在海军最高指挥部采取的几乎每项行动中留下自己的印记。²⁷

通信情报领域取得的进步令人瞠目结舌。早在四月份，无线电情报测向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就使罗什福尔和他的海波分析师能够知道三百到四百英里范围内大多数日本船只的位置。在密码分析和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成果使罗什福尔几乎可以在山本在太平洋周围调动军队时监视他。Comint 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源于 IJN 无线电传输的爆炸式增长，这是密码破译结果的必要条件。密码破译者现在不仅处理了更多的拦截，还从中提取了更多的含义。罗什福尔回忆说，到 5 月底，分析师至少恢复了遇到的代码组的三分之一，而 4 月份这一数字约为五分之一。“因此，到 5 月 25 日，我们就清楚地了解了日本人的意图，”罗什福尔说。²⁸



从后来许多人的证词来看，罗什福尔的清晰情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5 月 19 日至 20 日左右涌入地下室的大量高优先级信息。正如前一章所见，海波语言学家雷德·拉斯韦尔（Red Lasswell）恰好在他们出现的那天晚上值班。与罗什福尔核心分析师团队的所有成员一样，拉斯韦尔的工作时间长得离谱，很少休息。“就在中途岛战役之前，”他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我]仍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我办公桌上的所有事情。”

但拉斯韦尔突然变得更加忙碌。“在扫描当天的交通时，[我]发现了我认为重要的信息，”拉斯韦尔说。“它的目标几乎是每一个重要的海军司令部。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来识别未知的代码组，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已经解决了足够的拦截问题，并将其分发给华盛顿。²⁹

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在一夜之间解码并翻译了整个传输内容，或者花了几天时间处理了其中的部分内容。阵雨少尉让人们对拉斯韦尔在三天内完成这次重大拦截的工作记忆犹新。³⁰无论花了多长时间，与拉斯韦尔接触的一份或多份报告毫无疑问包含了有价值的信息。拉斯韦尔当然这么认为。“该信息是日本海军攻击中途岛的行动命令的副本，”他说。³¹

凭借这一断言，拉斯韦尔将自己卷入了二战海军密码学的一大谜团之中。这个谜语与 A F 争议无关，该争议现在被搁置在主要海军中。新的谜题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拉斯韦尔是否在 5 月 20 日及其后几天解密并翻译了山本中途岛战役的部分或全部作战命令？或者他只是让另一个重要的传输变得可读，而不是著名的行动命令？拉斯韦尔并不是唯一

一个认为自己翻译了该命令的人。”5月20日，山本发布了一项行动命令，详细说明了日本攻击空军和阿留申群岛的完整战斗序列，“贾斯珀·霍姆斯后来写道。³²汉姆·赖特 (Ham Wright)也相信这一点。”导致中途岛战役的信息是一个单一的信息，“他回忆道。”这是一个单一的行动命令。它告诉谁要做什么以及什么船要去哪里。这是一条很长的信息。”³³

罗什福尔回忆说，到5月25日，海波的分析师已经完成了“日本20日行动命令的最终翻译”，这是拉斯韦尔记得处理他当晚发现的“重要信息”的大致日期。根据罗什福尔的说法，这次漫长的拦截仅以大块和片段的方式透露了其秘密，最初揭示了“攻击力量及其组成”，但保留了谜题的关键部分，例如攻击的日期和时间。攻击。³⁴

尽管罗什福尔的故事看起来很权威，但它并没有被所有人接受。甚至珍珠港的一些人也发现了其中的漏洞。奇怪的是，其中之一是罗什福尔最好的朋友埃迪·雷顿。和罗什福尔一样，他也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莱顿在后来的观点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在1970年断言，之前所有关于所谓的行动命令的结论都是“绝对、毫无保留的错误”。如果这样的命令被解密，“我就会知道，”莱顿坚持说。³⁵他宣称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根据雷顿的说法，罗什福尔声称海波截获了此类命令的说法因一个致命缺陷而被削弱。它没有引用任何战斗计划中都必须出现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山本的主力——一支由三十四艘船组成的强大舰队，其中包括战列舰第一师和第二师，山本亲自登上了怪物战舰大和号。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漏。根据山本的作战计划，主力将落后南云的木户舞台在中途岛降落六百英里。一旦这支部队摧毁了该岛的防御，并可能从珍珠岛引诱尼米兹的航空母舰，山本就会从后面逼近，支援南云。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主力战列舰将及时抵达，消灭太平洋上的美国航母威胁——山本中途岛行动的理由。

事实证明，尼米兹命令太平洋舰队驶向中途岛，却没有意识到主力潜伏在幕后。罗什福尔在后来的几年中另有说法，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已经将主体的情况告知了尼米兹。³⁶但这支部队并没有出现在海波的任何估计中，而且直到中途岛海战之后，分析人士仍然不知道这支部队。在雷顿看来，这种信息缺口证明了海波并没有掌握完整的操作指令。“如果我们能够像所写的那样阅读整个战斗命令，我们就会[了解]战列舰。”³⁷

差异账目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山本和日本海军总部在5月20日之前的几天里散发了各种行动命令。总部在第18号海军命令中概述了即将到来的战斗的总体情况，该命令于5月5日分发给所有作战指挥部。随着日本海军舰艇驶向集结点，山本于5月12日发布了初步行动命令，并于5月20日向低级司令部发布了最终行动命令。³⁸这些低级订单是否可能是拉斯韦尔和其他人在5月20日处理的订单，他们认为它们是山本的主要运营订单？

山本失踪的行动令之谜永远无法解开。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 (John Lundstrom) 指出，战后海波或 CINCPAC 的档案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单一的战斗命令。他补充说，此类文件也没有出现在 Belconnen 或 OP-20-G 的档案中。他怀疑它的存在——这一观点受到许多人的激烈争论。³⁹

关于这一难以捉摸的命令的争论引发了人们对罗什福尔在中途岛战役前几周的知识状况的质疑。他对山本逼近部队的情报有多详细？Hypo 分析师是否掌握了山本宝贵的战斗序列？或者他们用的更少了？他们是否通过将流入地下室的泄密片段和其他零碎数据拼接在一起掌握山本的计划？

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没有人对 5 月 20 日左右一次不寻常的拦截或一系列拦截占领了拉斯韦尔和他的同事提出异议。即使不是逃亡者战斗命令，这些消息中也包含了同样的信息。当结合罗什福尔所说的几周来精心收集的所有碎片——“不完整的信息和提示、计划的微小变化、地点的变化”——海波和贝尔科南能够拼凑出山本计划的非常准确的画面。

⁴⁰

5 月 24 日，海波、贝尔康宁和内加特同意，塞班岛已被指定为受命登陆中途岛的占领军的集结点。他们看到塞班岛的运输机已经准备好出发，近藤的入侵部队和南云的第一航空队也准备在日本内海采取行动。他们预计这些部队会集结并出发前往中途岛（MI 行动），并与他们预计几乎同时开始的第二次行动密切配合。这就是所谓的北方部队（AL 行动），据信其目标是前往阿留申群岛。

尽管如此，主要问题仍然存在。日军哪一天袭击中途岛？阿留申群岛什么时候出现？K 行动是什么？



在充分了解了他所面临的情况后，尼米兹于 5 月 26 日发布了一份“对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基地袭击的局势估计”。该文件汇集了 CINCPAC 从海波、贝尔科南和内加特那里了解到的有关美国海军面临的新威胁的所有信息。

尼米兹引用了他的资产，其中包括了一句肯定引起了海波的罗什福尔、贝尔科南的法比安以及内加特的同行们的共鸣的声明：“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是 RI 和 CI [comint]。”然后尼米兹补充了一句可能让罗什福尔震惊的话语：“敌人可能在欺骗我们。”⁴¹这句

话承认了海军高级指挥部中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情况将持续一周。Comint 现在就在现场。罗什福尔也是如此。5 月 26 日晚些时候，尼米兹通知罗什福尔，他希望第二天早上在 CINCPAC 总部的办公室见到他。尼米兹希望他向太平洋司令部参谋人员和陆军代表介绍他所知道的有关即将到来的战斗的一切。罗什福尔说他会在哪里。

但首先罗什福尔还有工作要做。海波几乎知道日本人要做什么，除了他们什么时候做。到目前为止，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只能做出粗略的估计。通过粗略计算这些舰艇从大港、塞班岛和內海的基地向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推进的速度，他们得出了从6月1日到10日的“攻击日期”。罗什福尔知道尼米兹需要比这更好的信息。他还知道，找到它的希望是否埋藏在 5 月 19 日至 20 日淹没地下室的长长的拦截流中的某个地方。

到 5 月 26 日，大部分材料已被解码和翻译。大约 10% 到 15% 的人拒绝解密。在那个未处理的部分中隐藏着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时间日期密码——一种代码中的超级加密代码。这个密码很难，因为自战争开始以来，海波进行了数千次拦截，该密码只出现了 3 次，导致罗什福尔的专家们可供分析的样本太少。[Belconnen 的⁴²名](#)密码分析专家也在为这个令人费解的代码而苦苦挣扎。5 月 25 日，墨尔本的一位分析师开始研究他从乱码流量框中随机抽取的一条 IJN 消息。在恢复了一个“中途岛”代码组和一个“攻击”代码组后，他遇到了麻烦。他发现消息乱码严重，无法取得进展，于是通知了海波和內加特。Negat 立即解决了代码；罗什福尔的团队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43](#)

不知何故，解决这个令人畏惧的密码的任务落在了拉斯韦尔的日语伙伴乔·芬尼根的肩上。在取得一些进展后，他也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Finnegan 试图解决一个系统，该系统在 JN-25(b) 代码中加密之前，采用了在原始日语文本中合并的三个片假名代码组。“我解决了前两个假名的含义，第一个代表月份，第二个代表该月的日期，”芬尼根后来解释道。“我对第三个假名的使用感到困惑。”[44](#)

夜幕降临时，芬尼根向罗什福尔提出了他的问题。哈姆·赖特站在罗什福尔的办公桌旁，他已经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正准备回家，然后再回来进行长时间的工作。但他意识到事关重大，并改变了主意。赖特和芬尼根走到一张空桌子前，坐下来过夜。两位警官——翻译出身的密码破译员芬尼根和典型的密码破译员赖特——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芬尼根向赖特通报了该密码之前的三次用途，其中一次被证明是在一条确定珊瑚海海战日期的消息中。另一个由于乱码而几乎毫无用处。赖特指派了四名自耕农去寻找该密码的其他实例。

他和芬尼根被困了好几个小时。[45](#)但随着夜幕降临，他们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到 5 点 30 分，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赖特告诉大卫·卡恩。令芬尼根后来大为恼火的是，卡恩在

其不朽著作《密码破译者》中将大部分功劳归功于赖特。⁴⁶无论谁最受赞扬，事实仍然是，到 5 月 27 日星期三清晨，芬尼根和赖特已经解决了这个极其复杂的密码。他们通过临时制作一个矩形乱码表来实现这一目标，该表显示了他们想要的日期。该表的结构类似于棋盘，消息中包含的每个日期都有一个框。当以这种方式排列时，分析人员可以将乱码或不正确的日期与真实日期区分开来。

尽管他们的解决方案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赖特认为它足以向罗什福尔展示。他相信他们已经确定了即将到来的袭击的日期。据赖特报道，空袭中途岛的日期为 6 月 4 日，空袭阿留申群岛荷兰港的日期为 6 月 3 日。

罗什福尔没有立即欢呼。他注意到了他们工作中的弱点，并立即向赖特提出了挑战。“我不能把这个寄出去，”他说。⁴⁷但赖特说，罗什福尔“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他会询问我们，以确保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有把握；他没有询问我们，因为他对我们不确定。他对他的部下充满信心。我告诉他，‘如果你不发出来，我就发出来。’”罗什福尔笑着说，“发出去吧。”⁴⁸



Hypo 的溶液通过 COPEK 渠道流通至 Belconnen 和 Negat。

罗什福尔在 CINCPAC 总部举行的清晨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了。他决定在计算出时间日期密码之前不要离开地下室。现在，赖特对解决方案感到满意，他脱掉了旧的红色吸烟夹克和地毯拖鞋，换上了新的卡其色制服。罗什福尔匆匆爬上地下室的台阶，来到行政大楼的停车场。他迟到了。

26

尼米兹现身

我看过去，我会看到四颗星。我会尽我所能回答这个问题。

——乔·罗什福尔

海军上将不需要检查他的手表。他从尊贵的客人——其中有两位将军、两位海军少将和一群上尉——的坐立不安中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的明星吸引力，一位在房间里并不为所有人所熟知的指挥官，迟到了。

194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时间很重要。将军们的日程安排很紧，尼米兹也是如此。预计他很快就会到达企业号，该船已于 26 日驶入珍珠港。他应该分发装饰品。¹然后，他计划在海上航行一百天后，于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迎接饱经战火的约克城号返航。尼米兹想要看看这艘船，当然，还要会见疲惫不堪的第 17 特遣部队指挥官弗兰克·杰克·弗莱彻 (Frank Jack Fletcher)。

最后，迟到了半个小时，罗什福尔出现了。他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由于缺乏睡眠而睡眼惺忪，他走进位于旧潜艇大楼二层甲板上的太平洋司令部简陋的宿舍，里面挤满了面无表情的军官。尼米兹冰冷地看了他一眼，罗什福尔后来回忆道，这种表情“冷酷无情”。他感受到的寒意不仅仅来自尼米兹。每个人都显得面色凝重。“气氛非常不人性化，”罗什福尔说。²

就他而言，他也不太乐意去那里。“我更愿意回到我们的地方做其他事情，”罗什福尔后来说。他的矛盾心理并非源于害羞或不愿与高级军官交往。“我一直在附近，”他说。“幸运的是，我曾在六名或八九名非常有能力的海军军官手下服役过。而且他们并没有吓到我。”

困扰罗什福尔的是，他一直试图与运营世界保持距离。自从一年前接任 Hypo 的负责人以来，他一直严格遵守自己的准则。现在，在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关键的战斗之一的前夕，

他正在太平洋司令部的宿舍里。他被困住了。尼米兹把他叫了进来。罗什福尔在一个满是运营人员的房间里，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提供建议。会议开始时，他道歉了，并解释说他和他的分析人员整晚没睡，试图找出日本海军即将发动袭击的时间。尼米兹稍微放松了一些。

“非常幸运的是，尼米兹上将接受了这一点，”罗什福尔说。然后他递给尼米兹一份海波刚刚赶往华盛顿COMINCH的急件副本。“这将解释一切，”他说。“这就是日本人将要执行的行动命令。”³

罗什福尔交给尼米兹的材料究竟是山本珍贵的战斗序列，还是只是一些非常好的解密的总结，这一点永远不会弄清楚，正如之前详细介绍的那样。官员们没有立即回应。许多人不知道如何看待罗什福尔。他们不太了解他，但一些熟悉他的人仍然对中途岛的情况持怀疑态度。其中之一是埃蒙斯将军。

几天来，尼米兹一直在试图解决将军的疑虑。为了扭转自己的想法，一周前，他指派战争计划参谋人员斯蒂尔上尉重新审查中途岛的罗什福尔-莱顿档案，并大概向埃蒙斯汇报情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尼米兹至少向埃蒙斯透露了一些来自海波的海军珍贵情报。⁴但这一努力并没有产生尼米兹所希望的结果。埃蒙斯仍然不相信 AF 就是中途岛。

两天前，即 5 月 25 日，将军用另一份具有挑战性的备忘录激怒了尼米兹。埃蒙斯警告说：“虽然我没有掌握敌人信息的完整细节，但我相信得出明确的结论，即日本在夏威夷地区的主要努力将针对中途岛，存在一些危险。”“日本人可能正在利用美国截获的无线电命令进行欺骗”⁵在这场战斗之前，埃蒙斯怀疑中途岛是否是日本的主要目标，而现在距离战斗只有几天了。另一位在场的将军、马歇尔将军的私人代表罗伯特·C·理查森少将也将如此。理查森奉马歇尔的指派对整个太平洋战区进行个人侦察，以评估盟军形势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马歇尔的亲密伙伴，他与马歇尔一样对中途岛感到担忧。⁶

可以预见的是，在场的海军军官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尼米兹所知道的一切，也不是所有人都像尼米兹那样对中途岛深信不疑。海军部队中包括太平洋司令部核心圈的新成员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少将，他是哈尔西中校的替补。哈尔西于前一天抵达企业号，指挥第 16 特遣部队。尼米兹看了他一眼，就将他送往基地医院。在企业号上连续不间断地服役了六个月后，哈尔西不仅精疲力尽，而且还病得很重。他得了皮炎，这是一种痛苦的皮肤病，几周来病情不断恶化，无疑是神经紧张的结果。

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快速逼近的中途岛战役中指挥指挥，哈尔西建议让他的巡洋舰指挥官斯普鲁恩斯临时指挥第 16 特遣队。尼米兹已经对说话轻声细语的斯普鲁恩斯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同意。⁷斯普鲁恩斯对日本海军中途岛计划了解或不了解的情况仍不清楚。哈尔

西离开珍珠港那么久，他就不会熟悉与中途岛有关的日常事态发展。他也不可能出现在尼米兹的少数军官名单上，这些军官被授予从海波解密获得部分情报的权限。因此，关于即将到来的战斗的许多细节他都是第一次听到。

海军特遣队的最后成员是麦考密克上尉，他是太平洋司令部战争计划参谋部的负责人，也是尼米兹中途岛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他的助手斯蒂尔上尉； DeLany 船长，舰队运营官；最后是尼米兹的参谋长、海军少将米洛·F·德拉梅尔。在所有在场的人中，很少有人比德雷梅尔更熟悉罗什福尔的工作，他在 1918 年至 1921 年间指挥密码和信号科期间熟悉了密码学。斯普鲁恩斯将在 6 月下旬接替他。

舰队情报官雷顿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有人邀请他，他会强烈支持罗什福尔的中途岛故事。但作为一名中尉，他可能没有足够的军衔来获得邀请。莱顿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这次会议，当时他向尼米兹报告了海波已经破解了中途岛袭击的时间日期密码的消息，却发现罗什福尔已经这样做了。⁸

雷顿对自己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感到失望，甚至有点受伤，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对自己作为罗什福尔与 CINCPAC 的中间人的角色感到非常自豪。他后来指责巴格利司令“和罗什福尔一起赶来向尼米兹报告他们已经解决了中途岛轰炸的日期”，从而抢走了莱顿。⁹然



而，巴格利并没有对雷顿打出快速的一击。尼米兹只是想见见罗什福尔，就把他叫了进来。

罗什福尔对这次会议的目的以及他自己在会上的角色不抱任何幻想。召开员工会议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很明显，当尼米兹派人来找我时，他已经决定了他的行动方针，”罗什福尔说。“此时他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行动指令，事情已经结束了。”¹⁰

那么，尼米兹为何费心召见罗什福尔呢？他很清楚自己不在那里做什么。罗什福尔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讨论海波站的任务，也不是为了透露它在破译帝国海军作战密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在那段时间之前，[尼米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信息来源，”罗什福尔说。即使是这次会议上的一些官员对罗什福尔的所作所为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些人甚至可能像珍珠港的其他官员一样认为 CINCPAC 的情报来自东京的秘密来源。“海军上将永远不会驳斥任何人的这个想法，”罗什福尔说。“他只会说他收到了信息，他认为这些信息足以采取行动。”

所有这些都让罗什福尔陷入了困境。“尼米兹没有对我的活动进行任何讨论，”他说。罗什福尔可能不是一名密码破译者，而是一名熟悉日本情报的情报官员，他拼凑出了敌人的阴谋。他在那里回答问题，并以此为 CINCPAC 的行动计划增添分量。罗什福尔在那里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没有讲述他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

“你认为日本人会做什么？”这是出现的第一个问题。¹¹鉴于密码破译的局限性，罗什福尔不可能知道日本人计划的一切，他也确实没有。然而到 5 月 27 日，他学到了很多。假设他按照通常的逻辑方式行事，他就会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日本海军军舰正在移动。他们前一天已经起锚。他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山本的航母已经三天没有发出无线电信号了。“缺乏航母交通通常意味着它们在海面上，”罗什福尔前一天告诉尼米兹。¹²换句话说，日本海军的两支截然不同的攻击和入侵力量现在正驶向各自的目标：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

根据海波最近的解密，罗什福尔提出了以下设想：几天之内，木户舞台由四艘航母（加贺号、赤城号、苍龙号和飞龙号）组成，可能还有第五艘航母瑞鹤号，由三艘战列舰、四到五艘巡洋舰支持和一个驱逐舰中队将从西北以 315 度的方位接近中途岛，接近 50 英里，并从上午 7:00 左右开始，发射飞机攻击中途岛的地面和空中防御。¹³

Ham Wright 和 Rochefort 后来都表示，Hypo 的负责官员在这次会议上给出的日期是 6 月 4 日。但他们记得准确吗？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可能已经休息了一天。山本最初命令南云于 6 月 3 日袭击中途岛，这一天将出现在他的时间日期密码中。这也是尼米兹和金为南云确定的开始空袭的日期。

罗什福尔和赖特后来是否记错了，并且（尽管是无意的）推迟了他们“回忆”的日期以适应实际袭击的日期：6 月 4 日？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无法回答。¹⁴

撇开袭击日期问题不谈，罗什福尔的情景在大多数方面都与即将发生的事件相符。在 CINCPAC 的客人们聚精会神的聆听下，他继续通报情况：两天后，南云的初步攻击之后，一支占领军将抵达，从塞班岛向正西航行，开始登陆中途岛的两个岛屿：东方岛和沙岛。¹⁵

罗什福尔猜测，由至少一艘舰队航母、一艘轻型航母、两艘巡洋舰、三个驱逐舰师、一个潜艇中队和一批支援舰组成的北方部队已经离开大凑。¹⁶他认为其中一支部队正在前往西阿留申群岛的基斯卡和阿图进行占领，而另一支部队则前往荷兰港轰炸该地区，使美军远离入侵地点。

尽管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可能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但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的某些方面确实犯了错误。罗什福尔将帝国海军开进阿留申群岛视为一种策略，目的是让太

太平洋舰队远离中途岛——这一观点几十年来一直被作家们所接受，直到 2005 年受到历史学家乔恩·帕歇尔和安东尼·塔利的挑战。¹⁷

这一失误对中途岛战役没有影响。南云的 木户舞台 和近藤的侵略军刚刚离开日本内海。两者均与第三支部队（即目前离开塞班岛的占领运输船）协同行动。罗什福尔相信，汇聚在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部队总共由一百多艘军舰、运输船、油轮和潜艇组成——这是日本帝国海军的主要组成部分。¹⁸

他被问题包围了。尼米兹率先跳了上去。罗什福尔可能会对不听从他的推理的军官甚至上级感到不耐烦。这次不行。“我看过去，会看到四颗星，”他后来解释道。“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他补充道，“我不会表现得无礼、紧张或任何类似的事情。”尼米兹接受了罗什福尔的总体设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同意。

现在针对罗什福尔的一些询问很棘手。是什么让您认为将会有四家运营商？为什么不是六个？您为何如此确定袭击将于 6 月 4 日发生？为什么不是 6 月 6 日？为什么不对阿拉斯加发动大规模袭击？¹⁹他们还想知道为什么日本海军会调动如此庞大的兵力入侵太平洋中部的两个小岛。或者，就此而言，他们为什么要为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偏远岛屿烦恼呢？这些消息会不会是为了欺骗美国海军而发送的假消息？日本人会天真地把他们最珍贵的秘密放到广播中以便可以被拾取吗？²⁰

尼米兹拯救了罗什福尔，指出敌人可能会全力以赴克服美国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对。尼米兹解释说，日本的“主要目标甚至可能是吸引实力较弱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从而将其摧毁”。“通过无线电传输计划可能意味着山本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以至于他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及时分发计划。”²¹

但尼米兹无法帮助罗什福尔解决另一个问题：日本人对欧胡岛有什么想法？即使是那些从未听说过 K 行动的人也担心它会在帝国海军潜在目标名单中名列前茅。例如，埃蒙斯认为欧胡岛面临的情况比单纯的袭击要糟糕得多。如前所述，几周来他一直宣扬日本人至少会对夏威夷发动武力攻击。就连金海军上将也担心欧胡岛可能会在袭击中途岛之前或之后受到严重打击。尼米兹也寻找某种形式的攻击，可能是三月份飞艇攻击的扩展版本。雷顿同意这个观点。²²

罗什福尔只能说，他没有关于神秘的 K 战役的最新信息，尽管他可能没有使用这个术语（K 行动是海波共产主义文化特有的一个短语）。这个答案可能没有让任何人满意。他不知道，因此无法报告的是，K 行动，无论是什么，都会在短短两天内进行。罗什福尔的演讲还有另一个漏洞。他和其他情报官员都不知道山本的本体。这种强大的力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尽管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心存疑虑，尼米兹已经决定将他的计划建立在海波的估计基本正确的假设之上。²³罗什福尔的简报结束后，尼米兹开始制定他在中途岛挫败帝国海军的行动计划。他设计的计划于当天晚些时候作为第 29-42 号行动计划发布，该计划很大程度上基于 Hypo 在过去 10 天内对 IJN 消息的解密。²⁴

尼米兹也没有等到 5 月 27 日的参谋大会就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已经命令中途岛的 PBY 每天沿着从中途岛西南向正北延伸的弧线进行最远 700 英里的侦察。他指挥 13 艘舰队潜艇沿着类似的弧线巡逻，最远距离中途岛 200 英里。他还命令一艘驱逐舰在法国护卫舰浅滩巡逻，以防止 3 月 4 日的飞艇袭击再次发生。

与山本的多管齐下相比，尼米兹的计划相对简单。根据计划 29-42，斯普鲁恩斯将于第二天登上企业号离开珍珠号，指挥第 16 特混舰队，该舰队由两艘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 企业号）组成，并得到五艘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 12 艘驱逐舰的支援，前往标记为“Point Luck”的区域（北纬 32 度，西经 173 度），位于中途岛东北 350 英里处。假设约克城号能够及时修复，斯普鲁恩斯将于 6 月 2 日加入由弗莱彻指挥的第 17 特混舰队，登上约克城号，并得到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的支援。²⁵作为高级军官，弗莱彻将负责两个特遣部队的作战指挥。

在幸运角会合后，两支特遣部队将等待南云的舰队，据信该舰队正从西北方向驶向中途岛。尼米兹的下一步行动涉及仔细把握时机。一旦确认了木户舞台的接近和位置，弗莱彻将立即将他的两支特遣部队向南和向西移动，直到他们到达可以对南云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

手术会很棘手。弗莱彻必须把他的特遣部队调到离日本船只足够近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带回他的飞行员（燃料总是一个问题），但又不能花太多时间，以免被南云的侦察兵发现。尼米兹、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希望做的是在攻击中途岛的飞机返回之前给木户舞台带来惊喜——这是南云航空母舰最脆弱的时期，因为他们将全神贯注于回收飞机。

太平洋司令部并没有忽视帝国海军对阿留申群岛的威胁，但他对此无能为力。他没有多余的航母，而且他已经决定不在中途岛或阿留申群岛战役中使用舰队缓慢移动的战列舰。他们在派伊中将的领导下仍驻扎在南加州，返回战列舰执行任务。

为了与向阿留申群岛挺进的北方部队交战，尼米兹于 5 月 22 日组建了第 8 特混舰队，这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由 5 艘巡洋舰、14 艘驱逐舰和 6 艘潜艇组成，由海军少将罗伯特·A·西奥博尔德 (Robert A. Theobald) 指挥。尼米兹向西奥博尔德提供了北方部队战斗序列的调查和初步时间表，这些信息都是由海波收集的。5 月 28 日，他告诉他，日本帝国海军计划“夺取并保护”位于基斯卡和阿图的美国海军基地。²⁶

但尼米兹并没有告诉西奥博尔德一切。按照他目前的做法，他没有向海上指挥官透露他的信息来自海波成功破译日本海军作战密码的事实。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可能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西奥博尔德无疑猜测消息来源是无线电情报。他驳斥了这一说法，认为日本人正在利用无线电通信来误导美国海军。此外，西奥博尔德不相信敌人会追捕他认为偏远的北太平洋两块无用的土地。他认为 CINCPAC 中了一个骗局，这是日本海军设计的，目的是引诱西奥博尔德到阿留申群岛西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身后机动，在荷兰港甚至阿拉斯加大陆登陆。²⁷几年前，西奥博尔德在海军学院时被昵称为“模糊”，现在又赢得了这个绰号。他无视尼米兹对基斯卡和阿图的防御建议，将特遣部队留在东部，靠近阿拉斯加和西海岸。

如前所述，其他太平洋舰队特遣部队指挥官也更担心阿拉斯加和美国沿海地区，而不是中途岛。5 月 28 日，就在尼米兹试图提醒西奥博尔德注意阿留申群岛的危险的同一天，太平洋司令部收到了派伊中将发出的令人不安的电报。派伊告诉尼米兹，他已将战列舰部队置于戒备状态，并下令所有防空炮台都已满员。派伊写道：“情报显示，日本有可能在下周对阿拉斯加或旧金山-洛杉矶地区进行空袭。”²⁸

这个想法可能来自陆军。距离马歇尔将军飞往加利福尼亚州评估该地区的防御力才过去一周。现在，随着中途岛交战的临近，美国陆军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正在西海岸进行另一次视察。陆军仍然认为该地区有可能部署空军。²⁹

为此，罗什福尔将责任归咎于金海军上将。每当罗什福尔和他的海波同事听说某些被误导的军官对美国西部感到焦虑时，他们往往会谴责 COMINCH。现在，罗什福尔再次听说沿海地区受到入侵威胁，并想到了金。罗什福尔后来说：“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 COMINCH 对这次行动是针对美国本土的想法做出了更多的思考，因为这根本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日本。”罗什福尔说，到中途岛战役时，海波已经基本弄清楚日本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说，袭击美国西部的想法“有点荒谬”，“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船只。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他们有什么可用的以及这些东西在哪里。”

罗什福尔说，简单地说，日本海军“没有油轮，没有运输船，没有冷藏船，没有补给线。这就是他们不能去旧金山的原因。”他补充说，不仅后勤问题会排除这种袭击的可能性，

而且军事常识也会排除这种可能性：日本人不会将他们的舰队部署在珍珠港及其航母和西海岸之间，因为在那里“他们会受到攻击”。我们在旧金山附近的岸基飞机。。。。显然，这是愚蠢的。”³⁰

罗什福尔关于日本不可能向美国沿海各州推进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对金海军上将的观点是错误的。从所有迹象来看，金对中途岛的怀疑只持续了三天——5月14日至5月16日——在此期间，他收到了罗什福尔的 *Goshu Maru* 号电报和尼米兹关于中途岛的声明。在那段时间里，COMINCH 主要担心的是莫尔兹比港、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其他守卫澳大利亚入口的岛屿，以及澳大利亚东北部本身。

但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金于 5 月 17 日通过无线电向尼米兹表示，他已经修改了自己的估计，现在相信中途岛以及阿留申群岛的一些岛屿将在 5 月 30 日左右成为日本海军占领的目标。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只是日期除外，他现在将其定为 6 月 3 日。尽管金可能和尼米兹一样对陆军和他的一些幕僚的怀疑感到困扰，但他没有表现出动摇的迹象。即使他确实有这样的担忧，他似乎也没有正式表达过。尽管两位海军上将存在分歧，但主要是在侧重点方面：金认为日本海军可能会比尼米兹更强大地进攻欧胡岛，而尼米兹现在认为对欧胡岛的攻击只不过是另一次类似于对欧胡岛的袭击。3 月 4 日。

珍珠港事件中金将美国大陆视为日本目标的印象几乎完全源于海波号与 OP-20-G 的赤裸裸的交锋，OP-20-G 确实假设了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岸采取某种类型的行动。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很自然地怀疑这种想法来自 COMINCH。但正如历史学家 Frederick Parker 指出的那样，OP-20-G 并不总是与 King 保持同步，有时似乎奇怪地没有意识到 King 和尼米兹之间的交流。³¹

此外，King 并不完全依赖 OP-20-G 来获取有关帝国海军行动的信息。虽然金确实阅读了 Negat、Hypo 和 Belconnen 制作的 IJN 流量解密，但他还收到 ONI 的每日情报备忘录，其中一些是由具有独立思考的 Arthur McCollum 撰写的。他还有自己的个人情报小组，由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上尉乔治·戴尔领导，他在战争后期晋升为将军。King 绝不是因为 OP-20-G 对日本人的情报而受制于人质。尽管如此，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有时认为金是他们 OP-20-G 的所有麻烦的幕后黑手，毕竟 OP-20-G 是在金的组织保护伞下运作的。

撇开 OP-20-G 的变幻莫测不谈，罗什福尔和他的同事们在 5 月下旬收到了他们可能认为是可喜的消息：华盛顿的折磨者之一里士满·凯利·特纳 (Richmond Kelly Turner) 被解除了战争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历史学家埃里克·拉拉比说，在马歇尔将军的坚持下，他被免职，因为在他担任联合规划参谋部期间，陆军发现他很难相处。特纳双脚着地。他被任命指挥太平洋两栖部队，后来指挥成功入侵瓜达尔卡纳尔岛、新乔治亚州、塔拉瓦岛、埃尼威托克

岛、马里亚纳群岛、硫磺岛和冲绳岛。金后来嘲笑特纳，称他为“陆军对太平洋战争最伟大的



的贡献”。³²

约克城号有关，该船于下午早些时候抵达珍珠港，拖着十英里长的浮油。在警报声和蒸汽汽笛的迎接下，航母穿过珍珠号狭窄的入口，径直进入一号干船坞，尼米兹和他的一行人就在附近等候。尼米兹穿上靴子，带队检查了航母的船体。

根据工程师的评估，他得出的结论是，这艘船可以很快修复，而不是一些海军军官之前估计的九十天。尼米兹对聚集在周围的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说道：“我们必须在三天内收回这艘船。”³³

当第一批大约 1,400 名工人涌向航母时，尼米兹会见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他在珊瑚海的磨难后已经筋疲力尽。如果弗莱彻认为他应该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他很快就会打消这个念头。尼米兹传达了两条庄严的消息：金对他在珊瑚海做出的一些决定产生了怀疑（最终在尼米兹的帮助下以弗莱彻有利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而日本人预计将在大约一周内入侵中途岛。尼米兹告诉弗莱彻，他必须率领第17特遣部队登上约克城号前往拉克角，与斯普鲁恩斯联手挫败敌人。

约克城号的一切都按 CINCPAC 的方式进行，那么海波地下室的罗什福尔的情况就不那么顺利了。前一天，即 5 月 26 日，Hypo 解密了日本出版局发给全帝国所有单位的一条消息，表明“即将发行”。³⁴数周以来，分析师一直对这样的事态发展感到恐惧。5 月 27 日，当帝国海军宣布从午夜起将引入新的通用代码系统时，无线电通讯证实了他们最严重的怀疑。这一变化将使日本海军的主要作战代码在 27 日之后变得不可读。³⁵

这一转变意味着 1940 年 12 月 1 日推出的 JN-25(b) 的终结。日本人意识到将单一代码系统保留太久的危险，因此计划更早地更换 JN-25(b)，首先是4月1日，然后，当这没有成功时，5月1日。他们每次都会推迟转换，因为他们面临着将新代码分发给分散在不断扩大的日本基地范围内的越来越多的单位的困难。现在他们终于做出了改变，但已经太晚了。位于 Negat、Belconnen 和 Hypo 的美国密码破译人员已经从 JN-25(b) 中收集到了他们需要了解的有关 IJN 中途岛计划的信息。日本人为他们不断壮大的帝国付出了代价。

随着 JN-25(b) 的消亡，JN-25(c) 的到来。令人高兴的是，新代码并不代表全新的密码分析系统。与最初的 JN-25(a) 一样，它仍然是一个包含约 50,000 个代码组的五位代码。戴尔和赖特必须通过完全修改的密码来找到新的途径来保护密码本。拉斯韦尔、芬尼根和他们的密码破译者同伴必须重新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密码本，将数千个五位数字与所有可能的含义相匹配。这需要时间。“你可能会说帷幕落下，我们可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没有读到 JN-25 中的任何内容，”罗什福尔说。³⁶

与此同时，一切并没有失去。瓦希亚瓦继续拦截日本海军的通讯并将其传送给海波。正如 JN-25(b) 被搁置前几个月一样，罗什福尔依靠仍然由哈金斯和威廉姆斯领导的交通分析员来追踪帝国海军。通过寻向和分析消息标题，他们非常出色地保持了罗什福尔和 CINCPAC 与日本海军活动的同步。

由于无法读取当前的流量，罗什福尔的神秘人开始重新评估旧的 JN-25(b) 消息，以寻找可能被忽视的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于 5 月 31 日实现了盈利。日本海军的一份快报指出，*瑞鹤号*航空母舰的战斗机飞行员已被转移到 5 月 26 日离开大凑的北方部队。这一发现排除了*瑞鹤号*——现在飞机很少，也没有飞行员——在中途岛战役中参与行动的任何可能性。



³⁷

尼米兹于5月27日公布的CINCPAC行动计划于5月28日开始展开。当天早上，第 16 特混舰队在*企业号*上由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驶离珍珠港，搭乘飞机向西北方向航行。两天后，电工和机械师经过三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对*约克城号*进行了最后的润色。第 17 特遣部队在弗莱彻少将的指挥下，列队出港，列队前往与第 16 特遣部队在勒克角会合。在*约克城号*出海之前，尼米兹顺便祝愿船员们“好运，狩猎愉快”。³⁸

第 16 号和第 17 号特遣部队的船员们已经成为了一件非凡好运的受益者。山本最初的计划是在中途岛东南部和东部建立由十三艘潜艇组成的队列，在那里它们可以拦截任何从珍珠港前来救援中途岛的美国海军舰艇。这些潜艇横贯预期航线数百英里，原定于 5 月 30 日就位，即弗莱彻离开珍珠港的同一天。但他们迟到了一天。当两支美国特遣部队抵达驻地时，他们已经在前往拉克角的路上了。

如果没有另一次好运气，这一有利的发展可能会化为泡影。不知不觉中，美国海军在一场它不知道正在进行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令人恐惧的 K 行动。自从 5 月 6 日罗什福尔翻译了一份涉及此类行动的解密文件后，尼米兹和他的副官们就做好了准备 3 月 4 日飞艇袭击珍珠港的重演，甚至是更为严重的袭击。

K 行动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不是入侵，只是支援中途岛攻势的侦察任务，而不是对欧胡岛的攻击。根据日本海军的计划，两艘川西号水上飞机将于 5 月底在法国护卫舰浅滩登陆（就像 3 月份那样），从加油潜艇加油，然后前往珍珠港，不是为了轰炸，而是为了观察——以确保美国的航母已安全停泊在港口。

但当日本潜艇 I-123 于 5 月 29 日到达法国护卫舰浅滩时，它发现三艘美国海军军舰——水上飞机母舰 *桑顿号* 和 *巴拉德号* 以及驱逐舰 *克拉克号*——正在巡逻，尼米兹早些时候在没有任何确切信息的情况下将其部署在那里作为预防措施日本人的想法。当日本收到 I-123 的调查结果后，他们将行动重新安排在 5 月 31 日。但在发现三艘船仍在该地区后，他们完全取消了行动，也许他们否认了本可以提醒他们面临危险的信息。K 行动就此结束。³⁹

回到珍珠港后，尼米兹、罗什福尔和他们的助手们对刚刚在水面下上演的迷你冒险一无所知。和珍珠岛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想知道期待已久的 K 行动攻击是否会成为现实。他们还想知道 6 月 3 日和 4 日，以及这些日期会发生什么。

我们在东京的男人

这位军官对中途岛的胜利负有很大的功劳。

——切斯特·W·尼米兹

企业号从珍珠港驶出时，罗什福尔并未在船上，但他和他的海波分析师追踪逼近中途岛的日军的工作反映在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现在分发的文件中。

该文件是 CINCPAC 行动计划第 29-42 号，由尼米兹海军上将准备，并于前一天分发给必须参加战斗的岸上和海上指挥官，包括弗莱彻海军上将和斯普鲁恩斯上将。在准备该命令时，尼米兹和他的幕僚大量参考了罗什福尔和他的幕僚精心制作的解密、翻译和估计。

当第 16 特遣部队加速向北时，斯普鲁恩斯将尼米兹的作战计划（op-plan）提供给需要了解其内容的军官。¹在没有透露信息来源的情况下，该命令以实事求是的方式详细阐述了帝国海军对中途岛的想法（“为夺取中途岛而进行的全面攻击”），以及它预计如何开始该行动（“航母高速接近”）、这些航母抵达的方向（“偏向西北方向”）以及日本人出现的时间（6 月 3 日左右）。尼米兹在 5 月 27 日的参谋会议上首次透露，该行动计划告诉斯普鲁恩斯的军官，美军将在大约五天內面对什么：4 至 5 艘航母（瑞鹤号仍可能在名单上）、2 至 4 艘快速航母战列舰、8 至 9 艘巡洋舰、16 至 24 艘驱逐舰、8 至 12 艘潜艇以及一支配备水上飞机补给舰的登陆部队。²

官员们对命令中披露的内幕消息感到惊讶，想知道所有这些来自哪里。不可避免地，有关海军破解了日本密码的谣言四处流传。³一些军官鼓吹尼米兹有一条直达东京的管道的观念。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但也有一些人附和。企业号领航员理查德·卢布尔（Richard Ruble）中校读完作战计划后，挖苦地说：“我们在东京的那个人值得我们付给他的每一分钱。”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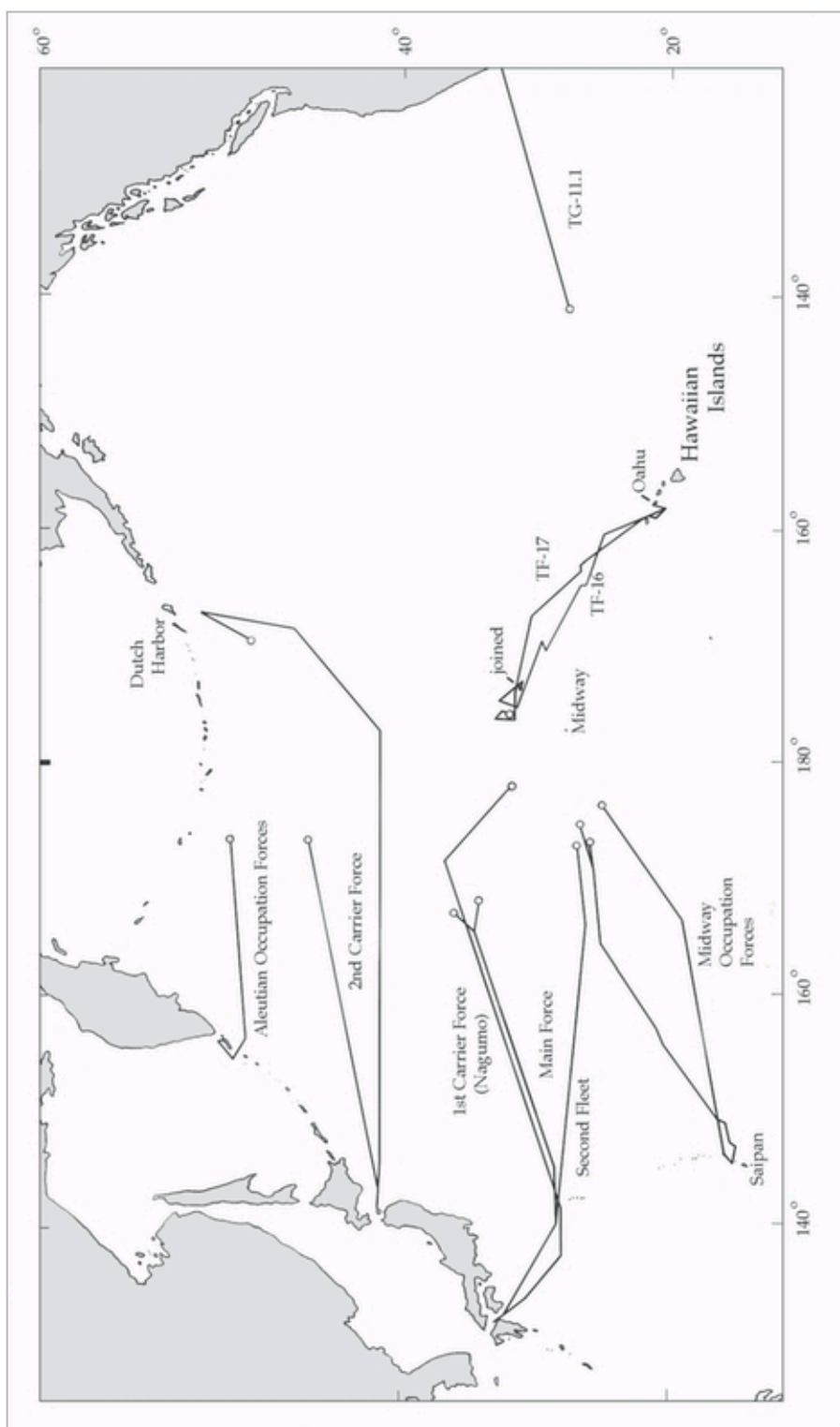
在准备该计划时，尼米兹尊重金的警告，即他的部队要谨慎行事。⁵ CINCPAC 指示其特遣部队指挥官“遵循计算风险的原则”，这意味着他们要尽一切努力“对敌人造成最大伤害”，同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航母和巡洋舰遭受重大损失的行动。⁶这是海军的说法，飞行员要对敌方舰艇发起突然袭击，阻止它们，如果可能的话摧毁它们，并且在不冒不必要风险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1942 年 6 月 2 日，第 16 和第 17 特遣部队抵达中途岛东北约 350 英里处的勒克角，在视觉信号距离内。他们建立了联系并等待。他们等待日本人到达他们预计的地点，即使不是像一些怀疑论者担心的其他地方。一些海军上将和将军仍然担心西海岸。还有其他不确定因素。

如果尼米兹和罗什福尔对中途岛将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存在差异，那就与日期有关，如前所述。5 月 27 日，当罗什福尔在尼米兹的参谋会议上介绍了海波精心破译的时间表时，他可能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帝国海军的北方部队将于 6 月 3 日首先对阿留申群岛发起攻击，随后一天南云于 6 月 4 日对中途岛发动大规模空袭（N-2）。这次轰炸旨在摧毁中途岛的防御，两天后，即 6 月 6 日星期六（N 天），试图在东岛登陆。尼米兹并未接受罗什福尔提出的所有日期。他不认为日本人会在不同的日子攻击两个目标来开始行动。他也不认为唯一的可能是清晨的袭击；他警告说，不能排除夜间袭击的可能性。

5 月 31 日，当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前往勒克角时，他们收到了尼米兹预计的一系列事件。尼米兹告诉他的两名特遣部队指挥官，他预计南云的木户舞台将在 6 月 2 日晚上或 6 月 3 日早上对中途岛发动第一次攻击。⁷与金一样，尼米兹认为 N 日为 5 日，而不是罗什福尔预测的 6 月 6 日。但在 5 月 31 日的报告中，尼米兹确实利用了罗什福尔的最新信息来更新山本在中途岛推进的各类舰队的组成。⁸

中途岛战役



修改后的图片与罗什福尔四天前提供的图片仅略有不同。它保留了所有联合司令部部队现在都同意构成木户舞台核心的四艘航母，但它省略了瑞鹤号，瑞鹤号曾在5月27日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在5月31日之后就不再考虑了，当时海波发现该航母的船员已被重新部署



到其他司令部。特遣部队指挥官不必担心第五艘航母。

回到珍珠港，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也在等待。由于 JN 部队遵守严格的无线电静默规定，Hypo 发现选择余地很小，密码破译者几乎无事可做，只能在后台交通上工作并继续努力闯入 JN-25(c)，这项任务将阻碍他们数周。日复一日，罗什福尔的无线电员竭力听不到什么声音。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在 5 月 28 日的情报摘要中写道：“航母安静得无人知晓。”⁹

5 月 29 日，交通分析员收到了第四空袭部队发给山本的信息，不稳定的测向导致了严重错误。海波的技术援助小组认为该消息已到达位于内海总部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他们表示：“CinC Joint 似乎正忙于‘旁观指导’，并未与任何特定的特别工作组联系。”¹⁰他们错了。山本所在的战列舰大和号是他主力部队的旗舰，落后于南云第一航空舰队六百英里。

由于罗什福尔的窃听者无法获得山本各舰队的线路，地下室里的紧张气氛加剧。但如果山本和他的指挥官们很少使用无线电，那么美国海军的一些同行就不能这么说。虽然弗莱彻-斯普鲁恩斯特遣部队保持沉默，但珍珠港的一些海军部队及其上级却没有那么克制。他们做了很多“谈话”。罗什福尔的分析员 6 月 1 日报告说，日本帝国海军的 RI 船员正在与美国海军通讯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大量美国海军交通信息并将其发现分发给海上指挥官。¹¹

罗什福尔的无线电人员正在听山本的无线电人员收听太平洋舰队的活动，他们不喜欢他们听到的内容。日本人可以像 Hypo 的分析师一样轻松地从无线电流量中得出推论。他们不必打破美国海军的操作守则（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们只需要能够根据无线电流量模式对美国的行动做出明智的猜测。

即使罗什福尔发出警报后，情况也没有任何改变。¹²山本的窃听者注意到夏威夷以外的通信流量急剧增加。在 6 月初截获的 180 条美国海军信息中，有 72 条被标记为“紧急”，这表明美国几乎肯定正在进行大规模行动。¹³Hypo 的分析师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将两个和两个放在一起，掌握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设置自己的陷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暗示美国海军活动增加的情报并没有传达给南云的打击部队。¹⁴山本拒绝转发这些报告，因为他不想打破无线电静默，而且他认为南云已经从日本海军舰队的广播中复制了这些报告。此外，山本的参谋们也否认了这种危险，理由是撤出美国舰队毕竟是他们此次战役的目的。¹⁵事实证明，南云找到了一些线索，但不是全部。

在珍珠港的地下室和其他地方，长时间等待行动开始，加上担心海军对南云的伏击已被破坏，导致了严重的紧张情绪。没有人能幸免。当军官们没有收到来自中途岛或有关中途岛的消息时，他们担心欧胡岛可能遭到袭击。他们仍然对 K 行动感到担忧。

5 月下旬，尽管金上将开始怀疑 K 行动是否会实现，但珍珠号并未同意这一观点。斯蒂尔上尉在 5 月 31 日的每日战争计划评论中表示：“预计水上飞机将对欧胡岛发动袭击”。¹⁶

6 月 3 日：中午至午夜（夏威夷）

欧胡岛没有炸弹落下，但 6 月 3 日星期三清晨确实有炸弹落在其他地方。正如罗什福尔所预料的那样，构成日本第二航母打击力量的“龙城”号和“纯阳”号航空母舰的飞机在当地时间 8 点 07 分后不久对乌纳拉斯卡岛的荷兰港进行了轰炸，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并造成约 25 名士兵和水手死亡。此行动之后，附近的幕神湾遭到袭击。¹⁷阿留申群岛海战爆发。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消息才传到珍珠港的尼米兹和罗什福尔。第一份报告的内容仅限于指挥第 8 特混舰队的西奥博尔德上将，该舰队远离与敌人的任何可能的接触。由于怀疑尼米兹情报的可靠性，西奥博尔德把他的小舰队驻扎在更远的东部，科迪亚克以南约 400 英里处，正如 EB 波特沉思的那样，“事实证明，它和在南大西洋一样有用。”¹⁸在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条件下，西奥博尔德无法将他的信息传递给珍珠港。

尼米兹和罗什福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即使尼米兹能够确定阿留申群岛的情况，他仍然缺乏证据证明南云的打击力量正在逼近中途岛。然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证据。珍珠港下午 1:30 刚过（中途岛时间上午 11 点），中途岛海军航空站向 CINCPAC 总部转发了来自中途岛西南 700 英里处巡逻的 PBY 的通报：“主力……”。。轴承 262，距离 700。。。十一艘船，航线 090，速度 19。”消息指出，中途岛号指挥官西马德上尉已派遣 9 架 B-17 轰炸迎面而来的敌军。¹⁹中途岛海战爆发。

西马德的 B-17 轰炸机轰炸的是目前从西边向中途岛汇合的三支不同的日本海军舰队的先头部队。其中两支舰队，即由28艘军舰组成的运输大队和由15艘驱逐舰和巡洋舰组成的近距支援部队，已从塞班岛出动。第三支，也是最致命的一支，是近藤海军上将的入侵部队。由21艘军舰以及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瑞凤号航母*组成的入侵部队于5月25日从内海出发。当两支部队接近中途岛时，它刚刚与运输部队和支援部队会合。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员在未来几天会发现，这些运输工具包括两艘淡水油轮，它们被派去供应一个因日本人认为在5月20日发生的事故毁掉了蒸馏厂而急需水的岛屿。²⁰

山本的主力部队大约在海波预测的地点和时间出现的消息引起了地下室里几乎可以听见的松了一口气。地牢的严肃文化排除了暴躁情绪的表现。没有掌声或欢呼，只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我们都提心吊胆，直到收到联系的消息，”汤米·戴尔说。²¹

罗什福尔也松了口气。早些时候，当阿留申群岛发出的信号无可争议地与荷兰港的轰炸联系在一起时，他的精神振奋起来：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正按计划进行。“我必须承认，当阿留申群岛的接触报告及时送达时，我感觉好多了，”罗什福尔说。²²在得知中途岛以西的PBY目击事件后，他感觉好多了。数周以来，AF的含义一直存在争议。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

在太平洋司令部总部，尼米兹微笑着，莱顿称之为“灿烂的白色微笑”。如果尼米兹有过分的担心，他也掩饰了这一点。但当他向雷顿展示刚刚从中途岛收到的急件时，他并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欣慰。“这应该让你的心温暖，”尼米兹说。“现在这将消除所有怀疑者。他们只要看到这个就知道我告诉他们的是正确的。”此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无线电向幸运角的特遣部队指挥官发送修正信息，以防他们发现了PBY的“主体”目击事件。尼米兹从罗什福尔5月27日的简报中得知，南云的打击部队将从西北方向而不是西南方向抵达。所以PBY发现的并不是南云。“不要再说一遍，这不是敌人的打击力量，”他告诉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这是入侵部队，近藤海军上将的第二舰队的主力，护送占领运输船。²³

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尼米兹和金都预计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将在6月3日星期三上午之前开始轰炸中途岛。现在已经是周三下午了，南云的航空母舰却不见踪影。那么*木户舞台在哪里呢*？有没有可能罗什福尔又是对的呢？南云的舰载机是否会像哈姆·赖特和乔·芬尼根在5月27日上午预测的那样，于6月4日星期四凌晨发起攻击？

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的准确性可能只是侥幸的结果。如前所述，美国海军中没有人知道南云的*木户舞台*落后于计划，晚了一天。让山本大为不满的是，南云的航空母舰无法按原定计划于5月26日（夏威夷为5月25日）离开内海，而这个日期原本可以让他的航空母舰能够在6月3日袭击中途岛。当南云报告第一航空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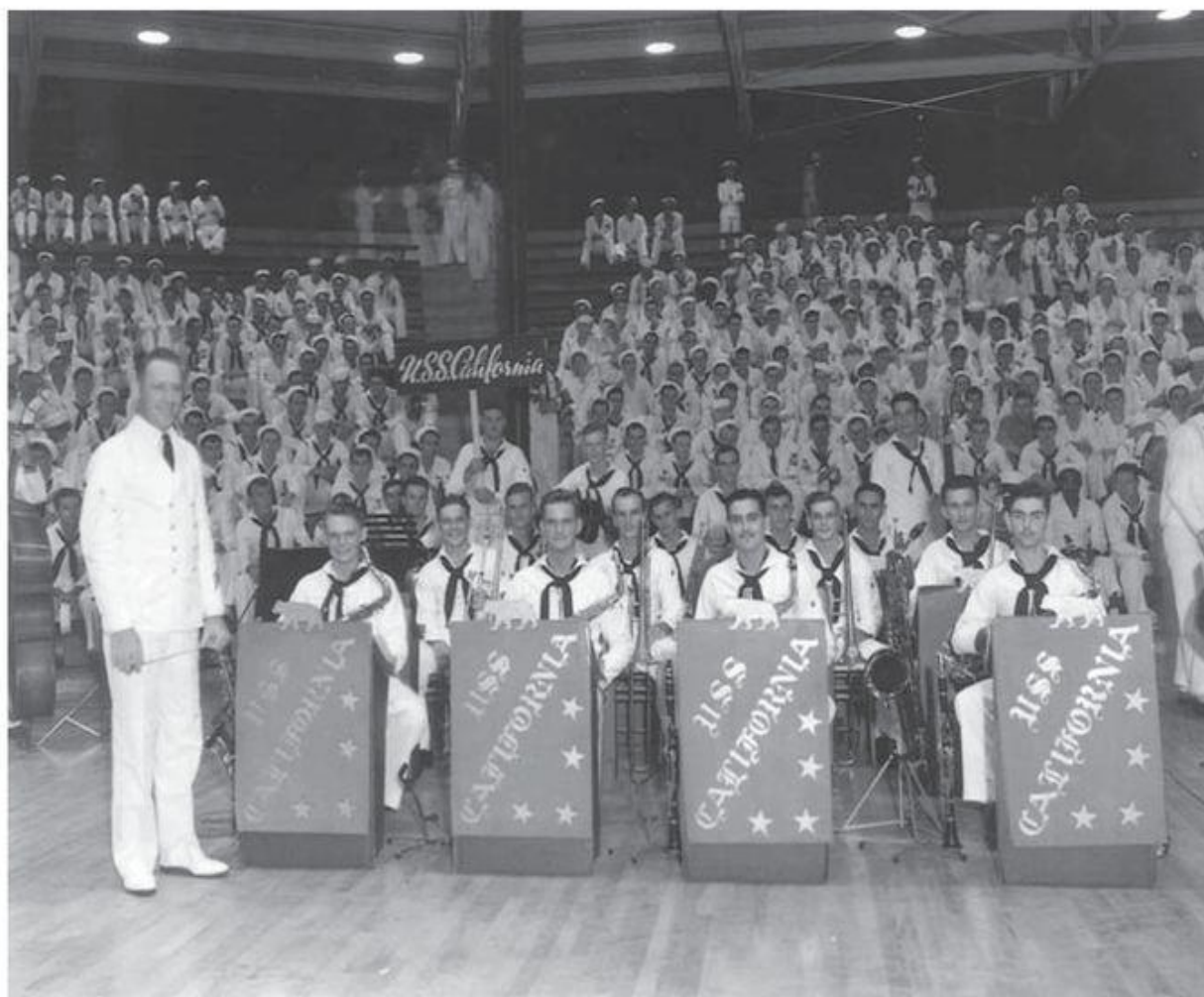
队需要更多时间补给时，山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但他告诉南云，他庞大舰队中的其他部队将准时起航，这意味着他们将比木户舞台领先一天。木户舞台将少一天时间击败中途岛。²⁴

当然，尼米兹只知道南云的航空母舰没有按预期抵达。确实，入侵部队已经被发现，因此从所有迹象来看，山本的攻击计划几乎按照他和罗什福尔的预期展开。但 CINCPAC 仍有疑问。由于现在预计木户舞台将于 6 月 4 日而不是 6 月 3 日举行，尼米兹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变化。南云是否仍会像罗什福尔 5 月 27 日估计的那样，从西北方向出现，温度为 315 度？

CINCPAC 链接：1942 年，罗什福尔在珍珠岛最好的朋友，中尉。埃德温·T·雷顿（Edwin T. Layton，图中为海军少将）曾担任海波站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联络人，先是赫斯本德·E·金梅尔上将，然后是切斯特·W·尼米兹上将。在中途岛海战前的几周里，罗什福尔-莱顿的联系被证明至关重要。奈良//



乐队继续演奏：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期间，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遭到鱼雷和轰炸，一名乐队成员死亡。乐器丢失，其余乐队成员失业。罗什福尔将他们释放到海波站，在那里他们做了一切事情，从打字、归档到将截获的消息打到打孔卡上。就连加州乐队指挥 Lovine B.“Red”Luckenbach（左）也找到了一份工作——运行一台 IBM 制表机。



由迈克·帕尔切夫斯基提供

诺伊斯（左）在他的旗舰“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与上尉交谈。福雷斯特·谢尔曼在 1942 年 8 月 7 日袭击所罗门群岛东部期间。1942 年 9 月 14 日黄蜂号被鱼雷击中后，他再也没有



收到过海上命令。奈良//

“大惊小怪”：拉塞尔·威尔森少将在 1942 年给美国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不要为罗什福尔颁发杰出服务奖章，这不负他在海军学院的绰号。他的理由



之一是：罗什福尔没有参加过战斗。*海军安全组*

“可怕的特纳”：战争计划负责人里士满·凯利·特纳少将在 1942 年 5 月拒绝了罗什福尔关于 AF 代表中途岛的估计的关键方面，这也名副其实。1942 年 6 月，美国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斯 (Ernest J. King) 上将将他调往太平洋，在那里，他作为两栖作战负责人而表现出色。



奈良//

中途岛怀疑论者：1942 年 5 月负责 OP-20-G 的日语部分，中尉。雷德菲尔德“罗西”·梅森



(图中为海军少将) 拒绝相信海波站关于空军指定中途岛的估计。海军安全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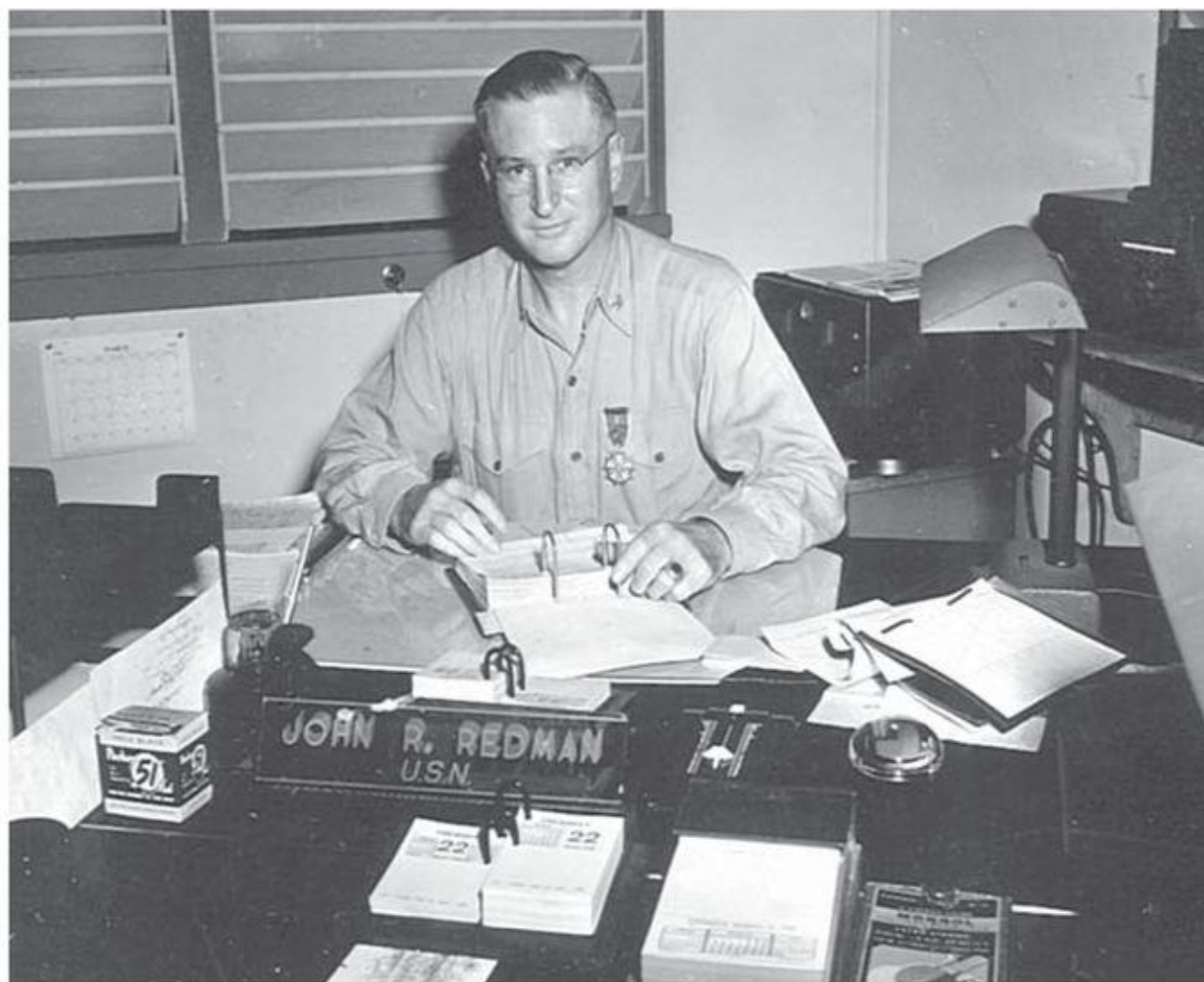
导师：海军情报办公室的阿瑟·H·麦科勒姆上尉是罗什福尔的长期好友，他警告他直言不讳的朋友不要对他不尊重的上级军官发表侮辱性言论。“罗什福尔踩到了很多后来成为非常重要人物的人的脚趾，”麦科勒姆回忆道。美国海军学院照片档案



罗什福尔的心腹：因其“井然有序的大脑”而被昵称为“苏格拉底”，CINCPAC 的战争计划官员 CH“Soc”麦克莫里斯上尉（左）被罗什福尔称为“世上最丑陋的人”，但他“聪明得要命，会咒骂”和任何人。”麦克莫里斯同意罗什福尔的观点，即珍珠港不太可能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奈良//



图为约翰·雷德曼上尉刚刚获得功绩军团勋章。1942 年，雷德曼负责管理海军密码部门 (O P-20-G)，他遇到了持怀疑态度的罗什福尔，罗什福尔嘲笑雷德曼没有密码分析背景，而他的职位要归功于他强大的兄弟、海军通讯总监、海军少将约瑟夫·雷德曼。约翰后来帮助



策划了将罗什福尔从海波站驱逐的行动。海军安全组

中途岛海战后不久，约瑟夫·雷德曼少将策划了将罗什福尔驱逐出海波站的阴谋。雷德曼后来改变了对这位军官的看法。1944 年，命运发生了奇怪的转折，他请曾经的对手领导一



个规划小组，该小组的成立旨在确定日本未来的海军能力。*海军安全组*

副手：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在 OP-20-G 的助手，中尉。约瑟夫·温格（图中为海军少将）致力于将海军的通信情报 (comint) 活动集中在华盛顿，此举导致与珍珠站海波站分析师的关系紧张。温格与雷德曼兄弟联手制定了驱逐罗什福尔的计划。*海军安全组*



复仇女神：作为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弗雷德里克·J·霍恩中将（此处显示为海军上将）支持雷德曼兄弟的职业生涯，赞助约翰·雷德曼上尉担任 OP-20-G 的负责人，以及约瑟夫·雷德曼少将担任海军通讯总监。这促使他在雷德曼人罢免罗什福尔负责海波站的官员时支持他们。奈良//



罗什福尔的解脱：1942 年 10 月罗什福尔离开后，威廉·B·戈金斯上尉 (William B. Goggins) 与他职业生涯早期（作为指挥官）的妻子一起接管了海波。戈金斯没有密码分析经验，但



欧内斯特·小金上将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员。奈良//

1943 年 6 月，造船厂和码头局局长本·莫雷尔 (Ben Moreell) 少将以“海蜂”号的创始人而闻名，希望罗什福尔监督建造一座浮动干船坞、高级基地分段船坞 (ABSD-2)。罗什福尔夺取了机会。奈良//



浮动干船坞：1943 年，罗什福尔卸任海波站的老板，受命监督海军第二座浮动干船坞的建造，该船坞被称为先进基地分段船坞，或 ABSD-2。该船分为十个部分，后来被拖到南



太平洋的一个组装地点，是二战期间建造的七艘此类干船坞之一。美国海军学院照片档案

罗什福尔负责：1944 年返回华盛顿后，罗什福尔领导了一个新的太平洋战略情报部门 (OP-20-G50)，该部门以华盛顿西北部内布拉斯加大道的通讯大楼为中心。罗什福尔的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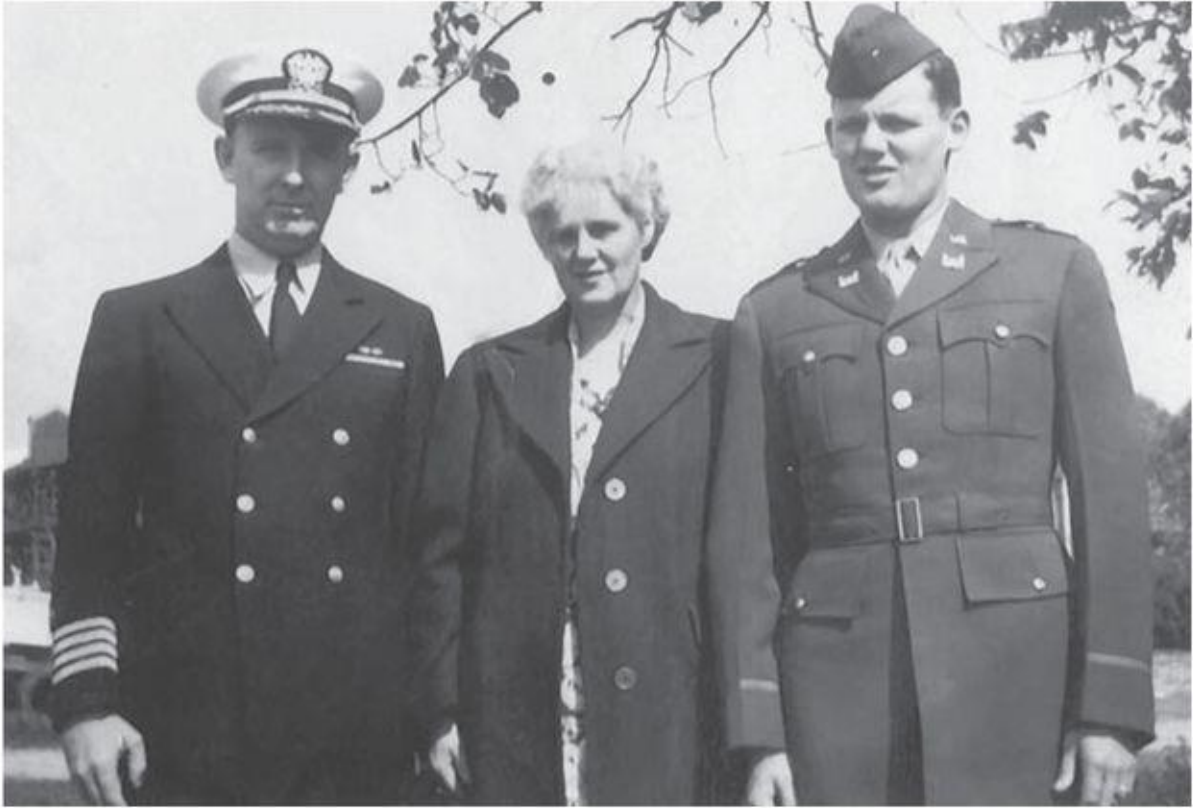


对日本未来的海军能力进行了长期研究。费迪南德·约翰逊提供

结束语：1944 年春回到海军部 18 个月后，罗什福尔大部分时间负责管理由 300 名成员组成的太平洋战略情报部门，罗什福尔对华盛顿的场景感到厌倦。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日本投降后不久，他申请了海上任务，这一请求最初获得批准，后来又被撤销。图片来源：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



乔（左）与身着军装的小乔和费伊，约 1945-46 年。年轻的乔于 1945 年从西点军校毕业，而老乔则于 1947 年 1 月 1 日从海军退役。由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 提供



乔·罗什福尔上尉最终获得了 1942 年授予的杰出服务奖章，当时里根总统在 1986 年 5 月 30 日的白宫仪式上追授了他。上图，里根将这枚奖章的副本授予了罗什福尔的儿子小约瑟夫·J·罗什福尔上校。（左）和他的女儿珍妮特·罗什福特·埃尔丁夫人。白宫官方照片：Pete Souza；罗纳德里根图书馆提供



在纪念罗什福尔的仪式上，里根总统向两名海波站幸存者致意，他们是面向镜头的美国海军上尉吉尔文·斯洛尼姆（退役），以及与里根握手的唐纳德·“麦克”·淋浴少将。中间是淋浴的妻子比莉。白宫官方照片：Pete Souza；罗纳德里根图书馆提供



1967 年左右，罗什福尔和他的妻子艾尔玛·费伊 (Elma Fay) 在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帕洛斯维迪斯 (Palos Verdes) 的牧场式住宅内。费伊先于乔去世，于 1969 年因充血性心力衰竭去世。她的死让乔心碎，他昏昏欲睡了好几个月。他又活了七年，直到 1976 年。由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 提供



尼米兹现在做了他在困惑时通常会做的事情：他召唤了他的舰队情报官员。尽管雷顿已经同意罗什福尔 6 月 4 日的进攻日期，但尼米兹现在要求他提供新的估计，即南云进攻的具体日期和时间。雷顿重申了他的信念，即木户舞台将在第二天（6 月 4 日）到达。然后，在与罗什福尔的预测略有不同的预测中，他告诉尼米兹：“它们将从西北方向或方位 325 度进入，人们将在距中途岛约 175 英里的地方看到它们，时间约为中途岛时间 0600



点。”尼米兹似乎很满意。²⁵六月四日即将到来。珍珠城几乎没有人怀疑早上会发生什么。

罗什福尔没等南云的航母出现，就将地下室组织成高度戒备状态。根据 Hypo 所谓的“条件 1”，他已经将 Wahiawa 的所有值班人数增加了一倍。²⁶他礼貌地告诉他的地下工作人员、军官和士兵，他们必须在正常值班时间之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罗什福尔认为，在可能持续数天的紧急情况下，将需要他们。

罗什福尔现在的工作与他平常追踪帝国海军的任务有些不同。他和他的团队仍然必须这样做；事实上，他们必须以比以前更高的精度和速度来做到这一点。但他们也必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掌握中途岛快速爆发的战斗事态发展，并加快向太平洋司令部传递新闻的速度。

罗什福尔在这方面遇到了障碍。海波站的设立是为了充当通信情报单位，而不是通信中心。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只有当瓦希亚瓦的无线电人员拾取并通过电传打字机或吉普车传送给珀尔时，他才能收到截获的日本海军信息；他无法接收来自美国海军部队的无线电通讯。地下室内没有无线电接收器。他最多只能希望临时派驻瓦西瓦的日语军官能从空中听到一些有趣的消息，并通过电传打印机将其传递到地下室。

除了瓦西阿瓦可以告诉他的信息外，罗什福尔还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了解中途岛的最新动态。他可以通过安全电话线从 Layton 获取非正式的新闻，或者 he 可以从瓦希亚瓦的通信站转发到 COM 14 管理大楼的车队操作消息。从中途岛直接通往珍珠岛行政大楼的海底电缆是另一种资源。从中途岛 COM 14 接收到的消息副本可以通过气动消息管传送到地下室。

罗什福尔现在为少尉淋浴创造了一份新工作，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协助贾斯珀·霍姆斯进行船舶绘图。现在罗什福尔让淋浴的办公桌从福尔摩斯的区域搬到了他自己办公桌后面的支柱上。那个柱子上连接着气动信息管终端。气瓶会扑通一声掉在淋浴的桌子上。从 6

月 3 日早些时候开始，淋浴在他的办公桌前待了 72 个小时，不间断地接住从管道流下来的气瓶。他的日常工作是检查管道内的信息，看看它们是否值得传递。如果是这样，他就把它们交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要么用它们在桌子旁边的一张巨大地图上绘制船舶运动，要么，如果它们足够重要，就把它们带到罗什福尔。

“三天来我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淋浴说。他靠从外面带来的零食和偶尔的小睡过活。大部分时间他都保持清醒，没有服用某些人喜欢的兴奋剂，因为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和似乎在所有人身上激增的肾上腺素使他精力充沛。二十二岁的肖沃斯对海波手术的许多方面仍然不熟悉，他并不总是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但他留下了一个压倒性的印象：“这太令人兴奋了。”²⁷

6 月 4 日：上午 8:30 至中午（夏威夷）

6 月 4 日星期四早些时候，罗什福尔了解到尼米兹在上午 8:30 左右发现的情况：上午 8:00（中途岛 5:30），PBY 飞行员霍华德·P·阿迪中尉向中途岛闪现了以下内容消息：“敌方航母。”几分钟后，他发布了一份公告，扩大了调度范围，将这些航母的航向设为 320 度，距中途岛 180 英里。²⁸

在太平洋司令部总部，尼米兹将刚刚从中途岛报告的木户舞台位置与莱顿前一天的估计进行了比较。他很感动。“嗯，你只走了五分钟，五度，五英里，”²⁹尼米兹告诉他。不久之后，罗什福尔收到了阿迪的消息副本。罗什福尔读到这本书时所想或所说的话从未被记录下来。他可能没有考虑自己的预言或雷顿的预言。如果是的话，他知道自己也只偏离了 5 度，而他估计的温度是 315 度。³⁰

在阿迪发出令人震惊的报告之后，第二名 PBY 飞行员威廉·E·蔡斯 (William E. Chase) 中尉在上午 8:22（中途岛时间 5:52）在阿迪以南的区域飞行时又发出了另一条扣人心弦的信息。蔡斯用简单的语言宣布：“许多飞机飞往中途岛，方位为 310，距离为 150。”³¹罗什福尔在尼米兹得知消息后不久就得知了这一消息。

罗什福尔和尼米兹都知道，阿迪和蔡斯只是瞥见了南云的木道舞台。阿迪很快报告称看到的不是两艘航母，而是四艘，还有至少两艘战列舰、几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南云的二十艘战舰将与弗莱彻的二十六艘战舰对决——四艘航空母舰对战弗莱彻的三艘。中途岛

号是不沉的第四艘，挤满了 80 多架 B-17、轻型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各种战斗机。地方上存在平等，如果美国人能够保留出其不意的元素，甚至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优势。

海波在瓦西阿瓦手下现在正竭尽全力地从中途岛周围的水域中捕捉到任何他们能听到的声音。他们没有听到太多。随着战斗行动终于开始，信息突然变得稀缺。美国两支特遣部队均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他们收到无线电流量但没有发送任何流量。木户舞台迅速逼近中途岛，仍然保持沉默，而在南云身后落后约六百英里的主力也保持沉默。

在中途岛，通讯突然中断。当炸弹开始投下时——第一枚炸弹于早上 6:30 左右（珍珠岛为 9:00）坠入东岛——无线电操作员纷纷躲避掩护。很少有钢瓶掉在淋浴的桌子上。然后消息开始源源不断地传来，其中一些消息通过美国舰队通信中心转发给罗什福尔，一些消息在瓦西阿瓦从空中捕捉到并转发给珀尔。每当有有趣的食物出现时，罗什福尔就会给雷顿打电话。雷顿对罗什福尔做了同样的事情。6 月 4 日，他们在直线电话上交谈了四十多次。³²

中途岛海军航空站的无线电员于 9 点 30 分（夏威夷时间）左右恢复工作，海波和 CINCPAC 第一次了解到中途岛正在发生的事件。中途岛电报说：“仅剩 3 架未受损的战斗机。”“不要联系我们的俯冲轰炸机。”后续的一份电报指出，情况可能会更糟：岛上的两个发电站、两个油箱群、一个机库和一个食堂都被摧毁，但一些资产幸存下来。中途岛机场的跑道仅受到轻微损坏，令人惊讶的是，其主要航空汽油供应仍然完好无损。中途岛还报告称击落了八架日本飞机。³³

木户舞台的消息。他们很难接近，从上午 10:00（夏威夷时间）之前中途岛发给珍珠尔号的简短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最近抵达该岛的六架复仇者 (TBF) 鱼雷机遭遇了重型战斗机的抵抗。四架 B-26 轰炸机和十六架 SBD 也是如此。似乎很少有人靠近敌人造成任何伤害，尽管一名 SBD 飞行员确实报告说击中了一艘“位于舰艇中央或前部”的航母。³⁴

参与此次袭击的陆军 16 架 B-17 又传来了一线好消息。他们从 20,000 英尺高空投下炸弹，然后返航，报告说一艘航母正在冒烟。³⁵上午 10 点 30 分（夏威夷时间），尼米兹得知至少一艘、可能还有两艘木户舞台航母遭到袭击，他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他不知道中途岛英勇的飞行员们被木户舞台残酷而高效的战斗空中巡逻队压垮，没有取得任何命中，而且在战斗的迷雾中，无法区分真正的攻击，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以及因未遂事件而产生的间歇泉。

木户舞台始终保持沉默。在整个清晨的猛攻中，它没有发出任何可检测到的信号，从大约上午 6:30 持续到上午 9:00（中途岛时间），在此期间，中途岛号向日本海军航母投掷了 53 架飞机（大约 30 架战斗机仍在战斗空中）巡逻）。

6月4日早些时候，日本无线电活动的爆发是不祥的。中途岛时间上午7点40分，即珍珠岛10点10分，海波在瓦希瓦的语言官员听到当天早上早些时候从巡洋舰 Tone 发射的侦察机 Tone 4 上的飞行员用简单的语言向 Kido Butai 脱口而出一条语音消息：“Te-te-te”三次，意思是“*teki*”，日语中“敌人”的意思。³⁶这条激动人心的消息之后是一条用日语莫尔斯电码加密的消息。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都无法读取加密信息，但他们毫不怀疑日本侦察兵已经发现了弗莱彻-斯普鲁恩斯特遣部队。³⁷

瓦西阿瓦在 7:40 听到的同一位飞行员在中途岛时间上午 8:20 左右（夏威夷时间为 10:45）通过无线电发送了另一条加密消息，现在用代码报告说，他之前看到的船只“伴随着一艘似乎是航母的东西”。排在后面。”³⁸无法读取该消息。但 Seso（发送方的呼号）向音调 4 发出的语音消息消除了对其含义的任何疑问：“通知我们敌方航空母舰的位置。”³⁹美国人现在知道日本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航母，或者至少是其中一艘。

珍珠岛正午前不久，连接地下室和瓦希亚瓦的电传打印机再次启动。罗什福尔的无线电员截获了来自赤城号的信号。他们毫不怀疑那是“赤城”号，因为他们认出按键上的触摸是 12 月 7 日该航母上可识别的重拳操作员的触摸。⁴⁰在击退或躲避了中途岛向他的攻击部队发起的一切攻击后，南云得出结论，是时候与仍落后六百英里的山本交谈了。他于中途岛时间上午 8 点 55 分（珍珠岛时间 11 点 25 分）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向联合舰队最高指挥官通报了 Tone 4 的目击事件。南云告诉山本：“0800 时，敌军 1 架 CV、5 架 CA、5 架 DD 位于距中途岛 240 英里、10 度处。正向他们走去。”⁴¹

Nagumo 的信息是 Wahiawa 在三天内收集的 87 条加密传输信息之一，其中 26 条是在 6 月 4 日收集的。⁴²通常情况下，上午 8:55 的派遣和当天不断涌入的其他信息将是一笔意外之财，但这次情况并非如此，因为 5 月 27 日改为 JN-25(c)。

然而，从瓦西阿瓦开始抵达的日本海军派遣机并没有被浪费。戴尔和赖特无法理解它们，但哈金斯和威廉姆斯可以。当南云和他的指挥官当天早些时候打破无线电静默时，海波的交通分析员可以确定“木户舞台”的各种频率，并用它们来计算一些日本船只的方位和呼号，其中一些陷入了绝境。⁴³

罗什福尔和尼米兹周四早上确实得到的一则消息令人费解。夏威夷时间中午前不久，他们从中途岛电报获悉，大黄蜂号(VB-8)的 11 架 SBD 俯冲轰炸机已降落在东岛加油。这些飞机已经在空中飞行了几个小时，徒劳地寻找南云的航空母舰。由于找不到木户舞台的任何踪迹，而且燃油不足，飞机降落在中途岛。他们加完油后就上路了，接到命令继续搜索南云号的航母，然后寻找大黄蜂号。⁴⁴

漫游的俯冲轰炸机原来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那天早上，“大黄蜂”号的 35 架 SBD 和 10 架 F4F 战斗机都没有找到“木户舞台”，这一徒劳的演习在后来的几年中受到了历史学家的仔细审查。在作家所谓的“无目的地飞行”中，研究人员发现，*大黄蜂航空大队的指挥官斯坦霍普·林中校令人费解地带领他的飞机在距离木户舞台实际位置以北很远的地方进行徒劳的追逐。林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过他那天早上飞行的路线或为什么要飞。*⁴⁵

6 月 4 日，尼米兹、罗什福尔或珍珠港的任何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一切。他们也不知道，一个*大黄蜂中队——约翰·沃尔德伦中尉率领的十五架毁灭者鱼雷机（VT-8）——那天早上确实表现出色，由中尉率领的企业号的十四架毁灭者（VT-6）也表现出色。尤金·E·林赛；约克城号（VT-3）的十二人由兰斯·E·梅西中尉率领。几天后，弗莱彻、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才得知他们三个鱼雷中队的命运。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中途岛上午 9 点 18 分到 10 点 20 分之间，第 16 和第 17 特混舰队的鱼雷机已经为太平洋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海上交战做好了准备。关于毁灭者的消息会很慢。*

*大黄蜂失踪俯冲轰炸机的报告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他们证实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确实在周四早些时候对南云的航空母舰发射了飞机。任何人都在猜测这些飞机的飞行情况。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 (John Lundstrom) 观察到：“无线电中传来的信息如此之少，以至于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不知道他们的攻击是否成功。”*⁴⁶

6 月 4 日：中午至下午 6:00（夏威夷）

到了下午早些时候，罗什福尔和尼米兹对中途岛发生的事情只有最模糊的了解。但很快瓦西阿瓦-珍珠电传打字机和淋浴的圆筒就开始带来消息。结果是鱼龙混杂。前一时刻预示着成功的公告与下一时刻预示着灾难的报告交替出现。这些相互矛盾的报道让罗什福尔、尼米兹和他们的助手们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才缓解。

一项发人深省的事态发展与约克敦号有关。中午 12 点 15 分（珍珠岛 2 点 45 分），弗莱彻少将打破无线电静默，告诉尼米兹，航母在中途岛以北 150 英里处遭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⁴⁷由于航母的稳定性不确定，弗莱彻迅速将其旗帜转移到巡洋舰*阿斯托利亚号*上，这一事态发展可能导致罗什福尔将他的想法转向约克城号上海波的翻译，兰森·富林威德（Ranson Fullinwider），看似被蛇咬伤，他曾经历过阿斯托利亚号的毁灭。四个星期前的列克星敦号。⁴⁸

罗什福尔不必担心。12点38分（中途岛时间），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人员小心翼翼地降落到派来接他们的船上，与弗莱彻会合。已经在*列克星敦号*沉没中幸存下来，显然坚不可摧的富林威德号向大家展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他说他已经成为这方面的老手了。⁴⁹

*阿斯托里亚号*上，弗莱彻将两个特遣部队的战术领导权交给了斯普鲁恩斯。然后，在珍珠港下午 4:30 过后不久，尼米兹收到了更受欢迎的报告，斯普鲁恩斯通过无线电发出了当天的第一条消息。他告诉 CINCPAC，中途岛时间上午 9:00 至 10:30（珍珠港 11:30 至 1:00），第 16 和第 17 特遣部队的航空群袭击了南云的 *Kido Butai*，导致“所有四艘航母严重受损”。⁵⁰

尼米兹得知飞机遭受重大损失后感到悲痛，但他几乎无法要求更好的消息。所有四艘*木户舞台*航母似乎都已无法使用。还有更多好消息。约克城号的火已经被扑灭，船正在依靠自己的蒸汽继续前进。

然后，在收到斯普鲁恩斯的乐观报告一小时后，尼米兹猛地一震。中途岛时间下午 2 点 44 分（珍珠岛 5 点 15 分），约克城号第二次遭到轰炸，遭受了两次鱼雷攻击，严重倾斜，显然正在下沉。她的船长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很快下令弃船。弗莱彻告诉尼米兹：“不知道攻击第 17 特遣部队的定位载体。”⁵¹显然，斯普鲁恩斯早先关于*木户舞台*被消灭的报告还为时过早。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并未全部被消灭。

现在，第 16 和第 17 特遣队停止了谈话，海军两艘幸存的航空母舰和中途岛号的飞机开始搜寻约克城号的袭击者。与此同时，南云的船只一直在发送令人困惑的信号。在一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击毁约克城号后，无线电人员收到了来自该航空母舰的通讯信息——后来确定是飞龙号。奇怪的是，飞龙号并没有向南云号的旗舰赤城号上发信息，而是向轻巡洋舰长良号发送了信息。⁵²

随着时间的流逝，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注意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日本飞行员没有用简单的语言进行空对地交谈。⁵³“我们开始相信他们无法沟通，”莱顿说。“你可以通过什么都不听来学习。可以肯定的是，我会和罗什福尔交谈并说，‘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消息吗？’”他说：“没什么。”我说，“我们尝试过其他频率吗？”他说，“我们已经尝试了我们知道他们拥有的所有频率。”罗什福尔和莱顿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不说话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情，”莱顿说道。⁵⁴两名情报官员并没有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木户舞台*载体都已被摧毁，只是认为它们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但他们并不确定。

6月4日：下午6:00至午夜（夏威夷）

几个小时以来，中途岛和瓦西阿瓦都没有传来任何有启发性的报告，更不用说特遣部队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从外界得到任何消息，”淋浴回忆道。⁵⁵夏威夷时间晚上8:15左右，珀尔终于得到了一些消息。从中途岛起飞的PBYPBY飞行员特德·图森少尉报告说，他两小时前发现的三艘燃烧的船只确实是日本航母——这是所有美国侦察机首次确认南云部队遭受严重损失。⁵⁶然后，Thueson的PBYPBY被零跳过。他逃脱了，但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地表明，一艘日本海军航母仍然“逍遥法外”。⁵⁷

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任何关于那艘松动的航母的消息，尼米兹变得焦躁不安，几乎失去了他传说中的冷静。他对信息的缺乏感到不满。“没有报告，什么也没有，尼米兹海军上将非常抓狂，”莱顿后来说。“我的意思是，他像我见过的那样疯狂，因为他没有收到任何报告。”⁵⁸午夜临近，尼米兹终于得到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斯普鲁恩斯通过无线电通知他，第16特遣部队袭击了剩下的日本航母，他宣称这艘航母“最后一次被看到正在猛烈燃烧”。⁵⁹从所有证据中，一个压倒性的事实浮出水面：南云号的航母威胁在中途岛周围海域已不复存在。

太平洋司令部现在通过无线电向所有特遣部队指挥官发出了一条信息，并抄送给金海军上将和埃蒙斯将军：“今天参加中途岛战役的你们在我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x我很自豪与你有关联。”⁶⁰

6月5日：午夜至凌晨6:00（夏威夷）

即使四艘木户舞台航母全部被击沉，尼米兹也不认为中途岛战役已经获胜或结束。6月5日一早，太平洋司令部通过无线电向其指挥官们发出电报，并向中途岛和联合司令部发电称，日军“无论过去的损失如何，都将尝试攻击和占领中途岛”。他告诉他的部队，“又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天”才能“彻底击败敌人”。⁶¹

尼米兹的谨慎是正确的。山本海军上将的主力曾一度从西北方向逼近斯普鲁恩斯，现在他短暂地考虑了一次夜间行动。这种担忧，加上早上入侵的可能性，让罗什福尔、尼米兹和珍珠港的其他人都感到紧张。午夜刚过几个小时，中途岛报告说一艘日本潜艇向环礁发射了几轮炮弹，打破了夜晚的平静，这让他们感到不安。⁶²

如果罗什福尔的密码破译者能够阅读南云早上发送给山本的一份详细的、由四部分组成的、题为“打击部队战斗报告”的报告，海军高层可能会更轻松地休息。南云说他的所有航母要么沉没，要么损坏无法修复。⁶³该消息几周后才被解密，近藤第二舰队向占领军发出的后续消息也没有被解密：“取消中途岛行动……”⁶⁴

山本已经退出，海波无法阅读他取消战斗的消息。“战斗结束后的那个晚上，我在当时正在研究的战术代码中发现了一条信息，”戴尔回忆道。“上面写着，‘航线船队作业订单号某某，中途岛作业是……。’然后——一片空白。我花了几个小时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但没有成功。”⁶⁵

6月5日：上午6:00至下午6:00（夏威夷）

当罗什福尔的团队周五一早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时，地下室的气氛却很阴沉。尽管山本的入侵部队出现了撤退的迹象，但和往常一样，地下室里并没有什么兴奋的气氛。经过近三天不间断的活动，其中大部分都与他们无法破解的密码进行了徒劳的斗争，Hypo 的分析师已经麻木到没有任何感觉。6月5日凌晨，谈论胜利似乎有些轻率。

然而，当分析人士继续开展工作时，更多证据浮出水面，表明事态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海波于6月5日星期五发现，前一天早上，南云已将其旗帜从赤城号移至长良号。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在总结中写道：“[消息]标题明确表明[南云的]参谋长在长良号上，鉴于这一事实，再加上附带信息，相当清楚地表明赤城号可能已被遗弃，甚至可能沉没。”6月6日，涵盖6月5日拦截的流量。⁶⁶

大和号上）、一个巡洋舰师、一个驱逐舰师和两个轻型舰师一起。载体。这一发现代表海波首次发现了山本的主力，这是一支由三十四艘战舰组成的强大力量，旨在对山本认为将赶赴中途岛援助的美军给予致命一击。⁶⁷

即使赤城号已经退役，南云号登上了长良号，并且 PBY 报告称木户舞台航母被烧毁，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仍然不确定中途岛发生了什么。直到6月5日星期五下午早些时候，Ensign Showers 才对结果感到确定。就在那时，一架中途岛 PBY 从水中捞出了少尉乔治·盖伊 (George Gay Jr.)，他是6月4日早些时候在沃尔德伦中校对木户舞台发动的毁灭者袭击中唯一幸存的飞行员。盖伊在向一艘航母发射鱼雷后不久就被击落，他躲在浮动座

垫下以避免被日本人发现。当他的头勉强露出水面时，他瞥见了 SBD 正在向南云的航空母舰逼近。⁶⁸

企业号和约克城号的俯冲轰炸机几乎同时出现在南云号的航空母舰上空。两组人走不同的路，最终到达同一个地方。企业号的 32 架飞机在中校 C. 韦德·麦克拉斯基 (C. Wade McClusky) 的率领下，采取了一条更为迂回的路线，一开始什么也没发现，然后，纯粹是运气好，发现了日本海军驱逐舰岚 (Arashi) 在追击美军无果后返回木户舞台。潜艇。麦克拉斯基指挥他的队伍朝“岚”号前进的方向前进。

约克城号的 17 个 SBD 在中校麦克斯韦·莱斯利 (Maxwell F. Leslie) 的带领下，沿着一条更直接的路径直奔南云号的平顶舰。⁶⁹当地时间上午 10 点 15 分左右，两个中队出现在木户舞台上空，此时南云的零式战斗机正全神贯注于对付约克城的毁灭者，无暇注意到高空俯冲轰炸机的威胁。尽管 6 月 4 日，47 名鱼雷中队飞行员中只有 9 名飞行员和他们的 6 架飞机幸存，但历史学家仍将功劳归咎于他们将南云的战斗机拉离阵地，并使对航空母舰的意外攻击成功成为可能。⁷⁰

奋力挣扎的盖伊少尉声称目睹了整个场面。他说，天黑后他给救生筏充气，然后爬进去，看到三艘日本海军航母——后来被认为是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在夜色中燃烧，然后沉没。⁷¹飞龙号逃脱了足够长的时间，于下午早些时候向约克城号发射了两波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飞龙号于中途岛时间下午 5:00 左右（珍珠岛 7:30）被企业号飞机发现，并被四次直接命中击毁。第二天她就被凿沉了。

三十小时后，盖伊被一艘海军 PBY 接走并赶回中途岛，在那里他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在听到盖伊的故事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确定周四在中途岛发生了什么，”肖尔斯说。“当他说他看到三艘航母在燃烧时，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实际上赢得了这场战斗。”⁷²

但这是什么样的胜利呢？人们仍然对胜利的彻底程度存有疑问。“当（6 月 3 日）在我们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与中途岛的日本舰队进行首次接触时，密码分析部门普遍感到满意，”戴尔后来评论道。“但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中途岛行动是一次完全成功的行动。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战斗胜利了，但那时欢呼的时刻已经过去了。”⁷³

罗什福尔仍然保持着简洁的自我。无论当时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都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他从来没有当过啦啦队长，或者就这一点而言，他从来都不是特别热情的人。然而，罗什福尔一定对海波三天的磨难期间的一切结果感到满意，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他的团队来说，他总是将这个团队称为“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好的通信情报组织”。⁷⁴

后果：中途岛和夏威夷

斯普鲁恩斯追击了撤退的日军几天。他精疲力尽的 SBD 飞行员成功击沉了巡洋舰三隈号，并严重损坏了她的姊妹舰最上号，后者不得不奋力救出威克号。斯普鲁恩斯决定不再继续推进。他认识到自己的部队已经完成了他合理预期的任务，因此于 6 月 7 日取消了追捕行动。

日本人付出的巨大努力却收效甚微。他们的主要战利品是阿留申群岛最西端的两个小岛。由于西奥博尔德上将的特遣部队已偏离阵地 8 百英里，日本海军运输船于 6 月 7 日在阿图和基斯卡登陆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观察到，尽管如果中途岛不在日本手中，占领这些岛屿就没有意义，但海军决定保留这两座岛屿，“部分是为了阻止入侵，部分是为了滋扰和士气价值”。⁷⁵

帝国海军唯一可以获得的其他战利品是约克城号。6 月 4 日，航母及其护航驱逐舰哈曼号因飞龙号的两次攻击而受损，并于 6 月 6 日被日本潜艇 I-168 的鱼雷击中。哈曼号立即沉没。第二天，约克城号沉没，标志着中途岛海战的结束。



对于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来说，6 月 4 日是令人沮丧的。在处于中途岛争论中心数周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旁观者的位置。他们尽其所能地遵守了约定。罗什福尔在瓦希亚瓦的无线电员和语言学家，以及他在珍珠岛的交通分析师和语言学家，已尽最大努力“解读”中途岛的信息流量。

但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复制的电报无法被他的密码分析员解密。在混乱、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交通分析师只能有限地感知中途岛地区爆发的信号。当尼米兹完全掌握了他的舰队对日本人的胜利的规模时，这种知识不是来自罗什福尔团队产生的通信情报，而是来自海上的飞行员和指挥官。⁷⁶

这些都不重要。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不顾华盛顿上级的抵制，向尼米兹提供了信息，使他能够在 6 月 4 日星期四将航母部署到需要的位置。当战斗行动于那天早上开始时，正如罗什福尔和他的团队所预测的那样，海波的工作已经完成。

即使有这个令人震惊的预测，美国在 6 月 4 日的成功也绝非不可避免。”（在太平洋上）最接近的胜利和最伟大的胜利是在中途岛，”马歇尔将军后来说。作为这场胜利的因素，

他引用了海军“伟大而自我牺牲”的表现。⁷⁷毫无疑问，飞行员个人的勇敢、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的明智战术行动以及尼米兹的大胆战略都对结果至关重要。

事实证明，美国在中途岛取得成功的另一支队伍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海军的司令部专家，尤其是罗什福尔的团队。如果没有罗什福尔和他的密码破译者的聪明才智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在山本夺取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主要岛屿的大规模战役期间，尼米兹的航母很可能已经在 3,500 英里之外的西南太平洋某个地方了。军事历史学家约翰·费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情报如闪电般突然袭来，中途岛就是其中之一。”“情报对于这次事件至关重要，没有情报就不可能发生这场战斗”——特别是没有罗什福尔和美国海军整个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⁷⁸

最终，中途岛海战将与特拉法加海战、日德兰海战以及其他扭转历史潮流的重大海上战役相提并论。这场战斗改变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许多痛苦的战争即将来临，但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将继续进攻。尼米兹在战后表示：“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战，这场交战让其他一切都成为可能。”⁷⁹

回到珍珠港后，尼米兹立即给予他认为应有的赞扬。6 月 6 日，他的机会来了，当时金向他发送了一条无线电消息，祝贺所有军事部门——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陆军——在中途岛所付出的努力。它以简单的英语播出，因此所有人都可以阅读，包括陆军。

当埃蒙斯将军读到金的信息时，他决定承认他对中途岛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立即出现在 CINCPAC 总部，手里拿着一大杯装饰着海军蓝和金色丝带的冷香槟。埃蒙斯发表了祝贺讲话，随后尼米兹下令打开酒瓶并提供香槟。

当雷顿建议邀请罗什福尔参加聚会时，尼米兹同意了。一名参谋打电话给他，要求他到场，并派了一辆参谋车到地下室来接他。罗什福尔像往常一样迟到了。尼米兹的电话让他在办公桌前忙碌起来，他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穿着他标志性的吸烟夹克和地毯拖鞋。当他收拾好自己并前往参加聚会时，聚会已经被尼米兹主持的员工会议所取代。尼米兹欢迎他，把他介绍给在场的人，并说：“中途岛的胜利应归功于这位军官。”⁸⁰

罗什福尔回忆道，尼米兹的赞扬让我措手不及，“我嘀咕了几句，大意是我只是在做他们付钱去做的事情”。他接着说，任何表扬都应该归功于海波站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人。“哦，当然，我很高兴，”罗什福尔后来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赚到了工资。”他补充说：“老实说，我确实认为就中途岛战役而言，我们可能做得非常出色。这根本没有影响我们在珍珠港失败的事实。”⁸¹罗什福尔的余生都将被珍珠港所困扰。



三天后，在地下室，当山本显然正在带着他的众多部队返回帝国水域时，罗什福尔让他的团队从他们一直在工作的紧张时间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我命令所有这些人回家，并告诉他们我三四天内不想见到他们，”罗什福尔后来说。“他们对此的回答是成立一个政党。”

一位分析师在钻石山有一所房子，大约有三十名地下室的住户现在正在那里修缮。“他们让我干这件事，这是一场严重的醉酒斗殴，”罗什福尔说。“那是在一座房子里——不是一家酒店——我们有足够的理智远离酒店，”海波最优秀的人可能会在那里遇到海岸巡逻队。

罗什福尔参加了狂欢吗？他不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鉴于这种情况，他很可能会喝一杯波本威士忌和水。由于他在研究桌上时患上的溃疡，他很可能将饮酒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是出于对自己健康的尊重，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聚会最终结束了。“我们逐渐回归并重新出发，”罗什福尔说。他的分析师没有恢复他们几周来遵循的杀手级时间表，但他们仍然有艰苦的工作要做。他们必须打破JN-25-(c)。他们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我们必须从昨天开始阅读[代码]，”罗什福尔说。[82](#)

不择手段

在第 14 号司令部下，无线电情报部门的直接控制权由一名前日语学生（指挥官）凭借资历而掌握。

—约瑟夫·R·雷德曼

不久，罗什福尔得知他的顶头上司巴格利少将想推荐他获得杰出服役奖章，这是继荣誉勋章之后海军第二高的勋章。文件工作已经完成，尼米兹海军上将也已批准，剩下要做的就是巴格利将该提案发送给华盛顿。罗什福尔对此表示保留。

该提议并非凭空而来。战斗结束两天后，金的工作人员要求巴格利为那些在无线电情报领域因在那场战斗中的作用而值得认可的人推荐奖项。巴格利将这一请求交给罗什福尔，罗什福尔将其转交给贾斯珀·霍姆斯，并建议他组建一个委员会。霍姆斯随后会见了密码分析专家霍尔特威克和斯蒂尔，他们决定将奖章授予海波的“老前辈”（他们对退伍军人的称呼），将 DSM 授予罗什福尔。他们把名单交给巴格利，巴格利咨询了尼米兹。¹现在，巴格利即将跟进，“我建议不要这样做，”罗什福尔后来解释道。“我建议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会带来麻烦。”²

他的犹豫并不奇怪。通常，罗什福尔反对在战时授予密码破译者奖章，因为他担心在大肆宣传的军事成功之后获得如此公开的认可会让敌人知道他的密码已被破译。³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罗什福尔的态度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他众所周知的对安全的担忧。罗什福尔说：“如果 COMINCH 批准[该奖章]，他就承认中途岛的情报工作是由海波站而不是华盛顿完成的。”“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么你就承认华盛顿——尼加特站——在过去三四个里发表的声明是不正确的。”⁴

除了安全问题之外，罗什福尔对装饰的总体感受也很复杂。自从接任海波的负责人以来，他一直试图培养一种团队意识和对个人认可不感兴趣的文化。他办公桌上的牌子是——“我们可以完成任何事情……”。假如。。。没有人关心谁获得了荣誉”——帮助每个人保持这一价值。⁵

但说到中途岛海战，罗什福尔确实关心谁获得了功劳。他相信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谁应得的：他的海波团队，他称之为世界上“该死的最好的”情报团队。罗什福尔并没有对其他人的优点视而不见。他承认法比安中尉在贝尔康嫩的团队做出的巨大贡献。但他在负站（Station Negat）划定了界限。珊瑚海和中途岛是罗什福尔的价值基准。“我们在珊瑚海工作中支持并帮助了贝尔科南，”多年后他评论道。“贝尔科南支持我们，也许是因为缺乏人才，在较小程度上支持了我们，并在中途岛的工作中帮助了我们，而内加特则对这两项工作都嗤之以鼻并抱怨不休。”⁶

现在正在为所有那些为中途岛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做出贡献的人（无论是否应得）颁发奖牌。整个事情让罗什福尔感到不安，但他的担忧没有给巴格利海军上将留下任何印象，巴格利将军忽略了这些。1942年6月8日，他向金海军上将提交了以下一段提案：“建议在海军部确定的未来合适时间，授予美国海军司令约瑟夫·J·罗什福尔杰出服务奖章”表彰其在执行秘密任务中的特别立功表现，其性质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所熟知。”⁷巴格利



为海波的几位老前辈提出了稍低的奖励。大家都坐下来等待。

罗什福尔在中途岛战役后的几天里显然并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战斗前几周的磨难和糟糕的空调给他们带来了损失。他患有持续性支气管咳嗽，体重减轻了15磅，从平时的175磅降至160磅左右。⁸磨损开始显现。“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他说。⁹

然而新的挑战不断出现，其中一些挑战直接关系到他在珍珠城的未来。讽刺的是，一场攻击并非来自他在OP-20-G的老对手，而是来自他在ONI的朋友。这一举措源于三月份，当时海军陆战队司令托马斯·霍尔科姆中将（海波的班克森·霍尔科姆的叔叔）向金上将建议海军在太平洋周围的五个地点建立先进的情报中心。¹⁰

拟建的荷兰港、帕果帕果、奥克兰、布里斯班和珍珠港的中心将不同于目前存在的任何中心。他们将为太平洋地区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供重要情报。该计划展望了有

一天，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联合部队将转入进攻，并需要新的情报来支持针对盘踞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岛屿堡垒中的日本军队的两栖作战。

正如霍尔科姆所设想的那样，这些中心将受到 CINCPAC 的监督。但尼米兹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这些中心处于他的直接管辖之下。他建议它们由海军情报部门管理。ONI 对此表示同意，它对这些中心有自己的想法。按照国家情报局的规划，这些中心将从“所有来源”提供有关敌军和设施的信息——这个术语不仅涵盖测绘、空中侦察、照片判读和地理研究等，还涵盖当时属于美国情报机构的联合情报中心（comint）。海军通讯。ONI 在牌堆里放了一张王牌。

历史学家弗雷德·帕克（Fred Parker）观察到：“通过将这些中心指定为所有来源，霍尔科姆的提议……。。威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失去对通信情报的控制。”¹¹无论霍尔科姆有意与否，他都为国家情报局提供了一件武器，帮助其长期控制海军联合情报计划。之前的尝试总是失败。但随着霍尔科姆计划的出现，一个新的机遇出现了。金确信很快就会需要这样的中心，因此在四月份批准了霍尔科姆提案的一个变体。他如此告知尼米兹。但他也让尼米兹在塑造这些中心的组织方面有发言权。4月初，他命令国家情报局的阿瑟·麦科勒姆前往珀尔与尼米兹会面，并制定霍尔科姆所说的高级联合情报中心的细节。¹²

国家情报局的领导人并不认为尼米兹会轻易屈服。他们知道他偏爱小型、精简的员工队伍，而他们的想法绝不是小型或精简。他们设想为夏威夷中心配备约 120 名各类专家。麦科勒姆的任务是向尼米兹“推销”ONI 版本的概念。他预计尼米兹会持怀疑态度。¹³麦科勒姆在珍珠港待了几周，首先与尼米兹的工作人员交谈，然后向尼米兹进行了大力推销。参谋长德拉梅尔、战争计划负责人麦考密克和作战负责人德拉尼都很顺从，新任第 14 司令部司令巴格利少将也是如此。麦科勒姆还联系了他的老朋友罗什福尔，罗什福尔的观点很重要，因为根据国家情报局的计划，海波部队将并入该中心。罗什福尔可能会与 ONI 一起回归。

罗什福尔处境尴尬。作为海波无线电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曾为多个老板服务过。行政上他对巴格利负责，行动上他向太平洋司令部汇报。但 Hypo 是海军通信的一个现场办公室，在政策问题上接受 OP-20-G 的指导。罗什福尔可能更愿意在 ONI 旗下任职，但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陷入 ONI 和 ONC 之间的权力斗争。然而，当听到在珍珠港建立先进情报中心的想法时，“乔·罗什福尔对此表示欢迎，”麦科勒姆说。“他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罗什福尔没有任何恶意，只是给予了最大的合作。”麦科勒姆是否准确地衡量了罗什福尔的观点值得怀疑。

但如果罗什福尔确实在五月份欢迎该中心的成立，那么这种态度也不会持续太久。几周之后，他就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中心。然而，五月初，并没有有人强烈反对在珍珠港建立先进情报中心。尼米兹最终接受了总体概念，告诉麦科勒姆他会“试一试”，并同意指定他的一名军官作为该中心的临时负责人，直到任命一名经过专门训练的国家情报局官员来接替他。但他批准了该计划，但附加了一些警告，这些警告在 5 月 28 日给金的备忘录中逐项列出。¹⁴一项主要规定涉及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尼米兹开始重视海波提供的及时情报。事实上，他刚刚批准了罗什福尔的请求，将海波的总人员配置从 170 名拦截操作员、密码分析员、语言学家、自耕农和办事员增加到 400 多名。现在尼米兹担心新中心所需的人力可能会流失所需的人员。对于海波来说。因此，尼米兹在给国王的信中要求立即将罗什福尔部队的人力调往珍珠港，并从华盛顿部队中抽调，即从 OP-20-G 中抽调。

太平洋司令部希望将情报中心的人员以及海波的官兵分配到第十四海军区。尼米兹还试图保持中心的规模较小。除了海波（他将其单独归为一类）外，他认为至少目前，该中心只需要八九名军官和士兵。尼米兹认为夏威夷中心不应该被称为高级联合情报中心。¹⁵他提议建立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由此诞生，该单位很快将发展成为海军最雄心勃勃的情报机构之一。

正如尼米兹所同意的，ICPOA 将成为 COM 14 旗下的一个岸基机构，主要为舰队服务。这将是一项海军行动，并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联络。尼米兹将保留作战控制权；他将任命一名临时主管，直到国家情报局任命一名常任主管。人力将由 ONI 提供，Hypo 一如既往地依赖 OP-20-G 提供人员，但现在转向灰色地带。

华盛顿对尼米兹的改变反应不一。ONI 很高兴 CINCPAC 加入；有了尼米兹的基本批准，他们就可以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海军通讯则是另一回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约瑟夫·雷德曼在先进中心的最初制定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的兄弟约翰也没有，仍在运行 OP-20-G。这个概念让他们面临着失去对海波的控制的可能性。

从雷德曼人的角度来看，将 Hypo 与 ONI 管理的情报中心整合已经够糟糕的了。但现在尼米兹让事情变得更糟。CINCPAC 不仅希望该中心在第十四海军区的支持下运作，他还提议通过将人员从 OP-20-G 转移到珍珠港来满足海波的直接人员需求，但雷德曼人无意同意这一请求。

：“此时任何试图转移目前在华盛顿开展的支持太平洋中心活动的行为都会严重干扰行动，并导致整体效率明显下降。” CNO FJ Horne，抄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约瑟夫·雷德曼 (Joseph Redman)。¹⁶约瑟夫·雷德曼同意温格的观点。

但雷德曼兄弟和他们的同事必须小心。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反对金海军上将全力支持的这一概念。甚至他们在法庭上的赞助人霍恩中将也支持这些中心。如果金和霍恩都想要它们，那么红人也必须想要它们。他们做得比那更好。雷德曼人不仅支持这些中心，他们还向金和霍恩展示自己是这一概念的守护者。

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新中心按照提议建成，海波最终可能会成为海军情报部门，如前所述。雷德曼夫妇怀疑罗什福尔可能在尼米兹计划中发挥了作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将尼米兹的修正案归咎于罗什福尔。历史学家帕克写道：“通信局内部对尼米兹对霍尔科姆/国家情报局计划的评论的反应显然是敌对的，并且直接针对罗什福尔，在较小程度上针对莱顿。”¹⁷

雷顿从两端获取信息——通讯和情报。在珍珠尔的几周里，麦科勒姆给人的印象是他反对 ONI 的提议。事实上，莱顿在这件事上唯一的“错误”是他捍卫了尼米兹的观点，即该中心的人员配备应该受到限制。¹⁸然而，有消息在海军主力部队中传播开来，称尼米兹的情报官员正在反对 ICPOA。雷德曼人利用这一谣言，将莱顿描绘成一个不满者。他们还寻找一种以不讨人喜欢的方式来描绘罗什福尔的方式。

现在罗什福尔本人做了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的努力。这与看似有利的事态发展同时发生。1942 年 6 月 15 日，尼米兹的助理参谋长向罗什福尔下达了向太平洋舰队报告的命令。¹⁹该命令任命 Rochefort CINCPAC 为 ICPOA 的临时负责人，这是他目前作为 Hypo 负责人的职责之外的职位。罗什福尔并不完全欢迎他的新任务。他觉得自己的工作量已经够重了。但该命令含糊不清，该中心距离现实还有几周的时间，罗什福尔看到了与 CINCPAC 工作人员的联系（即使只是短暂的）的优势。他认为这为他在华盛顿的对手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只能归因于过度自信或极度疲劳。

约翰·雷德曼发来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在回复中他实际上问罗什福尔华盛顿可以做什么来援助海波站，罗什福尔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他利用这条消息作为一个机会，试图将自己与约翰·雷德曼和 OP-20-G 分开。但他这样做的方式却产生了与他的意图相反的效果——适得其反。“我最终准备了一份快报，实际上说历史就是历史，”罗什福尔后来说。“中途岛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中途岛的事情，我现在对那样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未来在太平洋的行动。。。因此，我不会再与华盛顿或任何其他人讨论我认为不重要的问题。”他告诉他的 OP-20-G 主人，立即开始，“我是在尼米兹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的指示下行动的。”²⁰

“我向雷顿展示了这个，”罗什福尔回忆道。“莱顿说，海军上将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也同意这一点，他说发送出去。我确实发送了。”通过这封信，罗什福尔相信他已经彻底决

裂了。“我正在为 COMINCH 和 CINCPAC 工作，”他告诉他们，“我不再为华盛顿的你们这些小丑工作了。”²¹

雷德曼人对罗什福尔的信息有何看法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们肯定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这位军官了。首先，他们接到尼米兹的请求，向海波提供额外的人员。然后，他们必须审查巴格利的建议（得到尼米兹的认可），为罗什福尔颁发杰出服务奖章。现在他们的办公桌上摆着罗什福尔自己的独立于 OP-20-G 的声明。他们长期以来对罗什福尔的许多抱怨浮出水面。“华盛顿的这些人有些嫉妒罗什福尔在那里的地位，”当时在海军主力部队的阿瑟·麦科勒姆说。“罗什福尔在尼米兹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向他们[发送]东西”是一个特别痛处。“他们的鼻子有点脱节。他们非常想坐上驾驶座，这样除了他们的同意之外，没有人能得到任何信息。那是一件困难的事情。”²²

雷德曼兄弟和他们的同事现在开始玩他们自己的高风险游戏。他们的目标是保卫新的夏威夷情报中心，同时尽一切努力使海波成为 ONC 管辖范围的一部分。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利用他们在主力海军的影响力，安排一名忠于海军通讯的军官来接替罗什福尔负责该部队的军官。

6 月 20 日，中途岛海战结束后不到三周，约瑟夫·雷德曼采取了他的第一个具体行动，推翻了乔·罗什福尔。雷德曼表面上是对尼米兹 5 月 28 日向 COMINCH 提交的备忘录的回应，但他为霍恩中将准备了一份备忘录，霍恩中将作为金领导团队的一部分负责监督通讯工作。这份题为“无线电情报组织”的备忘录据称是对国家情报局扩大其无线电情报主权的努力进行的公正审查。雷德曼慷慨地开始说道：“情报本身理应属于 ONI 的管辖范围。”然后他继续列举了在这种情况下情报不适合通信人员和设备的所有原因。他感叹道，ONI 的人“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指出，RI 使用的所有硬件都属于海军通信。他指出，例如，交通分析和测向所涉及的人员在他们的训练和思维中都是通信动物。“因此，”他断言，“我的结论是，除非在以下条件下，无线电情报无法蓬勃发展并有效运作：直接控制海军通讯。”²³

为了说明情报与严格的通信世界的不相容性，雷德曼将霍恩的注意力引向珍珠港，他表示，在两名面向国家情报局的军官（一名在岸上，另一名在岸）的软弱领导下，海军的情报情报行动摇摇欲坠。以舰队为基础，据称两者都缺乏训练和性格来执行通信所需的艰苦技术工作。雷德曼写道：“根据 Com 14 的资历，无线电情报部门的直接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一名前日语学生（指挥官）手中。在 CinCpac 的工作人员中，从 Com 14 无线电情报单元收到的情报由一名前日语学生（中校）处理。他们没有接受过海军通信方面的技术培训，

我的感觉是无线电流量分析、欺骗和跟踪等.....因为无线电情报阶段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而受到影响。”

雷德曼是否相信这些都值得怀疑。虽然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曾见过罗什福尔，但他们的职业道路在不同的时刻有交集。他们都曾在 20 年代在华盛顿的罗什福尔号和麦克多诺号驱逐舰上从事海军通讯工作，雷德曼则在太平洋舰队旗舰德克萨斯号上担任通讯官。（罗什福尔 1929 年写给美国舰队指挥官的备忘录批评了海上通讯官员处理机密材料的马虎行为，雷德曼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看到。）

此外，约瑟夫·雷德曼曾与熟悉罗什福尔的军官一起从事海军通讯工作。如果谈论海军历史，雷德曼就会知道罗什福尔是制定海军密码破译计划的先驱，该计划从一开始就打着海军通信的旗号运作。然而，雷德曼将罗什福尔描述为一名前语言学生，人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人的形象。雷顿也不仅仅是一名前日语学生，此时他已经在海军情报和舰队作战的各个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背景。

雷德曼继续说道：“强人应该在强处，我不认为太平洋组织很强大，因为政府在无线电情报方面很弱。我认为，应该由一名接受过无线电情报培训的高级官员来领导这些单位，而不是一个具有日语背景的人。他们应该将其活动限制在情报本身，即无线电情报的产品上。”

他在结束备忘录时将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他的哥哥称呼他为 OP-20-G）准备的背景材料转发给了霍恩。最后，“为了立即改善这种情况”，他建议 OP-20-G“快速前往檀香山，获取第一手信息，据此提出补救行动建议。”

OP-20-G 附带的备忘录题为“建立先进情报中心”，由乔·温格撰写并由约翰·雷德曼签署。²⁴此人主张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强大的办事处，在那里可以完成 OP-20-G 的真正脑力工作。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该备忘录的作者对 OP-20-G 外地办事处的实际运作方式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无知看法。“经验表明，不能指望作战地区的部队能够完成比仅仅读取敌方信息和执行必要的日常工作以跟上所使用的密码系统的微小变化的业务更多的任务。”中途岛战役三周后发表的这一意见将令尼米兹大吃一惊，并引发罗什福尔的激烈宣誓。



6 月 22 日，也就是雷德曼兄弟向霍恩中将提交了高度紧张的备忘录两天后，罗什福尔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了这一点，这份备忘录是国王的参谋长、海军少将拉塞尔·威尔森 (Russell Willson) 提交给 COMINCH 的。威尔森和罗什福尔有过一段历史。

他们之间的相互敌意至少可以追溯到 1936 年，当时两人都曾在宾夕法尼亚号上服役，威尔森担任船长，罗什福尔担任里夫斯海军上将的幕僚。罗什福尔后来相信，正是这位海军少将在 1940 年击败了他最初晋升为司令的努力。现在，威尔森再次能够影响罗什福尔的职业生涯。他给金的备忘录是对尼米兹-巴格利提议授予罗什福尔 DSM 的回应。在海军最近成立的颁奖委员会考虑这一建议之前，威尔森发表了意见，并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同意授予罗什福尔指挥官杰出服役奖章的建议。”²⁵

威尔森写道，罗什福尔不值得获奖。威尔森辩称，尽管他非常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他只是有效地使用了之前为他准备的工具”。他继续说道，“只向在特定时间碰巧能够获得好处的军官颁发奖章，除非是在与敌人的实际战斗中，否则也是不合适的。”他断言，卡斯特、贝尔科南和內加特所做的工作与海波的工作水平一样高。威尔森写道：“然而，这些负责人在利用已经为他们使用而打造的工具方面或多或少地执行了机械性、技术性的工作。”他将整个密码分析事业视为只不过是文书职能。他建议金没有向这些军官颁发奖章，而是向海军的三个主要解密单位颁发“干得好”的奖章。

威尔森的观点与金对奖项和勋章的冷酷态度不谋而合。即使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金就抱怨获得奖章的人太多了。他普遍认为，官员不应该因为他们接受过培训的工作而获得认可。²⁶他在实践中并不总是遵循自己的政策，但他现在确实采纳了威尔森的建议。

在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一封求职信中，他采用了威尔森的语言来解释为什么他不同意尼米兹关于罗什福尔获得 DSM 的建议。最重要的因素是：虽然罗什福尔的履职情况很高，但他所取得的成果却源于“一大批军官的思想和工作”。而且，他的“执行任务并不是与敌人作战”。²⁷



回到海波地下室，罗什福尔的官兵于 6 月 23 日收到金海军上将发来的消息，称赞他们中途岛战役中表现出色。²⁸他们不知道这是由拉塞尔·威尔森 (Russell Willson) 的备忘录建议反对罗什福尔 (Rochefort) 的 DSM 引起的。尼米兹和巴格利大约在 RI 人员表现出色的同时收到了金对罗什福尔奖章的答复。巴格利将这个传达给了罗什福尔，罗什福尔对此

并不感到惊讶。他可能只向福尔摩斯和其他几个人吐露了这一进展。海波的大多数军官直到多年后才知道 COMINCH 的行动。与世界各地的同事一样，海波人对奖牌有着浓厚的兴趣。它们对军官的职业生涯有好处，还能鼓舞士气。地下室里的人知道，已经设立了一个奖励委员会，以考虑为参与 RI 工作的人（包括他们的老板）提议的勋章。

罗什福尔可能已经失去了 DSM，但他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仍在争夺某种奖章。他们的名字出现在颁奖委员会面前，该委员会由来自主力海军不同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董事会的活动贯穿整个夏天。金的工作人员和海军通讯部门的领导层对于应该向海军 RI 网络中值得的个人颁发什么类型的奖项感到苦恼。

最终，1942 年 9 月初，国王的首席情报官戴尔上尉和卡尔·霍尔登上尉替不在场的约瑟夫·雷德曼进行了临时替补，商定了一项计划，该计划被海军上将托马斯·C·哈特 (Thomas C. Hart) 领导的董事会接受。在指挥现已解散的亚洲舰队后在华盛顿)。该计划要求金向霍恩中将准备的两份不同名单上的每个人发送一封表扬信；奖章的审议将推迟到战争结束。²⁹A 名单上有 24 名官兵，B 名单上有 41 名官兵。位居 A 级名单榜首的是三名指挥官：来自 OP-20-G 的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和乔·温格 (Joe Wenger)，以及来自海波 (Hypo) 的乔·罗切福尔 (Joe Rochefort)。目前，无线电情报部门的官兵将获得表扬信，但不会获得奖章。

当海波的官兵得知勋章不会很快发放时，他们耸了耸肩。他们了解保密的必要性。大多数人从哲学角度看待这个新闻，有些人则带有讽刺意味。其中之一是地下室的爱开玩笑的人杰克·霍特威克 (Jack Holtwick)，他以恶作剧而闻名。有时，他会带着一只单眼眼镜出现在聚会上，他有办法翻转它，这样它总是会放在他的衬衫口袋里。当霍尔特威克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模拟丝带。它上面有一层面纱，表明这个装饰是为了无法透露的秘密情报工作而设计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肖尔斯上将回忆道。“这缓解了紧张气氛。”³⁰

罗什福尔于 6 月 23 日得知，他的 DSM 申请被拒绝，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或如何做出这一决定。他也不知道约瑟夫和约翰·雷德曼三天前向霍恩中将提交的备忘录。他不知道约翰要来夏威夷检查情况，并可能提出“补救措施”。

但七月初，罗什福尔和雷顿确实感觉到他们正在被“调查”，正如雷顿所说。他们并不完全感到惊讶。罗什福尔从华盛顿的某人那里得到暗示，一名隶属美国海军主力海军作战导航人员的士兵——罗什福尔称此人为首席自耕农·里奇曼 (Chief Yeoman Richman) ——正在前往珍珠港的途中，向罗什福尔和雷顿询问他们的工作关系。³¹显然，罗什福尔在主海军中至少有一位盟友（可能是麦科勒姆或萨福德）向他通风报信。“罗什福尔告诉我，”

雷顿说，“他’从华盛顿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私人信息，金海军上将手下的一位海军军官的特工正在出来调查你和我。”中途岛仍然让他感到疲惫不堪。经过一番磨难，罗什福尔又犯了一个错误。假设华盛顿不喜欢他和莱顿的密切合作方式，他制定了一项旨在给人留下相反印象的策略。根据该计划，两名情报官员同意在被问及时说，他们“正式相处”，但每个人都会明确表示，“我们不是真正的私人朋友，”雷顿回忆道。

果然，首席自耕农里奇曼出现了。他在雷顿的办公室停下来，表面上是询问即将建立的情报中心所需的设备。然后他改变了话题。“一番交谈后，他问我与罗什福尔的关系，我给出了‘同意的答复’，”莱顿后来说。“他只是咕哝了一声，说罗什福尔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罗什福尔的计划适得其反。“[里奇曼]回去报告——有人告诉我——乔和我并不友好，我们相处得不好，”雷顿说。³²两人不和的想法在华盛顿扎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想法被用来对付海波的负责官员。



尽管罗什福尔已经被问题和压力所困扰，但他现在发现自己肩负着新的责任。6月25日，他收到COM 14 参谋长的命令，确认他“担任 ICPOA 的临时额外职责”。³³ ICPOA 于7月14日正式开业，罗什福尔非常不高兴，他在地下室的办公桌上管理该中心。他不喜欢这份工作。

现在，地下室里长达数月的紧张气氛似乎也困扰着罗什福尔。他陷入了类似偏执狂的境地。尽管他非常清楚 ICPOA 的想法源自 ONI，并且尼米兹希望他帮助启动它，但他认为自己的新工作是华盛顿的一个伎俩，目的是“让我远离通信情报”，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结果，“我拒绝接受这一点，”罗什福尔说。“我只是断然拒绝参与其中。”³⁴

但他确实参与其中。不管他喜欢与否，ICPOA 已经成为现实，是一个为太平洋舰队服务的岸基机构。罗什福尔至少委托了部分工作。“七月底的一天早上，罗什福尔把一大堆文件扔在我的桌子上，并告诉我找一些空间来放置新的组织，”霍姆斯写道。他欣慰地发现，最终批准参加ICPOA的200多名官兵中，只有46人预计很快就会参加。但按照地下室的标准，这里有很多人，足以让海波的密码分析人员担心，他们总是担心地下室的新来者可能会危及安全。福尔摩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新员工整合到自己的部门中，然后将整个业务连同其许多图表和文件转移到地下室的尽头。霍姆斯说，新来者“满足了紧急需求”，并且不妨碍他们。³⁵

如果说罗什福尔对 ICPOA 的看法近乎阴谋论的话，那么雷德曼兄弟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情报局夺取权力的行为。他们现在认为让一名沟通员负责 Hypo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Hypo 将在 ICPOA 中发挥关键作用。7 月 18 日，ICPOA 开业四天后，约瑟夫·雷德曼 (Joseph Redman) 联系了人事局 (BUPERS)。他请求命令威廉·B·戈金斯中校担任“珍珠港舰队情报中心无线电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BUPERS 忽略了这个看似奇怪的请求，因为第十四海军区或 CINCPAC 没有类似的行动呼吁。正如帕克所指出的，在 BUPERS 看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可能正在寻求“用一个在这个高度专业化领域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来取代通信局中一位高素质的日本通信分析师”。³⁶戈金斯在常规通信的具体细节方面拥有丰富的背景，因此他可以为您提供帮助。今年三月，他在爪哇海担任巡洋舰 *马布尔黑德号* 的执行官时受了重伤。最终他被召回华盛顿，在等待命令的同时，被分配到船舶局无线电部门，然后调到 OP-20-G 熟悉密码破译的世界。

几周过去了，每个人都在等待。雷德曼兄弟等待 BUPERS 采取行动。戈金斯也是如此，他以为自己要去夏威夷。BUPERS 没有行动。BUPERS 认为 DNC 的要求背后没有强有力的理由，于是就让此事不了了之。约瑟夫·雷德曼的请求已尘埃落定。更多的时间过去了。

即使罗什福尔对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任何了解，他也没有透露。他心里还有其他事情。像海军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确实有一场战争要打。罗什福尔重新开始追踪帝国海军，自 5 月 27 日海军更改其作战代码以来，追踪变得更加困难。但在 7 月 5 日下午，罗什福尔的团队在对抗 JN-25(c) 的比赛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它爆出了一份无线电通讯，披露日本海军部队已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特别有趣的是，该队伍中包括一支工程部队，这清楚地表明日本海军即将在该岛上建造一个机场。这一消息被传达给尼米兹和金，他们在旧金山会面，讨论海军即将进军所罗门群岛的事宜。他们刚刚制定了夺回图拉吉岛并于 8 月 1 日占领圣克鲁斯岛的计划。

瓜达尔卡纳尔岛建立日本海军机场的可能性促使金和尼米兹重新考虑他们的优先事项。那里的机场将使莫尔兹比港处于轻松的打击距离之内，并为日本提供靠近美国对澳大利亚补给线的前沿基地。时间现在成为一个因素。美国不能让机场完工。因此，虽然图拉吉岛仍然是目标，但占领圣克鲁斯的计划被放弃，转而支持瓜达尔卡纳尔岛。³⁷

为了挫败日本的集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于 1942 年 8 月 7 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登陆。所罗门群岛之战由此开始。尼米兹向海波寻求帮助。在帝国海军的新代码系统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后，罗什福尔的分析师似乎准备发挥关键作用。然后，8 月 14 日，即引进 JN-25(c) 十周后，日本海军再次更改了其代码。JN-25(d) 以闪电般的速度到来。海波必须从头开始。

为什么日本这么快就抛弃了 JN-25(c)？山本的密码学家可能一直在试图回到原来的时间表。但一些官员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其中之一是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他在 O P-20-G 重组中失败后仍然心怀怨恨。在一份未签署和未注明日期的奇怪备忘录中，萨福德将 8 月 14 日的代码更改追溯到他所说的事件，该事件始于 6 月 7 日星期日《芝加哥论坛报》头版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途岛的美国海军“获悉日本计划进行海上打击”，并详细列出了南云部队的战斗顺序。它将这些信息归因于海军的“可靠来源”，但任何消息灵通的读者都会推断美国海军破解了日本密码。这个故事在主要海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金被激怒了，尼米兹和几乎所有高级军官也被激怒了。³⁸

金想掩盖这个故事。但根据萨福德充满争议的故事，雷德曼家族希望追查此事，并以某种方式将未经授权的故事与罗什福尔联系起来。“雷德曼人渴望流血，”萨福德在他的匿名文章中写道，并暗示这是罗什福尔的血。³⁹莱顿同意萨福德对雷德曼人的所作所为的看法：“[他们]很可能得出结论，罗什福尔或我一定参与了泄密事件。”⁴⁰

海军内部调查发现，《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是基于 CINCPAC 于 5 月 31 日向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传送的山本战斗命令摘要中获取的信息。所使用的密码系统与列克星敦号已故的菲奇海军上将的密码系统相同，他现在登上了巴尼特号运输船，载着那艘被摧毁的航母的幸存者。尼米兹的消息到达了巴尼特号，并被传递给了莱克斯号的前执行官、指挥官莫顿·T·塞利格曼。塞利格曼不小心让这条消息落入了《论坛报》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的手中，而他恰好在巴尼特号上。⁴¹

尽管现在已经清楚泄密事件并非源自珍珠港，但雷德曼家族仍然敦促海军部继续审理此案。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因此，1942 年 8 月 7 日，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下令联邦大陪审团对《论坛报》进行调查，指控其披露了《间谍法》所禁止的秘密情报活动。⁴²当比德尔的命令于 8 月 8 日宣布时，它引发了全国的头条新闻。“此案受到了大量的关注，”雷顿和他的合著者在《我在那儿》中写道。“他们不可能逃过东京的眼睛和耳朵。”⁴³

六天后，即 8 月 14 日，日本帝国海军用 JN-25 (d) 取代了 JN-25(c)。莱顿将这一变化归咎于雷德曼兄弟，劳伦斯·萨福德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罗什福尔与他一起谴责雷德曼兄弟。但他做到了吗？罗什福尔在很多事情上都指责了雷德曼人，但可能不是这一点。如果他有什么意见，而且他几乎肯定有这样的意见，那很可能与汤米·戴尔的意见类似。

戴尔说：“我相对确信中途岛事件后不久发生的代码和密码更改与泄漏无关。”“分发新材料并使其生效需要更多时间。。。换句话说，这些变化太接近《论坛报》的报道了，不可能由它引起的。”⁴⁴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萨福德的暗示和雷顿的指控，即雷德曼人追查论坛报案是为了抹黑罗什福尔。这一行为，加上雷德曼人涉嫌对日本海军 8 月 14 日代码更改负有责任，必须纯粹是猜测。无论兄弟俩追究论坛泄密事件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八月早些时候，海军部撤回了对调查的支持；政府撤销了此案。海军正确地担心，围绕任何持续调查的额外宣传肯定会危及安全。理性占了上风。

萨福德对雷德曼人疯狂幕后操纵，以某种方式让罗什福尔陷入论坛报案件的描述反映了该官员的偏见。这并不意味着兄弟俩没有进行一定程度的策划。几个月前，他们策划了一场阴谋，想尽一切办法将乔·罗什福尔赶出珍珠港。他们将采取何种措施除掉罗什福尔很快就会明朗。

补救措施

他似乎是全面协调的主要障碍。

——欧内斯特·J·金

十周或多或少已经悄然过去了。华盛顿唯一的烦恼是海军断断续续地追查《芝加哥论坛报》案件，幸好八月下旬停止了追查。罗什福尔认为他没有听到雷德曼兄弟的最后消息，但他最没想到的是他们中的一个会入侵他的珍珠港庇护所。

这就是 1942 年 9 月 10 日发生的事情，当时新晋升的约翰·R·雷德曼上尉出现在珍珠港，担任太平洋舰队通讯官。¹雷德曼的到来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抢椅子游戏的一部分，旨在满足（至少表面上）五名军官不断变化的职责要求。在担任新职务后，雷德曼接替了莫里斯·“德国”·柯茨上尉，莫里斯·“德国”·柯茨接替了曾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约瑟夫·雷德曼副手的霍尔登上尉。霍尔顿接替了他的前任老板，后者在晋升为海军少将后就出海了。（他将在六个月后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身份回归。）至于约翰·雷德曼，他放弃了在 OP-20-G 的职位，为戈金斯上尉创造了一个空缺，尽管戈金斯在无线电情报方面缺乏经验，但他被任命为负责无线电情报的军官。海军司令部。²

如果轮换没有取得任何其他成果，他们就推进了雷德曼兄弟制定的将乔·罗什福尔逐出海波站的计划。正如他的兄弟 6 月 20 日向霍恩中将建议的那样，约翰·雷德曼现在占据的位置是“获取第一手信息，以此作为补救行动建议的基础”。³

正当罗什福尔开始放松时，雷德曼出现了。9 月初，当 Roscoe H. Hillenkoetter 上尉向 COM 14 报到并担任负责 ICPOA 的军官时，他的情绪有所改善。罗什福尔现在少了一件需要担心的事情：ONI 信守诺言，他的 ICPOA 职责将很短暂。事实证明，希伦科特在很多

方面都是一种祝福。他不仅解除了罗什福尔的一项不必要的任务，而且很快将ICPOA的四十六名官兵从海波拥挤的地下室转移到了珍珠尔的新供应大楼。⁴罗什福尔可以恢复正常。

但现在罗什福尔有了新的担忧。约翰·雷德曼的出现让他更加感觉到自己被针对了，他的直觉是正确的。⁵雷德曼附带了乔·温格 (Joe Wenger) 的一份备忘录，题为“与海波讨论的事项”。⁶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消除 Wenger 所说的来自 Hypo 分析师的“合法投诉”，这些分析师事先推测他们对 OP-20-G 不满意。温格写道：“毫无疑问，他们还会有许多其他问题困扰他们，我们可能会采取行动来改善问题。”

为了安抚 Hypo 任性的团队，Wenger 建议 Redman 解释“我们接管华盛顿目前 Orange 工作”的原因，这无疑是指 OP-20-G 在 3 月份决定与 Hypo 和 Belconnen 一起处理最新的 IJN 流量。正如 Ham Wright 所说，当 OP-20-G 试图“完全掌控并告诉我们具体要做什么”时，这一决定在地下室引起了不好的感觉。⁷Rocheft 随后向 King 提议让 Hypo（而不是 OP-20-G）承担“读取今天所有流量的任务”。⁸

正如温格所设想的那样，雷德曼的任务是解释 OP-20-G 无意“取代海波的工作”，而是对其进行补充。温格告诉雷德曼，该计划已在中途岛获得回报。“[我们]相信，[OP-20-G] 对[中途岛海战]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能够获得在那次行动之前收集的大部分信息，”温格继续说道。⁹

罗什福尔和海波站的官兵对这个版本的事件有何看法不得而知，也无法确定雷德曼如何传达这一信息或与谁会面。目前还不确定他是否聘请了罗什福尔，但罗什福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备忘录中。温格只是建议雷德曼“与海波的适当人员”讨论此事。这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罗什福尔，他现在正在成为一个非人，至少就雷德曼和温格而言是这样。

尽管修复与海波站的关系可能是令人希望的，但实现这一点并不是雷德曼的首要目标。对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来说，这是次要的，为了这个目标，雷德曼现在将他和温格在离开华盛顿前不久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在珍珠港定居几天后，雷德曼开始通过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密码与主海军的温格进行交流。他们使用太平洋舰队的无线电系统，盗用尼米兹的个人无线电呼号来授权派遣。使用这样的代码，更不用说为了方便交换而窃取尼米兹的呼号，违反了海军法规，而且是在 CINCPAC 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¹⁰这并没有让约翰·雷德曼放慢脚步。

雷德曼立即采取行动，向温格发出的信件称罗什福尔作为海波的负责人不合作且不可接受。¹¹9 月 20 日，他向温格（现任戈金斯的副手）发送了以下信息：“海军部无线电情报部门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戈金斯出现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DF的管理很糟糕。克

服障碍进行研究并试图扭转 Hypo [关于] RFP 人员的立场。建议你还是派人去建立设备。”

[12](#)

RFP 指的是无线电指纹识别，这是一种通过特定发射机的发射特征来识别敌舰无线电发射机的新过程。RFP 是一个涉及示波器、高速摄影设备和其他新技术的过程，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还处于起步阶段。罗什福尔显然不想将他有限的资源转移到这项活动上。[13](#)至于 DF 行动，罗什福尔一年前继承了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几个月来经常恳求华盛顿提供更好的设备。

雷德曼 9 月 20 日的讲话激起了华盛顿的行动。毫无疑问，在海军通讯的巨大压力下，BUPERS 最终对约瑟夫·雷德曼 7 月 18 日的请求做出了回应，提议用戈金斯来代替罗什福尔。该局于 1942 年 10 月 5 日同意这一变更，将戈金斯上尉从 OP-20-G 中分离出来，并发布命令让他作为负责海波的军官向 COM 14 报告。

10 月 7 日，雷德曼向温格发送了另一条秘密信息：“确保戈金斯的命令读作主管官员。”戈金斯于 10 月 14 日抵达珍珠港，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踏入马蜂窝。而且，他的新工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确定。雷德曼要想取代罗什福尔，还有更多工作要做。10 月 18 日，他向温格发出了另一条秘密信息：“建议立即命令罗什福尔乘飞机前往国防部，并延迟一周经海岸进行访问。这将使他得到急需的身体休息，并且在其他方面也是有益的。希伦科特和戈金斯都同意。”十六小时后，雷德曼又给温格发了一封电报：“罗什福尔的行动推迟，等待进一步消息。”[14](#)

雷德曼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个阶段三思而后行。通过他自己的渠道，他了解到罗什福尔正在采取防御措施。罗什福尔去找尼米兹的新任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少将，了解他的立场，如果他的工作不满意，就要求调职。[15](#)这样的行动可能看起来很鲁莽，但这符合罗什福尔将问题推向高潮并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的性格。

巴格利司令也加入了战斗。他不轻易屈服，对于谁应该成为海波的负责人、一个在他的行政管辖范围内的职位，他有着强烈的想法。他想留住罗什福尔，尼米兹也是如此，他们都这么说了。在收到关于戈金斯的 BUPERS 命令后不久，巴格利向该局发送了一条消息，用通常的无线电术语编写，描述了他希望对戈金斯的命令进行的更改。10 月 19 日在华盛顿收到：“190050 BUPERS 命令 10 月 3 日向威廉·贝克·戈金斯上尉进行修改，以便向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执行官报告。CINCPAC 对此表示赞同。请求确认。”[16](#)

换句话说，巴格利和尼米兹不想让戈金斯取代罗什福尔，而是希望他被任命为 ICPOA 新任主任希伦科特上尉的副手。意识到巴格利的消息会给温格带来麻烦，雷德曼于 10 月 20 日秘密建议他的 OP-20-G 合作者：“请参阅 COM 14 对 BUPERS 190050 的回复。建议您

等待我今天通过航空邮件邮寄给霍恩海军上将的私人信。”在这封信中，雷德曼重申了他兄弟 6 月 20 日给这位海军上将的备忘录，以及他在过去四个星期内向温格发送的信息。他提醒霍恩，约瑟夫·雷德曼的备忘录是“由于协调华盛顿和珍珠港无线电情报部门的工作中遇到的某些困难而促成的”。他指出，当时“决定向第 14 海军区命令一名经验丰富的通讯官，担任该处无线电情报部门的行政负责人。”¹⁷

实际上，雷德曼要求霍恩反对尼米兹。他没有告诉霍恩，他在霍恩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尼米兹的呼号秘密地将信息传达给了温格。如果霍恩充分了解雷德曼的阴谋，这对霍恩是否会有任何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当雷德曼的活动最终在十月下旬被透露给霍恩时，他并没有退缩，因为他发现雷德曼的论点很有说服力。



罗什福尔并不相信他在 1942 年 10 月 22 日收到的命令。这些命令由巴格利司令签署，上面盖有“临时附加税”的印章。他将乘坐最早的飞机前往洛杉矶，然后前往华盛顿，在那里向霍恩中将报到。巴格利的命令称，完成这项临时职责后，他将前往旧金山并向第十二海军区司令报告“他可能分配给珍珠港的第一个可用的政府或商业航空运输[夏威夷]，抵达后恢复目前的职责。”¹⁸

这一切在理论上听起来都不错，但罗什福尔并不相信。即使有尼米兹和巴格利的支持，他仍怀疑自己在珍珠号的任期即将结束。如前所述，原因之一是他立即怀疑约翰·雷德曼的存在，约翰·雷德曼似乎对海波站的活动比对 CINCPAC 通讯官员更感兴趣。罗什福尔认为，雷德曼至少打算削弱海波从华盛顿获得的独立性。¹⁹

罗什福尔思考的另一个因素是 10 月 14 日戈金斯上尉的到来。戈金斯周围笼罩着一定的神秘感，他显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他本可能前往夏威夷，打算担任负责海波的海军军官，但他一见到新老板巴格利司令，就得知有人正在努力将他的命令改为执行官希伦科特。戈金斯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惊慌失措的约翰·雷德曼。

至少在 10 月 22 日罗什福尔接到命令之前，戈金斯可能对自己的未来还不清楚。但即使是这样的发展，假设戈金斯知道这一点，也不会消除所有的混乱。毕竟，罗什福尔的命令明确指示他在完成临时职责后返回珍珠港并恢复目前的工作。

那么戈金斯为什么会在夏威夷呢？他可能想知道。他可能还想知道他应该对乔·罗什福尔说些什么（如果有的话）。两人在珍珠岛的短暂重叠期间相处得如何尚不清楚。雷顿和萨

福德提供的小插曲令人难以置信。萨福德将戈金斯描绘成一个近乎滑稽的人物，在他确定自己的身份和业务目的之前，他被拒绝进入地下室。²⁰这可能是一个荒唐的故事。戈金斯将由一名高级军官陪同，就像布洛赫护送金梅尔和尼米兹一样。戈金斯不会就这样溜进地下室。

雷顿对萨福德的故事进行了改进，将其拾取并加以修饰。他展示了一个更加咄咄逼人的戈金斯，首先，当他试图进入地下室时被武装警卫拦住，然后，一旦进入地下室，他就如何运行 Hypo 和 ICPOA 向罗什福尔指示。“罗什福尔自然对戈金斯的闯入感到不满，”雷顿写道。²¹雷顿的故事不会让许多在场的人信服。首先，通往地下室的厚重门附近没有武装警卫。²²其次，那些认识戈金斯的人发现他谦虚、保守，是一位明智的管理者，一位与萨福德和雷顿所描绘的漫画完全不同的绅士。

罗什福尔对戈金斯的看法从未浮出水面。贾斯珀·霍姆斯和汤米·戴尔不记得罗什福尔担任地下室负责人期间他曾出现在地下室。²³戈金斯不确定如何解决他的角色之争，因此保



持了距离。他想等到海岸线变得清晰，但随着十月即将结束，海岸线显然仍然不清晰。

约翰·雷德曼的运气在十月下旬耗尽了。当戴尔回忆起这个故事时，雷顿的办公室位于太平洋司令部的神经中枢附近，他得知雷德曼滥用了舰队的通信系统，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尼米兹。²⁴尼米兹勃然大怒，命令雷德曼停止这项活动。²⁵从各方面来看，尼米兹都称雷德曼的行为“无法容忍”，并在两周内拒绝与他的新任通讯官交谈。²⁶

几个月后，尼米兹告诉霍恩：“在调查无线电情报机构时，我发现我手下的通信官拥有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代码，他用它来与海军总监进行通信。”“通讯或通讯情报组织主任。”愤怒的尼米兹继续说道：“令我震惊的是，我发现我的一名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我的电话信函，用我不具备的代码与海军中的其他人员进行通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情况，我已指示雷德曼在未向我展示调度的情况下不要使用此代码。我无法使用此代码中已发送的调度，因为它们已被销毁。”²⁷

但霍恩并不关心。当他收到尼米兹的信时，他已经熟悉了雷德曼与温格秘密通信安排的几乎所有方面。根据一种说法，他的消息来源是约瑟夫·雷德曼 (Joseph Redman) 的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继任者、一位非常沮丧的霍尔登上尉 (Captain Holden)，他在 10 月底得知了雷德曼 - 温格 (Redman-Wenger) 的消息。

正如雷德曼的电报令珍珠港的尼米兹烦恼一样，它们也让 OP-20-G 的一些人感到困扰。其中之一是该部队的新负责人厄尔·E·斯通上尉，他接替了戈金斯的职务。据萨福德称，斯通并不是雷德曼-温格安排的一方。萨福德相信，当温格收到雷德曼发来的加密信息并且不知道如何处理时，斯通就知道了这件事。消息上写着：“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罗什福尔。”

萨福德写道，斯通拒绝与此事有任何关系，他命令温格将此事报告给霍尔顿，霍尔顿“立即采取了行动”。“首先，他命令温格销毁他的私人密码副本，从而阻止进一步的消息传递。然后他向海军作战副部长[霍恩]报告了此事。”霍尔顿将收到的红人信息交给了霍恩，并将责任留给了霍恩。²⁸罗什福尔的命运现在掌握在霍恩手中。

当然，霍恩已经为这样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他知道并同意雷德曼人对乔·罗什福尔的看法。如前所述，霍恩此时收到了约翰·雷德曼从珍珠港发来的私人信件，讲述了兄弟俩旨在对珍珠港采取“补救行动”的历史。同一封信还透露了雷德曼和温格之间传递的一些信息。²⁹霍恩同意罗什福尔必须离开，并通知了 BUPERS。戈金斯进来了。霍恩向金通报了情况，金同意了，并立即开始写给尼米兹的信。这封信于 10 月 28 日通过航空邮寄出去。

回到珍珠港后，罗什福尔根据 10 月 22 日的命令，安排搭乘第一架可用的飞机飞往美国本土。除了关于他在珍珠港的未来的挥之不去的戏剧性事件之外，他有充分的理由想去至少远至加利福尼亚州的东部旅行。十天前，即 10 月 16 日，他收到费伊发来的电报，得知他的父亲弗兰克·J·罗什福尔 (Frank J. Rochefort) 在洛杉矶去世，享年 90 岁。他将于 10 月 19 日下葬。由于珍珠岛存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罗什福尔不可能到达那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了，也没有见过任何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庭成员。毫无疑问，家庭问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就他的工作而言，罗什福尔毫不怀疑他在珍珠港的职责已经突然停止。他收拾好行李，开始道别，让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知道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没有人相信他。“我告诉所有人，‘当我离开珍珠港时，我不会回来，’”罗什福尔后来说。“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我不会回来了。”

““哦，是的，你也是，””巴格利司令反驳道，“别忘了，现在你回来了。我刚刚和尼米兹海军上将谈话，他希望你回到这里。

“我说，‘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敢打赌我不会回来。他说：“好吧，你必须回来，因为尼米兹上将就是这么说的。”我说，‘好吧，那么尼米兹上将最好与金上将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但我现在就预测我不会回来了。”³⁰

另一个怀疑者是汤米·戴尔。和地下室里的其他人一样，戴尔并不知道有人正在秘密地试图让罗什福尔失业。“他事先从未与我谈论过任何困难，”戴尔后来说。“就我而言，他们突然晴朗地命令罗什福尔来华盛顿执行临时任务并参加会议。起初我以为这是例行公事，但在他离开之前，他说：“我永远不会回来了。”但他不是。”³¹

贾斯珀·霍姆斯也感到惊讶。事实上，当罗什福尔接到临时命令时，福尔摩斯欢呼雀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整理我们与 OP-20-G 关系中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霍姆斯回忆道。“我们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密码学家、更多翻译员、更多假名无线电操作员、更多通信和无线电测向设备，而华盛顿是我们唯一的供应来源。”福尔摩斯认为这次旅行对罗什福尔来说是一次值得欢迎的休息。然后他感觉到他的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在离开之前，罗什福尔将一包个人文件和他办公桌的钥匙交给了我，”福尔摩斯写道。“不知何故，我有一种感觉，他预计离开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要长，但我甚至没有想到，直到战争结束很久之后我才会再见到他。”³²



1942 年 10 月 25 日，罗什福尔离开夏威夷。³³

他没有立即前往华盛顿。毕竟他还有十五天的假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费伊、珍妮特和科拉团聚，他们都住在帕萨迪纳的一间公寓里。然后他重新与他的兄弟们取得了联系，令他松了口气的是，由于他的妹妹玛格丽特的介入，哈罗德已经成为残疾人，与现已去世的父亲住在一起，已经被搬到了新家。玛丽·弗朗西斯修女现在担任洛杉矶著名天主教修会卡龙德莱特圣约瑟夫修女会的财务主管。罗什福尔参观了他父亲的墓碑，几天后，他和费伊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的火车，留下十一岁的珍妮特和她的祖母在帕萨迪纳。

在主力海军，事情并没有按照罗什福尔的意愿发展。他一直害怕的消息是由他的老朋友兼导师扎卡里亚斯上尉提供的，他现在是国家情报局的助理局长。1942 年 11 月 16 日，也就是他到达几天后，罗什福尔给霍姆斯写了一封信，“我一抵达华盛顿，撒迦利亚就通知我，他刚刚接到命令，要把我调到海军行动部。”“在发布命令之前，并未征求国家情报局的意见。”³⁴ CINC PAC 和 COM 14 也没有。等待结束了。罗什福尔并不感到惊讶，几周前就已经为这样的发展做好了准备。然而，接下来他所了解到的事情让他感到惊讶。

通过新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霍尔登上尉，他发现了将珍珠港的雷德曼与温格以及 OP-20-G 的其他军官联系起来的秘密渠道通讯安排。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卡尔·霍尔登 (Carl Holden) 表示，已收到 CincPac (雷德曼) 的几条消息，敦促 COM 14 将命令交给戈金斯担任执行官。罗什福尔写道，并以他惯用的速记方式向福尔摩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霍尔顿下令烧毁这些信息，并下令不再发送。他否认对整个交易一无所知，并且似乎不愿意参与其中。”³⁵

罗什福尔被激怒了。正如他所说，他“决定把这个故事讲完”。他继续与 OP-20-G 的新任主任斯通上尉和斯通的副手乔·温格对质。罗什福尔不认识这两位军官。他只见过温格一次，时间很短暂，当时温格于 1941 年夏天经过檀香山。他从未见过斯通。罗什福尔写道，这两名警官“声称对整件事一无所知”。“他们都对珍珠港的战斗情报感到满意，不希望有任何改变。”³⁶

鉴于他在 OP-20-G 的短暂经历，斯通的否认似乎是有道理的。他显然对整个情况感到困惑。“我一直不太理解华盛顿的一些值班人员和夏威夷的一些值班人员之间存在的个人仇恨，”斯通后来说。至于罗什福尔，他喜欢并尊重他（“他是我们最有能力的人之一”），因此发现自己针对他的情绪感到困惑。

OP-20-G 是否存在针对罗什福尔的阴谋？“嗯，我知道有人在争论，但我必须说，当罗什福尔突然松了口气时，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斯通说。“但我必须说我没有参与其中。这类事情我完全让乔·温格处理。”³⁷

无论斯通让他处理什么，温格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温格多年后回忆起罗什福尔对华盛顿的访问，称自己只不过是这件事的旁观者。温格写道：“我不确定是什么促成了这次访问，但我相信这是雷德曼中校推荐的结果，当时雷德曼在珍珠港，是尼米兹上将手下的参谋人员。”“我不知道雷德曼和罗什福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罗什福尔抵达华盛顿后拒绝与我讨论此事，但显然对某些事情感到不安。”³⁸

温格将自己描述为仅仅是一个证人，这可能会让罗什福尔感到好笑。事实上，温格陷入了困境。毕竟，他起草了约翰·雷德曼 6 月 20 日给霍恩中将的备忘录，这有助于从罗什福尔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莱顿的领导下摆脱困境。雷德曼签署的备忘录源自温格的组织符号“GA”。³⁹此外，Wenger 还为 Redman 准备了 9 月 3 日的备忘录，题为“与 Hypo 讨论的事项”，旨在帮助 Hypo 与 OP-20-G 的领导层达成一致。

当雷德曼在 9 月份开始从 CINCPAC 总部向 OP-20-G 发送秘密消息时，这些消息必须发送给某人。如果他们不去已经与雷德曼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温格，那么又会去找谁呢？即使不知道所有的事情，罗什福尔还是将温格置于敌对阵营。

罗什福尔的话还没说完。除了与霍尔顿、斯通和温格发生激烈冲突外，他还伏击了金的私人情报官员乔治·戴尔上尉。事实上，他们的遭遇可能是罗什福尔在主海军的各种交战中最重要的事件。戴尔已经为这次会议做好了准备。他不失时机地列出了针对罗什福尔的详细情况，首先是约曼·里奇曼酋长虚假地发现罗什福尔一直在与莱顿发生争吵。

“我问戴尔，他是否相信一名士兵关于珍珠港事态的说法，特别是在提到军官时，”罗什福尔说。“他没有回答。”戴尔随后指责新成立的ICPOA正受到未知各方的积极和消极反对。“我对此表示怀疑，”罗什福尔指出。“我因没有向 Cominch 通报 Intel 的事宜而受到指责。而且，我忘记了我是一名‘行动导航’人员，应该为他们工作，而不是为 Com 14 和舰队工作。”

罗什福尔还击。事实上，他沉迷于老式的长篇大论。“此时我状态良好，并告诉戴尔我对整个设置的看法，他、Opnav 和 Cominch 显然没有意识到 CincPac 在太平洋地区指挥，我接受了 Com 14 和 CincPac 的命令，”罗什福尔宣布。他还指出，正如戴尔以及 OP-20-G 的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他被发现以任何方式疏忽职责，COM 14 和 CINCPAC 工作人员“完全有能力”采取纠正行动。

“简而言之，这个故事太脆弱了，甚至不值得讨论，归根结底要么是霍尔顿和戴尔愚蠢，但他们并不愚蠢，要么是一项协议的一方，让他们的朋友负责[无线电情报]组织，无论他们的经验和经验如何。能力，”罗什福尔愤怒地说。“以上所有内容我都一字不差地传达给了所有相关人员。”⁴⁰

戴尔如何回应罗什福尔的反击并没有被记录下来。戴尔这边的会议记录从未出现过。这次遭遇的唯一一瞥是由温格提供的，他再次成为全知的目击者。“[罗什福尔]抵达后不久，他与 COMINCH 工作人员的一名或多名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温格指出。“这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从未向我透露过，但显然产生了一些争议，因为罗什福尔回到 OP-20-G 时明显很生气。此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没有对我对此事做任何进一步的评论。”⁴¹



当罗什福尔和他的海军上级开始讨论他的下一个职责时，他的处境已经恶化到无法修复的地步。气氛彻底中毒了，友好的交谈变得不可能了。罗什福尔从未透露他在华盛顿亮相的第二阶段遇到了谁，但这可能是他之前与他发生冲突的人：霍尔顿、斯通、温格，可能还

有戴尔，他可能在场以保留金和霍恩获悉事态发展。当然不是霍恩，这位操作大师通常会让他封臣处理这种混乱的事情。

罗什福尔是第一个承认错误不全是海军的人。一旦确定，他就不会再回到珍珠港了，“我在匆忙中犯了几个错误，”罗什福尔后来说。⁴²他固执、强硬、愤怒，所表现出的一系列态度和观点显然损害了他从日益恶化的处境中抓住某种适合自己能力的机会的机会。“我只是不太舒服，”罗什福尔说，他形容自己当时“过度疲劳”和“精疲力尽”。“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只是身体不太好，而且我没有好好思考。”

话虽如此，“我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好，可以保住珍珠城的工作，”罗什福尔坚称。但当他发现美国海军总司令部为他安排的任务是华盛顿的某种“特殊工作”，与 OP-20-G 的活动隐约相关时，他爆发了。“我断然拒绝了，”他说。他不会为 OP-20-G 工作。“除非我回到[珀尔]担任负责官员，否则我不会在华盛顿履行职责，”罗什福尔告诉他的上级。“我不会为你们工作。我现在就告诉你。”

“哦，是的，你也是，”有人告诉他。“好吧，我有消息要告诉你，”罗什福尔回答道。“不，先生。”在长达数天的会议间歇期间，罗什福尔与一些老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退役海军上将里夫斯，他是 1930 年代中期的美国舰队司令，也是罗什福尔的长期导师。“他们自愿帮助我，”罗什福尔说。“我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最后，罗什福尔的主要海军上司同意考虑让他承担某种海上职责。“嗯，你想要什么？”有人问罗什福尔。“我想要出海，最好是乘坐战舰。这就是我接受的训练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做任何岸上工作。”罗什福尔的上级必须仔细考虑这一点。金海军上将制定了一项政策，即参与通信情报的海军人员不能在战区服役。如果这样的人被捕获并遭受酷刑，他可能会泄露美国最珍贵的秘密之一——美国海军已经破坏了帝国海军的主要作战密码。罗什福尔认为这项政策“合理”，但他仍然要求在战舰上执勤。

令人惊讶的是，国王同意了。“我通过给我能想到的所有人打电话来获得许可，为了摆脱我，他们说，‘好吧，我们已经放了你。’”他从 BUPERS 得到的工作机会很理想：指挥一艘弹药船计划第二天从旧金山出发。但这个工作必须立即填补；他必须立即离开华盛顿。罗什福尔拒绝了。

几天前，他答应费伊他们会去西点军校看望小乔，他们的儿子是那里的学生。他们计划几天后出发，在西点军校地区待一两天，然后返回。“我告诉他们在那之后我才能离开华盛顿，”他说。当罗什福尔回到海军主力时，他发现讨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再需要争论什么职责是他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海军已经为他做出了决定。罗什福尔接到了一套新的命令。

他认为他所处的局面“实际上是尼米兹上将可以避免的”。。。罗什福尔后来表示，“他向



金海军上将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我再说一遍，这是尼米兹海军上将。”

在罗什福尔看来，尼米兹在保护他方面做得不够。但还有很多事情罗什福尔不知道。例如，他并不知道尼米兹直到 11 月 3 日或 4 日左右离开珍珠港后才得知自己被永久调任。到时候局面就已经无法挽回了。就在那时，尼米兹收到了金 10 月 28 日的信，信中详细说明了 COMINCH 认为罗什福尔被免职的正当理由。

金开始居高临下地告诉尼米兹，“你可能没有完全了解珍珠港的无线电情报情况”。然后，他通过谣言和八卦解释了罗什福尔的调动：“我注意到的大部分信息都是非官方的——通过檀香山和华盛顿人员之间交换的个人信息和信件，”金写道。“此外，从太平洋回来的军官也发表了评论。这一信息虽然是非官方的，但明确表明罗什福尔司令一直在积极反对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即霍恩中将）建立的情报中心的成功运作。金认为“小小的嫉妒和争吵”削弱了华盛顿和檀香山皇家海军部队之间的协调，并表示霍恩已命令戈金斯到珀尔担任负责海波的军官，作为一项“纠正措施”。

“尽管罗什福尔指挥官显然为檀香山无线电情报部门取得的成果做出了很大贡献，”金继续说道，“但他似乎是全面协调的主要障碍。”金不仅关上了罗什福尔的大门，而且还关上了罗什福尔的大门。他还邀请尼米兹对莱顿采取行动。“莱顿中校的态度似乎也没有多大帮助，”金告诉尼米兹。“鉴于莱顿中校据称抵制最有效的协调，我建议您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⁴³

尼米兹打电话给莱顿，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敌人。莱顿傻眼了，尼米兹却显得淡定。“回到你的办公室去，别再想这件事了，”尼米兹带着令人安心的笑声告诉他。⁴⁴他可以保护莱顿，但不能保护罗什福尔。尽管被分配到 CINCPAC 执行临时任务，罗什福尔仍然属于 COM 14，因此超出了尼米兹的控制范围。

尽管面对罗什福尔的既成事实，尼米兹并没有善罢甘休。在对金的信函的回应中，以及在分别给哈罗德·特雷恩少将（现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和霍恩中将的信息中，尼米兹让华

盛顿高层知道，他不喜欢罗什福尔被免职的处理方式，也不喜欢这样的事实：没有人征求他，尼米兹的意见。他提醒金，他已向罗什福推荐了 DSM。

尼米兹写信给金说：“除了你提供的信息之外，我没有关于华盛顿和珍珠港研究中心单位之间的争吵和嫉妒的信息，但我在这里观察得足够多，知道罗什福尔的罪过可能是做得太多，而不是做得太多。”而不是太少——这是很难谴责一个人的事情。”他告诉特雷恩，现在正在华盛顿带头推动 ICPOA 的发展，戈金斯在没有事先通知 CINCPAC 的情况下出现在珍珠港，而罗什福尔也同样突然撤离。他邀请特雷恩将自己的投诉转达给霍恩，霍恩对罗什福尔做出了最终决定。⁴⁵

在接听电话时，霍恩温和但坚定地提醒尼米兹，无线电情报组织的运作是海军作战副部长的职责。霍恩说：“华盛顿的主要单位对珍珠港和墨尔本的 RI 单位进行必要的控制，以协调所有努力，实现整个组织的最大效率。”戈金斯被选来接替罗什福尔，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更好的管理者。就是这样。⁴⁶

尼米兹知道海军是如何运作的。他知道霍恩的工作是什么。但他对从华盛顿听到的消息仍然不满意。他又向主要海军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霍恩的，重申了他之前的担忧。“虽然我不认为罗什福尔是我的员工，但我非常依赖他组织的工作，以至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没有对我说一句话的情况下就被替换了。”尼米兹补充道：“据我所知，罗什福尔和我的情报官员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摩擦。”⁴⁷

尼米兹在海军和一向暴躁的国王允许的范围内，竭力为罗什福尔辩护，正如有一天雷顿被直率地提醒的那样。当他问尼米兹是否计划对罗什福尔的 DSM 做出任何额外的努力时，尼米兹勃然大怒。“雷顿，这场战争我已经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了。我还有其他事情，更大的问题。当时机到来时，我希望能把这些都拿起来。但现在，我无暇顾及这些。”⁴⁸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没有再理会这件事。罗什福尔案已结案。



直到罗什福尔离开大约两周后，当希伦科特上尉带着戈金斯上尉走下楼梯时，地下室的工作人员才得知罗什福尔不会回来。当希伦科特向福尔摩斯介绍他为“你的新老板”时，福尔摩斯认为他在开玩笑。他认为希伦科特可能指的是他自己作为负责 ICPOA 的官员所期望的救济，希伦科特从来不要这份工作，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放弃。⁴⁹直到霍姆斯向霍姆

斯递交了海军作战办公室的书面命令后，霍姆斯才意识到戈金斯实际上是来接替罗什福尔担任负责海波站的军官的。

他立即带戈金斯到密码分析员的区域去见戴尔，在罗什福尔不在期间负责地下室。戴尔同样感到惊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戈金斯。他和其他地下室居民继续警惕地观察戈金斯一两周，直到福尔摩斯收到罗什福尔 11 月 16 日的信，解释他在主海军发生的事情。

罗什福尔的信被传阅并讨论了好几天，对地下室的生活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个也是直接的后果是让罗什福尔在这个大房间里的许多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感到愤怒，他们已经开始尊重他们老板的敏锐和古怪的人性。他们无法理解对他提出的指控——他与雷顿和 CINCPAC 工作人员发生“争吵”。或者，同样荒谬的是，他反对成立 ICPOA，并且未能向 COMINCH 通报情报事宜。

霍姆斯根据朋友 11 月 16 日的信总结道：“罗什福尔遭遇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成为海军部内部政变的受害者。”如果是这样，这将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福尔摩斯说，“这是对我们士气的又一次打击。”⁵⁰

罗什福尔的短暂缓解不仅仅让士气低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的缺席也削弱了海波的运作。戴尔表示，该部门的效率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因为分析师怀念他的领导能力，尽管一些官员可能不同意。戴尔坚称，海波“不是那种领导力发挥很大作用的组织”。“在我自己的管辖区，我让一些人担任关键职位，我给了他们领导权。”戴尔认为，罗什福尔被忽视的地方正是约瑟夫·雷德曼认为他缺乏的领域：他在通信情报各个方面的全面能力，从密码分析和通信到翻译和分析。当然，罗什福尔可以利用他的记忆、直觉和日语知识来充实部分解密的消息片段。“我们错过了他在分析和支持情报方面的专业知识，”戴尔说。“我们注定会遭受一定程度的痛苦。没有人能取代他的立场。”⁵¹

戈金斯当然不能。他没有密码分析背景，也不懂日语，但他确实有扎实的通信背景。而且，正如霍恩中将告诉尼米兹的那样，他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执行型军官”，人们希望他能够“试图消除檀香山部队与该组织其他部队之间明显缺乏协调的情况”。⁵²他还有另外一个属性：他是珍珠港 OP-20-G 的人，是约瑟夫和约翰·雷德曼的个人选择。乔·温格后来评论说：“合作方面的困难导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雷德曼上尉采取的立场是，任何军官都不会被任命为不受他完全和直接控制的任何联合委员会活动的负责人。”“我记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戈金斯出现了。”⁵³

戈金斯可能是约瑟夫·雷德曼的代理人，也可能不是，但他成功地赢得了海波军官和士兵的信任。讽刺的是，他得到了罗什福尔的帮助。这是他 11 月 16 日写给霍姆斯的信的第

二个主要后果。罗什福尔要求他的前同事对他们的新伊斯兰会议组织给予无罪推论。罗什福尔对整个团队表示：“我希望你们对戈金斯像对我一样忠诚。”⁵⁴

他们确实如此。“罗什福尔信的最后一段帮助戈金斯顺利接管了一个受到严重动摇的组织，”霍姆斯后来写道。“幸运的是，戈金斯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和海军通讯专家。他和我成了亲密而持久的朋友。”⁵⁵

就连持怀疑态度的戴尔也改变了看法。“一开始我的结论是，如果有的话，[戈金斯]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戴尔说。“我想我对他表现出了指挥官应有的最低限度的礼貌。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改变这个观点。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有点陷入了困境。”⁵⁶

尽管许多地下室居民感到惊喜，但许多人仍然称之为地牢的生活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戈金斯作为主管官员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以前随意随意的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戈金斯是一位严格、循规蹈矩的军官，他希望以旧海军的方式做事，戈金斯到来后不久，一位自耕农就感到不高兴。

三等士官费迪南德·约翰逊坐在那位不幸的自耕农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约翰逊回忆起这起事件时，这名年轻人被任命负责地下室的咖啡壶。有一天，自耕农问新任主管：“你想喝杯咖啡吗？”戈金斯立刻严厉地纠正了他。“船长，你想喝杯咖啡吗？”约翰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现在将通过头衔来称呼军官。“这是戈金斯和罗什福尔之间的基本区别，”约翰逊



回忆道。“戈金斯具有海军意识。不是罗什福尔。与罗什福尔没有任何关系。”⁵⁷

至于乔·罗什福尔，现年四十二岁，他的职业生涯即将发生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从西点军校返回主力海军后不久，他就收到了新命令。他将前往旧金山，并于 1942 年 11 月 28 日之前向西海边境指挥官报到并执行任务。职责没有具体说明。⁵⁸

干船坞

这是非常有趣的职责。

——乔·罗什福尔

罗什福尔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不会选择交给他的任务。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已经把这种活动留在了夏威夷。但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无法逃避的：在西海岸建立一个先进的情报中心。

他的新老板对此态度坚决。1942年11月28日，罗什福尔出现在西海岸边境总部所在地旧金山联邦大楼后不久，就收到了新命令。它们是由海军少将约翰·W·格林斯莱德交付的，他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军官，兼任西海岸线指挥官和第十二海军区司令。¹

格林斯莱德希望罗什福尔做的是组织一个类似于 ICPOA 的情报中心，但服务于西部沿海地区，这是一个由三个海军区（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组成的庞大实体，负责所有美国太平洋沿海地区的海上防御从南加州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北部。

罗什福尔现在对情报中心了如指掌。与乔治·戴尔声称他反对 ICPOA 的指控相反，他强烈支持珍珠港中心并这么说（阿瑟·麦科勒姆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对情报中心的唯一反对是他的信念——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观念，反映了他当时的疲劳——该中心被用作撬开他远离通信情报的楔子。

撇开这种误解不谈，罗什福尔对格林斯莱德的想法表示怀疑。随着日本转向远离美国本土的防御和作战行动，他质疑在西海岸设立情报中心的必要性。但格林斯莱德想要它，罗什福尔也没有争论。虽然心不在焉，但还是遵照了命令。罗什福尔习惯了日常生活，花了很多时间在路上，与他辖区所有三个地区的高级官员会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逐渐

喜欢上了他的新工作。它提供了他所珍视的便利：他是他自己的人；没有人干扰他的工作；华盛顿没有对他吹毛求疵。“这很有趣，”罗什福尔后来说。²

其他职位空缺，但罗什福尔不感兴趣。1943 年 5 月下旬，他从珍珠港的老朋友贾斯珀·霍姆斯那里得到了可以说是试探的信息。福尔摩斯现在戴着两顶帽子。他仍然领导战斗情报部门，负责策划日本船只。但该单位已并入 ICPOA，使他每天有部分时间与 Hypo 团队隔离。他的第二个职责是担任 ICPOA 和 Hypo 之间的联系或联络人，Hypo 现在是 ICPOA 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或多或少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运营。ICPOA 的 Hillenkoetter 需要 Holmes 将两个小组联系在一起。³

在这个扩大的角色中，霍姆斯负责开发额外的情报能力。考虑的一项新活动是在位于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的哈尔西海军上将（他于 1942 年 10 月接替罗伯特·L·戈姆利中将军务）的南太平洋总部建立一个情报站点。ICPOA 正在考虑派遣一名分析师前往那里评估源自该地区的原始情报，以造福珍珠岛，当然还有华盛顿。

福尔摩斯想起了他的老老板。“我个人认为你会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福尔摩斯在给罗什福尔的信中写道。“我知道，担任该职位的好人将能够帮助赢得战争，我认为你将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在向尼米兹海军上将提出此事之前，福尔摩斯想知道罗什福尔是否感兴趣。“如果打下了很多基础，然后发现这与你的意愿相反，那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福尔摩斯说。霍姆斯向罗什福尔保证，如果他确实想要这份工作，他的任命将会得到“强有力的支持”。⁴罗什福尔会开绿灯吗？

他甚至没有受到诱惑。罗什福尔给了他朋友几个拒绝的理由。由于厌倦了海军的情报官僚机构，他告诉霍姆斯，他“不想在这个组织中进行第二次调查”，他暗示，他已经失去了对这个组织的信任。他还有另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他所说的福尔摩斯“非常友善”的提议：他的新工作开始看起来很有趣。1943 年 6 月 2 日，罗什福尔给福尔摩斯写信说：“我已收到命令，今天将前往海上指挥部。我一直想要这个机会，并且很高兴有这个机会。”⁵他有点夸张了；他没有收到海上指挥部的命令。但他的故事仍然有一定道理。



在收到福尔摩斯的信之前不久，罗什福尔有理由相信他的未来可能会有一艘船。这不会是他一直想要的巡洋舰，但呈现给他的概念激发了他的想象力：指挥一艘新型船只驶入南太

平洋危险水域的前景。只有一个问题。首先必须建造这艘船并训练有素的船员。好消息是，如果他签约，他就可以完成这两项任务。罗什福尔签约了。

这不是一艘普通的船。它没有一艘船的专有名称，而且永远也不会被赋予一个名称。它总是通过它所属的海船类别来识别：前进基地分段船坞二号，或者通常称为ABSD-2。它是一个浮动干船坞。除了这艘船必须被拖曳（它缺乏任何推进装置）这一事实之外，它与其他船舶类似，因为它被设计为在水上运行。如果一切顺利，乔·罗什福尔将成为其队长。

罗什福尔几周前就知道 ABSD-2 的可能性。5 月 18 日，他从西海岸线撤离，并受命于 6 月 7 日前往华盛顿会见另一位新上司、造船厂和码头局局长、海军少将本·莫雷尔。⁶莫雷尔身材魁梧，方下巴，说话直率，当罗什福尔遇见莫雷尔时，他已经在成为海军传奇人物的路上了。1943 年 3 月，海军批准了他的请求，招募建筑行业人员，分配到三个海军建筑营（CB，这些人员后来被称为“海蜂”）。采用莫雷尔提出的座右铭：“我们构建。我们战斗”，海蜂在所有战区的数百个地点在危险的战斗条件下建立了先进的基地。⁷

现在莫雷尔正在开创另一种形式的先进基地：浮动干船坞。这个概念并不新鲜。美国海军于 1851 年首次涉足此类活动，当时它订购了一艘为朴茨茅斯海军造船厂建造的木制船。第二艘船长五百英尺，是在美西战争后用钢建造的，供菲律宾使用。⁸多年来，海军除了研究这一概念之外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1937 年，莫雷尔负责造船厂和码头局，海军重新重视浮动干船坞。该部门认识到，如果不能迅速修复，在偏远地区受损的美国军舰可能会损失数月之久。正如一名军官所说，“舰队需要靠近行动地点的干船坞。”⁹

莫雷尔和他的工程师帮助开发了一种全新版本的浮动干船坞：它由多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可以拖到战区附近的组装区域。这将是基于先进的分段码头，这就是莫雷尔想要与罗什福尔讨论的内容。迄今为止只建造了一艘，ABSD-1，于 1943 年 5 月 10 日在华盛顿埃弗里特投入使用。莫雷尔希望罗什福尔监督 ABSD-2 的建造。

罗什福尔喜欢这个主意。他奉命再次向格林斯莱德海军上将报到，“负责与美国舰艙装有关的职责”。ABSD No. 2 并在投入使用时担任该船的指挥官。”¹⁰

罗什福尔的生活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他被分配到一个新的地点开展工作——一个叫做天堂湾的地方，这是蒂布龙半岛上的一个田园天堂，伸入旧金山湾，靠近蒂布龙小镇，距离旧金山只有很短的船程。海军利用这个地点建造了浮动干船坞训练中心，罗什福尔将在那里监督操作 ABSD-2 人员的培训。¹¹

此外，他也恢复了家庭生活。由于他的新职责看起来相当永久，他将费伊、女儿珍妮特和婆婆科拉从帕萨迪纳搬到了天堂湾附近的海军住宅。他们像每个海军家庭一样搬进来，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很高兴能暂时摆脱海军生活的沧桑。蒂布龙没有多大吸引力，

因为那里有酒馆和自由的水手，很吵闹。但半岛本身拥有质朴的世外桃源且靠近海湾，是一个男人可以放松的地方。

罗什福尔并没有做太多的放松。一如既往，当他沉浸在某件事中时，他就会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现在，他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 Tiburon 和三个建筑工地（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和尤里卡，以及普吉特湾的埃弗雷特）上，这些工地正在对构成 ABSD-2 的 10 个部分的组件进行测试。

然后，8 月 14 日，他奉命前往尤里卡，调试浮动干船坞的第五部分（简易部分），现已命名为 USS ABSD-2 并投入使用。在接受该船后，他从 COM 12 中脱离出来，并被命令承担作为船上第一 CO 的职责。¹²这一变化让罗什福尔感到高兴。他现在不仅指挥一艘海军舰艇，而且还可以留在蒂伯龙，在那里他需要培训人员并装备 ABSD -2。¹³

除了她的前身 ABSD-1 之外，罗什福尔的舰艇与美国或任何其他海军现有的舰艇都不一样。配备起重机和其他起重设备，组成 ABSD-2 的十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都将形状像一艘小船，长 256 英尺，宽 80 英尺。每侧都会升起墙壁，称为翼墙，高 56 英尺，宽 20 英尺，长 80 英尺。¹⁴

当焊接在一起时，这十个部分将形成一个长 827 英尺（当允许在两端添加支腿时为 927 英尺）、宽 256 英尺、翼壁之间有 140 英尺的甲板。翼墙之间的空间将被需要修理的船只占据。一艘受损的船会漂浮到码头，而她的下层甲板则被淹没。关闭码头入口后，水将被抽出，让船舶做好工作准备。¹⁵一旦投入使用，ABSD-2 将能够提升 90,000 吨的重量，足以容纳美国海军的任何战列舰、巡洋舰或航空母舰。如果她在中途岛幸存下来，排水量 36,800 吨、长 872 英尺的航母“约克城”号将是完美的选择。¹⁶

从 1943 年 8 月到 1944 年初，罗什福尔监督了十个部分的试验。他安排将它们转移到旧金山附近的猎人角，从那里将它们拖到战区集合点并为行动做好准备。对于罗什福尔来说，这是令人惊奇的十个月。由于没有此类工作的背景，他管理了一个为部署 ABSD-2 做好准备的构建过程。莫雷尔海军上将赞扬了他的努力。莫雷尔写道：“这名军官以值得称赞的热情承担了一项不寻常的任务，从他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他将以非常熟练和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分配给他的艰巨任务。”¹⁷

“在[罗什福尔]的得力指导下，为船坞的成功组装和运营奠定了基础，”1945 年撰写的关于干船坞的官方海军历史中写道。¹⁸唯一的问题是，一旦罗什福尔出发前往遥远的集合点，她是否会指挥 ABSD-2。毫无疑问，他喜欢这种奇怪的工艺。他不会同意他的老朋友埃迪·雷顿和其他人对他的命运的哀叹，宣称他已被派往海军的死水区。如果说蒂伯龙是一潭

死水，那也是他所尊敬的。“这是非常有趣的职责，”罗什福尔说。¹⁹但他怀疑海军会让他靠近战区。他相信他的主要海军上级希望他监督*ABSD-2*的建造，但不让这艘船出海。

他的预测永远不会被检验。在大型干船坞离开猎人角之前，新任亚洲舰队司令哈特上将出现在旧金山。哈特现在驻扎在华盛顿，当时他正在城里处理海军事务，对珍珠港灾难进行另一次调查。他需要罗什福尔来做证人。²⁰

罗什福尔和哈特已经很熟了。“[他]问我的职责是什么，我告诉了他，”罗什福尔回忆道。哈特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认为罗什福尔的才能被浪费了。“当我紧急要求他不要干涉时，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是让我留在西海岸履行不涉及情报的职责。”²¹

无论哈特在华盛顿说了或没说，*ABSD-2* 号于 1944 年 5 月 2 日在没有罗什福尔的情况下航行，它的每个部分都由单独的拖船牵引。护航队以低于 6 节的速度于 6 月 22 日抵达金钟群岛马努斯，并于 9 月 13 日集结并做好行动准备。*ABSD-2* 是二战期间建造的 7 个分段式干船坞之一。她是战争期间投入使用的 147 艘各种类型的浮动干船坞之一。²²



带着前往华盛顿的新命令，罗什福尔向东前进。他怀疑哈特忽视了他关于允许他留在西海岸的请求。²³1944 年 3 月 28 日，在哈特小组作证九天后，他接到命令向主要海军的金上将报告。²⁴4 月 19 日，他这样做了，并立即被带到他的新住处：海军情报办公室远东部门，仍位于第七翼。

罗什福尔不想留在华盛顿，但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处境。他在华盛顿东南部找到了一套简陋的公寓，勉强够住他自己以及费伊、珍妮特和科拉。珍妮特就读于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乔则转学到海军总校。但国家情报局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罗什福尔从未透露过国家情报局的任务是什么，但从他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充分利用。²⁵几周后，他被重新分配到海军通讯部，现在的基地位于华盛顿西北部，占地 33 英亩，大楼前曾是弗农山神学院（一所女子学校）。²⁶这次调动使他的通勤时间增加了一倍，但罗什福尔仍然对环境的改变表示欢迎。

一位不太可能的救世主将他从主力海军令人窒息的范围中解救出来：海军少将约瑟夫·雷德曼，两年前，他在给霍恩中将的一份备忘录中诽谤他是“一名前日语学生”，不适合管理一个国家。重要的通信情报单位。罗什福尔不可能知道这份备忘录。²⁷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就不太愿意与雷德曼交谈，或者提出他认为很好的想法。

有一天，罗什福尔几乎随意地建议，将 OP-20-G 后台档案中未使用的情报材料纳入对日海战的长期规划中可能会有利可图。²⁸“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伤大雅的言论，”罗什福尔后来说。“我只是指出，如果这些计划者能够根据事实或逻辑对日本的能力做出一些指示或估计，这将对他们有所帮助，”特别是在美国开始计划最初入侵日本本土的时候岛屿。

“我认为，”罗什福尔说，“一个单位，一个相当小的单位，如果它有能力并拥有所需的材料，例如捕获的文件和所有可以追溯到 1941 年或 1942 年的 [comint] 信息，可能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级别的规划者有一定的价值。”²⁹

雷德曼喜欢罗什福尔的说法，并立即让他脱离 ONI 来开发这一概念。有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雷德曼突然对罗什福尔产生了好感。他是否重新考虑了 1942 年 6 月 20 日给霍恩的备忘录的优点，其中他贬低了海波的主管官员？他是否重新评估了海波在中途岛情报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在给予珍珠——因此罗什福尔——更大的信任？

也许不会，尽管几个月前，即 1943 年 10 月，当海波密码分析师杰克·霍特威克 (Jack Holtwick) 经过华盛顿时，他的想法可能已经发生了动摇。霍特威克拜访了雷德曼。在他们的聊天中，雷德曼表示，海波站在中途岛“错过了机会”，需要内加特站介入并挽救局面。这句话让霍尔特威克屏住了呼吸，但他设法说尼米兹海军上将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当雷德曼表示尼米兹肯定被误导时，霍尔特威克回答说：“尼米兹海军上将阅读了官方电报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另外，他刚刚给我写了一封表扬信，以表扬我的工作。”³⁰

雷德曼可能思考了霍特威克要说的话，或者他可能忽略了这名警官的言论。也许他让罗什福尔加入的原因完全不同：罗什福尔不再对 OP-20-G 对海波站的控制构成威胁。他已经被解除了这项职责，现在可以被视为一种资产。他明显的才能可以被利用。

如果雷德曼是一长串推动罗什福尔前进的旗级军官中最新的一个，那么他也将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奇怪的一个。雷德曼好斗、善于操纵，是海军政治的大师，似乎总是随心所欲，但他也沉迷于怪癖，这使他成为通讯大楼（该大楼的名字）的娱乐源。“我们了解到，他在外面的办公室里养了一个狗窝，”在雷德曼办公室附近工作的年轻女子 Wave 报告道。“那是一个真正的狗屋，里面通常放着一只玩具苏格兰狗。如果雷德曼手下的某个人犯了错误，这个人的名字就会被刻在一块牌匾上，并将这块牌匾挂在狗屋的前面。虽然不正统，但他的管教方法却是最有效的。”³¹

雷德曼的狗窝对罗什福尔来说并不可怕。到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雷德曼已经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几乎所有可能造成的损害。他大概觉得，由于命运的某种奇怪的安排，曾经对他算计的军官现在发现了他的用处。尽管罗什福尔感觉自己与海军的职业体系疏远，部

分原因是自毁太多桥梁，但罗什福尔仍然是一名完美的专业人士，并且仍然希望能有所用处。他愿意为雷德曼工作，尽管他睁大了眼睛。

尽管罗什福尔无法完全了解雷德曼在将他赶出海波的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罗什福尔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新老板。当然，他会记得 OP-20-G 和 DNC 是如何拒绝海波关于 AF 代表中途岛的发现的。在不了解所有细节的情况下，罗什福尔可能会将约瑟夫·雷德曼与他兄弟约翰的运动联系起来，以罢免他担任珍珠解密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因此，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总是将这两兄弟列入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人名单中——他认为这些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个人荣耀”和“晋升和薪酬”。³²

雷德曼根本不会关心罗什福尔的任何保留意见，即使他对此有所怀疑。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从来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两人曾经讨论过中途岛或导致罗什福尔离开珍珠岛的情况。那是古老的历史。罗什福尔并不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雷德曼负责并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他命令罗什福尔领导 OP-20-G 的一个新部门，这个部门被称为 OP-20-G50。

罗什福尔又回到了他开始的地方，在 OP-20-G 的保护下工作，该部队的领导者是他所怀疑的乔·温格中校，他接替了斯通上尉的职务。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约瑟夫·雷德曼（Joseph Redman）赋予他相当大的独立性，他开始组建一支员工队伍。他喜



欢研究一个他不仅喜欢而且还帮助创立的概念。

罗什福尔的职业生涯现在出现了更有希望的转变。1944 年 9 月 23 日，即重新加入 OP-20-G 五个月后，罗什福尔收到了雷德曼发来的简短的三个字消息：“恭喜送达。”雷德曼的照会宣布，新任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已批准罗什福尔晋升为上尉。³³现在，罗什福尔已成为四条纹运动员，达到了崇高的顶峰：比国旗级别低一级。

这次晋升需要雷德曼的推荐，现在他对罗什福尔在 OP-20-G50 上的努力感到满意。罗什福尔整个夏天和秋天都在努力组建一支团队，对日本未来的海军能力进行长期研究。1944 年 11 月 14 日，罗什福尔在 OP-20-G50 的工作变成了海军的严峻现实：金海军上将正式宣布成立这个部门，这个部门让罗什福尔忙了几个月。现在它有了一个名字：太平洋战略情报部门（PSIS）。金表示，其使命“应是根据日本通信情报以及完成其使命可能获得或必要的附带信息，研究、汇编和传播太平洋战略情报。”³⁴

金的声明意味着罗什福尔的新部门已开始营业。罗什福尔利用已分配到通信附件的现有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由约三百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的组织。PSIS 包括密码分析师、语言学家以及正规和预备役军官和水手，其中包括“波浪”。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执行重大任务的年轻人。

罗什福尔在 PSIS 的工作与他在海波的任务截然不同。他现在不再关心总司令今天敌人明天会做什么，而是“只考虑长远的眼光”。³⁵因此，一旦海军的三个解密单位——海波、内加特和贝尔科南——提供了他们的作战情报，战略情报局的工作就会开始。罗什福尔将其描述为“可以称为清理小组”。PSIS 不会实时破解日本密码。相反，“我们重建了所有以前没有时间做的日语代码。我们重建了所有这些，我们开发了完整的通信文件，因此我们准备说明，”例如，“战争期间所有日本潜艇在任何时候都在哪里。”³⁶

罗什福尔拥有不寻常的专业知识，现在他被要求深入了解太平洋战争中重要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方面的请求所困扰。他要求最严格的客户之一是代表 COMINCH 的 WJ Sebald 指挥官。首先，他想要“研究日本人对德国现状的看法”。一天后，他又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要求“进行一项研究，显示日本人在扫除声地地雷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然后他想要“对日本目前的石油状况进行研究”。³⁷

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师发现了一些信息，为了解日本帝国海军为生存所做的努力提供了新的线索。1945 年 3 月下旬，罗什福尔告诉塞巴尔德，日本人已经生产了一艘新的油轮，可以很容易地改装成干货船。罗什福尔写道：“开发这种类型油轮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只要石油产区掌握在日本手中并且海上航线开放，日本就会疯狂地投入一切力量来运输石油。”³⁸

并非所有 PSIS 报告都受到青睐。在回顾一项关于日本外交官为了维持日苏中立条约而向俄罗斯做出让步的意愿的研究时，塞巴尔德批评该团队对日本领导层内部权力关系的天真。“这项研究并不是日本最高统帅部最佳思想的完整索引，”塞巴尔德给罗什福尔写信。³⁹

罗什福尔可能不会对塞巴尔德的批评不加质疑。时任战略情报局职员的历史学家罗杰·皮诺表示，“当他相信下属是正确的时候，他非常愿意为他们挺身而出”。皮诺说，无论罗什福尔在与权威的接触中说什么或没有说什么（他的地位高于塞巴尔德，但塞巴尔德代表金），他都赢得了人民的忠诚，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者和士气建设者”。与 Hypo 的团队一样，Rochefort 的 PSIS 团队也欣赏他随意的管理风格。“我记得他不是一个人喜欢吐槽和修饰的人，”皮诺后来写道，“他对后辈的态度中没有学术上的傲慢。”此外，“当他评论我们的工作时，无论好坏，都是直击主题，但带着一种慈祥的神情，如果他停

在我们的办公桌前，通常会友好地把手搭在我们的肩膀上。纠正通常是带着宽容的微笑进行的。”⁴⁰

战后皮诺和罗什福尔仍然是亲密的朋友。皮诺作为一名海军历史学家，继续了辉煌的职业生涯，与其他作家合作撰写有关太平洋战争的书籍。他最终与约翰·科斯特洛联手合着了埃德温·雷顿的《我在那儿》，从雷顿作为 CINCPAC 情报官员的角度详细描述了战争期间的情报工作。如前所述，在莱顿英年早逝后，皮诺和科斯特洛完成了这本书，这是第一本详细介绍罗什福尔在海波取得的成就的书。

皮诺在通讯附件的两年里，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或其他人对罗什福尔或他之前的经历知之甚少。罗什福尔从未谈论过他的海军历史，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有争议的过去。“他与同级军官相处融洽，”皮诺说。“对我们预备役军人来说，所有高级军官似乎都是学院毕业生，当时我甚至从未想过要怀疑他的专业资格。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他懂日语，也懂日本人，而且非常了解他们。”⁴¹



尽管罗什福尔被誉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在华盛顿通常并不以这种方式出现。月复一月，他设法避免与曾经发生过矛盾的上级发生冲突。但旧的暗流仍然存在。他时不时地会经历一些类似于他与 OP-20-G 相关的中途岛时代的权力游戏。当他这样做时，比如当一些高级官员试图告诉他应该或不应该将 PSIS 研究报告发送给谁时，老罗什福尔又出现了。

“我在 1941 年初编写了一份关于日本潜艇活动的报告，一直持续到 1944 年，”罗什福尔回忆道，“我希望将这份报告的副本发送给 CINCPAC（太平洋地区总司令，次要头衔）尼米兹]总部向舰队情报官员报告，并由 COMINCH 代表指示不要向 CINCPAC 发送此类报告。”⁴²换句话说，罗什福尔不会向他的老朋友、尼米兹的情报官员埃德温·莱顿发送材料，两年前金曾希望 CINCPAC 将其驱逐。罗什福尔从未透露是谁施加了压力，但最有可能的两个候选人是他的直接上级约瑟夫·雷德曼和雷德曼的直接上级霍恩中将，他仍然是金的副手。

罗什福尔认为“黑名单”侵犯了他作为 PSIS 主任的特权。“我将报告发送给 CINCPAC，”他后来说。“我不知道（停电）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我对此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无论金有何反对意见，“我看到[雷顿]得到了一份副本。”⁴³罗什福尔的新职责使他重新与珍珠港

的老朋友取得联系。1945 年初，当尼米兹和他的幕僚将太平洋司令部转移到关岛时，莱顿向罗什福尔通报了有关这位海军上将及其随行人员的事态发展和八卦。罗什福尔和莱顿仍然对中途岛时期与海军高级官员的冲突感到痛苦，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暗语来代表他们遇到的海军首领。

罗什福尔向雷顿讲述了“幽灵”的动静，这个绰号只有雷顿知道，但很可能是罗什福尔对约瑟夫·雷德曼的称呼。当罗什福尔遇到恶劣天气，将 PSIS 的潜艇研究报告发送给莱顿时，他提醒他在关岛的朋友，华盛顿仍然存在反莱顿的情绪：“幽灵再次崛起”，这是罗什福尔的表达方式。雷顿感谢罗什福尔的举报，并反过来让他知道“小写 r”（他们对约翰·雷德曼的不尊重）将很快辞去太平洋舰队通讯官的职务。⁴⁴雷德曼于 1945 年 3 月由厄尔·斯通 (Earl Stone) 继任，厄尔·斯通 (Earl Stone) 于 1944 年 3 月被乔·温格 (Joe Wenger) 解除了 O P-20-G 主任职务，然后继续指挥威斯康星号战列舰。现在轮到雷德曼指挥一艘战列舰了；顺便说一句，罗什福尔被告知他不能拥有“马萨诸塞”号战舰，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尽管所有的八卦都很吸引人，但仍有一场战争要打。罗什福尔面临的任务变得更具挑战性。随着美国在 1945 年中期逼近日本，而且入侵日本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战争规划者现在希望获得有关日本“在未来任何特定时刻的人员和物资”能力的详细信息。，“正如罗什福尔所说。⁴⁵截止日期越来越紧。

1945 年 5 月 6 日，罗什福尔再次收到塞巴尔德的来信，后者询问日本当前在食品、燃油、汽油、钢铁、铝、煤炭和其他关键材料方面的情况。他还想要有关日本航运的信息：目前可用的吨位，以及每年将所有必需品运输到日本所需的吨位。“要求答案简短而具体，并在 5 月 9 日星期三之前送达我手中，”塞巴尔德指示道。

三天后，罗什福尔回复了一份简洁的三页备忘录，为塞巴尔德的每个问题提供了具体答案。罗什福尔备忘录中描绘的日本是一个濒临毁灭的国家。当前的盐和煤炭库存已经耗尽，而当前的铝和钢铁库存“严重短缺”。燃料和柴油库存仅略高于日本军用和民用需求的一半。如果说日本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航空汽油领域：其积压量至少接近军方所需的 5 至 50 万桶。“这些数据确实以合理的准确度代表了日本的经济状况，”罗什福尔写道。⁴⁶



如果美国武装部队按照奥林匹克行动的要求于 1945 年 11 月 1 日登陆九州，那么 PSIS 的调查结果对他们会有多大用处，我们不得而知。8 月 6 日，当美国地面部队从欧洲重新部

署到太平洋时，第一颗原子弹落在广岛。三天后，随着苏联参战，第二颗原子弹袭击了长崎。这两枚炸弹总共造成 10 万至 20 万日本人死亡。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

罗什福尔和他的 PSIS 分析师现在无事可做。与几乎所有其他海军活动一样，罗什福尔的工作是以日本几乎肯定会发生长期空中和地面战争为前提的。⁴⁷由于无需进行任何研究，罗什福尔的通讯附件部门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现在正在消磨时间。一位浪潮在他的办公室闲逛时注意到他全神贯注于一个谜题。“他失去了兴趣，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做双离合诗”（类似于填字游戏，但比填字游戏更复杂）。⁴⁸

罗什福尔现在对他的海军生涯有何考虑仍然是个谜。他从来没有说过。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能可以在 OP-20-G 找到一个位置，或者继续在雷德曼手下从事通讯工作。他给他曾经的宿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什福尔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讽刺之一是，他的前对手现在赞扬了他。“船长。罗什福尔负责编制太平洋战略情报部门，这些信息将提供给 Cominch 和 Cincpac，”雷德曼于 1945 年 11 月 29 日写道。“他以出色的方式履行了这一职责。他的技能和长期的专业经验加上他的执行能力为战争的进行做出了重大贡献。推荐他升职。”⁴⁹

雷德曼是否注意到他目前对罗什福尔的评价与三年前他在给霍恩的备忘录中对罗什福尔的攻击之间存在差异，我们不得而知。罗什福尔直到几个月后才看到积极的健康报告。当雷德曼写下这本书时，罗什福尔早已离开华盛顿。雷德曼从未成功赢得罗什福尔的支持。

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周内，罗什福尔自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从来不想去华盛顿，现在他为此做了一些事情。1945 年 9 月 15 日，他向海军参谋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主题：海上职责，请求。有人要求我被指派去执行海上任务，”罗什福尔写道。“我对任务的偏好是：首先是重型巡洋舰；二、轻巡洋舰；第三，任何其他巡航船。”⁵⁰

十天后，他的愿望似乎实现了。罗什福尔收到的订单代表了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所经历的那种逃避。首先，他从海军作战办公室解职，自 10 月 1 日起生效。然后他将前往圣地亚哥，在舰载作战信息中心系统中进行为期一周的灌输。随后将在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损害控制培训。⁵¹

最终他得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在这几周的指导和灌输结束后，罗什福尔将作为 *斯托克斯号* 的指挥官报到，*斯托克斯号* 是一艘设计用于运载军用货物和登陆艇的货船。*斯托克斯号* 也许不是一艘重型巡洋舰，甚至不是一艘轻型巡洋舰，但至少它满足了罗什福尔的三个偏好。这是一艘“巡航船”。他期待着 *斯托克斯*。

但还没等他向船上报告，罗什福尔的命令就变了。⁵²他被告知指挥另一艘船“*特尔菲尔*”号，这是一艘攻击运输船，目前在远太平洋上航行，但预计将于 11 月 25 日抵达旧金山，届时罗什福尔奉命接任指挥。他很顺从；罗什福尔仍然拥有自己的船。

Telfair 也没有成功。1945 年 11 月 11 日，在 *特尔菲尔* 号抵达旧金山附近之前，罗什福尔的订单被取消。他被命令返回华盛顿，但他不想去那里，这一次他要待命，等待珍珠港袭击事件调查联合委员会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这是对珍珠港事件的第七次调查。⁵³

如果说他的处境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他回家过节了。除了现在参军的乔·朱尼尔（Joe Junior）外，一家人都完好无损。费伊、珍妮特和科拉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等待珍妮特的学年结束和乔在某个地方休息。

1946 年初的几个里，罗什福尔的心情并不总是很好。他对珍妮特的学习一向严格，现在变得更加严厉。当她难以掌握某些数学概念时，罗什福尔将它们贴在墙上，然后当他下班回家时，他对珍妮特进行了训练。“如果我还是弄错了，他会非常生气，”珍妮特回忆道。“他会说，‘你没有用脑子。’”她的父亲可能很严厉。“这是他的方式，否则什么都不是。”⁵⁴

1946 年初，罗什福尔并没有如愿以偿。他在华盛顿待了几个月。一月份在国会作证后，他回到了位于宪法大道上的旧海军大楼“Main Navy”。⁵⁵在那里，他被分配到 OP 23，这是 OPNAV 的一个部门，负责协调海军舰艇的建造、维修和处置。⁵⁶战争期间，办公室很重要，但现在却成了一潭死水。罗什福尔的工作没有出路，他知道这一点。

罗什福尔从未谈论过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退休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1940 年底，他曾经考虑过这个想法，当时他晋升指挥官的申请被拒绝了。当时他被布朗中将救了，他对他进行了重新审查，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了升级。现在他再次考虑退休。

如果罗什福尔接受了一艘舰艇的指挥权，他是否会留在海军，我们永远不得而知。这次没有强大的海军上将来帮助他。罗什福尔可能不在乎。他想退出海军并于 1946 年 6 月 24 日申请退役。⁵⁷该请求于 7 月 9 日获得批准，他被列入 1947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退休名单。⁵⁸乔·罗什福尔 28 年的海军生涯在他四十六岁时结束了。

有些人在从事一份工作多年后退休，突然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或群龙无首。不是罗什福尔。他并没有闷闷不乐，也没有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并没有闷闷不乐。他有一些想法。罗什福尔想进入一所大学，学习高级课程，并完成学士学位。但首先他必须获得高中文凭。

罗什福尔可以保守秘密。在他的圈子里，知道珍珠港海军解密小组负责人没有高中文凭的人恐怕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们甚至可能还没有超越费伊。就连他最好的朋友也认为他上过大学，要么是史蒂文斯学院，要么像雷顿和皮诺认为的那样，是加州大学。⁵⁹他曾在史蒂文斯参加过海军培训课程，但并未在那里注册为学生。他也没有去过加州。

罗什福尔高中辍学这一事实在海军中从来都不是问题。没有人知道。但 1948 年，当他举家搬回加利福尼亚州后，这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这次搬到了曼哈顿海滩，这是洛杉矶以南太平洋海岸的一个新兴小镇。那年年初，当罗什福尔试图进入南加州大学时，他发现如果没有高中文凭，他就不会被录取。

他写了一封信。1948 年 6 月 25 日，他写信给理工高中校长 JG Goodsell，要求接受他在工程、密码分析和日语方面的海军训练，作为他毕业证书的学分。他补充道：“正如我所指出的，一个 18 岁的男孩并不具备成年人的远见，而在我加入海军后，我并没有预见到获得文凭的必要性。1918 年，我坚信，我们这些离开学校参军的人将通过邮寄方式获得文凭，当然，前提是我们的记录令人满意。”⁶⁰

古德塞尔接受了罗什福尔的故事。“我们将授予你高中文凭，并将你的毕业记录标记为毕业，”古德塞尔于 6 月 28 日写信给罗什福尔。⁶¹罗什福尔四十八岁，还很年轻，现在已经确定能进入南加州大学，他审视了似乎充满可能性的战后未来。1948 年秋天，他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入读南加州大学，主修国际关系，同时还选修了俄语和高等数学的特殊课程。除了费伊之外，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对这些课程的想法，但正如他告诉古德塞尔的那样，他的选择受到“总体世界形势”的指导，这使他“最渴望立即开始学习”。⁶²

罗什福尔的大学生涯并没有持续多久。两年后他缩短了时间。对于罗什福尔来说，没有什么简单的。他是否觉得大学生活不合自己的胃口？他是否很难听那些懂得比他少的教授关于世界政治的讲座？他可能有。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他离开南加州大学的原因。他不继续前进的原因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美国海军。海军希望他回来。这项职责听起来很吸引人。



海军对罗什福尔的新兴趣源于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点燃，当时朝鲜军队越过边界，横扫韩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直到到达半岛南端才停止。美国武装部队后来重新获得主动权，并在适当的时候击退了朝鲜人。但战争的第一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惨败，让其军队措手不及、措手不及。

正如罗什福尔所说，为了弄清楚“我们怎么会如此惊讶”，海军成立了舰队评估小组，这是一个由在海军关键活动（炮术、作战、后勤，当然还有情报）方面经验丰富的军官组成的小小组。对于这个精选家族成员的一个重要规定是，该官员不能担任负责的职务，换句话说，不能对研究结果拥有既得利益。国家情报局局长、海军少将菲利克斯·约翰逊提议由罗什福尔担任情报部门。“罗什福尔这个家伙仍然在活动”，罗什福尔解释了他的选择，“尽管四年过去了，他仍然对舰队活动有一些了解，他仍然熟悉总体布局和所涉及的一般人物，而且他无斧可磨。”罗什福尔表示，他将“很高兴执行这项服务”。⁶³

1950 年 10 月 16 日，罗什福尔重返现役。⁶⁴三个月后，即 1951 年 1 月 4 日，他收到了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 (Arthur W. Radford) 的命令。⁶⁵在华盛顿与 OPNAV 短暂停留后，罗什福尔前往夏威夷，会见了雷德福，然后与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进行“飞行调查”的第一阶段，他和其他调查人员前往整个远东的主要海军设施。罗什福尔二十年来首次返回日本。

他自然也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情报水平——至少在太平洋地区的做法——比 1941 年更令人无法接受”，罗什福尔说。“换句话说，什么都没完成。这三个服务使用不同的网格系统进行报告。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指挥关系系统。”在向雷德福海军上将提出一些建议后，他被命令向华盛顿国家情报局局长汇报。罗什福尔这样做了，然后发现自己被命令返回日本进行第二次考察，看看他的建议是否已得到实施。有些曾经是；有些则曾经是。尽管如此，“我看不到整体情况有真正的改善。”⁶⁶罗什福尔返回华盛顿，要求再次列入退役名单。他差一点就成功了，但这一次，一位海军准将介入了。

1951 年 5 月 31 日脱离评估小组后，罗什福尔奉命前往位于罗德岛州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⁶⁷他不会以军官身份参加课程，为将来获得更高的军衔做准备。罗什福尔以翻译的身份重新开始工作。

今年年初，他收到了海军战争学院特别项目部主任理查德·W·贝茨准将的一封信。贝茨的部门由两名具有不同专业的船长和两名指挥官组成，多年来一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海战进行批判性分析。他们已经完成了对珊瑚海、中途岛和萨沃岛海战的研究。就在贝茨指挥他的团队参与莱特湾海战（1944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的海上行动）时，日本军队试图摧毁美国在日本占领的菲律宾莱特岛的登陆，此时有两个空档。贝茨在给罗什福尔的信中写道：“我特别渴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帮助我为橙色一方做好战斗准备。”⁶⁸

从 1951 年 7 月 1 日开始，罗什福尔和他的分析同事们在接下来的 21 个月里除了研究莱特湾海战之外几乎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罗什福尔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翻译日本文件，并利用它们来理解为什么指挥打击部队的海军上将栗田武夫中将在看似能够摧毁守卫莱特岛滩头阵地的规模较小的美国海军部队时未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是选择了脱离接触。⁶⁹

罗什福尔没有机会完成他在研究中的角色。他在加入贝茨的幕僚时得到了海军部的保证，称他可以继续服役至少两年，如果工作需要的话可以更长。尽管如此，1952 年末，贝茨从 BUPERS 那里得知，由于预算限制，罗什福尔的任期仅在 21 个月后就缩短。贝茨试图留住他，但失败了。⁷⁰

罗什福尔的现役生涯于 1953 年 3 月 2 日结束。他和在纽波特与他会合的费伊返回曼哈顿海滩。对于他的职责结束的方式，他并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他总是说，在纽波特的几个月是他海军生涯中最愉快的时光。综合考虑，“这是最令人愉快的职责，”罗什福尔说。



“最愉快的。”⁷¹

罗什福尔的生活现在呈现出一个生活舒适、手上有时间的退休人员的生活。年仅五十三岁，他却涉足了很多事情。除了学习俄语并在南加州大学学习更多课程外，他还开始了房地产职业生涯，从所有迹象来看，他都表现得体面。他还投入了一个重大的志愿者项目，开始为曼哈顿海滩和周边城市制定民防计划。这项工作演变成了一项有酬工作，担任十五个地区城市的民防协调员。⁷²

罗什福尔现在已经结束了与海军的关系。他试图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抛在脑后，追求自己的新兴趣。但海军，或者至少是那些记得他的旧军种的残余分子，还没有结束对他的迫害。

有一组人特别寻找罗什福尔。其中包括现在参与一个可疑项目的前海军人员：他们的目的是证明 1941 年底罗斯福政府为了欺骗美国参战而忽视了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的警告。他们认为罗什福尔可能是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他与海军一些领导层的坎坷历史。

该组织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劳伦斯·萨福德。作为罗什福尔最老的朋友之一，他在 1920 年代向罗什福尔介绍了密码分析，并在 1941 年支持他获得 Hypo 席位。萨福德可能认为罗什福尔现在可以帮助他作为回报。1953 年，他以上尉身份从海军退役。战争后期，他的职业生涯偏离了正轨，当时他向国会和其他调查珍珠港事件的小组讲述了一项所谓的阴谋——海军销毁了文件，如果保存下来，会表明华盛顿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天就知道日本将发动袭击。据称，这次袭击是由罗什福尔在 Heeia 的语言学家和其他地方的海军无线电员在 12 月初监听的东京消息——“东风雨”消息披露的。

萨福德坚称，位于马里兰州切尔滕纳姆的海军监听站从日本的天气预报中提取了这句话，即所谓的“执行信息”，东京旨在警告其世界各地的监听站，日本很快将与美国交战。萨福德声称海军于 12 月 4 日收到了这一消息。⁷³但他的证词未能经受国会的审查。1946 年国会联合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得出结论：“没有真正的信息……”。。1941 年 12 月 7 日之前由陆军部或海军部接收。” JCC 表示，萨福德“确实是错误的”。⁷⁴

萨福德并没有让这件事平息。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退休期间精心策划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工作，以证明他一直都是正确的。他不仅希望表明政府撒了谎，而且还表明其所谓的销毁记录是一项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阻止基梅尔和肖特收到可能提醒他们即将发生的袭击的信息。为了协助他的努力，萨福德与一位志同道合的海军军官和两位观点与他相似的有争议的历史学家联手。他们一起打算写一部修正主义历史，挑战官方的故事情节：珍珠港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毫无预警地遭到袭击，迫使美国陷入一场它不希望的战争。

萨福德希望罗什福尔加入球队。⁷⁵他的时机很好。多年来，罗什福尔一直对珍珠港事件耿耿于怀。他总是承担部分责任，认为自己未能完成其首要任务，即及时向指挥官发出敌人将要做什么的警告。但他并不认为这只是他的错，也不认为全部是金梅尔或肖特的错。他认为两人都从罗伯茨小组以及更广泛的华盛顿上级那里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罗什福尔在 1963 年对作者 AA Hoehling 说，很简单，珍珠号的指挥官们“没有得到‘足够的警告’，也没有得到有关事态发展的通知。”严重判断错误。”他补充道：“但如果他们向太平洋军事指挥部隐瞒信息——我相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就必须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罗什福尔认为，这次袭击的责任“必须归咎于战时总司令”——罗斯福总统及其主要助手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⁷⁶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罗什福尔对萨福德小组的成员进行了多次采访。第一个显示出了希望，至少从采访者、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具有很好的讽刺幽默感，”巴恩斯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他绝对站在我们一边，并渴望帮助我们。”巴恩斯认为罗什福尔与他们对华盛顿行为的阴谋论观点相同。“他完全同意华盛顿故意停电，其目的是确保战争和攻击。”⁷⁷

如果没有罗什福尔的谈话记录，就不可能确切知道罗什福尔说了什么。他可能和巴恩斯一样对罗斯福抱有最深的怀疑。或者他可能告诉巴恩斯他告诉霍林的话：如果罗斯福和他的助手隐瞒信息，而他相信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必须承担责任。罗什福尔不清楚他是否认为罗斯福和他的团队故意隐瞒信息以让珍珠发动攻击，或者他们是否出于其他原因隐瞒信息。

萨福德的团队对罗什福尔的话感到鼓舞，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大绊脚石：东风雨。日本于 1941 年 12 月 4 日发送了该短语，而美国政府销毁了该消息，然后掩盖了收到的消息，这一指控对于萨福德的案件至关重要。

事实证明，罗什福尔无动于衷。事实上，罗什福尔告诉巴恩斯，他在 Heeia 的团队从未听到过任何此类消息。此外，他还补充说，他怀疑这封信是否曾被发送过。巴恩斯很沮丧。“很明显，”巴恩斯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要让他接受风队执行信息的洗脑并不容易。”

⁷⁸

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让罗什福尔同意他不相信的观点。他不能被洗脑或去脑洗。萨福德的采访者放弃了罗什福尔。“他是个狡猾的鸭子，”萨福德团队的一名成员在 1965 年写道。“我一直在审查有关罗什福尔的一些材料，我很满意这位先生一直以来都在坚持我们”。⁷⁹萨福德的团队最终解散了。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从未出版。罗什福尔走自己的路。

从他与萨福德小组的遭遇，甚至从他的整个海军生涯来看，罗什福尔都是一个完美的孤独者，几乎是萨福德小组的一名成员所形容的“独狼”。⁸⁰对于萨福德和其他试图理解他的人来说，罗什福尔的性格是神秘的。没有人完全知道他的立场。他可以相信罗斯福最坏的一面（他确实这么做了），但仍然没有加入旨在揭露罗斯福涉嫌罪行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他认为竞选团队在细节上弄错了，就像他在本案中所做的那样，他就会走开。罗什福尔的正直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中。

也许是别的什么事情让他停了下来。与萨福德对整个海军感到愤怒不同，罗什福尔的不满并不是针对海军，而是针对他认为是“荣耀追求者”的军官。他战后的沉思掩盖了罗什福尔特立独行的形象。尽管罗什福尔怀有怨恨，并且可能会与珍珠港袭击的修正主义理论调

情，但最终罗什福尔还是控制住了内心熊熊燃烧的火焰。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苦毒。“我父亲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珍妮特说，她指的是 1942 年中途岛事件后的事件。她说，她的母亲“对他从海军得到的这笔交易比乔更痛苦。”⁸¹

正如前面提到的，罗什福尔后来被问到为什么他没有写一本关于中途岛以及他与 OP-20-G 的战斗的书。“如果我要坦白说，”他说，“那么我就必须点名批评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谁？“[人]比如共济会成员、雷德曼人、温格斯以及其他入.....如果我认为准备某种事实说明对海军有利，那么我将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它。但你必须让我相信这符合海军的最大利益。”⁸²



1965 年之后，乔·罗什福尔和费伊·罗什福尔不再受到萨福德的编年史家的困扰，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了其他烦恼的困扰。一个大问题是健康。乔继续受到旧病复发的困扰：1941 年初，胃病和背部不适使他在珀尔基地医院住了三个星期。费伊的健康状况尤其不稳定。她仍然受到儿时与风湿热作斗争的后遗症的困扰。这个家庭是由费伊的母亲、不屈不挠的科拉维系的，她现在已经年近九十了，仍然承担着许多做饭和家务的工作。一家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几年前他们从曼哈顿海滩的住所搬到了雷东多海滩富裕地区帕洛斯维迪斯的一处更宽敞的牧场式住宅。

由于乔和费伊都生病了，罗什福尔的家不再像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充满活力，珍妮特回忆说，当时她的母亲“经常举办精彩的派对”。⁸³20 世纪 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参观罗什福尔住宅的游客发现，它们更加安静，有时甚至令人生畏。“我的祖父不是一个热情或好客的人，”小乔的女儿凯伦·罗什福特·巴卢 (Karen Rochefort Ballew) 说。八九岁的时候，她是偶尔的客人。“他很严厉。他坐在他的椅子上，读了很多书。他们家的期望是，如果你是个孩子，你就很安静。你只在有人说话时才说话。”⁸⁴罗什福尔仍然安静地经营着。

尽管存在健康问题，罗什福尔夫妇还是能够享受孩子们所取得的成就。小乔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在韩国和越南的陆军工程兵部队服役。他与一位在奥地利执勤时认识的红十字会年轻女子结婚，抚养了两个女儿，并在圣地亚哥地区定居。1973 年，他以上校身份退役（1994 年 12 月 8 日在圣地亚哥去世）。1951 年，珍妮特与一位有前途的医学生查尔斯·埃尔丁 (Charles Elerding) 结婚，查尔斯·埃尔丁在皮肤科领域取得了成功。他们养育了三个儿子，并首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定居。后来在纽波特海滩。

20 世纪 60 年代末，费伊的健康状况缓慢而稳定地恶化。她于 1969 年 7 月 12 日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乔心碎了。罗什福尔夫妇是一对忠诚的夫妇，总是互相支持。他曾考虑带费伊去华盛顿特区看望乔·朱尼尔，乔·朱尼尔现在驻扎在美国首都附近，与家人住在那里。但她的死使罗什福尔昏昏欲睡，几乎麻木了几个月，正如他在 1969 年 10 月写给同样住在华盛顿的海波语言学家朋友乔·芬尼根 (Joe Finnegan) 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恢复电池的问题；因此现在不想回东部。”⁸⁵

罗什福尔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在给芬尼根的信中表达了他挥之不去的怨恨，不是针对海军，而是针对他的一些老对手。他在一个针对少数人的小挖掘中工作。在信的结尾，罗什福尔向自己也有健康问题的前同事建议道：“同时向我的朋友们（如果还剩下的话）打个招呼，不要理睬雷德曼、温格斯等人，最重要的是保重身体”你自己的。”⁸⁶



到 1976 年，罗什福尔开始体验到成为一名新兴名人的一些附带后果：他很受欢迎。他的认可已经很久了。罗什福尔的名字第一次为更多人所知可能是在 1949 年，当时《周六晚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从来没有像中途岛那样的战斗”的文章。这是对那次海军交战的最早的详细描述之一，它引起了人们对“一位聪明的年轻军官，Cdr. 的密码分析能力的关注”。约瑟夫·小罗什福尔，他向尼米兹证实山本的目标确实是中途岛。⁸⁷

十八年后，即 1967 年，三位历史学家深入研究了海军密码破译员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过程中为乔·罗什福尔的活动提供了新的线索。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在他充满悬念的叙述《破碎的封印》中，部分关注了罗什福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为破解帝国海军密码所做的努力。罗什福尔被描述为美国海军密码分析专家的院长。⁸⁸他在珍珠港事件前后的活动，包括他在中途岛海战中的关键作用，都记录在大卫·卡恩的密码分析史上不朽的著作《密码破译者》中。卡恩准确地将罗什福尔描述为海军中唯一在三个关键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密码分析、无线电和日语。⁸⁹在沃尔特·洛德 (Walter Lord) 对中途岛战役令人信服的描述《难以置信的胜利》(Incredible Victory) 中，他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洛德将海波站描绘成一片废墟，桌子上堆满了纸张和成堆的文件夹。主持这一切的是幽默刻薄的罗什福尔，穿着他传奇的红色吸烟夹克和地毯拖鞋。⁹⁰

好莱坞于1970年发现了罗什福尔。他担任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大片《*托拉！虎！虎！*》的顾问！*虎！虎！*一部描写珍珠港袭击事件的美日合拍电影。六年后，他再次担任一部战争片的顾问，这部是米里施公司的另一部巨制《*中途岛*》。这部电影的部分场景是在圣佩德罗港的终端岛海军基地拍摄的，该基地靠近罗什福尔五十八年前加入海军预备役的地点。他又回到了原点。

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到1976年，罗什福尔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除了溃疡之外，他现在还患有低血压和心脏病。当他的健康状况允许时，他住在雷东多海滩的家中，仍然由不老的科拉管理。⁹¹但他越来越不得不住在托伦斯附近的厄尔伍德疗养院。在《*中途岛*》拍摄期间，每天早上，一辆制片厂的豪华轿车都会到厄尔伍德接他，然后带他去片场，在那里他指导演员哈尔·霍尔布鲁克扮演好莱坞版的乔·罗什福尔。他似乎并不介意霍尔布鲁克的尖锐性格。

这部电影为罗什福尔的故事增添了另一个元素。5月12日是罗什福尔的生日，霍尔布鲁克和托兰斯和雷东多海滩的民间领袖为他举行了午餐会。后来，罗什福尔告诉记者，他在一家退休汽车旅馆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我非常讨厌这样度过我的余生。”⁹²

但他余下的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1976年7月20日，罗什福尔因心脏病发作在托兰斯玛丽医院小公司去世，享年76岁。他决定不被埋葬在洛杉矶天主教公墓加略山公墓，他的父母都安葬在那里。他选择被埋葬在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公园公墓的埃尔玛·费伊旁边。在一座刻有Aery（费伊姓氏）的纪念碑附近，有两个罗什福尔的标记。乔现在坦白了他的出生年份：

约瑟夫·约翰·罗什福尔

上尉，美国海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

1900年至1976年

结语

奖章

这是一个兑现的承诺。

——威尔弗雷德·J·“贾斯珀”·福尔摩斯

星期五清晨，在美国首都一个明媚的春日，里根政府的九名高级官员和其他各种政要鱼贯进入白宫西翼的罗斯福厅。进入庄严会议室的人员包括副总统乔治·H·W·布什、国防部长卡斯帕·W·温伯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J·克罗海军上将、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D·沃特金斯上将和副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M·盖茨。¹

最后到达的最高级别官员是罗纳德·里根总统。他走到齐腰高的讲台前，按照惯例向在场的所有人点头致意，然后很快就开始谈正事。“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临近之际，向这个人致敬是特别合适的，”里根开始说道。“约瑟夫·J·罗什福尔对我们国家国防的贡献多年来一直处于保密状态。”²

里根直接进入隐藏的材料，讲述了罗什福尔在中途岛战役中的角色，这个故事为他的朋友所知，但不为公众所知：罗什福尔与几位精心挑选的专家在他的地下室里劳动，破译了敌人的密码，跟踪日本强大的舰队并确定目标，拒绝以阿拉斯加和巴拿马运河为重点的竞争场景，精确确定航母攻击的日期、时间和发射点——这些发现使美军击沉了四艘航母并赢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地区的关键海战。

有了这样的背景，里根开始讨论问题的核心：向美国海军退役上尉约瑟夫·J·罗什福尔追授杰出服役奖章，以表彰他从1942年3月到6月期间“做出的杰出贡献”。

罗什福尔终于获得了DSM。³里根的仪式结束了一项始于1942年6月8日的探索，当时第十四海军区司令戴维·巴格利少将向金海军上将发出了一份得到尼米兹上将认可的提案，推荐罗什福尔获得杰出服务奖章。金根据其参谋长、海军少将拉塞尔·威尔森的建议拒绝了这一提议。

金显然被威尔森的观点所说服，即任何人都不应该因情报领域的卓越而被挑选出来。这一论点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如果将其逻辑推向极端，那么没有人会因为任何事情而获得奖项，因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人类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合作的问题。”

[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不同的因素对密码分析学家的奖章颁发不利。一些在奖励委员会任职的官员不熟悉通信情报的概念，并且往往对代表密码破译者提出的主张持怀疑态度。还有安全因素。对共产主义者的奖励必须淡化，以免让敌人知道他的密码已被破坏。

当然，除了密码学方面的工作之外，罗什福尔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他活泼的个人风格肯定对他的事业没有帮助。正如本书中详细介绍的那样，另一个对他不利的因素是：他是一匹野马，在没有进入学院的情况下在正规海军中服役。这剥夺了他在安纳波利斯四年后不可避免的朋友圈和职业网络，导致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产生了偏见。

多年后，当被问及他的野马身份是否妨碍了他的职业生涯时，罗什福尔轻描淡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是认为学院教育可能会让他具备更好的举止。“如果我去海军学院，我就会在那些你不会做的事情上接受良好的训练——那些你无法逃脱惩罚的事情，”他回答道。“例如，你不会与市政厅发生冲突。我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洗脑了。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当应该闭嘴时，我会更倾向于说出来。”[5](#)

战斗市政厅是罗什福尔的标志。因此，当6月8日巴格利上将提出DSM的备忘录出现在主要海军时，引起了震惊。1942年6月22日，金决定拒绝授予罗什福尔勋章，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当海军颁奖委员会开始考虑为海军三个联合司令部（海波、贝尔科南和內加特）所有应得的军官颁发奖章时，这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使得巴格利-尼米兹对罗什福尔的提议重新回到桌面上。

如何识别通信情报人员（罗什福尔就是其中之一）的问题让海军主力陷入了困境。但这个谜题中的罗什福尔部分最让他们困扰。几个月来，主力海军中流传着同一主题的备忘录：“为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瑟夫·J·罗什福尔颁发勋章的建议”。1942年9月4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海军中将弗雷德里克·J·霍恩 (Frederick J. Horne) 提议对他所谓的A名单上的官兵（包括罗什福尔、约翰·雷德曼、乔·温格和其他21人）给予认可为有功服务。他提议给予另外四十一个人较少的奖励。

由海军少将托马斯·C·哈特 (Thomas C. Hart) 领导的颁奖委员会接受了霍恩的建议，规定表彰应以功绩军团的形式颁发，并在“情况允许”时颁发，大概是在战后。没有人谈论过授予任何人杰出服务奖章，尤其是罗什福尔。当莱顿回到珍珠港，在罗什福尔的DSM上敦促尼米兹时，这位太平洋舰队指挥官爆发了，提醒莱顿他有一场战争要打。这个时刻从未

到来，即使在战争结束时也没有到来。要么尼米兹太忙于其他追求，要么他干脆忘记了这件事。罗什福尔似乎已经从裂缝中溜走了，至少就那枚奖牌而言是这样。其他共产主义人士的表现则更好。1945 年秋天，新的奖项委员会成立。它利用了哈特海军上将 1942 年董事会所做的一些工作，但并没有受到其偏好的束缚。

很快，新董事会向金海军上将提交了一份修改后的候选人名单，以供认可。在进行了自己的评估后，金于 1945 年 10 月向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提出了他认为应该获得勋章的无线电情报界军官和士兵的名单。⁶最终获得的 79 枚奖章中，有 6 枚是杰出服务奖章。根据 King 确定的功绩排名，获奖者是约瑟夫·温格上尉 (OP-20-G)，占据第一名，其次是雷德菲尔德“罗西”·梅森上尉 (OP-20-GZ)、霍华德·T 上尉 Engstrom (OP-20-G)、Wilfred J. “Jasper” Holmes 上尉（因其在 ICPOA 的工作而受到认可）、指挥官 Jefferson R. Dennis (OP-20-G) 和 Thomas H. Dyer 上尉（海波）。⁷

罗什福尔的名字并不在这份名单上，但它确实出现在金推荐授予较小勋章——功勋军团勋章——的二十七名军官的名字中，这是一项重要的奖项，但在威望上占据了比 DSM 低一级的地位。根据金的排名，罗什福尔再次排名第五。⁸罗什福尔对自己在金的功绩世界中的地位不屑一顾，他对很多事情感到高兴。他很高兴 DSM 的荣誉授予了他的好朋友 Holmes 和他才华横溢的同事 Dyer。他很高兴核心团队的另外五名成员被选为功勋军团成员：海波的王牌翻译约瑟夫·芬尼根上尉和阿尔瓦·“红”·拉斯韦尔上校；该部门首席交通分析师约翰·威廉姆斯上尉；以及密码分析员办公桌上的戴尔的两名战友，韦斯利·“哈姆”·赖特上尉和小杰克·霍尔特威克上尉。⁹在回顾奖牌获得者时，罗什福尔会注意到一件事。他可能会指出，金海军上将在批准六名联合司令部军官授予杰出服役奖章时，忽略了他在 1942 年使用的排除他获得 DSM 的标准：任何曾在联合司令部服役的人都不应被单独挑选来获得勋章。而且，没有人在战斗行动中完成过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单独的表演者、军官独自完成工作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和罗什福尔一样，他们是团队领导者，是共享资源并从所有人的贡献中受益的社区成员。但一些团队领导者比其他人更有效。罗什福尔的拥护者认为，在这一点上，海波的负责官员被海军的奖励委员会以及最终被金欺骗了。

罗什福尔在奖牌问题上很矛盾，但他关心 DSM，并怨恨金杀死了他的奖牌。在金和威尔森用鱼雷击毁那枚奖牌二十五年后，罗什福尔几乎还记得这一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他回忆起尼米兹和巴格利向 DSM 推荐他，以及他们在华盛顿的提案的进展情况（他们的备忘录副本出现在他的个人文件中）。至于功绩军团勋章，罗什福尔记得尼米兹和巴格利认为应该授予“一些下属，但作为负责军官，我应该获得杰出服务奖章”。他补充说，“这一决定在 COMINCH 总部被否决了。”¹⁰

结果，他并没有被列入获得 DSM 的杰出联合军官之列，而是最终与 27 名被授予功绩勋章的非常有能力的军官并列。这不会让罗什福尔感到困扰，除了一件事：这枚奖章的获得者之一是一位他特别不尊重的海军军官，他的死对头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在一次行动中作为 OP-20-G 负责人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在此期间，他不仅以中途岛的身份抵制了 AF，而且还策划了罗什福尔退出海波的行动。

罗什福尔对那些运行 OP-20-G 的人保留了一种严厉的看法，正如他的整个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其中一个人，”他断言，“是一个名叫杰克·雷德曼的小伙子，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做拉迪亚德·吉卜林常说的事情——升职和加薪。”¹¹约翰·雷德曼是否是罗什福尔所描述的机会主义阴谋家，还有待其他人来评判。罗什福尔从未改变过对雷德曼和华盛顿其他他不喜欢的人的看法。他认为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表明他们是他一直声称的“荣耀追求者”。

约翰·雷德曼确实在海军中拥有了稳固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杰出的职业生涯。与罗什福尔不同的是，他指挥了一艘战舰——*马萨诸塞号战列舰*，这艘战舰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在九州地区感受到了它的存在。雷德曼后来担任西海边境副司令、海军通讯办公室主任（此前由他的兄弟担任）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讯电子主任。一路走来，他获得了许多奖牌。他从未获得过杰出服务奖章，但他确实三次获得了功勋军团勋章，第三次获得了战斗“V”增强。1957年，他以中将身份退役。

约瑟夫·雷德曼因其在 1943 年 4 月 3 日至 1945 年 8 月 31 日期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工作而获得了杰出服务奖章。在此期间，他成为海军在通信政策方面的主导声音，在许多委员会任职并代表美国参加国际通信会议。1946 年从海军退役后，他被任命为西联汇款公司副总裁，并担任该职位长达 20 年。

在罗什福尔的荣耀追求者名单中，乔·温格（Joe Wenger）加入了雷德曼队的行列，他无疑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個。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领导 OP-20-G 后，他后来致力于确保海军密码学工作的连续性。1949年，他成为武装部队安全局（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通信情报副主任。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成立后，他成为副局长。温格于1958年以海军少将的身份退役。

战争期间他曾是 OP-20-G 的大脑。他的备忘录呼吁在共产主义机构内部加强集权，这是 1942 年 2 月实施的 OP-20-G 重组的基础。随后的重组很快导致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被赶下台，担任 OP-20-G 主任，约翰·雷德曼（John Redman）成为他的继任者，乔·温格（Joe Wenger）成为雷德曼的副手。尽管温格对无线电情报的潜力很有远见，

但他也有自己的盲点。他强调流量分析胜过密码分析，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告诉汤米·戴尔 (Tommy Dyer)，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密码破译不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信息。¹²

他也无法摆脱海军生活中的官僚内讧和狭隘政治。由于温格对集权的信仰，他与约翰·雷德曼联手策划将罗什福尔驱逐出珍珠港。1942 年 10 月，雷德曼从珀尔秘密发出旨在破坏罗什福尔的情报，他是其中的接收者。罗什福尔有充分理由将温格视为 OP-20-G 的策划者之一，正是他在未来导致了他的职业生涯脱轨。

但如果罗什福尔对温格有不好的看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尽管他从未讨论过罗什福尔，但有证据表明温格认为他是一种威胁，是对海军联合司令部组织有效运作的公然威胁。1958 年退役两年后，温格在纸上写下了有史以来最接近的内容，作为 OP-20-G 赤裸裸地对抗罗什福尔的理由。温格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毫无疑问他指的是谁，他提供了他自己对中途岛战役的准备情况的描述：

夏威夷部队当时已经从珍珠港袭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成为太平洋总司令重要情报的主要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OP-20-G 最初建立控制权的努力遭到了珍珠港的强烈反对。那里的态度是“给我们我们需要的东西，别管我们；CINCPAC 正在指挥这场战争。你离我们太远了，无法控制。”然而，幸运的是，华盛顿采取了更广泛的观点。在那里，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冲突的全球性质，而且可以看到德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增加。

由此开始了一场强加 OP-20-G 权威的斗争。最终到了金上将必须亲自出面解决此事的地步。他的干预产生了基本的组织章程，将各种联合司令部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并使 OP-20-G 处于无懈可击的作战和技术控制地位，超越了所有海军指挥官的权力。可以顺便说一下，虽然这一行动完全违背了传统的指挥理念，起初遭到了强烈反对，但最终不仅被完全接受，而且在战争结束时被普遍认为是对战争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海军的成功。¹³

温格对 OP-20-G 优越的全球视野的看法中没有提到中途岛海战，当时这场海战是对远离战区的中央集权概念的谴责。温格没有暗示他甚至短暂地考虑过海波站的可能性，尽管它看起来固执和不守规矩，但它已经正确地控制了中途岛，而 OP-20-G 则对山本的目标进行了估计，范围从萨摩亚到美国西海岸还没有。

温格描绘的一幅失控的海波战机由一名顽固的、目光狭隘的军官指挥的画面也并非没有受到质疑。那些曾在现场并从第一手经验中了解 1942 年 5 月和 6 月关键事件的人们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提出的论点不仅是海波在确定中途岛的主导地位，而且是罗什福尔在形成这一评估中的决定性作用。

汤米·戴尔的证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戴尔是罗什福尔的长期同事，但他并不是罗什福尔的托儿。他并没有对他朋友的过错和缺点视而不见。他知道罗什福尔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倾向，就像戴尔在中途岛战役后不久对华盛顿说的那样，“给我们派更多人手，别打扰我们”。戴尔回忆道，罗什福尔“非常不懂得外交，而这正是他们真正憎恨的一件事”。

[14](#)

戴尔并不相信战后扎根的罗什福尔神话。他驳斥了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即他的前任老板是海军顶级密码分析师。“任何真正了解这一点的人都知道，他并不是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分析师，”戴尔说道。“即使在日本领域，他也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原创的密码分析。”尽管如此，“总而言之，考虑到战争努力和国家的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为罗什福尔让路，”戴尔说。[15](#)

戴尔认为，罗什福尔的闪光点在于情报分析：纵观全局，建立联系，填补空白，利用他的语言技能和对日本人的了解来预测帝国海军的行动，了解敌人。他可能会补充说，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以掌握事件的进展，并在受到挑战时，展示出使他的估计成立所需的性格和领导技能。

戴尔在 1982 年表示：“我心里没有任何困惑。罗什福尔几乎完全负责提供导致中途岛海战的情报。”戴尔生动地回忆道，OP-20-G“直到最后一刻”都坚持认为阿拉斯加是目标，任何朝中途岛方向的都是佯攻。“我可以对着一堆圣经发誓，尼加特最初说阿拉斯加是目标。”

[16](#)

面对华盛顿的巨大压力，罗什福尔没有让步。“这是我从未原谅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恨谁，但罗什福尔是对的，”戴尔在另一个场合说道。“我们赢得中途岛战役主要是靠他的勇气，然后尼米兹向他推荐了 DSM，这让华盛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红，所以他们最终在 42 年底将他放了出来。”[17](#) 戴尔去世前一年，总结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对罗什福尔事件进行了大量思考，”戴尔在 1984 年写道，“我不情愿地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罗什福尔犯下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于某些心胸狭隘、野心太大的人来说，没有比被证明是错误的更大的侮辱了。”[18](#)



Jasper Holmes 并没有让 DSM 问题就此罢休。即使在 1946 年以上尉身份从海军退役后，他仍然继续处理此案。霍姆斯回到夏威夷大学任教，1941 年 6 月，布洛赫上将将他招募

到夏威夷大学从事第十四海军区的情报工作。职位，包括工程学院院长。他从未忘记自己对自己的承诺：追求罗什福尔的 DSM。

1957 年 11 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家中拜访了尼米兹海军上将，并重新开始了十字军东征。尼米兹刚刚放弃了加州大学校长的职位，现在有一些空闲时间。应福尔摩斯的要求，他重新审视了罗什福尔事件。霍姆斯表示，他认为海波的前任负责人从未得到充分认可，随后他写信给尼米兹，阐述了为罗什福尔建立 DSM 的理由。他注意到金海军上将不同意最初建议的理由——许多人，在时间和地理上分布广泛，为中途岛的成功情报做出了贡献。

霍姆斯写道：“在不影响其他部队所做工作的价值的情况下，我相信中途岛情报的主要部分是由夏威夷部队开发的。”霍姆斯将这个部队的成功归功于罗什福尔的“领导素质”，特别是他所树立的不懈努力的榜样，这使该部队长时间保持在高状态，工作到完全筋疲力尽的程度。“在我能够观察他的这段时间里，我确信没有人做出了像罗什福尔那样伟大的贡献，”霍姆斯写道。“我认为，罗什福尔中校在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期间在通信情报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完全值得的，应该被授予杰出服务奖章。”¹⁹

这次尼米兹出手了。收到霍姆斯的信一个月后，1958 年 1 月 2 日，尼米兹给海军部长查尔斯·托马斯写了一封自己的信，一封两页的手写便条。他敦促将他的信和霍姆斯的信提交给海军颁奖委员会，以重新考虑罗什福尔之前的奖项，他补充说，“我认为该奖项应该是杰出服务奖章，而不是功绩军团勋章。”²⁰

海军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拒绝。在 1958 年 3 月 1 日的一封长达两页的信中，助理海军部长理查德·杰克逊向尼米兹介绍了授予委员会对罗什福尔奖章采取的行动的历史，并指出委员会于 1942 年 9 月 17 日决定授予他功绩勋章，并在 1946 年 2 月的诉讼重申了先前的判决。杰克逊告诉尼米兹，在这两次事件中，董事会成员都“从罗什福尔上尉的同代人和上级那里得到了建议”。杰克逊表示：“我相信，那些以前考虑过该奖项的人比现在海军部勋章和奖章委员会的成员更能正确、公平地评价罗什福尔上尉的成就。”时隔多年再约会。”

杰克逊继续说，要在这么长时间后推翻决定，案情应该如此清晰，“否则毫无疑问会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一个巨大的不公正的结果。”他总结道：“在我看来，这并不适用于罗什福尔上尉的案例。”为了让尼米兹对案件已经结案不再有任何疑问，杰克逊指出授予 DSM 的法定期限已经到期。²¹

贾斯珀·霍姆斯已经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显然是战争史上不断出现的失败原因之一。这次不行。二十三年后，此案出人意料地再次浮出水面。

1981 年，舞台上出现了一位新角色：退役海军少将唐纳德·“麦克”·肖尔斯 (Donald “Mac” Showers)，这位前少尉于 1942 年 2 月来到罗什福尔的地下室，现在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 (William Casey) 的特别助理。肖尔斯的海军和退役后职业生涯的整个轨迹将他带到了他一直想去的地方：一个他可以为乔·罗什福尔做点什么的地方。

阵雨为罗什福尔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新的智慧，将他在海军方面的成就与华盛顿方式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高层认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迅速晋升，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东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美国海军司令助理情报官；珍珠港第一舰队的舰队情报官（雷顿的旧职）；晋升为海军少将后，担任助理参谋长，负责计划和项目；其次是华盛顿国防情报局参谋长，仅举几例。

1971 年 12 月 31 日从海军退役三天后，肖尔斯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一系列分析和行政职务。到 1981 年，作为凯西的特别助理，他管理了一项鲜为人知的反情报计划，这项活动需要与驻扎在白宫和附近旧行政办公大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联络。

有一天，他在那栋大楼里会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兼朋友格斯·韦斯，他知道肖尔斯对罗什福尔的兴趣。由于里根总统最近授予了死后勋章，韦斯表示现在可能是恢复罗什福尔战役的好时机，可能是为了获得国防勋章。阵雨是他的老板威廉·凯西 (William Casey) 提出的想法。凯西喜欢这个想法，但告诉他这项荣誉应该是海军奖章，而不是民用奖章。“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杰出服务奖章将是适当的荣誉，”肖尔斯说。²²

他接续了他曾经的导师贾斯珀·霍姆斯 (Jasper Holmes) 留下的工作。福尔摩斯现在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但仍然希望罗什福尔有朝一日能因其在海波车站的功绩而获得更多认可。为此，他于 1979 年出版了《双刃秘密：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情报行动》，最近由海军学院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强调了罗什福尔的成就，并指出中途岛战争后针对他的权力斗争，但薄薄的一本书并没有吸引到广泛的全国读者。

淋浴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一直致力于这个项目，一开始是作为副业，1982 年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后，几乎成为全职工作。他开始研究向海军部长提交该勋章的理由。他还与两位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 (John Costello) 和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罗杰·皮诺 (Roger Pineau)（已退役）联手，他们当时正在与埃德温·T·雷顿 (Edwin T. Layton) 合作编写他的二战回忆录。超过 30 万份已解码的日本军事和外交文件的解密对三名研究人员的工作有所帮助。这些记录详细记录了美国海军对帝国海军战时通信的秘密无线电监视。这些文件对于与雷顿合作的研究人员来说非常宝贵，因为他自己的目标之一也是强调罗什福尔在珍珠港的事迹。

1983 年夏天，肖尔斯向海军部提交了建议为罗什福尔建立 DSM 的档案。前景看起来不错。海军安全集团司令部（OP-20-G 的后继组织）和海军授勋委员会都批准了该奖章。随后，肖尔斯的方案被送交海军部长约翰·雷曼 (John F. Lehman) 进行最终批准。什么都没发生。几个月过去了；两年过去了。阵雨什么也没听到。

1985 年 9 月 26 日，在安纳波利斯举行的海军历史研讨会上，阵雨出现在只有站着的观众面前。它的主题是“中途岛的海军情报”，改编自雷顿即将出版的书《*我在那儿*》，由科斯特洛和皮诺在雷顿死后完成。皮诺也参加了研讨会，他报告了雷顿书中记载的罗什福尔在中途岛的表现。

然后轮到肖尔斯发言了。他告诉观众，遗憾的是，他的努力似乎失败了。他担心海军部长雷曼可能会拒绝该提议。在皮诺和淋浴演讲的推动下，台下的一些学者和高级官员站起来发言，认为罗什福尔问题不能就此搁置。他们的请求给当时在场的雷曼员工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²³

这位官员阿瑟·戴维森·贝克三世 (Arthur Davidson Baker III) 表示，国务卿并不了解皮诺或肖尔斯所说的任何事实。他承诺将返回雷曼兄弟的办公室调查此事。两周后，贝克给淋浴打电话，带来了两条消息。首先，他代表罗什福尔的档案被发现了；雷曼从未见过它。当它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接受审查时，它已经偏离了方向，并且从未到达雷曼兄弟。其次，雷曼刚刚签署了授予罗什福尔杰出服务奖章的授权书。淋浴的努力取得了成果。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前老板贾斯珀·霍姆斯 (Jasper Holmes)，贾斯珀·霍姆斯现在病危，住在檀香山的一家疗养院。福尔摩斯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淋浴想要告诉他的是什么。然后他明白了。他说：“这是一个兑现的承诺。”²⁴两个月后，霍姆斯于 1986 年 1 月 1 日去世。

没过多久，消息就传出来了。1985 年 11 月 17 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称，海军在四十四年后发生了逆转，现在计划向约瑟夫·罗什福尔追授一枚杰出服务奖章。海军部发言人表示，这一决定“完全基于案件的是非曲直”。²⁵但罗什福尔的崇拜者将这一转变归因于莱顿书中披露的新细节，当然还有肖尔斯的档案。

罗什福尔的对手——主要是约瑟夫·雷德曼、约翰·雷德曼和乔·温格——对他的复辟有何看法永远不得而知。早在海军部态度大转变之前，三人就去世了。约瑟夫·雷德曼 (Joseph Redman) 于 1968 年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次宴会上被食物噎死。²⁶两年后，即 1970 年，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自然去世，同年温格去世。



带头努力为罗什福尔颁发杰出服务奖章是一回事。将奖牌以正确的方式交到正确的人手中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淋浴发现自己也参与了这件事。海军部只想将其邮寄给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罗什福尔的儿子和女儿，然后就这样了。肖沃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写信给布什副总统，建议他亲自将其呈现给这些家庭。布什以日程安排问题为由拒绝了。

此事仍未解决。有一天，肖沃斯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肯尼斯·德·格拉芬里德 (Kenneth de Graffenried) 的电话。他是按照淋浴的朋友、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的命令行事的，后者是按照里根总统的要求行事的。总统对情报界的士气感到担忧。最近，这件事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部分原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与伊朗的一项武器交易，以换取释放人质。里根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坏名声”。难道就没有什么好消息吗？难道不能对情报界说一些乐观的话吗？Showers 有什么想法吗？

“是的，我有一个想法，”肖尔斯告诉德·格拉芬里德，后者看上去很顺从。淋浴给他的朋友波因德克斯特打电话。“这太完美了，”波因德克斯特告诉淋浴。于是就决定了。白宫定于 1986 年 5 月 30 日举行仪式，届时里根将向罗什福尔的家人颁发杰出服务奖章，周围是他的政府和军队的高级成员。（事实证明，布什的日程安排允许。）

在白宫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淋浴组织了这次活动。他们安排了罗什福尔的儿子小约瑟夫·罗什福尔上校，美国陆军（退役）；他的妻子埃莉诺·梅；罗什福尔的女儿珍妮特·罗什福尔·埃尔丁；她和她的三个儿子（她的丈夫查尔斯未能出席）将被带到华盛顿作为里根的客人参加仪式。罗什福尔家族成员以及二十多位政要及其配偶鱼贯进入罗斯福厅聆听总统的讲话。

里根在向罗什福尔致敬时说，“我们还庆祝我们国家情报界成千上万的其他男女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匿名为我们的国家服务，不期望得到任何认可或奖励。”里根兑现了尊重情报界的承诺。在代表罗什福尔发表讲话后，他向每位家庭成员致意，向女儿和儿子展示了他们父亲的 DSM 的双胞胎版本，并与政要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就离开了。仪式持续了大约十分钟。

如果说这次活动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罗什福尔以前的同事很少有人能够出席。除了 Showers 之外，出席的还有退役船长 Gilven Slonim 和 Willis Thomas，后者曾于 1942 年

在海波的地下室服役。加上曾在罗什福尔的 PSIS 工作人员中任职的皮诺。他在海波站的大量同事和朋友已经离开现场。汤米·戴尔 (Tommy Dyer) 于 1985 年 1 月在马里兰州银泉市去世。他在神秘办公桌上的搭档汉姆·赖特 (Ham Wright) 也搬到了银泉，并于 1986 年 1 月 1 日在那里去世，同一天贾斯珀·霍姆斯 (Jasper Holmes) 在檀香山去世。罗什福尔核心



团队的其他成员已经去世或很快就会去世。

更多荣誉等待着乔·罗什福尔。1986年早些时候，他因对中途岛战役的贡献而获得总统自由勋章。2000 年，他获得了在他的各个团队中许多人可能认为是终极奖项的奖项：他入选国家安全局荣誉堂，该荣誉堂成立于 1999 年，旨在向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先驱者表示特别敬意，他们发明了并塑造了美国密码学。

在获得这一荣誉时，罗什福尔与威廉·F·弗里德曼、弗兰克·B·罗利特、亚伯拉罕·辛科夫和所罗门·库尔贝克等密码分析专家一起，作为陆军信号情报团队的一部分，于 1940 年破译了日本的主要外交密码；Herbert O. Yardley，20 年代美国第一个和平时期密码分析组织的负责人；劳伦斯·F·萨福德上尉被认为是“美国海军密码学之父”；艾格尼丝·迈耶·德里斯科尔 (Agnes Meyer Driscoll) 是最早的密码破译者之一，作为一名民用海军密码分析员，破解了许多日本系统。²⁷

一些人仍然质疑罗什福尔是否真的值得加入这样一个庄严的公司。他们想知道这种迟来的承认是否走得太远，并模糊成一种对过去错误的过度补偿。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高级历史学家罗伯特·汉约克 (Robert Hanyok) 认为，将罗什福尔列入美国密码学“巨头”行列的理由很薄弱。

“罗什福尔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情报分析师，”汉约克说。“但如果你寻找长期影响，即密码分析技术、分析哲学、组织留下的痕迹，那就没有任何痕迹了。”他将罗什福尔与萨福德等人进行了对比，萨福德尽管遇到了种种麻烦，但仍帮助建立了最初的 OP-20-G 组织，甚至还有乔·温格。“对于温格的所有拜占庭式做法，他都非常重要，因为他帮助建立了战后密码学组织。”在汉约克看来，罗什福尔属于这样一种人：表现出色，做了很棒的事情，但除了关于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的轶事之外，什么也没留下。当然还有中途岛。“他只在

那个时期真正发光，“韩约克承认。”但在剩下的时间里，什么也没有留下。你看不到他在战后甚至战时组织中留下的印记。”²⁸

事实并非如此，肖沃斯上将反驳道。罗什福尔对美国情报发展的影响超越了中途岛海战。在 Showers 看来，Rochefort 帮助改变了 1941-42 年的情报实践。他通过为珍珠港解密部门赋予更大的自主权来做到这一点。在他的老朋友 OP-20-G 负责人萨福德的批准下，罗什福尔减少了将海波无线电情报与最需要它的人（现场的美国舰队指挥官）分开的官僚机构。

与 Hypo 的前任一样，Rochefort 接受了 Safford 和 OP-20-G 的总体指导。但与前任政权不同的是，他直接向美国舰队总司令报告了海波的 RI 调查结果，先是金梅尔，然后是尼米兹，这种关系是由他的朋友舰队情报官雷顿促成的，他与舰队指挥官有着坚定不移的联系。因此，肖沃斯认为，罗什福尔朝着塑造后来被称为“可行动情报”的概念迈出了一大步——情报是在地方一级发展起来的，在本例中是一个名为“海波站”的岸基单位，旨在告知总司令今天发生了什么敌人明天要做的事。当然，这是罗什福尔的口头禅，在他领导海波的十六个月期间不断重复。

至于适度的遗产，淋浴拒绝了韩约克的观点。他指出，1942年罗什福尔被撤出珍珠港时，他的情报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由于他被驱逐的情况以及他与各种高层官员的冲突，他没有机会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肖尔斯表示，海军梯或将在其未来的情报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29](#)

乔·罗什福尔被逐出珍珠港并被剥夺了尼米兹上将希望他获得的勋章几十年后，乔·罗什福尔仍然备受争议。他在海军情报史上的重要性无疑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受到争论。无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声誉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途岛战役前的关键日子里的贡献。

鉴于中途岛在美国海军历史上的至关重要性，让里根总统对罗什福尔做出最后决定是合适的。“如果有一场涉及数万人的战斗，其中的胜利归功于一个人，”里根在罗斯福厅的讲话中说，“这一场应该归功于约瑟夫·J·罗什福尔。”

附录1

罗什福尔的帝斯曼奖状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WASHINGTO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pride in presenting 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posthumously to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NITED STATES NAVY	
for service as set forth in the following	
CITATION:	
For exceptionally meritorious serv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duty of great responsibility while serving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Pacific Fleet as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Combat Intelligence Unit (Station HYPO) from March 1942 through June 1942.	
By virtue of his superb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tute guidance, and personal dedication, Captain (then Commander) Rochefort provided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inspiring leadership to discover, analyze, and provide to the Fleet Commander-in-Chief astoundingly timely and accurate intelligence on Japanese naval plans and intentions leading to the Battle of Midway in June 1942.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aptain Rochefort's Radio Intelligence Unit served as the singular basis for the Fleet Commander-in-Chief to plan his defenses, deploy his limited forces, and devise strategy to ensure U.S. Navy success in engaging the Japanese forces at Midway. His unrelenting efforts in this endeavor and the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he developed resulted in a Naval engagement with the Japanese fleet that is acknowledged 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Pacific War.	
Captain Rochefort's distinctive accomplishments, tenacious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and steadfast devotion to duty reflected great credit upon himself and were in keeping with the highest tra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Service.	
For the President,	
 Secretary of the Navy	

附录2

破坏JN-25(b)

JN -25(b)的求解难度有多大，可以通过日本密码员发送消息所采取的步骤来了解。

收到上级官员发来的一份急件后，办事员首先将信息分成两部分。他首先对后半部分进行了编码——这一技巧旨在避免刻板印象中固有的弱点（“尊敬的某某人”）。然后，他在调度中的预定位置放置了一个特殊的指示器或密钥，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阅读”——这是一条重要的指令，可以告诉传输接收端的密码员从哪里开始解密过程。¹

完成后，店员开始对消息进行编码。他首先翻到密码本，查找代表调度中每个纯文本值的五位数字。正如本书中所指出的，这可以代表单词、短语、音节、数字、船名、地名、区域指示符或其他内容。任务完成后，职员继续下一步：对消息进行加密。他翻到他的添加剂书，每页有100组随机的五位数（加起来超过50,000组）。这些添加剂的目的是逐个数字地伪装每个代码组。²

这种伪装是通过向每个五位代码组添加一个五位加法来完成的，这是通过“错误”算术完成的，也就是说，无法像真正的加法那样进行结转。因此，如果总数超过十，该金额将不会结转 to 下一个数字。为了避免两次使用相同的添加剂，店员被指示开始在只分配给他的一页和一行上使用添加剂，通常是在书的中间的某个地方。当所有添加剂都用完后，他被允许重新开始。³

然后传输由错误添加产生的五位数字组。在接收站，另一名密码员配备了一本相同的密码书，逆转了破译消息的过程，从假密码组中减去了添加剂，揭示了隐藏在下面的真实密码组。然后，他在 JN-25 (b) 密码本的精确副本中查找结果总和，以找到代码组代表的日语单词、短语或数字。⁴

以下示例说明了该过程。⁵

Plain text:	from	Kaga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19th	2130	
Code text:	21936	48222	01905	38832	87039	64527	11520	99708
	From	next	Kaga	stop	ETA	19th	2130	stop
		group						
		upper						
		case						
Additive key:	02923	41338	00989	15861	28959	90024	23693	18229
Code plus additive:	23859	89550	01884	43693	05988	54541	34113	07927

还有另一道皱纹。除了附加组之外，还在消息中的已知点插入另一个五位代码组，以告诉接收端的职员随机数是从附加书的哪些页中获取的。这就是所谓的指标或关键。指示器告诉收货员两件事：消息从哪里开始，以及在哪里寻找需要从页面上的数字中减去以显示实际代码的添加剂。

对于坐在地下室密码分析员办公桌前的汤米·戴尔或汉姆·赖特来说，第一个挑战很明确：找到指示组或密钥，告诉他们消息从哪里开始以及添加剂在哪里。找到钥匙并不容易。日本人设置了另一个障碍来迷惑戴尔和赖特等人——一个单独的随机数字列表来掩盖指标组。正如JN-25(b)单独包含了超过50,000个添加剂来伪装五位代码组一样，它还附带了999个关键添加剂——即用于伪装指示组的虚假五位组。编码员根据消息日期为指标组选择关键添加剂。指标代码组可能每周甚至每天更改。⁶

显然，海波的密码分析人员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解码落在他们办公桌上的拦截，不如说是进入JN-25(b)系统——这个过程如果成功，将引导他们找到隐藏在他们在飞机上看到的五位数字下面的实际代码组。页。正如Hypo的汤米·戴尔(Tommy Dyer)所说，“你不会破坏消息；你会破坏消息。”你破坏了系统。”⁷戴尔和赖特与其说是密码破译者，不如说是系统破译者。

尽管闯入JN-25(b)看起来令人畏惧，但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人员却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获得了援助：日本人自己。日本在加密信息时犯下的错误，为美国人提供了进入密码的立足点，否则他们将无法获得密码。编码员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忽略了在书的中间选择第一个加法数字的命令，一直工作到最后，然后才转向前面寻找其他加法。这样整本书就都被使用了。⁸

但职员们却沾沾自喜。职员们认为 JN-25(b) 无论如何都牢不可破，因此有时会放松警惕，走捷径；他们从附加书的开头开始，并没有深入研究它。因此，他们经常反复使用相同的添加剂，产生密码分析人员在 Hypo 的 IBM 机器的帮助下可以识别和利用的模式。事实证明，即使添加剂书有 50,000 个条目，10,000 个添加剂也足以读取解密消息的 60%。⁹

日本人的另一个失误是他们喜欢用刻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息（即使隐藏在信息中也能被辨别出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术语为密码分析者提供了理解代码组含义的婴儿床或线索。一个同样有用的弱点是 JN-25(b) 中的所有代码组都可以被 3 整除。代码的这一方面应该帮助消息接收者防止传输代码中出现乱码，从而证明组的有效性。但这种做法对于美国密码破译者来说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使他们能够确认他们已经获得了代码组的正确数值。¹⁰

附录3

中途岛的意义

历史学家将美国在中途岛的胜利比作过去扭转历史潮流的伟大海战。对某些人来说，中途岛战役的结果可与公元前五世纪的萨拉米斯海战相媲美，在这场海战中，希腊城邦的船只击退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战舰。中途岛让其他人想起特拉法加，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取得决定性海上胜利的场景；或日德兰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海战，此后德国海军再也没有挑战过英国海军。

中途岛海战与萨拉米斯海战、特拉法加海战和日德兰海战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事实上，这场战斗所产生的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了太平洋中部，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与轴心国对抗的几乎每个战区。

日本在中途岛的失败削弱了该国对其轴心国伙伴的重要性。军事历史学家卡尔·博伊德写道：“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的优先事项和战略必要性大大限制了与欧洲轴心国的任何明显的军事合作。”令德国非常失望的是，这几乎消除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¹

在太平洋地区，中途岛事件改变了美日战争的性质。正如山本所预测的那样，日本帝国海军在六个月内“失控”。他曾希望继续这样的努力——进入太平洋的新领域。他设想中途岛是通往南部和东部地区（例如夏威夷）的起点，也是防御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防御屏障将从北部的阿留申群岛穿过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一直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西方。

中途岛**木户舞台**的毁坏粉碎了山本的宏伟计划。美国的胜利不仅结束了日本在西太平洋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也阻止了帝国海军的前进。尽管如此，日本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到硫磺岛再到冲绳岛，疯狂而绝望的战斗在各地迫在眉睫，但在每场战斗中，进攻的都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日本扩张的时代结束了。²

由于中途岛，许多原本必须进行的战斗没有发生。如果由于命运的某种转折，**木户舞台**在中途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结果将使帝国海军的航母舰队完好无损，而美国则只剩下**萨拉托加号**（最近修复，从西海岸驶来）和**黄蜂号**（一艘航母）。很快就会从大西洋抵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南云将掌握太平洋的主动权。

随着中途岛落入日本手中，南云将在 6 月 16 日至 20 日之间的某个时间将他的航空母舰带到特鲁克，为山本总体计划中的下一阶段征服做准备。³木户舞台将从这座岛屿堡垒出发，进入西南太平洋，首先完成莫尔兹比港未竟的事业，然后征服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所有这些都定于 7 月被占领。⁴

如果澳大利亚被孤立，木户舞台就会转向东方，几乎肯定会在八月占领约翰斯顿岛。⁵占领珍珠港后，日本的远程川西快艇就可以轻松攻击珍珠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第五舰队将向东沿阿留申群岛向荷兰港进发。夏威夷将陷入两股势力之间的夹缝：北部的第五舰队和西部和西南部的木户舞台。

考虑到其中涉及的复杂后勤工作，夏威夷可能超出了帝国海军的到达范围。山本可不这么认为。军事历史学家小西奥多·F·库克 (Theodore F. Cook Jr.) 评论道：“这样的行动不仅是在考虑中进行的，而且在中途岛行动启动时就处于高级规划阶段。”“至少对山本来说，‘东方行动’是他对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袭击的合理后续行动，袭击了太平洋上最重要的不动产。”⁶

即使夏威夷脱离了山本的控制，至少可以说，阿拉斯加人和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也会感到焦虑。珍珠港事件后短暂席卷西海岸部分地区的恐慌将以更大的力量卷土重来，导致华盛顿的立法者重新考虑如何击败轴心国的优先事项。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 (James Schlesinger) 在 2003 年中途岛之夜晚宴上宣称，“罗斯福很可能不会坚持欧洲优先的政策”。“公众舆论不会允许这样做。”⁷

如果施莱辛格的判断是正确的，结果将是政策和规划发生巨大且可能是灾难性的转变。用于对抗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源将被转移到太平洋战区。英国可能没有收到使其能够在阿拉曼赢得里程碑式胜利的谢尔曼坦克。盟军在北非的登陆——最终导致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被摧毁的行动——不可能在秋季如期发生。盟军的整个战争时间表将被推迟：入侵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以及最终诺曼底登陆。德国将有更多时间加强防御并在西线进行深入挖掘。

另一个连锁反应将涉及苏联。由于帝国海军现在控制了太平洋，而美国的资源又瞄准了其他地方，苏联的补给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在施莱辛格的严峻形势下，苏联可能无法生存。或者，如果它确实在西方较少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它就会向西移动，很可能占领整个德国。战后的欧洲将会是一个不同的地方。

美国在中途岛的胜利避免了一切。“这不仅仅是太平洋战争中局势的扭转，”施莱辛格声称。“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途岛代表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之一。”施莱辛格的论点——只能被称为最坏的情况——可能夸大了美国在中途岛失败的后果。很难想象，像罗斯福、

马歇尔和金这样坚定而现实的战争领导人会让盟军的战争努力偏离他们认为的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强大且不败的德国军事机器。

即便如此，美国在中途岛的挫败肯定会削弱美国的整体战争努力。夏威夷将承受巨大的压力。美国的太平洋政策几乎完全以夺回中途岛为目标。这一进展可能要等到 1943 年新建造的埃塞克斯级航母到来之后才能实现。美国在太平洋的其他战争目标将被推迟。

如果失去了三艘主要舰队航母，美国就不会在 1942 年 8 月入侵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一变化将使日本有更多时间来增加其在西南太平洋的领地并加强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尼米兹于 1943 年底开始的跳岛计划——一项将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从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经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带到日本家门口的战略——本来会被推迟数月。麦克阿瑟将军穿过新几内亚进入菲律宾也是如此。

凭借其巨大的工业能力，美国本来可以在对日战争中获胜，但需要更长的时间。太平洋战争将持续数月，甚至可能长达一年，并造成数千人丧生。

美国在中途岛的压倒性胜利避免了长期战争的灾难。由于这一里程碑事件，美国可以保持其主要战争政策走上正轨。正如尼米兹海军上将所说，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使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战役。^{[8](#)}

附录4

木户舞台与无线电静默

分左右（夏威夷时间），第一航空舰队的33艘舰艇在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的指挥下，从一冠湾驶入冰冷的海域。北太平洋。

按照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在联合舰队第一号秘密行动命令中的命令，打击部队在绝对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进行。已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保持沉默。11月23日，在南云号旗舰赤城号上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少校小野健二郎阐明了舰艇应遵守的规则：无线电传输钥匙必须密封，保险丝必须拆除。船只可以接收消息但不发送任何消息。白天通过旗帜进行通讯，晚上通过窄光束信号灯进行通讯。¹

极端紧急情况下向东京发送无线电。但情况一定很严重，涉及一场事故，可能会危及木户舞台的使命并要求其返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该消息也必须伪装成来自商船。不允许有其他例外。即使从总部收到的消息不确定，木户舞台上的船只也被禁止传送确认信息。²

山本的其余战舰，例如那些进入南海的南方远征军的战舰，也观察到了无线电静默，但它们的行动命令稍微宽松一些。南方军舰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无线电，但是，与对木户舞台施加的限制不同，这并不一定是极端紧急情况。³

在东京，海军总参谋部采用了非常手段来确保通过无线电发送到木户舞台的信息不会误入歧途。所有的通讯都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号码。苍龙号上的通讯官石黑进中校表示，为了确保赤城号旗舰能够接收到他们，反复广播了特定的消息，从而使赤城号无需回复。⁴

不论白天黑夜，每个奇数小时都会向打击部队传达信息。例如，第13号消息是在1941年12月1日上午9:00发送的。根据石黑浩的说法，它会在一天中的每个奇数小时再次发送，除非有新的信息使得没有必要发送。总参谋部向木户舞台传递信息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东京广播电台的定期广播。在某些针对居住在海外的日本国民的广播节目结束时，有时会出现针对打击部队的额外声明，尽管伪装得很好。⁵

东京的一些信息尤其重要。部队一离开千岛群岛，就收到警报，称可能会遇到从旧金山向西行进的两艘俄罗斯补给船“乌兹别克斯坦”号和“阿塞拜疆”号。但两艘船都没有发送无线电信号，这助长了阴谋论，认为苏联提前知道了日本的计划，甚至可能向罗斯福总统通

风报信。最近对这两艘苏联舰艇所经过的海上航线的研究发现，这两艘舰艇都不在南云特遣部队的可视范围内，因此不需要任何信号发送。⁶

在“木户舞台”前往夏威夷水域的十二天旅程中，东京每天通过广播报告它向东移动时将面临的天气情况。预测总是针对北太平洋的情况，如果可以读取这些信息，就可以识别出来。但所有内容都被加密在难以读取的 JN-25(b) 中，隐藏在向太平洋彼岸的日本船只传播的传输中，没有一个被视为明确针对北太平洋。⁷

木户舞台上最具标志性的信息。“这是绝密……攀登新高 1208 号峰，重复 1208 号峰。”该消息于 1945 年解密并翻译，被 OP-20-G 理解为：“12 月 8 日袭击”（东京时间）。⁸这条信息指的是日本帝国最高峰——福尔摩沙的一座山，即使美国海军密码破译者在 1941 年能够读懂它，也毫无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木户舞台横渡北太平洋时，帝国海军使用了各种伎俩来掩盖攻击部队的行踪。在一次欺骗尝试中，它为一艘驶向菲律宾的军舰指派了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其拳头（触感）与经常指派给赤城号的无线电操作员的拳头（触感）大致相同。⁹

据推测，美国海军窃听者在接收到该运营商发送的流量时，会假设赤城号正在向南行驶，而不是向东驶向夏威夷。与此同时，该航母的常规无线电员即使愿意也无法使用赤城号的无线电，因为在前往夏威夷的整个航行过程中，发射机室一直处于锁定状态。¹⁰

与此同时，已经在九州建立的五个发送站，用于模拟航母、飞机和其他船只之间的无线电通信，继续鼓吹虚假信息，从而造成日本海军航母仍在进行演习的印象，或者日本人希望如此。内海。到 11 月底，横须贺和佐世保的陆基车站已加入九州的行列，参与虚假交通活动。

Hypo、Station H 和 Cast 的流量分析师是否被这些虚假通信所欺骗？这个问题无法肯定地回答。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海军无线电员在 1941 年 11 月 25 日（即攻击部队离开一冠湾的当天）收集到的通讯中没有记录到任何异常情况。据报道，交通量正常。当天，Heeia 的 H 站确实犯了一个错误，报道称：“雾岛号据信位于横须贺。”¹¹事实上，那天早上，那艘战舰刚刚离开一冠湾前往夏威夷，正在向北数百英里处。

两天后，罗什福尔的交通分析师在海波的每日情报摘要中犯了一个错误，该摘要涵盖了 11 月 27 日（夏威夷时间）的 IJN 无线电流量。他们断然表示：“航母仍然位于本土水域。”¹²Kimmel 于 11 月 28 日上午草签了摘要。攻击部队三天前就离开了千岛群岛。

笔记

简介：乔·罗什福之谜

[1](#)对 Joe Rochefort 的采访，由 Walter Lord 主持，1966 年 4 月 14 日，Lord Papers、作战档案、海军历史和遗产司令部 (NHHC)、华盛顿海军造船厂。作者感谢 2005 年海军历史中心主任、美国海军少将保罗·托宾 (Paul Tobin) 和行动档案部门负责人凯瑟琳·M·劳埃德 (Kathleen M. Lloyd) 从《勋爵论文》中检索了对罗什福尔的采访，现发表于存储在 NHHC。

[2](#)沃尔特·洛德 (Walter Lord)，《难以置信的胜利》(Harper 和 Row, 1967 年)，第 14 页。17. 洛德在罗什福尔的名字上加上“初级”的标签是错误的。

[3](#)美国海军少将埃德温·T·雷顿（退役）、约翰·科斯特洛和美国海军上尉罗杰·皮诺（退役），《我在那儿》（威廉·莫罗，1985 年），第 367–69、449–56 页。

[4](#)罗纳德·勒温 (Ronald Lewin)，《美国魔法》（企鹅出版社，1983 年），第 14 页。138. Wilfred J. Holmes，《双刃剑》（海军学院出版社，1979 年），第 14 页。167.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破碎的封印》（亚瑟·巴克，1967 年），第 14 页。164. 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Rawson, Wade, 1981 年），第 14 页。247. Alan Schom，《雄鹰与旭日》（WW Norton, 2004 年），第 14 页。122.

[5](#) Lewin，《美国魔术》，第 14 页。138. 小克莱·布莱尔，《沉默的胜利》（JB Lippincott, 1975 年），卷。1，p。237.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3. Steve Horn，《第二次偷袭珍珠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11 页。121.

[6](#)军官健康报告，约瑟夫·约翰·罗什福尔，1929 年 3 月 31 日，由中校签署。OL Downes, 指挥官，USS *Macdonough*，Rochefort 服役记录，军事人事记录 (MPR)，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此后的健身报告。

[7](#)美国海军上尉 Joseph J. Rochefort（退役），由 Cdr. 进行的口述历史。Etta-Belle Kitchen，美国海军（退役），1969 年 8 月 14 日，美国海军研究所，第 294-95 页。罗什福尔

的口述历史于 1982 年被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 NSA）解密并发布给美国海军学院（以下简称 USNI）。

[8](#)美国海军少将 Donald M. “Mac” Showers（退役），引自 Ronald W. Russell, *No Right to Win* (iUniverse, 2006 年)，第 14 页。38. Russell 是基于互联网的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的主持人，Showers 的引述最初出现在该会议上。

[9](#) David Kennedy, “海上胜利”，《大西洋月刊》，1999 年 3 月，引用自 Hervie Haufler, 《密码破译者的胜利》（新美国图书馆，2003 年），第 17 页。152.

[10](#)勒温，《美国魔术》。

[11](#)哈里·埃尔默·巴恩斯 (Harry Elmer Barnes) 写给珀西·格里夫斯 (Percy Greaves) 的信，1962 年 5 月 11 日，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Hiles Papers，编号 1448，第 29 栏，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以下简称巴恩斯-罗什福尔采访）。

[12](#)作者感谢 Rochefort 的女儿、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海滩的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 提供了她父亲的论文（以下简称 Rochefort 论文）。

第一章：乘电车前往圣佩德罗

[1](#)安大略省伦敦的教会记录显示弗朗西斯·罗什福尔的父母的名字是爱尔兰都柏林的帕特里克·罗什福德 [原文如此] 和伊丽莎白·卡万。都柏林麦克德莫特研究中心的约翰·麦克德莫特证实了罗什福尔父亲的职业是当铺。

[2](#)弗兰克·罗什福尔 (Frank Rochefort) 离开爱尔兰的日期记录在他 1892 年 11 月 4 日向俄亥俄州遗嘱认证法院提交的美国入籍文件中。罗什福尔的文件副本由俄亥俄州历史学会提供。

[3](#)作者感谢安大略省伦敦历史学家 Dan Brock 为记录 Frank Rochefort 和 Ellen Spearman 在伦敦的历史所做的工作。

[4](#)罗什福尔家族在代顿的居住和工作历史由可追溯到 1891 年并持续到 1912 年的城市名录建立，其中部分内容由俄亥俄州历史学会提供。

[5](#)俄亥俄州蒙哥马利县遗嘱认证法庭出生记录索引中没有显示 Joe Rochefort 的出生证明。俄亥俄州历史学会研究服务部的比尔·马克利表示，这表明他出生在家里。代顿的圣约瑟夫天主教堂证实他出生于 1900 年，约瑟夫·约翰·罗什福尔于 1900 年 5 月 27 日在那里受洗。他的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证明显示他的出生日期为 1900 年 5 月 12 日。

[6](#)对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 的采访，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比奇（作者档案）；以下是埃尔丁的采访。

[7](#)对于洛杉矶和罗什福尔一家搬入的社区的描述，作者感谢洛杉矶历史学家马克·沃纳梅克（电话采访，作者档案）。

[8](#)洛杉矶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城市名录记录了罗什福尔家族在洛杉矶的居住和工作历史。

[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

[10](#)埃尔丁访谈；洛杉矶联合学区记录部门。

[11](#)理工学院学生年鉴，1917 年，第 11 页。92（高中现位于太阳谷）。

[12](#)《*Poly Optimist*》，理工高中报纸，1918 年 3 月 19 日；1917 年 9 月 25 日；1917 年 10 月 23 日；1918 年 3 月 26 日。

[13](#)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

[14](#)James Hornfischer, 《*幽灵之船*》(Bantam Books, 2006 年)，第 14 页。22.

[15](#)乔的行为得到了两套罗什福尔服役记录的证实，一套是罗什福尔文件的一部分，另一套包含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国家人事记录中心军事人事记录中。在罗什福尔于 1918 年 4 月 20 日签署的美国海军预备役部队报名表上，他的出生日期为 1899 年 5 月 12 日。

[1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3.

[17](#)约翰·卢卡奇，《民主与民粹主义》（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7 页。81.

[18](#)理工学院学生年鉴，1919 年。

[19](#)第二次认可，1918 年 8 月 29 日，Cdr.盖伊·怀特洛克 (Guy Whitelock)，圣佩德罗海军预备役训练营指挥官，致华盛顿特区海军部航海局、MPR 国家人事记录中心。

[20](#)1918 年 9 月 16 日，旧金山第十二海军区，致 USNRF E. 3/c (Gen) Joseph J. Rochefort 的信，引用了 1918 年 9 月 11 日航海局的信件，该信不批准罗什福尔进行飞行训练的请求，MPR。

[21](#)罗什福尔服务记录，罗什福尔文件。

[22](#)罗什福尔可能认为他实际上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他说，战后他希望学校能够向退学参军的学生颁发文凭。在这一点上他错了。他没有获得文凭。

[23](#)在 1919 年 3 月 17 日为纽约海军辅助预备队填写的文件中，罗什福尔报告了他的出生日期为 1898 年 5 月 12 日。罗什福尔服役记录，MPR。

[24](#)信息公报，美国海军蒸汽工程学院，史蒂文斯理工学院档案馆，新泽西州霍博肯。

[25](#)船舶日志，USS *Koningin der Nederlanden*，1919 年 4 月，RG 24，卷。187，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华盛顿特区（NARAI）。

[26](#)健康报告，1919 年 5 月 5 日，由美国海军科宁金号指挥 WP Cronan 上尉签署。

[27](#)罗什福尔服务记录，MPR。

[28](#)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3.

[29](#)参见约翰·R·辛德勒 (John R. Schindler) 所著的《约瑟夫·J·罗什福尔奉献》(Joseph J. Rochefort Dedicate)，收录于《领导力体现》选集（海军学院出版社，2005 年）；Norman Polmar 和 Thomas B. Allen，《间谍书：间谍百科全书》（兰登书屋，1998 年）；和雷顿等人，*我就在那里*。

[30](#)2006 年 6 月 28 日，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助理馆长多丽丝·A·奥利弗 (Doris A. Oliver) 给作者发的电子邮件：“不幸的是，我们的记录中没有列出 1917 年至 1922 年约瑟夫·J·罗什福尔 (Joseph J. Rochefort) 的信息。”

[31](#)1919 年 6 月 25 日，第三海军区代理司令致 USNRF-3 少尉约瑟夫·J·罗什福尔 (Joseph J. Rochefort) 的信，罗什福尔文件。

[32](#) 罗什福尔旅行费用，1919 年 8 月 16 日，由加州圣佩德罗美国潜艇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查尔斯·布茨 (Charles Butz) 中尉签署，证明罗什福尔旅行了 3,111 英里，政府花费了每英里 8 美分，即 248.88 美元。罗什福尔论文。

[33](#) 洛杉矶城市名录，1920 年，洛杉矶公共图书馆。

[34](#) 《*The Tidings*》，洛杉矶，1971 年 4 月 2 日（Carondelet 的圣约瑟夫时事通讯）。

[35](#) 埃尔丁访谈。

[36](#) 1919 年 9 月 19 日，华盛顿特区海军部航海局致约瑟夫·小罗什福尔少尉的信；第一个背书，1919 年 10 月 7 日，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 *库亚马号航空母舰*，由他的上校签署。艾萨克·史密斯，《罗什福尔论文》。

第 2 章：野马

[1](#)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3.

[2](#) Stephen Puleo, 《由于敌人的行动》(里昂出版社, 2005 年), 第 6、64 页。

[3](#) 埃尔丁访谈。

[4](#) 健康报告, 1921 年 2 月 1 日至 1921 年 5 月 16 日, 由指挥库亚马号航空母舰的 USNRF-3 指挥官艾萨克·B·史密斯 (Isaac B. Smith) 签署。

[5](#) 备忘录, 1921 年 11 月 14 日, 航海局致 USS *Cardinal*, MPR 指挥官。

[6](#) 罗纳德·H·斯佩克特 (Ronald H. Spector), 《海上战争：二十世纪的水手和海战》(维京人, 2001 年), 第 14 页。137.

[7](#) Ronald Spector 对作者的采访, 2005 年 6 月 14 日, 乔治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特区

[8](#) 斯佩克特, 《海上战争》, 第 14 页。262.

[9](#) 如前所述, *Cuyama* 队长 Cdr. 艾萨克·史密斯称罗什福尔有资格在正规海军服役。罗什福尔的下一任上尉、*红衣主教号* 的指挥官哈罗德·G·比林斯中尉形容这位年轻军官“冷静、有力、活跃”, 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专业能力。

[10](#) 斯佩克特, 《海上战争》, 第 14 页。136.

[11](#)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53-54 页。另请参见 Peter Karsten, 《海军贵族》(自由出版社, 1972 年), 第 12-16 页。

[12](#) 罗什福尔, 同上。

[13](#) 备忘录, 第二次认可, 1921 年 11 月 16 日, 美国太平洋舰队旗舰康涅狄格州 HO 斯蒂克尼上尉致华盛顿特区航海局局长, 文件 45287; 第三次签署, 1921 年 11 月 18 日, 美国太平洋舰队 *新墨西哥州* WH Standley 上尉致航海局局长, 文件 21-4-Ro, MPR。

[14](#) 罗什福尔服务记录, 罗什福尔文件。

[15](#) 健身报告, 1922 年 8 月 14 日, 由 Cdr. 签署。约翰·H·布莱克本, *库亚马号* 航空母舰指挥官。

[16](#) 健身报告, 1924 年 4 月 22 日, 由 Cdr. 签署。CC 摩西, *库亚马号* 航空母舰指挥官。

[17](#) 1948 年 6 月 25 日, 美国海军退役上尉 Joseph J. Rochefort 致加州洛杉矶理工高中校长 JG Goodsell 的信; 作者于 2006 年 12 月 6 日提供的信函, 作者为洛杉矶联合学区学生记录主管 Phil Lopez。

[18](#)备忘录，1923 年 10 月 6 日，航海局 AT Long 少将致美国海军库亚马号航空母舰约瑟夫·J·罗什福尔中尉 (*Lt. (jg) Joseph J. Rochefort*)，罗什福尔文件。

[19](#)同上，1923 年 12 月 8 日。

[20](#)备忘录，1924 年 6 月 23 日，JJ Rochefort 中尉，USS *Cuyama*，致航海局，Rochefort 文件。

[21](#) [1924 年 9 月](#) 27 日，根据战列舰队总司令的命令，在加利福尼亚号航空母舰上召开的调查法庭诉讼程序记录，以调查库亚马号航空母舰被拖拽的情况。海军部于 1924 年 10 月 30 日收到，档案编号 26835-2672。RG 80，1922 号信箱，奈良井。

[22](#)同上。本节还借鉴了 USS *Cuyama*的航海日志，1924 年 9 月 27 日，RG 24，卷。8、奈良井。

[23](#)诉讼记录；库亚马号航空母舰航海日志，1924 年 9 月 27 日。

[24](#)机密备忘录，[1924 年 11 月 12 日](#)，美国南河湾号舰队基地部队指挥官乔治·R·马维尔少将致库亚马号航空母舰 JJ Rochefort 中尉，附于 1925 年 1 月 12 日的健身报告。

[25](#)健身报告，1924 年 11 月 17 日，由 Cdr. 签署。CC 摩西，库亚马号航空母舰指挥官。

[2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5.

[27](#)罗什福尔服务记录，罗什福尔文件。

[28](#)健身报告，[1925 年 12 月 14 日](#)，涵盖 1925 年 6 月 28 日至 1925 年 9 月 22 日，由 [利桑那号](#)舰艇指挥官 HP Perrill 上尉签署。

[29](#)罗什福尔服务记录，罗什福尔文件。

[3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7.

[31](#)罗什福尔服务记录，罗什福尔文件。

第 3 章：密码破译者的奥德赛

- [1](#) 在前往珍珠港的跑步机上：海军上将 JO Richardson 的回忆录，美国海军中将乔治·C·戴尔 (George C. Dyer) (退役) 讲述的，海军历史部，1973 年，第 14 页。66.
- [2](#) 海军人员从 1918 年的峰值 501,425 人急剧下降到 1925 年的 114,708 人。资料来源：统计摘要增刊，《从殖民时代到 1957 年的美国历史研究》(美国商务部)。
- [3](#) 该实体于 1925 年称为通讯办公室，到 1930 年已演变为通讯司；后来它被称为海军通讯办公室 (ONC)。为了保持一致性，本书通篇使用后一个标题。
- [4](#) 参见 Layton 等人，《我也在场》。当威尔森作为宾夕法尼亚号的船长得知他的一名下属韦斯利·“汉姆”·赖特中尉全神贯注于密码破译时，他因他“在这些事情上胡闹”而痛斥他。
- [5](#)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3、32 页。
- [6](#) 美国海军中将乔治·C·戴尔 (George C. Dyer) (退役)，小约翰·T·梅森 (John T. Mason Jr.) 进行的口述历史，1969 年 11 月 13 日，美国海军学院，第 232-33 页。
- [7](#) David Brinkley，《华盛顿开战》(Knopf, 1988)，第 53-54、61、74 页；欧内斯特·小金 (Ernest J. King) 和沃尔特·缪尔·怀特希尔 (Walter Muir Whitehill)，《金海军上将：海军记录》(WW Norton, 1952 年)，第 14 页。647.
- [8](#) 海军部，局、委员会和办公室目录，1925 年 8 月，存档于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 [9](#) LS Howeth，《美国海军通信电子史》(船舶局和海军历史办公室，1963 年)，第 261-63 页。
- [10](#) 参见美国海军劳伦斯·萨福德上尉，“美国通信情报简史”，SRH-149，第 3-5 页，NHHC。
- [11](#) 关于 Herbert O. Yardley 备受争议的职业生涯，请参阅 David Kahn，《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1、27、28-49 页；David Kahn，《密码破译者》(Scribner, 1967 年)，第 324 页，352-55；Steve Budiansky，《斗智斗勇》(Free Press, 2000 年)，第 25-27 页；萨福德，“通信情报简史”，第 14 页。3.
- [12](#) 卡恩，《绅士邮报》读者，第 72-80 页。
- [13](#) Safford，“通信情报简史”，第 14 页。5.
- [14](#)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31-36 页。
- [15](#) 对 LF Safford 上尉的采访，日期不详，由雷蒙德·施密特 (Raymond Schmidt) 主持，第 14 页。4、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 (NCVA)，科里站图书馆，彭萨科拉，佛罗里达州 (以下简称萨福德-施密特采访)。

[16](#)约翰·普拉多斯 (John Prados), 《联合舰队解码》(兰登书屋, 1995 年), 第 14 页。7.

[17](#)萨福德-施密特采访。

[18](#)信, 1985 年 6 月 23 日, 尤尼斯·威尔森·赖斯夫人致罗杰·皮诺, 引自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2-33 页。

[1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0-11 页。

[20](#)参见 Robert Hanyok, “仍然拼命寻找‘艾格尼丝小姐’”, *NCVA Cryptolog*, 1997 年秋季, 第 14 页。3.

[21](#)Safford, “通信情报简史”。另请参见 NCVA, 《美国通信情报史, 重点关注美国海军》(特别出版物, 2003 年秋季), 第 xi-xix 页。

[22](#)有关美国海军针对日本的战争计划的明确历史, 请参阅 Edward S. Miller, *War Plan Orange* (海军学院出版社, 1991 年)。有关 20 年代早期和中期海军战争规划的状况, 请参阅第 122-31 页。

[23](#)海军作战部长致航海局局长的备忘录, 1932 年 2 月 24 日, 主题: “发展密码分析专家储备”, 署名 WR Sexton, 代理, A-6-3(1)/P11-1, RG 38, Box 104, CNSG 图书馆, 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大学公园市, 马里兰州 (以下简称 NARAII)。

[24](#)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3-34 页。

[2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12.

同上, [第 26 页](#)。7.

[27](#)参见 Ronald Clark, 《打破紫色的人》(Little, Brown, 1977 年), 第 23-27 页。另见卡恩, 《绅士邮报》读者, 第 22-27 页; 和卡恩, 《密码破译者》, 第 371-86 页。

[28](#)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8.

[29](#)William F. Friedman, 《密码分析原理》(爱琴海公园出版社, 1976 年), 第 1-37 页。

[3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16.

[31](#)罗什福尔认识到, 主流海军军官经常将密码分析员视为“奇怪的人物”, 他认为这种描述有一定的道理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3 页)。

[32](#)健身报告, 1926 年 2 月 17 日, 由雷德利·麦克莱恩签署。

[33](#)David Alvarez, 《秘密信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14 页。23.

[34](#)Budiansky, 《斗智斗勇》, 第 14 页。4.

[3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6.

同上, [第 36 页](#)。14.

[37](#) Edwin T. Layton 磁带，第 14 页80，Pineau Papers，第 10 框，第 17 号文件夹，档案，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另请参阅 Layton 等人，《*And I Was There*》，第 14 页。58.

[38](#)雷顿胶带。

[3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9-30 页。

[40](#) Ellis Zacharias，《*秘密任务*》（GP Putnam，1946 年），第 14 页。83.

[41](#) Laurance Safford 致 CC Hiles，1964 年 8 月 22 日，Safford Collection，Box 2，编号 1357，美国遗产中心，怀俄明大学。

[42](#)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1.

[43](#)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在《*无线电情报史*》的“未宣战的战争”中讲述了 ONI 秘密基金的故事，1943 年 11 月 15 日，SRH-305，NHHHC 海军部图书馆。还收录于 NCVA，《*通信情报史*》，第 202-21 页。

[44](#)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1.

[45](#)萨福德，“不宣而战”；另请参见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3.

[46](#) OP-20-G 中的数字 20 似乎是任意的。海军部的历史显示，海军作战办公室下辖的部门不超过十六个。战争计划是 OP-12，情报 (ONI) 是 OP-16，舰船动向是 OP-38。参见美国海军少将 Julius Augustus Furer（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部管理*》（海军部，1959 年），第 115-17 页。有关 OP-20-G 重组的背景，请参阅美国海军（退役）Jack S. Holtwick Jr. 上尉，“海军安全小组的组织发展”，RG 38，框 83，文件夹 5400/13，CNSG 图书馆，NARAIL。另请参阅美国海军少将 Joe Wenger（退役），“海军密码组织的演变”，S RMN-084，RG 457，NARAIL。

[47](#)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58-59 页。

[48](#)罗什福尔对珀西·格里夫斯的采访，1964 年 1 月 7 日，民防办公室，雷东多海滩，加利福尼亚州，希尔斯收藏，编号 1448，框 29，美国遗产中心，怀俄明大学（以下简称格里夫斯-罗什福尔采访）。

[49](#) Jeffrey W. Dorwart，《*职责冲突*》（海军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14 页。31.

[50](#)撒迦利亚，《*秘密使命*》，第 84-90 页。

[51](#)这段代码的有用描述可以在 [Budiansky](#), *Battle of Wits*, p. 1 中找到。5.

[5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7.

[53](#)撒迦利亚，《*秘密使命*》，第 84-90 页。

[54](#)罗什福尔的健康状况描述取自他的病历（病史，年度咨询数据，1927 年 1 月 10 日，MPR；病史，COMSERVPAC 总部药房，1951 年 1 月 29 日），MPR。

[5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46-47 页。

[56](#)年度体检报告，华盛顿特区海军药房，1926 年 1 月 14 日；病史，健康记录病例数据，1926 年，MPR。

[57](#)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30-31 页。萨福德在他的《不宣而战》中同意这一评估，并指出“夫人”。德里斯科尔负责最初的解决方案。”

[58](#)萨福德，“不宣而战的战争”。

[5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37-40 页。

[60](#)萨福德，“不宣而战”；另见 Layton 等人，《*And I Was There*》，第 35-36 页。

[61](#)罗什福尔，“奥根船长备忘录”，1932 年 12 月 21 日，罗什福尔文件。

[62](#)萨福德-施密特访谈。

[63](#)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99.

[64](#)健身报告，1926 年 10 月 13 日，由 Ridley McLean 上尉签署。

[6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45-49 页。

[66](#)病史，COMSERVPAC 总部药房，1951 年 1 月 29 日，MPR。

[67](#)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32、45-49 页。

第 4 章：东京奇才舰队牛羚

[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56.

[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49.

[3](#)健身报告，1928 年 4 月 17 日，由 Cdr. 签署。阿瑟·S·卡彭德。

[4](#)给迈耶斯中尉的备忘录，1927 年 11 月 25 日。罗什福尔拼错了名字。毫无疑问，他将备忘录提交给了驱逐舰中队旗舰 *利奇菲尔德号* 上的无线电军官拉尔夫·O·迈尔斯中尉。罗什福尔的论文（罗什福尔论文）中没有出现迈尔斯的回复。

[5](#)罗什福尔的服役记录，罗什福尔文件。

[6](#)美国海军上尉 Thomas H. Dyer（退役），由 Paul Stillwell 进行的口述历史，1983 年 8 月 15 日，在马里兰州赛克斯维尔的 Dyer 家中，USNI，第 86-88 页。

[7](#)威利海军上将于 1929 年早些时候由普拉特海军上将接任，普拉特海军上将于 1930 年被任命为海军上将，该职位一直担任到 1933 年 4 月。斯塔克海军上将从 1939 年 8 月 1 日至 1942 年 3 月 26 日担任海军上将。金梅尔海军上将担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1941 年 2 月 1 日至 1941 年 12 月 17 日期间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28 年 4 月至 1930 年 1 月期间，唐斯中校指挥 *麦克多诺号*。

[8](#)罗什福尔备忘录，1929 年 2 月 23 日，“改进建议：海军通讯”，罗什福尔论文。

[9](#)同上。

[10](#)健身报告，1929 年 3 月 31 日，由中校签署。OL Downes、Rocheport 服务记录。

[11](#)同上，1928 年 10 月 8 日。

[12](#)航海局备忘录，1927 年 5 月 18 日，由 BuNAV 局长 RH Leigh 少将签署给 Joseph J. Rocheport 中尉，Rocheport 文件。

[13](#)职责变更令，航海局，1929 年 8 月 3 日，由 BuNAV 局长 RH Leigh 少将签署给 Joseph J. Rocheport 中尉，Rocheport 文件。

[14](#)航海局备忘录，1929 年 8 月 8 日，由 BuNAV 局长 RH Leigh 少将签署给 Joseph J. Rocheport 中尉，Rocheport 文件。

[1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57-60 页。

[16](#)健身报告，1928 年 4 月 12 日，由 Cdr. 签署。作为卡彭德。

[17](#)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7 页。60.

[18](#)卡恩，《*绅士邮报*》读者，第 97-103 页。

[19](#)同上。

[20](#)中尉的备忘录Walter McClaran 致海军通讯总监 SC Hooper, 1930 年 11 月 3 日, 海军安全小组历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 1 部分, 由 JS Holtwick Jr. 上尉编译, SRH-355, 第 11 页。70, NHHHC 海军部图书馆。SRH-355 也可从 NCVA 购买。

[21](#)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39. 雷顿写道, 会议是在八月举行的, 但他对日期的判断是错误的。罗什福尔的命令明确规定了 9 月 6 日的登机日期, 而且两人的日期显然必须相同。

[22](#)埃德温·T·雷顿 (Edwin T. Layton) 少将, 美国海军 (退役), 由 Cdr. 进行口述历史。Ett a-Belle Kitchen, 美国海军 (退役), 1970 年 5 月 30 日, 美国海军学院, 第 7-10 页。

[23](#) 幸运袋, 海军学院年鉴, 1924 年。

[24](#)对于这幅莱顿在关岛的肖像, 作者感谢美国海军少将唐纳德·“麦克”·肖尔斯 (退役), 以下简称肖尔斯访谈 (作者档案)。

[25](#) Thomas H. Dyer 上尉, 美国海军 (退役), RD Farley 和 HP Schorreck 进行的口述历史, 1982 年 1 月 29 日, NSA, NSA-OH-01-82, 马里兰州赛克斯维尔。

[26](#)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9-40 页。

[27](#)参见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61; 和雷顿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39.

[28](#)亚瑟·H·麦科勒姆 (Arthur H. McCollum) 少将, 美国海军 (退役), 口述历史, 1970 年 12 月 8 日, 美国海军学院, 第 1 页, 38-40。

[29](#)亚瑟·H·麦科勒姆上尉的证词, 调查珍珠港袭击事件的国会联合委员会听证会, 1946 年 2 月, 第 8 部分, 第 11 页。3404 (以下简称PHH)。

[30](#)美国海军少将埃德温·T·雷顿 (退役), 罗伯特·D·法利在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进行的口述历史, 1983 年 2 月 7-8 日, 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0-12 页。

[31](#)对埃德温·T·雷顿少将的采访, 由约翰·科斯特洛和罗杰·皮诺主持, 1983 年 5 月 11 日, 埃德温·T·雷顿论文, 框 30, 文件夹 1, 海军战争学院, 纽波特, 罗德岛州 (以下为雷顿-科斯特洛访谈, NWC))。

[3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62-63 页。

[33](#)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40.

[3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64-65 页。

[35](#)除了罗什福尔和雷顿之外，1929 年出席的小组还包括五名海军军官：爱德华·S·皮尔斯、托马斯·B·伯特利、肯尼思·D·林格尔、路易斯·D·利布诺和埃塞尔伯特·瓦茨。海军陆战队成员包括 FP Pyzick 和 JF Burke。

[36](#)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41. 另见 Kahn，《*绅士邮报*》读者，第 130-36 页。“这本书在日本引发了一场风暴，”卡恩写道。“图书销量猛增。按人均计算，日本第一年的总销量为 33,119 份，几乎是美国的四倍。”

[37](#)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36.

[38](#)卡恩，《*绅士邮报*》读者，第 14 页。131.

[39](#)参见 Layton 等人，《*And I Was There*》，第 41-42 页。

[4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66.

[41](#)备忘录，“美国海军 JJ Rochefort 中尉日语语言考试进展：最终考试”，IC Johnson 上尉，1932 年 10 月 11 日（美国大使馆，日本东京海军武官办公室），Rochefort 服役记录，MPR。

[4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80.

[43](#)同上，第 78-79 页。

[44](#) Dorwart，《*职责冲突*》，第 14 页。55.

[45](#)萨福德，“不宣而战”，第 205-7 页。

[46](#)同上，第 203-9 页。

[47](#)普拉特的“停电”命令直到 1933 年中期罗什福尔返回海上很久之后任命新任海军陆战官威廉·H·斯坦德利上将才被撤销。

[48](#)罗什福尔，“奥根船长备忘录”，1932 年 12 月 21 日，罗什福尔文件。

[4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81.

第5章：海军上将的心腹

[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81-86 页。

[2](#)健身报告，1933 年 7 月 11 日，由海军上将 William H. Standley 签署。

[3](#)里夫斯海军学院的同学称他为“公牛”，以形容他充满活力、敢于冒险的足球风格。参见 Thomas Wildenberg, 《胜利的所有因素》(Brassey's, 2003 年)，第 17 页。23.

[4](#)参见 Wildenberg 的 *All the Factors of Victory*, 了解比利山羊的起源 (第 104 页)；请参阅美国海军少将阿瑟·H·麦科勒姆 (退役) 的口述历史，了解“留胡子的老人”的起源 (第 191 页)。

[5](#)维尔登堡, 《胜利的所有因素》，第 120-24、226、248 页。

[6](#)健身报告，1933 年 10 月 24 日，由海军上将 JM Reeves 签署。

[7](#)“关于作战情报、舰队问题的注释，7 月 7 日至 10 日”，给战斗部队指挥官里夫斯的备忘录，1933 年 7 月 12 日，由中校签署。OL 沃尔福德，罗什福尔论文。

[8](#)同上。

[9](#)维尔登堡, 《胜利的所有因素》，第 235-36 页。《时代》杂志，1934 年 6 月 4 日，第 11 页。14；匹兹堡出版社，1934 年 6 月 16 日，第 17 页。2.

[10](#)维尔登堡, 《胜利的所有因素》，第 244-45 页。

[11](#)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第 11 页。49.

[12](#) 幸运袋，1906 年海军学院年鉴，NHHHC 海军部图书馆。

[13](#) Bernard Godwin, 《哨兵杂志》，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1944 年 2 月 13 日。

[14](#)麦科勒姆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486.

[15](#)维尔登堡, 《胜利的所有因素》，第 238-39 页；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86.

[1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83-86 页。

[17](#)麦科勒姆口述历史，USNI，第 191-93 页。

[18](#)参见 Paolo E. Coletta 主编,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国内* (格林伍德出版社，1985 年)，第 14 页。602.

[19](#)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第 19 页。49.

[20](#)维尔登堡, 《胜利的所有因素》，第 14 页。240.

[21](#) 罗什福尔, “海军上将备忘录: 奥兰治采取的行动方针”, 1934 年 8 月 17 日; 罗什福尔论文。

[22](#) 同上。

[23](#) 健身报告, 1934 年 10 月 18 日, 由 MPR 海军上将 JM Reeves 签署。

[24](#) 维尔登堡, 《胜利的所有因素》, 第 14 页。231.

[25](#) 格里夫斯-罗什福尔采访。

[26](#) 麦科勒姆口述历史, USNI, 第 166-77 页。

[27](#) 同上。

[28](#) Dorwart, 《职责冲突》, 第 14 页。66; 另见撒迦利亚, 《秘密使命》, 第 166-69 页。

[29](#) 罗什福尔于 1935 年 1 月 24 日在海军通讯办公室致 HF Kingman 的信, 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 NARAII。

[30](#) HF Kingman 致 Rochefort 的信, 1935 年 3 月 20 日, 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 NARAII。

[31](#)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49 页。

[32](#) 麦科勒姆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486.

[33](#) 同上。

[34](#)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49.

[35](#) 麦克拉伦致罗什福尔的信, 1935 年 10 月 16 日, 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 NARAII。

[36](#) 罗什福尔致麦克拉伦的信, 1935 年 11 月 19 日, 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 NARAII。

[37](#) 健身报告, 1936 年 4 月 1 日。

[38](#)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84.

[39](#) 同上。

[40](#) 同上, 第 54-55 页。

[41](#) 同上。

第 6 章：珍珠港任务

- [1](#)指挥官向中尉发出的命令Joseph J. Rochefort, 美国海军, 1939 年 9 月 29 日, 参考文献: 1939 年 9 月 26 日 BuNAV 调度 6425-1245, Rochefort 文件。
- [2](#) David Reynolds, 《从慕尼黑到珍珠港》(Ivan R. Dee, 2001 年), 第 14 页。60.
- [3](#) 在通往珍珠港的跑步机上: 海军上将乔·理查森的回忆录, 第 14 页。162.
- [4](#) 健身报告, 1940 年 4 月 24 日, 由阿道夫·安德鲁斯中将签署。
- [5](#) 格里夫斯-罗什福尔采访。
- [6](#)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96.
- [7](#) 在通往珍珠港的跑步机上: 海军上将 JO 理查森回忆录, 第 327-29 页。
- [8](#) 同上。据美国舰队司令乔·理查森称, 海军重新入伍率从 1939 财年的 80.81% 下降到 1940 财年的 75.45%。
- [9](#)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94.
- [10](#) Gordon Prange, 与 Donald M. Goldstein 和 Katherine V. Dillon, 《黎明时分, 我们睡觉了》(企鹅出版社, 1982 年), 第 14 页。621.
- [11](#) Eric Larrabee, 总司令 (Harper 和 Row, 1987 年), 第 14 页。177.
- [12](#) 米勒, 《橙色战争计划》, 第 227-29 页。
- [13](#) 同上。
- [14](#) 格里夫斯-罗什福尔采访。
- [15](#) 埃尔丁访谈。
- [16](#) 同上。
- [17](#) 1939 年 11 月 14 日, BuNAV 局长切斯特·尼米兹给军法总署长的备忘录, 命令甄选委员会于 1939 年 12 月 6 日召开, 委员会由以下海军少将组成: R. 塞克斯顿 (主席); 克拉克·伍德沃德、威尔逊·布朗、赫伯特·利里、拉塞尔·威尔森、约翰·温赖特、安德鲁·皮肯斯、威廉·弗里达尔和利·诺伊斯。RG 24, 参见 NARAI 框 105、969。
- [18](#) 尼米兹致 JAG 的备忘录, 1939 年 11 月 25 日, RG 24, Boxes 105, 969, NARAI。
- [19](#) 《关于美国海军现行军官晋升制度和美国海军军官研究生教育或培训制度运作情况的报告》, 1939 年 7 月 8 日; RG 24, 参见 NARAI 框 105、969。
- [20](#) 同上, 第 14 页。19.

[21](#)尼米兹致参议员詹姆斯·J·戴维斯的信，1939 年 8 月 1 日，RG 24, Boxes 105, 969, N ARAI。

[22](#)同上。另请参阅“关于促销系统运作的报告”，第 18-21 页。

[23](#)尼米兹 1939 年 8 月 1 日致参议员詹姆斯·J·戴维斯的信；“关于晋升系统运作的报告”，第 14 页。22.

[24](#)健身报告，1938 年 6 月 6 日（Gannon）；1938 年 12 月 28 日（博勒加德）；1940 年 10 月 30 日（安德鲁斯）。

[25](#)麦科勒姆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486.

[26](#)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27](#)健身报告，1941 年 2 月 13 日，由阿道夫·安德鲁斯中将签署。

[28](#)格里夫斯-罗什福尔采访。

[29](#)同上。

[30](#)健身报告，1941 年 4 月 23 日，由威尔逊·布朗中将签署。

[31](#)麦科勒姆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486.

[32](#)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49.

[33](#)健身报告，1941 年 4 月 23 日和 1941 年 5 月 22 日。

[34](#)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54.

[35](#)作为美国舰队（CinCUS）总司令，布洛赫通过海军惯例获得了海军上将的临时军衔。调任后，他恢复了永久军衔：海军少将。

[36](#)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88-99 页。

[37](#)这一时期的罗什福尔与萨福德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在罗什福尔的论文或怀俄明大学的萨福德收藏中都找不到它的踪迹。关于这些信件的所有已知信息都来自罗什福尔的口述历史。

[38](#)健身报告，1933 年至 1941 年 4 月 23 日。

[3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98-103 页。

[40](#)Fred Parker 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10 年 6 月 2 日，作者的文件。

[41](#)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92-95 页。

[42](#)同上。

[43](#)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44](#)未注明日期的评论，Laurance Safford 致 CC Hiles, Safford 收藏，登记号 1357，框 2，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

[45](#)当布洛赫上将在 1938 年中期得知罗什福尔即将调回海上时，他给地区指挥官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评价，其中指出，罗什福尔“以一贯出色的方式履行了他的联络任务”。“请参阅 1938 年 5 月 15 日致辛克莱·甘农 (Sinclair Gannon) 少将的备忘录，由克劳德·布洛赫 (Claude Bloch) 上将签署，《罗什福尔健身报告》。

[46](#)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我们睡了》，第 14 页。93.

[47](#)美国国会，《珍珠港袭击事件调查联合委员会报告》（政府印刷局，1946 年），第 83-84 页（爱琴海公园出版社，1994 年）。

[48](#)同上。

[49](#)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91.

[50](#)同上。

[51](#)同上，第 112-14 页。

[52](#)《海军安全小组历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 USN（退役）JS Holtwick Jr. 上尉编写和汇编，第 427-28 页；SRH-355，第 1 部分，NHHC 海军部图书馆（以下简称 Holtwick, SRH-355）。

[53](#)私人和机密信件，布洛赫致斯塔克，1941 年 6 月 2 日，布洛赫文件，3 号容器，斯塔克文件夹，美国国会图书馆。

第 7 章：一个最不寻常的地方

[1](#)当罗什福尔将他的团队搬进地下室时，分歧一直存在。戴尔认为现在是九月；事实上，现在是九月。其他人则认为是后来的事情。1941 年 8 月 18 日，罗什福尔通过无线电向华盛顿的 OP-20-G 发送了以下一句话：“我们现在在新办公室开展业务——空间充足，非常漂亮”（Holtwick, SRH-355, 第 431 页）。

[2](#) Wesley A. “Ham” Wright 上尉，美国海军（退役），口述历史，1982 年 5 月 24 日，NSA, NSA-OH-82, 第 14 页。67.

[3](#)地下室引发了许多夸张的描述。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要看到[地下室]里的任何人，必须首先敲响地窖顶部锁着的门”（主，*难以置信的胜利*，第27页）。另一位宣称：“金库般的门保护着[地下室的]秘密；楼梯顶部和底部的钢栅门将访客拒之门外。警卫全天候值班”（卡恩，*密码破译者*，第 562 页）。事实上，分隔楼梯和地下室的金属门有五英寸半厚——勉强符合拱顶类型的标准。福雷斯特·比亚德 (Forrest Biard) 于 1941 年 9 月 30 日向地下室报到，没有启动蜂鸣器，没有遇到铁栅栏门，也没有发现地下室入口处有警卫（参见美国海军福雷斯特·R·“特克斯”·比亚德上尉 [Ret.]，由 Etta-Belle Kitchen 进行的口述历史，1984 年 8 月 15 日至 21 日，USNI）。麦克·肖尔斯 (Mac Showers) 于 1942 年 2 月报道，并一直执勤至 1943 年 3 月，他说，他从未在地下室入口附近看到警卫，也没有发现入口被锁住，正如一些作家所说的那样。

[4](#) Biard 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520.

[5](#)美国海军约翰·罗尼克上尉（退役）致美国海军罗杰·皮诺上尉（退役）的信，1987 年 2 月 21 日，皮诺收藏，第 24 框，文件夹 1，档案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6](#)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56.

[7](#)美国海军上尉 Forrest R. Tex Biard（退役）向国家密码学博物馆基金会发表的讲话，2002 年 6 月 14 日，重印于 *Cryptologia* 30, 第 1 期。2（2006 年 4 月）：第 151-58 页。

[8](#)福尔摩斯，《*双刃剑*》，第 16-17 页，第 56 页。

[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26.

[10](#)同上，第 154-55 页。

[11](#)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99.

[1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2-13 页。

[13](#)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22.

- [1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学院。
- [15](#)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324。
- [16](#)同上，第 197-99 页。
- [17](#)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7 页。54。
- [18](#) 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1942 年 2 月至 1943 年 3 月，肖沃斯在福尔摩斯手下服役，一直驻扎在地下室，随后海波号船员被转移到珍珠港的马卡拉帕高地。
- [1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03。
- [20](#)参见卡恩，《*密码破译者*》，第 17 页。20；和普拉多斯，《*联合舰队解码*》，第 14 页。163。
- [21](#)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18。
- [2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04。
- [23](#)程序方法，RG 38，框 83，文件夹 5400/13，CNSG 图书馆，NARAII。
- [24](#)同上。除了船舶的呼号及其关系之外，交通分析人员还确定了所使用的频率、交通路由方法、秘密呼叫和地址系统、电台和消息序列号、区域时间、交通量、电台活动、信号强度、船舶的独特特征。发射机和操作员、中继方法以及指示的优先级。
- [2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04。
- [26](#)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5-16 页。
- [27](#)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01。
- [28](#) 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 [29](#)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36-37 页。
- [30](#)同上。
- [31](#) Alva B. “Red” Lasswell 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口述历史，1968 年 4 月 1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历史部门。
- [32](#)准将。Bankson Holcomb 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口述历史，1983 年 5 月 8 日，海军安全组，海军密码学博物馆图书馆，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 [33](#) Biard 演讲，2002 年 6 月 14 日，海军密码学基金会博物馆。Biard 在 2005 年 3 月 29 日与提交人的电话采访中重复了这个故事。
- [34](#)比亚德讲话，2002 年 6 月 14 日。
- [3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3。
- [36](#)霍尔特威克，SRH-355，第 36 页。427。

[37](#) Wesley A. Wright 上尉，美国海军（退役），1984 年 5 月 24 日，对 John Costello 和 Roger Pineau 的采访，第 17 页。4, Edwin T. Layton 的论文，第 46 框，第 8 号文件夹，NWC。

[38](#) 罗什福尔论文。雷顿等人，《我在那儿》，p. 453.

[39](#)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02.

[40](#) 同上。

[41](#)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学院，第 14 页126.

[42](#) Frederick D. Parker, *珍珠港重访：美国通信情报 1924-1941*（密码学历史中心，美国国家安全局，1994 年），第 18-19 页。

[43](#) 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罗伯特·汉约克指出，海军对其代码的编号是任意的。例如，他指出，JN-39 比 JN-25 早几年出现，并且更早被利用。另一方面，JN-21是在JN-25之后出现的。

[44](#) 帕克，《珍珠港再访》，第 18-19 页。

[45](#) 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团队非常清楚他的经验中存在的漏洞。参见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87.

[46](#)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90-91 页。

[47](#) 同上，第 12、105 页。

[48](#) Roenigk 1989 年 4 月 22 日致皮诺的信。

[49](#)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21-22 页；另请参见托马斯·H·戴尔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08.

[50](#) Roenigk 致 Pineau，1983 年信，第 23 号信箱，第 4 号文件夹，档案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51](#) 戈登·普兰奇 (Gordon Prange) 对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 的采访，1964 年 8 月 26 日，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戈登·W·普兰奇论文 (Papers of Gordon W. Prange)，编入 2002-78，框 20、21，马里兰大学图书馆手稿部，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 (以下简称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52](#) 截至 1941 年 6 月 26 日，该部队的三个关键部门包括以下人员：语言学家拉斯韦尔上尉、富林维德中尉和中尉。罗什福尔部门负责人；密码分析员中尉。戴尔中尉霍尔特威克中尉赖特，恩斯。维尔纳 (Werner) 和完成该部分的四名受过联合司令部训练的士兵 (CY Conant、CY Rorie、CY Johnson 和 CRM Woodward)；交通分析师中尉哈金斯中尉威廉姆斯，中尉。Moore 和两名入伍流量分析师 (CRM Hopkins 和 CRM Willis)。参见 Holtwick, S RH-355，第 427-28 页。

[53](#)中尉Durwood G. Rorie, 美国海军（退役），口述历史，1984 年 10 月 5 日，NSA, N SA OH-27-84, 第 14 页。23.

[54](#)罗里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17-18 页。

[55](#)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21-22。

[56](#)罗里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14 页。18.

[57](#)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7 页。14.

[58](#)同上；以及作者对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罗恩·拉塞尔的采访。

[59](#) 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60](#) Fred B. Wrixon, 《*代码、密码、秘密和隐秘通信*》（Black Dog 和 Leventhal, 1998 年），第 256-58 页；另请参见“Mark II ECM（电子密码机）的发明和发展史”，SRH-360,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6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 第 148-49 页。

[62](#)同上，第 14 页。141.

第 8 章：罗什福的世界

- [1](#) Edward S. Miller, 《让敌人破产》(海军学院出版社, 2007 年), 第 191-205 页。
- [2](#) 乔纳森·厄特利 (Jonathan Utley), 《与日本开战, 1937-1941 年》, 引自米勒, 《让敌人破产》, 第 14 页。203.
- [3](#) 米勒, 《让敌人破产》, 第 14 页。192.
- [4](#)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27-28 页。
- [5](#) 战斗情报摘要 (以下简称 CIS), 1941 年 7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 SRMN-012, 第 19-26 页,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 [6](#)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27-28 页。
- [7](#) 独联体, 1941 年 7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 SRMN-012, 第 19-26 页, NHHC。
- [8](#) 同上。另请参见 Layton 等人, 《And I Was There》, 第 126-27 页。
- [9](#)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36、180 页。
- [10](#) [↑](#) Showers 访谈 (作者档案)。
- [11](#) 从 1941 年 7 月 16 日到 1941 年 12 月 6 日, Kimmel 的名字缩写出现在海波的所有每日摘要中; 参见 RG 80, 框 41, NARAII。参见 1946 年雷顿在国会联合委员会面前的证词, 《PHH》, 第 10 部分, 第 17 页。4831.
- [12](#)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6-48 页。
- [13](#) 同上。
- [14](#) 海军作战部长致第十四海军区的备忘录, 1937 年 8 月 21 日, “珍珠港部队的历史”, 海军部, RG 38, Box 84, NARAII。
- [15](#) 罗什福尔写给哈里·埃尔默·巴恩斯的信, 1962 年 6 月 8 日, 萨福德文件, **登记号 1357, 框 1**, 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
- [16](#) Howeth, 《通信电子史》, 第 261-65 页。欧洲战争期间, 海军操纵铜包杆监视大西洋沿岸的德国潜艇。
- [17](#) 罗什福尔备忘录, “1941 年 12 月 7 日之前的太平洋高频测向”, OP-20-G/nmcg, 1944 年 8 月 9 日, 罗什福尔论文。
- [18](#) 霍尔特威克, SRH-355, 第 18 页。374.
- [19](#) 罗什福尔备忘录, “高频测向”, 罗什福尔论文。

[20](#)帕克, 《珍珠港再访》, 第 14 页。39. Heeia 的 21 台无线电接收机包括 1 台低频 XRI 型、1 台低频 RAA 型、13 台高频 RAO-RAS 型、1 台超高频 (30-300 mcs) 型和一种分集 RAE-RAO 类型。参见第十四海军区司令通过海军作战部长致船舶局局长的备忘录, 主题: “第十四海军区通信情报站, 1941 年 1 月 17 日的材料要求”, RG 38, 第 84 框, 不活跃的站, NARAII。

[21](#) George P. McGinnis 主编, *美国海军密码退伍军人协会历史书* (Turner, 1996 年), 第 62-63 页。

[22](#) CWO James B. Capron Jr., 美国海军 (退役), 口述历史, 1984 年 10 月 3 日, 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1 页。29. Capron 是 1940 年屋顶帮 (OTRG) 班的成员, 1940 年至 1941 年在 Heeia 担任 RMC 2 级人员。

[23](#) 1928 年至 1941 年间, 176 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无线电员 (150 名水手和 26 名海军陆战队员) 报称接受了复制日本无线电消息的特殊训练。有关 OTRG 的历史, 请参阅 Elliott Okins, 《*To Spy or Not to Spy*》(Pateo, 1985), 第 39-42 页; 另请参阅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的历史, www.usncva.org/history.shtml。

[24](#) 实际上有两套假名。每组包含四十八个字母。一组称为平假名, 另一组称为片假名。一般来说, 前者用于构成语法结尾, 而片假名则用于书写日本人借用的日语外来词。因此这里的重点是片假名。参见 Len Walsh, 《*今日阅读日语*》(Charles E. Tuttle, 1969 年), 第 17 页。155. 有关海军对片假名的描述, 请参阅 CNSG History of OP-20-GI-P, RG 38, Box 116, Folder 5750/200, CNSG Library, NARAII。

[25](#) 有关片假名和 RIP-5 打字机的描述, 请参阅 Holtwick, SRH-355, 第 40-41 页; 雷顿等人, 《*我在那儿*》, p. 56; *RIP-5: Underwood 编码器* (NCVA 特别出版物, 2006 年), 第 19-24 页; 卡恩, 《*密码破译者*》, p. 356; 和 Budiansky, 《*斗智斗勇*》, 第 36-37 页。

[26](#) 霍特威克, SRH-355; 雷顿等人, 《*我在那儿*》; 布迪安斯基, *斗智斗勇*。

[27](#) 作者对 Harold Joslin 的采访, 2007 年 12 月 5 日。Joslin 是 1940 年 OTRG 班的成员, 1940-41 年间在关岛担任二级无线电员。

[28](#) 帕克, 《珍珠港再访》, 第 14 页。34.

[29](#) 美国密码学家于 1940 年 9 月 25 日读取了通过紫色机器传送的第一条完整的日本外交信息, 该信息主要由陆军信号情报局 (SIS) 负责, 由平民密码分析师威廉·弗里德曼 (William Friedman) 领导。从该日期到 1941 年底, 陆军和海军工程师制造了八个该机器的复制品。其中四个保留在华盛顿, 两个由 SIS 保留, 另外两个由海军通信情报局保留。另外三

艘被运往伦敦，并于 1941 年 4 月将第八艘运往菲律宾。它安装在 Station Cast 所在地科雷希多岛的隧道中。（出于安全考虑，海军于 1940 年秋将卡斯特的密码破译器从马尼拉附近的甲米地海军造船厂移至科雷希多。）参见邓达斯·P·塔克 (Dundas P. Tucker), “紫色狂想曲：珍珠港新历史，第一部分”，《密码学》，7月1982 年，第 17 页。198；罗纳·德·克拉克 (Ronald Clark)，《打破紫色的人》(Little, Brown, 1977 年)，第 14 页。157；ICB Dear 和 MRD Foot 编辑，*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707-8 页；帕克，《珍珠港重访》，第 45-46 页。

[30](#)中尉Elliott E. Okins，美国海军（退役），*Comint* 的个人账户，第 14 页。2，RG 38，盒子 10，NARAII。

[31](#)奥金斯，《间谍还是不间谍》，第 14 页。95.

[32](#)帕克，《珍珠港再访》，第 14 页。35.

[33](#) Homer L. Kisner 上尉，美国海军（退役），口述历史，1983 年 9 月 23 日，第 14 页。20、NCVA。基斯纳也是 OTRG 的毕业生。

[3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12.

[35](#)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92-93 页。

[36](#)代理海军作战部长 RE Ingersoll 少将致美国舰队总司令的备忘录；亚洲舰队总司令；第十四海军区司令；第十六海军区司令，主题：“密码分析活动，状态：1940 年 10 月 4 日”，RG 38，Box 104，NARAII。

[37](#)帕克，《珍珠港再访》，第 20-21 页。

[38](#)无标题备忘录，OP-20-G/nmcg 于 1944 年 8 月 15 日编写的五页备忘录摘要，根据 Joe Rochefort 收集的信息追踪海波部队的历史。原始备忘录并未出现，但摘要出现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NCVA 图书馆的 Rochefort 文件中。

[39](#)汤米·戴尔 (Tommy Dyer) 的评论，引自《国家安全组织历史》，SRH-355，第 14 页。398.

[40](#)赖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41](#)无标题备忘录，1944 年 8 月 15 日由 OP-20-G/nmcg 编写的五页备忘录摘要，第 3-4 页，Rochefort 文件，NCVA 图书馆。

[42](#)中尉备忘录John F. Sonnett，美国海军，1945 年 5 月 17 日，来自美国海军 LF Safford 上尉，展览编号 151，PHH，第 18 部分，第 3335–38 页。

[43](#)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96-97 页。

[44](#)赖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14 页。30.

[45](#) Alva B. Red Lasswell 致 USNR 上尉 Roger Pineau（退役），未注明日期的信件，William F. Hudson Papers，第 12 框，文件夹 2，档案，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46](#)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20.

[47](#) OP-20-GY 月度报告，盖章 1941 年 10 月 1 日，包含在“OP-20-GYP 的历史”中，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5 栏，文件夹 5750/198，NARAII。

[48](#) 独联体，1941 年 7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SRMN-012，第 78-83 页，NHHC。

同上，[第 49 页](#)。116.

[50](#) 同上，第 17 页。124.

第 9 章：影子山本

- [1](#)撒迦利亚，《秘密使命》，第 92-97 页。
- [2](#)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58-59 页。
- [3](#)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6 部分，第 14 页。217.
- [4](#)同上；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69.
- [5](#) 斯蒂芬·豪沃斯 (Stephan Howarth)，“舰队司令”，《战争之人》，斯蒂芬·豪沃斯 (Stephan Howarth) 主编。（圣马丁出版社，1992 年），第 108-28 页。David C. Evans 和 Mark R. Peattie，*Kaigun*（海军学院出版社，1997 年），第 308-9 页。
- [6](#)豪沃斯，“舰队司令”。
- [7](#) Biard 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30.
- [8](#) Evans 和 Peattie，*Kaigun*，第 14 页。360.
- [9](#) PHH，第 36 部分，附件 3，第 467-69 页。
- [10](#)同上。另请参见 Mark Stille 和 Tony Bryan，《日本帝国海军航空母舰》（Osprey，2005 年）。
- [11](#)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约翰·伦德斯特罗姆 (John Lundstrom) 的电话采访。
- [12](#) CIS，1941 年 10 月 22 日，PHH，第 36 部分，第 747-48 页。另请参见 Parker，《珍珠港重访》，附录 C，第 14 页。73.
- [13](#)独联体，1941 年 11 月 1 日，RG 80，Box 41，NARAII。
- [14](#)作者对哈罗德·乔斯林的采访。
- [15](#)独联体，1941 年 11 月 3 日，RG 80，Box 41，NARAII。
- [16](#)同上。
- [17](#)埃文斯和佩蒂，《Kaigun》，第 17 页。349；另请参见《太平洋战役》，《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海军分析部，1946 年），第 17 页。21.
- [18](#)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7 页。174.
- [19](#) PHH，第 36 部分，第 467-69 页。
- [20](#) Edwin T. Layton 证词，PHH，第 10 部分（国会联合委员会），第 14 页。4834.
- [21](#) Joseph J. Rochefort 证词，PHH，第 23 部分，第 12 页。679.
- [22](#)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18.
- [23](#)独联体，1941 年 11 月 3 日。

[24](#)同上。

[25](#) 1941 年 11 月 5 日，发给 CINCPAC、CINCAF 以及第 11、12、13、14、15 和 16 海军区指挥官的 ONAV 射线图，RG 80，Box 41，NARAIL。

[26](#)格里夫斯-罗什福尔采访。

[27](#)关于撒迦利亚关于日本商船撤出的警告，请参阅埃利斯·M.撒迦利亚船长的证词，PHH，第 7 部分，第 17 页。3245. 自扎卡里亚斯 1946 年在国会作证以来，扎卡里亚斯上尉在 1941 年 3 月的谈话中对金梅尔海军上将所说的话一直存在争议。他告诉立法者，他还警告金梅尔，如果日本决定与美国开战，“就会从周末甚至周日早上对我们的舰队发动空袭开始.....”。（撒迦利亚的证词，PHH，第 7 部分，第 3237-44 页）。金梅尔说他记得撒迦利亚的谈话，但强调他没有收到撒迦利亚的此类警告。基梅尔的版本得到了他的参谋长、WW“Poco”史密斯上尉的支持。史密斯的 PHH 证词（第 7 部分，第 3256-59 页）中详细叙述了金梅尔与撒迦利亚的差异。

[28](#)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13.

[29](#) CIS，每日摘要，1941 年 11 月 3、6 和 7 日。

[3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66-67 页。

[31](#)山本在 11 月 1 日发布命令后的几天内发布了一系列命令。翻译各不相同，但很明显，X日是对珍珠港的袭击，Y日是X日负16号，此时船只将离开千岛群岛前往珍珠港。Y日是 11 月 25 日（夏威夷时间）。有关 Y 日的解释，请参阅 Prados，《联合舰队解码》，第 14 页。159. 有关 11 月 5 日命令的副本，请参阅 PHH，第 13 部分，第 713-17 页。11 月 1 日命令的副本来自作者档案 Philip H. Jacobsen 的论文。

[32](#)对石黑进的采访，由戈登·W·普兰奇主持，1948 年 4 月 6 日，戈登·W·普兰奇论文，编入 2002-78，第 19 框，手稿收藏，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学院公园。作者感谢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 J. Michael Wenger 提供的石黑-普兰奇采访记录。

[33](#)有关山本无线电静默政策的权威研究，请参阅 Philip H. Jacobsen，“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珍珠港打击部队的保密保险”，《情报与国家安全》，2004 年冬季，第 695-718 页。

[34](#)石黑-普兰奇访谈；另请参阅雅各布森，“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

[35](#)独联体，1941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另请参见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我们睡了》，第 14 页。338.

[36](#)石黑-普兰奇访谈；雅各布森，“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第 695-718 页。

[37](#)日本海军上校、东京国立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北泽则隆上尉（退役）给作者的信。作者感谢北泽上尉的大力协助，其中包括《特勤战争舰队行动图第 2 部分》，绘制了摄津号从194

1 年 5 月 1 日到 1941 年 12 月 23 日的航行情况（作者的档案）。作者还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Rika Seya 翻译了本材料，并感谢美国历史学家 Jon Parshall 帮助他与北泽船长取得了联系。

[38](#)石黑-普兰奇访谈；雅各布森，“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第 695-718 页。

[39](#)唐纳德·M·戈德斯坦 (Donald M. Goldstein) 和凯瑟琳·V·狄龙 (Katherine V. Dillon) 编，《逐渐消失的胜利：宇垣马托姆日记》，1941-1945 年，千早正孝 (Masataka Chihaya)，译。（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4 页。29.

[40](#)摘自 1963 年大卫·卡恩 (David Kahn) 采访托马斯·戴尔 (Thomas Dyer) 上尉的未注明日期的笔记，《戴尔论文》，由安·L·戴尔 (Ann L. Dyer)（托马斯·戴尔 (Thomas Dyer) 的女儿）提供。

[41](#) Jacobsen，“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第 695-718 页。

[42](#) CIS，每日摘要，1941 年 11 月 12、14、17、18、24 日。

[43](#)同上，1941 年 11 月 20 日至 21 日；1941 年 11 月 23 日。

[44](#)同上，1941 年 11 月 23 日。

[45](#)同上，1941 年 11 月 25 日。

[46](#)同上，1941 年 11 月 19 日。

[47](#)站海波通信情报摘要和 OPNAV 发送给 CINCAF、CINCPAC、海军区指挥官、RG 80、Box 41、NARAIL 的时间顺序。

[48](#)莱顿的证词，PHH，第 26 部分，第 17 页。230.

[49](#) COM 14, 260110，1941 年 11 月，致 OPNAV，信息：CINCPAC、CINCAF、COM 16，第 197 号，通信情报报告，日本海军：舰队组织，“珍珠港的‘神奇’背景”，第 1 卷。4，附录，第 4 页。A-106，NHHC 海军部图书馆。罗什福尔论文原件副本，作者档案。

[50](#)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26.

[51](#) COM 16, 261331，1941 年 11 月 27 日，致 CINCPAC、COM 14、OPNAV、CINCAF，第 198 号，日本海军：舰队组织，“珍珠港的‘神奇’背景”，第 1 卷。4，附录，第 4 页。A-107。

第 10 章：与金梅尔相遇

[1](#) PHH, 第 6 部分, 第 2814-15 页。

[2](#) 劳伦斯·萨福德上尉致斯塔克海军上将的备忘录, 引自萨福德致休伊特调查顾问约翰·F·索内特的备忘录, 1945 年 5 月 17 日, PHH, 第 18 部分, 附件 151, 第 3335-36 页。

[3](#) 同上。

[4](#) 莱顿口述历史, 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4 页。90.

[5](#) CIS, COM 14, RG 80, 框 41, NARAII。戈登·普兰奇确认特纳是该战争警告通讯的作者。参见 Prange 等人, 《黎明时分, 我们睡了》, 第 14 页。406.

[6](#) 《牛津第二次世界大战指南》, 第 14 页。928.

[7](#) Gordon W. Prange、Donald M. Goldstein 和 Katherine V. Dillon, 《珍珠港：历史的判决》(McGraw-Hill, 1986 年), 第 291 页, 第 428-29 页。

[8](#) 幸运袋, 1912 年海军学院年鉴, 第 14 页168,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9](#) 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10](#)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210.

[11](#) Prange 等人, 《珍珠港：判决》, 第 11 页。651; 另请参见 Layton 的证词, 描述 Kim mel 11 月 27 日的员工会议, PHH, 第 10 部分, 第 4862-63 页。

[12](#) 威廉·沃德·史密斯中将 (PHH) 的证词, 第 7 部分, 第 7 页。3361.

[13](#) Charles Horatio McMorris 上尉 (PHH) 的证词, 第 22 部分, 第 526-27 页。

[14](#)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169.

[15](#) Prange 等人, 《黎明时分, 我们睡了》, 第 14 页。406;另请参见 PHH, 第 7 部分, 第 3026-27 页。

[16](#)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16 页。25.

[17](#) 格里夫斯-罗什福尔采访。

[18](#) Gordon W. Prange, “1941 年金梅尔海军上将及其参谋在欧胡岛的肖像”, Prange Papers, 第 33 栏, 马里兰大学手稿部。这篇文章基于普兰奇对金梅尔及其最亲密顾问的采访, 为普兰奇在《黎明时分我们睡了》和《珍珠港：历史的判决》中对金梅尔的描述提供了基础。

[19](#) 普兰奇, 《肖像》。另请参见 George C. Dyer 中将口述历史, USNI, 第 215-16 页。戴尔的评论：“在我看来, 他妻子的缺席为金梅尔上将没有做好工作提供了借口……”。这是

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应该把他的妻子带到那里，让她去照顾其他妻子。让她回到美国根本没有好处。”

[20](#)莱顿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学院，第 14 页。68.

[21](#)艾伦·肖姆 (Alan Schom) 在《雄鹰与旭日》中说道：“金梅尔和克劳德·布洛赫 (Claude Bloch) 一起消失在罗什福尔指挥官办公室的门后”（第 123 页）。然而，罗什福尔没有私人办公室。

[22](#)罗什福尔在休伊特调查前作证说，他在收到华盛顿发出的战争警告信息后与金梅尔会面。他说，他在会议召开时已获悉这一消息。请参阅 PHH，第 36 部分，第 14 页。34.

[23](#) Rochefort，证词，PHH，第 26 部分，第 14 页。216.

[24](#)普兰奇采访美国海军中将威廉·W·波科·史密斯（退役），1962 年 11 月 14 日，普兰奇论文，框 23。

[2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48.

[26](#)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27](#)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4 页。4694.

[28](#)独联体，1941 年 11 月 27 日，RG 80，Box 41，NARAII。

[29](#)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8 部分，第 14 页。870.

[30](#)同上，第 10 部分，第 14 页。4702.

[31](#)同上，第 36 部分，第 14 页。33.

[32](#)莱顿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4 页。4836.

[33](#)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6 部分，第 14 页。217.

[34](#)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当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审讯人员询问罗什福尔是否认为聚集在马歇尔群岛的日军对夏威夷构成威胁时，罗什福尔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言，不认为，先生。”请参阅 PHH，第 28 部分，第 14 页。871.

[35](#)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8 部分，第 17 页。871.

[36](#)独联体，1941 年 11 月 27 日。

[37](#)同上。

[38](#)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39](#) Layton 证词，PHH，第 26 部分，第 14 页。237.

[4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15.

[41](#) 1941 年 11 月 15 日，来栖大使从东京抵达华盛顿，协助野村与国务卿赫尔进行谈判。请参阅“珍珠港的‘神奇’背景：从东京到华盛顿”，卷。4，第 61 项，第 4 页。47.

[42](#)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 我们睡了》, 第 14 页。82.

[43](#) “珍珠港‘神奇’背景”, 第 812 号消息, 1941 年 11 月 22 日, 第 1 卷。4, 附录, 第 4 页。A-89。

[44](#) 卡恩,《密码破译者》, 第 11-12 页。

[45](#)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 第 14 页。49.

[46](#) 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47](#) 罗什福尔证词, PHH, 第 10 部分, 第 4697-98 页。

[48](#)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159.

[49](#) 1941 年 9 月 24 日, 丰田 Teijiro 发给 Nagao Kita 的炸弹阴谋消息内容如下 (摘自 PHH, 第 12 部分, 第 261 页) :

严格保密。今后, 我们希望您尽可能就以下船只提出报告 :

1. (珍珠港) 水域大致分为五个分区。(我们不反对您随意缩写。)

A 区: 福特岛和兵工厂之间的水域。

B 区: 福特岛南部和西部邻近岛屿的水域。(该区域位于岛屿 A 区的对面。)

C 区. 东湖。

D 区. 中湖。

E 区: 西湖及连通水路。

2. 关于军舰和航空母舰, 我们希望您报告一下停泊 (这些不是那么重要)、系在码头、浮标和船坞内的情况。(简要指定类型和类别。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希望您提及同一码头旁边有两艘或更多船只的事实。)

[50](#) 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罗伯特·汉约克 (Robert Hanyok) 告诉作者, 12 月 7 日, 任何一架被击落的日本飞机的驾驶舱内都没有出现与炸弹阴谋信息所要求的网格类似的网格, 这表明这些材料并非供 Kido Butai 飞行员使用。

[51](#) 罗什福尔的证词, PHH, 第 10 部分, 第 14 页。4674.

[52](#)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 第 163-65 页。

[53](#)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 我们睡了》, 第 249-55 页。

[54](#) 同上。

[55](#) 巴恩斯-罗什福尔采访。

[56](#) 同上。1969 年, 罗什福尔软化了他对 Purple 重要性的看法, 当时他只是说, 如果 Pearl 拥有这样一台机器, “我确信至少莱顿和我自己可以比华盛顿的人们对这种交通的重要性做出更好的评估”制作”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60 页) 。

[57](#) Stephan Budiansky, “珍珠港事件为时已晚”, 《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99 年 12 月, 第 47-51 页。

[58](#)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6 年 5 月, 海军部解密了 26,581 份以 JN-25(b) 加密的帝国海军电报, 这些电报是 1941 年 9 月至 12 月 4 日期间在海波、卡斯特、内加特和关岛截获的。其中 2,413 份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认为有足够的兴趣进行翻译; 188 重印于“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海军快报”附录 1, 由 CNO、SRH-406、NHHC 海军部图书馆编写。另请参阅帕克的《珍珠港重访》, 第 43-49 页。没有证据表明 JN-25(b) 的拦截在珍珠港袭击之前已被解密。

[59](#) “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海军派遣”, SRH-406, 第 14 页。11.

[60](#)同上, 第 17 页。63.

[61](#) 1941 年 2 月 15 日, 海军陆战队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 (Harold Stark) 致丈夫金梅尔 (Husband Kimmel) 上将的信, “可能需要假设从飞机上成功投掷鱼雷的最小深度为 75 英尺”, 金梅尔在《PHH 联合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6 部分中引用了该信, p. 2508.

[62](#) “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海军派遣”, SRH-406, 第 14 页。16.

第11章：恶风

[1](#)东京致华盛顿的备忘录，第 148 号，1941 年 11 月 19 日，第 2353 号通知，trans。1941 年 11 月 28 日，“珍珠港的‘神奇’背景”，卷。5，D 部分：特殊研究，第 14 页。51. 另见卷。4，附录，第 4 页。A-81，NHHHC 海军部图书馆。

[2](#)东京致华盛顿的备忘录，第 162 号，1941 年 11 月 22 日，812，trans。1941 年 11 月 22 日，“珍珠港的‘神奇’背景”，卷。4，附录，第 4 页。A-89。

[3](#)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219.

[4](#) Biard 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524.

[5](#)同上，第 537-38 页。

[6](#)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4 页。4700。

[7](#)同上，第 26 部分，第 7 页。216.

[8](#) Layton 证词，PHH，第 26 部分，第 14 页。234.

[9](#)独联体，1941 年 11 月 30 日。

[10](#)同上。

[11](#) Jacobsen，“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第 700-701 页。雅各布森指出，Station Cast 还报告称，在 12 月 4 日，即攻击部队呼号更改九天后，听到了一个声称代表“赤城”号的呼号。雅各布森写道，使用旧呼号“肯定是由于吴持续进行无线电欺骗活动”。

[12](#)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2 页。4680。

[13](#)独联体，1941 年 12 月 2 日。

[14](#)战斗情报单元消息文件，始发者 OPNAV 290110，发送给 CINCPAC、RG 80、Box 41、NARAI 的优先消息。

[15](#)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87-89 页；雷顿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237-44。

[16](#)独联体，1941 年 12 月 1 日。

[17](#) [舰队](#)情报官员致海军上将的备忘录，1941 年 12 月 1 日，主题：“橙色舰队：位置”。莱顿的这份备忘录附在他向委员会提交的备忘录中，该备忘录由莱顿于 1942 年 1 月 5 日提交给罗伯茨委员会（RG 80，Box 41，NARAI）。

[18](#) Layton 证词，PHH，第 36 部分，第 127-28 页。

[19](#) Kimmel 在国会联合委员会作证：“在 12 月 1 日及之后呼号发生变化时，未能识别日本航母的交通情况并非不寻常的情况……”。至于航母，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 6 个月内，

总共有 134 天（分 12 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从 9 到 22 天不等，根据无线电流量分析，日本航母的位置是不确定的”（联合委员会，第 6 部分，第 2523 页）。

[20](#)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6 部分，第 14 页。216.

[21](#)罗伯茨委员会备忘录，由中尉编写。Edwin Layton，1942 年 1 月 5 日提交，RG 80，Box 41，NARAII。

[22](#) CIS，1941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RG 80，Box 41，NARAII。

[23](#)独联体，1941 年 12 月 2 日；另见 Layton 等人，《*And I Was There*》，第 229-30 页。

[24](#)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229-30 页；另请参见 Prados，《*联合舰队解码*》，第 14 页。177.

[25](#)霍尔科姆口述历史，NSG。

[26](#)战斗情报单元消息文件，OPNAV 至 COM 16、CINCPAC、COM 14、CINCAF，消息 031 850，1941 年 12 月 3 日，RG 80，Box 41，NARAII。

[27](#)里士满·凯利·特纳海军上将的证词，《珍珠港袭击事件调查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 14 页。206.

[28](#)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4 页。4784.

[29](#)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250.

[30](#) Kimmel 证词，PHH，第 6 部分，第 14 页。2764.

[31](#)亨利·克劳森和李小龙，《*珍珠港：最终审判*》（Da Capo Press，1992 年），第 303-5 页。

[32](#)雷顿等人，《*我也在场*》。莱顿在他的回忆录写作初期就去世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由他的合著者、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和美国海军上尉罗杰·皮诺（退役）撰写，使用了莱顿档案中的大量注释。

[33](#) Kimmel 于 1946 年告诉国会，他驳回了这张射线照片，因为它的措辞方式。如果“海军部认为[这个消息]像他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至关重要，他们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告诉我将此消息转交给肖特将军”（第6部分，第2764页）。四年前，在罗伯茨小组中，基梅尔承认了他在代码烧毁方面的错误：“代码时常被烧毁，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我们收到了大量可怕的报告……”。我没有得出正确的答案，我承认。我承认我错了”（PHH，第 22 部分，第 379 页）。

[34](#)莱顿的证词，PHH，第 36 部分，第 14 页。137.

[35](#) Robert L. Shivers 的宣誓书，1945 年 3 月 16 日签署，克劳森调查，PHH，第 35 部分，第 43-44 页；另见第 9 部分，第 4360-61 页。

[36](#)莱顿的证词，第 36 部分，第 14 页。137；另请参阅 Edwin T. Layton 上尉 (PHH) 的宣誓书，第 9 部分，第 4370-71 页。

[37](#)克劳森调查，PHH。

[38](#)莱顿的证词，第 36 部分，第 17 页。137、PHH。另请参阅 Layton 等人，《*And I Was T here*》，第 14 页。250。

[39](#)准将的宣誓书。肯德尔·J·菲尔德 (Kendall J. Fielder) 将军，1945 年 5 月 11 日签署，《克劳森调查》，PHH，第 9 部分，第 11 页。4355-56；另见第 39 部分，第 274-75 页。

[40](#)乔治·比克内尔上校的宣誓书，1945 年 2 月 25 日签署，克劳森调查，PHH，第 35 部分，第 30-31 页；另请参见第 9 部分，第 14 页。4346。

[41](#)约瑟夫·罗什福尔上尉的宣誓书，1945 年 2 月 20 日签署，克劳森调查，PHH，第 35 部分，第 11 页。26-27。

[42](#)克劳森和李，《珍珠港》，第 301-3 页。

[43](#)罗什福尔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4675-98 页。

[44](#)同上。

[45](#)准将的宣誓书。肯德尔·J·菲尔德 (Kendall J. Fielder) 将军，1945 年 5 月 11 日签署，《克劳森调查》，PHH，第 9 部分，第 11 页。4355-56。

[46](#)同上。

[47](#)在《*超级魔法交易*》(Airlife, 英国, 1993 年) 一书中，二战历史学家布拉德利·F·史密斯指出：“直到 1942 年 2 月 1 日，即日本袭击七周后，美国陆军才最终控制了夏威夷与海军对应方就密码分析信息事宜建立了联络安排” (第 85 页)。

[48](#) PHH，第 3 部分，第 48 页。1445。

[49](#)布拉顿证词，PHH，第 9 部分，第 14 页。4596。

[50](#)罗什福尔不是 ONI 在夏威夷的人。作为海波站的负责人，他在行政上向第十四海军区司令布洛赫负责，并在华盛顿向 OP-20-G 的萨福德负责，萨福德向海军通讯总监利·诺伊斯少将汇报。ONI 为 OP-20-G 的一个小节提供了语言学家：OP-20-GZ。这一安排让 ONI 在 OP-20-G 活动中拥有一定发言权，但 OP-20-G 主要负责海军通信。

[51](#)克拉克调查程序，PHH，第 34 部分，第 14 页。126。

[52](#)克劳森和李，《珍珠港》，第 14 页。95。

[53](#)乔治·比克内尔上校的宣誓书，1945 年 2 月 25 日签署，克劳森调查，PHH，第 35 部分，第 30-31 页。

[54](#)据 NSA 历史学家 Robert Hanyok 和 David P. Mowry 称，尽管 OP-20-G 的 Laurance S afford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声称，1941 年 12 月 7 日之前没有广播过“风”执行消息。他们对日本无线电流量的研究确实表明，发送了一条执行消息，但发送时间是 12 月 7 日，即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后六到七小时。电报中包含“西风晴朗”一词，表明对英国的战争。对于萨福德奇怪的十字军东征可能是最权威的描述，以及有关海军寻找风消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anyok 和 Mowry 的专著《西风清除：密码学和风消息争议：文献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2008），第 17 页。88.

[55](#)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4 页。4702.

第 12 章：错误喜剧

[1](#)第十四海军区情报办公室中尉 (jg) Yale Maxon 致中尉的说明（原文如此）Rocheport, 地区通讯办公室，1941 年 12 月 2 日，Dyer Papers。

[2](#)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4 页。4701.

[3](#)“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军官系统问题，金梅尔海军上将可能会知道日本的计划，太平洋舰队也不会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感到惊讶”：劳伦斯·萨福德上尉对休伊特律师、中校说。John F. Sonnett, 美国海军，展览编号 151，PHH，第 18 部分，第 14 页。3335.

[4](#)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4 页。4696. 另请参见 Layton 等人，《*And I Was There*》，第 4696 页。245.

[5](#)Hanyok 和 Mowry，《*西风清*》，第 14 页。24；另请参见卡恩，《*密码破解者*》，第 15-18 页。

[6](#)有关美国陆军 G-2 和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员对夏威夷领事交通的华盛顿观点，请参阅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我们睡了*》，第 248-51 页。

[7](#)PHH，第 12 部分，联合委员会展品，第 260-71 页。

[8](#)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38. 梅菲尔德上尉的助手唐纳德·伍德鲁姆中尉支持福尔摩斯的印象，即布洛赫与沙诺夫进行了干预，以提供来自日本领事馆的电报：“据我了解，布洛赫上将要求正在群岛访问的大卫·沙诺夫当时，向海军部门提供 RCA 无线电处理的消息副本。萨诺夫同意了，并命令当地办事处这样做。”请参阅 PHH，第 36 部分，第 14 页。224.

[9](#)珍珠港事件调查员亨利·克劳森和李小龙指责罗什福尔没有意识到日本领事馆只能通过两个低级代码（PA-K2 和 LA）与东京通信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认为，如果罗什福尔破解了这种交通，就会明确地暴露珍珠港为目标。撇开罗什福尔没有收到的 12 月 6 日星期六的电报流量不谈，周四或周五他从梅菲尔德上尉那里收到的电报流量中并没有提到珍珠港是一个目标。参见 Clausen 和 Lee，《*珍珠港*》，第 306-7 页。

[10](#)罗什福尔的证词，第 10 部分，第 14 页。4708;第 23 部分，第 23 页。686.

[11](#)同上，第 23 部分，第 11 页。673. 另见罗什福尔在陆军珍珠港委员会面前的证词，其中他重申了他的信念，即从 RCA 获取领事馆的电报是违法的（第 28 部分，第 865 页）。

[12](#)罗什福尔于 1946 年 2 月 16 日告诉国会联合委员会，他“在 3 日晚上或 4 日早上”收到了梅菲尔德的一批日本领事馆电报（第 10 部分，第 4677、4708 页）。他在 1942 年 1 月召开的会议上告诉罗伯茨委员会，该材料“要么在 12 月 4 日星期四晚上，要么在 12 月 5 日星期五转发”。我相信那是在夜间，先生”（第 23 部分，第 673 页）。

[13](#)在 1942 年 1 月 2 日给罗伯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梅菲尔德上尉表示，信息是从通信公司收到的，并于 1941 年 12 月 4 日或 5 日通过信使传递到罗什福尔的办公室。见《罗伯茨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3 部分，第 692。1945 年 7 月 4 日休伊特调查前的证词中，梅菲尔德说：“我在上午刚开始、下午早些时候亲自给 RCA 办公室打电话，收到经理发来的一个空白信封，里面装有这些信息的副本。据我所知，我第一次访问是在 12 月 3 日左右。我收到的信封里有一张普通的纸，上面写着信息。我立即通过军官信使将这些信息转发给罗什福尔指挥官。由于我没有保留这些消息的接收和传递的书面记录，我无法向罗什福尔指挥官提供接收和传递的确切日期”（第 36 部分，第 331 页）。

[14](#)伍德鲁姆中尉在休伊特调查前作证：“12 月 5 日上午，地区情报办公室收到了这些[领事馆]电报的第一批副本，据我了解，这些电报立即发送给罗什福尔指挥官的部队”（第 36 部分，第 224 页）。

[15](#)法恩斯利·伍德沃德中尉 (PHH) 的证词，第 36 部分，第 14 页。320.

[16](#)从东京（多哥）到檀香山的电缆，1941 年 12 月 2 日，J-19，第 123 号，陆军 27065，JD 8007（日语）。参见联合委员会的展品，第 12 部分，第 14 页。266. 位于沙夫特堡的陆军 MS-5 拦截部队也收集了这条信息，并由泛美快艇飞往美国本土。该文件于 12 月 23 日抵达华盛顿，并于 12 月 30 日由陆军翻译。

[17](#)伍德沃德的签名贴在以下 LA 加密电缆上：项目 154、155、156、附件 56、PHH、第 38 部分。

[18](#)伍德沃德证词，PHH，第 36 部分，第 350-51 页。

[19](#)报告和结论，PHH，第 39 部分，第 19 页。453.

[20](#)罗什福尔的证词，第 10 部分，第 14 页。4677.

[21](#)卡恩，《密码破译者》，第 17 页。48.

[22](#)其中包括第 247 和 248 项，附录 56，第 12 部分，第 268-69 页。第一条是 12 月 3 日的一条消息，报道一艘美国军用运输机从珍珠港驶向美国大陆；第二条消息是 12 月 3 日的一条消息，指出一艘战列舰（被误认为是怀俄明号航空母舰）和两艘水上飞机补给船已离开珍珠港。这两条信息是海波语言学家阿尔瓦·雷德·拉斯韦尔 (Alva Red Lasswell) 于 12 月 10 日翻译的几条信息之一。

[23](#)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204. 戴尔认为伍德沃德没有从任何其他密码破译者那里得到实质性帮助的印象得到了 Hypo 密码分析员韦斯利·哈姆·赖特 (Wesley Ham Wright) 的回忆的支持, 他作证说: “我相信伍德沃德在一些文书协助下完成了所有解密工作” (PHH, 第 36 部分, 第 263 页)。

[24](#)伍德沃德证词, PHH, 第 36 部分, 第 14 页。320.

[25](#)罗什福尔的证词, PHH, 第 26 部分, 第 14 页。214.

[26](#)同上, 第 23 部分, 第 26 页。674.

[27](#)檀香山 (北区) 至东京的备忘录, 1941 年 12 月 3 日, PA-K2, 第 245 号, Trans. 1941 年 12 月 11 日。联合委员会展品, 第 12 部分, 第 267-68 页。陆军在弗吉尼亚州亨特堡的拦截站点也收到了该消息, 并将其移交给 OP-20-GZ 进行翻译。194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新聘用的语言学家多萝西·埃杰斯 (Dorothy Edgers) 夫人对这份快讯进行了部分翻译, 她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 足以引起她的上司中校 (Lt. Cdr.) 的注意。阿尔文·D·克莱默 (Alwin D. Kramer) 他认为这“不够重要”, 不需要她在周六继续努力; 他建议她周一完成翻译。“灯光信息没有得到克莱默应有的关注, 因为它采用的是低级 PA-K2 领事密码, ”雷顿在《雷顿等人》《我在那儿》(第 281-83 页) 中写道。

[28](#)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245.

[29](#) Joseph C. Harsch, 《战地记者的奥德赛》, 载于《空袭: 珍珠港!》保罗·斯蒂尔韦尔, 编辑。(海军学院出版社, 1981 年), 第 17 页。264.

[30](#) CIS, 1941 年 12 月 5 日, RG 80, Box 41, NARAII。

[31](#)同上。

[32](#)莱顿口述历史, USNI, 第 74-75 页。

[33](#)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274-75 页。

[34](#)作者对 John Lundstrom 的电话采访。

[35](#)罗什福尔的证词, 第 23 部分, 第 14 页。679; 第 10 部分, 第 14 页。4689.

[36](#)秘密海军信息, COM 14 至 OPNAV, 1941 年 12 月 6 日, 罗什福尔文件。

[37](#)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274-75 页。

[38](#)我感谢 CTRCM 主席 John A. Gustafson, USN (退役) 提供有关军官在确定消息优先级状态方面的作用的信息, 他现在是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的会员秘书。作者访谈, 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39](#)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274-75 页。

[40](#)罗什福尔的证词, 第 23 部分, 第 14 页。686.

[41](#)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42](#)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8 部分，第 14 页。867.

[43](#)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44](#) Robert B. Stinnett, 《欺骗之日》（自由新闻社，2000 年），第 214-16 页。

[45](#) H 站年表，1941 年 12 月 6 日，RG 38, Box 10, NARAII。

[46](#)联合委员会的展品，PHH，第 12 部分，第 12 页。261.

[47](#)《檀香山广告报》，1941 年 12 月 6 日。

[48](#)罗什福尔的证词，第 10 部分，第 14 页。4709.

[49](#)美联社文章，*檀香山星报*，1941 年 11 月 27 日。

[50](#) “[如何]日本人做到了[所有]这一切，并且仍然保持着大国地位？他们没有路可走”（Rochefort 口述历史，USNI，第 68-69 页）。

[51](#)罗什福尔的证词，第 23 部分，第 14 页。687.

第13章：空袭珍珠港！

[1](#)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的是太平洋舰队航空母舰 *列克星敦号*、*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在看到第一枚日本炸弹落在福特岛后，中校。洛根·拉姆齐命令福特岛指挥中心的无线电员发出以下信息：“空袭，珍珠港。这不是演习。”时钟读数为上午 7 点 58 分

[2](#)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我们睡了*》，第 490、501-2 页。

[3](#) 汤米·戴尔 (Tommy Dyer) 致罗伯特·斯廷内特 (Robert Stinnett) 的信，1983 年 10 月 7 日，戴尔论文。

[4](#) “第十四海军区 12 月 7 日至 1 月 1 日期间的战争日记”，休伊特调查，第 37 部分，第 1 266-76 页。另请参见 Gordon W. Prange、Donald M. Goldstein 和 Katherine V. Dillon,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日*》(McGraw Hill, 1988 年)，第 92-93 页、1 00-114 页。

[5](#)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我们睡了*》，第 499-501 页。

[6](#) 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另请参阅 Prange 等人，《*1941 年 12 月 7 日*》，第 17 页。107.

[7](#) 这些军官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的行踪由他们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参见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217-19 页；赖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18-1 9 页；和拉斯韦尔口述历史，美国海军陆战队。

[8](#) 作者对医学博士迈克尔·帕尔切夫斯基 (Michael Palchefskey) 的采访。

[9](#) 同上。

[10](#) 赖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11](#)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 219.

[12](#) Forrest Tex Biard 致 John Roenigk 的信，1981 年 2 月 8 日，Pineau Collection，第 7 框，第 29 号文件夹，档案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13](#)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3 页。

[14](#) 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91-95 页。

[15](#) 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10 部分，第 15 页。4688.

[16](#) 福尔摩斯，《*双刃剑*》。

[17](#) 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18](#) 福尔摩斯，《*双刃剑*》。

[19](#)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12-13 页。

[20](#)作者对 Andy Cooper 的采访，2004 年 9 月 16 日，NCVA 聚会，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ooper 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去世。请参阅他的妻子 Nancy Cooper 撰写的“Andy Cooper 1918-2007 之旅”，*NCVA Cryptolog*，2008 年夏季。她写道：“1941 年 12 月 7 日早上，安迪在 CXK 值班。他能够探测到敌人的消息吗？不！为什么？因为有人下令关闭这台设备的所有电源。由于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安迪就通过写圣诞贺卡来打发手表的时间。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多次对这起神秘的事件发表评论，但从未听到或读过任何解释。”

[2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12-13 页。

[22](#)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17.

[23](#)在行动备忘录“日军空袭报告”之后，第十四海军区通讯官员向指挥官发出，1941 年 12 月 18 日，RG 181, Box 2, Accession 68, NARA, 太平洋地区，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魯諾。

[24](#)罗什福尔证词，罗伯茨委员会，第 23 部分，第 682-83 页；另请参见 1941 年 12 月 7 日的 COM 14 无线电日志，标题为“从第十四海军区收到的无线电方位”，珍珠港联络办公室，RG 80, Box 41, NARAII。

[25](#)罗什福尔的证词，罗伯茨委员会，第 682-83 页；1941 年 12 月 7 日的 COM 14 无线电日志，RG 80, Box 41, NARAII。罗什福尔告诉罗伯茨小组：“周日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我们从 Heeia 的广播电台收到了一个方位信息。。。我们无法通过任何通讯联系 [Lualualei]，因此我们必须使用 Heeia 的电台，这是一个无线电测向仪，只能给出倒数”（PHH，第 23 部分，第 683 页）。COM 14 操作员的日志支持了 Rochefort 在 12 月 7 日的证词：“1040 LCT YUNE 8 方位（双边）357 度或 178 度 T，来自 Heeia。YUNE 8 是 COMCARDI VS (AKAGI)。”

[26](#)多年后，当被问及是否从他的 DF 网中获得任何有用的情报时，罗什福尔轻蔑地回答说：“我没有从荷兰港和萨摩亚获得任何信息。”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8 部分，第 14 页。868.

[27](#)约翰·科斯特洛和罗杰·皮诺对埃德温·T·雷顿少将的采访，1983 年 5 月 11 日，埃德温·T·雷顿论文，第 30 栏，文件夹 1，NWC。

[28](#) Skipper Steely, “偷袭珍珠港：一次又一次的模拟演习取得了成功”，flightjournal.com，2008 年 12 月，第 81-82 页。

[29](#) Kimmel 证词，PHH，第 6 部分，第 2601-3 页。

[30](#)威廉·沃德·史密斯中将（PHH）的证词，第 7 部分，第 3357-58 页。

[31](#)同上。

[32](#)莱顿于 1946 年告诉国会：“后来事实证明，这支飞机护卫驱逐舰师已经从航空母舰上脱离出来，前往托管地增援托管舰队。当时的推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莱顿的证词，第 10 部分，第 14 页。4836.

[33](#)史密斯的证词，PHH，第 7 部分，第 3357-58 页。

[34](#)休伊特调查证物第 71 号，美国海军通讯服务、CINCPAC 和 CINCPAC，从 CINCPAC 到明尼阿波利斯，向 COMTASK-FORCE 8 发送的信息，Msg. 072230，第 37 部分，第 120 8-9 页。

[35](#) William F. Halsey 和 J. Bryan III, 《哈尔西海军上将的故事》(Zenger, 1947 年)，第 77-81 页。

[36](#)休伊特调查证物第 71 号，美国海军通讯服务。

[37](#)休伊特调查展品第 67 号，美国太平洋舰队无线电部队，“记录电话通讯的输入和输出”，1941 年 12 月 7 日，第 37 部分，第 17 页。1145.

[38](#)作者对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 的采访。

[39](#)汤米·戴尔 (Tommy Dyer) 说，他的妻子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发现她的丈夫是一名密码分析师。“她知道我与沟通有关，仅此而已。也许我正在操作钥匙并发送莫尔斯电码。”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207-8 页。

[40](#)埃尔丁采访。

[41](#) Gilven M. Slonim 上尉，美国海军（退役），“我们吸取了珍珠港的教训吗？”《海军杂志》，1966 年 12 月，第 12-15 页。

[42](#)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17.

[43](#)拉斯韦尔口述历史，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30-38 页。

[44](#)美国舰队总司令负责作战事务的助理参谋长阿瑟·戴维斯 (Arthur C. Davis) 少将的证词，1941 年 12 月在舰队司令丈夫金梅尔 (Husband Kimmel) 的参谋部担任舰队航空军官，《P HH》，第 26 部分，第 44 页。110.

[45](#)莱顿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学院，第 14 页。93.

[46](#)史密斯的证词，PHH，第 36 部分，第 17 页。564.

[47](#)罗什福尔的证词，PHH，第 23 部分，第 17 页。683.

[48](#)赖特对科斯特洛和皮诺的采访，NWC。

[49](#) George W. Bicknell 上校 (PHH) 的证词，第 22 部分，第 14 页192.

[50](#) Hewitt Inquiry, Kita messages, PHH，第 37 部分，第 17 页。999.

[51](#)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37.

[52](#)约瑟夫·芬尼根上尉，美国海军（退役），口述历史，1969 年 7 月 20 日至 10 月 11 日，通过《信息自由法》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得。文字记录，第 6 节。芬尼根的历史由 11 卷录音采访和书面手稿组成，是在 1969 年 7 月 20 日至 11 月 22 日期间在海军历史部任职期间编写的。这些卷现在由国家安全局管辖。

[53](#) PHH，联合委员会的证据，第 12 部分，第 14 页。269.

[54](#)芬尼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4 章：JN-25(b) 的漫长等待

[1](#) “GYP-1 的历史”，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6 框，5750/202，第 11 页。28、NARAII。

[2](#)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17.

[3](#) Tucker, “紫色狂想曲”，*密码学*，第 220-27 页。

[4](#)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231.

[5](#) 帕克，《*珍珠港再访*》，第 42-45 页。

[6](#)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231.

[7](#) 同上，第 7 页。95.

[8](#) 作家 Robert B. Stinnett 断言，罗什福尔关于海波站被指派负责编写军官守则而不是 JN-25 的证词“似乎是一个掩饰故事”，大概是为了掩盖海波站据称在对抗 JN-25(b) 方面取得的成功。;参见Stinnett's *Day of Deceit*，第81-82页，347页。作者认为Stinnett的论点毫无根据。1946 年 2 月 16 日，罗什福尔在宣誓作证时告诉国会：“我们被特别告知要远离或不要利用所谓的五位数系统，这是一种海军系统（在战争期间更名为 JN-25）。其他地方正在这样做”（第 10 部分，PHH，第 4697 页）。

[9](#) OP-20-GY 10 月、11 月、12 月月度报告，盖章 1942 年 1 月 1 日，包含在“OP-20-GY 的历史”中，RG 38，CNSG 图书馆，Box 115, 5750/198。有关海军对抗 JN-25(b) 的有限成功的精彩总结，请参阅 Budiansky, “珍珠港事件为时已晚”，*论文集*，第 47-51 页。

[10](#) 美国海军劳伦斯·F·萨福德上尉（退役）致小珀西·格里夫斯的信，1963 年 4 月 10 日，劳伦斯·弗莱·萨福德收藏，登记号 1357，框 1，格里夫斯文件夹，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

[11](#) “1941、1942、1943 年期间 GY-I 的活动和成就”，载于“OP-20-GY 的历史”，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5 框，5750/197，第 7-8 页。

[12](#) “珍珠港事件前的贝克密码”，第一章。“GYP-1 的历史”第 2 期，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6 框，5750/202，第 25-26 页。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 Robert Hanyok 告诉作者，日本使用单独的系统而不是 JN-25(b) 来编码船舶运动，这一点进一步削弱了 JN-25(b) 中加密的消息被例行读取的情况。

[13](#) 中尉的证词Rudolph J. Fabian，1945 年 5 月 17 日，PHH，第 36 部分，第 17 页。48. 费边在 1942 年和 1943 年担任中尉，这段时间为本卷所涵盖的时期。

[14](#) Rochefort 的证词称，海军只能处理大约 10% 的拦截流量（第 10 部分，PHH，第 467 4、4678 页）。

[15](#) Budiansky, “珍珠港事件为时已晚”，论文集。

[16](#)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339-40 页。

[17](#) “贝克密码”，第一章。2 “GYP-1 的历史”，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6 框，5750/202，第 2 页。52.

[18](#)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19.

同上，[第 19 页](#)。144.

[20](#) 有关 JN-25(b) 代码的有用描述，请参阅 Fred B. Wrixon, *Codes, Ciphers, Secrets and Cryptic Communication* (Black Dog and Levanthal, 1998), 第 370-71 页。另请参见 Geoffrey Sinclair, *JN-25, Operating Code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2004), 这是一本基于 RG 38: 5750/197（方框 115）中的四篇海军历史的有用专著；5750/198（框 115）；5750/199（3 中的 2，第 116 框）；5750/202（框 116）。有关此代码的其他描述，请参阅 Kahn, *Codebreakers*, 第 7、10、564、565、567 页；和 Budiansky, 《斗智斗勇》，第 3、6-9、12、216-18 页。

[21](#) 汤米·戴尔写给大卫·卡恩的信，1963 年 12 月 27 日，戴尔论文。

[22](#) 他们也被称为“书籍建造者”。参见 Michael Lowe, “日本海军密码”，收录于 FH Hinsley 和 Alan Stripp 编辑的《密码破译者：布莱切利公园的内幕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57-63 页。另请参见 Hugh Denham, “日本海军密码和密码”，Hinsley 和 Stripp 编辑, *Codebreakers*, 第 276-79 页。

[23](#)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40.

[24](#) RG 38 中的海军历史，5750/198，第 14 页。15.

[25](#)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40.

[26](#) 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第 14 页。162.

[27](#) Edwin P. Hoyt, 《他们如何赢得太平洋战争：尼米兹和他的海军上将》（里昂出版社，2000 年），第 14-24 页。

[28](#) 塔克，《紫色狂想曲》，《密码学》，第 14 页。233.

[29](#) CIS, 1941 年 12 月 20-23 日，SRMN-012，第 253-76 页，NHHC 海军部图书馆。另请参见 Rochefort 的证词，PHH，第 23 部分，第 680-83 页。

[30](#) 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31](#)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317-19 页。

[32](#)霍伊特, 《他们如何赢得太平洋战争》, 第 14 页。23.

[33](#)霍伊特在《他们如何赢得太平洋战争》一书中捕捉到了日本袭击后几周内的混乱局面。看看他的家伙。1 “混乱”, 第 1-25 页。

[3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22-23 页。

[35](#)赖特口述历史, 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4 页。33.

[36](#) EB Potter, 尼米兹 (海军学院出版社, 1976 年), 第 16-19 页。

[37](#) Thomas B. Buell, 《海上力量硕士》 (海军学院出版社, 1980 年), 第 14 页。153.

第 15 章：珍珠港事件的后果

[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10-11 页。

[2](#)同上，第 186-87 页。

[3](#)同上，第 235、186-87 页。

[4](#)尼米兹·波特，第 4 页。64.

[5](#)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致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 的机密信函，1942 年 1 月 21 日，序列号 03320，RG 38，CNSG，非活动站，83 号信箱，NARAII。我感谢已故的菲尔·雅各布森 (Phil Jacobsen) 提请我注意作者档案中雅各布森论文中的这封信。

[6](#)罗什福尔在一份未注明日期和未签署的备忘录“中途岛战役的内幕和罗什福尔指挥官被驱逐”中被引用。多年来，这份二十一页的备忘录作为一份神秘文件在海军情报界成员中流传，其作者身份存在争议，真实性也受到质疑。根据备忘录本身的内部证据，作者确定该备忘录是由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于 1944 年的某个时候撰写的。萨福德的“内幕故事”备忘录的副本可以在他女儿珍妮特·埃尔丁 (Janet Elerding) 拥有的罗什福特文件中找到。埃德温·T·雷顿 (Edwin T. Layton)，NWC；唐纳德·麦克·淋浴 (Donald Mac Showers)，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和罗杰·皮诺 (Roger Pineau)，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档案室。这份神秘备忘录现已由美国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发表在《*Echoes of Our Past*》中，其作者为萨福德，第 25-32 页。

[7](#)诺伊斯海军上将的备忘录，1942 年 1 月 23 日，来自美国海军 LF Safford 上尉，在 Holtwick 重印，SRH-355，第 450-64 页。

[8](#) Holtwick，SRH-355，评论，第 14 页。450.

[9](#) 1923 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温格于 1929 年在海军通讯办公室接受了密码分析方面的指导。

[10](#)温格在 1970 年表示，他在看到萨福德重组计划之前，应约瑟夫·雷德曼的要求准备了他的建议。参见 Holtwick，SRH-355，第 460-63 页。

[11](#)诺伊斯少将的备忘录，1942 年 2 月 10 日，主题：“通信部门重组”，来自 LF Safford 上尉，OP-20-G，RG 38，CNSG 图书馆，闲置站，83 号信箱，NARAII。

[12](#)海军通讯办公室，所有部门负责人的备忘录，1942 年 2 月 12 日，主题：“第 20-G 和 20-K 部门的重组”，来自 Joseph Redman，CNSG RG 38，非活动站，NARAII 框 83。OP-

20-G 的第三个衍生品是 OP-20-K，移交给中尉。登斯福德现在负责分析和验证海军自己的无线电流量。

[13](#)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56.

[14](#)普拉多斯，《联合舰队解码》，第 14 页。300. 另见尼米兹·波特，第 300 页。177.

[15](#)约翰·R·雷德曼中将，美国海军（退役），约翰·T·梅森 Jr. 进行的口述历史，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1969 年 6 月 6 日，采访编号：2，美国海军学院，第 14 页。8.

[16](#)法国建造的 *诺曼底号* 于 1941 年从维希法国手中夺取，并更名为 *拉斐特号*，以纪念拉斐特侯爵号。1942 年初，她在纽约改装成一艘军舰时被大火部分烧毁，后来被当作废品出售。

[17](#)约翰·雷德曼口述历史，USNI，第 17 页。51.

[18](#)“海军作战部长备忘录”，1940 年 10 月 25 日，通过无线电联络部主任，主题：“欺骗的实践”，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翰·R·雷德曼，秘密，序列号 0814，RG 38，NARAI 信箱 94。

[19](#)海军通讯总监向海军作战部长发出的“第四份备忘录认可”，主题：“欺骗的实践”，未注明日期，秘密，序列号 040220，RG 38，Box 94，NARAI。

[20](#)“海军作战部长备忘录”，1941 年 4 月 1 日，主题：“欺骗的实践”，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翰·R·雷德曼 (John R. Redman)，RG 38，Box 94，NARAI。

[21](#)约翰·雷德曼口述历史，USNI，第 43-49 页。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

[25](#) 1942 年 6 月，诺伊斯接管了第 18 特混舰队的指挥权，他的旗舰是黄蜂号航空母舰。9 月 15 日，当特遣部队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支援增援时，黄蜂号被鱼雷击沉。黄蜂号失事后，诺伊斯担任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1942 年 12 月，他担任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检验与测量委员会太平洋海岸部门的高级成员。他在战争剩余时间里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参见海军传记文件，海军部图书馆，NHHC。

[26](#)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268-69 页。

[27](#)除了担任主席的欧文·J·罗伯茨大法官外，委员会成员还有美国海军上将威廉·H·斯坦德利（退役）；约瑟夫·M·里夫斯 (Joseph M. Reeves) 少将，美国海军（退役）；弗兰克·R·麦考伊 (Frank R. McCoy) 少将，美国（退役）；和布里格。约瑟夫·T·麦克纳尼将军，美国。

[28](#)罗什福尔的证词，第 23 部分，第 673-83 页。

[29](#)同上。

[30](#)参见 John Lundstrom 的评论，第 12 章。

[31](#)罗什福尔的证词，第 36 部分，第 14 页。37.

[32](#)同上。令人费解的是，金梅尔的舰队情报官员埃德温·T·雷顿 (Edwin T. Layton) 对于日本无线电欺骗行为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他在 1944 年告诉陆军委员会，“日本人实施了欺骗行为”，然后在他 1985 年出版的《我在那儿》一书中指出：“相反根据流行的神话和许多历史学家的假设，日本并没有实施持续的欺骗计划”（第228-29页）。

[33](#)有关罗什福尔对无线电欺骗问题的观点的批评，请参阅 Robert J. Hanyok, “Catching the Fox Unaware”, *海军战争学院评论*, 2008 年秋季；和 Hanyok, “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 *海军历史*, 2009 年 12 月。

[34](#)雅各布森, “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 第 14 页。701.

[35](#)托马斯·戴尔上尉对卡恩的采访, 《戴尔论文》。

[3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10-11 页。

[37](#)健身报告, 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3月31日, 由CC Bloch签署, 盖章1942年4月20日。布洛赫还给罗什福尔这段时期的评分为4.0, 这是可能的最高评分。

[38](#) Prange 等人, 《黎明时分, 我们睡了》, 第 600-603 页。

[3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269.

[40](#)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14 页。53.

第 16 章：组建乐队

[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28-30 页；另请参见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58.

[2](#)罗什福尔 (Rochefort) 谈到罗里 (Rorie) 时说道：“[详细信息]我把任务留给了我们的首席自耕农。[他]很有能力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或其他任何东西。他是一名优秀的军士长，从某个地方生产出这些东西。”参见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54.

[3](#)普拉多斯，《*联合舰队解码*》，第 14 页。405.

[4](#)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73.

[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20.

[6](#)罗里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7](#)汤米·戴尔 (Tommy Dyer) 的回忆支持了罗里 (Rorie) 的故事：“为了吸引人，我们违反了所有规则等等。一股风会通过运输工具从海岸运来。我们会派特克斯·罗里过来，他们会排成一排，他会下去说：“我会带你，你和你。”他们都照顾了一次旅行。。。相当蓬乱且不讨人喜欢。”对美国海军退役托马斯·H·戴尔上尉的采访，由 Griff Chiles 进行，1976 年 8 月 26 日，NCVA，文件夹 16。

[8](#)作者对 Michael Palchefskey 的采访。

[9](#)同上。

[10](#)戴尔写给大卫·卡恩的信，1963 年 12 月 27 日，戴尔论文。

[11](#)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234-35 页，273。

[12](#)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2 页。358.

[13](#)作者对 Michael Palchefskey 的采访。

[14](#)同上。

[15](#)托马斯·H·戴尔上尉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学院。戴尔和罗什福尔都不支持贾斯珀·霍姆斯对乐队成员的过分评价：“经过短暂的指导，这些音乐家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非常有能力的密码分析家，并提出了音乐和密码分析之间必定存在心理联系的理论。”参见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37-38 页。一些乐队成员可能帮助语言学家识别代码组，但没有人进行密码分析，即破译加密消息所需的高科技工作。戴尔评论道：“音乐能力和密码分析

能力之间似乎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有的话，我就是证明这一规则的伟大例外”（口述历史，USNI，第 235 页）。

[1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20.

[17](#)罗什福尔写给罗杰·皮诺的信，1971 年 6 月 8 日，皮诺论文，第 22 框，第 20 号文件夹，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档案馆。

[18](#)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7 页。62.“我们必须将案子提交给尼米兹海军上将，以防止我们的前乐队成员密码分析师再次成为乐队成员，制作音乐来提高市场街突击队的士气。”

[19](#)莱顿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20](#)霍尔特威克，SRH-355，第 441-42 页。

[21](#)同上。

第 17 章：古里亚库舞台

[1](#)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55-59 页; 金和怀特希尔, 《金海军上将》, 第 14 页。364; 另见“国王的太平洋战争战略”, 1942 年 3 月 5 日, EJ King 的“总统备忘录”, 重印于 Buell, 《海上力量大师》, 附录 5, 第 531-33 页; 和尼米兹·波特, 第 32-36 页。

[2](#) CINCPAC 消息文件, COMINCH 至 CINCPAC, 2042 年 1 月 1 日, 消息号 021718、RG 38、NHC-70、NND 907044、RG 313、盒 1、缩微胶卷 1、NARAI。

[3](#)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55-59 页; 波特, 尼米兹, 第 32-36 页; Frederick D.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美国海军通信情报以及珊瑚海、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海战》(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 CH-E32-93-01, 1993), 第 17 页。5.

[4](#) 拉拉比, 总司令, 第 14 页。355.

[5](#) 雷顿等人, 《我在那儿》; 帕克, 《无价的优势》, 第 15-17 页。

[6](#)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第 15-17 页。

[7](#) John B. Lundstrom, 《黑鞋航母海军上将》(海军学院出版社, 2006 年), 第 14 页。57.

[8](#) 同上。

[9](#) SRMN-012, 第 14 海军区作战情报部队, 交通情报摘要及 CINCPAC 战争计划科的评论, 1942 年 1 月 15 日, 第 2 部分,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10](#) 帕克, 《无价的优势》, 第 10 页。5.

[11](#)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55-59 页。

[12](#) SRMN-012, 海波的 CIS, 1942 年 1 月 16-17 日。

[13](#) 同上, 1942 年 1 月 18 日。

[14](#) Edwin T. Layton 致 John Lundstrom 的信, 1974 年 1 月 10 日, Edwin T. Layton Papers, 第 48 框, 文件夹 1, NWC。

[15](#)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5 页。359.

[16](#) 同上, 第 355-59 页。

同上, [第 17 页](#)。第 359 章

[18](#) 莱顿致唐纳德·麦克·肖尔斯少将的信, 1982 年 11 月 5 日, 肖尔斯文件 (他个人拥有)。

[19](#) 霍尔科姆口述历史, NSG。

[20](#) 同上。

[21](#) John B. Lundstrom,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海军学院出版社, 1976 年), 第 30-31 页。

[22](#) 战争计划科的评论, 1942 年 2 月 1-2 日, 情报评论和摘要, 第 3 部分, SRMN-012, RG 457, NARAII。

[23](#) Goldstein 和 Dillon, 编辑, 《逐渐消失的胜利: 宇垣马托姆日记》, 第 81-83 页。

[24](#) Lundstrom,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 第 30-31 页。

[25](#)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63-64 页。

[26](#) 对 Wilfred J. Jasper Holmes 上尉的采访, 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历史学家 Henry Schorreck 和海军安全小组历史学家 Raymond Schmidt 进行, 1977 年 9 月 13 日, NCVA。

[27](#) 布莱尔, 《无声的胜利》, 第 95-96 页。

[28](#)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14 页 58。

[29](#) Forrest R. Tex Biard, “太平洋战争”, *Cryptolog*, NCVA, 1989 年冬季, 第 14 页。4.

[30](#) Biard 的故事可以在他 1989 年的 *Cryptolog* 报告“太平洋战争”中找到。弗莱彻的版本在 Lundstrom 的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中进行了报道, 特别参见第 93-94、122-23、167-71、201-2 页。

[31](#) Ernest Beath, “太平洋直接支持单位”, *美国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 (特纳, 1996 年), 第 50-54 页。

[32](#) Showers 采访 (作者档案)。2005 年 10 月 11 日, 比亚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接受作者采访时, 对 Showers 的说法提出异议, 坚称罗什福尔尊重他的工作, 并于 1944 年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我对这个人非常钦佩, 因为他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比亚德在 1984 年的 USNI 口述历史中说道。

[33](#) 有关移动无线电情报单位的背景, 请参阅 Ernest Beath, “太平洋直接支援单位”, *NCVA*, 1996 年。

第18章：不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件

[1](#) COMINCH 至 CINCPAC, 1942 年 3 月 4 日, 消息编号 042227, RG 313, 电报缩微胶卷副本, CINCPAC 消息文件, RG 313, 第 1 号信箱, 第 5 卷, NARAII。

[2](#) 美国海军埃德温·T·雷顿上尉, “反向交会”, 《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53 年 5 月, 第 14 页。480.

[3](#) COM 14 致所有特遣部队指挥官, COMINCH, CINCPAC, 1942 年 3 月 2 日, 020715, CINCPAC 消息文件, RG 313, Box 1, Roll 5, NARAII。

[4](#) COM 14 至 CINCPAC、COMINCH、COM 16, 1942 年 3 月 2 日, 021120。

[5](#)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72-77 页。

[6](#) COM 14 至 CINCPAC, COMINCH, COM 16, 1942 年 3 月 2 日, 021120。

[7](#)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72-77 页。

[8](#) COM 14 至 CINCPAC、COMINCH、COM 16 等, 1942 年 3 月 2 日, 021113。

[9](#) 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指挥文件“对局势的运行估计”, 1942 年 3 月 3 日, 灰皮书, 第 1 册, 第 11 页。261, 业务档案, NHHC。

[10](#) COMINCH 至 COM 14, 1942 年 3 月 3 日, 032230。

[11](#)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72-77 页。

[12](#) 普拉多斯, 《联合舰队解码》, 第 282-84 页。

[13](#) COM 16 至 COMINCH、CINCPAC、COM 14 等, 1942 年 3 月 4 日, 040630。

[14](#) 霍恩, 《第二次攻击》, 第 117-23 页。

[15](#) 同上。

[16](#)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72-77 页。

[17](#) COMINCH, 消息编号 042227, RG 313, 电报缩微胶卷副本, CINCPAC 消息文件, RG 313, Box 1, Roll 5, NARAII。

[18](#) Layton, “反向交会”, 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53 年 5 月, 第 17 页。484.

[19](#) 普拉多斯, 《联合舰队解码》, 第 282-84 页。

[20](#) David D. Lowman, “反向交会 II”, 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83 年 12 月, 第 132-33 页。

[21](#) 号角, 第二次攻击, 第 90-94 页。

[22](#) 普拉多斯, 《联合舰队解码》, 第 282-84 页。

[23](#)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239.

[2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04-8 页。

[25](#)同上。

[26](#) CINCPAC 至 COMINCH，1942 年 3 月 5 日，050325。

[27](#) COM 14 至 CINCPAC、COMINCH、COM 16 等，1942 年 3 月 5 日，052231。

[28](#) COM 14 至 COMINCH、CINCPAC、COM 16 等，1942 年 3 月 6 日，062203。

[29](#)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372-77 页。

[30](#) COM 14 至中途岛约翰斯顿巴尔米拉海军航空站，1942 年 3 月 10 日，机密，100315。

[31](#) COM 14 至 CINCPAC、COMINCH、COM 16 等，1942 年 3 月 10 日，100834。

[32](#)海军航空站中途至 COM 14，CINCPAC，1942 年 3 月 11 日，110535。

[33](#)霍恩，《第二次攻击》，第 141-42 页。查尔斯·W·萨默斯中尉和弗朗西斯·P·麦卡锡中尉荣获 DFC。

[34](#)同上。

[3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76.

[36](#) COM 14 至 CINCPAC、COMINCH、COM 16 等，1942 年 3 月 11 日，112132。

[37](#) K行动还有另一部续集，在埃迪·雷顿和贾斯珀·霍姆斯之间的战争之后上演。莱顿表示，福尔摩斯于 1940 年以笔名亚历克·哈德森 (Alec Hudson) 为《周六晚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为日本人提供了从法国护卫舰浅滩的潜艇为水上飞机加油的想法。参见 Layton 等人的《*And I Was There*》，第 17 页。374；和 Layton，“反向交会”，《会议记录》，1953 年 5 月，第 478-85 页。福尔摩斯拒绝了雷顿的论文。请参阅他在《*Proceedings*》中的回复，1953 年 8 月，第 897-99 页，以及他的著作《*Double-Edged Secrets*》，第 897-99 页。83.

第 19 章：地牢活跃起来

[1](#)参见拦截站“C”，第 2 版，NCVA，2003 年秋季。

[2](#)“GYP-1 的历史”，RG 38，第 116 框，CNSG，5750/202，第 14 页。29-30，NARAII。

[3](#)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43. 有关 JN-25(b) 初始翻译的年表，请参阅 RG 38，CNSG 图书馆，方框 22，文件夹 3222/82；第一个翻译日期为 1942 年 1 月 8 日。

[4](#)罗什福尔采访 NHHC 勋爵。

[5](#)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374-76 页。

[6](#)在他们之前，在地下室还有另外四名从美国在日本的语言项目中撤离的人员：中尉。(jg) 福雷斯特·比亚德 (Forrest Biard)、吉尔文·斯洛尼姆 (Gilven Slonim) 和约翰·布罗姆利 (John Bromley)；和海军上尉班克森·霍尔科姆·小 (Bankson Holcomb Jr.)，他们均于 1941 年 9 月抵达。

[7](#)阵雨访谈（作者档案）。另请参阅比尔·亚历山大 (Bill Alexander) 于 1998 年 3 月 13 日在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对美国海军少将唐纳德·M·麦克·肖尔斯 (Donald M. Mac Showers)（退役）进行的采访，尼米兹海军上将博物馆和北德克萨斯大学口述历史收藏，第 12 57 号。

[8](#)与淋浴一样，PO3/c 约翰逊最初向檀香山第十四海军区地区情报办公室报告，几天后，被“借用”到珍珠港作战情报部门。

[9](#)芬尼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10](#)作者对中校的采访。费迪南德·约翰逊，美国海军（退役）。

[11](#)赖特对 NWC Costello 和 Pineau 的采访。

[12](#)芬尼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13](#)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233-34 页。

[14](#)同上。

[15](#)Showers 访谈（作者档案）。

[1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25.

[17](#)Roger Dingman，《破译旭日》（海军学院出版社，2009 年），第 111-12 页。

[18](#)Ronald Marcello 与 EB Potter 的访谈，1994 年 10 月 8 日，德克萨斯州克尔维尔，北德克萨斯大学口述历史收藏，第 17 页。26. 罗斯福总统于 1942 年 7 月 30 日签署了创建

Waves 的立法，即常设妇女接受紧急志愿服务。一年之内，就有超过 27,000 名妇女参加了 Waves，但檀香山除外，在那里她们直到 1945 年才被允许。

[19](#)尼米兹·波特，第 19 页。287.

[20](#)马塞洛对北德克萨斯大学波特的采访。

[21](#) Roenigk 1985 年 5 月 3 日致皮诺的信；和 1989 年 4 月 22 日。

[22](#) Roenigk 1985 年 3 月 9 日写给亚瑟·本尼迪克特的信。

[23](#) Roenigk 致皮诺的信，1989 年 4 月 22 日，皮诺文件。

[24](#)作者对费迪南德·约翰逊的采访。

[25](#)作者对沃尔特·杰斯特的采访。杰斯特于 1942 年 3 月作为 Y3/c 入伍，与淋浴和约翰逊一样，奉命向檀香山地区情报办公室报告，然后被分配到罗什福尔的地下室。

[26](#)作者对费迪南德·约翰逊的采访。

[27](#)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33.

[28](#) Roenigk to Pineau，1981 年 8 月 23 日、1989 年 4 月 22 日、1987 年 2 月 21 日，皮诺收藏，第 24 框，文件夹 1，档案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29](#) “OP-20-3-GYP 通史”，第 14 页。23、5750/199、CNSG、RG 38、116 框、NARA II。

[30](#)卡恩，《密码破译者》，第 564-65 页。

[31](#)有关墨尔本站点 Belconnen 名称的由来，请参阅 Russell，《*No Right to Win*》，第 14 页。260.

[32](#)参见拦截站“C”，第 2 版，NCVA，2003 年秋季。

第20章：母猪耳朵里的丝绸钱包

- [1](#) “通讯中的黑魔法”，CSP 1494(A)，1942 年 4 月 15 日，由海军作战部副部长 FJ Horne 中将签署，RG 38，克兰图书馆，NARAII 66 号信箱。作者感谢太平洋战争历史学家罗伯特·汉约克（Robert Hanyok）指导他阅读这份文件。
- [2](#) 萨福德，《中途岛战役的内幕故事和罗什福尔指挥官的驱逐》，未署名（1944 年），NCV A。
- [3](#) 同上。
- [4](#) 布尔，《海上力量大师》，第 173, 532 页。
- [5](#) COMINCH 至 CINCPAC，1942 年 2 月 6 日，061513，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指挥档案，第 1 册和第 8 册，作战档案，NHHHC（以下简称灰皮书）。
- [6](#) 埃蒙斯将军致副官，华盛顿，1942 年 2 月 19 日，灰皮书，第 14 页249.
- [7](#) CIS，战斗情报单位，1942 年 4 月 2 日，RG 38，方框 3，CNSG，闲置站，NARAII。
- [8](#) 战争计划科的评论，1942 年 4 月 2 日，情报评论和摘要，第 3 部分，1942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SRMN-012，RG 457，NARAII。
- [9](#) 格雷皮书，第。33.
- [10](#) 无线电情报摘要，日本海军通信，SRNM 0381，RG 457，框 1，条目 9016，NARAII。
- [11](#) 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119-20 页。
- [12](#)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47.
- [13](#) Lundstrom，《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第 14 页。77.
- [14](#) COM 14 to CINCPAC、COMINCH、COM 16 等，CINCPAC 消息文件，1942 年 3 月 11 日，112132，RG 313，Box 1，NARAII。
- [15](#) 无线电情报摘要，日本海军通信，SRNM 0123，RG 457，框 1，NARAII。
- [16](#) 珊瑚海之战，SRH-012，附录 2，第 1 部分，第 14 页。213，NHHHC 海军部图书馆。
- [17](#) 舰队情报摘要，1942 年 4 月 11 日，情报评论和摘要，第 3 部分，1942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SRMN-012，RG 457，NARAII。
- [18](#) 舰队情报摘要，1942 年 4 月 15 日。
- [19](#) 独联体，1942 年 4 月 17 日。
- [20](#)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89.
- [21](#) 灰皮书，1942 年 4 月 16 日，第 14 页。352.

- [22](#) CINCPAC to COMINCH, 1942 年 4 月 17 日, 172035, *Greybook*, 第 500-501 页。
- [23](#) COMINCH 至 CINCPAC, 1942 年 4 月 18 日, 182032, *灰皮书*, 第 14 页。501.
- [24](#) H. P Willmott, 《屏障与标枪》(海军学院出版社, 1983 年), 第 14 页。179; 另请参见 Lundstrom,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 第 14 页。79.
- [25](#) Lundstrom,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 第 14 页。76.
- [26](#) *灰皮书*, 1942 年 4 月 30 日, 第 14 页。422.
- [27](#) 帕克, 《无价的优势》, 第 17 页。19.
- [28](#)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182.
- [29](#) 福尔摩斯, 《双刃剑》, 第 68-69 页。
- [30](#) 同上。
- [31](#) 独联体, 1942 年 4 月 19 日。
- [32](#) 同上, 1942 年 4 月 20 日。
- [33](#) *珊瑚海之战*, SRH-012, 附录 2, 第 1 部分, 第 14 页。219,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 [34](#) 独联体, 1942 年 4 月 22 日。
- [35](#)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72-73 页。
- [36](#) 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形势估计”, 1942 年 4 月 22 日, *灰皮书*, 第 11 页。385.
- [37](#)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14 页。70.
- [38](#) *珊瑚海之战*, SRH-012, 附录 2, 第 1 部分, 第 14 页。221,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 [39](#) 战争计划科的评论, 1942 年 4 月 26 日, 情报评论和摘要, 第 3 部分, SRMN-012, R G 457, NARAII。
- [40](#) *灰皮书*, 1942 年 4 月 28 日, 第 14 页。416.
- [41](#)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14 页。64-65。
- [42](#) 同上。
- [43](#) *珊瑚海之战*, SRH-012, 附录 2, 第 1 部分, 第 14 页。225,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 [44](#) SRNM No. 0687, COM 14 to OPNAV, COMINCH, CINCPAC, Belconnen, COM 16, 3003 16, April 1942, 无线电情报摘要, RG 457, Box 1, Entry 9016, NARAII。
- [45](#)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72-73 页。

第21章：国王来召唤

- [1](#)拉拉比，*总司令*，第 1 页。48.
- [2](#)布尔，《*海上力量大师*》，第 205-10 页。
- [3](#)“国王的太平洋战争战略”，1942 年 3 月 5 日，重印于 Buell，《*海上力量大师*》，第 531-33 页。
- [4](#)作者对小罗伯特·W·洛夫 (Robert W. Love Jr.) 的电话采访
- [5](#)同上。
- [6](#)灰皮书，1942 年 4 月 23 日，第 14 页。386，业务档案，NHHC。
- [7](#)威尔莫特，《*屏障和标枪*》，第 14 页。184.
- [8](#)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74-78 页。
- [9](#)Layton 致 John Lundstrom 的信，1973 年 10 月 14 日，Edwin T. Layton Papers，第 48 盒，文件夹 1，海军历史收藏，NWC。
- [10](#)雷顿的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36.
- [11](#)作者对小罗伯特·W·洛夫 (Robert W. Love Jr.) 的电话采访
- [12](#)另一位接受罗什福尔版本的历史学家是尼米兹作者 EB Potter，他写道，金“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直接与海波站的罗什福尔指挥官沟通”（第 66 页）。
- [13](#)主啊，*难以置信的胜利*，第 18-19 页。
- [1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74-78 页。
- [15](#)CINCPAC 电文文件，电报缩微胶卷副本，电文编号 15。011108，第 10 卷，RG 313，第 1 盒，NARAI。
- [1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74-78 页。
- [17](#)Lundstrom，*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第 90-91 页。
- [18](#)CINCPAC 消息文件，编号。011108，第 10 卷，RG 313，第 1 盒，NARAI。
- [19](#)同上。
- [20](#)同上。
- [2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74-78 页。
- [22](#)同上。
- [23](#)罗什福尔写给贾斯珀·霍姆斯的信，1959 年 9 月 29 日，阵雨文件。
- [24](#)灰皮书，1942 年 5 月 1 日，第 14 页。432.

[25](#)尼米兹·波特, 第 14 页。78.

[26](#)莱顿写给约翰·伦德斯特罗姆的信, 1974 年 6 月 12 日, NWC。

[27](#)灰皮书, 1942 年 5 月 2 日, 第 14 页。433.

[28](#)威尔莫特, 《屏障与标枪》, 第 14 页。184.

[29](#)罗什福尔接受 NHHC 洛德采访。

[30](#)本节基于 NARAIL 的 CINCPAC 消息文件中的 COM 14 消息。在得出结论时, 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John B. Lundstrom 的出色分析, 《无线电情报的失败》, *Cryptologia*, 1983 年 4 月, 最近在 Lundstrom 的著作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中进行了总结, 第 152-58 页。

[31](#) CINCPAC 消息文件, COM 14 至 COPEK 收件人, 消息号。020344 系列, 10 卷, RG 313, 盒 1, NARAIL; 另请参见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 第 106-16 页。

[32](#) Lundstrom, 《黑鞋商海军上将》, 第 106-16 页。

[33](#)同上。

[34](#)尼米兹·波特, 第 14 页。77.

[35](#) Lundstrom, “无线电情报的失败”, *密码学*, 1983 年 4 月。

[36](#)莱顿至伦德斯特罗姆, 1975 年 4 月 7 日, NWC。

第22章：事情正在酝酿

[1](#) 墨尔本舰队广播电台，1942 年 4 月 27 日摘要，SRNS-1517（第 1 部分），第 14 页。78、NARAI。

[2](#) Stephan Howarth, 《牵牛花：日本帝国海军的历史》（哈密什·汉密尔顿，伦敦，1983 年），第 14 页。296.

[3](#) Parker, 《无价的优势》，第 14 页。43.

[4](#) 舰队情报摘要，1942 年 4 月 27 日，情报评论和摘要，第 3 部分，1942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第 14 页。190, SRMN-012, RG 457, NARAI。

[5](#) 《珊瑚海之战》，SRH-012, 附录 2, 第 1 部分，第 262-63 页，NHHC 海军部图书馆；另请参见 Parker, 《无价优势》，第 14 页。45；普拉多斯, 《联合舰队解码》，第 14 页。316.

[6](#) COM 14 至 COMB, 消息号040816, 1942 年 5 月 4 日，电报缩微胶卷副本，CINCPAC 消息文件，RG 313, Box 1, Roll 10, NARAI。

[7](#) 同上。

[8](#) 作者感谢 John Lundstrom 提供的信息，即 Layton 的每日“敌人活动档案”在 CINCPAC 总部被称为“记分卡”。参见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第 14 页。124.

[9](#) CINCPAC 敌人活动档案，1942 年 5 月 4 日，SRH-272, NHHC。

[10](#) COM 14 至 COMB, 消息号061848, 1942 年 5 月 6 日，CINCPAC 消息文件，NARAI。

[11](#) 同上。

[12](#) CNO 无线电情报摘要，日本海军活动，1942 年 5 月 6 日，SRNS-0001-0352, RG 457, NARAI。

[13](#) 灰皮书，1942 年 5 月 9 日，第 14 页。474.

[14](#) 同上，第 443、473 页。

[15](#) 舰队情报摘要，1942 年 5 月 9 日，情报评论和摘要，第 3 部分，1942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第 14 页。190, SRMN-012, RG 457, NARAI。

[16](#) CNO 无线电情报摘要，日本海军活动，1942 年 5 月 10 日，RG 457, SRNS 0027, NARAI。

[17](#) 雷顿-科斯特洛-皮诺采访。

[18](#) COM 14 通信摘要，1942 年 5 月 5 日，RG 38, Box 3, CNSG, 不活动站，NARAI。

[19](#) CNO 无线电情报摘要, 日本海军活动, 1942 年 5 月 5 日, SRNS-0022, RG 457, NARAII。

[20](#) 帕克, 《无价的优势》, 第 44-46 页。

[21](#) COM 14 至 COMB, 090054, 1942 年 5 月 9 日, CINCPAC 消息文件, 莱顿笔记本, 莱顿论文, 第 27 号盒子, 第 4 号文件夹, 海军历史收藏, NWC。

[22](#) 同上。

[23](#) 同上。

[24](#) COM 14 至 COMB, 052202, 1942 年 5 月 5 日, CINCPAC 消息文件, NARAII。

[25](#) 墨尔本舰队广播电台, 1942 年 5 月 14 日摘要, SRNS-1517, 第 14 页。146,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26](#) COM 14 至 COM、140945、141222、141022、CINCPAC 消息文件、Layton Notebook、Layton Papers、NWC。

[27](#)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7 页。411。

[28](#) CINCPAC 敌人活动档案, 1942 年 5 月 13 日, 第 051-054 页, SRH-272, NHHC。

[29](#)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28-33 页。

[30](#) 灰皮书, 1942 年 5 月 26 日, 第 14 页。543。

[31](#)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28-33 页, 152。

[32](#)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USNI, 第 236-37 页。

[33](#)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24-25 页。

[34](#)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USNI, 第 206-7 页。

[35](#)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 第 14 页。209. COMINCH 至 CINCPAC, 121945、121950, CINCPAC 消息文件, 行动档案, NHHC。

[36](#) COMINCH 至 CINCPAC, 121945、121950。

[37](#) 参见 Lundstrom, 《黑鞋运输海军上将》, 第 208-11 页。

[38](#) 灰皮书, 1942 年 5 月 12 日, 第 12 页。479。

[39](#) CINCPAC 至 COMINCH, 140639, CINCPAC 消息文件, 行动档案, NHHC。

[40](#) 帕克, 《无价的优势》, 第 14 页。46-47; 珊瑚海之战, SRH-012, 附录 2, 第 1 部分, 第 14 页。272,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第23章：五月的五天

- [1](#) COM 14 至 OPNAV、COMINCH、CINPAC，消息号140700–140706，日本海军通讯，SR NM 0698–1292，RG 457，方框 2，NARAII。
- [2](#)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31.
- [3](#) Roenigk 1989 年 4 月 22 日写给皮诺的信。
- [4](#) 芬尼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 [5](#)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411.
- [6](#) 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23.
- [7](#) 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 [8](#) 莱顿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14 页。143.
- [9](#) COM 14, 140700–140706。
- [10](#) 迈克尔·伊森伯格（Michael Isenberg），《共和国之盾：冷战与暴力和平时代的美国海军》（圣马丁出版社，1993 年），第 14 页。331.
- [11](#)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09.
- [12](#) 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123-24 页。
- [13](#) 参见 Layton 的两部口述历史：USNI，第 123-24 页；美国国家安全局，p。143.
- [14](#)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96-203 页。
- [15](#) 对于 Hypo 和 Cast 站确认的地理标志，参见 COM 16 to OPNAV, 230939, March；COM 14 至 OPNAV，030244 5 月；贝尔康宁 (Belconnen) 飞往 OPNAV，060710，5 月；以及雷顿笔记本、雷顿论文、NWC。
- [16](#)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96-203 页。
- [17](#) 同上。
- [18](#) 淋浴采访。
- [19](#) 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124-25 页。
- [20](#)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414；另请参见 Lundstrom，《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第 152-53 页。
- [21](#) Lundstrom，《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第 152-53 页。
- [22](#) CINCPAC 至 COMINCH，140639、140741、140829、140853，尼米兹文件，行动档案，NHHC。另请参见 Lundstrom，《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第 152-53 页。

[23](#) CINCPAC 至 COMINCH, 140639、140741、140829、140853, 尼米兹文件, 行动档案, NHHC。

[24](#)在行政上, 罗什福尔隶属于珍珠港第十四海军区司令(大卫·巴格利少将); 在行动上, 他负责 OP-20-G (由约翰·雷德曼中校指挥)。但实际上, 罗什福尔认为他的使命主要是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服务。

[25](#) Lundstrom, 《黑鞋航母海军上将》, 第 210-12 页; 伦德斯特罗姆,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 第 154-57 页。

[26](#) Layton 写给 John Lundstrom 的信, 1974 年 6 月 12 日, 通讯, 第 48 框, 文件夹 1, Edwin T. Layton 的论文, NWC。雷顿-科斯特洛-皮诺采访, NWC。关于尼米兹向哈尔西发出的“只用眼睛看”的信息,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这封 1974 年写给伦德斯特罗姆的信以及 1983 年对科斯特洛和皮诺的采访。尼米兹的秘密派遣并未出现在任何现存的 CINCPAC 消息硬拷贝文件中, 莱顿已向雷顿指出了该文件的缺失。他向科斯特洛和皮诺的解释是, 尼米兹要求他将消息保存在自己的档案中, 因此舰队的通讯值班军官向他提供了档案副本。另请参阅 Lundstrom,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 第 14 页。155。

[27](#) Lundstrom, 《黑鞋商海军上将》, 第 210-12 页。

[28](#) Lundstrom,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 第 154-57 页。

[29](#) CNO 无线电情报摘要, 日本海军活动, 1942 年 5 月 14 日, RG 457, SRNS 0031, NARAIL。

[30](#) COM 16 至 OPNAV, COM 14, CINCAF, 230939、230938, 1942 年 3 月 23 日, 日本海军通信, RG 457, SRNM-0123, 框 1, NARAIL。

[31](#)墨尔本舰队广播电台, 1942 年 5 月 14 日每日文摘, 第 14 页。146, SRNS-1517,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32](#)舰队情报评论和评论, 1942 年 5 月 14 日, SRMN-012, 第 317-18 页,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33](#) CINCPAC 敌方活动档案, 1942 年 5 月 14 日, SRH-272, NHHC。

[34](#)同上。

[35](#)舰队情报评论和评论, 1942 年 5 月 14 日, SRMN-012, 第 317-18 页,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36](#)灰皮书, 1942 年 5 月 14 日, 第 14 页。480。

[37](#) COMINCH 至 CINCPAC, 消息 152130-152136, 灰皮书。

[38](#)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415-17 页。

[39](#) CINCPAC 至 CTF 16, 信息 COMINCH, 160307, 灰皮书。

[40](#) CINCPAC 至 COMINCH, 160325, 灰皮书。

[41](#)同上。

[42](#) 灰皮书, 1942 年 5 月 16 日, 第 14 页。482.

[43](#) CINCPAC 至 COMINCH, 170407, 灰皮书。另请参阅布尔, 《海上力量大师》, 第 17 页。201.

[44](#)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415-17 页。

[4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301.

[46](#)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415-17 页。

[47](#) COMINCH 至 CINCPAC, 172220, 灰皮书。

[48](#)同上。

[49](#)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 第 14 页。216.

[50](#) COMINCH 至 CINCPAC, 172220, 灰皮书。

[51](#) COMINCH 至 SPENAVO, 伦敦, 181255, 灰皮书, 第 51 页。492.

第24章：罗什福尔战争

- [1](#)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67-68 页; 408-10, 417。
- [2](#)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99.
- [3](#)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358.
- [4](#) 赖特对 NWC Costello 和 Pineau 的采访。
- [5](#) COM 14 至 ONAV, COMINCH, 291010, 1942 年 4 月 29 日, CINCPAC 缩微胶片消息文件, RG 313, 第 1 盒, 第 10 卷, NARAIL。
- [6](#)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14 页。394.
- [7](#) 科斯特洛-皮诺·雷顿采访。
- [8](#)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第 14 页。46.
- [9](#) 墨尔本舰队无线电部队, 无线电日志, 1942 年 5 月 15 日摘要, SRNS-1517,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 [10](#) 同上, 1942 年 5 月 22 日。
- [11](#) CNO 无线电情报摘要, 日本海军活动, 1942 年 5 月 17 日, RG 457, SRNS-0034, NARAIL。
- [12](#) Cdr. 备忘录墨菲, OP-20-G/JAC, 1942 年 5 月 18 日, 5750/171, CNSG, 文件 287, OP-20-GI 的历史, RG 38, 框 112, NARAIL。
- [13](#) 致 Cdr. 的备忘录雷德曼, F-111, 1942 年 4 月 18 日, 5750/177, CNSG, OP-20-GI 的历史, RG 38, 框 112, NARAIL。
- [14](#) Cdr. 备忘录墨菲, OP-20-G, 1942 年 4 月 23 日, 5750/177, CNSG, OP-20-GI 的历史, RG 38, 框 112, NARAIL。
- [15](#) 莱顿口述历史, 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4 页。9.
- [16](#)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202-3 页。
- [17](#) 赖特对 NWC Costello 和 Pineau 的采访。
- [18](#) Thomas H. Dyer 上尉采访, NCVA。
- [19](#) 5750/188, CNSG, OP-20-GI-P 的历史, RG 38, 框 114, NARAIL。对海波评级系统的描述也符合当时担任罗什福尔地下室少尉的唐纳德·麦克·肖尔斯少将的记忆。
- [20](#) Dingman, 《解读旭日》, 第 103-4 页。
- [21](#)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USNI, 第 241-43 页。

[2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66、252 页。

[23](#)雷顿-科斯特洛-皮诺采访。

[24](#)COM 14 至 COMB，CINCPAC 消息文件，189000，5 月 16 日收到消息，5 月 18 日翻译；另请参见《珊瑚海之战》，SRH-012，附录 2，第 1 部分，第 14 页。277，NHHC 海军部图书馆。

[25](#)珊瑚海之战，SRH-012，附录 2，第 1 部分，第 14 页。271，NHHC 海军部图书馆。

[26](#)COM 14 至 COMB，222100，CINCPAC 缩微胶片消息文件，第 12 卷。

[27](#)Mac Showers 回忆起拉斯韦尔在 5 月 20 日后几天正在处理此消息或消息。阵雨采访（作者档案）。

[28](#)珊瑚海之战，SRH-012，附录 2，第 1 部分，第 284-85 页，NHHC 海军部图书馆。

[29](#)拉斯韦尔口述历史，美国海军陆战队。

[30](#)Dingman，《解读旭日》，第 100-101 页。

[31](#)爱德华·范德罗尔，《致命魔法》（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1978 年），第 14 页。49.

[32](#)Dingman，《解读旭日》，第 100-101 页。

[33](#)美国海军陆战队阿尔瓦·B·拉斯韦尔上校（退役）致罗杰·皮诺上尉，1985 年 12 月 31 日，皮诺论文，第 17 框，第 6 号文件夹，档案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34](#)拉斯韦尔口述历史，美国海军陆战队。

[35](#)Wright 对 NWC Costello 和 Pineau 的采访。

[36](#)John Redman 的备忘录，未注明日期，OP-20-GI 的历史，文件 287、5750/177、RG 3 8、Box 112、NARAII。另见 Budiansky 的《斗智斗勇》，第 17 页。15.

[37](#)主啊，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第 14 页。21；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珊瑚海、中途岛和潜艇行动》，《珊瑚海、中途岛和潜艇行动：1942 年 5 月至 1942 年 8 月》（Castle Books，1949 年），卷。4，第 167-68 页。

[38](#)中尉备忘录戈登·戴斯利，1942 年 5 月 22 日，SRMN-008，第 14 页。007，NHHC。

[39](#)同上，1942 年 5 月 23 日，SRMN-008，第 14 页。008，NHHC。

[40](#)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9-21 页、96-98 页。另请参阅雷顿-科斯特洛-皮诺采访。

[41](#)Wyman H. Packard 上尉，《美国海军情报的一个世纪》（海军情报办公室和海军历史中心，1996 年），第 14 页。22. 本节中有关特纳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项工作。特别参见第 49-51 页。

[42](#)OP-20-GI 观察备忘录，1942 年 5 月 20 日，SRMN-008，NHHC。

[43](#)中尉备忘录戴斯利，1942 年 5 月 21 日，SRMN-008，第 11 页。007，NHHC。

[44](#) Parker, 《无价的优势》，第 14 页。47.

[45](#)罗什福尔致埃德温·T·雷顿的信，1974 年 3 月 20 日，Pineau Papers，第 16 框，文件夹 21-23，档案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

[46](#) Morison, 《珊瑚海、中途岛和潜艇行动》，第 14 页。80.

[47](#)雷顿-科斯特洛-皮诺采访。

[48](#) Showers 访谈（作者档案）；另见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7 页。90.

第25章：确认福克斯在这里得到确认

[1](#) Lewin, 《美国魔术》，第 14 页。105.

[2](#) Layton 等人, 《*And I Was There*》, 第 421-22 页, 基于 1984 年 6 月 27 日 John Costello 和 Roger Pineau 对 Dyer 的采访。另请参见 Dyer 的 USNI 口述历史, 第 241-43 页。

[3](#)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90-91 页。福尔摩斯写道, 那是他最后一次听说此事, 直到他在 1949 年 3 月的《周六晚邮报》上读到 J. Bryan 的一篇文章《从来没有像中途岛那样的战斗》, 披露了 AF 水事件。

[4](#) 阵雨访谈 (作者档案)。战后罗什福尔不记得向中途岛发送水电信息是谁的主意。“有人——可能是莱顿, 可能是我办公室的某个人, 也可能是我, ”提出了这个想法。参见罗什福尔的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211.

[5](#) 福尔摩斯在他的书中指出, 罗什福尔与布洛赫司令讨论了此事。这是不正确的。4 月 2 日, 巴格利少将接替了布洛赫, 5 月 19 日, 罗什福尔与巴格利进行了会谈, 而不是布洛赫。

[6](#) 墨尔本舰队广播电台, 1942 年 5 月 21 日每日文摘, 第 14 页。176, SRNS 1517, NHH C 海军部图书馆。

[7](#) COM 14 至 COMB, 秘密 COPEK, 220732, 中途岛的 CINCPAC 消息文件, 海军密码学博物馆图书馆, 米德堡, 马里兰州。中途岛的先驱历史学家在正确确定罗什福尔著名的缺水命令的年代时犯了错误。《难以置信的胜利》中的洛德将其定在“5月10日左右”, 《中途岛奇迹》中的普兰奇、《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中的伦德斯特罗姆以及《屏障与标枪》中的威尔莫特也是如此。雷顿在《我在那儿》中正确定位了5月19日至21日之间的水事件, 普拉多斯在《联合舰队解码》中, 布迪安斯基在《斗智斗勇》中, 乔纳森·帕歇尔和安东尼·塔利在《碎剑》中正确定位了水事件 (波托马克图书, 2005年) 。

[8](#) 命令摘要, CINCPAC 文件, 第 1 册, 第 9 框, 1942 年 5 月 23 日, 第 19 页。540, 灰皮书。

[9](#) CNO 无线电情报摘要, 日本海军活动, 1942 年 5 月 22 日, 由 Arthur McCollum, SRNS-0040, RG 457, NARAII 编写。

[10](#) Gordon W. Prange, 与 Donald M. Goldstein 和 Katherine V. Dillon, 《中途岛的奇迹》(McGraw-Hill, 1982 年), 第 14 页。66.

[11](#) “无线电情报在美日海战中的作用”，第一卷。1，*珊瑚海海战*，SRH-012，NHHHC海军部图书馆。

[12](#)珍珠港听证会，第3部分，第12页1158。

[13](#) Prange 等人，*《中途岛的奇迹》*，第14页。66。

[14](#)同上，第46-47页；EB 波特，*尼米兹*，第79-80页。

[15](#) COMINCH 至 CINCPAC，141527，CINCPAC 消息，中途岛档案，海军密码学博物馆图书馆，米德堡，马里兰州。

[16](#) Prange 等人，*《中途岛的奇迹》*，第38-39页；主啊，*难以置信的胜利*，第24-25页；尼米兹·波特，第79-80页。

[17](#) Parker，*《无价的优势》*，第17页。47。

[18](#) Lundstrom，*《黑鞋航母海军上将》*，第124-25页；主啊，*难以置信的胜利*，第24-25页。

[1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14页。212。

[20](#) “海军安全组历史至1971年”，Holtwick SRH-355，第460-63页。

[2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212、144-45页。

[22](#)同上，第144-45页。

[23](#) CINCPAC 至 CTF 16、180403、CINCPAC 缩微胶片消息文件、RG 313、卷12、NARAIL。

[24](#) Lundstrom，*《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第208、216-17页。

[25](#)同上；帕克，*无价的优势*，p。52。

[26](#) Mitsuo Fuchida 和 Masatake Okuyama，*中途岛，注定日本失败的战役：日本海军的故事*（海军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138-39页。

[27](#)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14页125。

[28](#)罗什福尔-普兰奇采访。

[29](#)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阿尔瓦·布莱恩·拉斯韦尔 (Alva Bryan Lasswell) 的回忆录，日期不详，拉斯韦尔家族论文，由拉斯韦尔家族提供。

[30](#) [↑](#) Showers 访谈（作者档案）。当这本书付印时，现年九十二岁的淋浴者仍然相信拉斯韦尔破译了山本的行动命令。

[31](#)拉斯韦尔回忆录、拉斯韦尔家庭论文。

[32](#)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14页。89. 福尔摩斯没有明确指出拉斯韦尔是负责该命令的密码破译者，但福尔摩斯给出的收到这段冗长拦截的日期与拉斯韦尔的时间表相吻合。

[33](#)对美国海军韦斯利·赖特上尉（退役）的采访，由 David Kahn 进行，1963 年 12 月 12 日，马里兰州银泉，卡恩论文，马里兰州米德堡海军密码学博物馆。

[3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15-17 页。

[35](#)莱顿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学院，第 14 页。125.

[36](#)关于山本的主体，罗什福尔在 1969 年的口述历史中告诉 Etta-Belle Kitchen，“我们知道这一点”——这一论点与当时向 CINCPAC 提供的 RI 摘要相矛盾。

[37](#)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215-17 页。

[38](#)巴歇尔和徒利，《碎剑》，第 14 页。67.

[39](#)“据我所知，根据对原始文件的大量研究，在战斗之前没有找到日本航母攻击中途岛的详细时间表，”伦德斯特罗姆告诉作者。Lundstrom 于 2008 年 6 月 7 日向比尔·普赖斯 (Bill Price)、肖尔斯 (Showers) 和作者发送电子邮件。普兰奇，《中途岛奇迹》；卡恩，《密码破译者》；普拉多斯，《联合舰队解码》；和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

[4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90.

[41](#)“局势估计，对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基地的攻击”，1942 年 5 月 26 日，灰皮书，第 506-20 页。

[42](#)福尔摩斯，《双刃剑》，第 94-95 页；另请参见卡恩，《密码破解者》，第 568-70 页。

[43](#) Henry F. Schorreck, “COMINT 在中途岛海战中的作用”，1972 年 6 月，SRH-230, N HHC 海军部图书馆。

[44](#)芬尼根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

[45](#)芬尼根与汉姆·赖特 (Ham Wright) 在 5 月 26 日至 27 日期间的工作描述摘自卡恩的《密码破译者》，第 45 页。570；卡恩对赖特的采访，如上所述；福尔摩斯的双刃剑；和芬尼根的口述历史，国家安全局。

[46](#)卡恩解释说，赖特“发现日期和时间密码由多字母组成，具有独立的混合密码字母表，外部明文字母和密钥字母采用两种不同的日语音节书写系统——一种是古老的、正式的片假名，另一种是日文音节书写系统。草书平假名。”

[47](#)赖特-卡恩采访。

[48](#)同上。关于谁值得赞扬，赖特很慷慨，他告诉约翰·科斯特洛和罗杰·皮诺：“芬尼根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没有阐明他自己的角色。参见 Wright 对 Costello 和 Pineau 的采访，Layton Papers, NWC。芬尼根在他的口述历史中毫无疑问地指出了功劳应该归于何处：“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中途岛袭击的实际日期以及占领军中午阵地的日期。”

第26章：尼米兹出现

[1](#)尼米兹·波特，第 82-85 页。

[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18-33 页。

[3](#)同上。

[4](#)Parker，《无价的优势》，第 14 页。47.

[5](#)康根霍部门至 CINCPAC，251930，CINCPAC 消息文件，Layton's Notebook，Layton Papers，Box 29，文件夹 4，NWC；以下消息 251930。

[6](#)理查森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解除了埃蒙斯在夏威夷的职务。

[7](#)尼米兹·波特，第 82-85 页。

[8](#)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108-9 页。

[9](#)雷顿在他的口述历史中指出，前地区指挥官克劳德·布洛赫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但到这次参谋会议时，布洛赫已被戴维·巴格利少将接替，因此莱顿心目中显然是巴格利作为据称负责带罗什福尔去见尼米兹的军官。参见 Layton 的口述历史，USNI，第 108-9 页。

[10](#)罗什福尔在他的口述历史中提到 5 月 25 日是他受邀向尼米兹及其参谋人员通报情况的日期。但这个日期是不正确的。罗什福尔表示，参加者包括美国陆军少将罗伯特·C·理查森。但 CINCPAC 的灰皮书（舰队工作人员的每日日志）报道了理查森出席 5 月 27 日的一次员工会议。不同的作家给出了这次会议的不同日期。尼米兹的传记作者 EB Potter 使用了罗什福尔的日期。雷顿在《我在那儿》中给出的日期是 5 月 26 日。卡恩在《密码破译者》中算出了正确的日期：5 月 27 日。

[1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18-33 页。

[12](#)COM 14 至 COMB，262226，CINCPAC 缩微胶卷文件，传入和传出消息，1942 年 1 月至 8 月，RG 313，第 1 盒，第 12 卷，NARAI。

[13](#)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18-33 页。另请参阅“罗什福尔指挥官的估计”，RG 38，Box 88，非活动空间站，NARAI。

[14](#)汉姆·赖特 (Ham Wright) 在 5 月 27 日上午准备并分发给华盛顿的日期时间密码电报的副本从未出现在海军档案或 CINCPAC 的缩微胶卷档案中。由于缺少这份文件，无法验证他和乔·芬尼根计算出的木户舞台首次袭击中途岛的日期。

[15](#)“罗什福尔指挥官的估计”，RG 38，方框 88，非活动站，NARAI。

[16](#)CINCPAC 至 COMINCH，260345，CINCPAC 文件。

[17](#)帕歇尔和塔利令人信服地辩称，阿留申群岛行动并不是旨在引诱美国舰队离开珍珠港的佯攻。“同时在阿留申群岛发起行动的目的是利用美国人在其他地方忙碌的机会，以便能够毫无阻碍地夺取阿留申群岛的目标。AL 行动本身就是一次战略性的入侵，而不仅仅是一次转移注意力。” 431.

[18](#)日本海军在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行动的船只数量总计 186 艘。

[1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18-33 页。

[20](#)尼米兹·波特，第 82-85 页。

[21](#)同上。

[22](#)“敌方活动”，1942 年 5 月 24 日，ET Layton 编写，CINCPAC 敌方活动档案，1942 年 4 月至 5 月，SRH-272，NHHC。

[23](#)尼米兹·波特，第 82-85 页。

[24](#)第 29-42 号行动计划，1942 年 5 月 27 日，RG 38，第 21 栏，NARAI。

[25](#)同上。

[26](#) CINCPAC 至 CTF8、282153、CINCPAC 缩微胶片消息文件、Layton Notebook、Layton Papers、NWC；另见 Parker，《无价的优势》，第 51-52 页；尼米兹·波特，第 14 页。88.

[27](#)尼米兹·波特，第 17 页。88.

[28](#) CTF 1 至 TF 1，信息 CINCPAC，282150，CINCPAC 缩微胶片文件，RG 313，卷 13，NARAI。

[29](#)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91.

[3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92-95 页。

[31](#)帕克，《无价的优势》，第 14 页。49.

[32](#)拉拉比，总司令，第 14 页。201.

[33](#)尼米兹·波特，第 14 页。85.

[34](#) COM 14 至 COMB 262244，CINCPAC 缩微胶片文件，NARAI。

[35](#) Parker，《无价的优势》，第 14 页。54.

[3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42.

[37](#) COM 14 至 COMB，310545，CINCPAC 缩微胶片文件，NARAI。

[38](#) CINCPAC 至 COMTASKFSOR 17, 292049，CINCPAC 缩微胶片文件，NARAI。

[39](#) Hugh Bichen，《中途岛》（卡塞尔，2001 年），第 14 页。82；罗伯特·J·克雷斯曼、史蒂夫·尤因、巴雷特·蒂尔曼、马克·霍兰、克拉克·雷诺兹和斯坦·科恩，“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中途岛战役，1942 年 6 月 4-6 日（图画历史，1990 年），第 34 页，40。

第27章：我们在东京的人

1尼米兹·波特，第 14 页。87.

2行动计划第 29-42 号，1942 年 5 月 27 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RG 38，Box 21，NARAIL。尼米兹的行动计划最初预计日军“最快于 5 月 30 日”抵达，但当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起航时，他已将攻击日期推迟到 6 月 3 日。

3许多中途岛老兵都记得在中途岛海战之前听到过谣言，称美国海军破解了帝国海军的作战密码。他们的故事被记录在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上，这是一个由约 400 名中途岛退伍军人、历史学家和相关各方组成的电子论坛 (www.midway42.org)。参见 Russell 的《无权获胜》第 39-44 页。

4尼米兹·波特，第 4 页。87.

5COMINCH 到 CINCPAC，172220，CINCPAC 消息文件，命令摘要，灰皮书，第 14 页。489，业务档案，NHHC。

6第 29-42 号行动计划，1942 年 5 月 27 日，RG 38，第 21 栏，NARAIL。

7CINCPAC 至 TF 16、TF 17、COMINCH、310357、CINCPAC 缩微胶片消息文件、第 13 卷、NARAIL。

8CINCPAC 发送给所有特遣队指挥官 PACFLT，311221，CINCPAC 消息文件，灰皮书。

9独联体，1942 年 5 月 28 日，作战情报，第十四海军区，RG 38，方框 3，CNSG，闲置站，NARAIL。

10独联体，1942 年 5 月 29 日。

11同上，1942 年 6 月 1 日。

12同上。

13渊田和奥宫，*中途岛，注定日本灭亡的战役*，第 150-53 页。

14Parker，*《无价的优势》*，第 14 页。56.

15渊田和奥宫，*中途岛，注定日本灭亡的海战*。

16COMINCH 至 CINCPAC 300050，舰队情报评论和摘要，1942 年 5 月 31 日，SRMN-012，第 16 页。460，NHHC。

17Morison，*《珊瑚海、中途岛和潜艇行动》*，第 17 页。176；帕克，*无价的优势*，p. 59.

18尼米兹·波特，第 18 页。88.

19同上，第 91-95 页。

[20](#) 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21](#)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45。

[22](#) 罗什福尔写给罗杰·皮诺的信，1968 年 1 月 8 日，阵雨文件。

[23](#) 尼米兹·波特，第 14 页。88。

[24](#) 巴歇尔和徒利，《碎剑》，第 14 页。69;另请参见 Lundstrom，《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第 220-21 页。

[25](#) 对美国海军少将埃德温·T·雷顿（退役）的采访，由 EB Potter 进行，1970 年 3 月 19 日，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第 17 页。30，雷顿文件，第 30 盒，第 5 号文件夹，NWC。历史学家对于尼米兹-雷顿交锋发生的时间存在分歧。《尼米兹》中的波特和《中途岛奇迹》中的普兰奇将这次著名的会议安排在尼米兹 5 月 27 日的员工大会期间。伦德斯特罗姆在 2006 年为黑鞋运输海军上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撰写的传记中声称，这件事发生在 6 月 4 日早上，珍珠港当地时间上午 7:30。Lundstrom 引用了 Layton 1964 年 7 月 22 日对 Prange 的采访作为消息来源。不幸的是，雷顿告诉普兰奇的内容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普兰奇在马里兰大学的论文中缺少对雷顿的采访。普兰奇和波特认为 5 月 27 日是莱顿-尼米兹对话更合理的时间，但该日期也无法确认。作者认为这次会面发生在 6 月 3 日，因为该日期符合莱顿 1970 年 3 月 19 日采访波特的背景。在那次采访中，雷顿在讨论中途岛 6 月 3 日发现入侵部队从西边逼近时提到了他的预言。

[26](#) 帕克，《无价的优势》，第 60-63 页。

[27](#) 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28](#) Lundstrom，《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第 239-42 页。

[29](#) 雷顿对波特的采访，第 14 页。20、莱顿论文，NWC。另请参见 Lundstrom，《黑鞋承运人海军上将》，第 239-42 页；和雷顿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438。

[30](#)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19. 为什么 *Kido Butai* 的飞机在距中途岛 170 至 180 英里的地方起飞，而不是海波著名的 5 月 18 日解密中指定的 50 英里，这一点从未得到解释，但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海波对 5 月 18 日消息的翻译可能有缺陷。参见 Parker，《无价优势》，第 60-63 页。

[31](#) Lundstrom，《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第 239-42 页。

[32](#) 雷顿对波特的采访，第 14 页。42、莱顿论文，NWC。

[33](#) 中途岛飞往 CINCPAC，042020，6 月 4 日；CINCPAC 致全体指挥官，042007；前往 CINCPAC 的中途，041927，CINCPAC 消息文件，RG 313，Box 1，Roll 14 NARail。

[34](#) 中途岛至 CINCPAC，042158；CINCPAC 至 COMINCH，所有指挥官，042301。

[35](#)中途岛至 CINCPAC, 042105 ; 中途前往 CINCPAC, 042325。

[36](#)尼米兹·波特, 第 14 页。88.

[37](#) Lundstrom, 《黑鞋商海军上将》, 第 252-53 页。

[38](#)尼米兹·波特, 第 14 页。88.

[39](#)中途岛行动运行日志, 舰队情报评论和评论, 6 月 4 日, SRMN-012, 第 499-524 页, NHHC。

[40](#)尼米兹·波特, 第 14 页。88.

[41](#)巴歇尔和塔利, 《碎剑》, 第 14 页。198 ; 另见敌方派遣, 中途岛海战, 对联合舰队的打击力量, 0600, 6 月 5 日, SRMN-005, 第 14 页。9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42](#)舰队情报官员关于中途岛海战敌方调度的备忘录, 来自 JJ Rochefort, 1942 年 10 月 15 日, SRMN-005, 第 14 页。9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43](#)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第 14 页。63

[44](#) Midway 至 CINCPAC, 042325, 电缆。

[45](#)马里兰州律师鲍文·威谢特 (Bowen Weisheit) 收集的证据表明, 大黄蜂号的机长马克·米切尔 (Marc Mitscher) 少将出于从未承认过更不用说理解的原因, 指示 Ring 遵循以下方向 : 6 月 4 日, 他位于 *Kido Butai* 实际位置以北 ; 然后, 战斗结束后, 他提交了一份地图, 作为行动后报告的一部分, 该地图与当天早上空军大队实际遵循的路线不符。关于他的调查的详细描述可以在他 1996 年自行出版的书《最后一次飞行 : C. Markland Kelly, Junior, USNR》中找到。John Lundstrom、Robert Cressman、Mark Horan、Alvin Kernan、Jon Pars hall、Anthony Tully、James Sawruk 和 Robert Mrazek 等作者都认可了他的发现。

[46](#)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 第 14 页。257.

[47](#) CINCPAC 至 COMINCH, 050131 ; CTF 17 至 CINCPAC, 050035 ; 中途前往 CINCPAC, 0430/15。

[48](#)当弗莱彻要求海波语言学家向他的工作人员简要介绍他在无线电情报方面的工作细节时, 比亚德和弗莱彻发生了争执。意识到这些警官没有获得犯罪许可, 比亚德拒绝了。在珊瑚海海战的关键日子里, 他们再次发生争执, 当时比亚德认为弗莱彻忽视了他的警告, 根据日本舰队的无线电通讯, 日本海军距离弗莱彻的距离比他想象的还要近。参见 Layton 等人, 《And I Was There》, 第 395、398-401 页。

[49](#)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 第 267-68 页。

[50](#) CTF 16 至 CINCPAC, 050204 ; CTF 17 至 CINCPAC, 050035。

[51](#) CTF 17 至 CINCPAC, 050315 ; CTF 至 CINCPAC, 050415 ; CINCPAC 至 中途岛, 050052 ; 另请参阅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 第 14 页。270 ; Cressman 等人, “我们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第 14 页。170.

[52](#) 敌方派遣, 中途岛海战, SRMN-005, 第 14 页10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53](#)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第 14 页。63.

[54](#) 雷顿与波特的访谈, 第 42-43 页, 雷顿论文, NWC。

[55](#) Showers 访谈 (作者档案)。

[56](#) Cressman 等人, “我们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第 136-39 页。

[57](#) CINCPAC 致指挥官, 050647。

[58](#) 雷顿对波特的采访, 第 14 页。34, 莱顿论文, NWC。

[59](#) CINCPAC 致所有指挥官, COMINCH, 050915。

[60](#) CINCPAC 致所有指挥官, 050915。

[61](#)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第 14 页。63.

[62](#) Lundstrom, 《黑鞋携带者海军上将》, 第 14 页。279.

[63](#) 敌方派遣, 中途岛海战, SRMN-005, 第 63 页12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同上, 第[64](#)页。127.

[65](#)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245.

[66](#) 独联体, 1942 年 6 月 6 日。

[67](#)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第 14 页。63.

[68](#) 乔治·盖伊, 《唯一的幸存者》(中途岛, 1979 年), 第 125-27 页。

[69](#) Paul S. Dull, 《日本帝国海军战史》(海军学院出版社, 1978 年), 第 156-59 页。

[70](#) 在大黄蜂号、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攻击木户舞台的 41 架 TBD 毁灭者中, 有 6 架幸存。从中途岛起飞的 6 架 TBF 复仇者鱼雷机中, 有 3 架返回该岛。

[71](#) 多年来, 历史学家一直质疑盖伊是否真的看到了他声称看到的一切。一种观点认为, *kido butai* 已经移动到了他抛弃的地方以北很远的地方, 这使得他很难甚至不可能目睹 6 月 4 日的某些事件。专家们特别质疑他的说法, 即他看到三艘航空母舰在夜色中燃烧, 然后沉没, 这不太可能, 因为其中两艘航空母舰在日落后不久就沉没了。盖伊的捍卫者反驳说, 批评者夸大了木户舞台远离飞行员在水中位置的程度。辩论各方在电子论坛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 (BOMRT) 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参见 Russell, 《无权获胜》, 第 198-204 页。

[72](#) Showers 采访 (作者档案)。

[73](#) 托马斯·戴尔 (Thomas Dyer) 给大卫·卡恩 (David Kahn) 的信, 1963 年 12 月 27 日, 戴尔论文。戴尔-卡恩的信件也可以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密码学博物馆的卡恩论文中找到。

[74](#)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105.

[75](#) Morison, 《珊瑚海、中途岛和潜艇行动》, 第 14 页。181.

[76](#) Parker, 《无价的优势》, 第 14 页。63.

[77](#) 福雷斯特·C·波格 (Forrest C. Pogue)、乔治·C·马歇尔 (George C. Marshall), 《苦难与希望》(Viking Press, 1965 年), 第 14 页。325.

[78](#) 作者对约翰·罗伯特·费里斯 (John Robert Ferris) 的采访, 约翰·罗伯特·费里斯是《情报与战略: 论文选》的作者 (Routledge、Taylor 和 Francis, 2005 年)。费里斯是卡尔加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79](#) Theodore F. Cook Jr., “我们的中途岛灾难”, 发表于《假设?》(伯克利图书, 1999 年), 第 329-30 页。

[80](#) 尼米兹·波特, 第 17 页。101.

[81](#)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234-35 页, 第 238-39 页。

[82](#) 同上, 第 265-66 页。

第28章：不惜一切手段

[1](#)福尔摩斯, 《双刃剑》, 第 108-9 页。杰出服役奖章是继荣誉勋章之后海军第二高的勋章, 当时巴格利少将向罗什福尔推荐了这一勋章 (参见《蓝夹克手册》, 1944 年, 第 12 版, 第 9 页) ; 1942 年 8 月, 国会用海军十字勋章取代了它, 成为海军的二号奖章。

[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251-52 页。

[3](#)福尔摩斯, 《双刃剑》, 第 108-9 页。

[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251-52 页。

[5 篇](#)罗什福尔论文。

[6](#)罗什福尔写给贾斯珀·霍姆斯的信, 1942 年 11 月 16 日, 1959 年 9 月 29 日, 阵雨文件。

[7](#)机密备忘录, 序列号 01655, 1942 年 6 月 8 日, 从第十四海军区司令到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主题: “为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瑟夫·罗什福尔授予勋章的建议, 罗什福尔文件”。

[8](#)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14 页。115.

[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259.

[10](#)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致美国舰队总司令的霍尔科姆备忘录, 主题: “建立先进联合情报中心”, 1942 年 3 月 24 日, RG 38, 方框 137, 文件夹 5750/301, CNSG-OP-202, NARAIL。

[11](#) Frederick D.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 2000 年 7 月, 第 212-16 页。

[12](#)威尔森备忘录, 美国舰队总司令致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主题: “建立先进联合情报中心”, 1942 年 4 月 13 日, 由 RG 38 参谋长拉塞尔·威尔森签署, 第 137 栏, 文件夹 5750/301, CNSG-OP-202, NARAIL。

[13](#)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 丁曼, 《破译旭日》, 第 105-8 页; 福尔摩斯, 《双刃剑》, 第 111-17 页;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465 页; 麦科勒姆口述历史, USNI, 第 358-72 页。

[14](#)麦科勒姆口述历史, USNI, 第 358-72 页。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 第 219-21 页; 尼米兹备忘录,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致美国舰队总司令, 1942 年 5 月 28 日, 序列号 0116 W, RG 38, 框 88 和 118, 闲置站。

[15](#)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麦科勒姆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对 ONI 和尼米兹对 ICPOA 的愿景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麦科勒姆坚称, 最初提议 ICPOA 人员应隶属于第十四海军区的是 ONI, 而不是尼米兹。参见他的口述历史, 第 14 页。362.

[16](#) FJ Horne 中将的备忘录, 1942 年 6 月 20 日, 来自 John Redman, 由 Joe Wenger, S RH-268 编写, NHHHC 海军部图书馆。

[17](#)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另请参见 SRMN 015、“FRUPAC 历史”、RG 38、CNSG 库、Box 88、5400/13、NARAIL。

[18](#)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

[19](#)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致美国海军司令约瑟夫·J·罗什福尔的备忘录, 主题: “命令: 临时额外职责”, 1942 年 6 月 15 日, 由《罗什福报》助理参谋长 LJ Wiltse 签署。

[20](#)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253-54 页。

[21](#) 同上。罗什福尔的实际派遣并未幸存。我们只有他在口述历史中对此的描述。他在新闻稿中是否使用了“小丑”这个词值得怀疑, 但他的华盛顿上级可能明白了这一点。

[22](#) 麦科勒姆口述历史, USNI, 第 461-62 页。

[23](#) 本文件中的所有引述均来自 FJ Horne 中将 1942 年 6 月 20 日的备忘录“无线电情报组织”, 来自 Joseph R. Redman, SRH-268, NHHHC 海军部图书馆。

[24](#) FJ Horne 中将的备忘录, 1942 年 6 月 20 日, “建立先进情报中心”, 约翰·R·雷德曼 (John R. Redman), SRH-268, NHHHC 海军部图书馆。

[25](#) 本文件中的所有引述均来自海军上将的备忘录, 1942 年 6 月 22 日, “罗什福尔司令授予勋章的建议”, 罗什福尔论文参谋长拉塞尔·威尔森 (Russell Willson)。

[26](#) 布尔, 《海上力量大师》, 第 380-83 页。

[27](#) 美国舰队总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通过海军人事局局长向海军部长提交的备忘录, 主题: “为美国海军司令约瑟夫·J·罗什福尔授予勋章的建议”²³ 1942 年 6 月, 罗什福尔论文。

[28](#) OP-20-GY 战争日记, 1941 年 12 月 10 日至 1942 年 7 月 30 日, RG 38, Box 111, C NSG, 5750/168, NARAIL。

[29](#) 备忘录第七次签署, 1942 年 9 月 4 日, 从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到美国舰队总司令, 主题: “为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瑟夫·J·罗什福尔授予勋章的建议”, 罗什福尔档案, NCVA 图书馆。

[30](#) [↑](#) Showers 访谈 (作者档案)。

[31](#) 罗什福尔写给贾斯珀·霍姆斯的信, 1942 年 11 月 16 日, Pineau Papers, 第 13 框, 第 27 号文件夹,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图书馆档案馆。在罗什福尔-霍姆斯的信件中, 里奇曼

仅以“首席约曼·里奇曼”的身份出现。莱顿在美国海军学院的口述历史中证实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但没有透露他的名字。

[32](#)莱顿口述历史，USNI，第 141-43 页。

[33](#)第十四海军区司令致约瑟夫·J·罗什福尔指挥官的备忘录，1942 年 6 月 25 日，罗什福尔文件。

[34](#)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56.

[35](#)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11-14 页。

[36](#) Parker，“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密码学*，第 226-33 页。

[37](#)尼米兹·波特，第 114-15 页。

[38](#)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453-55 页。这篇文章还出现在《*华盛顿时报先驱报*》和《*纽约每日新闻*》上。

[39](#)萨福德，“中途岛战役的内幕故事和罗什福尔指挥官的驱逐”，未署名（1944 年），NC VA。

[40](#)雷顿等人，《*我也在场*》。雷顿和合著者从表面上接受了《内幕故事》，有时毫无保留地逐字逐句地引用它。

[41](#)有关《*芝加哥论坛报*》事件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Prados，《*联合舰队解码*》，第 342-46 页。

[42](#) “美国海军诉芝加哥论坛报”，Larry J. Frank 着，发表于《*历史学家*》，1980 年 2 月，第 284-303 页。

[43](#)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456-55 页。

[44](#)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70.

第29章：补救行动

- [1](#)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Cryptologia*, 第 14 页。226.
- [2](#) 萨福德, "中途岛战役的内幕和罗什福尔指挥官的下台", 未署名 (1944 年), NCVA, 第 14 页。19.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66-67 页。
- [3](#) Joe Redman 致 FJ Horne 中将, 1942 年 6 月 20 日, SRH-268, NHHC 海军部图书馆。
- [4](#) 福尔摩斯, 《双刃剑的秘密》, 第 112-15 页。
- [5](#) Layton 等人, 《我在那儿》, 第 366-67 页。
- [6](#) 约翰·R·雷德曼 (John R. Redman) 指挥官的备忘录, 乔·温格 (Joe Wenger), 1942 年 9 月 3 日, 主题: "与 Hypo 讨论的事项", RG 38, CNSG 图书馆, 文件 5750/301, 第 137 栏, NARAII。
- [7](#) Wright 对 NWC Costello 和 Pineau 的采访。
- [8](#) COM 14 至 OPNAV/COMINCH, 291010, 4 月, CINCPAC 消息文件, RG 313, NARA I。
- [9](#) 温格致雷德曼的备忘录, 1942 年 9 月 3 日, RG 38, CNSG 图书馆, 文件 5750/301, Box 137, NARAII。
- [10](#) 如果有关海军自身系统内这种秘密通信安排报道只出现在 Layton 等人的《*And I Was There*》(第 466-67 页) 中; 和萨福德, "中途岛战役的内幕故事和罗什福尔指挥官的驱逐" (第 20 页), 读者可能会合理地要求更多确认。额外的证据出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克独立确立了雷德曼-温格私人密码系统的存在; 参见他的"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Cryptologia*》, 第 14 页。227. 对雷德曼-温格密码系统工作原理的最终证实可以在尼米兹海军上将 1942 年 12 月 8 日给霍恩中将的信中找到; 参见 RG 38, 方框 94, CNSG 图书馆, NARAII。
- [11](#)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
- [12](#) 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为霍恩中将撰写的备忘录, 主题: "珍珠港无线电情报部门负责人", 1942 年 10 月 21 日, RG 38, 第 137 栏, CNSG 图书馆, 文件夹 5750/301, NARAII。雷德曼从 9 月 20 日的那条开始, 逐项向温格传达了他的信息。
- [13](#) Parker, "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 *密码学*。

[14](#)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为霍恩中将撰写的备忘录，主题：“珍珠港无线电情报部门负责人”，1942 年 10 月 21 日，RG 38，第 137 号信箱，CNSG 图书馆，文件夹 5750/301，NARAll。

[15](#)雷顿等人，《我在那儿》；萨福德，“中途岛战役的内幕故事和罗什福尔指挥官的驱逐”，未署名（1944 年），NCVA，第 17 页。20.

[16](#)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为霍恩中将撰写的备忘录，主题：“珍珠港无线电情报部门负责人”，1942 年 10 月 21 日，RG 38，第 137 栏，CNSG 图书馆，文件夹 5750/301，NARAll；另请参见 Parker，“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密码学*。

[17](#)霍恩中将的备忘录，来自约翰·雷德曼，主题：“珍珠港无线电情报部门负责人”，1942 年 10 月 21 日，RG 38，第 137 栏，CNSG 图书馆，文件夹 5750/301，NARAll。

[18](#)第 14 海军区司令致约瑟夫·小罗什福尔指挥官的备忘录，主题：“命令：临时附加职责”，1942 年 10 月 22 日，罗什福尔文件。

[19](#)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366-67 页。

[20](#)萨福德，“中途岛战役的内幕故事和罗什福尔指挥官的下台”，未署名（1944 年），NCVA，第 17 页。19.

[21](#)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366-67 页。

[22](#)福雷斯特·比亚德中尉 (Lt. (jg)) 和他的语言学家同事于 1941 年 9 月抵达海波车站，发现没有警卫保护地下室的门。

[23](#)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4 页。115.

[24](#)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14 页56.

[25](#)尼米兹致霍恩的私人信件，1942 年 12 月 8 日，RG 38，Box 94，CNSG 图书馆，NARAll。

[26](#)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366-67 页。

[27](#)尼米兹致霍恩的私人信件，1942 年 12 月 8 日，RG 38，Box 94，CNSG 图书馆，NARAll。

[28](#)萨福德，“中途岛战役的内幕故事和罗什福尔指挥官的驱逐”，未署名（1944 年），NCVA，第 20-21 页。在这种情况下，萨福德的說法必須被認為是可信的，因為他當時就在現場，能夠作為目擊者。

[29](#)约翰·雷德曼 (John Redman) 为霍恩中将撰写的备忘录，主题：“珍珠港无线电情报部门负责人”，1942 年 10 月 21 日，RG 38，第 137 栏，CNSG 图书馆，文件夹 5750/301，NARAll。

- [3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57-58 页。
- [31](#)戴尔，美国海军学院俄亥俄州，第 14 页。264.
- [32](#)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15-16 页。
- [33](#)备忘录，1942 年 11 月 15 日，第十四海军区司令致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主题：“美国海军指挥官约瑟夫·小罗什福尔：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职责的命令，转发。1. 罗彻福尔司令于 1942 年 10 月 25 日离开该地区，遵照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临时值勤命令，《罗彻福尔文件》。
- [34](#)罗什福尔致贾斯珀·霍姆斯的信，1942 年 11 月 16 日。这封信可以在 Admiral Showers 的文件和罗什福尔档案中找到，Pineau Papers, Box 22, Folder 20, Archives,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以下为罗什福尔致贾斯珀·霍姆斯的信。贾斯珀·福尔摩斯。
- [35](#)罗什福尔写给贾斯珀·霍姆斯的信。
- [36](#)同上。
- [37](#)美国海军少将 Earl E. Stone（退役），口述历史，由 RD Farley 主持，1983 年 2 月 9 日，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11-12 页，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密码学博物馆。
- [38](#)未注明日期的温格备忘录，署名 JNW，Safford Papers，来自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密码学博物馆基金会 Robert R. Frey 的收藏。
- [39](#)Parker，“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Cryptologia*，第 14 页。222.
- [40](#)罗什福尔写给贾斯珀·霍姆斯的信。
- [41](#)未注明日期的温格备忘录，罗伯特·R·弗雷 (Robert R. Frey) 收藏，国家密码学博物馆基金会。
- [42](#)以下部分中的所有引述均来自 Rochefort 口述历史，USNI，第 258-62 页。
- [43](#)国王致尼米兹的信，1942 年 10 月 28 日，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NARAII。
- [44](#)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468-69 页；另请参见雷顿的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141.
- [45](#)尼米兹号出发，1942 年 11 月 5 日，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NARAII。
- [46](#)霍恩致尼米兹，1942 年 12 月 1 日，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NARAII。
- [47](#)尼米兹至霍恩，1942 年 12 月 8 日，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NARAII。
- [48](#)莱顿口述历史，美国海军学院，第 14 页。141.

[49](#) Hillenkoetter 于 1943 年 9 月 7 日被解除负责 ICPOA 的军官职务，在一次重组中，ICPOA 被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取代，陆军上校 Joseph J. Twitty 被任命为负责该中心的军官，该中心后来成为一个实质上的机构。扩大情报组织。

[50](#)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15-16 页。

[51](#)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265-66 页。

[52](#) 霍恩致尼米兹，1942 年 12 月 1 日，RG 38, Box 94, CNSG 图书馆，NARAII。

[53](#) Joe Wenger 未注明日期的笔记，载于国家密码学博物馆萨福德论文。

[54](#) 罗什福尔 1942 年 11 月 16 日写给贾斯珀·霍姆斯的信。

[55](#) 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 115-16 页。

[56](#)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265-66 页。

[57](#) 作者对费迪南德·约翰逊的采访。

[58](#) 海军参谋长兰德尔·雅各布斯少将向约瑟夫·J·罗什福尔指挥官发出的命令，1942 年 11 月 5 日，罗什福尔文件。雅各布斯的信表明，罗什福尔在抵达华盛顿之前向旧金山发出的命令就被取消了，而且很可能是在他与海军部上级会面结果出来之前被推迟的。

第30章：进坞

[1](#)西海岸线指挥官向约瑟夫·小罗什福尔指挥官发出的命令，主题：“临时附加职责”，1942年12月9日，罗什福尔文件。

[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267、263页。

[3](#)福尔摩斯，《双刃剑的秘密》，第130-31页。1943年早些时候，ICPOA和Hypo再次重组，ICPOA演变为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而Hypo单位更名为太平洋地区舰队无线电单位。贝尔科南更名为墨尔本舰队广播电台。ICPOA和Hypo都搬出了海军造船厂，搬进了为他们建造的两层木结构建筑，位于太平洋舰队新总部附近的马卡拉帕火山口边缘，ICPOA占据了一层的一部分，Hypo占据了建筑的其余部分。

[4](#)福尔摩斯写给罗什福尔的信，1943年5月28日，罗什福尔论文。

[5](#)罗什福尔写给贾斯珀·霍姆斯的信，1943年6月2日，科斯特洛文件，太平洋战争国家博物馆，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

[6](#)职责变更，从海军参谋长改为 Joseph J. Rochefort，1943年5月18日，Pers-3154-M MG，MPR。

[7](#)本·莫雷尔上将讣告，《华盛顿邮报》，1978年8月1日。

[8](#)AH Beggs，“舰队的老大哥”，*Buships Journal*，1953年4月；RG Skerrett，“他们也服役过”，*压缩空气杂志*，1945年12月。另请参见“二战中建立海军基地”，第1卷。1，第209-26页（政府印刷局，华盛顿，1947年）。

[9](#)Richard D. Hepburn 上尉，美国海军（退役），《美国海军干船坞史》（Noesis，2003年），第133-41页。

[10](#)职责变更，从海军参谋长改为 Joseph J. Rochefort，1943年5月18日，Pers-3154-M MG，MPR。

[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设海军基地。

[12](#)职责变更，从海军参谋长改为约瑟夫·小罗什福尔，1943年8月14日，MPR。

[13](#) *USS ABSD-2 的历史*，1945年，海军部，NHHHC，档案处，无名船舶收藏，框1，文件夹“ABSD-2”。作者感谢 NHHHC 的 Daniel O. Jones 找到了该文件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利用各部分水密船体内部的生活空间，由35至65名官兵组成的骨干船员留在船上，熟悉甲板部分，为出海做好准备。

[14](#) *USS ABSD-2 的历史*。

[15](#)同上。

[16](#) *船舶数据美国海军舰艇*，卷。3，辅助、地区艇和非保密船只，海军部船舶局，1945 年 4 月 15 日，美国政府印刷局，海军部图书馆，NHHC。

[17](#)健身报告，1943 年 10 月 20 日。

[18](#) *USS ABSD-2 的历史*。

[1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68.

[20](#)罗什福尔于 1944 年 3 月 28 日在哈特调查中作证。

[2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68.

[22](#)赫本，《*美国海军干船坞史*》，第 133-41 页。

[23](#)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68.

[24](#)从指挥官到指挥官 Joseph J. Rochefort 的命令变更，1944 年 4 月 7 日，PI-4/00，MPR。

[25](#) Cdr. 备忘录 WJ Holmes，来自 Cdr. JJ Rochefort，1944 年 5 月 29 日，RG 38，88 号信箱，非活动站，NAR All。

[26](#) “山。弗农神学院被海军接管为训练学校，”《*华盛顿邮报*》，1942 年 11 月 25 日。

[27](#) 约瑟夫·雷德曼和约翰·雷德曼于 1942 年 6 月 17 日写给 FJ 霍恩中将的两份备忘录直到 1984 年 1 月 6 日（罗什福尔去世八年后）才解密。

[28](#) 罗什福尔给福尔摩斯的备忘录，1944 年 5 月 29 日，RG 38，Box 88，非活动站，NAR All；另请参见罗杰·皮诺上尉，美国海军，“约瑟夫·约翰·罗什福特上尉”，《*战争之人*》，斯蒂芬·豪沃斯编辑。（圣马丁出版社，1992 年），第 17 页。548.

[29](#)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68-74 页。

[30](#) 劳伦斯·萨福德的专著《中途岛海战和推翻乔·罗什福尔的阴谋》引用了霍特威克的言论。萨福德写道，霍尔特威克在与雷德曼会面后向他讲述了这个故事。由于众所周知，霍尔特威克读过该专著，并且从未否认过他的引言，因此这个故事是可信的。

[31](#) J. Frances Wyckoff，“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OP-20-GZ 的浪潮”，*NCVA Cryptolog*，2006 年秋季。作者感谢 NCVA 的 John Gustafson 提供本文。

[32](#) 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100、166、253、294 页。

[33](#) 乔·罗什福尔的备忘录，来自海军通讯总监约瑟夫·R·雷德曼，序列号 364520，1944 年 9 月 23 日，罗什福尔文件。

[34](#) 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致海军作战副部长的备忘录草案，主题：“太平洋战略情报科的建立”，1944 年 11 月 14 日，SRMN-039，第 28-29 页，NHHC 海军部图书馆（以下简称 PSIS，SRMN-039）。

[35](#)罗什福尔给福尔摩斯的备忘录，1944 年 5 月 29 日，RG 38, Box 88, 非活动站，NAR All。

[3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70-78 页。

[37](#) PSIS, SRMN-039, 第 45-47 页。

[38](#) F22 备忘录：“日本生产的新型加油机”，JJ Rochefort 上尉，1945 年 3 月 19 日。美国舰队和海军陆战司令部总司令，致副海军陆战官“太平洋战略情报科”的备忘录草案，1944 年 11 月 14 日，SRMN-039, p. 62, NHHHC 海军部图书馆。

[39](#) PSIS, SRMN-039, 第 54 页。

[40](#)皮诺，“约瑟夫·约翰·罗什福尔船长”，载于《战争之人》，霍沃斯编辑。

[41](#)同上。

[4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78-79 页。

[43](#)同上。

[44](#)罗什福尔于 1945 年 2 月 23 日致埃德温·T·雷顿 (Edwin T. Layton) 的信，引用于雷顿 1945 年 3 月 2 日致罗什福尔的信中；以及莱顿致罗什福尔的信，RG 38, Box 94, 文件夹 5 750/38, CNSG 图书馆，NAR All。

[4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72-73 页。

[46](#) PSIS, SRMN-039, 第 80-84 页。

[47](#)理查德·B·弗兰克 (Richard B. Frank), “结束太平洋战争”，载于《太平洋战争》，丹尼尔·马斯顿 (Daniel Marston) 编辑。（鱼鹰，2005 年），第 240–45 页，231。

[48](#) Lucie Anne Porterfield, 口述历史笔记《口译者》（2005 年 9 月 15 日），美国海军日语/东方语言学校档案项目通讯，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作者感谢博尔德档案馆的 David M. Hays 提供了本刊。

[49](#)健身报告，1945 年 11 月 29 日，由 Joseph R. Redman 签署。

[50](#)约瑟夫·J·罗什福尔上尉通过海军作战部长致海军参谋长的备忘录，主题：“海上职责，要求”，1945 年 9 月 15 日，MPR。

[51](#)海军参谋长通过 CNO 致 Joseph J. Rochefort 上尉的备忘录，主题：“职责变更”，1945 年 9 月 25 日，MPR。

[52](#)海军参谋长向 Joseph J. Rochefort 上尉发出的命令修改，Pers-3115-BJS-6C, 1945 年 9 月 28 日，MPR。

[53](#)取消命令，第十二海军区指挥官致 Joseph J. Rochefort 上尉，ND12-60t-1d, 1945 年 11 月 11 日，MPR。

[54](#)埃尔丁访谈。

[55](#)除了通讯大楼外，海军部的一些办公室也搬进了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新五角大楼。其他办公室仍留在海军总部。

[56](#)职责变更，从海军参谋长改为约瑟夫·J·罗什福特上尉，Pers-31533-BB-6B，1945 年 12 月 19 日，MPR。

[57](#) Pers 31528 备忘录，Pers-325-fac/CWM，主题：“Capt. Joseph J. Rochefort，参考：Subj 官员于 1946 年 6 月 24 日提出的要求，”1946 年 6 月 27 日，MPR。

[58](#)海军作战部长致 Joseph J. Rochefort 上尉的备忘录，主题：“解除您所有现役职务的命令，Op-211E”，1946 年 7 月 9 日，MPR。

[59](#) Layton 等人，《我在那儿》，第 14 页。34.

[60](#) Joseph John Rochefort 于 1948 年 6 月 25 日致洛杉矶理工高中校长 JG Goodsell 的信，由洛杉矶联合学区礼宾督导员于 2006 年 12 月 12 日提供给作者。

[61](#)校长 JG Goodsell 于 1948 年 6 月 28 日致 Joseph Rochefort 的信。

[62](#)罗什福尔至古德塞尔。

[63](#)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82-85 页。

[64](#)海军情报总监致海军作战部长的备忘录，主题：“Rochefort, Joseph J., 美国海军上尉（退役），要求返回现役”，1950 年 10 月 13 日，Op-323PI。海军情报局助理局长卡尔·F·埃斯佩少将签署了“要求在 1951 财年的剩余时间内让相关军官返回现役，以作为评估小组成员的身份分配给 CINCPAC 工作人员”。

[65](#)临时附加职责，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约瑟夫·J·罗什福尔上尉，P16-4/00 Ser P-21，1951 年 1 月 4 日，MPR。

[66](#)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82-85 页。

[67](#)海军参谋长致 Joseph J. Rochefort 上尉的命令，Pers-B1115d-dda-2，1951 年 4 月 11 日，MPR。

[68](#)美国海军准将 RW Bates 致 Joseph J. Rochefort 上尉的信，1951 年 2 月 12 日，Bates 文件，方框 4，文件夹 3，NWC 在线服务。

[69](#)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85-90 页。

[70](#) RW Bates 致海军代理参谋长（人事）CL “Casey” Green 少将的信，五角大楼大楼，1952 年 10 月 21 日，Bates 文件，第 4 栏，文件夹 9，NWC 在线服务。

[71](#)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85-90 页。

[72](#)同上，第 289-90 页。

[73](#)国会联合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听取了萨福德近三天的证词。JCC 就风消息的各个方面采访了另外两打目击者。克拉克调查和休伊特调查还听取了萨福德的证词，即马歇尔将军下令销毁与风消息有关的文件——马歇尔强烈否认了这一论点。

[74](#) *珍珠港袭击事件调查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政府印刷局，1946 年），第 17 页。486.

[75](#)萨福德的小组包括 Cdr. Charles C. Hiles，美国海军（退役）；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珀西·L·格里夫斯 (Percy L. Greaves)，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还曾担任《*美国新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前身）的财经编辑。格里夫斯是历史评论研究所 1983-84 年冬季特刊《珍珠港：修正主义复兴》的主要作者。

[76](#) AA Hoehling, 《*珍珠港事件前一周*》(WW Norton, 1963 年)，第 210-12 页。

[77](#) Harry Elmer Barnes 写给 Percy Greaves 的信，1962 年 5 月 14 日，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Hiles Papers，登记号 1448，第 29 栏，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

[78](#)同上。

[79](#) CC Hiles 致劳伦斯·萨福德 (Laurance Safford) 的信，1965 年 1 月 11 日，劳伦斯·弗莱·萨福德收藏，编号 1357，框 2，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

[80](#)希尔斯致格里夫斯的信，1962 年 7 月 19 日，劳伦斯·弗莱·萨福德收藏，编号 1357，第 2 盒，希尔斯文件夹，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

[81](#)埃尔丁访谈。

[82](#)罗什福尔口述历史，USNI，第 294-95 页。

[83](#)埃尔丁采访。

[84](#) 2006 年 7 月 30 日，作者在加州圣地亚哥 Ballew 的住所对 Rochefort 的孙女 Karen Rochefort Ballew 进行的采访（作者的档案）。

[85](#)罗什福尔写给乔·芬尼根的信，1969 年 10 月 14 日，芬尼根文件，由乔·芬尼根的儿子格雷戈里·芬尼根提供。

[86](#)同上。

[87](#)布莱恩，“从来没有像中途岛那样的战斗”，《*周六晚邮报*》，1949 年 3 月 26 日。

[88](#)法拉戈，《*破碎的封印*》，第 17 页。164.

[89](#)卡恩，《*密码破译者*》，第 17 页。7.

[90](#)主，*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第 14 页。17.

[91](#)科拉·艾里 (Cora Aery) 比乔·罗什福特 (Joe Rochefort) 多活了四年；她于 1980 年 1 月 8 日去世，享年 100 岁。

[92](#)托伦斯*微风日报*，1976 年 5 月 13 日。

结语：奖章

1出席的其他高级官员包括海军情报总监威廉·O·斯图德曼 (William O. Studeman) 少将、海军安全司令部司令唐·H·麦克道尔 (Don H. McDowell) 少将、总统办公厅主任唐纳德·T·里根 (Donald T. Regan) 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中将。John M. Poindexter（来源：Periscop e, 前情报官员协会, 1986 年夏季）。

2摘自 Rochefort 家族白宫仪式录像带的发言, 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 Karen Rochefort Ballew 提供。

31942 年 8 月, 国会将海军十字勋章置于荣誉勋章之下, 取代杰出服务奖章, 成为海军勋章中第二位。请参阅美国海军服役奖章和竞选积分, www.history.navy.mil/medals/navcross.htm。也可通过 NHHC 网站获取。

4Prange 等人, 《中途岛的奇迹》, 第 14 页。384.

5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14 页。53.

6海军作战部长致海军部长的备忘录, 主题: “某些通信情报人员的功绩奖, 建议”, 1945 年 10 月 23 日, 序列号 0016620, 阵雨和科斯特洛文件。

7同上。

8功绩军团勋章最初在海军荣誉金字塔中排名直接低于杰出服务奖章。1946 年 1 月 28 日第 49 号海军指令对此进行了更改, 该指令将这枚勋章置于银星勋章的正下方, 从而使其成为海军的第五级勋章。

9CNO 给 SECNAV 的备忘录“某些通信情报人员的功绩奖”, 1945 年 10 月 23 日, 序列号 0016620, Showers 和 Costello 文件。除了 33 名被授予 DSM 或功绩勋章的警官之外, 还有 46 名警官被授予铜星勋章, 其中包括 Hypo 交通分析师托马斯·哈金斯上尉。

10罗什福尔口述历史, USNI, 第 280-81 页。

11同上, 口述历史, USNI, 第 99-100 页。

12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2 页96.

13美国海军少将 Joseph N. Wenger, “海军密码组织的演变”, 第 18-19 页, 1960 年, SR MN-084, 海军部图书馆, NHHC。

14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 美国国家安全局, 第 14 页70.

[15](#)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86-87 页，251。在 Dyer 看来，“纯粹作为密码分析者或密码破译者，我认为我毫无疑问是他的上级。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与我接近的人是赖特”——当今大多数密码学权威都接受这一判断。

[16](#)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美国国家安全局，第 57-58 页，68。

[17](#) 对 Thomas H. Dyer 上尉的采访，由 Griff Criles 主持，1976 年 8 月 26 日，NCVA 马里兰州大学公园。

[18](#) *密码学*，1984 年夏天。

[19](#) 霍姆斯致尼米兹海军上将的信，1957 年 12 月 6 日，阵雨文件。

[20](#) 尼米兹致海军部长查尔斯·托马斯的信，1958 年 1 月 2 日，阵雨文件。

[21](#) 助理海军部长理查德·杰克逊致尼米兹的信，1958 年 3 月 1 日，阵雨文件。

[22](#) 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23](#) 出版商注释，Layton 等人，《*And I Was There*》，莫罗平装版，1986 年。

[24](#) Showers 采访（作者档案）。

[25](#) *纽约时报*，1985 年 11 月 17 日。

[26](#) *华盛顿邮报*，1968 年 9 月 9 日。

[27](#) 海波密码分析员汤米·戴尔 (Tommy Dyer) 于 2002 年入选国家安全局荣誉堂，少将约瑟夫·温格 (Joseph N. Wenger) 则于 2005 年入选。

[28](#) Hanyok 采访（作者档案）。

[29](#) 淋浴采访。

附录 2：打破 JN-25(b)

[1](#) “贝克密码”，第一章。“GYP-1 的历史”第 2 期，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6 框，575 0/202，第 1-16 页。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Hugh Denham，“日本海军密码和密码”，载于 Hinsley 和 Stripp，《*Codebreakers*》，第 276-79 页。

6 “贝克密码”，第一章。“GYP-1 的历史”第 2 期，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6 框，575 0/202。

7 Thomas H. Dyer 上尉口述历史，USNI，第 14 页256.

8 “贝克密码”，第一章。“GYP-1 的历史”第 2 期，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6 框，575 0/202。

9 Geoffrey Sinclair, *JN-25, 《日本帝国海军作战规范》*，2004 年专著，基于 RG 38 中的四篇海军历史：5750/197（框 115）；5750/198 (115)；5750/199（3 中的 2，第 116 框）；5750/202（框 116），NARAII。

10 “贝克密码”，第一章。“GYP-1 的历史”第 2 期，RG 38，CNSG 图书馆，第 116 框，57 50/202。

附录3：中途岛的含义

1 Carl Boyd, *希特勒的日本知己*（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5-58 页。

2 Craig L. Symonds, *《海上决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 页。260.

3 巴歇尔和徒利, *《碎剑》*，第 51-52 页；另见 Lundstrom,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第 124-25 页；威尔莫特, *《屏障和标枪》*，第 14 页。82.

4 巴歇尔和塔利, *《碎剑》*，第 51-52 页。

5 同上。

6 Theodore F. Cook Jr., *《我们的中途岛灾难》*, *《假设》*（伯克利图书，1999 年），第 32 9-30 页。另请参见 John J. Stephan, *《旭日下的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4 年）。

7 James R. Schlesinger, “中途岛回顾：仍被低估的胜利”，存档于海军历史和遗产中心，访问网址：<http://www.history.navy.mil/faqs/faq81-12.htm>。

8 库克, “我们的中途岛灾难”，第 14 页。318.

附录 4：KIDO BUTA和无线电静默

[1](#)珍珠港听证会，联合舰队第一号秘密命令附录，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1941 年 1 月 1 日，第 1 段。4. 国会联合听证会，第 13 部分，源文件 16，委员会的证据，第 14 页。713.

[2](#) Prange 等人，《黎明时分，我们睡了》，第 373-77 页。

[3](#) Jacobsen, “无线电静默和无线电欺骗”，第 695-718 页。雅各布森指出，修正主义者声称“木户舞台”在前往珍珠港的旅程中打破了无线电沉默，他们引用了适用于整个联合舰队的较小命令，这是错误的。

[4](#) 石黑-普兰奇采访。

[5](#) 同上。

[6](#) 有关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海上路线的记录以及对各种阴谋论的剖析，请参阅马蒂·博林格 (Marty Bollinger), “苏联商船是否遇到了珍珠港打击部队？”《海军战争学院评论》，2007 年秋季，第 93-110 页。

[7](#) Parker, 《珍珠港再访》，附录 A，第 63-65 页。

[8](#) 同上。

[9](#) 作者感谢东京国立防卫研究所军事事务研究员 Ken Kotani 提供的这些信息。在 2007 年 11 月 4 日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中，小谷写道，他参考了 1941 年日本帝国海军信号科科长鲛岛元直 (Motono Samejima) 的回忆录。某艘船安装了赤城号的无线电发送器，该船奉命前往南部（菲律宾）。”

[10](#) 同上。

[11](#) H 站每日年表，RG 38, Box 10, NARAII。

[12](#) 通信情报摘要，1941 年 11 月 27 日，RG 80, 方框 41, NARAII。

词汇表

添加剂	在加密过程中添加到代码组中以隐藏其身份的数字
贝尔科南	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美国无线电情报单位的封面名称
蓝色代码	1931年至1938年使用的日本海军法典
拆书	恢复代码组的含义，有时称为书籍构建
投掷	（也是电台演员）驻菲律宾科雷希多岛（第十六海军区）的美国无线电情报单位的封面名称
密码	一种密码系统，其中原始明文的每个字母或数字根据密钥交换为另一个字母或数字
代码	使用由代码组组成的代码本产生的消息
代码组	一组字母或数字，表示一个字母或数字、一个短语、一个完整的句子或一个完整的想法
COM (n)	第 (n) 海军区司令，即 COM 14（或第十四海军区的任何单位）
联合舰队	联合舰队于 1939 年至 1943 年 4 月 18 日期间由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指挥，是日本帝国海军的主要远洋组成部分
共同情报局	通讯情报；通过研究外国通信而产生的情报，包括破译、阅读和评估加密通信
科佩克	美国海军情报组织用于交换加密技术信息的通信通道
婴儿床	假定在加密或编码消息中的一段纯文本，用于对其进行解码或解密

密码分析	泄露敌人代码和密码的科学
密码学	应用隐藏方法使代码安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华盛顿特区海军通讯总监
国家情报研究所	华盛顿特区海军情报总监
帝斯曼	杰出服务奖章
细胞外基质	电动密码机
远东商业银行	远东联合局（英国单位）
弗鲁梅尔	墨尔本舰队无线电单位（1943-45 年澳大利亚解密单位的名称）
弗鲁帕克	太平洋舰队无线电部队（1943-45 年夏威夷解密单位的名称）
甘肃	OP-20-G 的元件负责解密和密码分析
广州	OP-20-G 的元件负责翻译和代码恢复
海波	（也称为 Station Hypo），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解密单位的封面名称，又名战斗情报单位 (CIU) 和 FRUPAC
ICPOA	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
J系列	日本外交密码系统的指示符；例如J-19
JN-	日本海军代码和密码系统的前缀指示符，例如 JN-25，日本帝国海军主要作战代码的盟军名称
钥匙	一组指令，通常是一组字母或数字，控制文本加密或解密的顺序
木户舞台	日本航母特遣部队（又名第一航空舰队和攻击部队）
魔法	美国情报代号源自日本高级外交密码

内加特	OP-20-G 的封面名称，无线电情报单位，华盛顿特区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
ONC	海军通讯办公室，华盛顿特区
奥尼	海军情报办公室，华盛顿特区
OP-20-G	海军通信部门负责海军密码分析和海军密码学，华盛顿特区
紫色的	1940 年后使用的日本高级外交密码机的美国密码
红色代码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使用的日本海军法规
红色机器	1936年至1940年间使用的日本外交密码机的封面名称
RI	无线电情报，指的是测向和交通分析的术语，通常与通信情报互换
安全信息系统	信号情报局，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陆军密码破译局的名称
剥离	识别并减去用于对加密代码中的消息进行加密的附加序列，从而暴露基本代码组的过程
流量分析	通过研究所谓的外部信息（例如消息头或序言）从加密消息中获取信息的科学
极端主义者	来自轴心国高层通信的情报的盟军代号

参考书目

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NARA)

那莱（华盛顿市中心）保存有二战前的美国海军记录

记录组（RG）24：美国海军舰艇甲板日志；军法署署长办公室的海军记录

RG 80：美国海军调查法庭的记录

NARAII（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包含涵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海军记录

RG 38，包括来自克兰海军安全小组图书馆（CNSG）的文件：来自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美国海军记录；海军情报办公室（OP-16）；海军通讯办公室（OP-20-G）

RG 80：海军部记录；珍珠港联络处系列

RG 313：二战期间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和美国舰队总司令（COMINCH）以及附属指挥系统之间发送和接收的秘密无线电消息的缩微胶片文件，称为 CINCPAC 消息文件

RG 457：国家安全局发布的无线电情报文件。SRH：特别研究史；SRMN：具有历史密码重要性的美国海军离散记录；SRN：日本海军消息翻译；SRNM：杂项记录；SRNS：日本海军无线电情报摘要；SRMD：具有历史密码学重要性的离散联合服务记录

太平洋地区（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诺）

RG 181：第十四海军区（夏威夷州檀香山）指挥官的无线电情报材料和记录

协会、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的藏品

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手稿部：克劳德·查尔斯·布洛赫、乔治·戴尔、欧内斯特·J·金的论文

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弗吉尼亚州匡蒂科）

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部门记录的口述历史：阿尔瓦·B·“红”·拉斯韦尔

国家密码学博物馆（马里兰州米德堡）

中途岛CINCPAC消息

博物馆图书馆：大卫·卡恩的论文

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记录的口述历史：James B. Capron Jr.、Edwin T. Layton、Earl Stone、Durwood G. “Tex” Rorie、Wesley A. “Ham” Wright

太平洋战争国家博物馆（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

博物馆档案：约翰·科斯特洛的论文

口述历史收藏：唐纳德·M·“麦克”·淋浴

海军密码退伍军人协会（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NCVA 图书馆：Elmer Dickey、Tommy Dyer、Bankson T. Holcomb、WJ “Jasper” Holmes、Carl Jensen、Homer Kisner、Albert J. Pelletier、Laurance Safford、Wesley A. “Ham” Wright 的口述历史

海军战争学院（罗德岛州纽波特）

海军历史收藏：埃德温·T·雷顿的论文，手稿登记册系列，第 69 号

海军历史和遗产司令部（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

海军部图书馆：军官传记档案；密码文件，包括 SRH、SRMA、SRMN、SRMD 和 SRNS 系列的材料

作战档案：CINCPAC 命令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CINCPAC 灰皮书（战争计划、CINCPAC 文件、斯蒂尔上尉的“运行估算和摘要”）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诺林图书馆（海军日语学校收藏）：威廉·J·哈德森收藏和罗杰·皮诺的论文

夏威夷大学（檀香山）

特别收藏：1941 年 12 月 7 日以来海军人员和平民的回忆

马里兰大学（学院公园）

霍恩贝克图书馆（档案和手稿部）：戈登·W·普兰奇的论文（收录号 2002-78）

怀俄明大学（拉勒米）

美国遗产中心：CC Hiles（登记号 01448）、Laurance Safford（登记号 01357）、Harry Elmer Barnes（登记号 00745）、Clay Blair（登记号 08295）、丈夫 E. Kimmel（登记号 03800）的论文）

美国海军学院（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

档案和图书馆：福雷斯特·R·“特克斯”·比亚德、乔治·戴尔、汤米·戴尔、埃德温·T·雷顿、阿瑟·麦科勒姆、约翰·雷德曼、乔·罗什福尔的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和演讲

Biard, 美国海军福雷斯特“特克斯”上尉（退役），演讲，2000 年 6 月 14 日，“珍珠港事件前通过中途岛打破日本规则 and 决定性结果”，尼米兹海军上将国家太平洋战争博物馆，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口述历史，1984 年 8 月 21 日 15 日。对 Cdr. 的采访。Etta-Belle Kitchen, 美国海军（退役），美国海军学院，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

Capron, CWO James B. Capron Jr., 美国海军（退役），1984 年 10 月 3 日。NSA OH 25-84。采访罗伯特·D·法利。国家密码学博物馆，米德堡，马里兰州。

迪基，恩斯。埃尔默，美国海军（退役），1983 年 9 月 23 日。海军安全小组采访 Cdr. IG Newman, 美国海军（退役）。NCVA 图书馆，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戴尔，美国海军中将乔治·C.（退役），1969 年 11 月 13 日。对约翰·T·梅森小约翰·T·梅森的采访，海军研究所口述历史，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

Dyer, 托马斯·H.“汤米”上尉，美国海军（退役），1983 年 8 月 15、22、29 日；1983 年 9 月 6、14、20 日。采访 Paul Stillwell, 海军研究所口述历史，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1982 年 1 月 29 日，RD Farley 和 HF Schorreck 对 NSA-OH01-82 与 Dyer 上尉的采访，作者通过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 NSA FOIA 办公室 (DC321) 获得；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对戴尔上尉的采访，1976 年 8 月 26 日，作者：Griff Chiles, NCVA 图书馆，彭萨科拉，佛罗里达州。

霍尔科姆准将。Bankson T. 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1970 年 9 月 14 日。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弗吉尼亚州匡蒂科；1983 年 5 月 8 日，NCVA 口述历史，NCVA 图书馆，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Holmes, WJ“Jasper”上尉，美国海军（退役），1977 年 9 月 13 日。国家安全局采访 H F Schorreck 和 Ray Schmidt, NCVA 图书馆，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Jensen, LCDR Carl, 美国海军（退役），1983 年 9 月 23 日。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接受 LCDR Kent Wells, USN（退役）采访，NCVA 图书馆，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基斯纳 (Kisner), 美国海军（退役）霍默 L. 上尉，1923 年 9 月 23 日。美国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采访鲍勃·韦勒 (Bob Weller), NCVA 图书馆，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拉斯韦尔上校阿尔瓦 B.“红色”，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1968 年。采访贝尼斯·M·弗兰克。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弗吉尼亚州匡蒂科。

莱顿少将埃德温·T.“埃迪”，美国海军（退役），1970 年 5 月 30 日至 31 日。Ette-Belle Kitchen, 美国海军（退役）。海军研究所口述历史，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1983 年 2 月

7-8 日。NSA OH02-83, 采访罗伯特·D.法利, 国家密码学博物馆, 米德堡, 马里兰州; 1983 年 5 月对约翰·科斯特洛 (John Costello) 和美国海军退役上尉罗杰特·皮诺 (Roger Pineau) 的采访, 莱顿论文, 海军历史收藏, 海军战争学院, 纽波特, 罗德岛州。

麦科勒姆, 阿瑟少将, 美国海军 (退役), 卷。参考图 1 和图 2, 1970 年 12 月 8 日至 1971 年 9 月 8 日期间, 对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研究所口述历史的小约翰·T·梅森 (John T. Mason Jr.) 进行了 19 次采访。

Pelletier, 美国海军阿尔伯特·J. 上尉 (退役), 1982 年 9 月 18 日。海军密码退伍军人协会接受美国海军退役军人鲍勃·韦勒 (Bob Weller) 采访, NCVA 图书馆, 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The Albert J. Pelletier Jr. Story”, 作者: Albert J. Pelletier 上尉, 美国海军密码退伍军人协会特别出版物, 2003 年春季, www.usncva.org。

雷德曼, 美国海军中将约翰·R. (退役), 1969 年 6 月 5 日。对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研究所口述历史约翰·T·梅森小约翰·T·梅森的采访。

罗什福尔, 约瑟夫上尉, 美国海军 (退役), 1969 年 8 月 14 日, 1969 年 9 月 21 日。采访 Cdr. Etta-Belle Kitchen, 美国海军 (退役), 海军研究所口述历史,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 沃尔特·洛德 (Walter Lord) 采访乔·罗什福尔 (Joe Rochefort) 上尉, 1966 年 4 月 14 日, 华盛顿海军造船厂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作战档案馆; Gordon W. Prange 对 Joe Rochefort 上尉的采访, 1964 年 8 月 26 日, 1964 年 9 月, 档案和手稿部,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马里兰州; Harry Elmer Barnes 关于采访 Joe Rochefort 上尉的信件, 1962 年 5 月 14 日, CC Hiles 的论文, 怀俄明大学美国遗产中心, 拉勒米。

罗里中尉Durwood G.“Tex”, 美国海军 (退役), 1984 年 10 月 5 日。NSA OH27-84。采访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密码博物馆的 Robert D. Farley。

萨福德, 美国海军劳伦斯上尉 (退役), 对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NCVA 图书馆雷·施密特的采访, 未注明日期。

Showers, 美国海军少将唐纳德·麦克 (Donald M. Mac) (退役), 1998 年 3 月 13 日。尼米兹海军上将博物馆和北德克萨斯大学口述历史收藏, 第 1257 期。比尔·亚历山大访谈。太平洋战争国家博物馆图书馆, 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

Stone, Adm. Earl, 美国海军 (退役), 1983 年 2 月 9 日。NSA OH03-83。采访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密码学博物馆 RD Farley。

Wright, 上尉 Wesley A.“Ham”, 美国海军 (退役), 1982 年 5 月 24 日。NSA OH11-82。采访 RD Farley 和 HF Schorreck, 国家密码学博物馆, 米德堡, 马里兰州; David Kahn 采访 Wright 船长, 1963 年 12 月 12 日, Kahn Papers, 国家密码学博物馆, 米德堡,

马里兰州；约翰·科斯特洛 (John Costello) 和美国海军退役罗杰·皮诺 (Roger Pineau) 上尉对赖特上尉的采访，1984 年 5 月 24 日，莱顿论文，海军历史收藏，海军战争学院，纽波特，罗德岛州。

作者对海波车站和车站退伍军人的采访

长官

唐纳德·麦克·淋浴 (Donald Mac Showers) 少将，福雷斯特·R·“特克斯”·比亚德 (Forrest R. “Tex” Biard) 上尉，中尉 Wil-van G. Van Campen（电话交谈，以下用 P 表示）。

男子入伍

无线电员和拦截操作员：Maynard Albertson [P]、James B. Capron Jr. [P]、Andrew J. Cooper、Joseph C. Howard [P]、Philip H. Jacobsen、Harold E. “Hal” Joslin、Roy C. 肖尔斯 [P]、杜安·L·惠特洛克 [P]、罗德尼·惠顿 [P]。

士兵和士官：Warren Hopper [P]、Walter H. Jester [P]、Ferdinand T. Johnson、Michael “Mike” Palchefskey、John Rutledge [P]。

这里引用的许多士兵都以军官身份退休。此外，无线电员艾伯森、卡普伦、乔斯林、肖尔斯、惠特洛克和惠顿都是海军传奇“屋顶帮”计划的毕业生，该计划在 1928 年至 1941 年间指导 176 名美国海军无线电操作员复制以日本片假名音节图传输的无线电信息。

个人论文和回忆录

汤米·戴尔 (Tommy Dyer) 的论文，由安·L·戴尔 (Ann L. Dyer) 提供。

约瑟夫·芬尼根 (Joseph Finnegan) 的论文由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格雷戈里·芬尼根 (Gregory Finnegan) 友情提供。

阿尔瓦·布莱恩·拉斯韦尔上校的回忆录未注明日期，由拉斯韦尔家族提供。

Joe Rochefort 的论文，由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比奇的 Janet Rochefort Elerding 夫人提供；罗什福尔服务记录（病史和军官健康报告），国家人事记录中心，军事人事记录，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唐纳德·M·麦克·淋浴 (Donald M. Mac Showers) 的文件，为他个人所有。

论文、论文和专题研究

巴德，罗伯特·埃尔默。“中途岛海战：指挥研究”。博士马里兰大学论文，1971 年。大学微电影，密歇根州安娜堡。

本森，罗伯特·路易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信情报史：政策与管理》。米德堡，医学博士：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1997 年。

法尔克中尉布莱恩·G.，美国海军。“中途岛海战：大黄蜂号航空母舰(CV-8) 航空群。”研究报告。空军大学空军指挥参谋学院，阿拉巴马州麦克斯韦空军基地，2000 年 4 月。

罗伯特·J·汉约克 (Hanyok) 和大卫·P·莫里 (David P. Mowry)。《西风清：密码学与风消息争议——一部纪实历史》。米德堡，医学博士：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2008 年。

小林、正彦。“美国在珍珠港袭击中的失败：情报方面的教训。”硕士论文，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2005 年 5 月。

海军战争学院。“中途岛海战，包括 1942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4 日的阿留申阶段：战略和战术分析。”由理查德·W·贝茨准将领导的特别项目部门制作。罗德岛州纽波特，1948 年。

帕克，弗雷德里克·D·《珍珠港重访：美国通信情报 1924-1941 年》。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CH-E32-94-01，1994 年。

——。《无价的优势：美国海军通信情报以及珊瑚海、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海战》。国家安全局密码学历史中心。CH-E32-93-01，1993。

皮亚辛 (Piacine) 中校罗伯特·F. (Robert F.)，美国空军。《珍珠港：情报失败？》研究报告。空军战争学院，空军大学。阿拉巴马州麦克斯韦空军基地，1997 年。

美国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我们过去的回声》。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特别出版物，2008 年。

——。《美国通信情报史，重点关注美国海军》。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特别出版物，2004 年秋季。

——。拦截站“C”：从奥隆阿波出发，经过科雷希多疏散，1929-1942 年。华盛顿特区：特别出版物，2003 年秋季。

——。RIP-5：安德伍德编码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特别出版物，2006 年春季。

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日本中途岛海战的故事。华盛顿特区：GPO，1947 年。第一航空队部分内容的翻译，第 6 号详细战斗报告，中途岛行动，1942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9 日，ONI 评论，1947 年 5 月。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太平洋）。太平洋战争的战役。海军分析部。华盛顿特区：GPO，1946 年。

互联网资源

一般的

海军部图书馆的密码学文档：www.ibiblio.org/hyperwar/USN/oe/Crypto-NavyLibHW.html

超级战争：太平洋战区：www.ibiblio.org/hyperwar/PTO/Magic/index.html

美国国家档案馆：www.archives.gov/

国家密码学博物馆：www.nsa.gov/about/cryptologic_heritage/museum

海军历史和遗产司令部：www.history.navy.mil/

美国海军学院：www.usni.org/

美国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www.usncva.org

珍珠港

珍珠港袭击事件调查：www.ibiblio.org/pha/pha/congress/part_o.html、www.ibiblio.org/pha/pha/invest.html

魔法年表，含文档：www.ibiblio.org/pha/timeline/Magic.html

重访珍珠港：美国海军通信情报，1924 年至 1941 年：www.history.navy.mil/books/ComInt/ComInt-4.html

珍珠港合作伙伴：www.ibiblio.org/phha

中途

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www.midway42.org

日本帝国海军：www.combinedfleet.com/kaigun.htm

无价的优势：美国海军通信情报以及珊瑚海、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海战：www.century.net/midway/priceless

Comint 在中途岛海战中的作用(SRH-230)：www.history.navy.mil/library/srh230.htm

已发布的来源

图书

托马斯·B·艾伦 (Allen) 和诺曼·波尔玛 (Norman Polmar)。代号垮台：入侵日本的秘密计划——以及杜鲁门为何投下原子弹。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95。

罗伯特·J·奥尔德里奇《情报与抗日战争：英国、美国和特勤局政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阿尔瓦雷斯、大卫。秘密信息：密码破译和美国外交，1930-1945。劳伦斯：堪萨斯大学，2000年。

安德鲁、克里斯托弗。仅供总统参考：秘密情报和从华盛顿到布什的美国总统任期。纽约：第一届哈珀多年展，1996。

贝利、贝丝和大卫·法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夏威夷的种族和性。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

巴斯，艾伦·哈里斯。追踪轴心国敌人：英美海军情报的胜利。劳伦斯：堪萨斯大学，1988年。

比奇，爱德华·L。《替罪羊：珍珠港金梅尔和肖特的防御》。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95年。

——。美国海军：200年。纽约：亨利·霍尔特，1986。

比奇诺、休。中途岛。伦敦：卡塞尔，2001年。

比克斯、赫伯特·P。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0年。

小布莱尔·克莱《无声的胜利》，卷。1。费城：JB Lippincott，1975年。

Boone, JV *密码学简史*。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5 年。

博奇、弗雷德和丹尼尔·马丁内斯。*金梅尔、肖特和珍珠港：最终报告揭晓*。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5 年。

布林克利、大卫。*华盛顿开战*。纽约：百龄坛图书，1988 年。

布迪安斯基，斯蒂芬。*斗智斗勇*。纽约：自由新闻，2000 年。

托马斯·B·布尔（Buel, Thomas B）。《*海上力量大师：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传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0 年。

——。《*安静的战士：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的传记*》。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74 年。

克拉克、罗纳德。《*破紫者：二战期间破译日本密码的威廉·F·弗里德曼上校的一生*》。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77 年。

克劳森、亨利·C.和李小龙。*珍珠港：最终审判*。达卡波出版社，1992。

科恩、艾略特和约翰·古奇。*军事不幸：战争失败的剖析*。纽约：自由新闻，1990。

康罗伊、希拉里和哈利·雷。*珍珠港事件的重新审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 年。

科斯特洛、约翰。*太平洋战争*。纽约：罗森，韦德，1981。

考利，罗伯特，编辑。*如果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历史学家想象了可能发生的情况*。纽约：伯克利图书，1999 年。

克雷斯曼、罗伯特·J.、史蒂夫·尤因、巴雷特·蒂尔曼、马克·霍兰、克拉克·雷诺兹和斯坦·科恩。《*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中途岛海战，1942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密苏里州米苏拉：图画史，1990。

德布罗斯、吉姆和科林·伯克。*26号楼的秘密：美国针对U型潜艇恩尼格码的超级战争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纽约：兰登书屋，2004 年。

丁曼，罗杰。*破译旭日：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密码破译员、翻译员和口译员*。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9 年。

迪克森，诺曼·F。*论军事无能的心理*。纽约：基础书籍，1976 年。

杰弗里·M·多瓦特。《*职责冲突：美国海军的情报困境*》。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3 年。

德雷，爱德华·J·麦克阿瑟的《*终极：密码破译和对日战争，1942-1945*》。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92 年。

Dull, Paul S. *日本帝国海军的战斗史（1941-1945）*，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78 年。

埃文斯, 大卫 C., 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用前日本海军军官的话来说》。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69 年。

大卫·C·埃文斯和马克·R·皮蒂。《Kaigun：日本帝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和技术，1887-1941 年》。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97 年。

法拉戈、拉迪斯拉斯。《破碎的封印：“魔法行动”和珍珠港灾难的故事》。伦敦：阿瑟·巴克，1967 年。

费里斯, 约翰·罗伯特。《情报与战略：论文选》。纽约：劳特利奇、泰勒和弗朗西斯，2005 年。

弗兰克、理查德。《垮台：日本帝国的终结》。纽约：兰登书屋，1999。

——。《瓜达尔卡纳尔岛》。纽约：兰登书屋，1990。

威廉·弗里德曼《密码分析原理》。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山：爱琴海出版社，1976 年。

渊田、光男、奥宫正武。《中途岛：毁灭日本的海战，日本海军的故事》。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55 年。

富勒, 尤利乌斯·奥古斯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管理海军部》。华盛顿特区：海军部海军历史司，1959 年。

甘农、迈克尔。《珍珠港事件：一个人和一个国家遭受攻击的真实故事》。纽约：亨利·霍尔特，2001。

盖伊, 乔治。《唯一的幸存者：关于中途岛海战的个人故事》。中途岛，1979 年。

唐纳德·M·戈尔茨坦和凯瑟琳·V·狄龙编辑。《珍珠港文件：日本计划的内部》。华盛顿特区：布拉西，1993 年。

威廉·F·哈尔西 (Halsey) 和 J. 布莱恩三世 (J. Bryan III)。《哈尔西海军上将的故事》。华盛顿特区：曾格，1947 年。

豪夫勒、赫维。《密码破译者的胜利：盟军密码学家如何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纽约：新美国图书馆，2003 年。

Heinrich, Waldo H., Jr. “美国海军的作用”，《珍珠港事件：日美关系，1931-1941》，Dorothy Borg 和 Shumpei Okamoto 以及 Dale KA Finlayson，编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 年。

——。《战争的门槛：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年。

理查德·D·赫本。《美国海军干船坞的历史：海上强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弗吉尼亚州阿灵顿：Neosis，2003。

Hinsley, FH 和 Alan Stripp, 编辑。*密码破译者：布莱切利公园的内幕故事*。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Hoehling, AA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周*。纽约：WW诺顿，1963。

福尔摩斯，威尔伯·贾斯珀。*双刃剑的秘密：二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情报行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79 年。

霍尔特威克，小杰克·S.，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安全小组的历史*(SRH-355)，卷。1 和 2。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美国海军密码学退伍军人协会，特别出版物，2006 年秋季。（这些卷也可以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的海军部图书馆找到。）

霍恩、史蒂夫。*第二次珍珠港袭击：二战中日本的 K 行动和其他轰炸美国的企图*。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5 年。

豪沃斯、斯蒂芬。*牵牛花：日本帝国海军的历史*。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83 年。

——，编辑。*战争之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伟大的海军领导人*。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2 年。

豪斯，LS，编辑。*美国海军通信电子学的历史*。华盛顿特区：船舶局和海军历史办公室，1963 年。

霍伊特，埃德温·P。*他们如何赢得太平洋战争：尼米兹和他的海军上将*。纽约：里昂出版社，2000 年。

入江，阿基拉。*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的来临*。波士顿：贝德福德/圣路易斯马丁，1999。

伊索姆，达拉斯伍德伯里。*中途岛审讯：为什么日本人输掉了中途岛战役*。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7 年。

Janis, Irving L. *《群体思维的受害者：外交政策决策和惨败的心理学研究》*。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72 年。

卡恩、大卫。*密码破译者：秘密写作的故事*。纽约：斯克里布纳，1967 年。

——。*《绅士邮报》读者：赫伯特·O·亚德利和美国密码破译的诞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卡斯滕，彼得。*海军贵族：安纳波利斯的黄金时代和现代美国海军主义的出现*。纽约：自由新闻，1972 年。

基冈、约翰。*战争情报：从拿破仑到基地组织的敌人知识*。纽约：克诺夫，2003 年。

肯尼迪、大卫。*免于恐惧的自由：大萧条和战争中的美国人民，1929-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克南、阿尔文. *未知的中途岛海战：美国鱼雷中队的毁灭*。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

基梅尔，丈夫 E. *基梅尔海军上将的故事*。芝加哥：亨利·雷格纳里，1955。

欧内斯特·J·金和沃尔特·缪尔·怀特希尔。 *金舰队上将：海军记录*。纽约：WW 诺顿，1952年。

小莱曼·B·柯克帕特里克，《*无眼上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失败*》。伦敦：科利尔-麦克米伦，1969年。

小松，庆一郎。 *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和“魔法”的重要性*。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

小谷、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情报*，小谷千春，译。牛津：鱼鹰，2009。

约翰·W·兰伯特和诺曼·波尔玛。 *手无寸铁：珍珠港指挥失败*。明尼苏达州圣保罗：MBI，2003年。

拉拉比、埃里克. *总司令：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的副官和他们的战争*。纽约：哈珀和罗，1987年。

埃德温·T·莱顿 (Layton)、约翰·科斯特洛 (John Costello) 和罗杰·皮诺 (Roger Pineau)。 *“我就在那里”：珍珠港和中途岛——揭秘*。纽约：威廉·莫罗，1985。

洛伊茨、詹姆斯. *一种不同的胜利：托马斯·C·哈特海军上将的传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1年。

利未人，阿里尔。 *情报和战略惊喜*。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

勒温、罗纳德. *美国魔法：密码、密码和日本的战败*。纽约：Farrar、Straus 和 Giroux，1982。

主啊，沃尔特。 *臭名昭著的日子*。纽约：亨利·霍尔特，1957。

——。 *难以置信的胜利*。纽约：哈珀和罗，1967年。

爱，小罗伯特·J.，编辑。 *海军作战司令*。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0年。

——，编辑。 *重访珍珠港*。纽约：圣马丁，1995。

伦德斯特罗姆，约翰·B. *黑鞋航母海军上将：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弗兰克·杰克·弗莱彻*。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6年。

——。 *第一次南太平洋战役：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的太平洋舰队战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76年。

——。 *第一队：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的太平洋海军空战*。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4年。

麦克西、肯尼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错误。纽约：巴诺书店，2003年。

马斯顿，丹尼尔，编辑。太平洋战争伙伴：从珍珠港到广岛。牛津：鱼鹰，2005。

米勒，爱德华·S.《让敌人破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对日本的金融围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7年。

——。橙色战争计划：美国击败日本的战略，1897-1945年。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91年。

摩尔，杰弗里·M·尼米兹的间谍：太平洋战争中的联合军事情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4年。

莫里森，塞缪尔·艾略特。珊瑚海、中途岛和潜艇行动：1942年5月至1942年8月。新泽西州爱迪生：城堡图书，1949年。

——。太平洋上的旭日：1931年至1942年4月。新泽西州爱迪生：城堡图书，1948年。

罗伯特·J·姆拉泽克《黎明如雷：鱼雷第八中队的真实故事》。纽约：后湾图书，2008年。

奥金斯、埃利奥特。间谍或不间谍。加利福尼亚州丘拉维斯塔：Pateo，1985。

帕卡德，怀曼 H.美国海军情报的一个世纪。华盛顿特区：海军部，1996年。

帕歇尔、乔纳森和安东尼·塔利。碎剑：中途岛海战不为人知的故事。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图书，2005年。

波特，EB尼米兹。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76年。

普拉多斯、约翰。联合舰队解码：二战中美国情报和日本海军的秘史。纽约：兰登书屋，1995。

戈登·W·普兰奇、唐纳德·M·戈德斯坦和凯瑟琳·V·狄龙。黎明时分，我们入睡：珍珠港不为人知的故事。纽约：麦格劳-希尔，1981年。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日子。纽约：麦格劳-希尔，1988年。

——。中途岛的奇迹。纽约：麦格劳-希尔，1982年。

——。珍珠港事件：历史的判决。纽约：麦格劳-希尔，1986年。

雷诺兹、大卫。从慕尼黑到珍珠港：罗斯福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芝加哥：伊万·R·迪伊，2001年。

詹姆斯·O·理查森和乔治·C·戴尔。在通往珍珠港的跑步机上：海军上将詹姆斯·O·理查森的回忆录。华盛顿特区：海军部，1973年。

拉斯布里杰、詹姆斯和埃里克·纳夫。珍珠港的背叛：丘吉尔如何引诱罗斯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纽约：峰会图书，1991年。

罗素、弗朗西斯和《时代生活》书籍的编辑。《秘密战争》。纽约：时代生活书籍，1981年。

罗纳德·W·拉塞尔（Russell），《无权获胜：与中途岛战役退伍军人的持续对话》。纽约：iUniverse, Inc., 2006。

肖姆、艾伦。《老鹰与旭日：日美战争，1941-1943》。纽约：WW诺顿，2004。

斯莱克曼、迈克尔。《目标：珍珠港》。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和亚利桑那纪念博物馆协会，1990年。

史密斯，布拉德利·F。《超魔法交易：以及最秘密的特殊关系，1940-1946》。英国什鲁斯伯里：Airlife，1993。

史密斯，劳伦斯·德怀特。《密码学：秘密书写的科学》。纽约：多佛出版社，1943年。

史密斯、迈克尔。《天皇密码：日本秘密密码的破解》。纽约：企鹅图书，2002年。

史密斯，彼得·C。《中途岛：无畏的胜利》。英国南约克郡：Pen and Sword Maritime，2007年。

罗纳德·H·斯佩克特《海上战争：二十世纪的水手和海战》。纽约：维京人，2001。

——。《鹰对太阳：美国与日本的战争》。纽约：自由新闻，1985。

——。《倾听敌人的声音：通信情报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的關鍵文件》。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学术资源，1988年。

斯蒂利，船长。《珍珠港倒计时：海军上将詹姆斯·O·理查森》。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鹈鹕，2008年。

斯蒂芬，约翰·J。《旭日下的夏威夷：珍珠港事件后日本的征服计划》。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4年。

斯蒂尔韦尔，保罗，编辑。《空袭珍珠港！耻辱日的回忆》。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1年。

罗伯特·B·斯廷尼特《欺骗日：罗斯福和珍珠港的真相》。纽约：自由新闻，2000年。

克雷格·L·西蒙兹。《海上决策：塑造美国历史的五次海战》。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托兰、约翰。《臭名昭著：珍珠港及其后果》。纽约：双日，1982年。

宇垣、马托姆。《渐行渐远的胜利：宇垣马托海军上将的日记，1941-1945年》。千早正孝，译。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1年。

美国船坞和码头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海军基地》，卷。1。华盛顿特区：GPO，1947年。

美国国会。*珍珠港袭击：珍珠港袭击联合调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第79次代表大会，39部分。华盛顿特区：GPO，1946年。

范德罗尔，爱德华。*致命魔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地区通信情报的个人记述*。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儿子们，1978年。

维克多、乔治。*珍珠港神话：重新思考不可想象的事情*。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图书，2007年。

威尔登堡、托马斯。*胜利的所有因素：约瑟夫·梅森·里维斯海军上将和航母空中力量的起源*。华盛顿特区：布拉西，2003年。

威尔莫特，惠普。*屏障与标枪：1942年2月至6月日本和盟军的战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3年。

——。*平衡中的帝国：日本及其盟军战略至1942年4月*。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82年。

威尔莫特 (Willmott)，HP，与 Tohmatsu Haruo 和 W. Spencer Johnson。*珍珠港事件*。伦敦：卡塞尔，2001年。

温顿、约翰。*太平洋中的超级：破译日本密码和密码如何影响对日海军作战，1941-1945年*。伦敦：利奥·库珀，1993年。

沃尔施泰特，罗伯塔。*珍珠港事件：警告与决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Wrixon, Fred B.*代码、密码和其他隐秘和秘密通信*。纽约：Black Dog 和 Leventhal，2005年。

赫伯特·O·亚德利。*《美国黑室》*。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布斯-梅里尔，1931年。

埃利斯·M·撒迦利亚 (Zacharias)，*《秘密任务：情报官员的故事》*。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3年。

文章

布迪安斯基，斯蒂芬。“珍珠港事件为时已晚。”*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1999年12月）：47-51。

坎菲尔德、尤金。“所有迹象都指向珍珠港。”*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2004年12月）：42-46。

科普，哈利。“攀登新高山！”*美国海军学院学报*（1946年12月）：1515-19。

约翰·E·科斯特洛 (Costello), 《记住珍珠港》。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83 年 9 月) : 53-62。

堡垒, 布莱恩。“中途岛是我们的特拉法加。”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 (2006 年 6 月) : 64-66。

渊田光夫, 编辑。罗杰·皮诺。“我领导了对珍珠港的空袭。”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52 年 9 月) : 939-52。

福留, 茂。“夏威夷行动”。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55 年 12 月) : 1315-31。

盖拉德、李。“中途岛大冒险。”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 (2004 年 6 月) : 64-67。

甘农、迈克尔。“重新审理金梅尔案。”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 (1994 年 12 月) : 51-56。

Hanyok, Robert J.“日本是如何做到的”。海军史 (2009 年 12 月) : 44-50。

——。“‘抓住狐狸不知情’：日本无线电否认和欺骗以及珍珠港袭击。”海战学院评论 (2008 年秋季) : 99-124。

赫克勒·泰德·小 (Hechler, Ted, Jr.) “就像在电话亭里拍打蜜蜂”。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 (1980 年 12 月) : 72-74。

Holmes, WJ“反向会合”。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 (1953 年 8 月) : 897-99。

卡恩、大卫。“罗斯福知道吗？”纽约书评, 2000 年 11 月 2 日。

——。“情报的历史理论。”情报与国家安全 (2001 年秋季) : 79-92。

——。“珍珠港事件的情报失败。”外交事务 (1991-92 年冬季) : 138-52。

——。“珍珠港事件和密码分析的不足。”《密码学》 (1991 年 10 月) : 273-89。

——。“智力的崛起。”外交事务 (2006 年 9 月至 10 月) : 125-34。

——。“罗斯福、万智牌和超级。”密码学 (1992 年 10 月) : 289-319。大卫·M·肯尼迪。《海上胜利》。大西洋月刊 (1999 年 3 月) 。

雷顿, 埃德温·T., 译。“美国破译了我们的密码。”美国海军研究所论文集 (1979 年 6 月) : 98-99 (原文出自东京日本防卫厅战争历史室) 。

——。“逆向会合。”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53 年 5 月) : 478-85。

约翰·B·伦德斯特罗姆 (Lundstrom), 《无线电情报的失败：珊瑚海之战的一个插曲》。密码学 (1983 年 4 月) : 97-118。

莫顿、路易斯。“日本的战争决定。”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54 年 12 月) : 1325-35。

——。“珍珠港透视：文献调查。”美国海军学院学报 (1955 年 4 月) : 461-68。

Parker, Frederick D.“Op-20-G 如何摆脱 Joe Rochefort。”密码学 (2000 年 7 月) : 212-35。

Slonim, Gilven M.“指挥决策的旗舰观点。”美国海军学院学报（1958 年 4 月）：80-89。

斯特里普，艾伦。“打破日本密码。”情报与国家安全（1987 年 10 月）：135-50。

沃德，罗伯特·E。《珍珠港计划的内幕》。美国海军学院学报（1951 年 12 月）：1271-83。

狂野，托马斯。“日本如何在托管岛屿上设防。”美国海军学院学报（1955 年 4 月）：401-7。

指数

ABSD-2

广告代码。参见军官代码 (AD 代码)

先进联合情报中心

科拉·艾里

埃里，艾尔玛·费伊。见罗什福尔，埃尔玛·费伊·埃里（妻子）

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

AN/AN-1 代码。另请参见JN-25/JN-25(b) 代码

拖锚事件

美国陆军：密码分析单位在外交密码和交通弗兰克·帕特里克采取的防御措施中共同使用，北消息入伍，珍珠港防御的解密，信号情报服务和密码局的责任，来自日本军队战争警告信息的战争恐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

澳大利亚

巴格利，大卫·W.

巴卢，凯伦·罗什福尔

贝尔科南

比亚德，福雷斯特·R.“特克斯”

伯特利，托马斯·B.

黑室

布洛赫、克劳德：乐队成员的出现、密码本的可用性、解密单元的燃烧、解密单元的构建、解密单元的设备、罗什福尔作为外交消息的负责人、获得 DSM 建议的舰队迁移到夏威夷等级和指挥分配情报估计，向木户舞台运动报告、有关金梅尔和罗什福尔的情报、与K行动

会面、有关珍珠港袭击的信息、罗什福尔职责的替代、罗什福尔晋升的意见、推荐舰艇绘图和导航报告、美国舰队指挥的需要

炸弹阴谋消息

桥牌（纸牌游戏）

约翰·布罗姆利

加利福尼亚州

卡彭德，亚瑟·S.《薯条》

演员，车站：对密码破译自主权的攻击和损害，外交通信流量代号的成功（下降），拦截情报撤离，海波报告与紫色机器位置之间的冲突情报可靠性

小丑，表征为

代码：蓝色代码破译分析任务、海军海军代码滥用过程、红色代码项目国务院代码编号安全、天气代码破译、海军。另请参阅日语的外交代码和交通；军官代码（AD 代码）；JN-25/JN-25(b)代码

科尔·阿林

战斗情报单位（CIU）。另请参阅Hypo、Station（解密单元、珍珠港）

通讯办公室/通讯科。另请参阅海军通讯办公室（ONC）

通信：解密单元之间的编码消息、例程序和秘密（COPEK）关于缺陷和失败的备忘录

通信情报（comint）/无线电情报（RI）：陆军使用块分工概念的条件和可靠性的定义和改进概念的远程战争规划的局限性从海军使用拦截数量触摸（拳头）无线电操作员流量分析和翻译工作，对价值的重要性

珊瑚海战役

密码分析：放弃添加剂中的职业目标陆军单位对英国海军部的态度舰队演习期间的工作海波，在日本海军信息中的工作，重点关注解密信息的重要性改进教学和实践海军部职责和指导奖章数学元素的介绍在 ONI 和 ONC 合作中，情报可靠性过程所需的耐心来自破译密码技能的满意度 Rochefort 凝视过程

密码分析师：Hypo 院长的特征和观点、谜题作业和密码学技能培训

密码

密码学

库山

外交代码和交通, 日语: 消息代码本的访问和传递、消息解密的销毁、外交通信流量 (di p)、J-19代码的收集、灯光消息低级代码 (PA-K2和PA-K2) 拦截的合法性洛杉矶) 日本和美国红机华盛顿海军会议之间的谈判, 在战争开始的“风”警告期间破译了密码。另请参见紫色代码和紫色机器

测向仪 (DF)

杰出服务奖章 (DSM): 卡彭德, 授予 授予标准 戴尔, 授予 格拉斯福德, 授予 福尔摩斯, 授予 梅森, 授予优先服务奖章 雷德曼, 授予 罗什福尔, 授予 1 ;罗什福尔, 引文副本 罗什福尔, 拒绝罗什福尔, 推荐温格, 授予

德里斯科尔、艾格尼丝·迈耶《阿吉小姐》

干船坞, 浮动式

戴尔, 托马斯·G.“汤米”: 地下室宿舍, 获得蓝色密码, 密码分析能力和智力的识别以及密码分析技能的个性, 由 DSM 死亡授予军官密码分析戈金斯, 与荣誉堂入职的关系Hypo的住房和家庭、*Kido Butai*运动对JN-25代码分析的分配、有关King的情报、Kita消息的情报报告、解密单元中途供水系统的解密、有关海军代码的消息、Negat和Hypo的加密和安全, *新墨西哥州*任务 K 珍珠港行动攻击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通过促进日本海军使用无线电欺骗来使用海波药丸, 关于雷德曼的有效性, 罗什福尔的意见, 罗什福尔的意见, 从海波妻子对已完成工作的了解从海波时间表中删除经过

埃蒙斯, 提洛岛

工程师、培训和职责分配

企业号: 珊瑚海战役杜立特突袭语言学家, 珍珠港袭击期间指定地点马绍尔群岛战役中途岛战役太平洋战略威克岛战役

间谍活动和间谍团伙

欧洲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约瑟夫·芬尼根

渔船、无线电传输

军官代码 (AD 代码)

机队评估组

舰队问题/演习

弗莱彻、弗兰克·杰克：比亚德与珊瑚海战役的关系 吉尔伯特群岛战役 中途岛战役 威克岛
救援计划

法国护卫舰浅滩和飞艇加油

弗里德曼，威廉·F.

富林维德，兰森“完全”

吉尔伯特群岛

格拉斯福德，威廉 A.

戈金斯，威廉 B.

瓜岛

炮术

H站 (Heeia和Lualualei)：从JLO的DF单元DY单元设备进行拦截，珍珠港攻击无线电操作员分配消息拦截的位置和设施

哈尔西，威廉·F.小“公牛”

哈特，托马斯 C.

夏威夷：在家庭搬迁到欧胡岛时疏散女军人平民亲属的指示符，K 行动地图 K 行动，日本安全部队在欧胡岛社会生活站进行第二次降落伞降落，以拦截日本信息。另见珍珠港事件
希亚。参见H 站 (Heeia 和 Lualualei)

希伦科特，罗斯科 H.

小班克森·霍尔科姆

Holmes、Wilfred J.“Jasper”：挑战船舶位置图的生涯 CIU 和珊瑚海情报部门的船舶绘图工作 每日摘要 DSM 奖之死 DSM 授予罗什福尔·海波 (Rocheft Hypo) 的 DSM 奖、对海波的指派、海波的文化、对 ICPOA 工作影响的猜测英特尔网站向中途岛提供给 Rocheft JN-25 的代码分析，中途岛的战斗序列为 AF n3；珍珠港袭击人员对海波罗什福尔的作战决策、从海波水上飞机的海波计划中删除、为潜艇部队加油、情报

Holtwick, Jack S.：密码分析工作的能力和智力的外观，通过装饰情报工作旗帜军官的代码分析Hypo，分配给Hypo和中途岛情报JN-25代码分析由kido butai运动，有关国王的情报，军团的 情报报告OP-20-G 重组海波珍珠港攻击时间表的优异奖机房

霍恩，弗雷德里克·L.

~~大黄蜂~~

托马斯·哈金斯：铜星奖航母交通的出现，中太平洋活动的低潮，日本海军密码分析技能的日常总结，海波的准备，对木户舞台运动的分配，有关国王的情报，中途岛准备情报报告，晋升情报Doolittle raid 流量分析工作后 Hypo 流量分析的时间表

Hypo，车站（解密单位，珍珠港）：作为主要客户密码破译的 CinCUS 分工建设的地下室自治权，成功的封面名称和代号创建的可信度以及 Rocheft 的密码语言学家 - 分析师角色的重要性每日总结 戈金斯作为 ICPOA 负责人的失败设备、整合到 ICPOA、从情报中删除、情报通信、演员报告和国王情报请求之间的冲突、尼米兹拦截的情报要求、机房和 IBM 机器的数量（锅炉厂）中途岛部队奖牌无线电情报系统材料的管理和文化，为 OP-20-G 迁移到马卡拉帕高地办公室的任务胜利功劳，由 OP-20-G 控制，独立于人员无线电拦截站点的工作流程的组织，以保证罗什福尔重组和重命名情报的可靠性，解除罗什福尔的日程安排负责人职务，对单位活动保密 宿舍安全 每周 7 天工作 吸烟和通风 社交生活猜测关于 Negat 之间的紧张关系和OP-20-G 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成功工作以及情报分析训练的拦截运输到战时基础的训练，以便妻子了解有关工作量的男人所做的工作，增加

日本帝国海军（IJN）：通过密码破译主力舰的能力和理解决、中太平洋活动的吨位限制、陆基站情报、飞艇舰队组织通信程序的情报、来自主力舰的信息和来自中途岛的战斗信息、中途岛读取百分比、中途岛攻击计划的兵力、动向情报、海军航空兵预测、通过无线电欺骗改变海战组织以及通过无线电欺骗欺骗船只的行动、来自中途岛目标战略作战条令成功的信

息环礁、战争准备活动的识别、战争恐吓和驶入南海的情报。另请参阅 *Kido Butai*（打击力量）

木户舞台组成部分的情报追击中途岛战役 K 行动、第二次珍珠港事件、第二次攻击无线电发射机和无线电欺骗 威克岛战役的特鲁克位置 战争准备活动的，情报

印第安纳波利斯

情报：战区情报官员的指派、态度、情报组织需要了解的原则责任政策、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共享、ONI 和 ONC 之间的共享，讲述了罗什福尔在战争中的工作价值的特工回忆录。

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 (ICPOA)

日本：对本土岛屿宣战、攻击荣誉、满洲的生活和经济条件概念、商船扣押、海军计划中民族主义的撤回、与美国谈判的冲突和理性行动、红色代码的期望美国放弃三方条约、美国与战争的关系以及对战争选择的期望、分析。另请参阅日语的外交代码和交通；日本帝国海军 (IJN)

日语：日本见习官的陪同和语言知识对东京长沼语言学校学习的兴趣，罗什福尔书面语技能的语言教学

日语官员（JLO）：运营商、Heeia 的密码破译/书籍破译/书籍构建任务、Hypo 任务、东京 Zacharias 和 Red Code 项目的解密单位组织任务

泽西岛，切斯特 C.

JN-25(c)

JN-25(d)

JN-25/JN-25(b) 代码：破译的附加分析、密码本更改的泄露、作为主要操作代码消息中的消息拦截的传输、解密消息的读取百分比数、代码传输的编号拦截

约翰逊、费迪南德

假名和片假名

Kido Butai（打击力量）：攻击方向、印度洋战役中途岛的力量、中途岛的破坏、中途岛的计划、中途岛战役的准备、运动的运动、运动的估计、有关珍珠组织和组成部分的情报港口袭击无线电静默

Kimmel, 丈夫 E：协助、与代码滥用的性格和性格会面、关于代码销毁命令的备忘录、每日总结的指挥救济对防御任务采取的防御措施的意义、外交交通命令和信息情报估计、向情报报告有关 IJN 备战活动的情报 有关日本意图的情报 情报共享、对 *Kido Butai*运动的担忧、有关马绍尔群岛的情报、对日本活动的担忧 关于太平洋舰队指挥的意见 珍珠港袭击珍珠港袭击、袭击方向珍珠港袭击事件、罗伯茨委员会调查罗什福尔的可能性不大、日本舰队发出战争警告信息引发战争恐慌

金, 欧内斯特·J.：罗什福尔的职业生涯, 在阻碍中太平洋进攻计划中的作用, 冲突命令的性格和个性以及尼米兹珊瑚海战役防御任务的优先事项, 为罗什福尔授予DSM奖的命令 DSM向海波推荐, 将罗什福尔从情报中除名战区军官、中途岛情报请求的情报报告政策、中途岛目标识别、战前情报 中途岛战役进攻目标 K 计划狗太平洋战略（大西洋第一）战略罗什福尔、从海波第二次 K 战役所罗门撤出西南太平洋岛屿战役, 美国舰队司令部的安全（COMINCH/ CinCUS）

北、长尾：炸弹阴谋消息代码-破坏命令灯消息珍珠港船只和安全, 有关信息请求。另请参阅日语的外交代码和交通

朝鲜战争

Koryaku Butai（占领军）

拉斯韦尔, 阿尔瓦 B.“红色”：密码破译活动解密单位的性格和个性, 分配给芬尼根, 与 IJN 拦截的关系, 对 *Kido Butai*运动的解释, 有关国王的情报, Kita 消息的情报报告, 功绩军团的解密奖励中途岛, 珍珠港袭击的战斗命令珍珠港袭击, 袭击的方向来自海波的日程记录山本的战斗命令吸烟

雷顿, 埃德温·T.：乐队成员的海波性格和代码销毁命令的个性的出现, 代码销毁命令的交付, 珊瑚海（RZP）战役每日摘要到舰队情报任务戈金斯的死亡, ICPOA的意见, 意见关于 IJN 和 *Kido Butai* 的动向、关于 IJN 代码的情报、关于破坏情报影响的泄露、情报交流、尼米兹对尼米兹情报共享的情报要求的看法、对陆军和海军 JN-25 密码本之间情报共享的担忧、延迟交付金梅尔, 对国王情报请求和指挥系统北消息的意见, 解密马绍尔群岛的语

言技能，对日本在中途岛活动的担忧，有关中途岛的情报简报，中途岛的日期和时间，中途岛目标的识别，战前情报中途岛，中途岛供水的战斗命令，有关*新墨西哥州*的信息，作为协调珍珠港袭击的障碍珍珠港袭击，袭击来自北平的方向，IJN雷德曼对罗伯茨委员会调查罗什福尔的意见使用无线电欺骗的任务，与海上任务分配水上飞机的关系、为中途岛环礁目标的安全电话线加油、识别东京、在战争开始的“风”警告中享受时光山本、关于功勋军团勋章

列克星敦

爱，小罗伯特·W.

鲁阿鲁阿雷。参见H 站（Heeia 和 Lualualei）

麦克多诺

神奇交通

主力海军。参见海军部/主要海军

马里亚纳群岛。另见塞班岛

马绍尔群岛

梅森·雷德菲尔德“罗西”

特立独行的状态

梅菲尔德，欧文 H.

麦科勒姆，阿瑟 H.

林德·麦考密克

麦克莱恩·里德利

麦克莫里斯，CH“Soc”

中途岛：IJN 中太平洋活动证明、关于*Kido Butai*向尼米兹 K 行动（飞艇攻击）供水的情报的指示符

中途岛（电影）

*Goshu Maru*备忘录获取有关日本海军力量的信息以及将中途岛识别为目标情报有关日本海军骗局情报关于日本海军计划的情报 有关日本海军准备工作的情报 尼米兹为各方庆祝胜利而制定的战斗序列行动计划 无线电欺骗，以欺骗来自珍珠岛的日本海军无线电通讯 关于中途岛目标的战役意义、对中途岛目标的分歧、山本撤退时胜利的确定

迈尔斯，谢尔曼

野马状态

国防勋章

国家安全局荣誉堂

美国海军学院

海军辅助预备队 (NAR)

海军海外运输服务 (NOTS)

海军战争学院

美国海军：现役军人、航空利益和航母应用预算的晋升和晋升结束、关于使用电工的海军学说和现役军人身份入伍考试预备役人员转移到健康报告日本、与忠诚和忠诚发生冲突的计划认真对待军官中的军官佣金，人员教育降低重新入伍率晋升军官选拔委员会

海军部/主力海军：任务分配的优点和缺点 任务分配的优点和缺点 政治情报封锁的经验 临时值班。另请参阅研究台

Negat，站（OP-20-GY）：通过单元站的奖章位置进行代码破译的块分工，以进行无线电拦截，以实现 Hypo 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将拦截传输到

新不列颠。参见拉包尔和新不列颠

新喀里多尼亚情报网站

新几内亚。参见莫尔兹比港和新几内亚

尼米兹，切斯特·W.：高级联合情报中心，海波中太平洋进攻计划乐队成员的到来，珊瑚海王战役中冲突命令和优先事项的特征和个性，女军人的 DSM 推荐，对 ICPOA 创建情报的态度，情报的沟通，情报的可信度和重要性，日本海军活动情报的可靠性，以及日本海军攻击计划情报战略的成功，作为金梅尔替换语言学家的情报请求和指挥链情报要求，分配给中途岛航空母舰，关于中途岛的情报简报，中途岛目标识别、战前情报 中途岛、中途岛视察之旅胜利 中途岛行动计划 K 行动 对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看法 雷德曼的太平洋战略、罗什福尔滥用通信系统、与罗什福尔会面、罗什福尔的意见、从海波撤职罗什福尔，证明罗什福尔作为海波选拔委员会主席的正确性，以晋升所罗门群岛西南太平洋战役、安全诺伊斯·利

海军通信办公室 (ONC)：创建对密码分析活动解密单位的批评，负责ONI之间的情报共享和权力斗争，以及办公室OP-20-G研究台更名任务所使用的方法和技术，转移到转移来自 ONI。另请参阅OP-20-G（代码和信号部分）

海军情报办公室 (ONI)：高级联合情报中心对情报的分配、对解密单位密码分析活动批评的态度、远东部分为 ICPOA 情报共享提供资金的责任以及 ONC 和 OP-16 之间的权力斗争，指定发布和转移ONC 临时担任翻译员

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 (OPNAV)

屋顶帮派 (OTRG'ers)

OP-20-G（代码和信号部分）：分配给海波、对海波的态度、控制独立于 OP-20-G 任务的独立性、重组萨福德作为海波和海波之间紧张关系的负责人

OP-20-GC（代码和密码台）

OP-20-GI（战斗情报）

OP-20-GS（视觉信号台）

OP-20-GX。参见研究台

OP-20-GY。参见内加特站 (OP-20-GY)

OP-20-GZ（语言和翻译台）

OP-20-Q

橙色战争计划

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战略情报科 (PSIS)

太平洋战争：中太平洋地图防御任务、日本岛屿和地区指定者的命令、对托管岛屿宣战、对中途岛海战的威胁以及与日本冲突的海军计划的结果罗什福尔-莱顿联盟以及日本军队的战争恐慌结果战争警告消息“风”警告开始

迈克·帕尔切夫斯基

珍珠港：布洛赫的行政大楼负责海军造船厂的防御，从对转移到船舶和安全的不满中转移到无线电通信地图的指示符中的防御措施的责任，向喜多提出有关战争计划小组参与水深的信息请求

珍珠港袭击：之前外交信息造成的损害和伤亡，解密日本海军下令调查K 行动计划的情报，以预测有关第二次 K 战役的修正主义理论

宾夕法尼亚州

完美，要求

菲律宾

罗杰·皮诺

莫尔兹比港和新几内亚 –

普拉特，威廉五世 –

总统自由勋章

紫码和紫机

谜题和填字游戏

派伊，威廉·S.

拉包尔和新不列颠

无线电欺骗：黑魔法出版物 IJN 技术的有效性 IJN 使用中途岛和花招来欺骗 IJN Midway 作为 IJN 骗局 尼米兹使用雷德曼备忘录关于无线电操作员的触摸（拳头）

无线电情报。请参阅通信情报 (comint)/无线电情报 (RI)

无线电情报单位

无线电静默

彩虹战争计划

红色代码项目

红色机器

约翰·雷德曼：《黑魔法》出版物阻碍了罗什福尔职业生涯的劳动分工、妨碍夏威夷性格和个性的角色、海波之旅、海波自治、将罗什福尔从 ICPOA 中除名、对 IJN 代码的看法、有关破坏军团的泄密优异奖奖章名单、在诺伊斯上的亮相、与 OP-20-G 司令部的关系太平洋舰队

通信官指派无线电欺骗备忘录第二次 K 战役的海上任务、中途岛环礁目标的情景、对特纳的分歧、与温格的分歧、与

约瑟夫·雷德曼：阻止罗什福尔职业生涯的分工，在阻碍代码滥用备忘录中的作用，comint活动的知识，在DSM奖Hypo办公室中控制DNC任命狗窝，将罗什福尔从海波和中途岛情报ICPOA中除名，备忘录向霍恩提出关于 ICPOA 的意见、关于 ICPOA 的意见、更换罗什福尔作为 IJN 代码头、关于破坏 OP-20-G 重组的泄露关于罗什福尔的意见、罗什福尔的意见和中途岛环礁的长期战争规划目标、关于特纳的分歧、与

里夫斯，约瑟夫·梅森“公牛”：来自战斗舰队司令部的援助提议的出现， 62；间谍的性格和个性的职业成就，计划停止总局分配改革计划罗什福尔的绰号，罗什福尔的意见，运行空间和对美国舰队司令部的支持

研究台：密码分析活动的分配、密码分析方向的下降、密码学的转变 ONC 和 ONI 之间情报共享的任务 作为 ONC 子单位 ONI 试图接管 OP-20-GX/OP-20-GY 指定红色代码项目 R
ochefort 担任负责人萨福德担任人事技能主管

理查森，詹姆斯·O.

理查森，罗伯特 C.

林格尔，肯尼思 D.

RIP-5打字机

罗伯茨委员会

查尔斯·罗什福尔（兄弟）

埃伦·斯皮尔曼·罗什福尔（母亲）

罗什福尔，Elma Fay Aery（妻子）：家人野餐计划夏威夷去世，从夏威夷撤离，搬到罗什福尔洛杉矶工作知识健康，搬到与天堂湾会面和关系的婚姻和家庭，搬到帕萨迪纳，家在圣地亚哥，转移到安全问题和手枪交付东京，转移到华盛顿，转移到西点军校，访问
罗什福尔，弗朗西斯·约翰·“弗兰克”（父亲）

弗兰克·帕特里克·罗什福尔（兄弟）

汉密尔顿·罗什福尔（兄弟）

哈罗德·罗什福尔“哈雷叔叔”（兄弟）

珍妮特·罗什福尔（女儿）

约瑟夫·约翰·罗什福尔：航空的外表，对生日出生的兴趣，对书籍的谎言，不愿意写名人的能力和才智，性格的地位和个性，对死亡的信心的垮台，家庭教育的记录和家庭的早年

生活野餐计划高中毕业的健康和金梅尔的文凭影响，与洛杉矶遗产的领导层会面，走向婚姻和奖牌家庭，对围绕尼米兹的神话电影人物的记忆的感受，与论文直言不讳的特质的意见会面和信件，破坏水管工，作为里夫斯工作，跑动空间和支持退休的讽刺和口头讽刺通过成功的吸烟安全清除

小约瑟夫·约翰·罗什福尔（儿子）

玛格丽特·罗什福尔（妹妹）

威廉·罗什福尔（兄弟）

约翰·罗尼克

罗里·德伍德·G.《特克斯》

RZP 运动。查看珊瑚海活动

萨福德，劳伦斯：代码分析任务的能力和智力的外观，密码分析的背景，密码分析技能的训练，对军官代码的日常总结，戈金斯的重要性，荣誉厅入职的意见海波，对海波的责任，罗什福尔作为负责人IJN 代码，泄露有关破坏 Inside Story memo6 的信息；木户舞台运动、关于 OP-20-G 遗留领导力的情报、从 OP-20-G 重组中解职、日本情报可靠性研究台任务的无线电欺骗、有关珍珠港袭击的修正主义理论的退休、RIP-5 打字机、罗什福尔的开发、罗什福尔的密码分析技能、与海上任务任务的关系“风”警告战争开始

塞班岛

圣地亚哥

圣佩德罗

圣佩德罗海军基地

萨拉托加

侦察部队

塞巴尔德，WJ

塞勒斯，大卫·F.

船舶绘图仪和绘图活动

船舶：日本海军主力舰的呼号、海上职责的吨位限制、对美国船舶威胁的偏好和要求、对肖特，沃尔特·C.

阵雨，唐纳德“麦克”

吉尔文·斯洛尼姆

史密斯，艾萨克 B.

史密斯，WW“Poco”

所罗门群岛

斯佩克特，罗纳德·H.

斯普鲁恩斯，雷蒙德 A.

斯坦德利，威廉 H.

斯坦斯伯里

凝视过程

斯塔克，哈罗德·R.“贝蒂”：海军陆战司令部任命密码簿、烧毁代码滥用行为、有关金梅尔舰队迁往夏威夷情报共享的外交信息的备忘录、金梅尔对马绍尔群岛运动的担忧、有关马绍尔群岛的情报、对日本在夏威夷的活动/的担忧中途岛威胁计划狗战略无线电欺骗备忘录
美国海军、欧洲指挥对日战争计划

斯蒂尔，JM

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史汀生，亨利·L.

斯通，厄尔·E.

潜艇：法国护卫舰浅滩和飞艇在马绍尔群岛地区加油 太平洋舰队部队，沉没的情报

田纳西州

德克萨斯州

罗伯特·西奥博尔德

东京：轰炸（杜立特袭击）使馆生活困难的美国社区，已婚军官在语言学校享受住房时间的接触，分配到长沼，在学习期间有偿语言教学

流量分析：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活动的进展和推广 杜立特空袭后的每日总结 关于日本海军动向的虚拟交通和欺骗 日本海军中途岛准备 日本海军备战活动 木户舞台运动、有关威克岛活动优势和局限性过程的情报 来自日本的战争恐慌军队

交通分析师：Hypo，分配给解密单位无线电情报工作组织

特鲁克

图拉吉岛

里士满·凯利·特纳

美国（US）：沿海大陆、日本安全、日美谈判关系

美国舰队：航空部分，加强布洛赫作为指挥官舰队情报分配舰队问题/演习情报估计，向国王指挥莱顿作为舰队情报官联络官值班珍珠港，调任里夫斯为指挥官改革计划罗什福尔，分配给里夫斯' 职员

史蒂文斯学院美国海军蒸汽工程学院

瓦西瓦工厂

威克岛

华盛顿海军会议

黄蜂

Wenger、Joe：DSM 奖 Hypo 密码分析培训的密码分析技能职业生涯、ICPOA 的自治权、对奖牌列表遗产的意见、OP-20-G 上的亮相、OP-20-G 重组 Redman 的分配、与 Rochefort 的沟通, 意见

西海边境

威利，亨利 A.

威廉姆斯，约翰·A.：航母交通的出现，日本海军每日摘要的中太平洋活动的低潮，海波的准备，对木户舞台运动的分配，有关功绩勋章奖中途岛准备的情报，海波交通中珍珠港袭击时间表的情报分析工作由

威尔森、拉塞尔——

伍德沃德、法恩斯利 C.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舰队迁移到夏威夷的事件，中途岛成果的防御步骤以及欧洲和北非战争计划狗（大西洋第一）战略彩虹一号战争计划。另见太平洋战争

赖特，韦斯利“火腿”：渔船死亡的密码分析工作的能力和智力的表现和个性，海波船旗军官代码分析室的无线电传输，由ikido Butai分配给JN-25代码分析动向、有关金的情报、北消息的情报报告、中途岛功绩军团奖的解密、中途岛的日期和时间、内加特和海波的战斗顺序、新墨西哥州任务珍珠港袭击罗什福尔之间的紧张关系、海波的日程安排意见

山本五十六：中央太平洋战役的事业计划 中途岛创新推进的性格和个性，参加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战斗命令 关于日本海军重组命令的意见

亚德利，赫伯特·O.

约克镇：珊瑚海战役语言学家，派往马绍尔群岛战役中途岛战役返回珍珠

撒迦利亚，埃利斯·马克

关于作者

艾略特·卡尔森对太平洋战争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为《檀香山广告报》撰写社论。在赢得国会奖学金并前往华盛顿后，卡尔森开始了新闻职业生涯，在此期间，他担任《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后来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一直担任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月报的编辑，直到 2004 年，他恢复了对太平洋战争的兴趣，开始撰写罗什福尔传记。卡尔森毕业于俄勒冈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与妻子住在马里兰州银泉。

海军学院出版社是美国海军学院的图书出版部门，美国海军学院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性的会员制协会，面向海上服务专业人士和其他对海军和海事事務感兴趣的人。海军学院于 1873 年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成立，其办事处至今仍保留在该学院，成员遍布世界各地。

海军学院的成员支持协会的教育计划，并获得有影响力的月刊《*Proceedings*》或色彩缤纷的双月刊《*海军历史*》，以及精美航海印刷品以及船舶和飞机照片的折扣。他们还可以获得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的成绩单，并获得研究所主办的全国各地举办的任何研讨会的折扣入场费。

海军学院的图书出版计划于 1898 年开始，最初提供海军实践的基本指南，现已扩大范围，包括更普遍感兴趣的书籍。现在，海军学院出版社每年出版约 70 种图书，范围从有关划船和航海的指导书籍到战斗历史、传记、船舶和飞机指南以及小说。协会会员在购买 800 多本出版社印刷书籍时可享受大幅折扣。

全日制学生有资格享受特别半价会员费。还提供终身会员资格。

如需描述海军学院出版社当前可用书籍的免费目录，以及有关加入美国海军学院的更多信息，请写信至：

会员服务

美国海军学院

291 Wood Road

Annapolis, MD 21402-5034

电话：(800) 233-8764

传真：(410) 571-1703

网址：www.usni.org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乔伊斯·一世 (Joyce I.)、爱德华·S·米勒 (Edward S. Miller) 以及玛格丽特·伦菲斯特 (Marguerite Lenfest) 和格里·伦菲斯特 (Gerry Lenfest) 的慷慨协助。

海军学院出版社
291 Wood Road
安纳波利斯, MD 21402

© 2011 艾略特·卡尔森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电子或机械）复制或使用本书的任何部分，包括复印和记录，或通过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

国会图书馆出版编目数据

卡尔森、埃利奥特、
乔·罗什福尔的战争：在中途岛智取山本的密码破译者的奥德赛
/埃利奥特·卡尔森。

p. 厘米。

包括参考书目和索引。

电子书号：978-1-612-51073-6

D774.M5C28 2011

940.54'8673092—dc23

[乙]

2011025666

☞（纸张耐久性）的要求。

首次印刷